中華文史叢書之一〇九
清・光緒刊本影印
王有立主編

柬埔寨以北探路記

（一）

晃西士加尼撰

華文書局股份有限公司印行

中華文史叢書之一〇九
清・光緒刊本影印
王有立主編

柬埔寨以北探路記

（二）

晃西士加尼撰

華文書局股份有限公司印行

序

光緒辛巳秋仲薄游潮郡寓揭陽絜園中圖史紛羅宋槧尤富此皆豐順丁撫部移居後所藏也坐臥百城之中案其目以索之一覽便止不能讀也欲丐園主人鈔數十種相餉庶光敝簏撫部許焉又出示目錄外之書中有近日翻譯西人所著厥有兩種爲今日士夫不可不讀一曰礮臺圖說若干卷一卽此書也此書作於同治中乃法人侵踞越南海

今粤人趁安南者名之曰金邊金卽甘之對音邊卽埔之轉聲治則尾聲也

壖之後復遣船主特拉格來探測西路險易此地名柬埔治顧氏利病書所謂甘孛智者也瀛環志畧稱柬埔寨東柬爲傳寫之誤矣其地在越南之西暹羅之東曩者介兩大之間甚被侵削既而越暹卒有邊患蕞爾小國巋然尙存其境有湄南江北通西藏旣逕暹柬之界遂入越南漢之九眞郡唐之水眞臘明之占城今越南嘉定等省皆此地也漢書有龕洽縣此湄南或卽龕洽之音轉源流長

遠爲南服繁富之區此書爲法人刋刻舊用洋文自撫部命人譯成華文於是釐然可曉曩歲會請撫部刊刻以遺知好而撫部殂謝遂乖夙願去歲公子惠衡始鈔一部獻之制府宮保近在廣州都會傳寫尤便因復從乞借幷日寫得擬集同志排字印之俾共觀覽庶使衞青陳湯之流稍助弢略其諸計三長而規五餌者將無罽壁之論焉光緒十年六月鈔校稍訖此書舊無名目撫部所藏亦有

書無錄今名曰柬埔治以北探路記云書爲法國晃西士加尼所撰其稱爲特拉格來似非其實今徑題晃名云泰華樓居士漫題於五千卷室

柬埔治以北探路記卷一

目錄

怒江即潞江出前藏拉薩北逕雲南又逕南掌暹羅至緬甸入海　雅魯藏布江緬甸人稱爲伊拉瓦底江源出藏之西界卓書特部落入緬甸逕阿瓦城至緬甸跋散入海　瀾滄江出青海入雲南出徼外入南掌國　湄江即緬甸之麻里江亦名湄來江湄來即麻里之對音　近日黃楙材親至西藏測探所云檳榔江即一

東埔寨以北探路記

法國晃西士加尼撰

遠印度風景史蹟政務總叙

西藏高原、在亞細亞中間佔一絕大地面、北西南三境高山環抱、聯絡不絕、山勢向東漸低、江水發源在東南境尤多、此去六十法里、（每約中國三里三）有五大江、曰怒江曰伊拉烏抵江曰瀾滄江、曰湄江、曰揚子江、有處爲戲馬來雅山間阻、江水從低山旁流、其高山一路衰延、廣東之西江、東京之浩低江暹羅之湄南江皆出之、此三江之大、雖與歐洲之大江相埒、猶不

統志之薄藏布河發源薄宗城南二里二源同發名鴨龍河又稱鴉隆布河經野番地入雲南騰越廳逕干崖宣撫司與大盈江會又受蓋達河戶宋河紅奔河入緬甸逕蠻慕至新街合於大金沙江
楊子江者江蘇人稱大江之名西人初到上海隨俗稱之因以金沙江及岷江兩源皆命曰楊子江並不知江水非至江南無此名目也

足與以上五江相比、因五江之源、尙未窮探其細、大約胥發自高原之間、其江源初發、平列偎流、厥後愈分愈遠、揚子江、西名藍江、綿亘中國、爲一大經流、逶迤屈曲而東而北、近上海出口、怒江向西而南、至孟加拉近處、通于剛治河、按中國印度兩處、在全球中首先開闢、不僅爲亞細亞最古之國、得此二江通流貫注其間、水土饒瘠、民生難易、風俗亦因之而異焉、兩江之南夾送一股地脉、卽俗所傳遠印度也。此股地錯出海中、參差凹凸、向赤道綿亘、長狹如隄、隔開中國海與孟加拉灣、爲亞細亞洲東南盡處、並爲伊拉烏抵江瀾滄江

剛治河卽安治士河在印度蓋卽古天竺佛國之恒河者也

湄南江湄江及東京之江所灌之一大半島也昔時遊歷之人所述遠印度事蹟其論不一此方常搆兵端雜被文教氣候不齊盛衰時異因此民種錯居沿革無常山川名目隨時變更故政治綱領難述其要歐洲人涉亞細亞境識印度最遲蓋自亞來珊得徇越印度斯河退至剛治河後其所知之地卽以此河爲界自中國而論秦漢之際威力所及曾拓至奧蘇斯與雅格薩爾德河濱乃從戲馬來雅山北開鑿一大河通天國（西人稱中國）與歐洲各地由此交涉漸北遠印度地亦未窮知華人既鑿此河因有一種遊民時起衅端與中國人

中國漢武帝元朔六年

爲難、是以華人擬別開一路交通歐洲、降生前一百二十二年、張騫奉使巡閱、遠越奧蘇斯河、漢武帝又遣兵擬往印度青都、途次滇中、爲滇王阻留、軍稽羌境、即中國西境藏地也、是以西拓之志、卒未克遂、厥後二百年、華人循遠印度北境、與印度往來漸熟、中印交涉、因此日見浸興、降生後六十一年間、佛教遂廣行中國、以及遠印度半島、沿印度河濱之戴克西拉、至剛治河邊之巴力波特拉、久爲衝要之道、通中國與小亞細亞、亦通天山北路、此北路常被兵端、有時阻塞、從此經勞泊湖、高打、喀什噶爾、巴格特里昂等處、爲中國與西

漢明帝永平四年

巴格達里昂似卽西域聞見記之巴克達山

漢桓帝延熹九年

云安棠尼似指後漢書之大秦國王安敦也

二百二十七年乃蜀漢後主之建興五年

方交接之各北省、中國史云、是時大秦居民常與郁南徐南交趾各國貿易、卽遠印度之上境也、又云、印度國王曾遣使入貢大秦路出徐南界外、一百六十六年間、秦帝安棠尼使臣似亦道經此地、二百二十七年間、有羅馬人名倫者至交趾東京、由此路入朝于吳王、（在中國南土疑卽孫權）此時始論沿海強國、如郁南印度是也、戲馬來雅山北路在羅馬衰時、往來猶便、而遠印度北境、屢搆兵端、路常阻絕、自有絲產、羅人始結隊貿易、遠抵黃河邊而止、其路經雅格薩爾德谷最爲便捷、令改名西爾臺里亞當君士但丁時、貿易甚旺、不度洲地之

漢宣帝本始二年

漢光武建武二十六年至明帝永平三年

外尙有海道可通中西兩地、且未計及昔時羅馬航海人、曾繞遠印度海濱也、降生前七十二年間、印度與埃及、始通海道、然船隻往來、猶近傍亞剌伯海濱及波斯灣邊、謹怯而行、降生後五六十年間、在伊伯羅斯之後、始趁貿易風、直經烏曼灣達紅海、抵印度河口、然此帶往來水道、原不過爲埃及與亞細亞交往貿易起見、雖涉印度海濱、亦惟剛倍灣而止、其航海貿易之法、中國與印度亦然、印度之錫蘭與告大乇之里河口早爲貿易聚處、中國海船、自有羅盤、並知貿易風可逞、卽於中國海內及印度海濱、常時行駛、此兩處大約相通

東晉安帝隆安四年

齊明帝永元二年

法音當即法顯非唐房融也

隋文帝開皇二十年

唐太宗貞觀十一年

最早、然其船隻得到歐勿拉脫河口、（即恒河）又後多時矣、由亞細亞洲地至中國、並由海道通印度貿易之業于、降生後四百年之末、羅馬既衰、波斯及愛低亞比繼之、五百年間、據麥蘇云、中國海船漸集波斯灣、華人之慕佛者、從陸路往印度北境朝佛、其中法音（疑即房融轉音）最爲著名、係繞旱道至靑都、後浮海歷剛治河、抵錫蘭瓜窪、而進山東海口還國、降生六百年間、高斯羅合斯攻拔錫蘭波斯與洲地東盡處海道貿易雖旺、而未臻極盛、迨阿剌伯管轄之後、七百年方得大振、自六百三十七年間、亞剌伯人播居印度西濱、六百九十六至

武后萬歲登封元年至元宗開元二年

馬哈末即穆罕默德

唐太宗貞觀十七年

七百十四年之間有名蟹脚底與其表親馬哈末增開亞細亞中境兩盡處互市于此、其時回部商民聚居錫蘭而中國及奧馬爾所建巴梭拉西拉郁兩新城間、航海遂興、亦無碍於陸市、其陸市有與弗替交通中國陝西省、以及低格里斯河濱、並道經高剌桑與奧蘇斯谷、此谷現名地昂六百四十三年間、郁林國（即下國）遣使唐朝、大抵亦道經此路、或由更北之路、即裏海之北基爾基址之地、嗣後始能搜東方書籍、致遠印度地理史蹟、但其論亞細亞洲、此一股、不甚明簡、語亦不足、以致東方紀事艮史所載、亞剌伯及波斯國志、湮漏遠

唐德宗貞元十六年

唐肅宗乾元元年

印度事蹟居多、每閱此種專書、載事甚略、而偏考各譯本中、極言遠印度緊要、未免歧異、蓋因史家記事、偏重印度中邦都城邑、而失詳遠印度所佔之地及開拓之海濱也、前後所論地理及亞剌伯人遊覽事蹟、今姑不贅、第就所述而考、可見於八百年間、西方航海人曾遊該半島之麻六甲及安南東京諸濱、于七百五十八年間、亞剌伯及波斯人曾集中國衝要海口曰澉浦、其衆甚多、頗能爲亂、麻六甲與半島盡頭之海口、爲中國及亞剌伯船幫聚處、同時洲地陸道可通者甚多、內有數條由遠印度之北境及埃桑之地貫通亞中兩

唐昭宗光化三年

宋哲宗元符三年

元順帝至正二年至至正九年

國、九百末年間、灘浦及中國全境、叛亂紛起、唐朝遂衰、貿易銷歇、商埠移於南方、在桑特富饒之島、及遠印度之各大江口、于一千一百年間、芒毋特開拓囘部、直抵剛治河、創立代利國、是時中國帝王、虔信佛教、與印度各王親好往來、因之伊朋拔多打、于一千三百四十二年至四十九年間、得以游歷各方、略得遠印度情形、伊朋之前、約五六十年、先有麻爾格色老、係阜你斯人、曾經該半島之北境、探游雲南一股、緬甸一股、及鄰邦一股、所述游歷筆記、雖有疵議、寔有功於遠印度史書、其人亦曾到該半島西濱、窺覽羗巴國、其時疑有

歐商遊行孟加拉灣濱、跨剛治河十字戰後、譯音克虜薩特戰爲爭教事住居下國之希臘人潛奴瓦人阜厄斯人羣赴東方習語言、服色、風氣、教治等、並同波斯人馬爾即黑人一種作伴、將歐洲土產、早爲東方人所貴重之鉄器、紅花、珊瑚、以易東產香料、綢緞、寶石、閱一千五百年間、阜你斯人尼高拉地剛低一千六百年之初、鮑老納人祿道肥格所記商務、甚爲明白、尼高自一千四百十九至一千四百四十四年、先後歷二十五年之久、曾到阿拉羌與阿瓦國觀看形勢、專述此國都邑國名、始見其游歷之遠、似亦到羌巴海濱、祿道自一千五百二年至

明孝宗宏治十三年

明神宗萬歷二十八年

明太宗永樂十七年至英宗正統九年

阿拉羌即阿拉干與阿瓦皆緬甸古時分爲三

國之二也
明孝宗宏治十五年至宏治十八年
明孝宗宏治十年
宏治十八年
明武宗正德二年

一千五百五年、往探亞細亞南境、從波斯灣至麻六甲半島及桑特各島地面游覽、東印度之人、向推葡萄牙爲首、而不知此二歐商尤在其前。且自探得海道後、該二人所經之路、又有意大利商接踵往游者頗多、一千四百九十七年、乏斯孤特茄麻首抵印度西濱、人所共曉、至一千五百五年、葡人拓地既廣、勢不得不設總督主治、而亞剌伯人早有斯地貿易已久、不戰而遽讓葡人、似難甘心、因此竭力堵禦、歐人留印度者數年、而葡人既探斯地、方欣振作、亦勇進不退、一千五百八年四月初五日、細該以拉奉麥耐爾王旨、統巨舟四

艦、自里斯本揚帆、過剛治河口、纔集麻六甲、其邑素稱富庶、據當時記事人云、實爲東方大都會、初細該以拉到馬達加斯加、徇安南而止、與駐印葡督大爾邁大密商後、復到蘇門答臘島之東北盡頭褒抵爾處上岸、厥後進麻六甲峽、于一千五百九年三月、卒抵其邑、歐人所立商埠、日漸振興、此處居民與寄居印度之亞剌伯人、畏而忌之、因請命于麻六甲王、議施迸逐、遂肆殘暴、窘辱歐人於麻拉伯海濱、事載史志、細該以拉宛轉籌謀、始免計害、急離此地、所遺部人、俱被囚殺、次年三月十二日、乏斯岡雖老、統四船由葡都解纜前往

正德四年

正德五年

正德六年

聲討、行至告阿、爲駐印督阿爾部改葛所阻、志在專功、自統戰艦十九號、于一千五百十一年五月、揚帆直指、七月初一日碇于峽口、進圍邑城、時該督始于軍中交好暹羅克麻六甲後、旋築炮臺一座、以衛勝業、既解兵權、交羅伊孛里力接管、並遣米堂郎告哀老覲見暹王、蓋暹方強盛、固新好也、同時半古瓜渥蘇門答臘各王俱遣使來賀、從此葡人與遠印

正德十二年

度各國、交涉日盛、其勢漸興、一千五百十七年、米堂郎偕薩爾堂那重至暹羅、次年麻六甲新任總督遣乃瑟斯遣告哀

正德十三年

勞赴阿佐抵阿都城駐紮一年、逾年十一月、兼統暹羅兵船

正德十一年

正德十六年

明世宗嘉靖十七年

兩號、蓋防相鄰之朋堂王設計與葡人搆戰也、一千五百十六年、先有恩里特來姆在半古進麻爾堆排同時有輿陀阿爾特游探於半島紀述各國事宜迨至一千五百二十一年間、同才名出衆之麻瑞拉被殺于帥賠島、當時該地各王、互相爭戰、葡人貪其厚利、將歐洲精械戰技、反覆帮助、故四處多有葡人雜居、如代酸格薩斯寄居暹羅二十五年之久、央刀尼告來寄居半古多載、代毛拉愛斯偕鄰人五十同役于暹王、一千五百三十八年、暹羅與孛拉麻王水戰、相持甚久、代毛助暹守地而死于此、時葡人在遠印度舒展游覽已久、

嘉靖十九年

嘉靖二十三年

嘉靖二十五年

孟代芝賓到紀其事以垂後人一千五百四十年賓到受代反里牙之節制游歷波勞剛陶爾羣島至羌巴及安南諸濵駐于瓊洲島搜遠印度諸方地理政蹟諸志居中國甚久至一千五百四十四年適索拉麻王有事于　爾堆排賓到遂偕鄉人歸助王未久克　爾城旋奉使覲見加拉米那王深入該方內地時與妹阿瓦牛古暹羅各國交接甚旺記事者各憑臆度厖雜無倫語難攷訂然其中亦有可採以資見聞者當時葡人在牛島周旋各國戰務得利者有代美而老于一千五百四十六年得總理牛古之權與代腦拉納代蘇若

嘉靖二十七年

阿其阿爾同事于索拉、王復有貝來以拉弗顧鄉誼、獨助王、時一千五百四十八年、都困危、賴貝力、竟能保守未失、此時遊人既多、事蹟亦繁、歐人與遠印度各國錯雜互居、

嘉靖四年至八年

有數萬葡人、未免浸與土人婚嫁、而少有記事人與悉心探訪之人、故遠印度地理風氣、史蹟民情、俱不甚詳、於余無甚裨益、于一千五百二十五年至二十九年之間、有法人巴爾芒低愛氏弟兄二人、游歷桑特各島及中國計二次、似未至

嘉靖四十四年

上所論亞細亞一股海濱之地、一千五百六十五年、西班牙

神宗萬歷九年

人據飛立賓各島、（即小呂宋）未幾漸布遠印度各處、一千五百八

暹羅者唐朝之眞臘二字對音也柬埔治或作甘孛智或作甘破蔗唐時陸眞臘之故地也其南爲水眞臘故地乾隆以後幷有越南今法人稱曰西貢者是也

十一年、西班牙國傳教人始入安南羅東埔治、初、葡萄牙教士名代克魯智者、曾于一千五百六十年、（嘉靖三十九）從六甲進東埔治國、駐居未久、數年後、西人細邁乃智有寵于東王阿普冷加拉、時東埔治國叛黨勢燄方張、王招西班牙人協攻之、而已寵之細邁乃智不洽、他往、東王阿普冷加拉反被西人之逼、奔南掌、一千五百九十六年、（萬歷二十四年）兩西班牙人魯伊智牛勞騷上安南海濱、窮追及王、歐人深入南掌自此始。兩人既遂其志、久住該方、各娶土女爲妻、厥後魯伊智被羈逓巴降身爲奴、是役也、呂宋守將代拉馬凌那教士加凌那朶皆得戰

明穆宗隆慶四年

半古卽不果卽緬甸之秘古皆對音

神宗萬歷二十四年

阿瓦今緬甸都城

功甚有勢力、里巴代乃拉代嚼勾述此戰務、遺有事略可攷、按此著書二人、爲首述盎高爾舊蹟、（在柬埔治國有大廟）于一千五百七十年間、探得柬埔治內地云、要知當時游歷者所述地理、均未盡確、卽據代嚼勾記中所云柬埔治半古臘剛（卽阿拉甲）各國、皆有剛治河支流灌漑、其謬可概見也、荷蘭人于一千五百九十六年、始至遠印度海濱、英人亦集該濱、未久卽挿入該半島交涉事中、嗣後歐洲各旗、在島紛爭權利、自相殘害、勢遂寖衰、葡人更施橫暴、刦掠海濱、以故土民莫不憾之、先阿拉梗王曾讓希里阿地于葡、至是阿瓦王復奪之、殺代孛

萬歷四十一年

萬歷三十四年

萬歷三十八年

萬歷十七年

明熹宗天啟四年

明莊烈帝崇禎十年

崇禎十四年

里刀係一千六百十三年是也、同時暹羅柬埔治羌巴安南、凡有歐商行棧處、亦驟起民亂、攻殺葡荷人、于一千六百十三年、駐印荷督孛羅阿亞抵阿佐坻阿城、該處于一千六百六年、荷蘭人造有住房、一千六百十年、英人米特爾登初設英國銀號一所、一千六百十九年、英荷巨商被殺于安南境內、一千六百二十四年、暹王勒葡人代西爾之交還荷人槳船、先葡人刦之于朋高格河濱者也、當橫氐孟治世、荷人哈興格有寵於東京朝廷、東京者安南人自稱其河、內地也一千六百三十七年、與該處始立通商條約、其時荷蘭商會、亦有設埠于柬埔治者、一千六百四

明崇禎十六年至國朝世祖章皇帝順治四年

十一年、該商會估居麻六甲、是年使臣胡斯叨夫駛入東埔治河、即湄江直抵南掌都文、相此人所述地理、未必較詳于暹人、一千六百四十三年、東因葡人之譖、荷使里齊毛特及同廣荷人俱被殺、自此荷與東埔治國交涉之事遂絕、駐東京安南之荷人、尋亦被逐、自胡斯叨夫之後、尋有教士雷利亞由東埔治入南掌、自一千六百四十三至四十七年、先後卜居凡四載、有麥爾低尼者、從其所撰中國新地圖說本中、搜得事蹟、並有麥利尼者、從其致日本信中、攷得該處情形、然以地理而論、尙多參錯、以致互相訛傳、至今各輿地說本中、

崇禎十一年

國朝順治十八年

聖祖仁皇帝康熙二十三年

有湄南江即暹羅洲與柬埔治河流至南掌會成一江之說、當其時、有駐東京之天主教士、進游半島內地、冀探情形、以便行教、卒未如願、一千六百三十八年、有名厖乃利者、卒于東京南掌兩界山中、亦未償游歷初志、波里道辣氐斯氏薩尼論半島東邊、東京安南羌巴各國、及曼代立斯勞與法國各教士、于一千六百六十一年、傳教暹羅往來所記事蹟、最爲可證據云、于一千七百末年間、惟暹羅一國、尚與歐洲交通、然心厭荷人貪吞、一千六百八十四年、暹王用首相巴爾岡之計、遣使贄在印之法商會、共來交涉、冀藉法力、整頓通商政

康熙三十四年

阿瓦宮者緬甸王所居者也

仁宗睿皇帝嘉慶六年

康熙五十三年至五十七年

務、以利暹法兩國、法應之于次年、遣男爵肖芒統水師來埠開商、此事卒未得利、臘羅牌爾因之始能入暹廣搜民情地理風氣教化有用各書、一千六百九十五年、英人抱苑謀於安南重開商務、駐印英商會、遣使勿里兎至阿瓦宮議之、因而唐邊庚否好迷登等、得以游歷各地、而撰其所述、一千八百初年間、英勢漸強于印度、耶蘇教士之在中國辦事者、亟整歐洲與遠印度交涉事宜、一千七百十四至十八年、龐蘇佛里特烈雷基斯摩繪雲南省圖、並搜索鄰境實情、一千七百五十三年、英遣船主陪革至牛古及阿瓦摩繪伊拉烏低

高宗純皇帝乾隆十四年
乾隆十五年
乾隆四十三年
乾隆五年至二十年
乾隆五十二年
乾隆五十六年至六十年
乾隆六十年

一帶輿圖、一千七百四十九年、法發到董事巴勿爾、一千七百五十年、英稽爾稍一千七百七十八年、英揩瀲鑾先後至安南朝廷、復議抱苑所謀之事、奧斯麻加教士高勿來自一千七百四十年至五十五年間、住安南者十五載之久、詳搜近該國之南掌各種民情、一千七百八十七年、船主勞斯立初泝柬埔治河口及安南諸濱之水道形勢、未竟、一千七百九十一年至九十五年間、當差謝郎國之法弁名大堯者繼之、一千七百九十五年、副將西麥斯奉使阿瓦隨員中適有好迷登者、精通地理、（即醫士蒲占能）爲深究緬甸史記政務民情地

嘉慶五年

嘉慶十二年

帥剛今西貢之對音

宣宗成皇帝道光六年

道光九年至十九年

道光十七年

理之首員瓊巴羅羅磊落審法爾游歷安南其所辦之事亦在此時也一千八百年間講述探訪事宜漸多未便悉贅一千八百七年千總勞斯重繪安南水道圖英法兩水師繪竣該半島之各海濱圖印度商會派克勞甫往探阿瓦彭高格帥剛以及于愛各地而刊刻所得政蹟地理之書實爲善本副將鮑爾乃專究一千八百二十六年從阿瓦所得緬甸時史醫士里創而生游歷于湄南江之上流一千八百二十九年至三十九年間新滿拉龐二地情形大略能悉一千八百三十七年分新滿一地經千總麻格來奧考訂確實並探至

道光三年至十七年

道光十八年

嘉慶二十二年

道光二年四年

道光十一年及二十三年

嘉慶二十四年

道光十二至十四年

文宗顯皇帝咸豐六年

江烘、其地沿東埔治河、不僅如前之但知其河口也、一千八百二十三年至三十七年間、阿桑之谷伊拉烏低瀾滄各流、皆爲蒲爾呑納維而裴勒夫衛爾高格斯皮定非爾特孟特麻拉西赫乃識究其中之船主邦陪而登于一千八百三十八年分司理刋刻論緬甸及孟加拉東北邊境精準圖說、一千八百一十七年、該爾加里島人二十二年豆庚陪爾二十四年蒲庚肥爾三十一年羅伯拉斯四十三年勒剛脫皆法國人、一千八百十九年灰脫三十二年至三十四年間、羅賠爾之皆美國人、往探半島中多處歸述應攷各事宜五十六

年、船主游爾奉派至阿瓦著論緬甸可重之書、游係博學兵官、故此書將該土古今事宜接貫甚妙、當此時、在暹羅安南之天主耶蘇各教士、亦認眞搜考史紀地志、并攷該半島各方語言、如勒皮殺先打陪爾古司拉夫打沒倫阿皮爾巴爾古夾蒲亢華麥桑皆是也、其中惜勒皮殺先所著之書、貪求該博、每多臆度、同時阿陪爾合拉迷藏葛拉潑勞保低愛署令皆通達華文、能從中國所有不一之地理圖說中、考尋遠印度之史蹟地理要略、一千八百六十一年、英遣法游歷人麻好從彭高格深入遠印度之腹裏、此中雖苦費搜探、猶未

確實仍爲亞細亞洲中最不詳之地、其探訪柬埔治河、于巴格拉衣一帶、沿上流至郎撥拉彭、卽暹羅屬下小邦中之一都城也。又至該河之峽、竟於是年十二月初十日積勞身故、其所遺紀載、彙至彭高格城刋刻頒行、當麻好探時、測具未備、故所述地理、不無疑義、迷好之前二年法國水師堵塞柬埔治河口、圍困帥剛、欲建新藩部、一千八百六十三年、師漸進時、柬埔治國先因于愛暹羅二朝爭奪、屢經兵燹、積衰二百餘年、至是歸法字下、爲所庇護、此方一千六百四十三年之前、歐人從未識其路時方認眞熟探、故柬埔治河不勝數

之支流貫繞該境者、法二部各官麻能肥大倫海勞苦心創訪、並分支西探、得甫識之大湖、其湖天生異流、與柬埔治之支河相通、一年中、半年經由柬埔治河達海、餘半年自成一種內海、柬河之水反灌入湖、所惜者、該河水道、止用小炮船探察、致有阻礙、一千八百六十六年、沿尋巨流、祗抵克拉低而止、其地距河口約四百五十記牢邁特、每中國一里八分是以藩部界外、法人全無確耗、此無限大河、究從何處而來、抑從西藏、或如柬埔治國中傳述從南掌內地深湖而來、然灌溉何方、流近何處、均未可知、印度英屬及中國與印度往來之商

賈久思探其源流、究何曾窮知其脈、彼住居半島西方之英人、既不憚煩、留心探訪、則我法人于遠印度中境、更覺痛關學問、堪布教化、得不將該處障蔽揭去、以洞窺其隱乎、英人復刻自振作、與法爭勝、故又于一千八百六十四年至六十五年間、謀由緬甸北境探訪、進中國一帶之路、麻好之後、又有根尼低吉昂兩英人、與日耳曼醫士巴斯低往探柬埔治內地、並勘察久棄之盎高爾、我法人亦欲推求此中學問門徑、而豆冷郎低二法人、于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分往究盎高爾之遺蹟、二等兵船主特拉格來先於一千八百六十三年

同治三年至四年

同治五年

同治二年

成熟似係作坐享其成之意猶刈稻者之望秋收也

同治三年及四年

同治四年

案特拉格來中道感瘴而死此書實成於晃西士加尼之手其云特拉格來者成其志也

分、統領法水師于東埔治時、已曾摹繪其圖、窺奉派探訪各員弁、俱有成熟之志、故新藩部四圍未識諸方、均能探明、水師部尚書兼辦巴黎都城輿圖局謝師羅勞伯謂法國須派員前往遠印度考察該處事宜、並宣教化、一千八百六十四年十二月十六日、六十五年四月二十九日、在局兩次宣講探訪東埔治河之關係、利益重大。駐安南藩部總督特拉格郎提愛奉謝尚書之命、簡派探訪人員以副其願、一千八百六十五年、命熟悉該地情形之二等兵船主特拉格來總理其事、自此特拉格來廣採博搜、撰成此書及圖、

天下郡國利病書云眞臘一名甘孛智此作柬埔治卽其對音又作柬埔寨瀛環志畧稱柬埔寨者誤也

派員游探各章程

探柬埔治並盎高爾舊蹟之役、總其事者特拉格來、于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同治五年）六月初一日定議出探、隨帶探員七名、監察安境事務都司晃西士加尼、守備特拉巴爾脫、以其熟悉本土人情世故、二等醫士舒裴、以其精通地學也、藝農務董事三等醫士到來爾、以其精通植物學也、外務執事特格爾乃、以其明於交涉也、通事法人帥根、以其通于暹安兩國語言也、柬人阿來克西斯凹姆、以其通於柬安兩國語言也、親密維持者、有水部外委克削白尼及親兵一名、各携夾拉屏鎗、

駕船者有法人水手兩名、呂宋水手兩名、護衛者有安南外委一名、標兵六名、各帶麻斯格當鎗、其餘另携裝愛斯伯勞西藥彈之夾拉屏鎗一桿、叉手鎗多桿、足如人數、以備不虞、隨帶食物共一百四十件、俱輕巧靈便、易於携取、內酒二十四桶、計七百六十六里脫（每里脫立方面三寸三分）火酒八桶、計二百二里脫、麵粉一十五箱、計三百十二記牢、（每記牢二十六兩六錢六分）乾麥餅一十五箱、計二百七十記牢、乾藏食物十三箱、計二百八記牢、雜器四箱、如測水索帆布之類、測器一箱、如天文鏡紀限儀之類、備送土首禮物十五箱、如洋鎗手鎗時表綢緞寶

瀛環志略暹羅有大水二一曰瀾滄江發源青海歷雲南入暹羅東北境至東埔寨入海一曰湄南河發源雲南之李仙把邊等河至暹北境會諸水成大河至羅斛南境入海

石圖畫遠鏡洋刀銅錫各器之類、其餘行李睡具共四十五捆、給發川資二萬五千佛郎（每佛郎計洋二角五分）內計英洋值一萬佛郎、寶銀及暹羅銀值一萬五千佛郎、先於五月二十五日、駐安督致書於特拉格來曰、探訪湄江一役、（即柬埔治河別名）前經尙書奏准、奉派閣下總理其事、此役將來大有益於新藩各地格致學問、沿途一切應守規模、閣下當能知之、無煩多囑、惟此番游歷、實有要旨、務望閣下深心體會、轉達於各員、俾不致負（僕）心意、前識湄江、祇自江口至省排桑袍而止、其外悉憑土俗謠傳、舊誌泛載不全、且古麻好游探以郎潑拉彭

爲限、以上悉屬渺茫、因其並未實測也、總之不得其源。所知仍如未知。然此乃遠印度至大之江。關係非淺。其間壤地既廣、古蹟亦多、雜二十種方言、據亞細亞各人種相傳、此中古時曾立富強之國。我人有志。豈不能淺試深嘗。重拓古有之商務。況中國中境土產饒腴。實與該地相接非遙。誠能就近誘通。功利莫可勝言。此事既關政教。亦涉新藩部利害機宜。察勢揆情。存眞滅惑。俾將來漸有設措。僕之願也、閣下總理此役、責任匪輕、深入詳探。愈遠愈好。先溯幹流。必及其源。次究沿途各方門戶。如何能使腹裏商務貫通於柬安兩國。是

爲至要、閣下非他員可比、故特諄諄囑告、務必專心着眼。至隨地考察事宜、就各員所長、擇要記載、不必貪泥細事、久稽時日、若天陰及人事阻隔之時、或可細考雜學也、所定在路各章程附列于後

一在路約束章程、悉遵國頒水師船章、總辦之權、悉如船主、

一逐日如何游探、及酌量費用、分送禮物、與地方官交涉事宜、均歸總辦主裁、

一如遇總辦分路外出、或病或故、卽着帮辦（卽晃西士加尼）接理其事、

一差中人員干犯重過由總辦審明錄供判決登入日記總簿、

一每逢人員悉病、先著醫士斷定病勢、如所患深重、或另有大事准假歸帥剛、由總辦另具信件、知照駐安總督、

一幇辦專司測量天文風雨寒暑各器、其所過地方、天時氣候、赤道經緯、地理險易、水路淺深、船隻之可通與否、土人駛船各法之是巧是拙、幹支各河商路往來之盛衰迂便、詳記勿失、

一總辦如有應行分飭事宜、均由幇辦傳知各員、即由幇辦

監察行之、

一特拉巴爾脫專司約束護勇料理食供轉運事宜、經管銀錢軍械藥彈、發給日用所需銀錢物件、登記各項出入帳目、每月杪結總呈總帮辦核察、並司襄助帮辦測探天文經緯山川形勢、繪寫成圖、其專責仍歸幫辦、

一特格爾廼專司記載游歷路程、各方土風民習、地面景像、于商務交涉中、考求互核、各物之高低來歷、新藩部何物至該地可銷。該地何物至新藩部可銷。

一舒裴專司探究地脉、查測礦產、並察土人所用開礦之法、

是艱是易、應取應棄、

一到來爾專司考求所過各地人畜草木氣色容貌之類、以上所派各員、職司、均係大略、其餘未盡事宜、悉由總辦隨機察派、惟涉關係要工必須各就所長、如農工應歸醫士商務應歸外務、執事此次游探、利在妥速、至於各土文字、不及深究、在各員經歷考求、專藝中必有所得、亦可詳記入簿、俾公家將來得以彙緝考訂、成該方字典之書、其商務之佈置、教門之結習、方言之種類、人民分種僦居之地界、俱應在在記載、

一游歷日記總簿、最關緊要、總辦若有餘閒、務必隨時覽究、

一各員中遇有細究事宜、祇可分簿詳記、總簿上摘檢要略、勿得繁贅、

一途中所過、如遇偶然之物、如一塔一廟必須指明登簿、以爲表誌、

一幫辦應記每日風雨寒暑、及行船所遇各事、停歇處所之方位形勢、

一舒裴應記同人隨時之體氣強弱、

一在事各員游歷所得、均應隨時記載分簿、如遇有關學問

時事者、稟明總辦、准其節入總簿、

一每月須將各人所記、彙集一次、擇要節錄、呈於總辦批閱、

一遇有安南便郵、速將分記總記一併封固、逕達駐安總督衙門、勿轉手他處。

一在路所集要件日記、地方情形、輿圖畫幅書本、皆爲國產、俟游探歸後、呈於總督核定幅式、審機會刋、未歸不准刋刻。

一當游歷之際、在事各員、不得將所知所講所論宣揚于外。即同人私議往來、亦須機密、勿得顯露、

一人員中遇有所記、必須外傳之事、當由總辦寄知總督、呈

明必須外傳之意、

一游探歸後、如遇總督准刊某人著述、祇准本人重爲修改、不許他人妄加增删、即總督意有更改處、亦須與本人斟酌、

一此際已屆陰時、多雨之時本年不宜遠探多路、查此河之上路多艱難、流多險急、且有時瘧之疫、易於沾染、應在柬埔治河、兩岸省排桑硧上流、排沙格或烏棒一帶過年、不可再上、依此而行、其便有二、一可熟究安南藩部交界之地、一可就安南人中打聽前途消息、略得風俗、俾次年往探所經各邦、不致人情捍格、

下文游探時此河名士淖伊河此部又譯寫作阿刀卜

第二卷十一月二十一日晚抵阿刀卜以後即是游探此地之實據

西人於江水斗瀉與山水斗瀉者均稱爲急流

一桑袍爾之急流關係非淺。約此去所經、正值水漲未半之時、從外露磐石、可測水痕、度其漲足時、火輪炮船可過否。循何綫能行。如何過法。必指明的確。

一接通斯登呑阿刀巴兩邑之河、亦名阿刀巴至斯邑、如天晴無阻、須往阿邑觀探形勢、

一阿刀巴河第二支自南而來繞、與新藩部邊境各種土民之地、此土民與部民交雜往來。最關緊要。須用心察究。如何能由邊境交通內地商務。

一康格之地有瀑布、至此須帶員往觀、測其高下、繪其噴傾

所以統譯曰瀑布

此河游探在第二卷彼卷作當里羅普河此地名當里羅普部舊爲柬埔治地後爲暹羅所侵割

排沙格者山名也山在南掌南方此以山名其地者也

第二卷九月十一日抵排沙格烏棒卽烏旁同治六年二月十

之勢、所經磐石澗道、如何情形、大水之時、中船能否牽挽而過、水涸之際、稍費銀工、能否開鑿河道、

一康右岸略北、有當里而巴河、向傳東屬近此之省、咸沾河利、甚富饒、故省治亦以河名、到此務究貿易之道、兩岸各方之土產。

一排沙格昔爲下南掌之都城、至今王裔尚在、弱而無權、至此須覓該小國志乘疆界、及興衰原委、

一排沙格左近、有舊時樓閣遺蹟、務考其來歷、及建造年期、

一據各舊圖所載、烏棒河發源于告拉脫之西、河中若能駛

九日以後游探告拉脫即後文告臘烏棒游探見第三卷

即巫來由

郎潑拉彭即南掌

船關係非淺。必須究明、

一據傳烏棒產鹽玉、即寶石類斯登吞產鉛銀、江之右岸各省產錢、而金沙之地、亦復不少、務必考其確址、如何開采之法、原案注云鹽玉即寶石類此注非也觀後文有烏旁產鹽鹽味上浮之說則鹽與玉爲兩事

一土產如蘇、漆、樹膠、白豆蔻、蠟等類、均爲緊要之貨、設何法能令各貨運抵新藩部。

一沿江兩岸腹裏之地、各種方言古語、到處均須詳究、

一向傳合拉台種、同治五年左近厤來種甚多、務必究其緣由、

一十二月初一日左右、陰時既盡、宜速啟程、此段路徑平穩、

同治六年四月二十八日以後游探

墓在上南掌之郎潑拉彭訪出在第四卷

直抵郎潑拉彭一帶、無甚阻碍、惟載運稍悞功夫耳、行路既速、則考究學問之時不多、然文相故國、諸事必須考訂、蓋昔時曾爲富強之國、與中國貿易甚旺也、

一隨處宜探訪江左岸安南人所佔之地。而與之甘言聯絡。

一郎潑拉彭爲上南掌都城、古王裔所在、至此須畧停、探訪前途之民情地土、蓋以上土民、非屬緬甸、卽屬中國雲南矣。間有彼此交屬者。名雖附庸。寔不歸化。凡與此等首長往還。必格外謹慎。

一倘能尋覓麻好故墓所在、視行資多寡、與地方官妥商、建

同治六年四月至郎潑拉彭

計同治五年六月游探至同治七年六月回西貢前後凡三年

湄江卽麻里江

立碑坊以誌能勇功蹟而興後來之觀感、

一郎潑拉彭以上各方所有情形皆不的確、惟在此次游探所知情節隨機行事、

一歷時久暫進止遠近不能預限、要在熟知湄江以上山川情形貿易道途耳惟視各員體氣力量、及路中有無人事阻碍及阻碍之大小以定歸期可也、

一此次游歷無論遲速難易必得各種情節之根蒂俾後人得有頭緒以爲續探之地、

一向傳湄江與揚子江並行、發源於西藏東北境。此係大約

之辭、並無確據、此次必須究明。

一東埔治及下南掌一帶、相傳湄江之源、在北緯二十七八度、之間地多大湖、湄江瀾滄之源、亦出於此、揆其大略、此處尙是分汊、必非眞源。亦應詳究之、

一在事人員、各存爲國宣力之心、宜恭聽醫士之言、珍重體氣、

一行路宜速、停息宜頻、毋暴毋寒、一日之中、須停歇三次爲率、

一測探之意、重在聯絡各方人情。故凡所過之地、與民人交

東埔治者唐之六詔直至元滅南詔始置雲南行省其未歸內

往、必敦友誼、啓其敬愛、破其猜疑、必使遠人咸識我等並無惡意、實爲開化地方教以富強之術、

一護衛之人、必須嚴行約束、毋施橫暴、毋逞惡習、貽誚客中、毋藐視地方國法、毋輕賤各教門所信、

一與各酋長往來、須有慷慨穩重氣象、遇事公正涵容、必使遠民交相敬服曰、此富強大國之使也、蓋將來得能通商交涉、此次即是始基、人心之欽敬藐忽、大有關係、慎之慎之、

一東埔治本爲強大之國、因暹羅強鄰、逐漸侵削、壤地日蹙、此次、宜探須核其被削之地、在暹人決不甘心、必無好顏相

待、前經駐暹領事請得該國照會、應貼身佩帶、呈驗地方官以防阻滯、其餘所經有于愛阿瓦中國所屬之地、已問各朝廷咨請執照、大約十二月初一左右、必能接得、再測量精器、安境所無者、亦已寄購、屆時亦可寄到矣、

附譯安督及暹國護憑

駐安南總督統領水陸全軍頭品職銜特拉格郎提愛護憑給執、本督今派總辦大員特拉格來游探湄江、繪圖記事、該總辦帶隨員五人、護勇七名、安南兵七名、及通事等人前往該方、我法王同湄江諸王共敦友睦、該總辦所到各處、與地

方官交涉、悉以友禮相待、並代本督致意請安、其應需物件、與地方官和言商酌、嗣後常將各官相待情形、詳細稟陳本督、俾奏明我王、分別致書、親護者自有報謝、欺慢者當聲詰責也、希即遵照、

分巡暹羅北方及湄江等處各省欽差大臣蒲陶拉排咨會南掌各省巡撫知悉、本大臣據首相加拉烘咨稱、現有法駐安總督特拉格郎提愛奉法王旨、派總辦特拉格來並隨員數人、探訪南掌地理民情、繪圖著說、持照前來、本相臣已轉達國王、奉諭、法國既為安南一般之主、所派探訪各事、該總

辦既充學問之員、該安督既飭遵守我國地方律法、我國理合護持、諭飭各省巡撫、以禮優待、凡遇該員等應須歇息、即備住寓、凡需粮食、即爲購辦、凡有患病不能隨從之員、妥爲照顧、無使缺乏、凡需江舡舢板牛象車輛等項、即爲役僱、凡遇生路應探之地、即爲僱人引導、嚴禁沿途匪棍造謠搆衅、竊害欺凌等事、地方官見此憑據照行毋違、俾法員往還、一路無阻、

探盎高爾一帶

由柬江通大湖、進口極多、俱滙於剛邦郎、即柬埔隆、其發源

瀛環志畧云淔南河勢緩而散田疇藉以肥沃農時棹舟耕種稻秧畢而河水至苗隨水長不煩薅溉水退而稻熟矣米極賤每石直銀三星時載往粵東售賣

處、黃渾汪洋、氣象慘淡、自西北隱隱而沒、遙望一綫甚低、矮樹圍環、掩映相接、絕少乾地置足、浪湧無聲、瀰漫于樹林中忽隱忽現、未能淸晰、覩此光景令人生孤曠悽獨之感、頗有數漁船遙遙蕩漾、集于纏籐交樹之間、觀之略覺神怡、湖邊亦有數處經土人伐去樹木、播種稻田、居然阡陌整齊、惟湖面消長時異、故湖田亦多寡無常、直待水乾刈穫之時、方定收成、南境波爾剛脫數小山、羣峰浮列、淡靑撲眼、爲該境點綴之色、舟行未久、忽失全岸、卽見克勞毋雙峰、現於船頭、峯前多樹環列、如不能透之厚障、欲尋盎高爾小河之窄口、雙

此六月係同治五年西人之六月

峯適爲標誌焉、

六月二十二日、炮船碇於窄口之前、時已傍晚、不及登岸、俄頃西風大起、湖浪洶湧、灘水向樹林奔駛、遙望昏黑、僅能辨河口兩岸間之樁木、知爲捕魚之所、星火悠悠、熠自草綳、其綳架于樁木之上、略離水面、爲漁人棲處也、次日黎明、同人俱上小船、艤至暫設之廒、其廒卽在河岸、離河口不遠、本爲漁人晒漁處、其時已屆水漲、漁務將畢、稍有貪溺漁利者尚遲留未去、而此房亦不久拆卸矣、登岸小步、奇境宛然、樹木漸次分叢、地亦漸次浮起、其時水漲未足、小船尚不能達盎

高爾新邑、據云、該邑市面甚大、今爲土人所稱新掠潑者、該省巡撫所住也、同人決意由旱道往、自小船停泊處起、至水之至淺處止、約五里路、係逕直、是日卽向盎邑巡撫索轉運車象等、

至二十四日淸晨、人夫均齊、當日卽束裝前往、纔出遮蔽湖岸之樹林、卽覺此身已在空闊無限稻田之中、一路風景平常、無異安南、行未幾、卽得蛤美爾舊化之遺跡、心中爲之一快、思此古遠之化、能傳于遠印度合境、足見古人才力、可欽可慕、況在庸常之地、有此異跡、更令人悅目暢心、自此抵大

阿脫浮卽阿彌陀佛之對音亞字則語助也

盎高爾、有舊築堤岸可通、此岸西去不遠、在克勞毋山麓、又有舊時築造工程遺跡、沿此遺跡上行至山頂、便得聖廟一所、其廟更足令人驚異、我游歷人本在探求隱蹟、至此日不暇給、貪戀莫能舍矣、陸路至新掠潑、經一浮屠廢址、距路不遠、在平原中、得此聳然特立、足爲風景之主、卽是阿脫浮亞聖廟也、前行未幾、見新掠潑炮臺、係四十年前所築、四圍墻堵之料、卽所拆就近古工、覩此精奇料件、更欲急觀勝跡、炮台前面之沙路、向北漸低、樹林黃美、非同湖岸泥淖可比、行五里奇、便抵盎高爾廟前之閣、此閣爲遺跡中最勝、歷刼未

毀、同人近邊探遊、即以此爲居中歇息講求之公所矣、下有竹屋、正堪爲同人宿處、向亦備往來拜佛所㕑者、廟西有石堤一條、半埋樹林土中、直接大盎高爾古邑南門、計北距五里奇、當此岸之左、倍根山矗立山頂、亦有古時築造工程極多、大盎高爾之城廂內外、舊閣星峙、光彩爛然、與諸勝跡互相輝映、合成至美、非他處可比也、從大盎高爾起、另有石堤一條、向河而行、堤左右遠近樓閣鱗次、其建造之料件、多用質間鋏紋鋏砂之石、在安南人稱之曰平好阿石、柬埔治人稱之曰袚克里愛、即燒過未圍之意因其顏色外形、絕似顆粒粘合

者、此石合湖之谷所產極多、東去五十四里許、在彭鎮左近、沿路有大沙灘二、計闊二十至三十里不等、其間均產此石質異、色亦不同、匠工選用、以淡黃有粗砂者爲艮、築堤岸及粗屋之圍牆、精屋之根足、牆之空處皆用之、古時東人用灰色或紫色之石、近時稱之曰脫馬否格、（即泥石之意）命意甚稱、今人精識化學、方知所名確當、昔時本無斯稱、其質甚細、面可磨光、在礦時甚嫩、出礦後漸堅、惟不能久耐燥濕、蓋旱則裂成條、雨則毁成片也、舉國相傳、咸以謂古時營造愚樸、但知以泥土和水舂粘堆疊而已、所有後來一切考究規模、悉本

匠神樸來亞波斯奴加遺教、盎高爾四圍脫馬否格之石脈未覩、至彭鎮、東越被克里愛礦始有之、古冷小連山一帶、產多而良、最宜築造也、山頂泉水下衝、溜成澗道、於陰時深且急、交春始涸、澗道左右、就水衝形勢、鑿成步級、有如尖垛者、鼓圓者、平方者、過此澗、于數里之間、恒有粗石塊聳起、下鑿深洞、露錢之形跡、並見遺有開礦器具、現今居民所尚用者、足見昔時此中早有講求礦務之人矣、又可知蛤美爾殿閣大料之由來矣、其開鑿之法、先于石面劃成應截之綫、以器琢洞成序、徑約一寸、深淺相同、用四鋒鍥錐、長一尺至三尺

不等者、將石料逐層取起、此其大畧也、過此不遠、便抵通盎高爾之大土堤、其堤由彭轉入東北、據土人指陳、沿堤尚有礦脈總處、在湄來阿近邊、石質透露易見、凡此旺脈、應須往探、以考前見樓閣中極細料之由來、度所指之礦、大約更近於盎廟及盎邑耳、東行約距盎邑六七十里、復見脫馬石塊甚大、且有古時開礦形跡、整料早經取去、覘百里內之樓閣可證、至於磚料、似始於樓閣之後、故小廟小屋方用之、間有與脫馬石隨意湊建者、此寔嬾惰苟簡而已、非同古樓閣之先定程式、後取整料也、盎廟工程極大、固非磚料可配、而近

廟燒磚土料亦少、若遠此則情形不同、故寶塔樓閣諸巨工、俱有用磚者、其磚長約一尺一寸、闊約六寸奇、工亦華美、頗無疵議、此等建築、亦當在中國全盛之時、至于各處牆工、俱用立方石疊起、不以三合土粘合、石之大小、質之美惡、工之精粗、視相稱爲率、揆起築之際、必求方體相同規矩整齊者、實砌無隙爲善、惟脫馬石稍貴重、頗惜琢削、往往有參差鑲砌、而以平阿好石填其空者、至平好石大小三種、約方三尺、或一尺六寸、或一尺三寸不等、亦有大至七尺三寸者、脫馬石長計六尺六寸、闊計二尺六寸、或一尺六寸爲最多、間有

長至一丈一尺、闊至四尺之大料、不多見耳、凡大料中、每顯轉運起高法度、故能以六千餘斤之重起至極高、但未能解其秘理、而石上往往多鑿方圓各洞、其洞或一簇、或數簇、星羅碁布、徑闊六分、深約一寸、相距約三寸至五寸、礦中鑿而未起之石、亦有如此者、由此度之、其洞必爲轉運起重所用矣、樓間多孤牆、上有插出之簷、邊起齒牆、足二三梯級、占地甚寬、環洞及墻面、似用器磨擦者、故光潔可愛、非琢鑿所能、將來必擇携一二種以質考據也、蛤美爾各工門樓之環圈洞、無有過一丈一尺六寸者、其洞用石逐層堞疊、略如橋梁、

每疊五層至頂、如用架板不顯石頂者、則聽其粗面、其板擱于牆柱出額之間、板斜不用石墻、額雕飾金碧、雕工尚多精巧完善、可尋遺制、其不用格板、則洞形甚顯、略近撱圓之式、中函泉分圓形、如梅花邊、磨工甚精、加以采飾泥金、與希臘古遺制相似、洞之外處、浪紋接疊、如瓦楞然、亦用雕飾之工、以成美觀也、覆連兩墻、或一墻一柱、或兩柱之間者、全環洞居多、覆連一墻、一聳出之柱、或一高柱一低柱之間者、半環洞居多、此可見於盎高爾湄來亞諸處之大凡、其餘寶塔城樓、建置大要相同也、克牢姆山、雙峰對峙、自西南而西至東

北而東、岡脈起伏、隱然可覩、其高峯之頂、有樹鬱然、卽聖廟所在、瞻仰前行、將到未到之際、先得廢蹟一所、披搜殘敗、已見雕工巧妙、有四面形之佛像、以史書考其手臂紋理、爲時必甚古、又數武、卽覩三塔、已毀其頂、然宏壯規模具在、工程俱用脫馬石、中有闊石步一道、傍有窄步一道、鑿工亦佳、門堂四面俱鐫各種花紋、並有女像趺坐橢圓龕中、堅穩端詳、眉目顯綻、足證盛時製作、石步前望、有環洞屋四所、一綫平列十二所、係脫馬石、邊二所係燒磚、大約後來添建、屋內深窰不暢、光由小斜洞透入、洞鑿于邊、三面無門、石上橫直成

行、居人云爲藏聖寶之所、幽光潛密表諭聖德也、廟外圍牆三層、俱用平好阿石所築、外兩層相貼甚近、裏層離稍遠讓有夾道可行、如背衕外牆鑿洞、透光入道、在第二牆尚可見外洞、此三層墻均在一基址、址高六寸餘、用粗堅灰石相鋪、故於山麓、不甚分判、如天生者、正門兩傍豎有尖方立柱、用燒磚所砌、斷係近時工程、其次峰之頂、童禿不毛、亦有磚柱如正門兩傍者、兩峰之間、山練相接、上有磚砌小廟、簡陋卑粗、無關聖跡矣、阿脫浮亞塔高聳于盎高爾河之左岸、約離三十五丈、在克勞姆山西北十里、奇由東面進單層圓墻、見

塔之正門、乃在西面、基地畧高、兩傍各有聖廟一所、從塔門起、有柱如欄、勻列兩行、接至大門、門有大樓、如城樓然、柱琢大畧可認、蓋一千一百年間所建也、北東南三面、均有便門、圍墻用平好石所砌、近墻之內、有四低屋、偏東二、偏西二、西者較大、聖廟之石料、皆大而美者、飭雖不華、規模極壯也、盎高爾廟、與阿脫浮亞大畧相近、而美萃過之、故爲蛤美爾之傑製、昔人有暎畫之圖、可證其詳、廟四圍有濠池、闊六十六丈、環洞四十、直接正殿之門、石柱雕欄、層疊曲折、複道迂廻、以通車路、廟基長方、南北百七十三丈、東西二百二十丈、圍

墻周邊一千一百八十六丈、濠之外周一千八百丈、濠岸俱用平好石砌、橫出脫馬石圍洞、以通廟內陰溝也、

排沙格山名在下南掌

西弓卽西貢亦卽上文帥岡之對音

柬埔治以北探路記卷二

目錄

同治五年之七月

由盎高爾回柬埔隆又上溯至排沙格

盎高爾一帶稽留未久、尚未詳細探明、所有古蹟、載記紛繁、耐人考索、且自野林行出、忽見熱帶所產各物、煥然一新、如夢初醒、雖于草地偶拾片瓦、親見其雕鑿精工、勝讀考古之書數卷、屢次聞特總辦朗聲宣講、引余等考證古蹟、然速欲趲程、無心留戀、

七月初一日早十點鐘備齊象疋、于廟場往新略潑、午刻、與新略潑酋話別、行至炮台對面、因水方漲高、可由盎高爾直達大湖、氣候炎熱、令行人倦而思臥、無游覽曲水濃陰之興、

水鳥飛鳴、與人親近、傍晚宿第二十七號炮船、

初二日、晚泊東埔之前東埔隆鎮、一帶市廛沿岸平行、高于左右之地、凡東埔治安南之鎮市、皆築于沿水、大畧相同、唯安南之屋築于隄岸、而東埔治之屋築于沿岸木椿、高于水面六七尺、初疑木椿以避海潮、而實則避蛇蠍螞蝗之類、自余等啓行、水已漸漲、未能往探東埔隆之左近、只有一高隄可達烏東、此路與東埔治無甚關係、因近日東國王已遷都于奔山也、（土名百囊奔、）循隄而行、左邊見一崗、三頂平列、名白里亞里叨山、自盎根王以後、俱葬此山之下、其崗最高處、舊有

一廟、與盎高爾廟同時建造、柬埔治王于一千六百年、又造新廟于旁、其時第三十二號砲船靜候于柬埔隆、特總辦將是鎭之法國房屋、交付接手之人、

初五日、第二十七第三十二兩砲船同往奔山、與柬王淖羅達話別、從柬埔隆至奔山、沿湖梢之右岸花圃、與鎭市絡繹不絕、其中有比揑盧鎭、爲柬國天主教之首邑、埋葬教士甚多、一千七百年間、荷蘭人攻克馬洛申之後、有教士保羅大告士達避兵於此、宕薩臘教士未陞帥岡教主之前、亦居于此、午刻、泊于噶脫爾卜蚀、譯言四臂、其抱角處之上游、築有西國

大淸道光十四年

式之行宮、一帶江岸風景、最爲幽勝、奔山在火河湖梢之合流處、日後必爲商賈薈萃之區、惟視法人在此能否立脚穩固。調度有方。以爲之轉移耳。一千八百三十四年、暹羅人未燒之前、奔山有居民五萬、此民爲柬江沙洲中最雜之種、有中國各省及安南柬埔治暹羅巫來由印度之民、皆溷迹于此、中國人在此、最爲靈敏、善謀生計、其次則安南人、善于操舟販貨、以與安南南境貿易、且可捕大河之魚、又次則巫來由人、專販歐洲之貨、又次則爲土人、販中國之磁器、陶器、藥材、及銅錫器、又販法藩部中印度雜貨、英國棉貨、及各種酒、

黃豪伯西轉日記云緬甸昔分三國曰阿瓦曰阿拉干曰祕古各不相統恒相爭奪乾隆年間祕古約荷蘭二國之兵攻緬陷其都城擒其國王突有阿羅班部一小官起義恢復自立爲王其子山巴嗣位

在奔山街市採購物件、見商於南掌之華人告特總辦云、與柬埔治交界之江谷銅絲甚貴、余等恒往商販、

初六日、特總辦帶余等見柬埔治王、王甚殷勤、令舞女跳歌相款、演舞甚熟、余等細察此戲、必自印度來、蓋中國及蒙古俱無跳舞之法也、所備茶點心、惟柬王與余等得以食之、及特總辦與王分袂、意甚戀戀、因特總辦曾爲之畫計以理國事也、國內多反側、布岡卜牽籐牌兵一隊、方與王族仇殺、蓋今王淖羅達、係其父未爲柬王所生、且爲盎根王之遠族、是以國中時有衅爭、又因淖羅達改習西國風氣、用度浩繁、欲

復滅祕古東盟越南南服暹羅兵强莫敵其侵犯中國亦在此時山巴領沒弟皿底拉宜嗣位乘勝併兼阿拉于加濟爾加包諸部云云此書稱盎根王郎阿拉于三字之對音也三字急讀郎成盎根志畧云暹羅西南有斜仔六坤宋卡大哖吉連丹丁噶奴諸番部皆其屬國云云此台甯當郎大哖二字之對音

加征進款、增榷華商重稅、羣起怨言、布岡卜乘隙興兵、欲免重稅、附從者揭竿蠭起、台甯部居民稀少、柬埔治人居多、此爲安南部中地廣人稀之地、新匠派往省城作工、工價太貴、民亦懷怨、布岡卜賺殺柬王所派拉爾格老之船主、柬王發兵討之、副將馬先士敗績、拉爾格老及馬先士、皆法人也、布岡卜遂直搗柬都以攻王族、惟特總辦熟悉柬境情形、且與官民交好、不但有益于柬國、且有益于安南之法藩、此次游探、法國家既已議派、而柬國之亂、法國家早未計及、其時潭羅達遷于奔山、所以遠避逆黨、而欲藉法國兵船之庇護也、

瀛環志畧云暹羅都曼谷此本告克即曼谷之對音又前後文多作曼谷

其考斯𠩵船、自暹都本告克駛囘泊于岡保、帶有黃金及路照、俱寄往奔山、余等已檢查收訖、東王贈特總辦黃金一條以誌系念之情、總辦却之、因法人向例不便受人財幣也、七月初七日午刻、裝束行李、將第二十七號砲船以載在事人及雜物、第三十二號砲船爲保氏延所帶、均自奔山開輪、東人阿通事因鄕親勸阻、不願隨行、幸有南掌阿來非部人住居東國多年之阿來非、願移充阿通事之職、特總辦與之說東國言語、頗爲諳熟、且備知前途之風土民情、船主保氏延新接特總辦之任、願陪送一程、以表愛戴之忱、距關不遠、

兩船分道、第三十二號船升砲四聲、彼此下旂作別、而船人齊聲祝頌平安、遂一船獨自前行、天氣淸朗、江流滾滾、次日黎明、左邊過蘇登羣島、又前行、見巴先山岡、蘇登羣島產棉甚多、且爲形勢之地、至豐乞郎略息、

初九日、舟抵克朏氐即江左岸東境之鎭也、是鎭之南盡處、有王宮一所、余等宿焉、以待尙保桑抱之部酋備雇上游民船、因已抵桑泡爾之急流、爲可通輪船之盡處、特總辦願飭愛司己揑將砲船再向北溯、俾余細探急流之狀、以試小輪船可否通行。然第二十七號之船身汽鼓、係咸豐十年在燕

志畧曰據海國聞見錄則眞臘在 國初尚存小國今則爲越南之嘉定省蠻觸相爭向無入告故占城眞臘之亡於何時竟未有能言之者余案此書之帥岡即越南之嘉定故地粵人稱曰西貢即帥岡二字轉聲同治初年越南割南方嘉定六省以與法人立西貢一阜乃古之日南九眞及占城眞臘地

台裝配年久繡蝕、苟渡此急流、未免危險、遂不復北溯、各作家書、以寄帥岡、

七月十一日、令炮船開輪駛回、到來爾患病、特總辦擬遣回帥岡、到來爾堅意同行、幸數日即愈、特總辦探問布岡卜之事、聞布岡卜率衆將佔廢炮台一所、此台距江左岸不遠、即昔之王宮也、旋被脫旁芒官兵敗之于台甯、故此間不致爲行旅之阻、惟有整頓前駛而已、所雇民船八號、逐一配置、以過急流、凡湄江之船、皆以獨木斲成、長計十邁當至十八邁當、兩旁以竹爲舵、水手可以行走、船之後身梲寬而平、其後

置舵船上有蓆篷環蓋、克朏氏小鎮居民四五百、貿易甚淡、沿江處有零星小屋、屋旁多花果、屋後有小山隆起、山後平原、間有稻田、土脈膏腴、農工極惰、柬國境內、地多礦脈、田多穀食、地方官徒知中飽、而國人疎惰成性、不事經營、反游獵于叢林灌木、殆亦在上者未嘗督率之耳、

七月十三日、余等上船、特總辦之船、懸以法國主旂、午刻過急流、各船俱卸去貨物、篙手上左岸縴之、每船篙手少至七人、多至十人、是日行不多程、至桑抱爾暫息、抵左岸支流潑里香比口宿焉、是處始見尙保桑抱爾之急流、余等以圍包

粟之竹籬爲床、地勢野曠、蚊蚋甚多、且夜雨淅瀝、終夕不得成寐、

次日又行、江流漸急、水漲五邁、當浮有兩岸坍下之樹根、其水淺時所見之礁石俱沒于水、但見樹杪簇簇、招搖水面而已、船行一埋耳始見左岸、苟此處試駛堅固之小輪船、想亦不致礁淺之患、總之此處水愈漲高、急流愈緩、晚五點鐘已抵桑抱耳、亦爲東國境內要地、尚保桑抱耳之部酋駐于此邑、款待總辦情誼周摯、余等歇息、頗爲安適、總辦以飛禽數頭、果實數品、手槍一柄、報之、部酋挽留信宿、余等急欲前行、

次日啓程、桑抱耳部內、多樹林之產、如膪膠漆鹿皮之類、有路可達內地野番爲販買奴婢之道、尙保桑抱耳爲奥各那黄、卽國中大庫之意、

十五日十一點鐘、行出桑抱爾江中、多小島、一路探測水勢、絕無居民、但有叢林、可以娛目、其最大之樹名曰治豪、中國印度之南境俱有之、其一樹每高三十邁當、約有中國十丈、可造極大之舟、有巴朗樹、可作此船之艣、有庚克斯樹、可抵烏木、以作庭柱、永遠不朽、此三樹惟治豪爲土人所常用、此種樹身、土人每鑿洞以取樹油、洞外用葉蔽之、以避雨淋、

七月十六日、過急流甚險、江中礁石、瞬息沒水、但見樹杪招搖水面、滾滾黃流、一望無際、未知何處是行舟正路、左岸磐石林立、想見江中必多礁淺、舟人以篙探之、水深十尺左右、每點鐘行十六中里、其冒險急駛、已可想見、又益以疾風大雨、不能任我所之、行至支河口、方得泊舟倦臥、幾被巨風漂至江心、船以獨木斲成、帆纜毀壞、一遭風雨、幾無乾處、及繫舟復臥、而林間閃電駭目、霹靂交加、萬谷響應、風水怒吼、終夕不能成寐、

七月十九日、行過急流、江左岸爲柬埔治南掌兩國交界。江

右岸爲柬埔帥大省下、游不遠、即庇搭綳急流、舟子謂是此江最險處、特總辦命余向西探明、余乘獨木小舟沿小島西行、舟子示余曰、此處可望見庇搭綳、但能遠眺、不能前進、遂返棹與特總辦商議、待前途可泊舟處、再探江右岸至桑抱爾一帶、

二十日、見江勢向西繞流、既過急流、又向北行、望見山地高低如浪紋、江水舒緩、景象寬敞、右岸初見南掌民居、

二十一日晨間、望見西弓河及抵河口左岸之斯登呑首邑、晤暹羅之部酋、酋係南掌人、心懷猜忌、初晤頗覺冷淡、余念

與暹羅官吏交往、極宜留意、余等到此、先須忍耐冷淡、設法親近、且不致失我國體、余等令代雇南掌之船、部酋許而不付、特總辦令余往芒芒省城譯言再訂所許、見其心存畏葸、直告余曰、土人方與法人爲仇、因近有法商來府經此、虐民樹怨、所以不能代汝探路人雇募夫船、本部雖有軍械、亦不忍強壓土人云云、余答曰、法商之罪、自有國法、余等探路、非可概論、若阻余等、法國亦必不依、遂將路憑取示、且云若不代雇夫船、特總辦將駐斯登呑而轉禀駐安總督矣、部酋遂允、旋來拜謁特總辦、稱係外邦人未諳西國禮節、諸多簡慢、望乞

恕宥、總辦遂將先後禮物一一收受、報以法國禮物數種、部酋方蓋屋以延余等、而余等暫宿沙欄、沙欄者、南掌鎮市之公所也、憶柬埔開船時、王曾面囑送至斯登吞無須給價、特總辦因其急欲歸家刈稻、遂賞以路米、并每人給安南鉛錢四吊、每吊六百文、（每英洋可易三千餘文）俾南掌人知我賞賜之寬、仍帶柬埔小舟二號、沿右岸至桑抱爾回時另行給賞、因來時未能探明水道、故總辦派余覆探、余遂另雇一舟、携一法國水手、因可熟悉柬埔言語、可相助探測也、午刻由斯登吞啓行、水流甚急、舟又輕捷、舟之首尾用槳、令法水手探水深淺、

余坐船中持羅盤一、鉛筆一、隨時記繪山水形勢、未幾抵右岸、由沙朗羣島進右岸之支河、順流而進、傍晚抵急流處泊舟登岸、以察晚間可通舟之路、此地屬柬埔治管轄、林木甚多、所伐樹段、縱橫路側、間有刳挖成舟者、日暮舟匠已散、余等拾取木柴、爲宿夜之用、行未遠、見屋一所、四柱撐起、計高十尺、凡叢林中多有此屋、用以巡守木料、且避野獸、余等棲宿于此、風聲四起、余遂就寢、法水手及二舟子輪流坐守、次早起程、支河忽然開拓、有五百丈之寬、水流更急、江之幹流深三十邁當、此處僅深十五邁當、左邊有潑里亞大島遮蔽

右岸、行至島之南角、纔可望見右岸、余料此河即柬埔河支河、其寬處有一千六百丈、又前行島嶼甚多、庇搭綳急流之聲、隆隆入耳、右岸漸向西轉、曲折處多洲、長條如舟、兩端水流甚急、舟子欲截流而渡、以行左岸、余令仍沿右岸、探測水深、因余知深流仍在右岸也、舟子云右岸雖可行、而急湍加深、滾落如霹靂、難保無沉裂之患、余令細心行、抵庇搭綳容再給賞、舟子應允、而舟已漸離右岸、余覺其欲行中流以避急流、遂把定後槳、持手槍指舟子曰、何以不從余言、舟子遂仍循右岸、片刻間進右岸及長洲之間、此處水急、每點鐘流

六七迷魯、（每迷魯合中國三里三）欲退行已無及、余方一心摹繪江勢、二舟子失色相對、余笑謂曰地雖危險、必無性命之憂、余言決無謬悞、舟子遂努力前進、遂自北至南、細細考察急流形勢、江循右岸、折而向東、岸旁有山、左岸上游突出一角、水勢冲激、回流至江心成渠五六道、渠間有洲一線、啣接直近右岸、水甚急驟、聲若雷霆、浪蝕右岸沙土成爲甚濁之流、奔放入林、磐石樹根、俱遭衝坍、瀉積兩行如岸、一路深入、水沫望如銀海、惟巨石大樹、屹然不動、飛流激灌、淜湃有聲、此處舟急如箭、極意謹愼、不致碰成虀粉、且于深渠間繞過突出之

角、耳為之聾、目為之眩、每點鐘舟行十至十一咪盧、法水手任余指點、測得深十邁當、片刻後舟行于樹段之上、探得樹段以上水深數邁當、見水面旋渦較少、已抵緩水、岸形漸可辨認、令舟子暫息、登岸觀看形勢、繪全畫稿、沿右岸順流而下、又遇急流數處、不甚危險、上溯時有六日之程、今順流只十二點鐘、已至桑抱爾、見自載余箱籠之東埔治船欲往克臘氏而暫泊于此處、余資遣獨木船二號、與桑抱爾土酋話別、次日上所泊之船、行未幾、見有售饅頭大酒者、藉以充飢、可省船中之米、

西弓卽西貢

七月三十日安抵斯登吞特總辦于昨晚往西弓所造之屋業已工竣是屋在近市之支河口隨行者與土人情熟采辦甚易支河口小林內有古時葛美爾所建之塔塔基分作兩格每格上建一廟圍墻內多坍毁之屋門匡皆紅礪石造成磚則燒透光潔而石料甚粗門笋不密柬埔治江右岸亦有磚片與紅礪石之塔恰與西弓河口相對昔胡斯叨夫游歷記云斯登吞昔爲王都一千五百九十四年潑里亞抱侖里創與其二子被林拉肖那來攻破勞乇之克之後遷都于斯登吞文湘各王乘亂攻取斯登吞遂以斯登吞與鄰近之邑歸

暹羅管轄、然民間未肯認暹羅爲王、迄今仍稱斯登呑部、西弓河谷有村市散布、斯登呑雖距柬埔治不遠、只有來府商客及教士告爾田步月華倍來三人曾來游探、倍來死于一千八百五十二年、葬在江之右岸、此教士後迄無踵至者、訛傳斯登呑多疫、染者多死、邑有居民八百、皆南掌人斯登呑部、沿江左岸、一帶綿綿、爲奔山及阿刀卜貿易之中路、在上游爲暹羅都之第一要地。阿刀卜昔產金沙甚多、今則已罄、野番部落甚夥、內有普隆斯一種、兇橫著名、居西弓四圍之山地、西弓河及安南大山、最多此種、此處貿易利權、秉之于

中國閩商、大約由安南者、其進貨如梹榔核、木棉貨、及綢緞、糖、鹽、藥材、銅錫器皿之類、自奔山販出者、如荳蔻、火蔴、蠟漆、象牙、獸皮、鹿角、犀角、孔雀毛、各種草器、及野番巧製之木器、往往以貨相易、每年有定期裝運、因彼此銅錢來往不便、暹羅之氏噶爾錢、爲此處官錢、墨西哥銀錢甚少、另用一種扁錸之錢、形如梭式、中寬一寸、厚不及三分、長不及五寸、重約二百葛稜、每十枚值氏噶爾錢一枚、此錢重而不便、其錸產于柬埔治國之當里羅普、較有王化處、錸價昂至八九倍、土人每以錸錢一枚、易鷄二隻、又上行過柬埔治江之谷抵巴

綳告格即上文本告格亦即曼谷二字之對音乃暹羅都城也

煞克烏旁兩處、另有一種錢、形如狗吐魚、長計六七桑的邁當、名曰拉脫、每二十四拉脫、易氏噶爾一枚、此間南掌人之貿易、未必勝于柬埔治人、若無中國人與之貿易、則幾與別處隔絕不通、惜柬埔治關稅甚重。以是華商亦不甚興起、方余等到斯登呑時、華商訴特總辦云、奔山關稅極重、以致南掌運來諸貨、裹足不前、路途逕直、而關稅甚苛、不得不繞行綳告格、即曼谷之路 蓋奔山關稅、除十稅其一之外、又抽取其貨百分之二十分、而西弓河內販買奴婢、極爲便利、野番酋長、將年少男女換易銅器料器及火藥、華商遂以此等男女販

往奔山街市、南掌及柬埔治人販買奴婢、雖不如歐洲販買尼格羅之苛虐、然亦開啓兵端、械鬥爭買、在阿刀卜僅値一百或一百五十弗蘭之奴婢、運至奔山、可値五百弗蘭、八月初五日、特總辦分探而回、計探得西弓極西之支流、西有河離斯登呑不遠、卽分三大支、闊計八百邁、當一支自南方來、經拉耽番之地、餘二支平行自東北來、特總辦曾暫息于新硼、爲南掌小部之首邑、在斯登呑阿刀卜之間、距斯登呑二百中里、總辦細察此間、稍加疏濬、定可通舟、在西弓第一分支處、又見坍屋舊迹、當向部酋索曼谷函中所許夫船、

以送至康島瀑布處、及抵康舟子時登岸、前站部酋已備夫船來迎、因此瀑布向爲舟行極險之處、故余等急欲往探、特總辦訪延諳熟地方之人、以便沿途測探、舟預算一路停息之地、及所需粮食、倘有缺乏、何法籌畫、其親訪古事政蹟及商務、往往博采羣說、折衷一是、稍有疑竇、與余等駁論不息、以求覈實、其時雨注如傾、一夕漲高一邁、當同行者均欲啓行、余自回桑抱爾之後、抱恙未愈、一月後方得辦事、

八月十四日午刻起程、同行六舟、循西弓順流而下、水行每點鐘三咪盧、未幾至東埔治江合流處、有岸洲吐出如舌、南

掌人名爲牛尾、又前行、舟子登左岸繂之、水方漲高幾與岸平、沿灘樹枝低亞屢阻我舟、江水甚急、又不能放棹中流、暫泊一二點鐘、伐去樹枝、方得駛過、行二日、見兩岸淹沒、船有行入林中者、終難探測江面實形、

八月十五日、宿于孤山之頂、計高百五十邁當、南掌人稱爲高猛山、柬埔治人稱爲耳眠山、是日遙見右岸山崗、距岸一千五百邁當、

次日、望康之小山、已近瀑布處、此間無民居、總辦每夕與嚮導人商議歇夜之處、議定後、余等競躍登岸、舟子繫船于樹、

同行者聚伐夕炊之柴、

八月十七日、抵康瀑布之下游、未見瀑布、先到平塢一片、寬十五里、深一百三十尺、比界有羣島一簇、小島之頂隆起數阜、水過羣島、釃分二十餘道、或斜注于塢、併合而流、塢西望見右岸羣山高聳、山脚迤下、有巨石阻滯江流、既行至塢、遂見下注各流、高低不一、水中白沫如簾如幕、或斜坦下趨、或懸傾倒瀉、或綿長彎曲、急湍如河、此等處每能竭力通舟、其分流終歲不同、間有涸者、內有兩渠飛瀑、最堪悅目、因水自江干兩旁十五邁當高處下注、其衝瀉處、計長一記勞邁當、

水勢節節遇石飛激噴注、及至平流計遠十三記勞邁當、其瀑布上游之江面忽然收束、只寬六七記勞邁當、將近瀑布、兩岸忽坦、江面寬至五十中里、旁多磐石、游觀者幾如夢境、隨處草木青葱、風景幽奇、瀑布下游、大魚甚多、及緩流處、多塘鵝（西名百里鳴）及一切水鳥、隨波游戲、余等之船、在康島及東邊各島之中、卸空行李、由陸路運往島北之鎮、有大船可以接運行李、此際特總辦等分作數路、以探瀑布近處各島、欲辨識各道之通否、總辦又上溯、斯唐島伯芬島中間之支流、此路水漲時可通舟、寬六十至八十邁當、有六七處難以駛

行、須用人力涉水牽曳、水小時只有伯芬桑福尼斯杭三道支流、餘皆乾涸、特總辦往探斯杭瀑布、計高二邁當、特拉巴耳往探煞臘弗瀑布、在康島桑福尼之間、用繩曳船、以過康島來島之間、此時煞臘弗瀑布、計高十二至十五邁當、其下次爲礁石、分作數道、特拉巴耳又探意騷島康島間之瀑布、雖水小于前、而高至二十邁當、惟康島及斯唐島有居民、餘島皆密林遮蔽、據稱此間古時只有磐石、泥沙衝刷、漸成羣島、其氣候亦隨而改變、

八月二十五日、午刻、自康島起程、宿于潭島北邊、沿邊分列

數島、水漸平坦、島面草木青翠娛目、自潭島盡處、望見江之右岸、約遠三十記勞邁、當余等行于潭島桑島間、幾如隱伏於亂石之中、舟行極遲、水流甚急、每點鐘約駛四五繩、傍晚時見兩岸島嶼漸高、船行于囊瓜島彭島之間、夜抵彭島廟側、繫舟宿焉、囊瓜與康大島（一名西宕唐）之間、水道甚窄、名曰康格、沿此岸有波羅密及花圃民屋、蟬聯一片、風景殊佳、山岡絡繹、飛泉百道、下灌艮田、其東有芒（即省城）晚四點鐘抵城、沿水處有沙欄公廨、宿焉、與部酋銜署相對、部酋年八十、接待甚殷、耳已聾、從者持牌、以所聞書之于牌、以呈部酋、余等所

此卽章程所云當里而巴河者也

請、輙肯應允、康島之民與西人相親、此地未遭兵燹、民多富足、不似斯登呑之常遭柬安兩國叛民及野番擄擾也、居民見同行者和靄可親、頻來觀看、余頗厭惡之、部酋旣得余等禮物、卽宣示于衆曰、菩薩生于法國、非生於我等無化之地、部酋贈我一牛以相報、康之地勢、較斯登呑更爲衝要熱鬧、華商之有恒產者、每娶土人之女、握商賈之權、凡斯登呑之土產、此地俱有、且多西宕唐島之絲、江左岸爲衝途、可自康以達東方野番之地、自康循右岸、皆東埔治之當里羅普部境、今已屬于暹羅、此部昔甚富庶、內有水路亦曰當里羅普、

自屬暹轄、人民稀少、山間爲盜賊之藪、方余等宿夜時總辦分探江右岸二鎭而宿于當里羅普河上游、南掌名此河曰士朗波、此地爲柬國及安南藩部貿易要路。日後歸于法屬。頗爲有益蓋一千八百七十年、暹人乘隙兼并此地、未告我法國也、湄江谷中之商務。以地勢論之。大可恢廓。法國主族、定可立于各瀑布之上。以保上游來貨。設法開濬以免水險。使風氣漸可播諸內地。康之居民、約及一萬、四周多島、地勢安穩、若疎通商稅、減輕關稅、大可與安南屬部相埒、康島華商亦訴稱柬王收稅太重。與斯登呑商人異口同聲。特總辦

在康烏南邊得古蹟數處、係古時格美爾所建、雖冐雨覽勝、亦所甘心、余等駐足于左岸、對岸高岡林木密蔽、山水淸幽、居人漸相親暱、余等亦學土白交往、頗爲便利、余等濡遲于此、而不進江谷之上股、因守取駐安總督之憑照、故須乾燥之處住宿靜候、總辦擬于棑沙格與康格擇一處住宿、又思棑沙格爲康部北境交界首邑、而循江岸距康格二百里、故數日後卽擬移駐棑沙格、因此邑更爲緊要、可以分投游探也、

九月初六日、同往棑沙格康格而上、合爲一支、江寬一千二

百至一千五百邁、當康與康格間之磐石樹叢、至此漸盡、兩岸居民甚多、田疇開墾、隨處可以停留、所帶舟子皆南掌人、時慮其竊取居民物件、舟子云、前載暹羅官在此、沿途可以攘取、余等答云、我法人與暹人不同、此處兩岸之山、向北漸高、自康起程之第二日、行過兩山成環之洞、

九月十一日、早九點鐘、抵排沙格排沙格在右岸大石之脚、此山爲下南掌第四大山、矗立江面如馬、沿左岸占地甚寬而圓、連至右岸、又起兩峯、內有一峯、土人名曰付排沙格頂圓而高、環過鎭西、山下小阜叢列、排沙格之北、兩岸高原、南

盡處峭削如壁、右岸大山從此發脈、此岡盡處亦甚巉直、名曰付毛朗爲叢山最高處、其峯特出于諸峯間、晴爽時在康島北角、相距二百五十里尚見此峯、排沙格之柬埔治江、被唐宕大島分爲大小二支、此島循左岸綿亘下濬一河、寬四百邁當、流至排沙格前、河面漸寬至二記勞邁當、其東北兼東、有左岸高山之火峰、形如鋸齒、其南有圓峰高聳、余等登峰觀望、而以總辦名名之曰特拉格來峰、江之風景山之氣象、爲柬埔治山谷最幽勝處、氣候亦宜人、付排沙格之盛夏時、不似安南之炎熱、雖北緯僅十五度、而正月晨間間有寒

暑表在十二與十四度、我西人久居熱帶、遇此氣候、頗覺相宜、鎮前一片汪洋、涼風徐拂、爽氣襲人、洵爲下南掌最勝之地、而法人尤宜早思立足、及今須先建養病院于此、以令安南屬部之西人、常可往來游息也、

信宿於排沙格（以分探斯登吞阿刀卜及西弓山谷之野番部、）抵排沙格之第二日、特總辦帶隨員三人、伴兵三人、衣冠佩刀往謁部酋、此部酋雖屬暹轄、而仍留王號、年約三十、胆量小而容貌不凡、特總辦昔與暹將甘工答拉立保護柬國之約、我法國頗占便益、是以柬埔治邊之暹屬部酋、莫不欽佩特總辦、排沙格王尤爲親暱、接待甚恭、令余等住江岸之大沙欄、與王宮相對、總辦請排王另造一屋以住從人、次日遵即興工、

九月十六日、排王答拜總辦、總辦先贈以手槍二、王以二猪

及土物數品報之、見余等軍器、極口稱贊、面許舟楫運夫及所需物件、俱可應命、其意雖甚美、而苦雨八日、不能出戶、只能坐玩黃水漸漲、兩岸坍瀉、樹枝隨流漂蕩而已、

九月二十日、雨止、江水漲足、余等取樹幹揷江中以驗水勢、沿江村市、無不淹沒、其水由二支河溢于內地、瀦爲一湖、湖之四圍有樹木數簇、非棹舟不能通行、山麓之牧者俱俟水涸放牛、余等擬先探山路、凡同行中精於植物學地學繪學及考古之學者、偕往山中、九月二十日、抵瓦脫夫、卽古蹟之總會處也、此地在排沙格西南七八記勞邁當、景象極佳、洵

爲勝地、排沙格高峯下多紅礪石、有溪一道、長六百邁當、寬二百邁當、岸旁有格美爾寺之大門、名曰士拉、兩岸密林、庇護山麓、西有石塘、長二三百邁當、塘邊多尖頂石柱、以爲飾觀、高低隨地勢起伏、或成梯級、其盡處級甚高、劖約有一百五十級、兩岸多石像、梯級之上有廟、形如十字、似盎高爾之廟、廟門石刻甚工、穹頂長二千邁當、前有石闌、其廟貌同于白喇嘛廟、首座者曰麻哈代瓦、一名西瓦、旁座者曰緋格奴白喇麻隄下左右有方石坊兩座、每長四十邁當、石柱甚密、其石隄一面之柱、皆紅礪石斲成、此等工作、似格美耳盛時

未成之居室、石隄南邊又有石柱南北排列、又南一記勞邁當林中有廟、高聳、石路可通、向南尚多遺蹟、未經往探、據特總辦云、此等工程、約在西歷一千年、盎高爾始衰之時、今之土人、皆非建造之裔、故不能道其詳細、瓦脫夫建造位置、選擇極當、登其廟之高榭、可望平原及大江之景、計高于水面三百餘尺、排沙格山中可游覽極多、舒裴尋得銅礦、已有土人開挖、山旁有枯煤及煤炭之塲、到來爾察得有野蠶生于樹中、土人取以織綢、鎮北有付庚忙山、山南有梯級、側面聳削難躋、幸有短樹、以手攀緣而上、山之上段爲野獸巢穴、其

排沙格鎭、有廟十五所、內有皇廟一所、與王宮相近、鎭之南盡處、有著名之鄖焦王墓、土人稱爲瓦打、春秋祭獻甚虔、其餘敝處磚廟、大半坍毀、皆記載古時大吏之功、此間草木、皆與熱帶相同、古木彫敝、儼然舊都氣象、

九月二十三日、黃袍僧百人手捧果品聚會于此、次日王照例給發每僧新袍一領、特總辦乘機贈王銅燈籤一對、王分捨于二大寺、其時水涸地乾、擬探山谷之地、總辦令余考察土唐河下游、爲江左岸之大支流、其合流處距排沙格鎭不遠、此河盤繞火峰之北脚、余與到來爾仝往、又令法水手助

余傳語、

十月初三日、早、七點鐘、坐小舟、溯宕大島之上游水合一支河、底多沙磧礁石、寬三四記勞邁當、漸近付毛朗山北盡處之大峰、乍見山脚似阻截前路、又向前行、見江勢實環抱山脚之半、一岸有大石隔絕、一岸以低岡爲限、此低岡爲左岸山脈之盡處、江面忽寬五六百邁當深四五十邁當、地面景象亦驟然改觀、不見淸流密樹及民屋參差、而但見亂礁錯雜、黑水急注于石壁、忽流忽止而已、付毛朗收束江流如咽喉、僅寬一記勞邁當已、過二百邁當之付煞老小山、江流向

東、左面見士唐河口、河口下游有火焰小峰、形狀甚奇、晚五點鐘駛入河口、河面寬窄停勻、計二百邁當、其轉折處如巴黎之衰那河、水流甚緩、而舟可速行、泊于左岸小村、已暮色蒼黃矣、伴送者報知官長并采辦雜物、余等與僧人手示問答、土人觀者甚衆、詢余洋槍用法、余等贈以微物、如刀針畫像之類、次早舟探水勢漸退、見沙石微露、攏岸緩行、無數鱷魚在岸間迎日、孔雀亦彳亍其間、行三十記勞邁當、抵少勞年鎮時已近暮、爲象疋裝卸貨物之埠、已近極大之瀑布、特總辦囑余細加考訂、果否阻滯行舟、士唐河岸一路平坦、至

此漸有高低少勞年左右小岡起伏如浪、左岸綿亘多灰色之山、山外野番出沒、有數番與余等偕行、至少勞年商人之寺廟、所販多苧麻及皮貨、山西麓曾有銀礦、余與法水手及通事詳探礦脈、南掌伴送差弁欲引余等至番村以觀銀礦、余等擬先探瀑布、再往番村、前行不遠、河分兩汊、十月初五日、晨進西汊、爲七尺高之瀑布相阻、瀑布兩岸有大磐石、遂登舟探島北之水源、時方卓午、風景可人、士唐河從北來、島之銳石、劈分其流成爲瀑布、其東汊自五十尺處下注、被怪奇大石、釃分數道、灌入河塢、十月初五日、自士唐

順流而下、至彭雙鎭、距河口三十中里、余等宿芒康之廨、芒康者、排沙格第三等酋之公廨、酋雖公出、而囑將象疋伺候余等、次日備象往探東麓之銀礦、有二小象隨行、行過平原一片多石不毛、前路山岡起伏、遙聞水聲、有水橫阻、僅深一邁當、而流勢甚急、小象不敢渡、象母以鼻挈之而行、旋進平原之林中、象性極靈、騎者畧爲指揮、左右宜人、喜食路旁竹笋、路勢漸高、且有巉削之處、象則從容登陟、豪無畏葸、遇見野番引象數疋以載中國之麻、持弓以射飛禽、見數處林木曾被火焚、熟田有大柵圍之、以防野獸蹂躪、行三點鐘時、又

過平原、林木大半被焚、熟田中偶有牧場、知漸近野番之卡倫、四圍山峰林立、遠近參差、晚五點半鐘過小庄、有居民十餘處、南掌人名之曰伯冬、據排沙格差弁云、前溪有礦、及余等次日往探、不得其處、

十月初九日、仍退至彭雙鎭、下午又行、將回排沙格鎭、一路風景、大異來時、水退五邁、當低窪地俱已涸露、兩岸爲淤泥培肥、遍植烟草木棉桑樹及一切蔬菜、漁舟來往甚多、鄉間稻熟、支搭草棚以備積儲、或裝配牛車以備運載、特總辦與王及酋長交好日密。總辦與論東王國勢。苟歸法國庇護。於

意云何。王極願脫暹王之覊靮、官民莫不追念屬東之時、境內平靜。自屬暹後。境多盜賊。時方循例賽會、土人名曰喚俺雙、譯言燈會、所以酧謝江神、暹都勒令排沙格王每年於賽會時。親至廟中立臣服暹羅之誓。居民聚觀、舉國若狂、余等本住于河濱沙欄、因王欲來觀賽會之船、余等遷于近處之廣屋宇亦極安適、遷定後、排王來謁、意欲余等備帶軍器入廟、伴送立誓以壯其威。且令暹人知王與法國交好也。

十月二十四日、爲賽會第一日、其邊邑之南掌人及野番、俱已聚集、民間饋送拜賀、來往擁擠、夜宴必歌舞、江干烟火極

盛、

二十五日、王入廟立誓、僧扮暹羅王南面坐、排王北面跪誓、願聽命、僧遂祝禱江水有利于居民、宜虔心賽祝、余等伴送演鎗、衆皆驚服、王頗色喜、是日王適生子、第三日居民歡呼、甚爲快樂、江中獨木舟大者長二十八邁當、槳手六七十人、各以旗幟分別村鎭、互相鬥勝、此際有演戲者、戴假面跳唱、槳手曼聲相答、更爲奮勇、其尤可異者、野番面如銅色、以布幅兜其胯下、第四日、各酋及番長來寓請謁、特總辦正可訪問政務民情、爲極便機會、

十月二十八日、再懸燈彩、施放烟火、以畢賽會之期、歐洲所造烟火雖佳、而難得此江景佳處、余等宿排沙格已及兩禮拜、一因雨阻、一因帥岡憑照未到、以致稽遲、是時雨季已過、通事亞來克擬回柬埔治、特總辦遂派彼隨余迎帥岡憑照之船、大約斯登吞左近可遇此船、總辦囑余苟無緊要須探之處、只可守候于斯登吞、既遇此船、即修函令法水手帶往奔山、一面仍回排沙格、特總辦將覆探余所到之士唐河、取道于左岸火山比脚、以考察阿刀卜鎮、然後繞山南而回、排沙格留到來爾于廳、

十一月初二日、余帶法水手及不能行走之安南兵一名、行
三日、抵康格部、酋接待甚恭、
初五日、余另由別路抵康島沙欄、
初六日、余竟日步行、察看左近瀑布、水漲時各道冲激之渠、
今皆乾涸、可以徒行、其賽會之船、直至康島之鎮、居民入廟
齋獻、歡聲四起、余向康酋索一小舟以探各段急流、
初七日午刻、自康起程、
次日、十一點鐘、抵斯登吞、帥岡船尙無音耗、聞布岡卜叛臣、
勢甚猖獗、阻截下游各路、其黨俱駐於兩岸欲直抵斯登吞

鷄那卽金鷄納治瘧此藥出西洋

以追余等探路之人、及聞余等已行、是以中止此時斯登吞部酋頗有驚色、促予速行、且云近處野番及叛民搧動、境內南掌之民四處刦掠、君若少留、恐遭不測、余知部酋患瘧、遂令服雞那、次日稍愈、遂與部酋商往奔山部酋極力阻云、如遇不測、誰執其咎、且商船不肯前往、君能自雇一舟、當卽派人伴送、前數日有探報云、特總辦贈手槍之桑抱爾部酋已被畔民殺害、不如派通事阿來克前往、較爲妥當 云云 余遂遵派阿來克往奔山、且函知帥岡俾知中途阻梗、不能迎憑照之船、幷囑阿來克須仍回奔山、余擬往探阿刀卜河極南

之支名曰士裏河、方在束裝時、忽聞叛民已焚刼士裏之鎭、部酉遂力勸仍回排沙格、

十一月十二日、起程回排沙格、一路繪畢斯登呑及瀑布間之江圖、此段洲島甚多、若欲布置不遺、頗費時日、自斯登呑往康格之中段、水流于江岸及磐石之間、惟前日行過正在水漲、未明深流所在耳、此地不但距安南蒼部甚近、且沿岸易于開鑿石料、想帥閫執政亦宜留意于此、白盤石左近多礁石沙灘、江面甚寬、沿江大樹、根已漂拔、葉染淤泥、坍壞樹段極多、見之者必疑常有颶風、豈知皆急湍所衝、隨處有坍

瀉毀敗之象、而實則汙泥所到、盡成膏腴、遙望岸內、遍是熟田、水自金沙流過、繞出沙洲之旁、羣猿聚于岸樹、來往蹏躍、水邊多麋鹿野牛、又有孔雀羣聚于濃陰之內、沙磧上時有鱷魚、張吻迎日、水鳥飛鳴上下、物產之富、風景之佳、洵筆舌所難罄、自斯登吞至瀑布一段、沿江多深密之林、新境娛目、清音悅耳、風過沿濠之樹、如海浪怒號、令人警醒、時聞林間象吼、羣蛩响應、蟲鳥飛鳴、千態萬狀、尤非歐洲所可比並、及山銜落日、躑躅而回、每深林轉折、倏見朽樹聳立、駭人魂魄、方余已抵瀑布、仍促舟子前進、伯芬舟子不從、勸余勿過左

岸及士唐間之小島遙望小島北角、見有水沫、且聞倒瀉之聲、及次日余回康格舍排沙格直路而另行康格西邊之折流處、以便考察右岸、遂放舟于外盎剛河、此河濬于康格島囊瓜島之間、寬十邁當至十五邁當、多雨之季、河水西流、晴季則東流、余駐足于柬埔噶裏、爲柬國當里羅普部右岸之一鎮、此郭中今無庶富之鎮、以丁册考之通部只有四百柬民、餘皆歸依斯種人、自江岸攻入內地、歧路甚多、或達柬埔帥、或達噶格、或達盎高爾聞柬埔湯河一名斯登裏之上游、不能通舟、遂仍由柬埔噶裏溯當里羅普河上游以抵唐格

毛島之西盡處、而過唐亨唐瓜兩島、以回康格、此一帶皆有居民、田多墾種、其康格與右岸囊瓜之間多礁石、難以上溯、水退時更淺、當里羅普河口之北、江水亦淺、余考察康格及排沙格間之唐哀羣島、東有火山之拉瓦水流至江灘、成無數洲磧羣島、右岸卽方幅山、卽古時之火山、其方幅山地塌之末數層、流至江中、收束水道、故流窄而急、最窄處深二十五邁當、

二十三日、余回排沙格、特總辦尙未回寓、同行之法國人在鎭犯事、特拉巴原克與排沙格王商定、以銕鍊拘禁、擬遣回

安南蕃部、

十二月初四日特總辦等探明阿刀卜而回、方總辦帶通事及從人三名、乘船上溯士唐河口、又抵少勞年鎮、此卽十月中旬余所探處、今士唐河水退甚低、其庚飲庚少洛兩急流、余過時不阻行舟、總辦過時、大爲所阻、庚少洛在少勞年之下游不遠、舟子下水曳舟于磐石矮樹之間、特總辦等登左岸行及士唐瀑布處、總辦謂此等瀑布、尙可通舟、令繂舟行三四百邁、當至左岸小島、

十一月初七日、總辦等自彭庚方開行、是爲士唐右岸瀑布

上游之大鎮、溯流而上、河寬二百邁當、水流極緩、直至康當年一帶俱深八邁當或十邁當、康當年爲暹屬一部之首城、初八日、總辦在此暫息、自庚方至康當年兩岸有民居田中皆種木棉烟葉、彭庚廣爲排沙格界上之鎮、右面見有庚牛杭山之數峯、行至康當年、土人已備住宿之處、其部酋年老誠篤、見暹羅路照、遂代雇夫船、總辦又接見文湘王族數人、此數人係暹羅不令回國、故以康當年爲家、過康當年河面漸窄、水深流緩、總辦暫息于芒剛爲康當年部之首邑、十一月初十日、見士唐河爲庚噶對所阻、欲渡此急流、須將

船中卸空、上游數里有靴杭鎮、在康當年境、而實歸排沙格管轄、商賈多南掌人、初十日、宿于芒煞巴、亦屬康當年管轄、此處河闊八十邁當、

十一日早、抵士米阿乃噶𫎇拉小部、而爲柬埔江右岸衝要之埠、過此不能通舟矣、總辦等步行左岸、抵庚臘伊鎮、近鎮處有瀑布高約三十尺、其水衝入士唐河、曲折極多、瀉注甚急、有離河之直路、經過草萊平地、可抵沙拉方鎮、總辦等由此步行、行李以象疋載之、地漸荒野、間有零星熟田、皆野番所墾、屢見守田之番、匿于山穴以避野獸、此路甚窄、但可步

行、不容車軌、士米阿沙拉方間、只有一南掌之彭氏哥鎖爲兩省之界、

十三日、總辦抵沙拉方係在士唐左岸、市廛極盛、爲左近番人販運藝工之處、居室安適、廟宇端整、已建成二屋、備我游歷人居住、長官屢探余等何時可到、蓋恐如暹羅官出境、尤帶多人也、

十四日、總辦息于沙拉方、部酋來謁、並詢姓名官職、相待甚殷、次日飭馴象六疋、護兵二十人、以供應用、行過沙拉方路出叢林間、士唐河收束甚窄、環遶石山、其谷甚高、左右皆山、

晨間寒暑表僅十三四度、慣居熱帶之人、到此甚覺寒冷、十七日、總辦離士唐河、其河灌入山中、僅寬十邁當、行未幾、過士唐西弓兩河分流之處、林間路逕荒窄、多亂石高低不一、象行甚緩、所見小溪甚多、皆流入西弓河、傍晚息于西弓河支流之岸、此處西弓河寬一百邁當、以外、其所繞之谷低于士唐河之谷、寒暑表十四五度、據南掌運夫云、初次所宿阿刀卜荒野、兕獸極多、甚爲危險、今夕宿處、宜先立祭壇、獻神祈佑、且宜多焚火把以資防護、沿西弓河、二日後始見民居及雇舟之處、在彭古庚下船處、西弓河寬百五十邁當、每

上文章程云接通斯登呑阿刀巴之河亦名阿刀巴

點鐘流三四米魯、

二十日、經過左岸士滰伊河口、此河爲沙拉方阿刀卜兩部之分界、總辦在彭古庚遇暹酋巡閱而回、此時暹國派至下南掌之酋甚多、巡視地方、兼爲暹王行商販運象牙及蠟以易歐洲之棉貨、暹酋告總辦云、奉命稽查法人沿途所行之事、及饋送土酋之物、總辦答云、余等所到、居民無不喜悅、

二十一日、晚抵阿刀卜、西弓河至此灌于付留盎山脚、兩岸不甚高、漲落四五邁當、寬三四邁當、每點鐘流二米魯、阿刀卜在西弓河西格芒合流處、左近多蕃村俱老猧、猹、蘇格、三

邦所轄、老狒轄者、似卽普隆斯、白老斯、脫豐斯、總辦到城南西弓河左岸之番村、周有木栅、栅門懸以竹牌、有屋七八十所、銜接如偃月、屋形長方、大小一律、寬十尺、屋外有廊、其式與南掌相同、其人壯健、鼻直額廣、勝于南掌、手帶銅鐲、項掛料珠、耳貫木針、大約普隆斯爲馬六甲而拉談香姆二種之裔、非猹、蘇格、巴格爾同類、新綳之東北兼北有付彭肖伊山中普隆斯自主之邦、康當年沙拉方阿刀卜之間、有薄老文、耶烘信數種、散布居住、南掌人統稱之曰噶斯、安南人統稱之曰毛依斯、柬人統稱之曰綳囊斯、南掌人雖視爲不多、寔

多于南掌人、而却受南掌羈縻、此種人作工勤敏、身體靈捷、藝作農務俱爲專門、其所製之物、精細勝于他處、大約無政治教化、以致受人管轄、大半爲苑巴各小國所遺之民、阿刀卜部內入册之南掌人、僅有一千、番人之納丁稅者計八千、若令未入册者統計之、南掌人有六千、番人有三萬六千、昔有南掌僭煽惑番人合境謀畔、大掠阿刀卜沙拉方排沙格等部、久而始平、阿刀卜以東柬安兩國之間、有番人自主之邦、南掌人統名曰噶士噶特一名曰噶士海海者、南掌兒賤之稱、每不許與外人交涉、西弓河之谷、今已無柬埔治民、一

千七百年間烏士刀甫記載云、此間尙有柬人、今此處番人、僅留柬埔言語數句、新綳阿刀卜間、略有格美爾之遺蹟、阿刀卜部番人納稅于暹國、以金砂爲稅、此金砂產于西弓河、皆番人所淘取、南掌人納稅于暹國、則取資干貨、當烏士刀甫游歷時、阿刀卜爲那末淖依地、納稅金于南掌王、重六記勞邁稜、約值二萬法蘭、此後漸增歲幣、當水退收穫之後、番人絮宿江中沙洲者八九十日、以淘金砂、每人每日可約五六十生次、約英洋半元若能在各河之源淘取、必更倍蓰、惟山中野番不許外人入山、深爲可惜耳、阿刀卜爲販買奴婢之總

埠、特總辦到此、番人見之皆畏避、其販奴之罪應歸南掌人、特總辦深惡西弓谷中之土酋、言語不信、行事無當、在阿刀卜時、土酋欲令總辦由康格部歸排沙格、總辦五日以威脅之、方能逕取近路、又一日、總辦患瘧、從者不安、聞阿刀卜貿易雖興、而人無久住者、因氣候不甚宜人也、見有緬甸人販賣寶石及歐洲之料器以易此處五色之布、

二十八日、自阿刀卜起程、舟循西弓河至荅巴格、河寬一百五十邁當、兩岸甚高、據土人云、水漲時高于水退時十二邁當、總辦等離西弓河而行排沙格西之直路、若仍循西弓河

則有二水路可行、一起于庚移一起于新綳、只須二日俱達康格新綳一路河岸又便車行、土人云此路計長一千九百生、每生合三十八邁當、其時備象七、南掌人十五、番人四十三、因風聞林中多盜、故備帶從人也、

三十日、過士綳河、河與西弓相似、寬一百邁當、深一邁當多雨之季、水急不能通舟、在庚移以上不遠、合于西弓河、次日繞過斯剛福河、即士綳之支流也、亦可通至灰嘎灰嘎譯言鹽河、水涸時番人往河底取鹽、斯剛福河寬六十或八十邁當、旱時僅深半邁當、灰嘎寬三四十邁當、斯剛福河爲阿

刀卜排沙格兩部分界斯剛福第二層地塌皆多竅之石、淸水縷縷流出、有米爾多斯樹、與竹竿同生於河岸、

十二月初四日、特總辦到大島對面之江岸同行者繞東江而抵排沙格游探此大石山、凡有一月之久、此山接連安南大江、其末支之分脈、連至柬埔江右岸、所占左岸之地、逕六十米魯、西北兩麓、皆士唐河及柬埔江所灌、東麓爲西弓河所灌、其旁出之山脅、圍抱大谷、據云、谷中絕無居人、由外觀之、多古時火山之迹、今爲多水不毛、或似水似石之乾地、定爲古時 之拉瓦流質、總辦既回、余遂訴以柬都有亂、安南屬

部音信難通、總辦聞之、不但慮憑照難到、且雇船等事諸多未便、天晴已久、尙難啓行、或慮日後爲難、方議專派人往安南催取憑照、

十六日、阿來克通事亦回排沙格、因水路阻、不能回柬、特總辦欲令取大江西路而往奔山、以繞避排沙格昂高爾等地、此西路皆暹國所轄、總辦料昂高爾奔山間之江道、必未遭叛民阻截、阿來克已到奔山、須請駐柬之法公使、速將安南寄來之憑照箱籠、仍由西路而回、既遣通事之後、余等擬往烏旁爲南掌一小國之都、而今屬暹國、亦與排沙格同類、城

建于東江右岸之士蒙河口、士蒙發源于告臘城、告臘爲暹國一勝地、欲往烏旁、必上湖東江三日、又溯士蒙河三日、初七日、總辦請排王代雇比老格船、（即獨木之舟）此時士蒙河中、船小而多、難通大舟、貿易甚盛、排王方欲由告臘往曼谷、適有暹酋過此、

十八日、烏旁王之弟欲至康格、亦過此、俱向排王索舟、王因一時不得多舟、勸余等耐心等候、且詢余等河寬山高如何布算、洋槍如何施用、以備答暹王之問也、余等將排沙格左近地圖、請轉呈暹王、排王欣然受之、余等靜候無事、遂游獵

于村閭、並學土人言語、兼考地理形勢、孔雀甚多、民間婚喪之事甚喧閙、並觀其判斷罪犯、頗可考訂其風俗政治、且余等撰述日記、皆成于排沙椿閒暇之時、

詳論排沙格奔山間湄江左近商務

排沙格爲二商路相接處、此二路分于南掌之南境、一自江道達奔山、一自陸路達烏旁告臘以達曼谷、其奔山所用之比老格船、可載二頓或二頓半、欲裝鬆大之貨、則船旁加以欄杆、又有竹船、土名而拉獨、似船似牌、間有大者長二十六邁當、寬七邁當、可載二十頓、因排沙格奔山之間、小舟倘可通行、故康瀑布猶未爲最險之處、若加疏濬、當可駛行無阻、其左岸山中各番邦之貨、爲排沙格阿刀卜斯登吞康格等處、各貨之大宗販入番邦者、木棉烟葉靛青、其出貨則金沙、

中國麻、象牙、蠟、雜種荳蔻、犀角、孔雀毛、野獸皮骨、此等貨在中國最爲尊貴、故可獲重利、南掌所用之刀、錢名今用以交易、每百分可得利七十五分、奔山檳榔、每斤值英洋三角五尖、運至斯登吞、可易蠟一斤、約值英洋七角五分、此等皆售諸曼谷、若能設法由安南屬部販運、不由江道而由烏旁則路近費省、獲利必多、然先須勸禁柬王重征南掌貨稅、又須與暹王商定、飭令禁止販奴、但許征收應得之稅、既修舊有之路、又加闢新路以通商賈、而行船之用仍不致廢、其禁止販奴爲最要之事。寔可爲我法國之大美政。且使居民各知恩

義。安分度日則愛戴之忱自可淪浹肌膚矣且另所謂新路者、係從帥岡至斯登吞多沙多林之處、作一汽車之路以載歐洲輕貴之貨、免致船運稽遲、易于水漬、又用小輪船自斯登吞之西弓河、以達新綳康格及東江上谷及阿刀卜等處金銀鉛礦、以旁及叢林之北邊東邊、且輪船上溯、可沿途設埠以遍通車轍之路、而本地之貨、仍由江道順流而下、且沿江所產巨木白石一切重務、仍用舟楫竹牌、則排沙格一帶船隻、仍不清淡、凡由水路上溯、惟十一月時水退數邁、當可往排沙格以資互換而訂下期之貨、除前說斯登吞所售之

物外、南掌人又愛雜貨銅錫器肥皂棉貨、番人又愛銅絲料件火葯、向例貿易以官吏居間、必餽以禮、諸貨均經官吏及華商之手、其價定之于華商、是宜徐徐化其積習、得以面同交易、則更便益、當里羅普部所產之鉄、必經歐洲工作烹鍊、礦脈富饒、路道易通、排沙格之銅礦、阿刀卜之金砂、如法采之、獲利必多、其農人亦可增種桑葉、烟草、木棉、惟惜未經算准、排沙格斯登吞康格新綳沙拉方阿刀卜等部之南掌民數、大約有十萬之衆、而當里羅普有五萬、然其積地有七萬四千方記、勞邁當、約居法國全境十分之八、則以積地論之、

西輶日記云緬甸舊分三國曰阿瓦曰阿拉干曰秘古此丕果即秘古之對音也今無此國而仍有此部落之名

其民應不止此數華人安南人頗可到此開墾工作若歐洲人能與土人交易而不經官吏則更爲便宜細察土人誠篤馴良若于排沙格設官駐守以理民情則民皆有所稟承排沙格之地氣候宜人每年有華人徙居帥岡若引之徙此想亦甚願其從來之華人本與西人爲親友且擅長貿易若再免奔山重稅有此數便洵我安南屬部興起之機也且曼谷奔山間之商務亦可因此更盛此一帶向有華人娶土人之女散處墾種近十年來有丕果販客徙居于此與華人交往甚熟亦有娶土女而久居于此者排沙格相近有土字二十

餘處、爲丕果人所造、英國棉貨皆丕果人自摩而們販來、今東埔治谷內商賈往來、尚無輪船、因瀑布之阻、無法可施、康島與克拉氏間、雖設法濬深、旁築隄岸、猶恐水小時太淺、卽水漲時、亦惟大力汽機、方能溯過急流、且洲島形式相同、無可識別、水高石伏、更難辨明水線、余此次考察形勢、但能于水漲時水退時繪寫情形、尚未得其確切、且順流而下、一瀉千里、尤爲危險、苟水線辨識不清、一經觸沉、卽難補救矣、若欲終年可以通舟、則須於退涸時逐細測量、密作標記、以免危險、克拉氏瀑布、一帶江道、若不細測、斷難通舟、宜及時謀

之、南北塢水面高低有二十邁當、自康格至排沙格以接士蒙河口、長九十米盧、易于通舟、過此則屢有急流、不便駛行矣、十二月初五日、排沙格水落至九邁當、每秒時約流一邁當、計每秒時、流過九千立方邁當、其水于九月二十日漲足、計漲五萬立方邁當、余等在排沙格啓行時、已退三邁當、計每秒流過二三千立方邁當、然排沙格係阿刀卜當里羅普合流之上游、若阿刀卜河水漲時、約居斯登呑江十分之四、則知漲足時奔山一帶東江、每秒水過六七萬立方邁當、准特拉巴爾脫在排沙格以北二度、測奔山退足之水、每秒行

一千三百五十立方邁當、則老勤所算伊拉烏氏江口漲落二千一百立方邁當、庚士河口雨季漲落十六萬七千立方邁當、法都巴黎之賽那江漲落一百五十立方邁當、俱可與此比較、欲知江中每日漲落之數、必數年考驗、方能確寔、克拉氏及奔山之間漲落十邁當有奇、康之上下亦與彷彿、今再列表以明之、

	排沙格	康格	康	斯登吞
一千八百六十六年九月二十日水退	極低	仝	仝	仝
又　十月十四日水退	五邁當八	仝	仝	仝
又　十一月初三日水退	七邁當二	四邁當	十分邁當之六	六邁當一五
又　十一月十八日水退	八邁當〇八	五邁當	十分邁當之八	七邁當一
又　十二月初一日水退	八邁當八	仝	仝	仝

由表觀之、江之下塢、水退尤緩、是雨水更多之故、愈近瀑布、愈難測其高低、排沙格與瀑布間漲足時與退足時高低十二邁當、因江水之流、較速於他處也、

文湘即南掌國都

柬埔治以北探路記卷三

目錄

由排沙格復往南掌都城

十二月二十五日、備舟啟行、一面令通事阿來克西司往奔山令將安南之憑照船引至昂高爾、余擬既到烏旁、即往昂高爾親取憑照、余等居排沙格三月、一旦遠離、土人無不殷殷惜別、王亦有倦戀之情、且二醫士診治土人、均得痊愈、其本地之僧醫、亦自愧弗如、以是臨別時送行甚衆、數禮拜後、寒暑表十度奇、南掌人皆蒙被畏寒、

十二月二十六日、過毛椰山之隘流、

二十七日、終日行爍勞山旁、此小山北麓、即夢高平原、爲古

時排沙格王之舊都。今宮殿遺址猶存、過此見江中數島、高島邊有石礁接連右岸、舟過時、石礁恰齊水面、其江勢向北偏東三十五度、船循右岸駛行、遙見高山矗列、

至二十九日、始抵此高山、坡如階級、右岸有發宕山孤立、令江水自北折西、兩岸皆山、相距二百邁當、探至七十邁當、尚未到底、過此隘流、即士蒙河口、河從西南來、江漸向北、其合流處有孛格蒙鎮、自士蒙合流至烏旁左近、一路多急流、其最大者距士蒙河口十記勞邁當、烏旁排沙格兩邦之分界在此。左岸距急流不遠、余等登岸用力助曳空船以過石礁、

此下爲同治六年西人之正月

十二月三十一日午刻至晚僅曳過一記勞邁當、

正月初一日、又曳一日、兩岸曠野、多剪伐之林、時見虎鹿象及箭猪之足跡、舒裴倏入林中獲兎而回、可供元旦之饌、江岸有紅礪石一片矗立、余等刋刻游歷年月于石、從前未有西國人來此、

初三日、抵河岸之北、比蒙鎭有急流不能渡舟、須俟烏旁另雇舟來、排沙格之山脈盡于此處、右岸向西、卽一片平原、浩無邊際、又見士蒙河及支流所灌之高原、向北綿亘、直接文湘、其西直抵告臘、其東抵安南大江之岸、自河口來、一路急

流、形如梯級、連接此高平原、而灌于湄江之下谷、高原之北東西三面、皆有高山圍繞、其南則爲昂高爾河、余欲攷其毗連柬埔平原之處、遂從比蒙前行、河道無阻、水緩岸直、河面寬窄、均勻、約三四百邁當、有數處似人工開濬所成、初五日、過士唐河口、流水甚旺、發脈于排沙格山、兩岸多陷地、南掌人名之曰蓬、

初七日、抵烏旁部酋、仍稱王號、與排沙格相同、乃文湘王世子、幼時曾學仕于暹都、頗有才幹、應酬極廣、王告余云、排沙格王已召至暹都查問虛冒之罪、余等訪之、知烏旁王欲荐

親戚奪排王之位、故慫排王于暹王、其款待余等不卑不抗、足見久居暹都、熟悉洋情、彼此意誼甚洽、烏旁爲一路所歷最盛處、士蒙河左右、有數處如門獸塲之底、中國式之廟宇數處、市廛極多、人烟稠密、湄江中谷應販往暹都之貨、息肩于此、余未攷其左近之地、即奉總辦派往昂高爾、因聞阿來克已至昂高爾、計可遇見憑照之船也、余臨行時、告明總辦、如不遇此船、余將自往奔山、此際總辦由陸路往格馬蘭、即東江邊孛格蒙部之首邑也、特拉巴爾脫將獨循士蒙河而下、亦由格馬蘭以考湄江、未深明處、從格馬蘭聚集後、再溯

湄江而上以待余回、

初十日、余遂帶俏耳卜尼及水師兵而郞特、水手爾淖、又安南人一名、以爲傳令、再溯土蒙河而上、計行三日、見烏旁以上之土蒙河繞過平原、爲極寬之牧場、大樹簇簇高聳、間有沙堆隆起、支流甚紛、平原上村鎭亦多、隨處有野燒之迹、水道易于轉運、陸路亦逕直易行、直抵右岸之生瑯河口、見有數處漁庄、

正月十四日、至南掌之西煞格部城、距生瑯河口不遠、余遣回烏旁伴送之人、向土官索牛車四乘、取陸路而至昂高爾、

牛車甚輕捷、土人名此牛曰奔跑牛、有中國及丕果之行商、宿于曠野、以車圍繞如城、丕果人示余以暹都英領事之路費、此等商人已周歷南掌之大半、余向採取地理情形、頗爲有益、以禮物贈、余却之、託余轉懇暹都法領事保護此等商人、雖予以無用之西國字紙。亦可隨處照驗關卡無阻。昔余等在烏旁時、有緬甸商持無用西字、冒稱英國子民、滋生事端、烏王與特總辦商議懲治之、特總辦謂烏王曰、若法國安分之人、須請照顧、如有冒稱法人滋事者、請復辦、大約南掌境內、莫能辨識歐洲之何國、臨行時、王仍嘵嘵訴總辦云、緬

人仗西國勢、欺侮平民、蓋莫辨英法也、總辦推托、不問而已、西煞格土民中柬埔人甚多、通行柬埔言語、今雖屬暹、實爲舊時格美爾之大國、從西煞格前行過極大之荒原、間有小樹、俱不發長、窪漕中多止水、水旁多村庄、四圍花果之樹、望之如青翠之島、又行七八十里、復見樹林、地勢不一、其路低于沙地、而經過大樹之下、車不震動、牛行甚速、余頗安適、稍樹土名正花、香氣四溢、殊悅人意、籐本之花、有白而紫者曰噶削克、松樹散布于熱帶之草木中、林中豁然開朗、現出稻田、遙望有村、一自烏旁西煞格間、再溯士蒙河而西、經西煞格

又南六十記勞邁嘗、而抵戈庚首城、此處盡是東埔言語、余等塵土滿身、方思沐浴、衆人環視、部酋亦忘其位尊、率衆來觀、余詢以通事阿來克曾否經此、部酋答云未來、惟聞東埔治叛民肅清、一路無虞阻礙、余過此間方下午一點鐘、次早十八日、即往桑加、亦東國小部之首邑、據云桑加有二路、一向西達昂高爾、一向達暹都、余連過士蒙之賞瑯瑯布格、支流各有木橋、作工甚巧、爲南掌所僅見、足見爲商賈通衢、余想此間定多格美爾之裔、故作工較勝他處、傍晚過林中、果見磚塔、蓋此間皆格美爾之舊境也、桑加在戈庚西南

兼西約百里、桑加部酋來謁、勸余向南無通行之路、宜由蘇鄉西路而行、余想向南應無山嶺相阻、部酋係貴斯種、余贈以手巾及自來火、部酋甚喜、備齊車輛啟行、路漸向北、余訝問從人、答云、只有蘇鄉部酋可引往昂高爾、余恨桑加酋之推諉他人以脫干係、然蘇鄉有格美爾舊蹟、亦可順道游觀、傍晚過士剛宕大河之木橋、河通士豪蘇鄉、亦東國一部之首邑、一千七百年間、屬于暹羅、鎮市甚大、因爲告臘曼谷之通衢、故商務尙爲興盛、其西北一日之程多格美爾舊蹟、若往游探、須往返兩日、部酋公出、代理者見余等到此、遂手足

無措諉云須待部酋囘署、余等屢次威脇、始許代雇車輛、囑云、但能送到前站、余欲令送至羌庚因恐前站換催、必有稽遲、及至所過鎮市、守候車輛、果多費事、

正月二十二日、所行之路高低不一、樹木漸密、黃昏時抵蘇克郎鎮、鎮主亦云向南多山、路甚剗削、車輛難行、余疑未必確實、不過擔延時日、令次早不能卽行而已、余冷笑云、只須二三人已足、深知此輩懶惰性緩、不得不恐嚇之、及次早已備車三乘、余遂啟行、林中地勢漸高、所過流水甚多、其發源處想亦不遠、至末一道流水車夫欲停、時光尚早、余許以行

至午刻、可以暫息、車夫云、前行無水、余惟促之速行而已、車夫紛紛逃去、余等五人遂驅車南行、未幾見深林中忽然開朗、俯見一片平原、已行至山旁之脅、平原低于所行處二百邁當、與大河面同高、奔山烏旁之高低懸殊、即因此處高低之故、平原盡處、直削如壁、四周多羊腸仄徑、絕無車轍之迹、至所謂難行之處、也須用多人拆卸行李、喞運于坡下、若退回雇夫、又恐虛擲光陰、余遂身先撤運、羣來相助、俯見半坡有大磐石、其大八九方邁當、先牽牛引至此石、再搬行李車輛、時已午刻、日光炎熱、無樹陰可庇、遍處是不毛之石、足底

幾如火炙無勺水可飲、喉乾聲瘖、人皆倦而思臥、余雖尚促前行、亦計無所出、平原右便多隘口、隘口之底、望有數樹、余意有樹處或可得水、果見小溪數道、惜已乾涸、又俯見青草一簇、下有塢中清水、遂蹣跚而下、羣來歡飲、行至晚六點鐘抵高原下脚、樹林之口、始得息肩、幸一安南人可以馭牛、遂焚左邊一樹、以避野獸而可以野宿、黃昏時聞虎吼、牛遂驚奔依人、晚餐後、安心歇宿、黎明聞人聲喧鬧、卽鎮主率昨逃之車夫來乞恕罪、遂仍與同行、黎明過沙漠之地、又前行、見有車輛行人、

二十五日、抵羌庚不遠、又至大平原、似爲乾涸之大湖、裂紋中尚有積水、四邊多樹、寬數十里、雨時不能行走、過此卽抵高昂爾、羌庚亦柬國之一部、今屬暹國、部酋公出、其代理者接待甚優、探得自羌庚至大河一帶多礦脈、行過羌庚、見格美爾新造之橋、土人名曰斯本團橋、跨于通大湖之斯登吞河、河面甚寬、而爲洲渚分作三道、橋亦三段、中段長百四十八邁、當寬十五邁、當高于水面十邁、當三十四𢀖、橋脚以紅礪石爲之、其分級處、飾以猴形、兩端有九頭蛇、橋脚之外、俱以平好阿石爲之、閘△河下游又一橋亦同此、此去多格美

爾舊蹟蓋已暫近昂高爾矣

二十七日過一古廟距斯登伯瑯不遠斯登伯瑯灌入大河廟亦紅礪石所造廟向東形如十字外有高墻東南隅有塔廟前有大塢土名士拉周有紅礪石駁岸羌庚前去村市漸密熟田甚少大湖西北面之塢皆熟田居民稠㫒房屋新潔人皆疑此一帶東地爲暹羅人所居以余觀之仍守東國舊時風俗因此數部在內地未受外邦人擾亂是以安堵如故也余細考格美爾風俗其殯葬之禮正同于而繆沙所譯之中國記載特總辦在烏旁北境阿末那見殯葬之俗亦同此

地、野多草棚而無瓦屋、其四壁以席圍之、流水百道。分赴大湖以灌田疇。當時大國之主、都于昂高爾。誠爲有識。今大湖雖柬暹兩國分轄、而欲復與貿易、亦非難事、向來大湖邊土產、不由水道至帥岡、而取紆遠陸道以抵曼谷、其不由水道達安南者、因兩國部酋之各懷猜忌、欲重稅以肥己也、倘大湖西北塢內居民。能歸法人一國管轄。使暹國所佔之巴搭綳昂高爾兩部。割還柬國。則我法人得以專主而安南藩部。爲最富饒之地矣。

二十九日晚、四點鐘出巴庚山西邊剪伐之材、卽進新畧潑

砲台處之平原、正在收穫之際、田中黃雲遍覆、氣象娛目、水牛黃牛、乳哺成羣、象則以鼻捲稻、詡詡然獸中之雄、牛車縱橫如組、鄉間稻囷、纍纍如一幅田家樂圖四圍花菓蒙茸、時見草棚、掩映其間、唯熱帶中有此景象、又有卜拉許斯樹、陰覆如蓋庇護、波羅密樹及竹木數種、青翠交加、椰子樹高與枸樹相齊、梹榔樹互相穿揷、巴宜映樹、挺直干霄、行盡處望見砲台墻堵、懸有梟示首級、頗掃游覽之興、時而夕陽在山、照射林間、紫綠萬狀、未幾、而砲台中更鼓鏦鏦矣、阿來克已行一月、尚未抵新略潑、昂高爾部酋訝余再至、匆遽迎接、詢

以柬國及安南屬部情形大異于戈庚所聞布岡卜日漸猖獗佔地甚多柬埔帥波爾薩兩省亦陷柬王曾被圍于奔山賴法人以兵解救湖之兩口柬埔鄉柬埔恰那亦爲所據余擬前往奔山部酋驚呼相阻然余意已决必欲前行遂留一函云倘遇不測與汝無干並托部酋函告特總辦遂擬坐部酋官船以渡大河若令柬人僱舟殊非易事蓋闔部已心傾布岡卜矣不如僱漁舟之安南人此安南人素不喜柬人又見我法人有兵器可恃遂樂于從事遂到柬埔伯羅村登新署潑之官船此村距小河不遠小河至昂高河之東通入大

湖、此夜行舟、極意隄防、手中持斧、以防卡闞相阻、

二月初二日、駛入大河、沿東岸而行、近晚時過剛邦江之前、爲昂高爾柬埔帥兩部分界、已抵叛人之境、

次日令安南人到林中漸息、忽報云有兵船一號來、以遠鏡望之、船前立孔雀毛、船尾揷紅旂、船首置砲及長槍火槍、人人同行者備齊軍火、藏伏舟中、使彼見我、以爲此老格漁舟、舟子遙問之、答曰、係柬埔刀官船、官已由陸路前行、此船係載官之行李、余心始安、

初四初五日、過大河之康邦郎支流、無所阻滯、

初五、下午過東埔發腊之僞卡、卡中鳴鑼喚問何船、舟子答曰、法國兵官迷路到此、卡中忽寂然、左右岸暗備火繩槍、而余船已行遠矣、五點鐘、遙見東埔郎法國之旂、知是二十八號砲船所泊處、及詢船主、方知卜氏愛已在奔山夜十一點鐘始到、數月羈身異地、一旦與同鄉聚首、何樂如之、卜氏愛屢催憑照之船、迄尚未到、余甚盼望、蓋一過郎潑拉彭、忽須用中國憑照也、且測氣候之表、亦爲需用甚急、卜氏愛欲以砲船送余至帥岡、余恐招搖、且總辦與余約定時日、未便再向南行、于初七日封發致駐安總督之信、遂與卜氏愛同謁

東王、王有函囑致總辦、初八日、余啟行往昂高爾卜氏愛臨別依依、且囑云、途遇砲船、可乘坐以進大湖、然余一路無甚阻礙、

十三日、已回至新畧潑、阿來克尚未到、昂高爾部酋于二日前到暹都、以送副王之殯、其弟代理部事、余囑王弟、若阿來克到此、卽令速至奔山、余在奔山不能久待、將速與總辦相聚、余遂取他道向北以抵烏旁、衆皆勸阻勿行荒野、恐乏偓車之處、余念行李甚輕、無車可以徒行、遂擬過昂高爾瓦脫、譯言廟又可順道瞻仰其工作、過昂高爾河而向戈鄉山、歷盡

幾處山麓而至曠野、見有蒿草及數處樹木、磚塔之基已淹入土中、其鏤刻甚精、近處有大湖、亦四圍石岸、此塔之式、與前見之格美爾牌樓稍異、又前行高原地、漸起浪紋、流水皆向東流行、近密林之外、東人名此林曰潑來沙、譯卽弘麗之意、林中久無人行、令安南人斫去樹枝、以闢前路、幸僅帶一車、時遭絓阻、正在趲行、日已薄暮、野象成羣來往窺伺、其所觸處、樹木拔倒、適阻余前路、余欲以槍擊之、同行者勸曰、若開槍、羣象必來相撲、余遂止、時已半夜矣、

十八日、出潑來沙、係過昂高爾部而進桑加部、連走五十記

勞邁當未遇一人、至此方見草棚如晨星、

十九日、余棄車輛、但帶運夫數名、以渡斯登吞河之源、宿于烏旁高原邊之林中、地勢剷削、與蘇瑯相同、幸撒手徒行、不甚艱苦、計距戈庚尚有兩日之程、余不須太向東行、只從首邑漸就原路而行、及抵戈庚、有人告余云、阿來克于前數日過此、已往昂高爾去矣、余念此人懶惰、曾在奔山娶妻、今又娶南掌女人、久住排沙格、致悞余事、其忘恩無信、殊爲可恨、

二十一日、余回烏旁、同行者早已前行矣、

烏旁即上文章程所稱烏棒河本南掌一小部落其時已爲暹羅所幷

信宿烏旁考察鹽地由陸路至格馬蘭

余等游探至烏旁、正烏旁王行踐位之禮、拜賀喧闐、總辦遇文湘王裔、即烏旁王之叔、曾在康當年時晤叙一次、總辦又探烏旁左近產鹽之地、約寬六十記勞邁當、每年晴燥之時、刮取鹽沙、此等鹽地、數鎮皆有、多雨之半年、仍可種稻、刮鹽種稻、兩不方碍、蓋初雨數日、淋淡鹽性、漸可墾種、及晴燥時、日光逼出、鹽味上浮、便可掃取、以水淋滷、煎熬成鹽、其取鹽之期、每年有兩三月、每人每日可成鹽十五斤、鹽價不一、自三法蘭半至五法蘭、烏旁因此加鹽產、新近興盛、今有八萬

居人、正月十三日、烏旁王踐位、闔部官紳咸來稱賀、王進新築之宮、騎大象一疋、樂人前導、臣僚妃嬪扈從、身穿緑羢褂、後有銀絲涼傘、別有二十二象殿後、象後有馬步各一軍、或執旂幟、或持長槍、王未到時、衆僧齊集殿內、王進旁舍略息、行至前院、僧人相隨行禱告之禮、脫所穿之衣、以白布披身、僂行于木龍之下、木龍中有水流出、以浴王身、遂放去二鴿、王復穿衣就宴、令法國探路員陪之、晚間烟火喧闐、兼有鬥力之戲、歌唱吹彈、終夜有聲、廟中見有木鏤之轒輼車、係爲交戰時藏躲兵丁之用、旁以堅木爲壁、後有門戶四周鏤刻

禽鳥花卉、嵌以玻璃、正月十五日特拉巴爾脫復循士蒙河、以考巴格蒙格馬蘭間之江、餘人俱于正月二十日由陸路抵格馬蘭、備象六疋、牛車十五乘、南掌隨人五十名、烏旁北境平坦、多稻田及剪伐之林、縱橫皆轍迹通衢、地多砂磧、遂結隊緩進、四日後抵蒙阿姆那烏旁西北兼北五十記勞邁當、前無通軌之路、須添象九疋、換雇運夫、遣去原運夫、賞以銅絲、極爲感謝、烏旁王派來差員、頗覺不喜、蓋例須付于差員轉賞也、信宿二日、阿姆那左近多產銕之礦、如安南之平好阿石、昔曾開挖、因利薄中止、居民育蚕及吐漆之虫、總辦

告腊卽章程所稱告拉脫

在此遇見商隊、有運物牛五十九疋、係華商從告腊販來銅器、以易此地野獸皮及孔雀毛等貨、

二十七日、又行東北兼東、以抵江邊、路多居民熟地、前途漸就荒僻、平坦多砂、時有紅色成片之平好阿石、又前行多紅礪石、石塥甚厚、自阿姆那來多噶來亞樹、不甚稠密、畧有土蒙之止水支河河底、露有礪石、行三日、地勢漸起浪紋、居民稻田、亦漸多、知已近東江、三十日抵格馬蘭知特拉巴爾脫已到四日、與署部酋來迎、款待甚周、次日署部酋賫總辦所發法領事咨文、親往暹都、執政傳集南掌各酋入都、以送副

王之殯、故余等每遇部酋公出也、格馬蘭在東江右岸、對左岸士巴芬支河口、酋署廟宇沙欄、俱較他處壯觀、部酋新死、無人修葺、已多坍損、沿江多杷樹芒果樹、及各種花果、以庇蔭市廛、初到時、土人不敢以糧食來售、及婉言開導、貿易如常、格馬蘭爲南掌中至小之部、城址已舊、卽克綫當舊名格馬蘭咨者是也、大約爲始居是地之民種、亦卽胡士刀夫游歷時之煞發那地、自巴格蒙至格馬蘭之江、似山中己涸之大澗、遍處紅礪石、石間窄水、曲折注流、最窄處六十邁當、深一百邁當、流不甚急、每遇窄處、卽成急湍、土名曰庚、行舟之

阻處也、其漲落高低約十五邁當、方特拉巴爾脫行過、已將退及足矣、特拉巴爾脫此處于十二日抵巴格蒙、次早復溯東江、行一米魯半、當水漲時寬二百邁當、兩岸石山聳削如壁、水已退低十四邁當、每點鐘流半米魯、中流測一百邁當、尚未及底、又上溯江勢向北折西五十六度、又折向北、水漲時寬五百邁當、正月間只存近左岸淺水可以通舟、其寬僅一百邁當、近右岸處纍纍皆紅礪石、江勢向東北兼東、漸淺漸窄、及過引鎭又寬闊、兩岸多小山、高二百五十至三百邁當、山髻矗立如壁、自頂至江皆山青翠樹林、引鎭以上、中流

有大磐石、分爲兩汊、各寬六十至八十邁當、每點鐘流三四米魯、兩汊復合處寬二百邁當、兩旁以礁石爲岸、其流水又近左岸而窄、急流于礁石間、難于探測、打珈鎮以上、江勢向北折東、兩岸皆山、磐石佔江面四分之三、中溜窄流甚急、左岸有小島、艬行不遠、卽第一急流、本寬三百五十至四百邁當、至此忽然收束、僅五十五邁當、奔注于兩石岸間、其中流每點鐘六米魯、兩岸以繩曳過、總辦之船過此、又向北寬至八百邁當、中流寬一二百邁當、每點鐘流四五米魯、又上十米魯、卽第二急流、寬七百邁當、有磐石及小島、分江水爲三

汊旋又合爲一溜、寬八十邁、當其合處、成爲無數旋渦圓浪、船過此處、來往俱以繩曳、惟而拉獨船可中溜駛行、左岸有甫耶石山、以上江面漸仄、流于兩壁之間、又前行兩岸石筍林立、中溜及于左岸、將近右岸泰興鎭、水流極急、右岸有二山、一曰泰興山、一曰耶打山、其峯巓易于識別、山頂以上甚峭立、漸漸斜至江岸向北成行、其左岸有韭囊米山屹立、自烏旁至康當年路經泰興、及至泰興須渡至左岸、路出韭囊米之北過多昌小山之後、多昌自泰興望之在東北、既過此山、江勢向北少東、又折北而東、中溜寬一二百邁、當泰興以

上第一急流、每點鐘流五米魯、又上溯至庚興邦第二急流、亦須以繩曳舟、過此又折而北中溜甚深、寬一百五十至二百邁當、近右岸有大磐石、左岸有紅礪石林立、又上溯而至庚高急流、一名庚襄、中溜甚窄、既過此江、南面極寬、旋復漸收、僅寬三四百邁當、流于峭壁間、水勢甚緩、而深左岸之山遠而復近、抵耶般鎮、江面寬八百或一千邁當、大勢向北而西、又至庚甘急流、中溜、近于左岸、過此即最難通舟處、曰庚耶般、兩旁多大石礁、收束江面、水濺石礁、俱成白沫、近左岸多旋渦圓浪、牽動全江之水、深五邁當、水激船中、舟子畏懼、

苟近左岸、立時觸損、其中溜寬六十邁當、又上二米魯、有庚噶格急流、近於左岸、水流極急、舟行甚艱、其深溜在右岸之石礁間、東去六十邁當、有磐石獨立、尚寬八九百邁當、左岸有沙灘、兩旁多小山、江勢成三灣、向西溜行、江面極窄、過于兩壁間、壁高二十邁當、水勢深緩、其第三灣稍寬、向南偏西有噶虎毛島、近于右岸、水漲時、連島共寬八百邁當、正月間、中溜僅寬一百五十邁當、其上有庚生杭急流、近右岸旋渦處、深十邁當、自生杭鎮上流至噶格鎮、復測得中溜統深六邁當、兩岸皆紅礪石小山、勢甚聳削、右岸曰噶得山、左岸曰

滕山、近處無高大之山、自生杭而北、皆爲平原、江勢向北而西北、寬九百邁當、中溜甚窄、忽近右岸、忽近左岸、多大礁石、水流甚急、馬靴阿左近、寬一千邁當有奇、正月間、中溜僅寬五十七邁當、有庚桑剛島、分爲兩處、西汊寬四十五邁當、東汊寬六十邁當、每點鐘流五六米魯、旋渦甚多、急流間之磐石、有漁人簇聚、以捕溯流之魚、又前過庚生高急流、流行極速、又前爲庚薩包、又前有唐牛小島、江勢折北而抵囊瓜急流窄處、每點鐘流六米魯、船過右岸囊裏河口、其分流處寬六百邁當、又歷噶那賽急流、剛奴阿急流、駛行極速、中溜極

窄、中有沙灘、沙尾旋渦甚大、右岸有數礁石激成剛那急流、中流甚窄、而多旋渦、又前行、江勢東折而北、有噶拉噶格急之流、此因東來之土彭奴河、冲激益急、此河在旱時幾涸、寬一百邁當、水漲時更寬、又上溯爲唐瓦小島、島北爲庚噶甯急流、寬四十八邁當、既過隘口、即寬五百邁當、有兩岸分流注入、水勢益急、而水面增高、兩水冲激、飛浪噴濺、白沫中無數旋渦、庚噶年急流處、所成旋渦、大于他處、沿岸之水、每點鐘流五米魯、比老格船長而甚輕、到急流處幾如淹入水中、舟子上磐石縴之而過、又有庚對美巴急流、每點鐘流六米

魯、寛七百邁當、近右岸處水勢更急、應沿左岸而行、舟子循磐石縴之、由那芳鎭至格馬蘭、江勢向西而北西即庚那幾甘庚、剛幾來、兩急流、水甚急、船循右岸、中溜則近左岸、總之雖有危險、無竟不通舟之處。水退時、小汽船亦可行。土人之竹木船則四季常通。一路至此、不見安南管轄之迹、惟西弓河之谷、尚有東埔治管轄之迹、安南雖近未能經營及此、只有格馬蘭相對之左岸、曾貢獻于安南者數年、余等欲細考安南所轄之界、以究其興廢、故特總辦遂溯士巴芬支河、于二月初三日乘象啓行、携通事帥根及呂宋兵一名渡江、後

又溯士巴芬河、路漸荒野、有密林、土名墨西格、艙匠所用之油、取于此樹、其木可以造屋、隨處有潴水、至拉哈那姆處、河寬三百邁當、深一二邁當、兩岸甚高、河底皆紅礪石、拉哈那鎮甚大、居民皆南掌來之布代種、較此時之南掌人、先到此地、次日總辦兩次過士巴芬、而到芒桑剛、為河右岸士桑方支流上游一部之首邑、見有瑣完種、為半生半熟之番、似由東埔治南土徙來、總辦經過時、芒桑剛人因南掌酋苛虐、紛紛逃徙、總辦又向東北過產鹽之鹵地、亦如烏囊左近之平原、士巴芬之右岸、距桑剛不遠處、多低陷之地、土名通囊盲、

雨季成爲大湖總辦于是日傍晚抵烏旁之分部首邑日芒方四圍皆噶斯團項之村芒方居民有瑣完布代兩種噶斯團項與西弓河谷之番相似近年只留項髮一綹如暹人之髻瑣完昔留髮似安南今亦學暹羅裝矣此三種居雖近而不相混雜時或從南掌之化時或仍野番之俗總辦自芒方向東北過士桑方之士少爍支河水漲時河寬一百邁當二月間止而不流僅寬四分之一深六十桑的邁當其景象儼格馬蘭及烏旁之間士桑方士巴芬兩河之谷有密林地如浪紋砂積甚多下有紅礪石低處又多沙堆初六日總辦宿

于芒桑剛之彭那喬鎮、初七日、至彭薩弓爲郎奴之首邑、所過之地、人烟稠密、薩弓居人、係近季從士蒙岸西薩甘徙來之瑣完種、此鎮跨士桑方之兩岸、寬一百邁當、淺可徒涉、中流深半邁當、兩岸高十邁當、總辦自薩弓啟行、二部酋欲至曼谷、遂與同行、初八日、宿于庚高格、係士桑方右岸之鎮、爲是部舊時首邑、初九日、行過烟戶密稠處、皆事代種也、晚宿于密林之小山麓、地名拉哈告格、初十日、回至格馬蘭、向部酋索船、以湖大江、就士巴芬塢內觀之、知安南所轄屬地、自北緯度十六、至十七度止、此間居民、年輸賦稅

于安都許愛、昔自許愛至東江之岸、爲來往衝途、一千八百三十一年、暹人無端攻據。旋爲安南人逐去。退至彭莫格之對岸。未幾、暹人復至。蹂躪合境。將民徙至右岸。安南人見居民盡去。不與交戰。其後暹人將巴拉那庚更交烏旁格馬蘭等處之民移居于此。教主打倍爾繪安南輿圖、有士巴芬河之谷至大山岡間、有首邑數處、暹人雖能藩服江邊。而不能盡有士巴芬河以上之地。故每鎮必有南掌安南各一酋治之。余料林伊國一名瑯哈潑、即今之戲巴、自與東京人水戰之後、安南政令方行于此段湄江之谷、又或士巴分塢、昔爲

戤巴國之部、所稱瑣完者、卽此部居民之裔、瑣完不從別教、而但敬祖先、

從格馬蘭至呼登

二月十三日、晨起、從格馬蘭乘六舟起程、一路難駛處、遡運溯至上流、江中多乾涸處、見有紅礪石、磐旁有水流、千道急湍、不能通舟、其應駛何道、係每月不同、常行于淺水之道、因其旋渦較少也、

十四日、行過涇及士淳脫兩島間之汊河、而泊於隘口、是爲庚巴急流、卸空人貨、曳船而過、水退足時、深處僅寬二邁當、終日行于士淳脫島與右岸之闢、舟人時時下水推船、頗費艱難、傍晚、宿于打沙古鎮專設之沙欄、自烏旁至芒郎奴、須

渡柬江沿右岸之庚更交部、部酋之衙署在左岸、距溼島下游不遠、過打沙古後、江中便于行舟、其水灌于極大之平原、物產茂盛、江寬二千邁當、水緩而深、

十五日、進彭莫格部、次日抵其首邑、其過當包鎮時、見有一廟、廟門嵌以磁器、部酋已往曼谷、囑其屬員善待探路之人、彭莫格在右岸小山之北、此處江勢折向東、有屋三排、與江平行、有廟五六所、彭莫格亦近年始興、其居民大半自文湘裒後徙居于此、遂信宿二日又前行、江勢直北六十米魯、水淺而緩、間有沙灘及小島、

明神宗萬歷廿八年間

二十一日、抵右岸牛囊鎭、人戶甚密、距彭莫格三十迷、會與士彭斐河口相對處、有聖廟一所、下南掌合境所著名、自江岸至廟皆棕樹之林、牛囊之佛樓、南掌人稱之爲打、疑卽堪字、係尖頂之方磚柱、每面十邁當、其箭頭高四十五邁當、鍍以金色、尖頂有傘形五、各懸銅鈴、名之爲眈、雕鑿甚工、其下層較古、似緬甸工作、攷之前史、造于佛住世之時、然以形狀考之、不過一千六百年間之物、曾考其時、柬埔王女招文湘王爲夫、此塔大約卽王女所建、其後又屢經修葺、塔外有圍墻三道、墻間小尖柱甚多、塔之近處、有新建大廟、誦經者甚

衆、僧舍亦多係近年暹國之式、廟壁皆繪人物、形狀不一、門兩邊有歐洲女人像、是一千六百年間之服式、此像爲荷蘭公使胡斯叨夫捨于古廟、而後人又移入此廟、昔佛教入尼爾俳那計、越八年七月、馬哈發噶梢、及五百羅漢、以沙馬淖告唐之衣鉢、置于無花果樹下、比噶拉等處五國王、率國人建此塔廟、臣僚兵民、相助穴地、匃蝕尼王于廟西瘞五千五百五十銀條、每條重六十四氏噶爾、又五百五十金條、每條重四十八氏噶爾、盎荅巴王于廟南瘞九百九十九萬銀斐、又以三萬三千金斐製爲金船、庚宕王于廟中置冕冠銀盂

銀壺金盒等、發噶蘇王令各屬邦以香水注于塔中厥後每王加高此廟、又于廟之四周焚香木三晝夜、以使磚土堅凝、而後以沙馬淳之衣鉢瘞之、五王遣人至沙馬淳涅槃之古希那拉、取磚以爲廟之北基、至市拉淳雖取石以爲南基、郎噶取石以爲西南基、打噶西拉取石以爲西北基、其後恒以五百人守之、據傳盎荅巴卽東埔治之始祖、匈蝕尼布馬打卽安南始祖、然不可考矣、士彭斐河、在牛囊對岸、據稱發源于奴馬庚、貫過桑孟山之石樑下、在東埔治及安南大岡之間、

二月二十四日、自牛囊起程而往左岸賴岡、爲一部之首邑、本屬南掌、而今屬暹羅、部酋之署昔在今署之上流右岸、尚有舊迹可尋、賴剛對面皆石灰山岡、峯巒如鋸、矗立干霄、麓下地平、舒斐到來爾往探此山、山中有洞、石壁外環、壁高百邁當、有奇、壁間平處、石條矗削、遙望如古屋毀址、賴剛前面沙灘甚大、江寬八百三十六邁當、水涸時只寬四百八十邁當、近左岸最深、計十邁當、勻針水深約六十八生地邁當、每秒流六十六生地邁當、賴剛見一安南屬部名安盎居民、皆從東京避亂來此、其來路程務須考明、以知安南海濱與東

埔寨往來貿易之路、有何阻碍、賴剛距安南之廣平海濱計三百五十里、沿海濱多泊船處、因湄江下流難通、船隻須用駁船、以連絡帥剛與安南海濱各埠、賴剛對面東江左岸山產灰石甚奇、關係藝工非淺、鄰埠建廟築墳所用石灰、俱至賴江購辦、中國印度人所食之西格、以細灰攙合者、亦至此處購之、兩岸多灰窰製石灰甚勤、挖灰之法雖未精、而灰性極佳、每担值一法蘭半、

三月初五日、自賴剛起程、賴剛之邑、昔胡斯叨夫游歷時甚爲興旺、迨屬暹國轄、邑始稍衰、自過彭摩格鎮、水勢俱向北

流至賴剛轉西、因東京灣山岡之勢也、江水緩流、賴江上游江漸狹、計四百邁當、兩岸石礁森立、水退時港底露有西斯脫石、

三月初六日、息于呼頓、爲囊輿朋河口對岸之首邑、風景甚佳、谷中聞有鉛礦、有人挖取、

總辦與舒斐同乘舟溯輿朋河二日、至初八日、登左岸、近囊哈登支河處不能通舟、徒步谷中、

初九日、察囊豪鎭相近之山洞、長四百邁當、高三四十邁當、洞周圍皆黑紋之白石、此爲鉛地、挖鉛之人建草棚四五處、

似費工多而得鉛少、每人每期、只挖鉛八斤至十斤、以貨納稅、就地鉛價、每記勞葛稜之鉛、値英洋四角、不許外邦人挖取、其挖鉛時、不知避瘴、俱染疝病、面目枯黃、因此腹痛而死者甚多、每逢病發、輒概停七八日不入洞、挖取時不許穿紅色白色之衣、訛傳此二色爲山神所忌、見之降禍、人皆祈禱山神、以爲禳解、此一帶蓋與東京絕不往來、與朋之谷本爲東京之景、因山岡隔絕、遂不通行、賴剛地勢改變、直迤至此間山洞之白石、與著名之覲拉爾山洞相同、又考得山中有銅礦、

十二日、特總辦探畢回寓、

余已于二月二十六日至烏棒、決意欲由彭摩格抵江邊、且恐車象遲延、欲步行前往、惟須換雇運夫而已、

二十七日、余遂啓行、不由路左之阿母那鎭、而經同事等往格馬蘭所過之路、汊進高低稀僻之地、

三月初一日抵一鎭、民皆刈穫、難雇運夫、僅得青年女十餘人、其歡笑喧闐、山谷爲之響應、

次日進彭摩格部、換僱運夫、地勢如浪紋、間成小埠、流水淸漣、林木靑翠、爲沿途所罕見、所過小岡界于士蒙及士彭西

塢之間、河面甚寬、在彭摩格下流而入東江、正在彭摩格洲之對岸、據土人云、士彭西發源于西境相近之山洞、久行荒野之地、風景頗勝、至晚歇宿、次日換雇運夫、深林中但聞斫木之聲、係林中新造一鎮、忽起哀聲入耳、林間奔出一虎、口啣一兒、距余丈餘之地、余急發手槍、令同行者追逐、未幾虎已受傷、捨兒奔去、兒方四五歲、尚存奄然一息、遍視無傷、旋見兒母奔來携去、蓋虎啣兒時、其父在樹斫枝、及余手槍一響、闔鎮羣來驚視、見余技精服異、訝爲神物、數分時羣以雞鴨果品贈余、兒母跪求收受、兒父欲建屋邀余、余辭之、

次日黎明又行、

三月初四日抵彭摩格、知同事等已于十二日前起程矣、土酋特函囑余轉呈總辦、卽余告昂高爾致總辦之函也、

二月末見大江、今又于三月初五日乘小舟上溯矣、隨行之安南人不慣長征、足已赤腫、因七日步行、至晚方息、上有日炎、下有砂石、

至三月初六日方抵牛囊、

次日經那剛、

初十日、遙見法國旂飄揚於棕樹間、心甚疑之、計與總辦分

袂、已一月、殆此間可以追及、復圖聚首矣、

由呼登至文湘

余等所携中國路憑、許到內地游歷、三月來同事俱各安健聚集、恭聽總辦指示、惟雨期將至、苟能赶達至郎潑拉彭、則雖有陰雨、仍有應辦之事、三月十一日、遂自呼登起程、至右岸松庚河之薩揑步里鎮、僅行七八米魯、江流甚緩、兩岸低而多沙、稍有曲折、先西、次北、次西、時方一點鐘、須停息換舟、薩揑步里部酋已往暹都、王妃款待甚恭、民居在東江及商唐河之谷、地方清潔興旺、客寓已備、即發信至榜比衰、令先期預備夫船、

信宿二日、舒裴往看陶器之作、
十六日起程、土人云、此路有八九日之程、行舟甚難、行數點時、民居花果漸少、而兩岸有叢林、傍晚經噶失島、未至島時多沙灘、難定過舟之路、
次日江岸高低更甚、前見孤山、峰頂三層、右岸亦見小阜、
十八日晚宿于孤山下、右岸有數村、山麓稻田高下鱗次、仍爲呼登部所轄、南掌收贖之例、稅丁而不稅地、如欲往遠處耕種腴田、其丁稅仍留于本部、故此處之人、仍歸遠部管轄、孤山分脈、與江平行、江自薩捏步里向北折西北、余等知此

山即安南大岡之分脈、不幾時將近安南之境矣、
次早自囊格屯河口起程、其谷迤北折西、風景頗佳、江勢忽折而西、兩岸更高、野曠林密、多野獸、象與水牛更多、見一鹿爲虎所斃、拋棄道旁、余等藉以供兩日之餐、江面略狹、底多紅礪石、雖有急流、而終歲通舟、有士道急流、僅深四邁當、距榜比袁薩捏步里兩部間之灰彭巴不遠、士道急流兩邊石礁、一線平行、向南兼東十分、偏西三十至四十度、又有石岸甫杭石山接連、余等背山而行、三月二十日抵囊爽河口、可以通舟、此河自甫杭山發源、其右岸有步庚大鎮、晚四點鐘

上岸、屋脚下沙灘甚廣、地多花圃、是日爲月望、民皆嬉游無事、廟中花卉果品齊獻、充斥街道擁擠、其貨物藝工、較精于南掌南境、其貿易之興盛。因可由高腊脫以達曼谷。土產中之肉桂、至此始見、余等于是晚測望月蝕、惜有朦氣、不能詳測、

次日、西溯、過一靑翠之島、水淺多沙、左岸近山多礁、將江流收束、尙可穩渡、水漲時、兩岸多磐石、行舟頗險、

二十一日、過亨杭急流、水漲時亦多旋渦、磐石上有塔、舟子常以時花供獻、磐石前深二十五邁當、中流測至三十邁當、

尙未及底、江面共寬二百五十邁、當其漲落高下、約十三邁當又十之八、
次日過庚阿杭急流、此急流因石岸有磐石而成、中溜寬二十五邁、當直至亨杭、束江向北、過亨杭則江復抑向南、左岸山岡之峯、漸低而沒、江水漸急、氣候和平、風景甚異、此間東江、漸近士蒙河之景、江岸荒僻、時見漁舟往來、可見商賈不由水道、平原多繞曲陸路、極爲衝要、
二十二日、舟子告余曰、左岸廟中有佛足印痕、余知南掌境內甚多、最著者在比格打荅峰高拉脫曼谷之間、有沙那把

巴蕉山、土名勿拉巴脫山、卽聖脚之意、兩岸漸見居民花圃、蓋漸近首邑矣、晚抵囊弓與士根河口之鎮相對、士根爲左岸呼登以上最大之支河、舟可接走六日、一路林木極多、前數日所見之肉桂、正由此處採得、又產安息香、每記勞葛稜、計四法蘭半、

二十四日、抵榜比裒、方修葺余等應用之船、土酋之急公、殊屬可嘉、榜比裒沿郎河之兩岸、郎河在江左岸發源于囊甘鄰省之發方山、廟宇甚多、屋舍軒昂、民勤紡織、疑卽古時之晦隆爲產絲著名之地、中國暹羅東京柬埔治等處之絲、以

此爲最、自隸于暹羅、而絲業漸淡、一千七百年間、絲市極盛、柔細光滑、至今豔稱之、計距囊甘一日半之程、囊甘卽胡斯叨夫考訂舊迹之處、余等欲考訂者、非學其工藝、欲訂正史記之事也。傍晚寒暑表三十三度、在途六月、東北風甚爲涼爽、至此風已甚微、兼有雷電、蓋雨期將至、水漲舟艱矣、遂貲遣來舟、登岸步行、不遠見有文湘王宮遺址、

二十六日、傍晚、抵榜比哀囊甘之界、

次日考訂江流狹處、淘金之礦亦產水銀、淘金者甚衆、而未必獲、小過此江、勢向西折南、又復寬闊、遙見尖頂石柱矗立

水中、在江右之灣處、其基座欹側、已越十年、兩岸多沙礁、可藉以爲行船標準、自文湘衰後、暹人與囊甘互市以收其利權、此爲奔山至郎潑拉彭江岸最富庶之地、其屋宇與江岸平行、城中居民五六千、近處土產甚多、如棉花烟葉靛青、本地用之有餘、近處有淘泥取水灰取木料之地、以地勢論之、囊甘爲自呼登以來土產之薈萃處、西南四日程之芒洱所產鉛金銕及江右岸鹵地之鹽、俱集販于此、郎潑拉彭及安南界之間、江北土產如腊、象牙、禽毛、皮貨、獸角、安息、豆蔻、亦集此地、布恩爲此間之首邑、商路亦通東京、據云布恩產硫

明崇禎十一年

乾隆五年及乾隆二十年

磧及銕大約教士苞乃利于一千六百三十八年、自東京至南掌、亦取道于布恩教士來利何自南掌至東京亦過布恩、據云、自文湘行水路十五日、陸路十日、始抵東京所轄之強、所過處大半爲沙磧荒原、有止水熱沸、林木亦多產豆蔻丁香、尋常飛禽之外、更有大鳥飛鳴驚人、虎亦甚多、中界大岡、名曰而呂麻、爲兩國分界、草木極密、山勢極高、攀躋極難、故彼國之來至此國者、輒呼爲自天而下、越山而東、即強部之關、一千七百四十年、一千七百五十五年、駐安南教士高佛老亦說此處高山、度越極難、桑詳去六十里有斯荅拉氏克

乾隆五十一年

山洞、可進、小舟過此、卽一片平原極腴、有深大之江水灌漑、魚族甚多、鄰境荒僻多沙漠山中黑番名之曰鬼地、夜間地面有烟、奇聲駭人、居民畏馴、安南王以爲護兵、親信逾于家人、與之失信、輒劃刃其腹、每五年、遣員納貢于安南、許愛、安王必以四舟迎貢使、其言語稍異于安南、其教只崇禍福兩神、一千七百八十六年、駐東京教士拉字而當云、有教民數家、自安南遷至南掌之脫拉寗、爲一片膏腴平原、距界上高山一日之程、此山升降有兩日之程、脫拉寗王亦納貢于東京、東國貿易之船直至此地、其北卽老隆、余疑老隆卽郎潑

拉彭、其南卽老湘、疑卽文湘、脫拉寗物產甚多、氣候宜人、冬不結冰、居民良善而不受人欺、今余等所歷布恩以來一帶、卽此地也、自南掌至安南所過之嶺、不知應循何路、來利阿所云水程十五日、在溯流耶、抑順流耶、大約係行東江之自新蓬河、此河卽高佛老所云闊淺之水也、或云自新蓬卽杭旁河、自河口向南可通舟、八日之程、據特總辦所考、山下有河、舟行約一日之程、此間居民係鎖愛布代兩種相雜、或云文湘所轄也、七部有一部兼受東京管轄、大約卽此地也、據拉孛而當云、安南王管轄東江右岸爲最古之時、一千八百

三十三年、暹人擄掠布恩人二萬五千、自此暹人常以柬江之谷爲已產、今左岸礁石有烟火遺迹、後人須詳考其火山所在、今自阿刀卜至新蓬谷之白石及郎潑拉彭之灰石俱以烟火遺迹、囊甘貿易利權、掌于高腊脫來之華商、販來者爲銅器、剛刀、洋鏡、英國棉貨、中國絲貨、及一切雜用之物、此等華商、隨處多有、自爲村庄、支棚居宿、牛車甚多、然近來南掌各處商務、有英屬之緬甸丕果之人侵奪利權、余等過時、揷秧已畢、農人皆焚紙帛禱天求雨、囊甘部酋在署款接甚殷、總辦與商要事、所帶兩國通事、賽更不服指使、遂交發部

酋、令轉送至曼谷法領事、柬埔郎所用之阿來緋通事、已可傳述言語、且余等旋費不敷、正須節省、賽更于四月初一日起程、行數日後、必經游歷人麻好脫所行之路、以抵友克來之湄江邊、及余回法時、賽更亦將沿途所得告余、是日余等前赴文湘、爲南掌著名舊都、距今之部城三日程、江流曲折、有九日之程、自囊甘起、江勢向南以抵芒果格、爲二百年前自主之國、今尙存其名、據胡斯叨夫所記、此地爲百貨流通衝要之地、毛爾及暹商皆于此間貿易衣服、有一毛爾人賃車六十乘以易膠漆黃金安息香販回

本鄉、余等親見此地仍然富庶、雖屬暹羅、而未卽衰敗、誠爲罕有之幸事、芒果格多造船木料、上下游兩岸屋宇蟬聯、江向西北、又行七米魯、與囊芒合流、河雖不大、而沙洲甚廣、余等宿于沙洲、總辦見廟中碑、字已糢糊、其字形較柬國略方、亦可以考訂柬南兩國文字之舊、下午抵文湘、山脚有特建二屋、係預備余等居住、江勢自囊芒河口向北、流過沙洲、忽折而西、又復寬闊、一記勞邁當有餘、此爲進大山之末段、文湘被暹人兼幷僅四十年。而滿目草萊、十里間莫非瓦礫、城外有深池、與江岸平行、城中最寬處不及一記勞邁當、惟王

宮舊址、尚可辨識、王宮四邊短樹叢中、多廟宇舊蹟、間有修葺者、仿彿如昂高爾舊蹟相同、凡南掌營造、料小而不久、以木爲柱、周圍砌磚、而就此地觀之、却有堅固宏規、其柱雕花而鍍金、屋脊如龍形、刻鏤甚精、其基地雕刻獅蛇及神像、暹都緬都大廟之外、罕有此巨觀、是南掌工作、非得之于暹羅、卽得之于緬甸、王宮有重墻圍繞、近宮處有瓦發交舊蹟、爲王宮之廟、卽發交廟也、鏤刻亦極精工、史載克綫美之始祖日內噶舜、于佛涅槃後五百年、思以莫尼肖石爲佛像、令潑里亞盎向亞格思索石、付以綠玉、名曰摩洛告琢成發交佛

象、經過五地、俱得興盛、即郎噶拉麻拉克多拉瓦地、克綫美鄉桑供奉于有搭里卜、三百年、克綫美王多那夫搭與阿瓦戰、三年未息、將佛像送至鄉噶王、以與之盟好、此王爲錫蘭島第五十王、歷二百年、布庚王阿奴拉荅麻拉遣僧往抄佛經、並索佛像、船沉于柬國海邊、其後暹王非亞阿氏打拉與柬國戰、移此像于阿由氏、阿又有庚方主、克綫美主、先後得此像、其後由克綫美移至文湘、一千七百七十七年、發亞荅攻得文湘、將像移于曼谷、總以得此像爲勝、此碧玉琢成、高半邁、當值百萬法蘭、今仍在暹羅王宮之廟中、發交廟向北

林中、有西煞格廟、尚未坍毀、小佛甚多、佛龕遍飾泥金燭台之雕工精巧、屋宇極爲深邃、另有庚香廟、發彭廟、恰光廟恰觀廟、各廟裝飾美麗、俱他處所罕見、恰光恰觀在城東之江岸、岸受水冲、年漸坍蝕、廟亦毀損、銅像間有入水者、出環門向東北而東、有樹兩行、行三記勞邁當、卽到打羅杭、譯卽王塔也、爲文湘最古之蹟、居民供奉亦最虔、塔基方而頂圓、爲柬國常有之式、有榭兩層、上層有二十八尖小柱、圍抱中間之尖柱、上下層兩梯相通、下層東邊有旂、高三四邁當、爲土人最虔敬之處、今囊甘部酋重修中央之柱、計費千餘能司、

明萬歷二十八年

明崇禎十四年

即十萬法蘭、各廟僧人俱居此塔之左近、東門內有石匾、刊造塔之年月、即一千六百年也、塔基長百五十邁當、寬六十邁當、高四十邁當、一千六百四十一年、文湘王迎胡斯叨夫于此間平原、其款待之榮、迄今艷稱之、據胡斯叨夫記載、塔上用黃金鑲嵌、共重一千斤、土人經此廟前、莫不燃大燭供奉、過之其虔誠如此、余等因雨期將近、急于赶行、游覽此廟、未及兩日、四月初四日、又溯流而上矣、

郎潑拉彭係暹羅一屬國

柬埔治以北探路記卷四

目錄

文湘者南掌國之都也

從文湘至郎潑拉彭

自文湘上溯數里、兩岸皆山、礁石散亂、水急如沸、間有寬至五六百邁當者、水退時江底石塥顯露、有白石、西士脫石、蛇石、各色玉、亦有光潔如受磨礲者、最小處僅寬四十邁當、遠望之如石間裂縫、深一百邁當、兩壁間流勢甚急、前自巴格蒙格馬蘭一帶游探時、已料此地有如此之狹流、纔自文湘上溯三四十里、江寬而淺、兩岸多民居花圃、直向西而畧北、余等停宿之處、江面忽收至二百邁當、探得近岸處四十八邁當、水波平坦、不覺後數日之有難行也、

此同治六年之四月

四月初五日、江岸收束、船行十餘米魯、寬一百邁當、深六十邁當、尚可盪槳前行、沿河兩岸多林木、山景幽僻、不見居人、午後一點鐘抵景垓、卽第一急流、爲無數卵石及通松兩支河之淤泥所阻、又抵景考、卽第二急流、兩急流間、水深一邁當半、過此江面漸寬而多石礁、始有所謂石塌顯露之形、江底爲紅礪石、下爲近邊之山脈、過第二急流處、多上大下小之思王石、崢嶸魁異、舟子畏縮、不能近此石阱、余與鎭主商換本地之船、是時水雖未漲、而兩岸舟人俱不肯放船、只願仍用原船、而充領港之人、見中溜水滿、石礁漸沒於水、屢須

用夫扯縴、初六日、以繩縴行一米魯、右岸石礦間、有淘金之人、是日過農開及克綫岡兩部分界之處、舟行甚難、初七日、過龐椐急流、將船中人貨卸空、中流有極大磐石、分中溜爲二、各寬二十五邁當、近岸探至二十五邁當未及底、急流之上游寬一百邁當、水緩而深、晚六點鐘宿於海鎮、江勢向西北、未幾復向南而西南、兩岸高山層層斜坦至江岸、江水所灌石平原之間、隨處有石骨嶙起、上多草木、水漲時、樹頂簇簇如靑翠小島、余等將到庚香、爲此間最險之急流、農開舟子不肯再行、余等息於江中之洲、細詧庚香之險與

他處無異、惟急流更長、易於覆舟、須撁過一百邁當、遂遣人到上游之鎮、換雇新船、余等宿處、地甚荒野、野畜極多、鹿行處幾成衢路、同行之守夜者、以槍伺擊一二、奈受槍後竄入灌莽、仍不能獲、庚香而上六七米魯、右岸有桑仿鎮、雇得船裝行李、以縴過急流、余等步行左岸、以便沿途考訂、行至桑仿頗覺疲乏、同行者有跣足徒行、余鞋已穿、亦試赤足、步履極艱、石熱如炙、見水爭趨就飲、蒿草甚多、脛踝血淋、計五點鐘時、行十記勞邁當、莫不疼痛疲倦、

初十日、余等坐小舟、自桑仿至繃汪、路經拔克冬、暫息片時、

江面甚寬、中有數洲、中溜仍不甚寬、緬汪之前寬一百至一百三十邁當、深三十三邁當、其上游收至七十邁當、深五十五邁當、緬汪江勢向西數米魯、又折南少東二十記勞邁當、又折而西南、其折西南之際、有石灰峯自水中矗立、正行間、隨處訪問可否通至湄南江、或湄南江之支河、有數處江岸巉削、上環高峯、漸有民居、田中所植、似以木棉爲大宗、

四月十一日、在古格老鎭見夢美之船伺候、余等遂遣去庚香之船、古格老對岸、有庚當急流、難於行舟、過此則礁石漸少、江勢向南折西、其折流處、卽孤高急流、不遠處卽克綫岡

夢美是否卽孟買當攷

鎭、

十三日抵鎭、昔文湘未遭兵燹時、克綫岡鎭在左岸、暹人不許南掌部落據江爲險、故以克綫岡邑遷於右岸、今土人或稱爲夢美、或稱克綫岡、夢美譯卽新邑、是以自斯登吞至此、左岸絕少居人、新邑對岸、風景甚佳、山麓平坦、山谷排列、水道橫流、有河淸漣、藉以灌漑腴田、屋宇軒敞、產有布疋、其田壟路口有大廟、廟旁多棕樹、廟貌壯麗、木燭台雕刻甚精、適有緬甸商列攤於廟前、以售英人五彩棉貨及銅錫器、余等幸行烏登西路、與摩而們只距十里、摩而們地勢與克綫岡

一綫平行、南掌內地販售歐洲萩工之貨、獲利甚多、皆丕果緬甸之商、自摩而們販來、克綫岡部酋雖往曼谷而署事者接待余等、尚不疎慢、特總辦詢以郎潑拉彭人是否敬我、西人答云、因斫伐梄木、克綫美土人頗與英人有隙、鄰部亦爲震動、土人恨暹都袒護、英審斷不平、有搆兵之勢、克綫岡土人倚仗郎潑拉彭不畏英人、英人先遣員覘郎潑拉彭、且擬溯流而上云云、余等聞之、幾如當頭捧喝、蓋初意無人到此、豈知英人己先我着鞭耶、近數年、英人專探中國印度北境。以與我暗地相爭。余等追悔、守候路照、逗遛四月、且余等服

色藍縷、旅費不多、從人亦少、而聞英人有歐洲人四十餘、用度寬裕、攷察近部、事事便易、豈非我法人居於人後、從今當細訪英人在上游曾經探往何處、

自郎潑拉彭至拔克來一段之江、前經摩好探過、余等恰探江之南段、是南段爲余等所創探、然余等初意、欲由柬埔寨江谷直達中國。詳探情形。以求利益。而今但能考訂此江南段六百米魯、是行路未多、而到他人已行之路、欲矜創獲、而仍步後塵、恨何如也、總辦既而相慰曰、英人自緬甸來、未能探藏地江源、而向南退行、是僅探此江之中段、余宜速探其

北段、直溯其源、以窺全豹、勝於英人多矣、蓋惟考訂學問、好勝之心、無人能阻、在同事各思奮勇而已、

四月十四日登程、克綫岡下游處、遇一而拉獨船、洵可稱爲浮屋、所載人貨甚多、船內有僧人及土人、自郎潑拉彭到牛囊拜佛、江水雖狹、而仍復平緩漲滿、惟江底石礁處流駛較速、昔日探水深淺不一、今歷探三十邁當左右、舟行穩速、克綫岡上游數米曾過左岸囊雷河口、此河曾經摩好探察、未註所流之勢、其圖上繪向南流、而寔向北流、蓋隨行隨記言語不達、難免無偶誤也、余等每晚考訂摩好之圖、與土人論

攝鐵石即磁石

巴黎即法都

說是否符合囊雷河所灌之地、爲産攝鐵石地之中段、距余等所在東南二日之程、摩好之圖失之太北、摩好路與余等路、恰會於拔克來自來河口以上、江勢繞於孤嶺之間、山多灰石、其石紋如巴黎相近之哀納河之景、其轉折處、與囊黃河合流、發源於東南百里之庚刀首邑、庚刀與猛雷俱屬比恰繃大部、今余等在曼谷經綫以東一度、曼谷直北約千里、余等疑昔摩好自曼谷經南掌內地以抵東江、所行之路、何以僅得余等自奔山至此三十分之四、

十六日、兩岸平坦、山岡開豁、漸遠、湄江之勢、如鳥出籠、復向

北畧彎、江面寬展、略有數島、尚距拔來十二米魯、有人云、英人於辰刻動身、順江而下、此處卽可遇之、時總辦恐稽遲獲咎、卽書一稟呈安督、辦明沿途轉折、不得趲程緣由、余卽繪得一圖、有克拉底所探之江圖中、將余等創探各處、簡潔註明、圖稟既就、佇俟英人、午刻、第一號而拉獨至、自克線岡至拔克來伴送余等之差官高聲喚問、該船係何等人、喚聲未絕、舟已至前、而舟中並無歐人、詢其舟子云、後面尚有一船、有三歐人在焉、然則前說四十英人、不過此三人而已、舟子云、此三英人、尚有暹國大員節制、詧其形景、則先時探路一

說、俱屬子虛矣、繼而第二號船至、望見其第一號舟、近傍余船、初將迎合、忽又改行至江邊洲灘泊焉、特總辦卽遣余上岸謁此英人、叩其探路之事、余以爲探路人員、必穿英國公服、豈知只尋常衣服而已、且不說英語、口捺法語白余曰、旁須相見之後、始識其人卽杜削從前住在帥岡埠、本係荷蘭人、投奔暹王、派其爲輿圖董事、於晴期之末、雨季之初、自曼谷起程、趁小船游探湄南江極東支流、水程不通、遂起岸改走陸路、至克線坤一帶近暹緬兩屬之南掌分界處、復自克線坤順湄江而下、摹繪江圖、因憚雨期多水、意欲暫回曼谷

度冬、俟明年晴季再繪江谷之圖、彼言南掌氣候、極不宜人、見余等無分晴雨往北游、深以爲甚屬危險、至其餘二人、並非眞歐洲人、係歐人娶暹女所生、一幫其管理雜務、一充厨庖之職、杜佛寔告余云、在郎潑來彭時、有人向伊言云、有許多法國人帶有軍裝、率東人泝江而行、而彼以爲東人造反、深恐亦遭刦盜、故初見之際、意欲上岸暫避、及至相見始知前疑之誤、而泊於上流、以便審視也、前誤聽土人訛言、以致各相懷忌、然所說四十英人、終不合符、彼曾於郎潑拉彭上流游探東江百二十米盧、然尚未出暹國之界、至克線坤而

止、不過當緯線二十度、在克線坤處、湄江自西北來、江面極寬、漲落不一、過此江面漸狹、居民互相鏖戰、杜削以爲余等斷不能過之、据邸潑拉彭人接待杜削甚殷、王送禮物尤多、因杜削受暹王之命、沿途地方官辦差、無有缺乏、至余等沿途僱用牲口船隻、均須費錢、彼以爲異、杜削云、彼雖久居東方、習慣亞洲之俗、至見暹王虐待居民、亦甚不平。其所言皆有關係。故余亦將其前路未經之處告之、以稍答其相告之誠、伊並願代帶公牘至曼谷、交於法國領事、轉送到帥岡較速、前分圖即得刊印、使歐洲之人早知余等游探情形、厥後

惜未有人從英國買杜削之書譯之

余回至法國、並未見杜削著述、頗以爲憾、若欲知湄南東支諸谷、杜削之本最詳。大約暹王慮法人知之、爭佔東安大山地界、故密諭杜削秘其圖本、不使我法人得知、或杜削途中辛苦、未至曼谷而死、均未可知、午後一點半鐘、與杜削作別、各自回舟趲程、溯自帥岡探路以來、遇見此人、寔爲最要一事。從此克線坤以上、江中不便行舟之處、稍有端倪、傍晚經郎潑拉彭界、近景紹急流、江面闊一記牢邁當、與桑瀑上流仿佛、江面礁洲甚多、次日委迤曲折、人皆上岸、舟用繩牽而過、景紹上流稍窄、礁洲漸少、近岸復有山岡、江水流石壁之

間、拔克來民房、隱隱露於右岸林間、鎮之前面、江岸巉削、距水面十五邁、當岸脚支搭一屋、即地方辦差延待杜削暹員等人、四月十七日、抵拔克來、即宿此屋、鎮在林中、風景迥別、周植棕樹、稻田相距較遠、地勢高下不平、不宜於稻、種植無多、林木森森、氣色暗黑、南方所有取油及造比老格舟之樹、至此漸無、此處之樹、種類又別、居民安謐、非若別處驚詫鬨聚閧觀、六年前、麻好從夢雷曼谷而下、亦經拔克來地、拔克來郞潑拉彭之間、江邊陸路甚平、昔麻好亦經此路、先時中國商人結隊來游、地甚衝要、商人皆自雲南起程、至庚島或

至猛難、或至克線美、每年一次、行必百餘人馬牛二三百匹、負有銅錫器絨單蠶絲金線各貨、販回棉花象牙鹿茸犀角烏毛乾蝦等物、悉從摩爾門販來、爲克線美猛難貴重之物、自中國南境湄江左岸各遭兵燹以來、華商隔絕、止有不果商人來往、現在克線美猛難與中國之雲南、止有克線當一路相通。一千八百三十七年、游歷守備麻克來奧、即今呼爲麻將軍、亦經此地、郎潑拉彭南掌之江路、亦有人行、土人商客往來江面者甚多、所用惟面拉獨竹船、因比老格太小、不便裝郎潑拉彭之蓆子陶器、余等在拔克來處遣回克線

岡之五船鎮主代雇七舟、言明四十八點鐘後齊備、四月十九日黎明起程、自此至郎潑拉彭及克綠坤江道、較烏旁至拔克來易於識別、兩岸樹木民居北行愈異、灰石山脚、錯凸江濱、有數處白石聳矗、水或平流、或起沫、其外磐石起列、上岸須攀躋而過、復多沙洲、爲捕魚之處、蓋有草屋、現無人居、待水漲方來下罟、次日棄舟、逾一雙頂之峯、名昆山、山麓向江處、有級三層、下級高一百邁當、對岸一鎮名彭梅、一名猛氏、稍可憩息、至鎮須緣一竹梯、梯高二十邁當、因江岸聳削、石質堅硬、不易鑿路、居人用梯以代之、過梯而登、風

景甚勝、可望見江面數米盧沿江迤邐而行、江之左岸聳起灰石條、排列如針、項堅不毛、石條脚得水潤之處、尚有草木生長、鎮之左近、篷江出焉、水入於東江右岸、青草平原、江水灌之、又行三日、江岸全無居屋、夜皆宿於舟中、一路遇有急流、相距各三四米盧不等、非因硅石所成、即爲河口交衝淤泥堆積而成、舟人善於撐篙、不用繩牽、其時有電閃光、映爍江面、水聲許許、雜以雷鳴、萬山皆應、繼而雨雹、氣候驟冷、半點鐘間、寒暑表降四五度許、此一帶江勢、向北直流、數處水溢、兩岸寬一百五十邁當、深淺一律、近岸深二十六邁當、每

點鐘流一米盧、水勢因雨稍漲、拔克來以下水復低落、江岸整齊、似工開河一般、隨處有水漬下、白如銀練、

四月二十三日、至左岸魯河支河口、始見房屋、往購糧食、惟有蛋、晚至能河口之大鎮、始有鷄鴨售買、每價値一角五分、日間右岸遇一支流名曩烘据麻好云、此河有一百邁當、余等所見不及此數、過曩能河口、江面多急流、漸窄漸深、初測得三十邁當、後深至六十邁當、至景浪急流、最爲危險、忽有浮尸飄至舟傍、正可爲前車之戒、尸係上游山中之野人、沿江左岸有沙洲、磐石急流之下、天成一泊船之塢、余等卽泊

於此人皆起岸、將重物卸去、余等即沿岸步行、察看險急之處、江之中流矗起極大砥石、連接三塊、將江水分成兩支、其第三砥石與沙洲相接之處成一狹口、水勢之急、莫可形容、舟既卸輕、牽過急流、別入一支流、船頭盡起白沫、急流山狹、水中深黑、周有峻削大石圍抱、石有水痕、其漲足之際、約高十六邁當、江寬二百邁當、余泅水過急流西岸、以驗水性、對岸山岡塌倒處、流有一溪、雨季冲下石卵甚多、石激水怒、下冲倍急、深六十邁當、幾成殊海、又狂流數百邁當、悉是急流、水漲之際、其勢尤猛、江中所有磐石、沒於水下、束沫泡盡起、

瀉流於白石之間、午刻舟過急流、人復上舟如常一路稍有危險、然究無前過急流之險、磐石錯列、寬窄不一、遂成水溜、窄處遇流倍急、舟行便速、谷中無民居、風景甚野、傍晚四點鐘半、又過景裊急流、擬明日再過江、中有磐石一塊、橫梗水面、水勢衝激從石旁分流、上下相去懸絕、形如瀑布、東面水峽窄短、舟子擬過東峽、水勢噴急如雷、一繩中斷、幸舟人老練、毫不慌忙、將舵勒住、瞬息之間、舟已過峽、景裊急流自卸船至此復下船處、不過二十五邁當、故行李雜物、僱人搬運、景浪急流則不然、卸船與下船處、相距有三百邁當、是日復

繞行右岸灰石山脚匝行半圈、過此水勢漸平、兩岸變爲沙灘、右岸有灰石山、大而且高、倒豎江濱、從項飛下兩流、晶瑩可鑒、山麓有矮樹、夕陽返照、氣如長虹、余等止步沙洲、玩賞其景、以作止宿之計、當余等未至時、有數南掌商人先到、指云、近處一磐石間、爲水冲下、沉覆一舟、正在設法撈起雜物、置於沙灘之側、惟蓆蜡、生薑而已、餘皆爲水冲散、不得撈救、乃云兩岸有竹、可以再做一舟、值此急難、恬然自處、亦是難得、此處距當初麻好自拔克來至耶潑拉彭之大杜阿不遠、岸上百邁當許、有一闊路、有往來牛象足跡、卽承平之世、中

國商人與麻好所經之路也、次早到庫克賽大鎮、更換船隻、鎮雖在郞潑拉彭境內、而屬猛難所轄、其首邑在西南六日路程、庫克賽鎮民皆南掌人、近邊土番俱以山中物產來易土產、自此至多山之地、沿江居民種類甚多、在克線岡所遇一種曰解思米斯、庫克賽鎮一種曰克毋斯、此兩種與再上流之埒美斯突斯、皆當初南掌盛時之種類、厥後分散、所說言語、不過口吻稍異、且極似阿拓普南南掌人之言、其容止胆量、比南方野番與江谷間居民、尤覺大方、且自能強立、不畏暹人、地多山、據以自守、雄鎮一方、地方官卽以此種山民

捍禦強鄰、不若排沙格阿拓普視之如奴、淘金謀食、未嘗稍加體恤、對鎮一鄉多捕魚處、土人以江水未漲、沉網江邊以捕魚、水深魚多、周有石繞、絕無急湍沖激之虞、余等亦獲一巨魚、五六人攜之上岸、惜不知其何名、亞細亞洲常產巨魚、貧者俱賴此以得食、恒有人欲遷此魚種、攜畜歐洲、

二十七日、晨自庫格賽鎮起程、行未幾遇二急流、一曰景朔一曰景毛、而拉獨舟不易過、既遇急流、風景一新、地形平坦、沿岸山岡、高下袤延不一、遠山開展、左岸有山五層、東西亙列、山脚平處有鎮、遙望如門獸戲場、闔境霧色朦朧、非青非

綠稻田掩映尤明、

二十八日、過數急流、悉爲砂洲小島、夾成水淺經流、傍晚泊瑟梁鎭換舟、鎭距郎潑拉彭數米盧幸人手齊集、次早起程、卽向郎潑拉彭進發十一點鐘許、過江之轉折處、岸皆灰石山岡、在郎邑下游不遠、過彎望郎邑、似在江之左岸、相距止二米盧、風景活潑如繪、自帥岡起程以來、從未見屋宇雲連如郎邑之盛者、屋皆沿江排列、聯絡不絕、中聳小山、青綠有致、山頂有塔高矗林木間、獨冠一方之勝、麓有數廟、屋頂色紅、週皆青葱草木掩映有光、郎邑下流江岸四十五邁當處、

下泊而拉獨舟、以爲浮屋、恍如別墅、自此達郎邑、羊腸鳥道、參錯縱橫、遙望如張一羅網、江中舟楫、往來上下、船隻數百艘、自上流而下者、皆而拉獨舟、覓灣安泊、卸貨江邊、大樹風吹、怒號其下、水聲許許、並有舟子担夫、號招呼應、人聲鼎沸、邑之兩面高岡二、山頂出雲、飄蕩無定、恍居帷幕之下、天空浮碧、綠草爭妍、上下相連一色、邑之對岸、風景幽閒、沿灘植竹、上晒魚網、其內則園林屋宇、有寺有僧、再進一層、則山岡平麓、皆聳削不毛、午刻舟泊郞濺拉彭、已有二等邑官、在江邊祇候、護從余等之人裝來上岸、跕於特總辦過路兩旁、余

等探路各員、有一傳話者相陪、攀岸而上、俱各入城、城中衢道寬直、兩旁屋宇、皆有圍墻、寔爲罕見、行未遠、至彭橋廟、已預爲余等備設、余等初以爲喧鬧之處、洋人戾止、必有許多閑人擁擠觀望、豈知只有二三幼孩稍稍探望、或者厭好過此、杜削先來、彼已飽看洋人、亦未可知、故余等儘可出外游行、毫無窒礙、

郎邑本在小山下、東江之綱河大支流、灌繞東北兩山脚、故邑之大半在河口之南、少半在河口之北、綱河入內地甚遠、沿河兩岸廟寺園林、種植梹榔甚多、桃李月桂、至此始得一

見蓋已至溫帶地面矣、亞洲之花果小樹、漸漸生長、王宮在邑之南半城、周有屋宇、環繞甚多、外圍木欄、高而且固、其形方、一面在山之中央、山勢甚削、鑿有梯級數百、直達山頂一廟、東江與綱河合流處、市廛稠密、百貨流通、幾無堆積之處、沿江市面長一記、牢邁當自奔山起程以來。從未見此大市足與歐洲相埒。民康物阜、貿易振興、郎濺拉彭一邑、固居中國印度衝要之地、商賈輻湊、物產豐盈、政務自必繁劇、南南掌各處未屬他邦以前、更見熱鬧、祇以暹羅管轄之後、榷稅繁重、商民裹足、稍形清淡、若曼谷朝廷能減稅恤商、與民休

息、則郎潑拉彭一邑商務、倍見振興矣。郎邑仿暹羅國制、主副二王、副王已往曼谷奔暹羅副王之長、余等竊冀駐曼法領事乘郎邑副王回時、函示余等、前路當若何辦法等情、最要一事、須與地方官聯絡、將一路危難之事、與王商酌設法保護、故特總辦即往謁郎邑大員、詢問覲見日期、并訪一切禮制、見王之後、可以議定余等駐留幾日、及前路游歷情形若何、考校山川地理史蹟民情等項、

道光七年

道光十六年

住宿郎潑拉彭考察政務並訪麻好之墓

郎邑高山圍抱、地據要害、人民衆庶、至今尚有立國、洵地利之勝也、一千八百二十七年、暹羅平文湘之亂、蠶食南掌各部、惟郎潑拉彭獨存、各部爭郎王位者甚多、每八年貢二象于中國以表臣服之意、三年貢安南一次、雲南回亂之後、未通中國者十年、乘機將東境安南人逐去、暹人助之據麻克來奧游歷時、在克線美探得郎邑於一千八百三十六年間、戶口七百餘、居民五六千、合部居民五萬人、現據百爾瓜言、郎邑居民八萬人、固無此數、而麻好言七八千亦過少、以余

考之、約萬五六千人、至以合部而言、無從確究、大約十五萬、總之郎、潑、拉、彭、據、南掌國之中境。暹羅緬甸兩國之人被虐者。皆趨此境以爲樂土。當初中國本隸有此數國。其後鞭長莫及。以致暹緬兩國。日起戰爭。各肆荼毒。蓋中國管轄斯地。全以教化觀感布行仁政。故民不覺其苦。日臻富庶。今中國既無暇顧之。不啻將此地全權默授歐人。而歐人猶不甚關切。未免曠職。北境居民。久苦兵革。思得明君。殆天所以資英人。自當讓英人管理。至於法國在中國印度。勢既與英相埒。惠彼商民。理此政務。應據南方。毋使英國之勢再逾郎境之

同治七年爲西人之一千八百六十八年再越三十二年爲一千九百年

南。然則中國印度人民久困倒懸之苦。拯于水火登諸衽席。法人固不得辭其職。況我法國藝學之精。未經嘗試。苟不伐暴安良。是在彼既苦其民。在我亦難掌利權。人己之間。兩無獲益。不可不及早經營之。東方亞細亞各國。俱喜閉關自固。不與他國通商。非有勢遏斷。不肯稍事變通。將來一千九百年。間庶幾亞歐連合。天下一家。彼郎邦當介兩大之間。臣服于安南、刻下安南且受我節制、則我國應諭郎王以事安南之禮事我法國、既可藉大國庇護、且可免兩大爲難之苦、我法國亦別無他意、不過郎王來歸之後、使其爲中境東道主、

一切商賈往還、舟車出入、隨處照料、修好水陸路程、各相聯絡而已、余等既至郎邑、議覲見郎王之事、終日未就、地方官一味推阻、似有懷疑之意、時風聞克線美邦正與英人不睦、因英人之意欲獨佔湄南江谷之上段利權、鄰部不悅。頗不以歐人爲然。且不辨法與英異、游探與謀奪之事亦異、概目爲歐人無厭、冷語置之、余等以曼谷路照示之、彼亦不甚理會、可見郎潑拉彭非眞受暹羅節制、不過籠絡而已、特總辦從容與語、柔中見剛、彼見護從無多、固非阻難生事者、且深恐余等委係大國之使、非可開罪、是以所議之事、仍能如願、

總辦之意亦足覲王之議、許余等佩兵上殿、隨員俱各賜坐、見時王亦宜拘身、細觀單中語氣、王亦甚謹、諸事預防、及至見王、總辦先頌揚數語、問六年前麻好探路至此情節、據云亦在此殿相見、王稍稍數語、僚臣譯出甚冗長、且有催余等告退之意、是以不便多談、截去套語、意將要語問畢、即行辭退、

五月初二日、步至山之南麓、覓地蓋屋以居、其地多廟、周有桂木甚美、一日之間、王遣辦差之人蓋屋三間、一爲總辦所居、一爲隨員所居、一爲護從人等居住、盤街後另建廚房一

間、後有膳房一間、自探路以來、此處最爲安逸、于是各啟篋笥、記載繪畫、雖非久居、亦有數禮拜之留寓、屋後一片平陽頗廣、廟宇甚多、有數處塌毀、據云有鬼怪出現、相戒不敢近、并有故墓數處、殘碑斷碣、居人稱爲鬼壇、牯牛牴犢、食草塲間、余在高碑下方墓上、望見高山一座、姑爲測量中線、特拉巴爾脫往近處各廟探訪事蹟、記載甚多、內數廟裝潢富麗、規模與文湘數古廟相若、其一廟外望最異、式如東方之棺、雕樑畫棟、工作極細、其陳設施捨甚多、如涼傘繡旗銅像等物、最異者雕有象牙數隻、自首至尾、泥金甚覺細膩、大者長

一邁當八分半、小者一邁當六分半、到來爾一手携格致器具、一手携一獵棍往山中勘驗諸物、舒裴考察地脈以及金銀各礦、惜皆有名無實、一日有人向伊云、山之對岸有產寶石地隔者、舒裴作速前往、及至其處、土人俱不實說、各諉不知、腹中飢甚、亦不肯售以食物、舒裴但覓得瓜子石紋、紋中有西司脫石質、石中兼產明晶、昔土人俱以此晶爲鑲嵌首飾之用、麻好曾留一遺跡、向考甲蟲之學、故土人常捕活蟲來獻、惜余等別無長物、惟以引針數枚及零星不值錢物答之、有數蟲色光晶瑩、蝶紋亦異、惜余等無專究蟲學之人、辨

其蟲性、識其蟲名、麻好爲創採第一人、深入南掌之地、土人皆欽佩其爲人、實爲我國增光、葬在綱江之納福鎭、東去郎邑八記牢邁當、特總辦決意立一石碑記其平生事蹟、以表同鄉之誼、郎王閆知此事、卽來問總辦若何造法、需用何料、盞郎邦風氣向重死者、故所索石料諸物、無不齊備、總辦與特拉巴爾脫先摹一圖、

五月初十日、匠作既畢、遂均往納福鎭、以伸桑梓之誼、將一紅蠣石磨光、嵌于石碑正面、上寫一千八百六十七年五月、重修麻好之墓、墓周風景甚勝、亦復慘淡、茂林密葉、風刮樹

鳴、與綱江水聲相應、墓對岸有山色黑、直起如壁、想麻好豪
俠自尙、不甘老死牖下、披荊涉棘、身親游歷、以核學問之得
失、淹然沒於斯地、作異域之鬼、四無居民、孤坟自吊、坟前惟
江水空流、竹舟款乃、搖曳過此、應亦驚彼何人斯、葬於此地、
余等與地方官交往漸熟、王戚某甚得王寵、雅意相親、願與
余等結好、因之識貴介甚多、差幸護勇安分、隨員和協、居民
見之、漸知生敬、各無疑忌、時居民值迎春之節、劇賽花會、余
等從傍觀看、毫無阻礙、日門比老格舟以爲戲、晚間年輕子
弟、頭戴花冠、唱歌閒行、其官員人等、均各筵宴款酒、亦邀余

等赴飲、誠遊人之樂事、足見過此以往、風土人情之各異、草木生物之各別、與前此迥然不同、務須多留幾日、習驗政教禁令、以備上遊之計、庶不致與彼交涉、有所捍格也、

蒙古人稱種類曰特亦曰台元史則曰歹特台歹一聲之轉耳西人則曰斯故以稱堆爲異今案堆之與歹亦一聲之轉也

論南掌人之風氣房室俗尚藝工及政務銀錢輕重尺寸音樂等事

柬江下谷人民。以安南柬埔寨南掌三國人爲最。此三國先後迭覇。故人民之強。遠勝於山林野民。其種派由來、已經備述、茲不再贅、今專說堆斯一種、四散分居、自希馬來雅至巫來由羣島、與柬埔寨國、即潑拉彭邦間之江谷、彼此容貌相同、堆即男子之意、故與其同種者、皆有一堆字繫之、暹人稱堆奴阿、即小男之意、克線美人稱堆尼愛、即大男之意、再北之克線當邦及夢根居民稱堆、根其鄰邦克線杭居民稱堆

處居薩魯恩江兩岸之堆斯、名方堆爨阿、卽上流堆之意、今雲南東境皆有之、總之堆斯甚多、須以部名別之、如稱堆琅堆瑕等是也、統東江谷內大小村鎮、屋皆沿江、有至十里之遠者、其後地勢漸低、悉種稻田、溝渠甚多、委曲深達內地、屋料竹籐木居多、蓋造甚低、鮮有至二邁當者、硬木爲柱、墻壁俱用竹笆、門面向江、並列三間或五間、五間者尤多、頂蓋以柴、脊高翼低、以蔽日光炫耀、雨水飄零也、宅兩進、居多中隔一院、一進主人居之、一進奴僕居之、中有穿堂以延客、檐下停有車罟布機等物、貧人房一進、屋上起榭、榭簷披卸、富貴

紳宦之宅、宏麗雄壯、木料用烏木居多、門笋玲瓏、簷不甚披、隔板作壁、板鑿窗櫺如棱、內宅屋樹甚多、如客廳寢室、奴婢房屋、以及佛堂、佛堂與別室隔絕、以昭虔潔、復有庫房、中戶前有一院、院後隔一儀門、豎有柵欄、以限內外、米倉隔於柵外、長三邁當、寬二邁當、壁塗以泥、倉貯米九立方邁當、以備一年之粮、屋週餘地種芒果椰子桹椰雞枸子等樹、國中有柚、印度胡椒、芥子、蔓葉、以及一切花卉、沿江岸每宅寬佔四十至五十邁當、深六十至八十邁當、家具渾樸、地板鋪蓆、蓆置一枕、至官宦款客之所、板上另起一匣、高尺半、牆下置有

木架、架挿長鎗火繩鎗、中懸一簾、以蔽穿堂、有獵罟漁網象籠等具、富貴之家類皆如是、至日用器具甚多、貧富一律、無有軒輊、石灰合之梹榔葉、名爲西格、爲中國印度不可少之物、嚼之齒黑唇紅、初見者驚之以爲異、其製法以小桿一條、蘸灰刮於梹榔葉、復剪梹榔葉成條、或用銅罐、以杵將梹榔舂爛、女婢執以獻於主翁、主翁辭以齒落不能嚼、小銅盆中裝捲烟葉爲敬客之用、西格捲烟之旁、置一痰盆、富者敬西格捲烟之外、並進以茶、茶壺痰盆及一切小盒、俱用銀爲之、紳宦以黃金、至於棹面雜具、學諸華人、或以銅盤、或以木盤、

盤中置碗、盛有魚肉及醬醋小蝶、另以大碗或用籃盛飯、以置於賓客之側、每食飯和湯以啜、食畢以碗舀水而飲、主人量大、另設米燒酒茶以進、女不能同席、家主則獨食一棹、尋常衣服、只用棉布一幅、紮腰而兜之袴下、余等呼其爲琅褲低、南掌人自呼爲法囊、中上之人、琅褲低用綢、上照小衫、胸前密鈕、袖窄、亦以綢爲之、另有一綢束之腰間、或圍於頸上、南掌人皆薙髮、惟頂留一圈長寸許、無冠無履、惟犯人舟子曝日作工、始帶一笠、以草編之、形如傘、顯官遇公事始穿一鞋、公畢卽卸、女子衣服亦不加多於男、所穿琅褲低圍於腰

間、不兜袴而下垂至膝、如歐洲女子睡裙然、南掌人呼之爲程、另有布一幅、橫披于肩、裸胸乳亦不之顧、髮不剪不薙、椎髻、頂中黑光可鑒、以布寬二指許、緊纏其髻、狀如冠旒、簪以鮮花、女子之頸及手足俱帶環圈、金銀及銅不一、貧女以棉繩、或以裯繩代之、孩身所帶棉裯等繩、垂以僧道贈物、有壓邪驅病之說、及壯則不願帶之、改帶戒指於手指、悉以曼谷來之寶石爲之、耳環之用最廣、又有用芭蕉葉捲條如筆、夾於耳上、南掌人肚腿大半刺涅彩文、南北南掌稍不同、江谷南之南掌人不涅彩文、故稱爲白肚南掌人、史中所說黑肚

者、即北方南掌人也、大約地近緬甸、刺涅之風、得自緬國、近中國之南掌人稱爲堆煖阿者、亦無此俗、其刺法以猪魚之胆、合成黑煤、曝於日中、臨用時以水調之、用針一隻、長六十生地邁當、一端尖銳如鵝毛筆、尖處長四五生地邁當、刺後必病寒熱二三日、少年可當之、稍大則皮肉潰爛、年十三四至十七八之間、俱爲刺字的候、其所刺花紋、飛潛動植、悉隨刺匠之便、刺涅之後、酬以五法蘭或八法蘭、掌人大約服色俱照各部刺處、天時寒煖隨時改易、即潑拉彭以北、髮長纏布甚長、俗同緬甸、穿衣尤多、男娶一女、惟富者娶妾、妻爲正

室、須娶閥閱之女子、非正室出者、不得繼其父之業、治家之法、與暹羅東京畧同、男女之嫌不甚別、私通者惟毆辱而已、夫婦不合、可以離異、南掌蓄奴之例、同於暹柬、負債無償者、有罪逋逃者、抄家無室者、凍餒無依者、俱降身爲奴、柬境最多、其役則耕田承值而已、主人待奴尚寬、上下親密、苟無長髮不可辨、戰勝獲虜、掠爲公家之奴、子孫世執賤役、雖貴不得贖、王僕已充、分俘於紳官作奴、掌人性懶、家貧不蓄奴婢、逼其妻代之、自家中瑣事外、舂米耕田、亦使婦人任其職、男惟漁獵而已、居湄江兩岸之民、自米之外、以魚爲大宗、漁器

甚多、不得縷爾畧敘其大者數件、非竹則篾、作成一兜、內置餌、兜口迎潮、魚入不得出、以繩繫之於樹、或用大石夾之、一日惟往視二三次、有則取之、或繫釣於繩、懸之江邊、隨時往察之、亦有用網之類、亦有用鵜者、南掌人自幼習成捕法甚善、其獵不及山中、野人羣衆數十人、往林逐獵、張網以圍之、人聲喧沸、獲鹿一二頭而已、然其用網之法、較火繩鎗尙妥、中國印度居民最懼虎、山林尤多、鹿濟虎之食、虎患不息、暹羅律例、奴僕殺一虎、改籍爲良民、平民獲一虎、可免徭役兵獲一虎、升一級、南掌商業無多、各自食力、無交通貿易之道、

如耕者得食、捕者得漁、掌人雕金銀最工、卽如富家瓶壺、給以料、彼卽鏤之、器不利而爲工甚善、至雕木惟用一刀、刀甚闊、細紋、以刀負鑿之、此刀恒佩身邊、以之捍獸、以之防寇、砍樹伐柴、無不以此刀爲之、其用甚繁、鐵絲則用石欖硬打、其耐勞可愛、頑亦可鄙、南掌國政同于暹羅、部酋有王號者曰削猛、卽邦主之意、斐耶次之、法拉次之、慮昂又次之、皆無王號者之稱、每酋有頭目三人、曰奧伯拉、曰辣智房、曰辣智步、此等官員、皆由世家中簡放、南掌屬暹羅之後、暹羅不改其制、仍然南掌舊例、設官分職、部下各地方官悉由部酋委派、

其中猛森猛肅猛元三邑爲最大三邑之長別有名目曰左官、曰右官、曰中官、合部民情先經三官審辦、倘斷獄不明、許其上控部酋、部酋不能斷、准赴曼谷控訴、左右中三官、各有七員副之、每遇緊要公事、任其遣使、此七員出差之後、屬員悉聽其節制、合部大小官員聚議一處、總名曰到飛阿克老、馬剛三官、集議曰侍那、部酋有王號者、另有冢臣甚多、如護衛長、鑾儀長、嬪妃長、工程長、劊班長、以及機密書吏、南掌官奢靡自奉、重征厚斂、無不取之於民、塗膏釁血、以養殘虐、蠹役酷刑甚多、軍棍無分貴賤、與中國安南相若、法以刑訊、鞭

管視爲常事、或以籐條鞭背、撻於腰脅之上、安南柬埔寨兩國、撻於腰脅以下、臀股之間、不數下鮮血噴流、若問官盛怒之下、審訊稍久、卽斃杖下、枷號示衆、縲絏監禁、罰鍰流徒、爲奴處死、俱爲常刑、斬首稍稀、部酋不得擅主、須申詳曼谷以定讞、下屬之於上司、儀制紛繁、如中國暹羅相似、無論有無王號之部酋、屬王見之、伏地陳言、然禮雖足恭、有時亦如兒戲、部酋與僚屬戲言、或雜坐吸烟、厲聲大言、毫無上下之別、惟門戶貴賤、分別綦嚴、有數種綢料寶石、厮役不得服佩、王子郡王護從人數、金銀器皿、涼傘層級多寡、各有定例、民間

納稅共分四等、宦家奴隸不與焉、亦不徭役、小部得半、大部什一、納稅者入册、核算無訛、繳呈曼谷、册由暹官監造、入册之民、臂上刺字註明某部某號、十八歲以下七十歲以上者豁免、每人捐四低加半、約十五法蘭、略有上下、視部落貧富、而定地丁、無捐入册之民、遇工作各須助役、每年獻部酋穀米兩担、中國人及外來之人、不納人丁、捐止納穀一担、遇有別項稅捐、再由部酋酌派、每有暹員路過、地方供應、亦各派捐、服化之番、部酋亦不知其丁數、惟每鎮抽幾人爲奴、或納土產幾何、或每人捐銀一低加、離省不遠之野番、亦服徭役、

宋眞宗咸平三年

此所云法顯即作佛國記者

南掌北方之民納捐緬人、每人四低加、或七低加、華人則減輕之斯登呑鐵錢、止通行於斯登呑部及其鄰境、拼沙格之膾錢魚銅錢、其用較廣、拼沙格曩垓間之江谷皆用之、郎潑拉彭又以一種海螺殼爲錢、名曰高利斯、古時中國、印度亞細亞大羣島、蘇丹、各地皆用之、亞剌伯之地理家云、降生後一千年間、盛行此錢、麥蘇地云、黑爾姜海之大皮黑島國、后只有此高利斯錢、見此錢漸少、諭島民伐椰樹枝葉置于海濱、俟螺纏滿枝、曝之日中、螺死肉乾取殼寘之庫中、以史記考之、降生後四百年間、（東晉安帝隆安四年）中國遊歷人法顯至印度已有此

云秦始皇方有錢甚謬

明建文帝二年

康熙三十九年

俑係俗載字

錢、由此觀之、降生前二百年、(漢高祖七年)秦始皇未製錢前、通用貝錢、即此高利斯也、一千四百年間、伊朋白都戴云、盎大孟島人、每螺殼四萬、易黃金一提、乃亦有時不及此數、一千七百末年間、魯貝爾之時、暹羅螺殼每六千四百枚易銀一低加、馬爾低島、婆羅洲、呂宋各島之間、有數船恒收此殼、以爲歸舟壓俑之用、二十年前、曼谷高利斯錢每九千六百枚、易銀一低加、今曼谷市面已無此錢、即潑拉彭尙用此錢、遠印度半島海濱、自歐人通商以來、此錢漸入內地、而內地物價漸昂、此錢漸少、不久亦將自滅、即潑拉彭之高利斯、每百枚一串、每

羅北卽盧卑
江蘇上海通謂洋銀爲洋

二十二或二十六串易銀一低加、核計用殼值八毫、尋常買賣以高利斯作價、耶潑拉彭、北境惟用元寶剪碎、權其輕重、兼有英之羅北洋錢、每羅比適值一低加、耶邑之麥西哥洋、每一員易殼五十串、麥西哥洋、在南掌不甚通行、昔時南掌有銀錢一種、亦名低加、適值暹羅一巴脫、一巴脫分三士倫、一士倫分四拉、三巴脫值一當郎、二十當郎爲一昂度、現以暹之巴脫爲官錢、官巴脫每一分四士倫、兩方格爲一士倫、四巴脫值一當郎、二十當郎爲一昂度、

附記南掌所用衡法、

十利值一烘、十烘值一絲、十絲值一當郎、十六當郎值一囊、百囊值一哈伯、當郎、卽中國之一兩、約值歐洲三十七葛稜有七十九、哈伯卽一担之意、約得歐洲六十記牢葛稜有四百六十四、南掌低加重三絲六烘、卽十三葛稜、有六暹羅低加值四絲、卽十五葛稜、南掌另有一名曰門、重二十囊、十門值一刪、郎潑拉彭有稱爲棚者、每棚重二囊、分爲十砉、

附記南掌所用度法、

十二紐爲庫廹、卽歐洲一昂棚、將手指分開自拇指至小指之長爲一昂棚

兩庫廹爲薩格、即歐洲一古墁、自中指尖至肘爲一古墁四薩格爲烏阿、即歐洲一白拉斯、兩手伸直爲一白拉斯即中國之一托也二十烏阿爲一刪、四百刪爲一堯格、

排沙格王所頒之托數、得歐洲一邁當有九百六十八古墁得四百九十二米里邁當、刪得三十九邁當三百六十堯格、得一萬五千七百四十四邁當、掌人口中恒言琅乃憑空設言之數、不得認實、若照其寔數譯出、値可千萬刪、南掌人量物之面積、恒以方刪計之、所量尺寸、無歐洲之確切、烏阿另有一名曰堂、斗斛之數無定、量米以籃、籃可容二十斤、以上

量度諸法、東國亦用之、名目皆同、惟另有一種銀條、名曰能、重十當郎兩絲、南掌北方非用中國之法、卽用緬甸之法、故中國量數名目、彼族知之甚悉、俱按分數、如一錢、卽歐洲三葛稜、七八分毫以下遞折之、北南掌呼中國之兩數曰杭錢數曰堆、分仍爲分、

附記南掌所用緬甸量法、

兩斐值一驀、　兩驀值一麻、　兩麻爲一貫、

兩貫爲一雀廹、緬人呼爲脚、　十雀廹值一庚、

十庚值一曲阿、

其尋常買賣所說一厤者、重中國一錢有餘、庚重四十錢、言其整數也、實重四十四錢、一厤實重歐洲四葛稜、十六一斐重一葛稜零四、緬甸管轄之南掌其所用之戥與中國同、戥有三紐、星列三行、其第一紐自分數起至五兩爲止、第二紐自五兩至二十兩、三紐自二十兩至六十四兩、故此種戥子可秤銀二記牢葛稜、銀色大有高低、隨市升降、商賈核算甚精、

附記音樂

蒙古遺裔、審音者以堆爲最、緬東所有樂器、未嘗稍缺、麻好所說南掌風琴、土人呼之爲鏗、此係堆人自造、法用竹管十枝、或十六枝、兩枝一行、高低編列、橫開一孔、由孔吹氣入管、管有小孔、以手按之成韻、各有音點、疑卽中國之笙也、鏗之爲形不一、小者一邁當、大者四邁當、又有笛名格雷者、和鏗作音、聽之怡人、惟音無定節、隨口成腔、格雷之樂、頗似歐洲之法、里舒奧雷法國牧童所吹者、音亮而尖、餘韻稍然作響、

東埔治以北探路記卷五

目錄

郞潑拉彭者南
掌國都也

游探郞潑拉彭以上各路

從郞潑拉彭啟程、至中國交界處、路徑錯雜、人情生疏、難以選擇穩善之路、特雲南回匪正肆滋叛、甸暹之間、上南掌各邦、久遭竄擾、時有搶掠、民俱遷徙、郞王趁此亂機、欲絕中國往來、勸阻我等遊歷、蓄意雖如此、然猶陰違陽奉。懼我等尋隙向中國皇帝聲告耳。暹疑斟酌、始准給以護照、通行合境、照上寫明、酋長鎭主勿得阻攔云云、然但飭境內、未及邊界各處也、故我等私議有三路可行、一係溯湄江而上、路爲最遠、必過甸暹兩國相爭曾經蹂躪之地、涉入甸境、不得阿瓦

瀛環志畧云緬甸一名阿瓦原注種人之名徐鼒小腆紀年云緬甸之國都曰阿瓦諸書亦作啞哇音轉字異志畧云越南即安南今幷占城爲一國復兼眞臘其都城曰順化在富艮江之南岸

即緬甸都城

護照、恐有阻礙、二係直北、循湄江左支、囊呼一流、而抵雲南邊境、此路較逕、然離江漸遠、必至雲南界始能重接江流、三係穿東京安南兩界中、抵中國之廣西、此路較上兩路平穩易行、然所經皆我人最不詳識之地、祇可稍記情形、留爲後人續探之地耳、總辦偏重第二路、我則力持第一路、緣不歷全江、不抵源頭、終遠本旨、躊躕數次、總辦亦從我言、決取第一路、是時適得上游實信、雲南邊境回匪已平、路尚安穩、非向所擬者、遂准于五月二十五日起程、先向郞王借撥船隻、據云郞紅祇抵新康爲止、以上非所轄屬、新康者、即

賓蝦所曾到之地也、而新康巡撫如何接待、人夫車舡如何籌措、均難預料、若過麻嚢轄內、有所阻隔、祇能過江左支東北、仍穿郎境陸路而行、宜減少行李爲便、各人限帶一箱、其向所搜携草木土石之類、留存郎地、託王轉寄暹都、而零星圖幅書本器具、拋置居多、亦不暇顧惜矣、瀕行送王夾拉屛鎗一、千里鏡一、羢毯一、綢緞數端、王子雙門鎗一、王戚及各大員、如其往來之誼、分送既畢、行囊爲之一輕、王亦答贈銀瓶腰刀長鎗量器酒器等物、各表憶念、郎地頗多水果糖食、王常貽之、惟椰子尙清爽、足解煩暑、餘皆不合口、但飫安南

人之饕餮耳、此禮拜中、土民來寓觀望者甚多、互相傳笑、束裝之際、官員索物遺念、漸成知己、寓中所棄廢件、爭取備盡、即至小之紐扣、極細之金綫、甚破之布褲、亦欣然懷藏、解維之前、來者更多、舉國若狂、住久欲別、我等頗亦戀戀、蓋過此以往、道路更生、鄉音不能通達矣、前暹都法領事托郎邑之奧巴拉寄來測器瓶酒等至、我等啓程十五日後始到郎地、我等不及收接、仍由郎王幷前存各物寄回暹都、纖毫未失、此後未得信也、初疑郎王不足恃、而竟可恃者、實出意外、蓋我等在郎、亦每以厚情相待、故能化其猜疑、轉爲忠信、風塵

奔波困乏疲憊、賴此停息數禮拜、始得蘇醒、相隨之安南人、咸有室家、未慣離鄉苦楚、每切思歸、中有二人係笑冷縣額兵、在探量江水時、屢屢向我云、我等究竟往何處而止、不見圖幅上礁石瀑布旋流層層艱險歷、我亦無可回答、祇能云我等隨江而行、江盡則歸、安人長吁曰、嘻、如此深廣之江、何時得到盡處、我云你曉得幾時到麼、昔時傳言、此去不遠、有一大湖、其湖卽是發源、想不久可到、安人頗信余言、不復懊憹、乃隨處打聽大湖之信、或憂或喜、蓋土人所荅不一也、郞邑起程時、霖雨沾足、江水已漲三尺、五月二十五日、揚帆直

上、江勢漸窄、濁流滾滾、兩岸山巒錯出如鋸、景象蠻荒、山麓之間、多峙尖方石柱、爲高僧道流之墓也、行未幾、岸左山頭高聳一塔于江支之間、風景尙可觀、山名輔交、再上有灰石山、山多穴、穴中一巨者、塑有佛像、傍晩抵囊呼口、此口對岸聳起銳峯、其傍亦有穴、較前見佛穴尤深大、土人卽以此穴作聖廟、余停舟拾級而上、穴口偏頗不整、口下磐石迸陡、土人就勢鑿成欄柱、以當扶手、穴外遙望江景、平野無垠、水天一碧、棕樹成簇、下有村屋數處、風景相同、江闊約計百丈、山石係第二層地格、石級之下、水聲激撞、此處每多划船相鬥、駛

游於星月之夜、懸燈飾釆、攬景消暑、土人樂事也、囊呼支流、色黑而平、湄江之水、色黃而急、黃黑分綫無定、視江流緩急爲遠近、左岸沙灘一道、金色耀然、蒼石之壁、矗立霞天、明晴相映、略可觀賞、穴內佛像甚多、佛臺鋪滿花卉、得勝旗、凉傘、及一切賽愿之物、燭火煌煌、照耀深處、裝潢金碧、多爲潮氣駁蝕、來拜者非行路人、卽漁人、廟僧俱住對岸之博呼鎮、日間來受供養、晚則歸也、江水漲時、水面直抵穴口、一千八百五十六年、水較大、曾淹及穴、土人用紅色綫畫于石以誌痕、核其消長之限、計五丈八尺、尋常之年、高低祗三丈六尺、江

水之深處、在囊呼對面、計五丈三尺、博呼鎭之房屋沿左岸、卽所見金色灘之後、有天生一澳、澳灘有屋、以便行旅、我舡可泊此、我寓可就此、亦客游中一安適所矣、夜色朦朧、赶易小舟、同把槳二人上囊呼一流、約行三里許、浪明波靜、水平如鏡、非若湄江之洶湧可畏也、河左石壁巉然、高約一百一十餘丈、小艇銜水星飛、玉戛空谷、應聲昂首、空曠有搏物鷙鳥、飛撲而過、劃然長鳴、歸巢于磐石裂處、余命槳人停泊、趁此星光、聊賞涼夜、大江中水澌硔硔、矮樹短草間、蟲聲喞喞、悠然可聽、靜思此間。止是囊呼向東南轉北之處。若直達中

國。其路甚逕。卽前所擬第二路也。河南闊十六丈、深一丈六尺、就水勢而論、不是遠能通船者、現當旱時、不識雨時如何耳、新歷此間居民、無相識者、就風景政務而論、恐係東京左近、在我國頗關緊要、我之奉差、原爲探查湄江、必應設法熟識居民、探摹一切、自忖自度、夜已深黑、不覺倦而小寐、槳人靜伏船頭、呼促我起、囊呼流水、不知不覺已送我到大江口矣、遙望宿寓、星火悠悠、倦然歸臥、一宿安閒、

越日船移左岸、東北而望、山崗聯絡、愈遠愈巉、江水潔窄、深約八丈、奇山勢兩岸平列、原隰層層、松林高下、漸失熱帶景

夢根似卽孟艮對音緬甸地名也小腆紀年緬甸東路有木邦孟艮在中國耿馬土司滾龍江南直普洱邊外地稍半李定國趨阿瓦之路也

象、非若向所見芭蕉椶欄叢生於灰石磐上也、覩此蒼寒、頓生家鄉之感、一路、前往、所經村庄、歷歷可數、此中少半係南掌人、大半係野人、南掌係夢根克綫當逸來之種、野人均係克毋種也、山石係第二層格、屋邊烟火、遙遙可辨、非炊爨供食、卽燒野闢荒也、

二十七日、抵彭高格換船、次早抵龍苔農、係在右岸之莊、離莊未遠、隱隱見有火山、舒裴卽往尋探、特格爾乃接踵而去、約在克綫坤聚會、

二十八日、過一小河、名時根、河雖小、然與湄南江發源之山

正相對、借此可誌兩江分隔、衹一窄土。故土人云、水漲時將船拖行平灘三里、則湄江之船卽可入湄南、故古時地圖、往往悞兩江同出一源也。是日停在巴格彭、其處小河、其媚秀從北而來、抱村環流、距口不遠、多蓄魚處、彎至村東、復接湄江村大半爲野人所佔、是時江水己漲一丈、

三十一日、復溯江而上、江勢向西而南、高石當前、樹木如繪、江身寬五十至六十丈、

六月初一、過庚而急流換船、人行左岸、此急流爲流下灰石炸裂所致、過此阻碍、駛行平易、兩岸石坡坦潔、西面有山如

練、中等峯約高三百三十丈至四百丈、山脉似乎由北而南、故湄江本係西向、至此折爲南流江勢漸直漸闊、流亦漸軟、兩灘平坦齊整、從右岸至崗頂、隨處多有居室田畦、

六月初二日、晷停左岸彭哈斯荅鎮、

次日抵排打、鎮在囊打支河口、鎮極大、換船之際、遊觀廟宇、得見一鐘、手工極巧、東方所罕見、直與歐洲相埒、下註中國字、識其爲東京雲南間物、非本村製也、囊打發源在坊鎮之東北、以瓦鎮之南、中環極大鎮曰富格、由排打晷上、江向西南灣、繞一山崗、土人名曰法臺、船隻往來稍有阻遲、此處復

經鄖境、接入夢囊大省境、蓋克綫坤尙屬該省第二邑也、過此山脉跌落、兩岸平原開掌、向西始有山源、從文湘後所歷第一次寬平處、

初四日宿于沙灘、一望平垠、西北遙見青山一抹、向河面浪湧而盡、

次日八點鐘、抵克綫坤、該地已備有四屋、以款行旅、接待頗殷、是晚坤邑官、卽夢省第二等員來謁、

六月初九日、舒裴特格爾廼亦到、述火山情形、殊非土人所張皇者、但見烟圍如絮、在二洞湧冒、出礦炭氣、以及流水、洞

相距不遠、土人名之一曰富飛乃、一曰富飛那、卽大火山小火山之意、

次日、與地方官議公事、意甚要好、而出界接卸之意、尙有遲疑、因照上但准周遊暹境、未許出疆、而該地實是南掌舊地、爲暹羅羈縻、兵端未久、保護乏肩、無怪其胆小官難擔、故云甚願伴送至夢囊、愧無權力、或待請示省中、俟回信再爲定奪、始爲穩妥、蓋其力祇能保護至克線海也、此處亦暹屬舊疆小省、與甸界相近、總辦指護照云、此中所叙原許儘我遊歷暹境、爾等但需辦船轉運、彼官又云、沿江而上、大都平原

樹林、既無粮草、亦無船隻、出境祇能起旱、總辦又云此非汝等干係也、然動身之前、未得阿瓦路照、安督先曾托教主禕庚代在甸請照、適甸宮內亂、王被逐、王之幼弟三人、合黨弒其兩兄、而仍未得位、逃至英屬、英人亦不留、逐於假倫、因此照未能給、總辦擬先致信于克綫當王、係南掌舊部今屬甸者、述明游探學問非有他意、請其飭所轄之地、准備轉運、六月初十日、發差遞信、並送禮物羢毯扇綢等、此際坤邑正在趕備舟船、惟該處貿易清淡、船隻甚少、且駕駛之法無靈巧者、種種躭擱、

克綫美卽古之八百媳婦國也此據後文第八卷而知之

六月十四、始得起程、備船之時、近邑遊探頗詳、環鎮有濠、穿鎮有河、駕以竹橋、華而不固、鎮外多樹林、林中有徑路甚闊、可當官道、南掌南方之輕車、絕不復覩、惟見象駄楢木牛載雜件、步重而顫、往來蹀躞而已、東南一徑通克綫美、據云、十一二日路程、克綫一語、上南掌土稱卽首邑之意、如下南掌所稱之夢也、觀此陸路情形、生意亦屬不旺、市中祇有常用必不可省之物、如鹽產己少、俱從囊該或下南掌來也、鄉景凄苦、人烟衰稀、野人錯雜、土人與野人俱留長髮一簇、盤成螺髻、外用白布捆之、畧如甸俗、女以銀簪押髻、較南方衣稍

多、容亦畧秀、聲細小、近東方風氣、野人之習甚陋、髮押銅簪、頸盤銅圈、腰束銅絲帶、耳墜銅環、所尚惟銅、佃女或垂業主所賞之棉圈、徑大七八寸、更覺駭目、衣多層、但護肩背而露胸膛、一如土人、在彼頗以爲美觀、而我則憐其蠢也、裙布藍裡白邊、腰束藍布一幅、行步懦弱躲讓、亦有中姿、惜多苦作、青年已多傴僂、闊帶背襁褓、空出兩手、仍作工、不懷孕不息也、土人往往娶野女爲妾、與土女不分尊卑、坤邑之野人係勒美種、在囊打一角、半屬耶轄者、

六月十四、下午、分六船上、行船人極笨、幸江路尙易、江中恒

道光十七年

有石脈過峽、時現時沒、水流甚緩、岸勢暫坦、遠近美樹林列前至坤邑一路、係向西北直行、至此忽向西彎、前面無限平原、船行坦易、無過於此、蓋一路高崗窄峽、水勢困怒已久、至此爲舒然休息之所、故委曲盤繞、在江水亦不厭迂遲矣、南盡處受囊可之河來會、當東瀾兩江間、夾以山脈如練、甸人稱之曰打囊、當其泉水所蓄、悉歸囊河、故甚闊也、江右有已涸舊支河、名曰唐蒙、河槽尚在、江水不入者已近十年、或因流性改衡、或因囊可沙塞、未敢決也、過囊可江流向北而緩、此處似涉極西之境、約距一千八百三十七年、麻格游探之

案小腆紀年緬自萬歷中絕貢據有木邦麓川及八百媳婦之地雄視西南然與古剌暹羅爲世仇永歷之舟行入緬也從官雲散馬九功入古剌江國泰入暹羅暹羅以女爲李定國妃間道通殷勤謀連

路不遠、蓋當時麻欲從美至當者、上行十里至笙鎭中有島曰登楢樹兩岸叢生、前望江流不見、江闊一百三十丈至一百六十丈不等、極深處在笙鎭對面探計五丈三尺、此平原昔爲南掌旺甚要區、清流沃壤、形勢依然、而人民寥落、溯自甸暹兩國爭此膏腴、連年稱戈、究未實有其地、至今不此不彼、徒付野畜管領、飲河食草、反若與世無爭、笙鎭蕭條、已五六十年矣、始則甸暹爭呑、終則美鎭叛亂、南掌故都、鞠爲茂草、惟餘塔龍箭頂、矗出草中、如在文湘所繪之狀、蓋即皇塔也、江岸半已坍塌、蒿深草沒、隨處瓦鑠成墩、間有佛像傾倒、

兵攻緬九功亦爲古剌招潰兵三千人致書定國相犄角方剋期進兵而滇計聞定國自擲於地表上帝祈死越數日卒暹羅古剌失望而返

過此路較平坦、皆磚泥鋪砌、故草萊略少、高樹隱然、知爲當初城中之花園、蕉棕異綠、與近岸樹林對觀、景像大不相同、囊可河裏、亦有南掌舊邑、曰海鎭一名來鎭、麻格來奧所到之地也、據述云、創造此邑之人、襁褓郎剪曾毀歐艦、卽中國之兒艦易以錢筐始安、故長能兆此雄圖、銕筐至今尚在也、去此不遠、山復近岸、右有支河曰囊波、囊波以上島甚多、江流闊近五六十丈不等、底有大磐石、中開窄深渠、人工所成、行駛者甚多、如在文湘至崗鎭一帶也、

六月十七晚過一江、瀦爲衆水之彙、現闊十三丈至十六丈、

夢倫似卽猛壈小腆紀年順治十六年十二月明翟昌王白文選移軍猛壈又李定國移營孟連此孟連似卽猛壈對音所採不一書故複出

土人稱之曰擋屯，稍北有一溪，爲海當兩邑分界處，過此則右岸爲甸地矣，途遇美鎭人歸自林中，收得野蜜，爇火煎膏，取精爲飫，粗者濾滓，灌入圓模以成丸，

次日，抵一急流曰擋好，陰時不能駛船，右岸有回教禮拜堂一，坤鎭船隻僅止于此，以上之穩險，要視克綫當王之情好矣，詢夢倫邑距此二十里，當卽遣使知照邑長，述明遊歷情事，並告以曾致信當王，應守回音也，此夕卽住回堂，先有緬掌二國之客在堂歇宿，蓋此道頗有貿易過往，牛負櫝隨，蹄跡可誌，水船載貨者，多郞境之鹽，陸道載貨，係檳榔花樹果

而不悟要之緬甸暹羅交界有此等同音之字必是一地特各譯各殊其字耳

兩種皆掌人所嗜花樹果味澁脂從葉中擠出近年歐人用爲染料故新嘉坡獨此貨出口每年約三萬三千担而中國人早知用染黑色蔴六甲人嗜此更多或包入檳榔葉同嚼故銷路極繁也我慮夢倫酋長未准入境故原船尙未放回趁此守候之時打算沿江探步

于十九日清晨携針盤食囊向右岸循行雲氣蓊然賜障亦日耳聞當好呼嘯之聲石磐對峙中留彎曲水面之路僅闊十丈無木筏下駛而不傷無小艇上拽而不損當水漲滿石面上闊計二百丈時船隻可行向東北而上江闊十七丈至

二十七丈不等、中露沙洲、并有石磯巉、脚難攀、樹林陰翳、青綠環抱、中平陽一片、簇白簇黑、即漲水所到之限、又前數步、忽踏多沙、夾水有時徒涉甚深、景象清曠、杳無人跡、向所見避難漁樵、亦已絕踵、須臾雲開日現、陵樹豁然、鹿鳴象吼、禽鳴喧呼、微風吹蕩、岸樹輕搖、江波微疊、野畜見人、頗生疑咤、偶有小鹿來前、似可捕捉、第恐失足落水、與象同浴耳、覩此幽景、如在瑯嬛、行至向午、江岸愈巉、兩壁峦箐甚深、計小步已六點鐘矣、天雖時有微雲、而砂石之間、究有熱熏、神漸困乏、足又腫赤、自笑耽遊忘身、遂選幽林、沿江少坐、解開食囊、

米餅鷄炙、隨意取啖、飢困之際、雖盛地豐筵、無此美者、息一點鐘復行、尚在盛暑晝寢之時、風息炎熏、林木無聲、野畜俱在深處納涼、惟我獨冒炎暑、足嬾強推、如輪機重力、一路砂中、均有麋鹿豕象之跡、觀此靜境、反以人跡爲汚目瞙心繪、羨誌不已、

六月二十日、倫長先送十二牛來寓備用、然道經雨衝、銳滑難行、行李分運、須二十牛、前差向索、卽此數也、今短八牛、未能分運、據云明晚始到、旣定前游、卽將來船給發放回、蓋已空候三天矣、

總辦及各員、二十一黎明起程、我同安兵二名在寓看守未竣行李、以待八牛、其間連涉大雨、江水增高一丈、淹至寓所柱足、並聞已行之牛、在路傾跌、行李分人搬運、遲滯不前、二十六里計行五點鐘之久、當此陰時、正多阻碍也、

二十二日、八牛未來、易以人夫二十、至明日即追及先行之人、路中沿江、過二三嶺、中隔小澗、淺涉而過、嶺外即平原、囊冷河頗大、覓船渡之、此河似發源於東瀾兩江間之湖瀦、夢倫鎭甚大、周種稻田、阡陌整齊、鄉人五日一市、粮食較南路漸貴、知貿易之旺矣、店中每挂英綢甚多、竊服鄰貨銷售之

遠、綢布機紋俱有廟宇佛像、織染各式及口門廣狹、均非歐洲通行者、蓋就土人所尚而爲之也、總辦會拜倫邑長年已六十八、當王回信尚未至、故接代之儀、頗無定見但知強國之使、不敢輕慢、寓所派勇護衛、樂人數來鼓唱、樂中一人二手執燭、先唱甚長、繼則衆和之、土民觀者麕集、中有一種名格斯麻子、狀甚異、日女首戴麥笠銀球匡、額項飾白礬珠二道、左懸棉綫綹色紅白、頸繫五色絲、帽頂帽簷、鮮花朶葉、隨意加戴、身穿大挂、胸有方補、下束短裙、僅蔽二膝、裹腿緊紮至踝、耳懸朶珠或銀球、臂釧有鐲、腰束帶、頭挂練、胸又闊皮

黃豪伯游歷芻言云印度東境之亞山本係貉貐野人之族英人新闢其地種茶栽桑有一綫之路通孟養而達騰越徼外前

帶、帶上繫蛤殼及中國錢、男首纏布、上穿銀釦之衣、下穿短闊褲、男女均披套衣、如中國之一口鐘者、雨則反兜其首、女人運重以行、如半枷之盤套於肩頸、盤連籐籃、籃中隨意置物、籃有繩、或繫腰間、或持手中、男人俱留髮綆辮如滿俗、語音與土人大異、淸硬如嘯、望而知爲異種、另有酋長教化、俱別、不與他人交涉者、據麻格來奧述云、此種野人、俱從雲南之夢冷回縣北面而來、其俗死後用土埋、不若南掌人之火化、蓋恭敬其靈、異于釋教、正室不育、方准娶妾、不讀書文、畧有能通中國字者、游爾云、考其名色、係苗子別種、居黔蜀間

明時置寶井於孟養故設銅壁巨石萬仞諸關皆通寶井之道也云云此夢冷卽孟養二字之轉聲

陳琳川觀察云緬甸都城之阿瓦讀若粵語之亞窪

深山、不受中國管轄、余偶習其語言數句、覺其同俗中亦有歧異、甚難通達也、

六月二十八日、倫長專送當王回書至、書中甚有愛護之意、當王及加步里兩王、俱准在境僱役人船游歷各處、並給護照、並云如須進當、另發照憑云云、此書字句易識、惟官銜名字、長冗難記、當又名格厤喇荅、歸屬阿瓦、據使人述云、初見當王、卽送見加步里王、又送見甸相、其相卽阿瓦派駐專辦交涉事宜之員、兩王意頗艮、而相臣因總辦未有書幣、意存阻難、唆王勿給照、該使力剖、總辦未知相臣在彼、並非有心

輕視、相意尚不解、謂王曰、交禮未通、何稱學問、兵官恐在地方生事、王勸曰、彼祇十六人、我土民四萬、何畏、遂商發回書、准游歷也、是日遂與倫長商轉運事宜、惟夫價甚貴、特拉巴爾脫病難行走、須人抬舁、此方風俗最惡病人、咸以爲近郎染晦、官權不能強民、只得派自帶安人及呂宋人舁之、其中有力弱及微疾者、頗掣肘、分派始定、起程之前、操火鎗一通、一爲輕便行李、一使土人見兵器之利也、

七月初一日、取路拜來奧、經無限秧田過多俱被雨衝損之數壩、泥陷沒踝、並涉囊麻依河、水深至腰、河鄰一小鎭、各員

先行、我在河岸助舁病床、徽幸安穩、尙未着水、既過東裝穿鎭、追及前行、土人似未指路、初疑失道、既察通事言色不安、始悟爲土人厭惡病人、不准過此也、同人俱怒、彼始解云、此後尙無阻碍、過鎭後、平林叢樹、路尙坦易、傍晚在排囊根僧寺歇宿、

七月初二日、所行之路、崗阜㵎峽、泥淖陷砂、隨處迷途、行五點鐘、抵拜來奥人已困乏、歇于東江支河岸之新廟、風景尙雅、從蔓倫至此、實計五十四里、而人夫之費、已花去洋錢三千餘圓、照此夫價、勢難遠行、議將無用之物易去、以輕行李、

大衣一件、易鷄二只、褲一條、易鴨一只、羢背心一件、易瓜一個、破礙抛去、祇留蓋被各人檢點總捆、大小尚有三十件、內葯材測器葯彈洋銀皆必不可棄、實爲大件、洋銀約尚存一千七百餘兩、雖分二箱、究屬沉重、必派看押、支河之左、約距十里、重覩東江流於平坦之地、此段中兩岸並無山崗、畧如下南掌、然祇漁船往來、非通衢也、支河之左、俱屬蔓囊地、歸暹轄者、只距十餘里有囊須小河、爲暹甸分界處、奥鎮見有野人別種、名解思高斯、其狀更似中國、彼自稱係中國藩部、在大理府左右天山相近處遷來者、男人留髮綆辮、外裹黑

布、上綴銀圈、女人服飾、與倫鎮所見麻子相同、俗甚重帽、出嫁始戴、戴卽不離、至死猶爲殉葬之物、器具多用銀製、雕鏨頗細、所見如烟筩一種、花紋甚麗也、僱彼運物、皆畏拗不從、疑奧官受私賄、故亦不甚相強、乃擬另僱呂斯人扛運、

初五日、先遣阿來維及安南外委等前往新掠潑、託新長轉送書弊至克綫杭王、蓋新鎮係杭屬、杭王卽當王之弟、故所備書弊輕重畧同、幷另備一分送甸國派駐之官、鑒前失也、

越日、雨阻、

初七日稍停、晴勢未穩、路甚濕、運重尙艱、

至初十日清晨、同人始啟程、傍晚宿于囊烏恩河、岸無民屋、但擇一樹林、纏枝縛葉、聊爲棚帳、是晚復雨、風勢甚大、枝葉推落、寢被俱濕、潮氣侵骨、螞蝗蚊蚋、結隊羣游、相親甚殷、更有無數飛蟻、巢入毛髮、痒莫能撓、一宵難受、盼望黎明、始離蟲窟、換吸新氣、心神爲之一爽、山崗上下、林樹疏密、高原播種木棉、頗有泉源、清聲汨汨、流瀉于繡草如茵之地、風景頗佳、惜身體匱乏、嬾於瞻玩、行五點鐘出山境、歷平陽、復踏稻田泥路、未幾卽抵新鎭、尋見阿來維等之寓、係一神廳、正備午餐、以待同人、更得異味、頗慰老饞、蓋彼等自奧至新途遇

麂被虎搏淹淹將斃、卽發一鎗中虎、雖傷不退、連一鎗棄麂而逸、初意逐虎而已、不料獲得野味、遂割其腿肉而行、此際已成美脯、數日未嘗葷腥、當此食指甚搖也、聞杭信昨日始發、待覆尙需時日、或逕行、或暫止、頗費遲疑、惟思杭王係當王之弟、必無反覆阻難者、然同伴中多因在途感受穢潮蟲毒、非瘧卽瘡、人夫日費、土官日疏、加之陰時多雨、道路難行、頗深焦灼、新鎭長畏縮拘牽、毫無照應、只能權栖廟中、聊作病房、土人羣來相視、以爲異觀、有疑游覽、有疑商賈、互相猜問、遇我者大都釋儀、此處江流北向入兩江之間、江雖可行

船、而土船極少、
十四日、鎮長謁云、十六日廟有賽會、客須遷讓、遂移宿于岸傍空屋、賽會之際、見有近方解思歸斯數野人來廟、據麻格來奧所記、係高斯同種、垢醜不堪、性嗜濃酒、今所見亦未必盡然、其人鉤鼻長面、準高頷縮、或鬍或髭、首俱纏布、彷彿亞刺伯人服色、與南掌不甚異、就中亦有五官整齊者、女人首戴竹絲笠、頸挂料珠、略同麻子、不及其華、俗信鬼神、不重文字、死亦埋葬、家各有墓塚、穿一穴日奠飯于穴中、慎終之禮頗恭、向傳此種專於在途刼掠、克綫杭長曾遣兵捕勦、嗣降

服恒獻蓆子棉貨爲稅、凡酋長往來、應差供食、耕種惟烟葉木棉二項、專售於中國者、此種與麻子及高斯形雖稍異、實則同種、與華人最相近、觀其農務教務、悉本一化、不知何時流落、而染此野風、再查伊拉烏低口瀾滄北面發源之間、有新否斯、解金斯、解古斯、各種野人之名、音亦相近、尚有解倫斯一種、係倘洪、該波、當多斯、各種、散居于對那色里及西擋源頭中、雜交而成者、按麻子及歸思呼人曰奧加、高斯呼人曰解西阿、由此度之、南掌所稱解思、卽人之意、然北人未見、究不知有無異同也、

十六日晚、接當王近函、係從倫鎭遞來、已越九日矣、函中係邀往彼處少息、恐夢倫民情愚頑、接待容有未妥云云、竊思當王何以如此殷勤、或王喜希見之客、抑緬官冀索未送之儀耶、此去當境繞道甚多、所費不貲、因緩言辭之、

十八日、接夢游（即杭王駐所）杭王回信、亦准游歷該境、是時舒裴瘧病稍痊、特拉巴爾脫脚傷漸愈、二安南人尚抱足病、皆不能多行、而同人俱心急如焚、新長眈於鴉片、不理政務、徑商僱夫事、每云陰雨時行、道途甚艱、並値農忙夫少、水道祇一渡船、不能相假、能待三四月天旱、再行爲妥、而窺大人之意、

急欲我等早行、蓋廟左右本爲土人小市、我等估據、不能賣買也、

二十一日、有小酋長來寓叩行止、並詢約需人夫幾何、能出何價、總辦卽云約用五十人、抵掃比央（掃譯爲口　央譯爲河）卽囊河口之鎭、約程五十里、每名給洋一圓半、可否卽行轉達新長、一點鐘後、酋長來覆云、新長未見、但於各酋議妥、次日可行、迨至次日、土人復云、澗水洶湧、尚不能過、傍晚始知此日係停工之日、不肯行走、前言係推托耳、

二十三日、清晨、留病員暫住新鎭、再息數日、餘員先行、人夫

一道負戴于夾江高崗之上、崗麓巉削、叢樹高下、蓋平路已被水淹、此高路本係蒿沒、因近時有杭王巡遊之說、故稍有人行、歸斯刈闢草樹、分堆路旁、循堆而行、路頗易認、惟隨處荆蔓棘刺、跣足甚艱、然較栖留新鎮、猶覺暢快、微風吹樹、林開江現、浪湧之中、浮送江岸、樹木爲山水衝拔者、風景可誌、行二點鐘、過一半壑之溪、溪澄澈見底、絕無草木、溜徑石面、積如硝鹽、探之甚熱、溪之源泉、共有三四處、距此不遠、多從石壁下湧出、其熱炙手、跬步慎行、幸未傷足、以百度表探之、計熱八十六度、（合英表一百八十七度）離沸限不遠也、傍晚下崗、駐于江

灘漫水之間，覓得砂灘，可容棲息，砍樹建棚，聊蔽風露，一宵之中，正爲蚊蚋齋供，

次日午刻，始抵囊央，覓船過渡，一點鐘時，止于掃比央鎮之枯廟，僧房空寂，久無僧人，余等正可寄住，看合鎮只有四屋，在江之右岸，風景頗入畫，江面闊三十餘丈至五十丈不等，岸山如壁，灰石壘壘，石根爲水激衝，凹窪深淺，鎮之地面，高出江面約一丈三尺，此時水漲未足，大水之年，恐亦漫鎮也，運夫計給洋七十餘元，洋洋得意而去，廟中先有旅人二三在，係瀾滄西面之南掌各鎮人，從正未正幅二邑而來，甸人稱正

末日底簿稱正福日對你據云此二邑現無酋長、均受甸人管轄、而幷稱其種曰方斯、恒有爭端、而拉瓦斯、歸斯二種、亦雜居分羣、觀方斯似曾助回匪叛中國者、現在均在該地販賣鴉片金葉寶石等類、因受螞蝗毒咬、兩腿俱腫、故暫息於此、而深奇我等冒雨趲行而來、到來爾見而憫之、予以少藥、彼云前途人夫極少、路極難行、觀掃鎭情形、鄉民果不多也、日晡、往尋鎭主同往、搜僱近村人夫、並觀沿江上流情形、見土製小船、以杉木爲之、三塊鑲合、底極厚、兩帮稍薄、鑿小方洞、平列成行、籐條貫之、似船身係纆縛而成、非筍接釘連者、其縫以蔴、及

樹膠捻之、浮江如葉、甚輕便也、鎮民既少、呂斯種亦不多、偶有僦居者、俱係克綫杭鄰邦避兵而來、與鎮人不甚相通、

七月三十日、新鎮病員續至掃鎮、未能並居、適總辦新犯螞毒、小腹腫痛、

乃于三十一日、余與特格爾迺到來爾分行李之半、集夫先行、餘員暫止于掃鎮、夫少不敷、至以婦女足之、自掃鎮起、沿囊央岡岸、路尚平易、惟螞蝗不可勝數、貪饞靈便、從草樹中撲躍入身、央河漸闊、漸入平陽、支流極少、時有間阻、此處頗種稻、惜居民鮮少、未盡耕耨、

夢央即夢養前明設官慰使司凡六曰車里曰木邦曰八百大甸曰老撾曰孟養曰緬甸謂之滇南六慰

且八月初一日、循央岸北行、過漫灘、水沒腰際、數里後至彭栢桑鎮、聚屋數簇、在一平原、稻田頗多、時雨農忙、地甚溼濕、此間已出夢遊境入夢央境矣、央邑屬當王邑、住此少西不遠、若從埽鎖直北行至夢游、本無須再入當境、緣野路四日之程無腰站、各人恐難勉力、故迂道取此、初五日、埽鎖各員繼至、而總辦往觀夢央之塔、極古、在鎖北崙界山岡上、旋向鎖主索運夫、是時適有甸勇二人到寓云、央邑奉緬官使請往、余度前行必經該邑、而未識來意、恐有阻延、竊料總辦之不願交接也、姑領之而已、

初七日、由彭起程、所過平原、爲囊央支河所貫、支河之大者名囊橫、上駕有木橋、爲南掌至此僅見之物、必爲王化經營之地也、平原半係熟田、半尙拋荒蕪、屋係覆竹瓦形、漸近中國制度、政治妥洽、民人尙可安居、行三點鐘、繞過囊橫之角、午刻抵夢央、在山麓盡處、築有土城、鑿濠環之、穿引囊橫支河之水、盖昔時曾爲强盛之都城也。渡河有木橋、過橋接大闊場一片、美樹數簇、地勢漸高、抵一廟宇而止、四圍卽接市稍之屋、場東有回教禮拜堂、余等行旅卽停于此、適有小官一員迎至、邀余至公所、余答以總須待總辦至此、始可議去、

余非首領也、時通事未至、語言不達、彼官未解我意、俄頃帶二甸兵來、手持腰刀、有相強之意、余亦坦然不睬、命安南外委逐之出、未幾總辦至、余訴以剡間之事、總辦頗羨余胆略、余次日黎明、有人來知照云、甸官集各土員、請往會議、遂遣阿來維先往探之、據云、甸官不與接談、窺其意不甚善、頗欲阻我遊歷者、余等遂各備兵器、以俟動靜、少頃甸官來迎、情亦和平、非若向之兇很、開談先問總辦家中安否、法國王康健否、游歷因何事、所帶係何處路照、總辦即以在當境第二次所得之信示之、曰、此係相邀、君等至當何以不去、總辦云、

迂道太遠、病員既多、恐致躭延、職此之由、甸官云、請俟十二天、俟我寫信當王、請示定奪、總辦云、我等均已力乏、急欲抵江、不能久待、並憶及失禮、甸相將擬補送之意、甸官始改言、請待三四日話別後、知事有妥兆、次日謁拜央長、（係南掌人）此長雖屬當轄、尚留王稱、爲該邑曾經強盛之遺跡也、所轄民人係根斯呂斯二種、謁王後接謁甸官、公館卑小、有八甸兵護之、客至款接殷勤、並出幼妻同見、貌甚都雅、並坐談公、似有寵于夫者、縱談既暢、甸官頗露實意、所說似可信、其言曰、君等從南掌暹羅而來、均是我邦之敵、既無阿瓦護照、實有可

疑、若知貴國之使奚必阻攔、如係英國人、心亦難測、必不敢放過、然此去難保無他種阻礙、其間中國人爲最難交涉、猥與貴國不和、若能安然行過、我必不信、

初十日清晨、方擬啟行、甸官又復遲疑、欲致書夢游、待覆始定、

十二日、至央長處、始得商妥、以爲必無再阻矣、不料是日接駐游甸官、及各土酋公信、重增反覆、蓋已知失禮甸督一事、直須本人親至當邑請得護照、地方官方無爲難也、總辦無可如何、然旅費不敷、衆人不能盡去、乃擬帶到來爾阿來維

及二兵爲護、于八月十四日分道前往、命余代理總辦、

夢央至克綫杭

八月十五日、總辦既往當邑、余在夢央守候、時方陰雨、不能遠涉、同人偶有沾染瘧症、余在近處畧觀遺跡、足見該處昔時實係衝要富強之地、傍山有大廟、臺榭重重、中央矗出、磚砌樓閣、料雖平常、工極繁細、與盎高爾廟彷彿相似、蓋柬埔治盛時、製作留傳頗遠、民人至今不忘、廟僧時向余詢及蛤美爾遺製也、然此間近處古跡尙多、荒草沉埋、僧人反不搜求、每有所見、及詰之、恒對曰祂呼、不知何意也、夢央南數十

里、在囊央右岸傍山處、有塔矗起曰蕭渺、平原處處可觀似較夢央舊跡更古、完善未毀、時有遠人瞻仰、循山麓而行、間遇石級、約半點鐘許、即抵叢樹之蔭、甚古甚大、即佛家所尚之無花果、考其年似在建塔之前、塔徑計二丈、塔傍另有佛臺一所、小圍墻遺址一道、塔之下有聖井一口、土人所恭敬者、塔左右佛殿俱圍石、方闌尖頂、綴金闌之下圍有小空柱頂鑿橢圓洞、待慕佛者之施願錢也、土人名小柱曰陶格袍、譯即蓮蕋、如中國之蓮花柱也、石欄彫琢極細、雖屢經修改、古式尚存、皆與塔同時之物、石欄傍另有小廟、中供銅像石

像、其銅像鑄法甚異、眉目顯綻、下頷似接筍所成、鑄文難辨、約畧有一百年間字意、其石像中有入定佛一尊、南掌人稱之曰拍來亞爾邦佛殿下數步有小尖柱、敷飾甚美、柱間盤桓、四望空闊、風景豁然、囊央囊橫之谷、一覽無遺、直抵西岡也、數日閒暇、考蕭渺來歷頗詳、附贅于此、或云花噶西雅巴花至自錫蘭、卓錫山傍、將携來無花果種散植之、寢食塔址（佛祖名即在桑馬那高陶姆之前）未至夢央之前、居民絕少、平原尚係大湖、之間、後遇墨哈老才給以頭髮四縷、（頭髮必有奇異能聳人者）爲建廟之緣起、或又云是時堆斯民人尚隸野番、未能脫籍、桑馬那死

後十五年、有一僧名稽里麻能打、携四髮而來、並有阿奴打阿巴哈瑣比打刀那、統名曰奥老盎打、携有頭骨腿骨、并一切佛寶相繼而至、時王瑣冷噶瓦低傾敬信之、贈以金瓶一、玉瓶一、內置佛寶、埋于穴、深計八丈、葬畢、率夫人四太子告馬魯向西肥拉盎化桑收格前來拜祭、越七年、大奥老盎打死、埋于西面、距小尖柱四十八丈之間、阿來維王建獻台、（即獻低亞九露台之式）率人民奉之、每年往朝三次、你邦後五百年、把打里袍（一名把打里波脫拉、一名把脫那）之王名阿稍噶打麻那、攻克維打拉國、乘勝復攻交趾、（即東京）交王自溺、官民不戰而降、阿稍噶求

二百四十爲秦始皇帝之七二百五十爲秦孝文王之元年

得交王之尸、令之更生、還治其國、更邦名曰兇拉格尼、是時阿稍強盛、戰無不克、及歸把打里袍後、遣官于所克各地建廟八十四所、廓獻台、親來恭拜、由此觀之、夢央之塔、係佛家最古者、惟以上所傳史蹟、頗有參差、查阿稍噶治國在耶穌前二百四五十年、土人相傳建廟在阿稍朝七十八年、而以他史校之、遠印度之信佛、必在阿稍之後多時也、

八月二十日、接總辦途中所發之信云、在路盤繞高峯、未能逕達、所過之境、多陶斯民種、農土不遜于南掌、服色與堆斯呂斯相同、首繞紅布、衣褲皆深藍色、凡村鎮比屋相連、非若

南掌散處簷甚低、周圍俱成走廊、行可蔽雨、鎭外枝茶甚茂、高處多以竹溝引水、村鎭道途平治頗勤、傍列木栅、以捍牲畜踐踏、栅如槿籬、密纏籐蔓、雨時足障田間泥衝、雖久霖路仍清潔、央當之間、陶斯極多、即麻格來奧所稱拉瓦斯是也、按北方曰堆、南方曰陶、皆山之土語、蓋以山名人、不詳其種歟、陶斯自稱曰瓦茈、而稱瀾滄兩岸之野番曰瓦根、謂與已同種、俗尚戰爭、據麻克來奧品爲美利加紅皮種同類、據余所見、實似解思迷克毋斯勸美一種、因其服色語言甚相若也、游爾謂拉瓦斯係南掌堆斯二種雜交之變、尚在佛教未

行時也、此說頗確、至今陶斯尙有似堆斯者、當境高原、多有高斯陶斯雜居、余所宿之莊鎭曰夢該房屋頗暢、其處間有夢亨呂斯僦居、爲避稀桑邦囊兵燹、即十二鎭指克綫杭國也時夢方叛亂攻杭國、故亨鎭向有入册居民四千、今祇三百、逃亡可知矣、以上皆總辦書中語、書尾又約三十日傍晚、另有函致、只得靜候、天雖連雨、悶坐頗困、散步鎭之四圍、北行七里、覓得溫泉、其相近處有一村庄甚幽雅、每見牛古及緬甸人販克綫美貨至此、盖亦近邊聚處、然央鎭日用之物奇貴、似商賈不通者、甚可怪矣、其因甸官稅重耶、

八月二十六日、伺官接當信、准余等前行、及至約期、未得總辦書、甚疑怪、迨至初六日、心更焦灼、並聞近時有當人二十八、販鴉片至夢方、被土人殺斃者二十七、祗逃回一人、又有傳言總辦出當境、不回夢央、逕達夢游、余默想沉吟、決意起程抵夢游、探實究竟也、爰于是日僱集人夫、定于初八起程、初七晚正在束裝、接總辦書、書中無日期、但據央鎮伴送官賫回、云係九月初一日在當交付者、信中云、余等于八月二十三抵當邑、次日卽謁當王、接待甚周、盛稱一千八百三十七年間麻格來奥見當王之父、氣象莊敬、今王尚十分欽佩、

故我國人至往往尊之謂大國之使也、出宮後、即至公廨會土官三十二、即該國三十二部之首領、內除阿瓦所派二大員外、餘歸當王簡派、交接之間、頗敦友誼、次日接謁甸大臣布所格督即臣、余因存心格外、未敢稍越禮節、將進、即聞左右呵曰去履、余照歐洲禮答之曰否、進外廳、排列老卒驕兵、半帶醉容、復喝去履、刀出鞘而口中喃喃咒曰、央克利脫、大約即稱英吉利也、余二人坦然不睬、飭人致達甸官云、照此情形、我等不必見矣、甸官傳云、且略候外廳、即出晤、俄頃甸官出、視其容顏、文威飾厲、倣作可醜、直至臨別、送上禮物、始現

此所稱阿稍葛王疑卽佛書之阿育王

笑容、余請准往城中小游、據云須待四五日後方可足見作難也、當地跨佔四五岡、城以磚砌、隨山勢高下、周圍約二十二里、上層半已坍塌、城中房屋居二三分、空地七八分、房料或竹或木、基址或椿或培、宮屋木工居多、上覆瓦片、梁柱彫鐫工細、廟宇約二十餘所、式如中國、多用飛金裝潢、時須修理、所用金葉、俱購自中國、近因回亂商阻、葉價頗昂、値土銀二十三四換、印度銀則二十一換也、城西二里許、有塔曰桑樹里、香火向盛、時方修理、相傳卽阿稍葛王所建、此間土人呼王曰法所高、余相住既熟、當王日益親厚、每至傍晚、卽邀

便服相顧、恒詢我國風俗及語言文字、頗有向慕之意、並詢帥岡部安南及歐洲各處情形、每談次、后亦同座、服色甚華、環鐲滿臂、金碧盈耳、鑽石葱珩、耀如螢火、皆不貲也、王身盤金練十五條、中嵌紅寶石、云係甸王封贈、似分別品級者、王每見余誠實、准我隨時啟行、探遊出境、並議可逕抵夢遊、不必再繞央邑、以省跋涉、一面可信知央邑相待諸人至遊會集、而甸大臣終以仇視、陰蓄拘留之意、王甚不服、遣官往辦、曰法使至、當係由我函招、豈可阻攔其出境、甸官不得已、相許給照、迨觀照文、祗云夢央部、不及夢遊部、甚狡獪也、直至

九月初三日、始易得妥照云云、余得信後、仍于初八日由央起程、料知前途不致有阻、足舒三月困悶也、是日抵彭打鎭在央界、央雷二支河口平原甚廣、南崗遙望、尙見蕭渺塔影、過鎭關、有甸官所給竹簽、驗放無阻、至市稍尋得一廟歇宿、廟中遇有販客以英國棉布灘賣者、

次日六點鐘復行、陟崗渡嶺、地勢起伏不一、細草如茸、澗聲汩汩、周覽鄉景、新奇豁目、八點鐘至康河、即傍右岸前行、遙望村鎭不遠、已見陶斯農屋山麓平畦、稻已半熟、正當收刈時也、地脈漸平、風景漸減、四點鐘、過康河有橋、距雷河分支

處計六十六丈、五點鐘、至夢游鎮、在雷河右岸、河從近山發源、鎮屋所聚處、崗巒障其後、雷河繞其前、頗有背山臨流之致、同人宿于市稍之回禮拜堂、距河數丈、探得總辦尚未至、而到此先應謁杭王、然無通事、祗能遣伻、告免、

二十三日傍晚、總辦等至鎮、別已五禮拜、相見俱各安康、不勝欣喜、總辦遂述一路情節云、自初三日午刻、在當地起程、由夢瓦格渡囊雷河、河中有舡、欲趁者須有當照、不用銀錢、略給烟米爲價而已、渡河後高原磊落、民居多陶斯種、地名夢桑、刀土酋駐彭金鎮、在高原之顚、五日一市、交易頗盛、有

製造火鎗短長刀之廠、大工約百人、小工亦如之、皆陶斯爲之分五六處作場、廠規頗嚴、安靜無爭、某日轉鎗空、某日鑄鎗簧俱有定期、某工幾時、某工幾人、亦有定限、約十工可成一鎗、所需銕條、皆由中國販去者、匠器樸陋、無銕鉗、亦無鐵墩、以木柱架嵌爲之、鑽亦不精、咸憑手藝、雖無一定規矩、而鎗口尚合宜也、所用螺釘、另有模製、器維模錐銼鉋而已、此業已歷百年、在初製時便知用石火發機、絕勝雲南省之笨匠、但知用火繩也、回亂後、中國官兵所用火鎗、恒向此處購辦、鳥鎗每桿值洋錢六七圓、手鎗每桿二三圓、陶斯隸當別

無他稅、惟廠中用銕、均當王官賣稅項約得二百鎊價之數、每年廠中出鎊三千餘桿、鎮上住游歷奇人、蒼顏鶴髮、和藹仁慈、土人皆識之曰帥拉、（即百曉之義）蓋以醫術挾游、治病給葯、僅取旅費、不爭價值者、從阿瓦而來、已歷三年之久、到處逢迎、相見恨晚、亦可怪已、十一日、抵雷冷分流處、冷河之源、在冷鎮、與雷河大小相同、十二日、宿夢瓦鎮、平陽空闊、物產饒裕、人煙稠密、前數日適有大賽會、禁遠方人進鎮、鎮外張揭榜、列各戶捐數、以答神麻而絕中飽者、已上係總辦至當情形、九月十四日同人往謁土官、先至公廨、王幼弟首座、色白、

肥胖紈袴少年、未經閱歷、懦怯無辭、然裝束極華、指疊戒箍、耳懸金環、外披蘆紋佛衣、內襯緞袄、頭繞幅巾、後掌金涼傘、對客相顧無語、余等亦爽然辭出、往謁甸官、貌醜而姤、不肯輕居人下、相接間泛言酬對、目睛他顧、示若甚尊貴者、每遇禮節起坐處、飭夫人代之、示以當照、知難阻留、含容示傲而已、歸謁王宮、在高山平衍、屋宇廣暢、雕琢甚細、我等至、款于大殿、祇有狹牕透光、垂以朱帘、殿內黝暗、王年僅二十六歲、非常美麗、身穿緞衣、耳懸紅寶石、華光奪目、座塡綉金褥、傍置腰刀及金瓶、左右侍立者大抵皆親隨也、余等對坐王前

面置銀盤中安小匣、裝飾甚華、大約檳榔之類而已、器具固精、惜無歐洲實用之物、以實之耳、如空瓶連穿、懸列柱間、無酒無茶、安用此爲、雖富不足重也、王初時語言愼而謙、每云前次必欲見甸照、使我等至當跋涉、深爲不安、而央邑甸官簡慢遠[illegible]之處、在我境內、我亦抱歉、按南掌定例、游歷人奉照過境、鎭主均應辦差送物、我等並未收受、卽有受者、亦量値付價、至是王頗詢及之、總辦云、地方艱苦、何忍令其供應、王曰、將來我送之物、定須收受、縱談漸熟、深情可掬、頗令我等心感、次日復邀晤談、叩歐洲法度、王亦思脫甸國羈縻。謂

凡歐人通商之處。貿易必興。戰爭必息。若照甸人所為。此地不久必亂。往常坐吸民脂。亂則無法保護。何能收拾人心。並云。境內多五金礦。在囊雷兩岸山中。皆是也。當時取出純鐵一塊、紅寶石數種。皆其新得云、此係民間私開。瞞甸官者。若知之、必收重稅、約十之一。故君等欲看。須待得當。我遣親信人私自引往探之。我等懼候久。不敢應也。

九月十六日、王親至寓所、王姊及妃嬪數人隨之、此次更覺親厚、云、此間堆斯民種。伶俐風雅。北境尤好。一脫甸籍。便可成善化之國。如歐暹開商以來。暹人每多進益。難道堆斯不

及暹人耶。以上各論。咸有關係。特詳贅之。臨行、王各有所贈、每員銀匣數件、每兵弁綢衣料一端、

九月十八日、余等自游起程。先遣行李馬匹、由陸路趨道夢郎道口守候、即杭境十二部中一部邊界、我等預擬今宵歇處也、同人趁船循雷河而上、河勢彎曲、順風甚速、抵夢雷鎮少歇、觀賞梹椰樹風景、東埔北來、此樹繁多、自入甸境漸少、價亦昂矣、過鎮復行雷河、駕于兩岡之上、岡多樹林、河勢漸急、計行一點三刻至湄江分流處、船不可進、乃舍舟登左岸尋街市、陸行者尚未至、至傍晚始及、緣天陰路滑、人馬難行

也、

次日、羣行、陸道所過係羊腸曲徑、卽前宵所宿山岡之支脈也、行過山麓、至平坦處、經陶斯村莊、風景適目、近村往來道塗、頗似有人修理者、村閭有向北淸溪一道、余等卽早膳於此、膳後易向取道、行數點鐘、出山麓、過低灘、恒有水窪、既進窄谷一道、兩傍俱有田莊、被囊岩西流灌漑、岩河無津涉水而過、復越稻田、另至一山谷、樹陰密蔽、路多泥淖、過林卽遙見夢郎塔箭鎭、沿庚河卽岩河之支也、市廛頗盛、居民約一千六七百之數、跨庚河有石環橋、過橋接進鎭之路、橋傍有

石獅、雕工極細、惜已傾倒矣、鎮路甎砌甚平、引我深入、觀橋梁道路、似非南掌工程、實有中國制度、我等一路艱涉蠻荒、顧盼易行之道、鎮民見客遠來、環觀如堵、中有女人二身穿長衣、足尖跟高、繿縷衰弱、在土民中觸目可異、噫、此中國人也、進鎮尋謁鎮主、頗通交好、托其易夫轉運、絕不阻碍、

二十日接克綫杭信、出自意料者、信中云、古拉（即稱外國人之名）從夢央來、若到夢郎、詧非商賈、令其原路退回、勿放之杭云云、

查此邑係歸甸清交轄。一千八百三十七年、麻格來奥至此、亦有雲南土官相阻。云我等准中外通商。祇有廣東等處口

思茅同知在普洱府　陳觀察云思茅之南有九龍江土司其地出普洱茶土人自稱曰亢猶中國人在他處自稱曰某處帮也案上文則此地名克幾杭此省為杭字直以帮為地名外人固不識雲南土俗不足怪也

岸。此間從未准外國兵弁經過者。凡此情節。中國未經開商之地。積習往往如此。自一千八百四十及五十八六十等年。三次以兵力相挾。此風始得漸變。殊未知此次我等係奉北京護照、彼豈能相阻、聞杭境東北有城曰思茆、中國邊界也、總辦疑中國官授意杭境土官相阻、俾將來卽有事故、可以彼此推諉、此公門中狡獪之長技、余意不然、自當境一路而來、所見甸官、較甚中國、必係預先致信杭境同寮、多方阻難者、猜此層其實皆非、事後始明白、總辦當時遣通事賫信至杭王、詳述游歷意見、並告明甸相、當王、中國恭親王、俱有親

押路照、請其准我等至杭、一一爲之解說、查驗通事于九月二十一日、馳馬而去、時天已老晴、稍有暴風、路漸乾燥、行旅漸便、庚河一角、皆郎鎮屋宇、層疊高下、鱗次櫛比、鎮外林樹蒼鬱、簇簇可觀、獵者羣往游騁、山岡平坦可躋、登多樹之巔、遠望寥廓、庚角岩角、脈絡可辦、夾出庚河之源、二高處上各有塔、一在郎南、一在郎北、南者名波郎、香火尚盛、有僧看守、下有小圓琢四佛龕、並蓮花柱、收願如前所見、蕭渺然、係近時工程也、其北者名撓、用三合土及甎所砌、較南塔稍古、基周員徑四丈、高七尺、中箭一高六丈、傍箭八、箭下俱有佛龕、

雕琢花紋、悉如菡萏、塔門左右伏盤石蛇二口、俱向上猙獰可畏、工頗樸細、近緬國規模、惜無人看管也、夢郎每日市面熱鬧、余等所經之鎭、以此爲最、街傍俱有食物露攤、食客蜂聚、憶在中國城市、亦恒見之、係風俗所尚、似必不可缺者、市中花衣極多、皆高斯所販、每担價十元至二十元不等、鉛鐵絲蠟、所有不多、其鉛有原鑛、亦有煉過者、其餘倭鉛檳榔南瓜香瓜西瓜茄蘋果李子桂牙如梨而酥葱青椒烟石靛蛋鮮魚猪牛肉等、皆爲本土出產也、市中以鹽爲用、通市乏錢、故鹽及棉貨針綫鏡奩篦梳天平之類、非中產即英產、皆爲進口

貨也、民人語似雲南、高斯更近、若與雲南人同語、在遠客不易辨也、

九月二十五日、接杭信曰、本處去年曾接雲南地方官諭約、凡遇外國使人未先通知夢蒿官長者、不准放過境、夢蒿者、卽南掌人指稱雲南之土語、通事附語云、視杭官之意、但能准我國人行至杭境爲止、

我等得信後、卽于九月二十七日清晨、由鄖起程、離鎭不遠、石路漸盡、尙有斷續形跡、土路亦平坦可行、每遇溪澗上駕小橋、橋面石砂平鋪、山左一帶、農庶工勤、三里一村、五里一

市相接甚稠也午刻過木橋渡囊波衣大河河從西北來似卽囊岩之幹脈也進此谷見四周小岡小停後行至克綫彭過宿

二十八日早行入小谷之內低岡四圍墩泡圓勻山麓多樹時涉幽深形勢萬變如入畫圖頓忘行旅辛勤前抵平陽草木種類亦隨處不同久客熱帶之人每覩此景輒憶家鄉晚宿彭歸居人大半高斯而口音稍變矣

二十九日復行沿途所遇客販甚多鉛棉烟茶俱以牛載結隊成羣咸從杭鎮而來余等不恒見此行旅亦如彼之罕見

余也、相顧新異、輒增游興、

三十日、入囊哈支河角、進杭邑平原、邑在哈河湄江滙流處、向邑爭趨、所經廢市、係近被兵燹、尚未復原者、抵哈河、喚渡于斷橋之口、過河卽在土城外廟內駐宿、通事已候久矣、相見卽述初至情形、云彼官見我到來、不准容留、卽欲逐歸、幸我熟悉此方、知其伎倆、故向彼曰、我奉差來此、不有切實復音、甯殺我、不能空回、我懼違統領之令、不懼爾等也、況我等之來、係各處請准護照、並非不告而入、爾等亦宜細詧情由、照初約之理、能否阻攔、爾等既爲地方大員、甚有威權、何不

讓我統領一見、自然畏服尊敬、奉公守法矣、若不問情由、一味蠻阻、我國人在郎地久羈、或能滋生別事、爾等亦恐未便也、彼官聞此、始准復信前來、我未見王、亦未見甸大臣及中國官、但聞前一晚各官紛紛議事、今日絕早有遣使往思茅者、此通事阿來維之言、余謂此次阻難、未必更甚于當邑甸官、故亦不甚着意、趁此小住、且游杭邑也、該城于一千八百五十七年、經夢方酋長麻哈雖睬躝毀廢後、重建于囊哈支流之址、然城外人烟稠密、城內少有人居、只成小市而已、市五日一期、非期亦有賣買、市面食物略如郎鎮、鹽亦為通用

之錢互易所不能及也、此處湄江闊計一百二三十丈、流緩灘平、水落石出、憶我等在央鎖正江水盛漲、曾幾何時、水勢已退一丈五六尺矣、邑南過囊哈河、江忽收窄、二岸山岡極高、卽此高區、覓得舊城遺跡、卽麻格來奧曾定尺丈方位者、邑北江面亦窄、東北望去、山脈連絡、直接西藏來龍。卽是湄江之源歟。舊城距寓約七八里、荒烟蔓草之中、王宮遺跡、尚可搜辨、高處更有奇廟一所、尚餘未燬之屋、規模制度、比南掌所見大不相同、越石梯十四級至廟基、三面皆用石柱爲欄、欄內卽廟牆、牆上繪故事、如中國畫法、設色頗艷、畫中上

技也、所紀故事、係圍城一所、城中望去甚深、屋宇可觀、城外
二隊爭戰、一係暹人、色白、束戰裙、勝而逐、一係甸人、色較黑、
腿遮米色軟戰花布、裹至踝、敗而奔者、另有鄉景一幅、繪飛
走各類、亦甚生動、廟內窻隔甚多、雕刻花紋、頗似富貴氣象、
大柱腰粗、首尾俱細、廟兩旁圍造尋常之屋、爲僧居者、廟下
復有王宮一所、基址廣闊、四壁特立未燬、俱用磚砌、磚係二
種、一色紅而小、一色靑而大、如嫩石之形、壁外有紅礪石雕
琢之獅犬、隨處傾倒草中、其餘木料、均爲兵火所燬、此宮正
當時接待麻格來奧之公寓也、是日杭境各官私議後、卽邀

勞拉卽三藩紀事之孟雕明李定國死於此地以後文攷之古之八百媳婦地也

總辦至會、會中有四大員、八次員、每員爲十二邦中一邦之主、合而稱之爲稀桑邦囊、卽杭國合境也、四大員所轄之地、呂斯人稱爲四門、夢拉堆係中國之門、夢稽係緬甸之門、夢郎係克綫當之門、夢方係克綫美之門、餘八部如夢拉（卽思[illegible]近夢方）夢呼夢烘克綫東（近夢拉堆）夢亨夢興夢彭夢衣瓦者、凡此諸部、恒有沿革、如夢游昔時亦爲杭國一部、今則否也、土語所稱邦囊、卽部落之意、亦卽衆庶之意、蓋夢之稱能鎭能邑能邦、邦囊之稱專指邦而不可移易者、該省所進甸淸二國之每年稅貢、未能核其實數、緣衆人所聞不一耳、玆就約畧記之、

興稽拉耶烘呼東方八部、昔進中國銀一千兩、今則八金錢、或八銀錢、增以綢匹、夢拉堆一部、進三金錢三銀錢而已、公會首員官名芒打、亦名小克綫哈、譯即首相之意、年老髮白、五短身材、容貌和平、識見頗長、畧知我等必係大有來歷、阻之必躭不合、然各土官俱屬不知交涉事理、雖經總辦細告原由、而此老深恐爲難、佯爲不知者、在事各員俱怒、因與彼約曰、限一晝夜內定見、如能放行則已、否則請一必不准行之筆據、我等自行設法矣、會中見我等人既不多、遠客無助、竟敢侃侃爭議、不知何恃、寔所詫異、由此亦未敢難爲、至十

月初三日、請總辦往晤、
老者陪坐、左則甸官、右設空位待中國官、因是時他出也、餘
官環坐、總辦先出當王及甸督之書照、甸官卽指云、此照但
准周歷杭境、此去俱係中國界內、當王之照、未能通行、總辦
續出中國護照、彼等更不理會、內中一官似最有權勢者、曰
芒加拉、大聲唱曰、此等路照、不由馬哈公會而來、甚不足據、
總辦又緩緩取出恭親王筆致雲南總督之書、請宣之衆官
遂緘口不言、伏聽宣講、內有一中國幕友、詳爲講解、曰此信
寔係北京而來、法人係正經使臣、務必優禮相待、瞬息間、衆

俱改顏、而老者更無別語、但增客套而已、是日卽議定於初五日謁王、

初六日啟程、土官先索進謁禮單、形容頗醜、總辦曰、我未見王、不卽送也、至初五日、各員齊至王宮、竹木建造、殿宇卑儉、前鋪中國地毯、甚不整齊、護衛三四百人、衣服參差、刀鎗廢鏽、不知所技、狀似新募充當、聊張聲勢而已、須臾吹號放升砲、王出殿、年僅弱冠、全憑大員維持、望之不似有材斷者、大帽懸鈴、長衣紅綢、綠裏、下褲白色、手持腰刀、以象牙爲鞘、端身趺坐、喃喃口畧數語、芒加拉反覆繹之、始知所語係問我

等從何處來游歷因何也傳答之左右復曰出境游歷聽從法員無阻俄頃退殿余等遂出是日余往探察湄江在杭境北面不遠彙哈分口處兩岸坦平稍北則水流駛急中多石礁江深而窄如文湘一帶居民新經兵燹寥落艱苦善後未興人多草栖露宿往來飄泊尚未敢搭蓋房屋者鄰境避難之人有堆斯該方稱之曰堆阿譯卽北方堆斯之意因回匪爭戰逐離血地詢其處名曰告鄉潑里似乎卽方斯出身地也此種土民不斷髮不紋身衣褲尚藍而有䙜邊褲寬而短裹首大而平女服畧同于男裙而不褲亦有頭戴小帽者此

外另有野民二種、一曰勞勞斯、一曰徭讓斯、口音大異中國、而核其居處、實歸雲南轄內、實是昔時南掌蒿斯客生者、勞性頗良善、徭則專習鎗彈、屢屢結隊成羣、或三十五十、隨處刦掠行客、以爲生計、在湄江左岸、尙有南掌人雜居、如夢呼夢衣瓦等處皆是也、我等直北行入中國界、不必經過者、堆斯所奉之教、雖同爲佛門、而氣象寔異、觀南掌之奉佛虔篤、故僧廟幾處處皆是、而廟僧亦頗守淸規、漸近中國王化、其教漸衰、王法祖先而下、始及佛也、故僧人不爲人重、在其自居、亦如尋常生涯一業而已、非若南掌之受人恭敬禮拜、儼

然聖賢也、佛教前人論之甚詳、然其精義究未窺及、在南掌東埔西國所稱佛經原文曰禮拜、而各處另有譯本、字跡皆印于櫻葉、裁成窄方條、名之曰唄、訂成部名之曰波格、泥金裝潢、儼然可寶、俗既尙佛、故土穀神祇及祖先靈爽、均和入佛內、在遠印度惟僧人爲博學之士、所過極小之鎭、至少有二廟、如排沙格一鎭共有十六廟也、向北而來、直至根斯呂斯之地、近經兵燹、佛人漸少矣、所見廟宇僧首、每于午前九點鐘時、身穿大衣、携籃入市、循方乞食、勿索勿停、聽人自施、居民爭先恭敬、置米于籃內、不久取盈、日未晡不食也、民間

司教、亦僧人爲之、幼童大半依僧度日、名之曰能斯、早習三規、惟所願不甚永固、冬皈夏違、忽僧忽俗者甚多、即王侯貴介、亦恒爲之、有因艱憤逃禪者、有因厭俗喜清者、愿心固不一也、

柬埔治以北探路記卷六

目錄

由克綫杭進雲南

十月初七日、自杭啟程、去邑不遠、即見湄江之中、槳船渡船、絡繹不絕、貨物行人、彼往此來、余等人裝亦同過渡、渡費僅二洋烟資而已、是晚宿於江左之鎮、

次早陟高嶺、向直北少西、沿小岡凸起之旁、十一點鐘過岡脊、而復陟一山、遙見湄江之幹、囊哈之支、兩水分流、彎曲環抱、中佔一絕大平原、時奇雲蔽山、蒸然作雨、毒日隱現、南望不真、顧東北一角、峰巒磊落、起伏如滾湧、途中遇數野人、長面色白、大抵中國種也、下午行岡之東麓、趨夢陽鎮之谷、是

夢兒當卽孟拱土司

元江直隸州領新平一縣東至臨安府之石屏南至車里宣慰司西至鎮沅北至南安元立元江萬戶府明爲元江府領長官司一曰因遠羅必甸國朝改直隸州割臨安府之新平縣來屬

柏夷卽百夷亦名獾夷

晚抵鎮而宿、囊楊兩岸、均有堆斯所居、因避回亂、從囊堆谷遷此、彼呼其谷曰金沙、中有夢兒夢牙兩邑、囊堆者、卽南掌人稱東京河也、夢兒者、卽中國元江邑之舊名也、在囊楊鎮、另有民種一類、曰堆牙、中國人名之曰柏夷、垢敝枯槁、大都窮苦、余等卽僱之以運物焉、

初九日、離鎮入山、林樹茂密、絕少人居、渡岡涉嶺、頗費攀躋之力、是晚卽宿於半山蒿草之中、困瘁酣眠、不復擇處矣、以風雨表計之、山頂之高、約四百三十餘丈、

初十日、仍在重山之中、多嶺彎曲、四望甚遠、山傍有泉下衝、

方輿紀要元江府有禮社江一名元江繞府城東南而入臨安府境

客綫耨阿據表卽克綫梟

思茅卽克綫梟而屬於夢拉此卽孟臘音轉

飛流瀑布、漸成清溪、是晚止宿一野人鎮、曰彭公亨、人勤農務、運夫難募、惟得女人小孩、然行路頗遠、力亦不弱、或停或行、擊鑼爲號、頗有次序、未幾至湄江大支河曰囊姚、流佈谷間、每得灌溉之滋、

十一日、經行多花多樹之村、賞覽徐行、六點鐘後、抵客綫耨阿、爲南掌盡處、屬夢拉堆小邦所轄、邦主向居邑東不遠、自被兵燹、移至西北境、離此有半日程矣、此邦主、土人呼之曰煞芒、實卽中國官音思茅也、是日停息于該鎮、

十二日、行三點鐘、抵夢浜、此鎮形勢甚要、是中國之隘口地

夢浜表作盤之
一字浜盤音轉

高海面三百三十丈至四百丈、播居雲南難民、以及堆牙各種、皆專業務農、開中國風氣于南掌者、泥墻蓬壁、柴扉木牖、絕無高屋、然居室雖陋、藝工頗勤、屋內桌櫈盆桶家用什物、無不周備、我等借寓、居然大樂、村傍果園菜園、風景幽甚、犂鋤椎鈸之屬、隨處俱有、余等所見考求種山者、此爲第一處也、堆牙服色與克綫杭所見之堆南阿相似、其女服一色、人人無異者、圍裙一幅、常穿背心、外罩帷裳、耳懸銀絲大環、髮插銀簪、面狀首飾、悉如瑞士白里屯女、夢浜居民、款接甚殷、過宿一宵、

裘作囊桑果

十月十四日、雇運物人二十四名、晨刻起程、前行不遠、十一點鐘抵朋囊桑部、從路中高處復望見囊姚谷及克綫耨阿鎮、踰峰而下、見古時半墾之田、足見當初盛業、田勢不一、亦可見植穀之繁、既至朋囊桑部、谷路逼窄、旁有石槃高聳、遙隔湄江、中繞小河一條、向北折西、灌沃斯地、河之兩岸、峰巒銜接、頂有鎮、屋皆土築、色黯淡、遙望隱隱如炮台、行近山麓、風景一變、陟岡而上、見所植粟米甚多、忽有中國之蔴田、到來爾指云、內一種阿剛帶塞、可以代靛青之用、並植菉豆、間有豌豆、其桃李梨花各種果樹漸多、林木漸少、隨處有青剛

樹以及松樹橫生山顛、一久無此風味、奇境忽逢、精神頓爽、村人農工甫忙、接待尙優、惟物價漸見昂貴、從此涉王化界域、沿途玩賞、頻起家鄉之感、想歐州好境、與此相思、覩此風情、不覺將所過各地、了無餘戀矣、土人形狀、漸次變更、似華非華、似堆非堆、殆卽中國收服雲南最古之一種也、牲口亦變、馬牛豬身漸高大、閒有驢類、場圃有雞、哺養得法、種甚肥大、大者重六斤十兩、權其輕重、論價交易、

十月十六日、抵楚雄鎭、竟似中國景象、所有店號招牌、俱以紅紙成書、字各有義、昔時西方人頗重之、每至考究此字、必

置之廳堂以昭敬、屋內裝演貧富無異、起居服色亦相若、可想見數千年王化整齊、得使此四萬萬人同歸一轍、楚鶱朮能雇長夫、余與護勇數人、以及行李皆落後、以待牛馬搬運、捱至傍晚四點鐘、居民尚作工田畝、甚至女伴男忙、余只得息心靜氣、強忍以待、至此南掌言語、不得通行、余勉書華字數行、與之筆談、始知回匪猖獗雲南全省十一二年以來、統遭躁躪、幾無完壞、余所寓屋主、亦曾爲回所傷、家遭刼掠、据云攻拔思茅時、被殺者計十萬人、回匪据此廳一年、華民呼回曰鬼仔、賤之也、甚言回兵利害、以余度之亦半係形容之

辭、又傳來之信云、回子兵器精良、有大砲一種、須兩人施放、一人肩之、一人燃火、另有矛子甚長、計三丈三尺、非二人不能舉之、以此利器、助以堆斯、遂陷斯邑、時思茅華官設法克復、未久、既克之後、疫癘大行、日死五十人左右、當日未能前進追及先行之同事、遂宿夢拉堆守兵營中、次日黎明起程、行路未遠、隨在高阜處望見回匪所掠地方、烽鏑猶存、有大鎮一所、房屋傾倒、瓦礫荒凉、堆于半熟田中、四壁依然矗立、壁內周圍留有火燒痕、鎮中寂寞、闃無居民、惟中國營造工程堅固合用、至此始得一見、觀田中農務猶勤、可見人民未

經遠徙、不過暫躲於鄰近村落耳、正於此處徘徊、會見特總辦於前途稍駐、早膳畢、在事人一齊起程、降自高原之對麓、瀉有一澗、繞谷南流、其水應入柬埔治之囊拉河、達克綫杭夢遊之間、分劃雲南一股、及稀桑邦耨各部界、嗣後踰匡而下、凸出一路、沿途見中國坟墓甚多、立有石碑、上鐫華字、中幾處以白石砌成、既達中國境內、將近城邑、便有康莊、想卽居民下鄉殯葬往來之大道、平坦易行、衣冠濟濟、舉止亦覺秀雅、風景一變、諸同人爭覩以爲快、傍晚四點鐘、陡見平陽一片、延袤無垠、中矗起敵樓一座、城郭隱然、其中屋宇林列、

墻色紅白、錯間成趣、城外有市、臨流建屋、水漑平陽、遙見花果蔬菜、園林鬱茂、四圍築有石路、白如銀鋪、高山圍抱、余等乍見華邑、不免怦然心動、溯自風霜勞頓一十八月、歷盡蠻夷荒域、始到王化之區、實爲歐洲人初次從印度入中國也。特總辦預遣差員告知思茅廳官、備言余等到來、甫至市稍、華官率兵弁出接、導行入城、居民結隊來觀、各相訝異、擁擠不堪、察其意氣、亦無歹念、時余等遠歷長途、垢敝枯槁、自顧殊覺赧然、僅各曳短褐一領、以之蔽體、足無鞋履、又無品服式制、足以彰大國使員、惟特總辦尚有金線數條、垂絲飄忽、

法人此次只經越南南掌緬甸而云從印度入中國者一則佛教所被皈依天竺一則法人以此地爲印度之東半島故冒稱印度耳

在在華民見之也應亦憐我之困也卽在法國見如此形狀行於街市之間亦不將鬨聚游人童豎揶揄來觀乎且思茅人之環集者不僅異我服色亦且奇我狀貌想彼僻處窮鄉觀此形景應不解歐洲人何以素稱強盛震人耳目得毋私相竊議曰此不過沿海居民點綴烘染耳至兵器輪船之精良各種工藝之巧妙豈此野人所能爲哉如謂五千年王化之區反出其下寔屬蠱惑謬談決無此事一日有一華官竟失常禮行於總辦之後忽將總辦之帽輕輕揭起詰其故則曰吾欲觀歐人第三眼耳人言歐人俱有此眼得瞧見地下

寶藏、未知眞實、姑一試之、時余等既至思茅、宿于城外一廟、華民雜沓來觀、囉唣不堪、巡街吏吆喝多時、始得將閒人逐去、廟中菩薩、亦爲不安、其接客不恭類如此、在余等悉心以待、固云耐矣、回思歷苦嘗辛、始達中國、自問亦不可謂非福緣、中國兩字、震爍已久、既至此處、卽苦亦樂、此往應無窮境、所喜者佛臺供像、垂眉微笑、偏若憐我遠征耳、到後未久、廳官遣一藍頂差員送禮於特總辦、大半如米鹽雞猪肉等土宜、

次早十月十九日、偏搜行篋、所有華服盡穿之、帶護勇列隊

思茅係普洱府同知所駐又有訓導一官見縉紳便覽又有巡檢兼司獄一員亦駐思茅

往謁思茅長官、一路經過市屋、悉遭回亂、十室久空、勢將傾圮、署有一二處草率修理、苦無瓦蓋、以破蓆木板遮之、街中行人濟濟、來往兵勇絡繹不絕、大半廟宇改爲兵房、佛臺作爲馬槽、吁、既遭回寇之惡氛、復受官兵之輕賤、佛靈有知、應亦相對淒涼、自嘆歷刼千百矣、城牆碑砌基、用紅礪石、數段崩圮、現在修理正忙、牆外掘濠、濠外樹柵、上釘銕齒、有月城啟閉重門、余等穿城而進、至長官衙門、款在第三進署房、時長官公出、尙未回轅、頃之八人舁轎升砲、吆喝而進、降輿出者、蒼然一老也、年約六十餘、身穿公服、內襯綢衣、外蒙皮斗

篷帶珊瑚頂、余等初不置備、有一顯秩大員至、忙辭多時、俄傳入會談花廳、迭相寒暄、無要語、長官向余云、六月之前已知足下等將來、故特遣人遠接、細思此語、正如克綫杭信中所述謎語一般、繼又云、長途險阻、本憲以汝等爲不來矣、現擬留此處幾日、余答云、至少十五日、冀可稍息、官又云、汝等志在遠遊、敬敢奉告、此去路險而苦、如疫病寇盜、及一切不測之虞、汝等甯不畏此、尙將北遊耶、總辦答云、僕奉命探遊、勢必溯湄江而上、不窮其源不返、既蒙台下惠教、未識有何法可以避險耶、官曰、君等果不畏長途、本憲當遣人導送出

臨安今府

案方輿紀要明之新化州屬臨安府鑾名馬龍他郎二甸云云今臨安府無此州而曲靖府之馬龍州增平彝縣及宣威州他郎改屬普洱府地設通判一知事一

疆、特總辦逐饋遺手鎗一幹、隨在廳側牆上連放數鎗、幸未傷人、此官係臨安人、衆稱其李大人、初在梁大人部下、梁大人頗能軍、初爲臨安首官、掃平該省南境回匪、李大人隨軍克捷、得升他郎廳、復從他郎至思茅攻逐回匪時、本廳居民逃亡者十之六七、李大人設法招撫、始有數店、復從東南兩境、販運食物、以充軍粮、是時驢馬結隊、往返搬運粮米軍器、火藥、砲彈、棉花、木料等物、此官處事明敏、整練軍伍、批閱公文、監築濠溝、郊外布置關卡以衛城池、復從克綫杭購得石機槍以充軍裝、此槍來自英國、爲歐洲極古之軍器、而華人

猶目爲利器、至以繩燃火之藥線鎗、尤爲兵器大宗、他如長蛇鎗、銕箍鎗、叉架鎗、悉是古式、此等軍裝、自余觀之、當另易新式、方可戰勝攻取也、按思茅至夢加及夢浜、計程約有三四日、須擇路而行、向北爲回所据、道多阻塞、且受兩面猜疑、無益於遊歷之事、即所帶日記簿子、竟可爲前途守兵搜去、是以不敢進發、思茅長官談笑向余云、不若暫留彼處、幫打回匪、復提及克綫杭前信、曾關切余等、不便取大理府行、恐被回匪捉獲等語、所帶中國路照、非但無用、適足爲回匪所忌、且云、除雲貴總督諭封發一信外、另有從雲南洋員高蘇

石屏州屬臨安府

韜又發一信，余等不識高蘇韜爲何人，據云精於製造火藥，創設地雷火砲，轟斃回人手下鄉親不少，助伊作工，可惜克綫杭之地方官，從未說起高蘇韜來歷，倘明白告知余等，伊是何等人員，卽可備禮往見，非但可以見識此人，且由此可知中國地方官究竟如何待我，所恨者阿拉維公會，毫無信寔，從未說明此事，或不識信中之語亦未可知，雲南省中既有如此鄉親，往見甚爲合禮，且託其探訪地方官究取何道爲便，自此至雲南省會，止有一路可通，卽他郞元江石屏等處，距此不遠，回匪俱設有寨卡，至思茅廳之貿易，兵燹以來，

景東今廳東界楚雄西界順甯方輿紀要云南百里有母瓜關似即夢古二字對音

雲南府附郭昆明縣

普洱山前明屬車里宣慰使司今土司已廢設普洱府附郭置甯洱縣

嘉慶十六年

方向無定、買賣市價早晚不同、除粮食土產外、祇見景東來之銕、景邑在雲南北境、南掌人呼爲夢古、今尙爲回賊之藪、絲貨風車帽藍等件、從四川販來、銀硃從大理販來、水烟胡椒五色紙、從廣西販來、絨毯與銅、從雲南府販來、土產之漆、與大宗之塩、從普洱夢呼堆販來、此兩處深入內地、幷產嬰粟與茶、塩價每六十記牢格蘭、每二十六兩六錢六分值銀四法蘭、每值洋二角五分販於克綫當一帶、運歸棉貨銷於思茅、此廳建造以來已三百年矣、昔亦屬南掌之一股、國名夢拉、自爲一王、其王所居之地、距此邑約一溜、每十里之遠、一千八百十一年、始

設砲臺以衛思茅、城方四角畧圓、周一溜、每十里門四、近南門有一廟址、規模古雅、惜遭回亂、蹧蹋殆盡、惟石坊一座、兀然猶存、上鑿環洞、如華民大門上仿佛、鏤刻精細、襯以紅礪石、倍形工巧、按中國雕刻人物、舉止活潑、頗稱寫景妙手、惟不能摹得天成自然之景、十月二十四日、城中大亂、傳言回賊逼近、普洱人民避難到來、必須趕緊動身、庶免路途阻絕、十月二十七日、總辦書安督一信、遣通事阿來維歸安南、爲其無益於中國境內也、阿通事仍取原路循湄江而抵東埔治、後彼到伯淖本余等猶未抵帥岡、總辦自阿通事去後、另聘

案方輿紀要此地即明之車里軍民宣慰使司此庫里疑當作車里

一年幼南掌人生於雲南左近、頗諳華語、
十月二十九日、特總辦進城辭行、地方官派給護勇十二名、
以武弁一名帶之、
十月三十日起程、所經之路、悉鋪石板、平原上村鎮星列、足
有三十餘處、惟統遭兵燹之後、闃無人居、余等沿坡而過、山
旁小路、均有堅石條鋪平、
次日循溪北行、泉源澗水愈多、再進少許、過一河、上蓋石橋、
遂止於南庫里鎮早膳、此鎮之名、曾見於歐洲輿圖中、第今
日之南庫里、不比昔日之興旺矣、合鎮房屋、止有十一二處、

案雲南楚雄府所轄有石膏井黑鹽井白鹽井三井皆以提舉及大使治之不用州縣官

均已傾殆，然從思茅廳一路所經回亂之地，此鎮已覺稍好，過鎮少許，路分兩歧，一向普洱，一向相距不遠之鹽井，路口有關，離此不遠，有煤礦，挖煤，舒裴前往察之，洞深二十餘邁當，每三尺三寸周用木撑，所挖之煤，即以煮近邊浩篷鎮之鹽，傍晚抵鎮，合鎮足有房二百餘處，氣象興旺，鹽井十八處，有人開挖，余勘測一井，足深八十邁當，每三尺三寸其井層級而下，每級斜勢十五度，置汲水木筒一具，最下一筒，適及井之一半，井內汲水之人，備有氣管通生氣，另有竹筒吸水入石槽，槽共二十，上置紫銅鍋以受鹵水，鍋各有爐，燒硬炭，即從煤洞

所得者、和燒松炭水鍋時易熬鹽之際、隨撇去浮面渣屑、瀝清原鹵、燒煑兩日、堅白成塊、每塊重一担有奇、此大鎮煙霧常騰、房屋皆黑、作工處人聲嘈嘈、不似在被化之地、與歐洲藝工之城相若、山脚有路、隨處見鹽井、驢騾牛馬上下、絡繹不絕、運木料炭繩等物歸、即駁鹽、按回匪抱據此井、四年有餘、幾將一切土產盡行廢壞、乃克復以來僅一年、而製鹽之藝、竟得如此興旺、華人之勤於作工、實爲難得、鎮之中境、矗起一廟、爲風景之冠、近廟幽靜、無塵囂之氣、地方官安置余等於廟內、送來米鷄鷄子等物、屢經兵燹之後、竟能如此款

待、華人亦善於招徠、憶昔在南掌遊歷之際、到處必自備食物、今在中國境內無一缺乏、朝不必慮夕之需矣、十一月初一日、再行前進、疊過數鎮、多小山、頂產松、林木濯濯、地近鹽井故也、午前十一點鐘許、望見普洱城在小平原之中矣、一路前進、所見被掠鎮市、與前無異、當普洱盛時、人煙稠密、事事浸興、自受回寇之災、屋無人居、田無人耕、種種流離、悽惻不堪入目、誰料我法國文教之邦、不久與布國交兵、亦有此等景象、撫今思昔、洵可悲也、是晚宿於城北一廟、凄凉寂寞、廊廡蕭然、四處民居絕少、惟南門之外、尚有小市、按普洱爲

普洱府東界元江州西界威遠同知南界緬甸北界鎮沅廳

中國一府會、控雲省西南一隅、地當衝要、尤爲中境所倚重、所屬三廳、曰威遠、曰思茅、曰他郎、時普洱藍頂官員、促我及早起程、因回氛擾攘、合境戒嚴、恐不久復經此邑、城中守兵不敷、城門安置兩砲、一銅、一生鐵、城居石底、墻用磚、高五六邁當、（每三尺三寸）厚三邁當、相距五十邁當許、有一城垛、垛備石櫈、櫈備石塊、敵人攻城、用以打下、其修築濠池、一如思茅、東西兩門外另設營堡、旁開門、堡方周二記牢邁當、（每三百三十丈）普洱貿易不甚旺、囊呼上流邊境處、出茶一種、最是聞名、卽俗所稱普洱茶也、葉捲如管、兵燹以前、茶商每趨大理府、運至

楊子江渡口、順流而下、據阿里恩所撰航海聞見錄云、此茶貿易已歷千六百年於玆矣、做茶之人另有一種人民、名曰賽然堆、亦名白然堆、普洱府一片平陽、四面皆山、窮極怪狀、坟墓竇塔、遠近羅列、墓皆以白石砌成、直到道旁石橋、荒坟古墓一路坍塌者不少、西北有湖、知普洱府者、係北京部放一官、臨行給路照一角、上寫着應行路程、惟由此至臨安府、所往路程、不甚分明、後方知道路阻塞、雲貴總督鞭長莫及、在該府紆曲指引、亦屬無可奈何之事、

十一月初四日從普洱起程、一路山石崎嶇、高下不一、厥後

愈行愈高、本抵極高之一岡、轉過山坡、適值天雨、路滑難行、由是踰崖越嶺、渡一極高山頂、計一千八百邁、當過嶺之後、一坡較低、然亦峻絕、山脈自北而起、綿亘向東、一路山勢峻削、直衝而進、旁列山岡、亦不少、正在前進、忽覺峰回路轉、形勢陡變、所遇澗溪、非復向東埔治流矣、時陰雨緜緜、下山泥淖難行、深夜抵馬里鎭、鎭周葢井林列、儼如浩篷一般、有水一流向北行、沿河而下、棄谷地、復攀東盡頭之一岡、路漸荒僻、崖懸壁削、石不帶土、熟田始少、從思茅一路所履之石路、至此漸沒、而行人尚多、路遇文武官弁、或騎馬、或乘輿、兵勇

方輿紀要順甯府有把邊關在把邊山上爲府之險阨

簇擁紛紛向思茅進發、赴李大人約也、據說李大人之意、計在先攻回賊、不使竄擾普洱耳、是日長途僕僕、所過皆山、既而降至一山麓、石質光濯、雨濕駭滑、甫至谷地、遼闊無垠、繞河一條、水盡涸出沒於石土之間、前行少許、漸聽水聲括括、奔騰泙湃、蓋北來之一大江也、既到兩水支分處、沿江右岸、惟見叢林茂草悅目抒懷、所遇大江、卽華人呼爲把邊江也、江流深濁、爲東京河極西之一支、晚宿把邊鎮、鎮在渡口左岸、情形困苦、

次日循把邊左岸、沿江而下、行未遠、攀一高山、把邊江繞流

其下、向北漸高、已抵雲省之高原、四周麓下、江流甚多、十一月初七日、過東關、營伍碁布、羅列相望、護送兵弁、關路而前、深得臂助、按東關之名、卽東路一關也、四望平陽、關起中央、實爲風景之冠、農務可嘉、村落甚多、此爲把邊布庫兩江中石谷至高之處也、到後兩日、該處所有營寨拔隊起程、連升號砲、衣甲飄颺、旌旗蔽日、氣象爲之一新、每武官之前、鳴鑼擊鼓、聲應林谷、按弦彈索、各奏軍中之樂、令旂所指、人盡起行、統領官頭戴藍頂、尙留關前未發、款待甚殷、迨余等起程、該統領乘騎相送、計行一記牢邁當、每三百三十丈出鎭兩行

兵勇排列、旂幟招颺、鎗聲震地、

十一月初八日、渡布庫江、江大不減於把邊江、有支河繞一山谷、穿谷而過、至羌魯本鎭、遇見一官、奉他郎廳諭來迎、次日兩點鐘、抵他郎邑、至大一員、頭戴紅頂、人稱其爲丁大人、作速前來拜謁、特總辦、余等宿城外一廟、他郎城臨一谷地、布庫支江繞之、城小於普洱、無砲台、祗築土堡、雖同遭回亂、而較之普洱思茅、被刼未甚、尚稱熱鬧、左近山麓之下、農務甚勤、除南帶下所有果食外、兼產歐洲穀果、並見蕃薯、買賣灘頭、有核桃粟子桂牙、（果名）芒果蒴果、（梨類色黃味酸滇人用以作蜜餞）橙橘、

桃、梨、平果之類、果食充足、物產富饒、倘無兵端騷擾、講求農務、洵足爲天下至富之一邑、

他郎居民之中、雜有一種土番、華人呼之爲浩尼、所穿服色、略似解思高斯、氣體迥異、美秀好武、頭面彷彿歐人、額狹面方、眉平目黑、皮銅色、婦女強、有女善視兒女、行甚疾、非若中國婦女高填木底、纏以布帛、以致皮骨損傷、步履艱難、浩尼人善射、能用毒箭、協助華官、攻退回匪、按此種山民、卽爲南掌人之根原、猶安南大山野人、爲安南人之種類也、

他郎聽天時陰冥多霪雨、氣候漸冷、居民畏寒、重穿厚絮、長

方輿紀要元江軍民府屬有因遠羅必甸長官司又引志云府北有奇山舊曰龍爪山有涵春泉仙人洞奇詭萬狀又有九龍山產礦名魚鳧塲

袍之內、墊以短襖、儼如小火爐一般、時余等來自南帶、寒暑表雖降至十二三度、亦頗思靠火以取煖、然尚在熱帶之內、距北帶猶差二三記牢邁當也、他郎地勢、計高一千五百邁當、

他郎元江之間、兩境交界、去北少遠、多金礦、余等往察之、礦在一山之隘口、山無樹木、苔痕翠綠、繞流多溪、溪邊淘金、金亦從葉石地堨白火石中得之、淘之沙中、挖之洞內、居民業此、已二十年矣、然從未多得、一月之中、不滿千兩、即一年所取之金、不過值十四萬法蘭之數、而淘挖工人、計有一萬、且

此時所得、月不過五六十兩、而作工之人、數尚滿萬、貧苦無人主治、任其淘挖、國家亦不徵稅、有數井歸於官挖、官亦自備資斧、淘之沙中、淘金之利、較之挖金似稍勝、然民不畏苦、仍然取挖者、深望獲一大窨、驟得多金、以冀一朝之到富耳、挖得石礬、搗碎篩細、仍自沙中淘之、間亦得銀、惟爲數無多、他郎左近、另有一種土產、務必小心究之、乃矮樹叢中、蜘蛛所結之綱、抽以練絲、性甚堅細、販之雲南各境、織成綢緞、每斤價值三法蘭、

十一月十六日、從他郎起程、繞城而行、攀城東之高山、山抱

雷方河谷有河一條、亦名雷方路、旁懸一木籠、內置盜首一顆、以示行人、爲非者難逃國法、所陟一岡之坡、旁種有罌粟田畝、

運物人中一人鴉片痼癮、寸步難移、遂將所肩行李、傾置路側、因擇護勇一名以代之、可見鴉片之爲害、此人實昭炯戒、

降至一小平原、村鎭林立、溝澗交汊、遙望如一星、四面環山麓種稻田、層級高下不一、形如鬭獸圍場、（昔泰西有鬥獸戲、擇一極大圍場、置猛獸格鬥、其中周築土牆、層級高下、坐以觀劇、）大雨傾注、寒氣逼人、是晚宿於第一村、

十七日、躲匿村中、全日未能出門、時寒暑表已降至四度、氣候凜冽、非火不煖、居民與土番互相婚嫁、種類雜變、竟毫無中國氣象、所婚者浩尼居多、浩尼婦女服色與中國迥異、腰內束帶、以布裹首、甚易辨別、

十八日起程、所見農工精巧、歎羨不已、地方雖遭兵燹、房屋傾塌、而開墾田畝、禾油麥秀、尚足以悅目怡情、雖山麓巉削、隘口逼窄、澗水奔騰、而無一谷之地荒蕪不耕、自麓至頂、阡陌縱橫、地勢高下不一、田間溝洫、譬畫均勻、一望黃綠紛披、巉巖蔽日、向背成蔭、眞一幅絕妙畫圖、流連不止、

既離布庫大江、沿浩低之支河而行、是河之水、傾入浩低直達東京大江、路出高山之旁、麓濆沸水、傾流谷底、中有黑色砥石、障迴流水、衝起白沫、瀉流於石之兩旁、山上松林齊列、透有日光、稍布野景、來往行人、絡繹不絕、驢騾運鹽、亦向元江進發、而從元江歸者、負有油米燒酒、紙貨陶器檳榔之類、自有檳榔、可見地近熱道、且多深谷、其驢騾結隊、均有兵勇護送、因遭回亂之後、土匪刦貨、視爲尋常、而所有良民、已遠避於郎潑拉彭、克復之後、中國官員、反向郎王索子民、據云、從他郎至囊呼。有一直路可通。中隔一河、上起一橋、規模宏

元江州東界石屏西界鎮沅南界車里宣慰司北界南安

麗、係本邑居人醵貲造成、過橋高聳一山、勢甚峻削、苟從山頂墜下一石、便將墜入深淵、地扼險要、可以埋伏。先時李丁兩大人軍餉過此、曾被刧奪、并失去馬驢三百匹、極力追捕、止獲五盜、因此護勇等勸余戒備、裝鎗前行、路行點半鐘許、攀一極峻山巔、風景最勝、西面遼闊、山皆不毛、高下如瀚海浪紋、東西峰插雲霄、狀如鋸齒、麓下山石光澤、微黃映黑、元江流焉、江上有邑、亦名元江、層嵐疊嶂之間、望見江流滾綠、城中臺榭烟横、晴光浮白、山東焦黄掩映、雄城危聳、倒影江中、一派風光入目、難以比擬、

邑中瓦角飛青、雕甍撲地、園亭點景、一似土亞名城闍譜一幅、平陽一片青黃、稻熟刈穫、金光燦爛、闔境眺望、見有甘蔗田、以及椪椰樹、青綠未彫、城臥於江之彼岸、對麓多臺白石碑、星羅棋布、噫、浮生若夢、死者應嗤我之愚也、

路行三點鐘之久、降自一嶺、計高一千二百邁當、始達平地、重見青澄碧宇、及至北帶地面、天復陰雨、寒冷與前日無異、元江人款接豐厚、地方官出郭遠迎、率領勇二百人分班站列、招颭五色旗幟、砲聲震地、鼓樂喧天、觀者如堵、一路連絡不絕、前面幼童歡躍、負牌先驅、牌書歡迎字樣、招居於城北

一廟、廟建於康熙年間、
元江係直隸廳、歸省中大憲統屬、
左近多堆斯民種、華人呼之爲百夷、卽古時夢兇遺裔、雲南未隸中國以前、統名夢兇、愈近東京一帶、百夷愈多、不受王化管轄、華人談及滇省土番、恒以百夷爲首、浩尼次之、喀圖、小狙、布拉勞伯、勞勞斯又次之、此數種土番本同一宗、言語皆大同小異、惟勞勞斯一種、迥然獨別、與江右之歸斯相若、百夷之女、頸穿領、闊三指許、領色或紅或黑、邊鑲銀釘以爲飾、遙望如捲毛狗、頸帶皮圈、胸束兜亦飾銀釘、耳懸環、鏤鑿

細巧、或一線圈、或如磬、琅璫耳畔、髮插長簪、簪頭懸珠成串、衣飾惟銀寶石料、珠不與焉、百夷之青年少女、修容無比、身穿緊身、裙鑲闊邊、顏色不一、內中亦有秀美者、男首纏布頂平、髯細面瘦、彷彿安南、據華人云、此處南掌人並無廟宇供佛、而道斯一種反虔誠奉佛、蒸蒸日上、然南掌雖野、較之勞勞斯循良易撫、華官喜之、

元江物價較平、番薯一斤、賣十文、場中多鵝鴨、與猪、橘味甚甘、賣價頗賤、平地多產糖棉、復見軋棉機器、如安南一般、當地即織粗棉布、染色富艷、元江左近、山中覓有麝香、

石屏州今屬官
臨安府

城北數里之青郎產有銅礦舒裴往察之按閩省礦苗甚旺此脈已小浩底江在元江對面闊計一百五十至二百邁當流緩而深兩岸沙脚江環一谷計高五百邁當

十一月二十六日乘舟下江地方官送行重履石屏之路路在江左下流元江以下山谷漸窄風景平常石壁光禿聳矗於河之兩岸河水紆急舟行三點鐘後抵覇彪鎮百夷所居平頂層臺鎮在江之左岸舟未抵鎮水溜難行鎮周有土牆鄰近村落亦然

山中多盜、早間有數野番、販賣粮食、於余等去後、晚上復來、衣服被剝、鮮血淋漓、銀袋亦被刼去、兩臂筋斷、屋前有月臺、如亞剌伯仿佛、其頂平之故、非以瓦片缺少、卽因山巉難蓋也、月臺有二層級而上、在其第二臺上、蓋有棚頂、攤梹榔果以涼于其下、鎭有柵門、夜則嚴閉、巡邏達旦、在鎭之上游、峰巒排列、一片浮綠、坡下鑿有一河、以受上流澗水、傾注入江、河繞各鎭、灌沃田地、草木滋生、河岸石隄甚固、隄上有路道、行人工程浩大、然費雖鉅、而華人殫力築成、無非爲一勞永逸之舉、且此等工程、不獨此處爲然、中國全

境均有之、

自離霸彪起程、諸同事取石屏臨安一路、而余獨承總辦之命、泛舟復遊浩底江、以窮其源、約會於臨安取齊、余遂駕一小舟、沿霸彪順流而下、商船甚多、江身漸窄、兩岸崇山危聳、計高八百至一千邁當、石壁之內、上下層格、有片石灰石、以及灰裏之石、旁瀉一澗、石卵石塊、隨流湧出、滯於江心、水性遂急、當此隆冬水涸、溪道枯絕、山石盡赤、樹木皆彫、上至山頂、始見綠蔭蔽空、松林遠列、然諸溪皆涸、而尚有一湍縈洄於山石之間、流至一壁、直瀆而下、狀如虹漸瀝成雨、水光奪

方輿紀要大關在臨安府西北三十里

目、潤坡田、樹木脫出、枝掛苔簾、飛流之下、地衣青綠、成片、相去不遠、便見江左最大支流、環繞小底谷、谷窄而黑、羊腸鳥道、與前遊之谷略同、經過峽流之處、水急不能過、舟中止留一人、其餘多人、俱起岸上、以纜牽船、俟水勢稍緩、一躍而過、飛渡似箭、既到下流、始將岸上人物上船、左近土番、有專以此爲生涯者、水淺過峽、皆如是、及至水漲平滿、方可如常行駛、則人物不必到岸上矣、傍晚宿于臨安關、其關多在臨安路上、江旁左近、居民均係百夷之種、有一船以渡人貨、江之兩岸有爪路、路脚甚巉、形似水瓶之邊、來往行人極多、下流

不遠處、又過一急湍、舟子執不肯渡、江仄岸高、巉削如壁、約高一千八百邁、當水從隔山下瀉、多成沫、此急湍之上流隘口處、石脚罅縫中有流泉迸出、石卵石子、乘雨水冲刷而下、成爲石灘、石灘上有漁村、儼然平原也、舟子至此、止不肯進、利誘威脅、俱不行、予亦不能知前途如何急湍、能否過舟、聊登港内磐石望之、但見水沫一道、風吹沙水、自磐石激起、撲人衣袖、躊躇良久、已舟既不肯行、又無別舟可僱、不得不自臨安登陸前進、日中時上高聳之山、峻削如壁、躋攀三點鐘之久、曲仄如羊腸、路多卵石、跬步不穩、時時傾跌、及登山脊、

景象恍如畫圖、南有極高之灰石山岡、界於中國東京之間、岡中尖峰如鋸、最高者約四千邁當、

近處之浩低江劃分支流、黃水時旺時涸、深處約及二十邁當、向東南湧流、東有小谷平坦而淺露、谷中稻田、高低不一、村落甚夥、下有支江清水、以資灌溉、

北有高原甚廣、山勢如浪、一望無際、地脈肥磽不一、灰石及花紋之大盤石、矗立如海中巨浪、有戴土之石、亦有紅赭之石、戴土處種植包粟蘆穄、此種地紆曲彎環、向東北一帶皆是、予等向東北循高原下行、見高原之肋、即港之大岸、

方輿記要臨安府漢句町縣屬牂牁郡蜀漢屬興古郡梁宋廢唐爲覊縻柯州地天寶末沒於南詔置通海郡

所過村落皆勞勞斯百夷兩種之民、勞勞斯之女鬈髮在頂、頭纏布幅、綴以銀釘、穿寬大之衣、下身有褲、與他種女易于識別、

各村方在刈稻、堆積屋前、自遠望之、如蜜蜂之窩、又行一程、見種植漸多、村落漸大、俱依山傍水、復見華人在平原中來往、車輛絡繹不絕、

十一月三十日、望見臨安城、在二十記牢邁當之遠、此城築在平原、風景幽麗、帶水瀠洄、平原之左右、有白石童山兩座、山下田疇青葱和藹、如開笑顏、次日傍晚抵臨安城、伴兵引

都督府宋時大理改爲通海節度元憲宗六年內附置阿棘部萬戶至元十三年改爲臨安路明洪武十六年改臨安府

予入廟隨喜、遂擇廟角之矮屋安行李焉、

予之到此、出於居民意外、城中人烟稠密、而予之伴送人甚少、所過街衢、僅有二十餘人、見予狀異、略爲留盼而已、自忖游覽城廂、諒無阻碍、

城堅厚而方、袤二記牢邁當有奇、廣一記牢邁當、城之中央、有官廨園林、廟宇裝飾、殊可人意、大半遭回匪一炬、迄未修整、

臨安高原之處、屢見采色不一之石、頗悅人目、

南北兩城闉之外、市廛綿亘、人物繁庶、舖戶寬闊、風景如繪、

方輿紀要大古喇宣慰使司在孟養西南永樂四年遣官招諭雲南西南夷大古喇小古喇等部落皆願內屬置宣慰司二長官司五又引明通考永樂初大古喇底馬撒靖定與平緬木邦孟養緬甸八百車里老撾共爲西南十宣慰司而大古喇亦曰擺古自緬甸度大江不過兩日程即至大古喇

予住足略看、居民環觀、人叢中但聞羣呼曰、古喇古喇、予等自進華境、每被居民環觀、此次所環觀者只予一身、自忖不如回至廟中爲妥、奈觀者如堵、躑躅難前、及回寓舍逼仄、不能迎觀者入坐、數華人衣服甚都、勸予云、請君出至廟場、與衆飽看何如、君若不肯走出、恐人情叵測、不便於君、予遂下樓、散步于塲、觀者猶未饜足、羣呼要看他吃、予不從、

次日游于負郭、見沿臨安河兩岸、禾稻、甘蔗、花生、阡陌雲連、此河從石屛湖分流、據土人云、河之盡處在廣東西江之塢、或在東京江之塢、河面多長橋、皆巨工也、

之境其地濱南海與暹羅鄰亦近佛狼機云云據此則古喇者乃住印度之西洋鬼名也

方輿紀要石屏州有異龍湖東流至臨安府爲瀘江又逕阿迷州東又北入盤江

日暮時進城，昨夜未到之人陸續來觀，進城時隨入者又多，街坊樓房上下觀看者幾如螻蟻，人叢擁擠如巷，既回廟中，因柵門不堅，旋被擠壞，伴兵令觀者讓開重此門，而觀者肆口罵詈，伴兵退近予身，觀者擲一石自地躍起，着于予面，後有數人亦擬擲石，予遂將六响手鎗，向空試發一鎗，其地只有火繩之鎗，雙門鎗已爲罕覩，見予手鎗一發，以爲別無他鎗，遂擲石如雨，予遂連發數鎗，將鎗懸之戶上，衆皆驚異，旋即散去，僅存數人，或勸予，或慰予，或親近予，未幾一官員衣冠而來，請予恕百姓吵擾之罪，並派兵爲予保衛，撥醫爲予

診視、並云予之同事人已到、現宿城外、囑予不必往晤、免致百姓生事、次日黎明有人引予出廟、擇僻路行走、往謁特總辦、知總辦一路亦多阻難、

十一月二十九日、始抵石屛、方其欲至臨安時、梁大人爲石屛之長官函請特總辦在石屛多宿數日、直抵雲南不必到臨安、因途多盜匪、斷不能自臨安抵雲南也、總辦決意欲往臨安擬面謁梁大人、及到臨安官員贈送者甚多、並傳述云城中大員俱不在署、卽梁大人亦帶兵往勦回匪、回匪駐紮于城東北七十里有砲臺二座、一曰廣西、一曰保西、總辦不

信傳述之語、定欲得梁大人公牘、請恕愚民擾余之罪、屬員均謁總辦、並備多儀、計息總辦之怒、總辦笑置之、概却不受、既晤總辦、同寓一廟、廟外人聲嘈雜、欲觀余等、奈門閉不得入、遂肆行侮慢、拋石牆內、安南外委與一兵協力捉獲一人、余等送交地方官、請其從重懲治、隨即枷號示衆、總辦命余囑安南幕友、推書信致地方官、極言不得已之景況、乞其想法保護、並欲面見臨安長官等意、數點鐘後、接得梁大人回信道歉致謝、并訂明日來謁、次日如期而至、氣度融和、言詞謙遜、毫無爵勢凌人意氣、殆所謂梁大人者非耶、按梁大人

通海縣屬臨安府其北三里有通海湖自河西縣來注於此周八十里似環而缺俗名海子

起自閭閻、幼本無賴、嘗以剿賊有功、得保武職、爲人慷慨仗義、旋乘滇省之亂、自戴紅頂、據有石屏通海、以及鄰近各邑地方、帳下心腹如雲、獨斷獨行、向不受朝廷節制、乃以總辦微詞、惠然肯來、殊屬出人意表、絮談半晌、欠身向總辦曰、某以戎事羈身、不得久陪、閣下亦無庸荅禮、深恐行踪無定、彼此相左耳、因懸一榜門首、示居民不得喧嘩從事、違者立斬等語、情義交孚、洵不愧東方豪俠、照顧余等之華民、無論近處遠來、悉受犒賞、元江護送之兵、均賞銀兩衣服有差、探路同事人員、各賞給銀牌一面、查此牌係臨安長官賞於有功

今開化府東南皆界交趾西界建水北界廣南府又有同知一員駐安平又領文山縣

兵弁者、牌上大書一賞字、據云、帶有此牌、可免一切阻難、起程之日、同事及一切隨人、各蒙給衣服一領、內幾件華美可觀、固辭不許、臨安東去三十里、有孟砦鎮、產有銀礦、惜地方擾攘、不能前往遊探、相距二百里之遙、浩底江岸有孟古大鎮、照余所探地勢而論、此處始可駛船、孟古下流江岸、有勞開城、居民皆安南人、距東京省會兩日路程、中國之開化府屬、產金銀銅三種、溉有囊西河、河爲東京桑噶江之支流、而孟古爲商務彙集之所、粵商往往取道廣西、由東京北境、販呢棉絲貨於此處、復將鄰近囊呼河谷百夷所居處之棉花

東川府東界貴州威遠西界四川南界尋甸北界昭通又有同知一員駐巧家營又領會澤一縣

茶葉販歸滇南所用之絲悉由此鎮而來至廣商之貿易於長江及川內各境去北尚遠臨安華商販茶葉於孟古者俱取道普洱回匪肇亂之先雲南華官設法販運鉛錫從東川至新開新開爲安南商埠在桑噶河岸距孟古不遠此鉛錫兩種安南人以銀易之用以鑄錢而安南紋銀折淨雲南銀八扣按中國例禁向不准安商入境所以余等在雲南邊境居住數日從未見一丟狄安南王稱子民百夷勞勞斯兩種所居一帶界於中國安南之間中國南境各省數罹兵革民不聊生以致此種人民亦遭慘刼粤商之於孟古掌利權已非一

日、旋以粵匪兵起、廣東巨商集此倍多、粵商中有一會首、招集多人、據有勞開自爲一幇、不受他人羈縻、時法國割有安南一境、與安王在許愛京先後立約、東京亦已受連絡之勢、所以此等地方。關係我法國匪淺。雲南物產富饒、承平之後、桑噶河環繞之、一塢休養生意、儼一利藪、按雲南土產、若從東京江口至帥岡商埠出口、相去既近、運費又省、徒以國家嫉忌、不肯使我法民沾其利益、務必從內地販至廣東。或由上海出口。路程遙遠。運費倍覺浩繁。是何以故、我法國應與中國安南兩朝廷商議辦理。改此積弊。似爲合理。且帥岡居

貿易中要之地、非但雲南與遠印度北境、相去較近、且販往歐洲各境、亦甚便捷、此乃天生捷徑。應使我安南法埠獲利也。祇苦無能言通事、總辦尚不能廣爲遊歷採出實在情形、

臨安左近、覓得煤礦一所、挖煤工人甚夥、此煤之用處甚繁、鄰近平原無樹木、所燒木柴、均從遠方野番採來、煤井有二、深各十六七邁當、煤之層格厚約半邁當、歸中國官挖、井邊停有車輛、載煤以歸、現錢交易、車平具兩輛、以牛負之、臨安亦製造火紙、

十二月初九日、從臨安起程、沿河所見平原遼闊多山、有墓

有橋、有大礪石坊、有叢樹、樹環廟宇、觀此風光、悠然思羅馬景象、平原繞溪、溪岸石駁、工程浩大、居民築此、藉以阻水中卵石、妨礙田畝、每逢急雨、流沙堆積、時日愈久、溪底愈高、石岸亦隨之繼長、平原溪流疏落、底高於田、藉資灌溉、田畔亦築有石隄、收放有權、其巧借天工以裕農力、即歐洲王化之地、亦所不及、想我國羅恩河、從阿爾伯賽芬山麓、冲下石卵、淹沒絕大膏腴、以及克勞平原、而卒不得效中國工巧、致妨農務、豈不惜哉、若照中國妙法、砌石爲岸、則噶爾阿爾代暑兩地所有瘠土。莫非沃壤矣、

午刻抵石屏湖、岩湖勢向東南而東、余等駕一小舟、運物人起岸、離湖不遠、向北而行、沿湖四望、岡巒錯列、南與水相呑齧、汪洋一道、縣亘無垠、湖之南岸、山峯聳疊、光赤耀人、峰頂有路、回環不絕、舟行三點鐘許、抵石屏、正值開市日期、湖中船隻往還、絡繹不絕、趁船之人、土番居多、採辦糧食、湖岸四周、所種者悉皆稻田、農功勤作、阡陌雲連、遙望與湖水一色、兩岸長隄相望、平列對峙、灘邊起有馬頭、搬運貨物、湖中有島二、山青水綠、島頂有廟、風景宛然、石屏城建於湖邊、牆色白、以石砌成、城內屋宇鱗列、平原墾田、農功甚勤、所過城邑、

阿迷州明置屬臨安府

石屏最覺宜人、房屋完葺、戶口殷實、民種雜居、異言異服、宛如圖繪、街道以礪石砌成、景象活潑、除勞勞斯百夷之外、另有布拉一種、身矮色黑、此種獨多於元江境內、

石屏街上見鐵鉄、從北境近處挖出、每觔價值約二三十文、陶器店舖甚大、皆從宵州販來、琉璃從臨安東之阿迷州販來、茶從普洱販來、每捆重三斤半、價約四五法蘭、鹽從孟古販來、每十斤值一法蘭、洋八角、棉花從野番販來、每担價值二百至二百八十法蘭、米價甚賤、每斤約值二十文、

所遇中國婦女、面黃如麴、髻高而堅實、雖有首飾裝潢、狀如

病人、足蹻似木、中國全境居民四萬萬、婦女大都如是、亦是奇事、

距所宿之廟不遠、出鹵炭養泉池、居民不識其用、封閉廟內、作爲奇蹟、圍以石圈、圈上迭一小橋、登之眺賞、池內沸騰、時起沫泡、

十二月十一日、棄石屛北赴省會、馳馬出平陽、山勢起伏不一、所過峽路悉鋪石、石山產灰片石、取挖甚易、有爲雨水冲下者、山麓光潤、徑行於石壁之間、

十二日、止步一谷、有細流灌漑、有爐二三座、所鍊之鉄、純從

近處挖出礦苗甚旺、鍊法古朴、一路前進、途遇梁大人軍馬、因預知余等道經此地、特派兵來迎送、熱帶物產漸少、栢樹參天、竟似歐洲阿爾伯山景、

十三日、進次羅南、見有鑄鉄鍋房、所鑄生鉄鍋、通行天國、即中國大半煑盐用之、法用雙層坭模、上下相疊覆轉其模、模底鑿一小孔、鎔鉄灌入、而成疊模之法、得能任意厚薄、先從孔內注油、使模光澤、免致鉄汁膠滯、晚宿安鋪庄、庄臨東京江塢之一河岸、此去居民面貌漸近中華、勞勞斯村鎮漸少、平頂屋漸少、所有屋宇俱是脊高翼煽、

十四日、路行片時許、山皆光濯、塚墓如林、已履通海縣築湖濱、按即圖杞麓湖風景奇麗、稍殺石屏、而基址較大、西南望石屏漸漸隱沒、湖濱田畝沃衍、種罌粟烟葉居多、沿岸皆是、聳凸水中、湖周四岸、別有死水池數處、灌溉田畝、胼胝耘耔、阡陌活潑如笑、觀景抒懷、頓忘風霜之苦、雖勞不怨矣、地方官飭門吏出迓、導引入城、宿一廟內、俄頃居民環觀、蜂擁塞門戶、出入維艱、訴之地方官、始派兵勇守護、門一啟、捱縫窃覷、鞭辱初不暇計、既而轉恨成怒、洶洶然緣牆而上梯、左右居屋、勢將轟入、不得已、飭護勇登屋、持矛驅逐、庭中架起洋鎗、裝藥

備火以待、余猶恐其苦擾也、因飭派防兵勇、暨隨帶安南呂宋護勇、各執夾拉屏鎗以脅之、鎗上裝刃、該民不識此鎗爲何物、頼有此舉、惶却各避、入夜安眠、幸無糾纏、

十二月十六日、離通海、冒雪前行、風景雖佳、寒氣徹骨、衣服單薄、困苦難言、可憫者安南護勇、向居熱地、忽歷此境、乍見雪下、以爲奇事、猶各欣躍向前、俄而大雪紛紛、堆積兩肩、所穿白衣甚單、赤足持鎗、手皆僵凍、漸不能支、畏縮不肯舉動、夫値此隆冬大雪、無怪安人若是、卽余等亦初次經歷、沿湖東岸而行、路鋪石板、多村鎭、居民悉是華人、觀其形景、頗與

余等隨從不洽、多方刁難、梁大人派送伴勇、呵禁鄉人、彼各喃喃相語曰、何華人反助洋鬼、殊出理外、途中遇河一條、徑直如人力鑿成、水急通湖、

傍晚抵一鎮、鎮在隘口、北面有山、隔絕湖塢、相距不遠、意欲砍柴烤火、無有應者、梁大人派送伴勇、虐待鄉人、概想可見、反致招平民猜怨、因卽辭之、

次日、陽光和煦、風景綺麗、然猶不足以解凍、沿途樹未盡彫、枝頭青色、搖曳動人、乃忽蓋以白雪、掩映重重、變幻化工、殊難測摸、紅葉茱萸、銳峯盤石、合成一景、遙望如矗起黑髻、卽

方輿紀要江川縣屬澂江府星雲湖在縣治南周八十餘里東流五里由海門入撫仙湖

善繪名家、亦難寫此好景、寒暑表已過寒點、池面氷片飄浮、早辰十點鐘、望見江川之湖、（按圖即星雲湖）汪洋綠水、圍抱雪山、河岸田畝沃饒、居民富庶、彷彿通海、山麓色赤、斜倚而下、汩沒於湖水之濱、坡種蠶豆、山頂不毛、無居民、惟矮樹數枝、終歲不凋、沿湖有路、起伏不一、忽高起至頂、忽下降至麓、沿河曲屈、通於坡石之間、路畔有隄、以阻湖中惡波、

湖北去不遠、有河一條、短闊而深、穿過東岸山岡、而別通一湖、湖身更大、厥名撫仙、遼闊曠野、罕有居民、北岸澂江府城、杳冥天際、眼不能及、從通海之湖、（即杞麓湖）至江川之湖、（即星雲湖）塢

東相距不遠、道連甯州、聞此邑陶器銅產、最是著名、江川城小、街道齷齪、三年前為回匪一炬、現在重修、華人之勤力耐苦、甚為可嘉、其款待情形、雖不及通海熱鬧、而反覺安閒無事、貳尹給居一屋、適在其衙署間壁、兩日之間、無人驚擾、儘可烤火取樂、總辦始發兩信、一致雲南長官桑大人、一致提督馬大人、備言余等已到、桑大人頭戴藍頂、亦一憲員、一千八百六十七年二月二十二日、該省勞總督已故、京中新放督員、以兵亂不敢抵任、却避於四川境內、桑大人護理其事、權篆總督之職、馬大人名銑、行伍出身、一千八百五

甯州今屬臨安府

勞崇光號星階謚文毅

同治六年

咸豐六年

十六年、回匪初叛之時、嘗業賣錫爲生涯、至滇省肇亂情形、畧叙顚末于左、

查天國境内、頻年寇氛擾攘、而雲南一隅、疊遭回賊之亂、歷刼尤慘、時陝西回黨勢燄方張、雲南匪倚爲聲援、竄擾各方、擬據滇省以自立、一千八百五十六年、回匪遂相約起事、割據城邑、所過地方、焚燒刼掠、民不堪命、邊報入都、請朝廷發師征討、麗江大理之間、鶴慶州營主將某、先以克廣西髮逆、夙有戰名、時奉調督剿回匪、廣募亡命之徒、教以戰陣、授戈殺賊、攻敗大股回匪、斬首一萬餘級、省中各境官員、亦集兵

杜雲錫係杜文秀對音

咸豐七年

此所云雲貴總督彭者當是潘忠毅公鐸潘彭聲近耳

團練、協勦回匪、而回匪早已計及、遂擁蒙化秀才杜雲錫率兵抗拒、查杜某自幼早孤、回人收養之、本是無賴、倡亂之始、不過同黨四十人、既而鶴慶敗匪以及永北各路回匪、相率响應、賊勢漸衆、聚有六百餘人、潛攻大理、大理爲雲省第二府、貿易通衢、地扼險要、洵是用武之地、故雲省一旦有事、必先受兵、戍防大理之官兵衆共四千、內中亦有回黨一千八百五十七年、四月、府城失守、鶴慶官率兵圍之、部下募勇、本皆無賴、專肆刼掠、與賊無異、大敗奔還、回匪遂進陷省會、據城未久、雲貴總督彭破之、時回黨之中有一教匪、曾往梅格

戕潘忠毅者係武定營參將馬槃後爲岑毓英所殺

此馬大人卽馬如龍

咸豐十一年

梁大人者臨元鎭總兵梁仕美

拜謁馬哈末之墓、奉教最虔、多方煽惑、廣衆教徒、衆呼爲老伯伯、旋卽殺雲貴總督、自稱爲帝、馬大人統率官軍、屢敗回匪、遂入雲南省城、時朝廷以彭督已故、補授勞大人總督之缺、至此始得履任、僞帝遂亡、乃一千八百六十一年事也、馬大人陞補提督、節制全省兵馬、官軍之勢、稍稍復振、時雲省南境梁大人雄據一方、屢梗馬大人之命、興師問罪、交戰於廣西州、馬大人兵敗被擒、械送臨安、自陳朝廷命官、義不可辱、乃釋之回、匪乘勢滋蔓、克復之地、復爲賊有、窩據大理府爲家、尺寸前進、自是鑒前輕率、每戰必謹、擇官軍境內屯兵、

同治六年

楚雄府領州三縣四附郭楚雄縣

新興州屬澂江府

曲靖府領州六縣二附郭南甯

計誘力脅、賊衆愈多、回軍之中、華人叛附者亦不少、到處焚擄、狼戾殘、心莫不忍、賊魁杜雲錫於中國同治六年元旦日稱王、卽一千八百六十七年二月初五日也、

余等在江川之時、回匪正据有楚雄、江川西去不遠之新興州、亦爲賊有、風聞勢甚猖獗、已北抵省垣百十里、西距止九十里之遙、雲省十年以來、國庫久虛、是以朝廷亦不甚在意、全任馬提督岑藩台兩人從中調度、岑藩台駐紮曲靖、官軍之勢、倚重此員者居多、

十二月二十日、從江川起程、離城不遠、棺骸暴露、偏野極目

晉甯州屬雲南府東南界澂江府一百里

淒涼、四望郊原、彌山徧谷、浩浩平沙、一片、引延待葬、負土無人、又復疫癘流行、一如南境、生者莫卜、死者永期、牛眠亦不暇計矣、所幸棺木渾堅、較歐洲縫口緊密、猶不致朽氣逼人、出此愁城、紆迴行山凹之間、高出海面二千二百邁當、距湖面四五百邁當、東望澂江、洪波滾滾、南望郊原、城郭隱現、慨然想江川之風景、北望滇池山鎮、湖濱逶迤深邃、順凹下山、平原無垠、滇池之大、一片汪洋、遙望如海、湖畔層嵐疊障、四面皆山、次日履滇池之原、抵晉甯州、州城荒寂、回匪之難、遭刼尤慘、城中屋宇黯淡、居民寥落、盡

呈貢縣屬雲南府

皆鵠面鳩形、地方官接待雖殷、陋不能文、匆匆然以草蓋屋、爲余布置、護勇無屋、搭篷設廠、聊以蔽身、城中居民、有從燼餘破屋、摭拾殘木、稍盖草棚、以作店屋、噫、焚殺疫癘、饑饉荐臻、逃亡相繼、竟冒險設市、華民何勇於求利也、

余等急離此地、沿湖而進、一路甚長、過一鎭、瘡痍漸起、路上行人熙攘、耕植紛紜、屋宇都麗、足見地近省垣、民漸富庶、平原沃衍、逍遙如承平之世、

二十二日、晚宿呈貢邑、在小山之頂、建築華美、跨扼湖原、獨冠一方之風景、戶口殷繁、如遊熙皞之天、與遭亂鄰境、如出

兩地、若余等抵此尚早、遲起一程、不免受觀者囉嗹、道途行人往來不絕、運物牲口負駕紛紛、田間鑿河灌溉、土甚沃饒、河皆駁岸、兩隄栽樹成蔭、橋梁密臥、一如夢郎風景、洵奇觀也、自入中國以來、所過邑鎮富麗繁庶、眩人耳目者、無過此地、回思野樹荒林、狉獉俗尚、悠然如歷夢境、觀光上國、至此毫無遺憾矣、都人士乘輿紛紛、肩摩轂擊、曳羅披縠之間、自顧縕袍、赧然滋愧、

時交午刻、已望見省垣雉堞、高矗雲霄、一武弁驟馬來迎、手携一信、呈總辦閱後示余、信係法文、嗟呀久之、展誦既畢、喜

不自勝、係法教士普陀所書、信中頌揚余等千里遠來之意、向祇知雲南有教士、尚不識其爲何國人、不意他鄉遇故、所有萬斛愁思、暢然消解、心中快愉、莫可名言、非索居無聊、久別良朋者、不能喻此、又恍如遊子遠行、一旦歸鄉之況味、遂從遊人之中、擁進省垣、城池宏壯、冠諸邑、自郭外直抵南門、市廛稠密、樣貨新奇、招牌金字熠燿、店鋪擠塞、人聲喧沸、省會繁華、心竊許之、所寓衙署一座、屋宇寬敞、惟坍塌不修、止有數處上房、尚可駐足、衙在一小山頂上、四圍眺望、地勢杳遠、風景如繪、衙即貢院、殿模宏大、俄而普陀即來祇候總辦

使令、叩其歐洲情形、模糊約畧、與余等外出仿佛、雖然、於地方往來傳達言語、深得指臂之助、

在思茅普洱議論不一之高蘇韜、至此方知即駐雲教長佛奴月、自火藥局被焚之後、遷居曲靖因渠與勞督知識、勞督託其製藥而渠以助官軍爲榮、致招回賊之怨、設計毒害、焚燒藥局、惟幸逃性命而已、桑大人隨發一信、招佛奴月來省傳譯交涉公件、不久即可會晤矣、在克綫杭所接佛奴月與總辦商發一信、本附有洋信一函、緣杭王未給余等觀看、以致事多周折、勞督奉北京咨文、知余等將來省、信內述路途

險阻、囑余等略遲數日、姑待地方安靜、再行發兵前來迎護、余等即佛奴月法信中之意、與督信略同、亦是好意、知會、免得冒昧進省、致受回賊之害、至杭地言信中之意、雲督不許余等來省者、因不甚識華文、誤解語意、非實事也、因此余等進省、受盡磨折、猶幸帶有護照、尚無意外之虞、當初在夢耶克綫杭兩地、所有許多爲難、並非匃人刁滑、華人無信、實由不識華文所致、

十二月二十六日、特總辦往謁岑大人、此老藹然可親、鬚白狀貌不凡、與總辦談論、謙和合度、中國禮文、洵不可及、屬員

衣冠濟濟、迓接儀門、次日卽來答拜、余等自見桑大人後、卽往拜謁馬大人、住在城外、遊息所屋臨湖濱、馬大人年三十六歲、徧身鎗疤、袒示余等以顯其戰陣之勞、屋中兵器森列、歐洲兵器齊備、儼如一製造局、如夾拉屛鎗、湯龐鎗、多門鎗、羅福嘯、梅花鎗、無一不有、晝夜演放、屋內器具皆有鎗彈疤痕、馬大人身側有一回員、容貌服色、與華人迥異、城中各員、俱陸續來寓拜會、惟馬大人並未答拜、

十二月三十日、馬大人備筵席邀余等宴飲、隨員僕人俱有之酒席特異、非若歐洲之式、先敬瓜子、橘味甚甘、燕窩、魚翅、

魚肚、掛爐鴨、以及一切碗菜名目難知、馬大人屬員、俱守拉馬旦齋、惟一二官員陪余獨食、觀者環集甚夥、

十二月三十一日、教民送佛奴月信自北京回滇、信言雲省大勢、非馬大人不能平定、懇駐京法使婁曼轉達中國朝廷、普陀將法使覆信給總辦觀看、覆信云、中國朝廷已久如法使之請、給發器械銀兩粮食接濟馬提督等、因省城之中居民約五萬、城外市面極大、塌毀數處、承平之日、居民有四倍之多、城方南北長三記牢邁當、東西長二記牢邁當、門六、東二南二、西北各一、城東上開河、灌注濠水、牆建山麓、漸斜至

湖、北倚小山、城內西北隅兩山凹處、一派園田、有點心店、遊息所、以及茶坊數處、如歐洲說書加非店、兵燹雖屬未平、市面尚旺、國富民殷、四方物產彙萃於此、大宗全類以銅爲主、滇省全境、足有銅礦四十處、南境爲多、所有金類送至省城提淨、一千八百五十年、所徵稅銀解京、計六百記牢格蘭、（每二十六兩六錢六分六）礦產之富、可以想見、每銅一百斤、値銀五十五法蘭、（每洋二角五分）除銅產之外、出銀四萬記牢格蘭、產銀最旺之礦、爲東川昭通間之樂馬廠、與明化地麗江西東江、（自圖應瀾滄江）岸之歡郎、省城北去長江濱之安南產金稍次在他郎鄰近之

平彝縣今屬曲靖府

馬庚臨安邊境之馬古、以及東京淘金之稅、每年徵銀一千一百四十格蘭、每二分六釐六 雲省錫礦止一處、在臨安之東、孟砦相近之高球青白兩鉛尤多、在雲南北境東川平彝縣左右、每年入庫稅白鉛三四萬記牢格蘭、青鉛十萬記牢格蘭、合省銕礦十餘處、礦皆近湖、稅入銀二三千法蘭、挖銅之業、官民合股、官出資本、民出人工、其本先議成約、存本幾何、得銅若干、鄰省挖銅章法亦爾、兵燹以前、由長江運銅赴京船舶甚多、數百萬記牢格蘭、鑄天國銅錢、一千八百五十年間、國家給挖銅資本銀一百萬兩、銅商以資本不足數、請加給挖

銅三人漸少、朝廷着各省督撫籌措較多、是以銅業清淡、出銅較少、回匪擾亂、銅業更廢、各處漸漸停止、將來肅清之後、或可稍振、若用人得當、調度有方、將銅銷售歐洲、則雲南一省、便可爲天下至大商埠、其土產直抵帥岡、則東京興旺、不言而喻、平時雲南不但礦務交易甚大、且有寶雲局一所、鑄錢甚多、錢質不純、銅得五十四分、白鉛得四十二分七五、青鉛得三分二五、兵亂以前、每年鑄錢一萬萬零一百萬、值銀六十五萬法蘭、每錢計重四格蘭半、兵亂以後、無鉛攙銅、鑄數漸少、錢色大減、私局亦多、銀每兩兌錢一千八百文、

通省亦不止金產另出一種綢料名曰通海緞子織緞之絲大約卽所言蜘蛛絲堅實無光止染黑色若別色則無綵此緞合國聞名雲南亦造氈絨呢貨顏色華美物產大抵如茶銀硃麝香絲藥材煙鴉片之類鴉片煙價每半記牢格蘭值銀一兩販鴉片煙之人爲拉瓦斯康斯兩種居於普洱對面之東埔治右岸江濱若能漂淨合法不減於加德那種惟香味稍次耳鹽之時價每記牢格蘭值銀二法蘭因城東北二百里之鹽井爲回所據鹽價遂貴至外來之貨惟俄羅斯之呢英國之棉暹羅之花爲大宗雲南平原產穀食甚多亦有

方輿紀要滇池在雲南府城南一名昆明池戰國時楚將莊蹻滅夜郎至滇池以兵威略定其地漢元封中以昆明有滇池方三百里乃於長安穿昆明池象之以習水戰

牧地、所產者如麥、穚麥、包粟、大麥、煙葉、白蘇、李、櫻桃、桃、蛇梅、核桃、栗子、梨爲最、山旁有綿羊、山羊、黃牛、水牛成羣遊牧、山下多大石脈、兼產洋靑、石罌粟田因亂已廢、在雲南街上見有蠟、據本地人云、昔此處密蜂最多、罌粟花開、啄食已慣、近因少種罌粟、蜂無食漸亡、鴉片之癮、非但吸食之人有之、畜類亦然、城中有一鴉片烟店、熬烟之時、每有鼠至爐邊嗅之、賊退之後、店主進城、見有死鼠數隻、久不熬煙、癮死於爐上、省垣一湖、爲通省至大、西南近昆陽州處、有一河發源此湖、將湖水通入長江、湖名滇海、滇爲通省古名、

東埔治以北探路記卷七

目錄

同治六年也上文十二月則此時尚未到正月安能即說二月且後文尚有十二月二十五日則此二月之上缺十字

從雲南至大理

二月初二日、（當云十二月初二）佛奴月至雲南城、爲余等譒譯華官往來公牘、余等遂與華官往來漸熟、旅費短少、商借於馬大人、馬大人慨然允許、且云、俟到通商口岸、請將軍器作價以償、雖回匪擾亂、而特總辦仍擬往探柬埔治河之上一段、時回匪方以大理爲僞都、是地居在金沙江湄江之間、遠近路均、以形勢及貿易論之、實爲中國與緬甸往來之鑰、今余等遊歷其地、雖保回匪無猜忌之心、若與回匪親匿、則華官又必妬忌、且路多盜賊、從者病憊、今探路將及蔵事、而復陟此

險地、豈智者所爲、是時總辦意計未定、商之於余等、遂決意從金沙江而下、其時雲南至大理之路、委實難通、署理總督岑大人及提督馬大人嗤笑總辦、且云回匪非官兵可比、毫無情義、且無首領可以理論、於是總辦繞道於戰場之北、恰好探察柬埔治河之源、且知金沙江之源、直抵西藏邊境、總辦思欲穩渡大理、須請護照於回酋老伯伯、此人行事可恥、而回民之敬服者甚衆、華官亦以爲回教之首領、而授以僞職、華官因回民甚多、故涉教事則聽其自主、而有司應理之事、仍由官判斷、總辦初到雲南、未知詳細、若驟謁老伯伯、必

被華官猜忌、故略遲數日、始往拜謁、此人曾遊遠國、悉歐洲情形、偕華官方總辦往謁、辭以公出不見、幸佛奴月到、婉言轉圜、且告之云、探路人中、有一人考究天文、專欲就教、未幾轉述老伯伯之言、詢予日月交蝕及行星彗星之軌道、予亦敬佩、留意函答、老伯伯疑予未窺深奧、只擇淺近者詢之、予惟求面賜教益、以釋疑竇、老伯伯遂准余等謁見、謁見時教徒甚多、環聽余等談論、見有三足架天文鏡甚精、桌上有圖數幅、以壯觀瞻、予見此等器具、主人未必能用、遂裝配天文鏡以測太陽、老伯伯率衆來觀、具爲之講解、佛奴月於言語

之際、善爲調停、俾余等恭聽指教、老伯伯坦然不疑、遂敦友好、余等詳告以探路之故、及路途難通之苦、老伯伯諄諄囑云、汝等因攷究學問、任此艱苦、可敬之至、惟不可輕率前進、幸早遇我、可以保護、倘遇磨折、我亦憐憫、我惟給以憑照、持往大理、決無阻滯、次日遣人持送一華文憑照、其略云、數百年來、我中國文物美富、引誘外邦人來景仰中朝、今時總辦及隨員五人、護兵數人、帶有中朝路憑、周歷華地、准到各處要地游觀、其意欲摹繪山湖、呈送本國、以資攷証、探路人可因勞績、荐陞顯官、是以不憚惡獸刼盜、種種艱阻、予曾親自

大理府東界楚雄府之姚州東南界楚雄南界蒙化廳西南界永昌府之騰越廳北界鶴慶州麗江府東界永北廳西界怒夷南界鶴慶州北界蒙番永北廳東界四川鹽源西界鶴慶南界賓川州北界黃喇嘛

緬甸漢撣國唐驃國至宋始謂之緬元至元中破緬置宣慰司緬降大德初封其酋爲緬國王

盤詰、此等探路人、謙和溫厚、頗有情誼、現欲往探大理麗江永北至緬甸之邊境、予曾飭教民及華民番夷等、毋得阻難、中朝皇上、既不分畛域、准遊中國各地、凡爾民人、各宜凜遵予言、方合中朝聖旨、我年已八十、奉皇上簡放雲南大教主、賜以二品職銜、重整教規、不得不曉諭爾等云云、由此可見政務教務、截然兩事、方其曉諭人民、愛戴中朝、居然華官、忘却大理府叛逆之事、是時雲南官員、亦給路照一紙、註明取道東川昭通、循揚子江至上海而歸、遣教士一員伴送至東川云云、正月初八日、自雲南取程、佛奴月返曲靖、與余等同

明洪武十一年緬叛沐英討平之置宣慰使司萬歷三十二年五宣慰漸爲蠻所併遂爲緬甸國

行、行過北境一帶石路、暫息於湖邊之板橋鎮、志書云、洪武十四年、元人在板橋交金印於明朝元帥、由板橋向北、地勢起伏、四鄉荒蕪、尚多舊時轍迹、曾運材木於省、今山已濯濯、行過平原北境之山凹、即抵楊林鎮、鎮傍止水、北來高山之脈、至此而盡、往曲靖所過之嵩明馬龍兩州、俱在此山之東、余等應行此山之西、遂與佛奴月分道、佛奴月纔識十日、頗敦友誼、佛奴月云、二十年來未遇鄉親、此次分袂、再見無期、含淚依依、不忍言別、正月初十日、路經高原、一片稻田廣闊、濬河以灌溉之、所過之村、俱有栢樹圍繞如幛、田中隨處有

農人之屋、見其農具工作、悠然思歐洲之鄉村風味、雖無甚奇景、然遠勝於南掌荒野之境矣、次日清晨、所過處漸多山嶺、窪路中時有積水、左邊邱阜、漸與右邊山岡連接、山中窄路甚險、村庄甚少、偶有小村、亦多毀壞、地多回匪、其焚掠處頗可驚怖、是時雖已平靖、然華民偶遇回民、仍復戰慄、路之左右、見赤脊之荒山、無計可以墾種、

十二日、行至山壑之底、不多路、見有水潦、前有大山谷、正見荔丹河、此河之水、入金沙江、余等沿河前進、忽見草木葱蘢、頗怡心目、直至右岸支河之岡廠、暫息一日、總辦染疹瘧、其

地左近、雖有銅沆然荒僻無醫藥、其支河彎曲、流於高原之旁、此高原盡於荔丹河角之東、溯流而上、又登高原、其高低適中處、計高二千六百邁當、高原之居民、散處不多、不似華民、而似外番雜種、其屋宇皆土窟、其山但產香麥番蘋、凍風甚多、隨處見積雪之山巔、雪中間有短樹、是日傍晚、一武弁帶兵數名、奉東川長官、遣迎余等、帶有一轎、以昇特總辦、次日登一小山凹、風雨表五百三十三密理邁當、左邊不遠、有高峰矗立、上遍積雪、約高四十邁當、其平原向北漸低、旁有裂縫、深闊如營壘之濠、余等旋到深壑、其裂縫處、巉削如壁、

當春雨霑足時、有水流灌田疇、見倘俸市塵甚多、人民擁擠、蓋將近中國之新年矣、左近山民面貌不同、服色斑剝如繪、來觀余等者甚衆、倘俸在東川支河之岸、

正月十八日、步行一程、有船可順流而渡、有人可負行李、駛於山角之旁、水淺而急湍甚多、其船底平坦、舟子下水推舟、雖石礁不畏也、身雖稍逸、而山灘巉險、時時驚怖、纔行八點鐘、已覺甚久、見兩岸石壁荒赭、寸草不生、閒有峭壁直豎、仰見靑天、一如坐井窺天、忽起東南少南之風、在谷中旋吼、聞者凄然、隨處有漁家、以巨石砌爲四壁、地脈多產銅、蓋地面

不產食物、而地中生此用物、正造物養人之道也、晚四點鐘、進新濬之河、可以直通東川、前面遙見山岡圍繞、所到處一片平原、復見熟田、遠望東川城、參差如雁齒、行過大市、多坍毀石橋、時時俯首駛過、上燈時登岸、宿於廟舍、廟在城墻之內、地方官出示、毋許騷擾余等、廟舍之外、有院門可扃、兩日勞頓、此夕始得安臥、惟惜特總辦抱病不愈耳、楊大人爲雲省東境統領之官、次日來謁總辦、余等見此人肝膽與馬大人相似、其見識條理似爲較勝、兵勇亦無強暴、接待余等禮貌從容、頗示殷勤、其衙署中歐洲軍器衆多、與馬大人處相

埒、考訂軍器亦較爲核實、且云唯開放捷敏之火器、可以戡定禍亂、此等軍火、遠勝於火繩舊槍、諄囑余等函致法國、購此利器、以建大功、迨余等行過未久、聞已革退、可嘆、欲建大功、徒成虛願耳、初到東川、總辦略痊、未幾日復見沉重、臥床不起、自雲南至東川、路途艱險、心力交瘁、且復用心學習方言風俗、常慮言語傳達不周、致悞要事、以是一病不起、身體雖似強壯、而勞頓萬分、竟難醫治、殊可憐惜、囑余代行總辦之事、須自東川至大理、以竟全功、東川之大員、有楊大人江知府、既知余等定往大理、力陳前途危險、大理之回匪叵測、

盜賊充斥、瘴癘逼人、食用甚少、纔見余等決意欲行、再函請佛奴月來勸止、余等臨行時、接到佛奴月函、其略云、總辦抱恙、須醫治數日、楊大人等深恨無熟諳通事、傳達情誼、囑予勸公等勿過會理州、不如直達敘州府、如不信予言、恐難免意外阻滯、予惟望公等一路平安、與華官交好、其金沙江通夢古處、距東川百四十中國里、可行陸路、沿岸三四十里、隨時可往岸游覽、俟後再由東川至敘州、復可見金沙江、或自夢古上溯、十五日近西藏邊境、亦可察看金沙江、如是則路無險阻、身亦安穩云云、未知華官如此勸止、究是體貼余等、

抑別有意見、其時未悉地方寔情、未免胆怯、寔則一往直前、無所不可也、當將佛奴月函遞總辦閱之、總辦命余西行、將托付之事、囑余筆之於紙、其略云、着晃西士噶尼帶持拉巴爾脫到來爾特格爾乃及護兵五名、於正月三十日、起程至金沙江白水江分流處、不但考訂商務、採訪地理、復須詳考各地土產、及回部地勢、務須隨機應變、商准地方官、始向大理麗江兩府前行、分探此路、意在探明瀾滄江、即東埔治江之源、可否通舟、無論路途夷險、務於四月終、歸至叙州府、倘噶尼見得可以獨往、則不必携帶多人、總期趕速蕆事、無負

同治七年正月

上文云歇息數天則此正月係唐人之正月而番人之十二月三十日也下文云三十一日是西歷之十二月

托付、余遂留舒斐馬來洛及安南人三名、以待奉總辦、與總辦計定敘州再會、

十二月二十五日、卽中國之元旦、商人停息數天、每家裝束富麗、拜賀紛紜、此數日間、難雇運夫、幸行李簡捷、只須九人、賴楊大人許以重賞、如數僱運、余等九人各帶軍器、於正月三十日起程、出東川後、見一片平原、農功甚勤、有活水一道、兩岸砌石、高於平地二三邁、當從此水分支甚多、足資灌漑、雖被回亂、而田皆墾種、旋已復原、菜花豌豆與罌粟雜種、五采陸離、殊悅人目、四圍有山周繞、登山望之、地勢如浪紋、起

伏、即金沙江所繞之谷也、降至山麓、路多灰石、斜下約四十五度、山下多灰土流積、此等灰土、非受日暴、即受雨淋、故民舍俱用墻圍、以免灰土淹浸、行仄徑二點鐘時、至山隘之底、上有溫泉沸騰、所行之路、突出於高石壁之外、想造此路時、所費不貲、有數處石堅難鑿、必擇有土處築路、華人之善於開闢山嶺、以通難通之道、令人敬佩、

三十一日、行至峭壁仄路、始俯見金沙江、滾滾清流、下距六百邁、當有飛泉一道、下注於荔丹河、而達東川大江、自西南來、漸向北去、曲抱如環、其環之轉折處、恰在荔丹濁水流入

金沙清水之處、合流處約長中國三里餘、晚宿夢古、乃極大之村、在小高原之頂、高於江面二百邁當、此處復見芭蕉果甘蔗等一切熱帶之物產、不遇華官、難僱運夫、一切險阻、正如佛奴月所云、欲往西岸五日之程、之會理州、須仍令東川所僱之夫運往、工價殊貴、

二月初一日、僱一渡船、約可載十五頓、藉以渡金沙江、江面約寬二百邁當、水流計每點鐘二繩、(每繩計法尺七尺二寸)中流深二十邁當、江底浮泥、計深十邁當、雖可通舟、然夢古上下多急湍、殊難行駛、登江之左岸、漸近四川省界、行山旁多石之仄

徑、計四點鐘、甚覺勞瘁、離江岸止隔一石、旋登一千二百邁當之山、見金沙江、如藍帶一道、遙望江岸、如運物之牲口、自成行列、登至高原之顚、是時氣候漸冷、次日所過山壑甚深、行旅升降無定、其高處之岡、向北遞西、漸漸高峻、路本難行、且曾下雪二日、山勢巉削、石路濕滑、其泥淖處、又粘澀難進、極爲困頓、然銳意進發、終無悔志、

二月初三日、登一最高之嶺、爲一路所僅見、以風雨表考之、此處約高三千邁、當傍晚至姜西堡、在兩河合流山澗之中、遍處皆雪、氣候雖冷、而人烟稠密、旅店中多運貨之牲口、姜

西堡有天主教民數人來謁、以十字相示、過昌州而西、山勢平坦、田疇成熟、會理州富有之山谷、豁然開朗、如展開圖畫、遇有運鹽運煤運皮貨運銅運顏料運葯材之商旅、自西而東、又見運棉花各貨之商旅、自東而西、遙望會理州城近南流之河、屋頂赭色、四野農工甚勤、北望一高山頂有積雪、日光中照見雉堞參差、有紅纓者二人奉華官命來迎余等、引余等進城、自南而北、入一客寓、新年景象、尚未過時、幸往來商賈不絕、街市尚爲稠密、綢貨及客商應用雜物、並一切銅貨俱薈萃於此、左近多銅礦、會理知州贈余禮物數種、次日

往謁、彼此欲暢談、奈言語未通、心殊悵悵、余等示以將往回匪之地、知州答以路險難往、余等未知官兵回匪情形、且與知州言語難通、亦無可置辯、曾記佛奴月告余云、金沙江支流近鵜𥖄江處之馬湘有華教士洛姓其人、余遂倩人訂至紅卜苴面談、是時將東川運夫給價遣回、並寄信詢問特總辦、

二月初七日、自會理起程、兩弁奉委伴送至紅卜苴、行過會理河支流所繞之山谷、見山旁多灰石、其開挖之穴、形象不一、又行突出之仄徑、仰見山壁甚峻、岩洞寬大、洞中一綫流

水、有小園山舍及廟宇、遠望之如圓鏡涵影、出洞後沿山額而行、復見金沙江繞流於高山之下、山頂積雪、旋過一山凹、築有砲臺、爲紅卜苴平原風景之最勝處、砲臺上昔時有門可扃、今已坍毀、沿途多客寓、兵燹之後、元氣復甦、余等暫息、換僱運夫、有鎮主備茶點不憚數里之遙、邀訂余往下至山之南麓、到來爾見此處樹木、俱與湄江岸克綫杭境內相同、會理起程之次日、到紅卜苴時、其地勢高於高原七八百邁當、氣候乾燥、余方抱病、步履甚艱、遇此氣候、頗覺清健、在紅卜苴逗留三日、病漸痊愈、紅卜苴村市甚大、在小河之岸、距

金沙江十記勞邁當、有營壘駐防、聞白頭賊（即回匪）曾自此處謀入四川、旋被官兵逐敗、此間金沙江爲四川雲南之界、每二里築一砲台、皆有官兵防守、伴送之弁、引余等行過鎭市、觀者頗多囉唣、傍晚有樂人來寓奏伎、燈火煒煌、仍新年景象也、

二月初十日、乘馬往探金沙江鴉礱江之合流、此爲余等探路最要之一端、係在紅卜苴西北兼西十四記勞邁當、此段金沙江多童山、向岸漸低而坦、行旅頗便、江自西南來、流向南偏東十度、其轉角處與鴉礱江合流、（即打冲河）鴉礱江自峭壁

南下、兩岸不能行走、其寬處約與金沙江相同、是時水流正急、不能探其深淺、水漲時增高十邁當、與夢古相同、土人訛稱鴉礱江爲金沙江、訛稱金沙江爲白水江、殊爲可笑、此處觀之、却難辨其孰幹孰支、然金沙江岸萬山之中、嘗見鴉礱江口、忽然開豁、如人之張口、則顯見西來之江爲幹流矣、大約中國江河、每二百里輙更一名、如在麗江左近、則仍稱金沙江是也、江口有一渡船、爲會理州之官座、每僱一馬、給二百文、每僱一夫、給六十文、及乘馬回廨、得悉洛教士已至紅卜苴、講書後卽來謁見、及見其人年少溫文、先在英屬之

槟榔嶼讀書、已回中國七年、現充馬湘紅卜苴之教士、言語溫和、遂訂交好、据述路途多阻、與東川官員之說相符、雖大理一帶常有商賈往來、然回匪見徒手游行之客、輒拒不納、江之西岸百餘里、卽有回匪之卡、盜賊充斥、凡商旅須百人結隊而行、永北之回首、距此最近、自永北以西、沿途焚掠、民不聊生、官兵回匪之外、又有雜黨五百尺、隨時取掠餘燼、永北至大理之路、久不通行、故永北之官、亦不准商賈經過其地、若余等欲往大理、勢必挽留在永北暫住、代余請示於大理、奈余等急欲北抵藏境之湄江、思由打箭爐探湄江之谷、

直抵北緯三十度、再回叙州府、以副特總辦托付之意、然總須路過永北、若過永北以北、甯遠麗江兩府之間、皆嚎子理梭兩種野番、把守山路、不准外方人出入、會理州與打箭爐之路、已數載不通、倘由永北官代到大理請示、又恐遲延時日、再四思維、不如自到馬湘、以探左近煤礦、然後再到大理府北數十里之上堆嘴村、往謁法教士勸格爾先與之商議、定可示我周行、洛教士往謁地方官、厲外人聲喧鬧、初不在意、未幾洛教士回囑余等務須謹愼、外有醉漢滋擾、洛教士匆遽而別、頃之接洛教士函云、舊衙坪華官欲傳集各教民、

以與回匪接仗、洛某不敢居此、將往甯遠、不能相陪爲歉云、

云 余殊不解其故、旋倩人往探、見洛教士泣告曰、回匪將來刼掠、余勸洛教士同往馬湘、辭云教務倥傯、不能相從、余料是推諉、詰其眞情、則云昨夜鎭主恨渠引進西人、遂與之爭鬧、因是不敢相陪、余告之曰、余奉 中朝護照、如有滋擾、可訴於中朝、旋接勒格爾先函云、永北回匪、不久將戰、囑洛教士勿到甯遠、余聞甚喜、遂訂往馬湘、渡鴉礱江、循金沙江左岸而西、江岸屈曲、兩岸山勢甚高、江中舟楫暢通、據土人云、自紅卜苴至馬湘、常可行舟、此外有急灘如瀑布、不復通行、

其麗江夢古間之金沙江、只可乘木排東下、木排雖縛之甚堅、常有冲散之虞、將近馬湘、到江邊探察煤礦、挖進灰石之隔、距水面數邁當處、卽可得煤礦、苗極旺、挖之難盡、其煤有油、光而鬆脆、擊之多灰、只可製爲枯煤、所造之爐、兩旁有孔、中置煤塊、四邊攔其煤灰、以水潤之、下爇以火、俟烟盡卽成枯煤、土人名之爲淘炭、每重一萬兩、值英銀一元、其未燒之煤塊、價値減半、到來爾到馬湘不遠處之山中、探得煤礦更佳、惜產煤甚多而無處有格里蘇煤氣、馬湘之敎徒、乘馬來迎、同往村市、市屋遭兵燹、尚未復元、民間炊爨、皆用塊煤、是

以屋頂黝黑、次日逢開市之期、近山野番、皆入市販賣粮食、正可觀新異之民種服色、蓋此地居民、種類最雜也、馬湘四境之民、皆羅伯斯種、冬時善獵、故石機槍火繩槍之價值頗昂、洛教士代雇運夫、又代雇一厨夫、余遇洛君、甚得指臂之助、遂函報特總辦束裝起程、山峰矗立、計高一千二百邁當、高平原之頂、計高二千邁當、見江右岸山頂、有一田舍、因投宿焉、山民見余等皆駭奔、僅存一老嫗、因好言慰藉之、次早行過山額、松林叢密、傍晚入回匪之境、居民雖少、風景如繪、山多草木、夾竹桃已著花、茶花掩映水濱、山路升降無定、跋

涉雖苦、尙幸有眠食之地、可以息肩、

二月十九日、再由紅卜苴至大理之路、來往擁擠、沿白馬河岸而行、此河發源於姚州、舊名一泡江、至此初見回匪旂幟、左岸有關、以收大理商賈之稅、凡陶器絲貨、俱攤開驗看、別有自紅卜苴販來之雨傘煙草革貨、其往紅卜苴者、有白鹽井之鹽、爲通省產鹽最旺之地、傍晚抵安荅氏村、有回酋儀從甚都、向余索路照驗看、余倩廚夫答云、路照可驗、惟汝能否有准到大理之權、回酋云、汝等到賓川、有官員可有此權、余不肯檢出路照、但出洋槍示之、黃昏始去、次日率數兵來、

仍索路照、且云如無路照欲函知白游地之酋長、發兵禁阻、余仍不從、拂衣竟去、途中遇雪、行過圓頂小山、至十字路處、旁有死屍、及竿示之首級、有理棱番數人披裘持弓以獵麝、尋覓甚苦、旋抵白游地荒村、在山谷之高處、民居低陋、用木板代瓦、融雪滲漏、無乾燥處可以下榻、囘酋接待甚恭、與傳述不同、贈余一羊、余報之以英洋兩元、洋刀一柄、次早登一山谷、愈行愈仄、行盡處、計高三千邁、當山谷之前、卽白鹽井、河水紅而深、可通舟楫、行盡山谷、到左岸支流、上游有清水傾瀉、向西南而流、余等循流登山、行於突出之棧道、風景甚

佳、未幾至岔路處、山多澇水、縱橫不一、見有數雉、行於雪地、發槍獲其一、毛采華麗、即著名之雲南雞也、西人稱之爲來狄阿美爾司、行未遠、又見流水甚多、水凹中有營壘、余等暫息、俯見賓川城、官兵囘匪蹂躪之迹、頗爲慘目、左右多村、屋頂色白、形象新異、平原多稻田、今村屋俱成瓦礫、稍有修整、無非草舍、或以破磚疊墻支搭草棚、聊蔽風雨而已、賓川城築於平原盡處之他郎河岸、兩旁繡壤交錯、風景可人、城北新造砲台、上有垛口、牆外有濠、賓川有尊貴之回酋、余等能否前行、須聽其令、未幾有弁來謁、余將老伯伯之函遞之閱

函後頗敬余等、余復贈以禮物、計可安心前進、出賓川河之塢、見野景怡情、山谷中高低不一、地名賓郊、自此而西、山如鋸齒、下有深壑、北見麗江之高山、上有積雪、迤南有一帶山崗圍抱河海、其距賓郊尚遠、承平時以賓郊爲富饒之市、聞此處有華教士范姓、行十點鐘之程、抵范教士處、修葺完固、草堂甚寬、爲講書之處、適范教士回家、此人亦曾讀書於瓊鄉嶼、自此至勒格爾先處、僅一日之程、余遂函致勒公、托范教士倩人送去、此間曾被雲南之白匪、舊衙坪之紅匪、及山中之野番、迭次焚掠、范教士之屋、已修葺四次、次日講書後、

略贈以禮物、路見一石橋、雕斲工麗、有河北流、貫於平原、兩岸稻田、大半荒蕪、白骨磷磷、隨處拋棄、見者凄然、對面山麓、略有種甘蔗處、午刻復下山、運夫示余曰、大山旁有高原一片、距此數百邁、當高原上什樹成行、民居一簇、中有十字架、高矗、卽土堆嘴之教堂也、行過山逕甚仄、至路口處、見一長髯者、瞠目視余、詢之卽勒格爾先也、自慙形容枯槁、且帶有洋鎗、教士見之、得無疑爲山中之刼盜矣、立談片刻、把臂同行、奔走十日、從者困倦、既至勒教士家、覺安樂之極、勒教士云、自囘匪擾亂、久未出門、鄉間焚掠甚慘、民皆切齒、惟野番

首領能與之相抗、教士亦屢次率徒、逃至深山、以藉野番庇護、余將老伯伯之路憑示之、勒教士云、探路者係爲學問、及商務起見、想回匪決無阻擋、勒教士決意欲伴往大理、以聯絡酋長、與教士亦有裨益、山下有廣爹坪小城、回匪築砲台守之、砲台中回酋告余曰、距大理府三十二記勞邁當處、有上關城、城臨湖岸、城內首領、可引汝謁見回王、余遂作函並老伯伯之路憑、專人賫去、其時在土堆嘴暫息一周日、又起程、

二月二十九日自廣爹坪山凹下行、遙見洱海、風景清幽、頗

悅人目、山頂遥見積雪、湖中綠波瀲灩、湖岸多花果、村庄、未幾行至湖邊、沿湖繞至東岸、所過村庄、多被蹂躪、唯田中種植暢茂、不見兵荒景象、午後二點鐘、卽抵上關、其城築於山脚路口、守弁云、非回王之諭、不得放行、余等遂息於城外廟內、觀者雖衆、尚不騷擾、從勸教士之教民、時與土人談說、據云、數月前有歐州人十六名、馬洛甲人四名、往大理助回王鑄造砲彈、未幾因砲彈不成、歐州人俱被殺死、馬洛甲人亦繫之獄中、特拉巴爾脫立於磐石之頂、以繪全湖之景、觀者頗爲猜疑、余惟詢問土俗民情、晚四點鐘接大理回信、准余

等進城、
三月初二日、遂穿過上關城、城墻之一邊臨湖、一邊繞於山上、山削如壁、易於防守、又向南行、湖岸斜坦、漸成平原、大理府城在焉、湖之南角、又起山岡、濱湖處亦有砲台。名曰下關。上下關洵爲大理府之門戶。防守如法、決難窺伺、自上關至大理、有石隄相通、上關守弁、派十人護送余等、觀者交相耳語、余等置若罔聞、傍晚三點半鐘、抵北門、護送者引余等入城、行至南門、沿途擁觀甚衆、回王之僞宮在城之中央、周有高墻雉堞、望之頗覺森嚴、略息片刻、與回弁立談、旋有一兵

奪去余同行者之帽、想是僞王在墻上指示、欲細觀余等之面也、同行者遂擲奪帽者之面、觀者洶洶、意欲羣毆、安南護兵、亦挺身與鬥、旋聞僞王令余等住宿於南門外、旋遣大酋來寓、詢余等何處來、探路有何意見、余令勒教士答云、奉法王命、察瀾滄江之源、及至雲南境、方聞大理自立一國、遂專來請安、冀與我法國交好、以興商務、余等專爲攷核學問、別無他意、因路途甚遠、僅有微物、略表敬意、所帶屬員、又未備衣冠、不便拜賀、望乞原恕、大酋甚喜、囑余謁王時、但須請安三次、余告之曰、余見法王、但有俯首、無請安之禮、大酋云、亦

可從便惟謁王時、不得携帶軍器、余將奪帽之事、請轉達僞王、遣人答云、奪帽者早已懲治、此後决無相擾、大酋旋卽別去、未幾帶一打斯復來、打斯者、僞宮中官員也、復詳問余探路之故、余又撮要答之、打斯云、法國王非專遣公等到大理也、余答云、此時未知大理有自立者、故未計及耳、索予中國路照、繳呈僞王、余陽許之、欣然而去、是夕甚安靜、余意欲令同行者養息數日、余將與教士同到瀾滄江岸游探、約計四日之程、並令同行者到麗江河聚會、

次日六點鐘、余適打點分道、忽僞王傳令勒教士進城、且云

馬洛甲卽麻六甲也粵人謂之黑鬼亦名馬來鬼

是日不見客、午刻教士回寓、面有怒容、述僞王之言、不願見余、且令速行、又云、法國意欲盡占瀾滄江及中國之地、惟我所轄之地、決不能窺我尺寸、豈未聞我數日前殺馬洛甲人耶、此次不殺爾等法人、乃係姑念帶有路照、暫饒其命、爾等繪我山川、安能強佔、作速回國、毋擾我境、爾教士亦毋與交往、云云、方教士見王時、屛息立聽、不敢言動、旁觀者莫不厭惡、皆稱之爲英國人、余亦不甚芥蒂、幸携有精良軍器、未遭不測、教士勸余速行、余仍濡滯不發、以觀動靜、下午陸續有回酋來謁、或覘我西人行爲、或觀我西人狀貌、余等不敢出

繪山河、靜處一室、是夕聞緬甸貢中國之二象被僞王刦去、余遣差弁告王云受此怠慢、頗不甘心、業將擬送之禮物、收拾箱內、雖有貪心、亦無如何矣、傍晚五點鐘、差弁回云、明日將引余等往上關、並有致上關回酋之公文、余贈差弁之禮物、俾得心服、訂定次早、由城外繞道引往上關、蓋僞王心頗險狠、不可不愼、日暮各將洋槍裝好、並囑運夫如能盡忠相助、決勿有負、門外派兵巡邏、終夕不寐、時慮僞王之擒縛也、夜半有大酋來詢云、汝等將由何路、余荅以未定、次日五點鐘、預備軍器起程、繞大理府城之東、急行三十二記勞邁當、

未敢歇足時慮上關扃閉不能走至平原及抵上關伴送之弁回云奉上司之令引余等住宿上關城內以候僞王之命余佯爲謙遜不肯宿城又不便露急遽之狀遂婉言商云如上關官弁有事面談可仍宿城外舊厲恭候一日遂促同行者速走回弁乘馬急急進城意甚不艮趲行片刻已抵舊厲從人成行站立旋聞上關回酋傳勸教士云奉回王之命欲購余手槍許價甚昂且又派二回弁伴送囑須靜待一宵以俟護送之弁兵余荅云手槍可贈不願售也余喜任我所之無須弁兵護送且余今夕將往湖北之馬蝦鎭

三月初五日啓程。運夫疲乏。不能多行。暫息于土堆嘴之教堂。周繞皆教民居住。無虞外侮。晚宿于廣爹坪之客寓。有人報知砲台之回弁。即傳勒教士。教士惶恐。緣此處回民每不准通事傳達西人言語。然余等欲往四川。必過砲台之下。教士遂荅之曰。明晨往謁。未幾有回兵三人。促勒教士速往砲台。教士進退兩難。余等代爲緩頰姑俟明晨。回兵笑視余等。而教士急欲隨往。呂米兵逐去回兵。回兵訂稱定欲擒爾等梟示。余等各自戒嚴。每人持格拉平槍及手槍各一。同行共十人。可連發七十槍。足破回兵一軍。終夜無警。次早點齊運

夫、約于土堆嘴相會、乘馬護送教士至砲臺門口、一面倩人報知砲台官弁云、教士遵命來謁、聚談不得逾十分時、逾時不出、余等自入、回兵聞余言剛硬、羣相驚訝、教士入晤回弁、欲遵僞王命護送出境、教士以毋須護送辭之、余俟教士出、同至教堂、停息兩日、

三月初七日、砲台回弁、又傳勸教士往商前途歇宿之處、此係欲窺余等行止、余亦聽之而已、一路匆促、然暇時仍採土俗民情、及地方形勢、洱海高于海面二千邁當、袤三十六記勞邁當、廣九記勞邁當、最深處計一百邁當、湖之東南隅有

小島湖面高于左近山谷、湖之南盡處有河、通入東埔治江、下關之砲臺在此河口、河中不能駛船、湖底淤泥深五邁當、離湖不遠、分爲兩支、旋復合爲一流、湖西點山之岡、山風甚勁、冬時不能行舟、此岡約高五千邁當、每年有九月積雪、湖東之山、較低起伏不一、湖水深而淸漣、魚族甚繁、魚鴉飛鳴來往、鴻雁甚多、與人相狎、此湖魚鴉之利、較勝于歐州、晨間漁歌四起、水鳥飛鳴、風景殊佳、魚鴉之舟、來往不絕、舟小而狹、一端儲魚鴉之食、一端留以儲魚、不及半點鐘時、魚已滿舟、入市求售、漁家之樂、洵堪欣慕、大理之平原、昔有一百五

十村庄、今僞王令門徒管理、湖東岸之居民、有猛家本氏兩種、係元初蒙古之裔、即忽必烈汗攻取省之西境、以徙居此地、又云、猛家種從南京徙來、其俗女不纏足、少年男女俱戴銀珠之冠、亦他處所罕見、言語畧似古時南掌及雲南野番、其民愛潔、洵是漢人之種、與土番不同、本氏一種、居于大理之北、鄧川最多、白鹽井亦多、此種女人服色、異于他種、其民既生子後、例須更名、或稱某之父某之毋、浪穹別有一種居民、名曰穹家、自稱從貴州徙來、此猛家本氏穹家三族、初徙時畧有教化、土人恒輕慢之、大約此三族、同于中亞美利加

白勞勞斯卽猓猓

恩氏爾人之才幹情性、惟服色言語不同耳、其四川徙來者、爲眞中原種、其居處亦與他族分隔、賓川之民、大半自四川徙來、土人名爲小四川、乘土客不和之際、回匪可以從中起事、大理平原之猛家族、不助官兵、亦不助回匪、旋因大理僞王虐待猛家、猛家公舉唐姓抗之、接仗屢勝、同治五年陣亡、回匪大勝、殲猛家之族、華民南掌民西藏民、及四川之山番、雲南北境之民、皆雜居于此間、一時難以辨別、余只略舉所遇以記之、一曰伊家、又名白勞斯、剃髮結辮、與各族通婚、種類頗雜、然恪守中國教化、其女有兩辮、頭纒布幅、赤足、馬

居雪山者當即猓夷居怒江者即怒夷也西仿者西番之訛

湘安荅氏之地多此種、勤于耕種、崇尚鬼神、自恥種類之賤、每冒稱本氏、

一曰黑勞勞斯、不剃髮、四川西境以至瀾滄江岸之猛子里蘇斯西仿各種、統稱爲黑勞勞斯、自以爲較勝于白勞勞斯、大約半是高噶索山之黑種、半是西藏之土番、猛子言語、介于中國及緬甸之間、與元江左近之勞勞斯及噶到相似、故與此二族通婚、因西人卜勞奴所撰阿噶阿抱耳兩種方言、有數語與勞勞斯噶到相同、勞勞斯噶到兩種、本居西藏雪山、及怒江上谷之地、里蘇斯西仿兩種語言、未經採取、聊從

阿迷輿教士所定之例、將此兩種歸入勞勞斯噶到之類、里蘇斯野性難馴、言語近乎瀾滄江及湄江之西藏人狀貌如高加索、服色如猛子、自會理州左近見有猛子大半居于夢古以西之山岡、係梁山野番之支派、近年會理州左近之猛子始薙額上之髮、不辮而髻、以布帛包之、挽結于後、女子耳上懸一小筐、筐中盛棉花、下懸木椗、用左手搓之以代紡、不崇佛而別崇一教、

西仿居于梁山之東、迤南過金沙江、而抵大姚縣、民俗好淫、其馬湘安苔氏之里蘇斯係居于瀾滄江右岸之西慣爲刦

此毛騷二字即麼夢之轉聲

盜賓郊左近之村、每年納稅于里蘇斯之長、以保護牲口來往、然被刦者仍多、輙以牛值贖還、此種人善于捕麝、

其金沙江白水江合流處、見有南掌人、人稱爲伯夷南掌人亦稱爲堆斯、曾受西藏之教、居伊拉胡氏江、瀾滄江、柬埔治江、（在北緯二十七度三十度之間）之羅子堆耶斯氏休斯阿路斯、俱歸入伯夷一種、俗尚馴良、不喜滋事、

此北緯度一帶柬埔治及金沙江之間、居民多毛騷種、昔曾自立一國、建都麗江、旋屬于中國、又有阿登嘴如維西之土司、亦皆毛騷種、受維西廳官節制、亦與西藏之毛騷同類、其

喇嘛卽喇毛巴蘇卽巴苴

多方卽吐蕃二字轉音

距大理五百里瀾滄江右岸之喇嘛人及麗江左近之巴蘇、亦皆毛騷同類、此喇嘛巴蘇、各有土司管轄、華官之收賦派役、俱商之土司、西藏徙至雲南之民、迄今仍與西藏交往、唐光化年間、大理國卽南交國臣服于西藏之多方國、故至今仍崇西藏之教、

廣爹坪東南之數十里、有一石灰洞、西藏往來之民、每年數次到洞禮拜、稱爲聖地、洞高口侈、其深二記牢邁當、儼然一宮闕、回匪擾亂時、有二百家避難于此、洞中產硝、回亂之前、有通商要道二、一由騰越廳至緬甸、一至西藏、往緬甸之貨、

如大黃銅器槍機之石黃金麝香以易緬甸之棉花其商賈俱會集于大理之下關然後結隊以進緬甸西行二日可抵永昌府又四日可抵騰越又三日可抵毛府有南掌關歸中國管轄又七日可抵巴摩緬甸之關收進口貨稅十分值之一或交銀或交貨毛府中國關收棉花之稅十分值之三大理府回酋雖極意保護此路商賈然路多刼奪行旅難通以是所需之棉花改由中國內地採購而又擇雲南稍煖之地試種木棉別自大理府至四川開一商賈之路華民之專心商務雖有盜刼匪擾而終無悔心若歐州則一逢兵燹商旅

褭足、不似華民之隨爭戰隨商販也、甚有藉爭戰而接濟漁利者、倘阻截回匪餉道、仍有商民轉運、與回匪卒無所損、即如新闢四川一路、雖榷稅極重、而商販仍絡繹不絕也、僞王頗有才幹、禁民薙髮、其外來之商、及出境之商、均須薙髮、故回鬪之薙匠、頗獲其利、賓川官長兼管牛奔嘴關、曾出示云、凡勞勞斯及游勇刦奪商貨者、須本地居民賠償、從此販往四川者、有普洱茶及雲省南境西境井產之鹽、自四川運來者、有棉花、葯材、磁器、陶器、雨傘、帽子、草貨、木器、其西藏與大理貿易之貨、則有黃連貝母、此爲中國葯材中貴重之品、以

易葡萄乾、大黃、麝香、羊絨、鹿角、熊皮、狐皮、黃金、白蠟、松香、核桃油、此等貨以牲口運至維西、納稅十分值之一、其自雲南販至西藏者、西藏不收關稅、如銀兩、茶葉、棉貨、米、酒、糖、葯材、什貨、鉄器、阿登嘴小城、在維西之北、爲自重慶府經雅州府、打箭爐、往西藏必由之路、此路來往之貨、亦同上、自回匪擾後、大理府之藝工漸少、其藝工以銅錫器爲大宗、郎包大缸白羊三處、爲合境最旺之礦苗、產黃金、銅、白銀、水銀、銕、鉛、錫、銅爲最多、鶴慶州製造竹紙甚佳、大理府以黃金易銀十二換、鶴慶之驢肉甚貴、銷售極多、麝香每兩值銀一兩、賓郊谷

中造糖之磨甚多、廣爹坪北之鶴廠、製銅銕鍋甚巨、聞所製洋槍之機盤亦甚巨、此次大理之行、回匪雖無如我何、而勸教士追隨伴送、未免爲彼所忌、余等亦不能顧慮、唯有回至敘州與總辦商議、再爲設法、或知會雲南教頭、曲爲庇護、俾回民毋與教士爲仇而已、

由大理經漢口上海回帥函

三月初八日、自土堆嘴教堂起程、雖未明示行期、而教民等無不垂淚相送、蓋慮余等既去、回酋與教民爲仇也、趲行甚速、

三月十五日、行至官兵之地、經過牛賁嘴關、有一兵識勒教士之面、相與問詢、若照回例、非商人不能擅出回境、幸安南兵與官兵婉言開導、始放余等出境、次日離馬湘之路、直向紅卜苴而行、未起程時、先函致洛教士云、有勒教士踵候、請勿他往、及行至昌順鎮、時候尚早、華官接待甚殷、昌順在山

彭芝洋卽彭子蔴克復大理後奏保以提督用

岡之西、此山岡發脈於雲南中境、而盡於金沙白水兩江之合流處、買賣甚繁、山中野番入市者甚多、此種野番、服色不一、新異娛目、山中野媼頭戴樹枝、喜飲火酒、抱麻布入市求售、次日抵庚秋嘴鎭在山岡之東、高二千五百邁當、此處來往之人、與昌順相同、西番之女、頭戴軟帽、銀綫縛之、兩旁垂流蘇、似較猛家種稍爲馴良、自庚秋下山、行至抵谷、氣候甚煖、農工甚勤、生奥甘城在焉、大姚縣人、俱從十六里教其教主住於生奥甘、白鹽井亦大姚官所轄、地方風俗、與他處不同、當回匪初畔時、大姚土酋彭芝洋集合境民團、抗禦回匪、

衆寡不敵、兩次敗逃於四川、其後率衆克復大姚白鹽井元謀及多溫秀之地、回酋亦憚之、暫與講和、從此回匪不敢侮十六里教民、彭芝洋亦不禁阻大理四川之往來商路、自是白馬河一帶山谷、數年無回匪土匪之擾、全仗彭芝洋造築砲臺、雄視一方之功也、有一戲場、觀者如堵、余等宿於大寺、彭芝洋來謁、自出大理之後、胆量漸大、且有北京路照可恃、此處居人、自以爲有保護地方之功、請余等奏保彭芝洋功績、教民等亦請余等照顧、且告余云、廟中需索民間演戲之費、彭芝洋勸余信宿此處、以閱視民團、且請余到北京時、須

西人以中國之長江爲藍江蓋以地圖每用藍色渲染以對黃河故也此以金沙江爲長江之源故名曰藍江

以團練之功、轉述之大憲、次日起程、民團開抬槍相送、山頂上望見藍江、即金沙江自山至江、悉種稻田、當日渡江即抵紅卜苴路中兵勇來往、紛紛傳言紅賊據省之中境、疊勝數次、又將開仗、楚雄已失守、并言紅賊之中、有七十歐人助之、以此獲勝、余等過此、衆亦疑之、既到紅卜苴晤洛教士、教士以余等既到、勢不孤立、甚見欣慰、備言鎮民凌辱之事、余遣勸教士詣會理州、官將凌辱洛教士事、稟請查辦、官許之、並將和約中保護教民條款抄示張掛、到來爾往探清水河銅礦、礦在州境少北、多產白銅、余曾言會理州有製銅之廠、銅原價

每記牢格蘭、值銀兩法蘭、製器之後、其價適倍在會理州一帶、東川來之兵勇甚多、因探訪同事近況、口信不一、深爲疑慮、有云特總辦已往叙州、有言總辦病重尚留東川未發、三月十五日、有言總辦已死者、翌日又言未死、余急急攢程、三月二十一日、抵猛古界首、凶耗始確、并言舒裴已離東川、前往叙州、余卽分遣兩人、一往東川、一往叙州見舒裴商量行止、時余以過猛古之便、隨卽探金沙江下流通舟與否、此處水勢果急、浪高兩邁當、舟過浪穹、瀑布飛冲、半船皆水、且往叙州前進、瀑布更多、大雨之際、水從石岩飛下、其勢倍猛、

中有數急流、已經國家布置、可通行船、

四月初二日、遣往東川之人、携有舒裴信一封、回至猛古、內言總辦於三月十二日病故、舒裴立一石碑、厝於城東南廟園中、并言余紅卜苴所發之信、總辦已見、遊探大理之情形、深以爲喜、曾囑舒裴覆余

四月初三日、偕勒教士起程、傍晚抵東川、次日諸同事見特總辦棺、凄慼不已、回憶奉命探遊、甘苦同嘗、遇有險阻、總辦無不身先屬員、撫恤倍至、一旦中道睽分、酸惻之心、不能自已、卽使遊探事畢、入告成功、總辦已自不能見、噫、天心何酷、

不可測知、且總辦之才、尤非余等所能及、溫文爾雅、寬裕謙恭、非素親謦欬者、不能喻此、言及深際、諸同事莫不扼腕、隨人亦泣、此處既無教堂、又無教民、數年之後、尸骸難保、即華官願爲照料、一旦回賊盤踞、不可設想、倘有身後之禍、非但無以對總辦、且傷國體、余遂決意挖坟、舁棺同行、而隨行僕從、平昔受總辦恩遇、飭令啓土、莫不涕泣爭先、誠可謂生榮死哀也、無如棺木沉重、山路崎嶇、一路舁棺前進、上下倚側、頗覺繁苦、迨到叙州之後、由江達海、始見便穩、噫、總辦勤勞王事、探路身已、葬之安南屬埠、庶幾事跡不朽、泉壤生光矣、

時楊大人於數日前、已從東川起程、接任統領之職、聞總辦垂危之際、彼猶殷勤探問、照料一切、既死之後、舒斐獨當重任、頗形辛苦、深賴楊大人臂助、未嘗缺乏、余即解身佩來福槍、遣人持贈楊大人、以表感謝之情、攝代楊大人職之江大老爺、助余講舁棺之費、計銀一百二十兩、言明到叙州付銀、以三十日爲限、

四月初五日開墓、同事及隨從人等、俱各佩刀放槍、以示敬禮、舒斐所豎石碑、遺以誌蹟、

四月初七日、決計言旋、同事十四人俱各疲乏、染瘧者六七

人卽安南護勇、亦須雇轎舁行、且夏雨最多、恨不得卽離此處、所見野番、以布裹首、狀貌與華人迥異、史言昔時東川亦一自立之國、左近伊家民種居多、一路平原較勝、畧有石谷、亦不深邃、途遇江西客人結隊而行、往南境採辦鹽鉛、鉛名黃九、爲江西磁窰之用、按中國江西之人、最善遠行、各處俱自設公所、

四月初九日在江底渡牛欄河、水深而急、西去一百二十里通金沙江、灌尋甸威甯兩州間之平原、江底有一渡船、船繫以索、牽住兩岸、後兩日、察馬遮古之陶埿硬煤、卽達昭通大

原、農功甚勤、大半皆罌粟、水道時涸時盈、未足資爲灌漑、四月十二日進昭通城、道台丁鄭卸事、不在署中、府縣代接甚殷、有一教堂、教士係本地人、余等卽宿焉、傍晚接得東川楊大人信、贈良馬一騎、爲答禮、請余弗却、來人未敢乘騎、牽馬而來、昭通城方周計三記牢邁當、未遭回刧、爲雲省完壤之一隅、城外東西北三面、市稍甚長、西南有湖、蓄魚甚多、昭通地居衝要、商賈輻輳、見有大相棉花包、英國棉貨、中國棉貨、四川之鹽、東川左近之金類、內中鉛錫爲最多、雲南西境之葯材、藏地北境之葯材、以及白蠟蜂窠、蜂生於矮樹之中、

樹名叨痕、滇蜀山中俱有之、既而移置內地樹上、以結白蠟、移樹宜速、否則蜂死、寨置筐中、負筐疾趨、趲行三四百里不得息、昭通左近別有一種苗子名曰橫苗十四日從昭通起程、離城不遠、窄谷一條、曲繞平原、至灰山石壁而始盡、忽起流水一條、近洞愈闊、谷內有村、疊經苗蠻回粵下流各匪之亂、塲毀不堪、粵匪下流兩種、係太平僞國餘孽、從四川竄逃雲省、村中居民、悉受焚掠、山頂之村、有堡可守、水窮谷盡、平陽浩暢、遠望六百邁當、復有一谷、大而多林、旁有一路、窄狹巉削、婉達入谷、路下有澗、石洞飛出一流、狀若沸水、流行少

許入於西來之河離此平原入低㬉藍江之谷晚抵大關風景甚佳城在河旁山上城中屋宇高下對峙街通其中形如鬮獸圍場所寓一廟在上半城升梯瞭望四圍寬暢僧備點心以待次日廳官排道來謁官雖文職頭戴武帽因攻下流有功得任此邑咸豐十年大關爲回匪所據克復未久餘賊與山中猓猓結寨下沙距城西南百餘里時沒時現刦掠遠近居民華官緝拿匪黨軍令甚嚴途中竹竿梟首不知凡幾皆逃潰與不守營規之兵

西四月十七日起程大關北去不遠在廣河基鎮對岸過一

吊橋、爲中國初次所見、兩岸椿木甚堅、懸以鋏索、橋面板薄行時搖擺、式與歐洲仿佛、澆鋏堅固、履之如夷、大關河四圍山頭、苗子居焉、登山遙望、前路田畝沃衍、農作頗佳、地居石面、不知其若何耕犁、廣河基之下流有大河一、名曰戈魁、與大關河合流、爲此處至大之河、所灌之地、五金礦脈甚旺、新開址之鉛銀礦、通國知名、兵亂前、開礦工人有一千二百名之多、此處向多樹林、自乾隆年間華民鑿河伐去林木、景象一變、老人云、二十四年以前、戈魁新開址一帶踏石可過、現河水愈深、不能徒涉、自東高開下行、又有老人云、曾聞故老

言及河淺可涉、兩岸皆林、現已水深七八邁當矣、大關河之邊、余等探有煤礦、西去不遠之交址墺、有銕礦、並有鑄鍋作塲、所鑄鍋鑊售諸叙州、

四月二十日、抵老鴉塘大鎮、貿易甚旺、河可駛船、有大橋、雲南五金販運至此、儼成一通商大埠、輕便之貨、由陸販往叙州、河道深淺斷續、棄舟三次、時日雖速、較之陸行、水脚尤大、老鴉塘雇一二三四十噸之船、船上多槳、中國慣用此等大船、冒險以渡急流、誠西國所罕見、行二點鐘至普爾多口、在横江之左岸、將行李留於舟中、以行水道、余等登陸、進一小谷、

至雲省天主教酋之廨、此段路中風景殊勝、溪流甚多、俱自山中發脈、流入銀沙而涸、山中平原或低或高、農工甚勤、屋宇清潔、此山谷盡處有瀑布、計高一百邁當、登高轉左、行羊腸仄徑、旋見有法國旂矗竪屋頂、卽教酋廨也、見余等將到、燃砲迎之、余等躍馬前進、遇老教酋傍索把臂入屋、據云、於法王楷而四亡國時、始來中國、其所廨處、地名龍溪、地勢穩妥、往來艮便、其屋築於山頂、且圍有堅固之栅、因藏有西國軍器、從無匪徒驚擾、山中多熊豹、東北少東近橫江之濱、有陳方山、山邊有學館、以習藝書及教書、聞學生甚多、法國之

少年教民、到此習中國文字、地既未遭兵燹、此等教士與華民來往、頗相友愛、倘華官稍示鼓勵、頗可漸開風氣、令民間增長學問、有創得曩教士、設有觀星台測太陽、以定學館之緯度、余憐此等人、欲講求學問、而尙少精器、余等游歷到此、遇此等教士、頗爲便益、二百年來、此地向有西國教士、旋接漢口之達領事致特總辦之函、聞余等已進中國、作函相賀、四月二十五日、與榜教酉分袂、勸教士奉教酉之命、伴送余往敘州、余等仍還舟中、舟已伺候於陳方山下、舟行一點鐘至新塘、舍舟登陸、行過急流、又登舟、舟子與運夫甚多、觀此

處急流、應是四川雲南兩省之界、右岸更高、東高開鎭在焉、自新塘舟行半點鐘、又遇急流、名曰九龍潭、計長五里、此等急流、非因山岸巉削、卽因大磐石橫梗中流之故、至九龍潭鎭、又易新船、傍晚五點鐘上船、行一點鐘、抵橫江城宿焉、觀者甚衆、小兒惡譃、殊難忍耐、遂訴於華官、次早在橫江金沙江合流處登舟、水中多磐石、波浪如沸、舟行極險、未幾入金沙江、水勢平坦、橫江口之對岸、有大鎭名曰安邊、爲古時馬和府境內、行金沙江三點半鐘、遂抵敘州府、計所過中國境內、惟此城最爲繁庶、民數約有十五萬人、築於岷江與金沙

江之合流處、爲四川商賈之孔道、一路由岷江達四川、一路由橫江達雲南、他處兵燹後頗見荒蕪、此間則依然富庶、不覺其曾遭回擾也、回亂以前、雲南之銅到此、每百斤值銀八九兩、今值銀十八兩矣、雲南之鴉片、大半售於此間、每記勞門冷值銀四兩、米價亦昂、方余等至叙州時、各處少年俱在叙州攷試武場、故貿易更盛、演武塲在城外、步射騎射、萬人聚觀、叙州華官之接待、不及雲南之殷勤、大約愈近江海通商口岸、視西國人爲見慣矣、華官代雇大船兩號、送往重慶府、

五月初八日、特總辦之棺、運至敘州、遂坿舟東下、初九日、與敘州教士晤談、勸教士追隨余等辛苦兩月、依依泣別、余願日後表揚其相助之功、自敘州而東、江面漸寬、水亦漸平而淺、一路有小島及沙埂、往來舟楫甚多、兩岸縴繩如組、邪許之聲、如行歌互荅、敘州江安之間、望見兩岸高處、多石灰之洞、此一帶昔爲猛子所居、迄今尚多猛子之墓、亦水河（即清水河）內多貴州山中之木排、運至瀘州、此河在納溪縣之西、通入大江、

五月初十日到瀘州城、城內有道臺駐防、其城築於滄江（即沱江）

之合流處、是江之上源、有著名之自流井、火井中產有黑色火油、每日有二十船、以載鹽二千担、非售於四川貴州之南境、卽售於雲南之北土、自瀘州而東、兩岸隨處有煤礦、大半有人開挖、

五月十三日、抵重慶府登岸、此城爲四川商賈之總滙、城築於涪江大江合流之處、四面高山、形勢如西國鬥獸戲場、有居民三十萬、觀者拋石於舟、余等怒逐之、隨行之安南兵擒一拋石之人、余等携帶手搶押解此人、請地方官懲辦、遂到教士代弗來昔處歇宿、此教士總轄四川東半省之教務、其

屋曾被土民滋事折毀、旋經地方官賠造、堅固而穩愜、周有高垣、隔絕塵囂、垣內場地寬廣、風景軒敞、一面令重慶教民代雇大船、送往漢口、一面函致上海以達安南、詳述特總辦凶耗、及大理至重慶一路之事、余曾在雲南借馬大人之款、許由上海教會滙還、

五月十七日、代教士行教方回、願代余滙還此款、一路所有干涉之款、住此滙劃清訖、

五月十八日登舟、次日泊于涪州城外、此城在默江口、即涪陵江源出于貴州省城、地最衝要、

五月二十日泊于忠州、

二十一日泊于萬縣、在忠州時、有教會士高篤馬來問訊、人甚聰穎、余擬訂往法國、以譯中國記載、教士答云、俟回家商定、同到漢口、萬縣、向東江流出于兩石壁間、風勢甚勁、舟不能進、

二十二日晚九點鐘、始抵夔州、城築于小高原、高于江面三四十邁當、周有高山環抱、据云左右多五金礦、設關榷稅、同治七年運進之貨、納稅百分值之六分、運出之貨收稅稍輕、運出之貨、以川絲爲大宗、是時每年運出川絲、約十七萬兩、

夔關每年收稅二百五十萬、或三百萬英洋、遇夔州教士聞沙唔談片刻、情誼甚殷、教士指示云、左近山洞、礦座甚多、五月二十三日下午、從夔州起程、沿下流不遠、江流于巫山之高峽、極高之磐石、收束江流、甚狹而深、流水頗緩、兩岸緯路、至此中斷、峽中常有東風、故西行之船、亦可乘風上溯、余等順流而行、反因風逆屢停、

又二日過新灘急流、中國所謂大江最險處也、舟子將船內行李減輕、順流而下、其灘處瀑布沸騰、礁石参差矗立甚多、是日傍晚行出山狹、江流漸闊、卽近宜昌府城、次日自宜昌

開行、余等行歷山路半年、見此兩岸平坦、樹木青葱、中流帆檣如織、岸間時見廟宇、遠近棹歌、聽之移情、風雖不順、而舟行曲折、却可婉轉自如、晚抵郝穴城、城在新濬之河口、此河可逕達漢口、較近于大江之路、有大船甚多、俱行大江、此段江路旁無居民、彎曲極多、

六月初三日夜間經洞庭湖、湖口以東、江岸漸有市廛、

初五日傍晚、舟抵漢口、泊于漢陽府之前、次日泛舟游于英美各國租界、過英兵船哈福所泊處、旋泊舟于法國公館之前、可喜已抵西國教化之地矣、署達領事缺之敢囊接待余

等、雅意殷殷、凡在漢口之西人、俱來慰賀、哈福船主亦款留眞摯、殊深感佩、遂遣回重慶府之大船、

六月初十日、登旗昌公司之俾物樂輪船、其先至漢口、之高篤馬教士、亦與余等同舟、

六月十二日、泊于上海租界、法領事備筵款待、領事夫人白氏、稱祝余等可以留名後世、同鄉各商、亦爭來邀飲、

六月十九日、乘地伯來船、自上海開輪、

二十九日抵安南之帥岡、駐安南之法國水師提督奥延、于前一日方知特總辦之凶耗、同鄉官商、無不悲之、葬于帥岡、

此同治七年六月也計前後三年矣

帥岡即西貢之對音

迄今過此墓者、無不悲其游探之苦焉、余思無以慰之、惟同志者、能精進學問、擴充商務、可以慰其忠魂云爾、

東埔治以北探路記卷八

目錄

中國印度北境史蹟附安南南掌民種

中國印度史蹟民種、採之於中國書籍南掌史記堆種與臘丁文字譯出、係總辦所撰、但余衹能撮其大要、不得言其詳也、有從各廟抄本摘出者、亦有從堆僧口述者、惜兵燹之後、僧舍藏書、大半散軼、且自佛說傳入此地堆種習染已深、反忘其祖宗遺制、安南中國、與堆鄰境、姻婭往來、可叩其古事、無如堆素信佛說、荒唐放誕、無眞蹟可尋、其所述之事、盡出於阿稍噶僧之語、卽如聖髮一節、膾炙人口、其先人究目覩與否、俱未可知、以訛傳訛、信爲寔事、所以中國印度之史蹟、

百夷即獵夷

半屬模糊、惟擇其稍可信者、摘採數條、以資攷證、按中國印度之堆種、開闢最遲、以今之地勢論之、安南故國、尙在北境、居伊拉烏低以及怒江上流之庚低斯布昂斯阿岡斯皆此一種、其中國邊境與東京以及金沙江岸之百夷、係歷代各國紛爭、避兵南遷、支派繁衍、此百夷一種、南徙于此、迄今不過五六百年之久、於專論民種書中、方言書中、以及中國史記、東京年表、堆斯記載攷之、百夷一種、卽古時華人所稱之百越、安南人呼爲百肥、秦漢以前、長江南土、全爲此種所居、洪水之後、唐堯命羲姓一家至南交而王、此方悉百肥各種、

其中奧肥孟肥拉肥最稱繁庶、遂成南越一國、漢以前南越有五崙、曰高桑、曰休桑、曰漢桑、曰堆桑、曰杭桑、據傳記云、百肥第一王名勞丟、乃中國帝遣其次子酟以海濱女百肥所生、勞丟卽位、取名根特琅、爲安南史杭朋朝之始祖、自夏禹時立國、傳至降生前周赧王十四年而亡、根特琅國名克西基、娶唐騰之女湯、卽生子拉侖、卽狐龍之意、拉侖娶代雷之女奧勾、奧勾育卵一百、卵各化龍、拉侖謂其妻曰、我是龍種、爾是神種、水火相鬭、永不能合、自是抛棄其妻、率子五十人入海、奧勾率子五十人入山、隨父之五十子取姓堆登氏、卽

水家之意、隨母之五十子取姓桑登氏、卽山家之意、長子亨嗣位、建都方山國名望郎、北跨唐騰河、東界海、西界巴德、卽今之高朋南界浩當國、未詳 望郎國分十五部、部酋文官稱拉亨、武官稱拉當、獄官稱波湘、王子稱庚郎、王女稱湄南、至今東京南掌各部、尙有此稱、桑登氏別立一國、在東京西南、地多山近尼安、堆登氏建都巴德、卽高朋傳十八世望郎王里德無子、止生一女、堆登桑登兩王爭娶之、卒嫁桑登、起兵交戰、巴德王堆登敗、厥後巴德王楊特琅立、享國最久、自周赧王五十八年至秦二世三年而止、吞望郎、統名奧辣、建都烏

炮臺當是烽火臺是時安得有炮

秦蟞二字卽任囂二字之對音以安南記載翻成番字又以唐文翻譯則音同而字迥別矣

楚呼卽江西也、築一砲台於維都巷、卽越裳氏地、台闊一千丈、名曰蟧丹、因台形屈曲如蟧也、亦名丟郎、卽四龍之意、亦名岡杭、卽大山之意、俱誇其牆之高也、楊特琅築此炮台、意在保護奧辣以防桑登之入侵也、中國帝王惡越王揚特琅之盛、命陶代爲將、統烏合衆伐之、戰勝數次、陶代陣亡、以秦蟞趙佗代之、秦蟞病卒、趙佗見中原大亂、遂擁兵立國南方、與楊特琅盟、割天渡江北之地、趙佗尋遣其子入侍楊特琅、楊以其女媚香妻之、未幾子與媚香助趙佗計楊之隱、楊特琅不能自立、遂奔廣東、時秦二世三年事也、次年、趙佗佔臨

彝以及西南山中東關之地、自稱吳主、復名其國曰南越、漢高祖十年、封兩藩王於安南、一曰交趾王、一曰固山王、爲安南立國之始、東京史中之言如是、高后三年、趙佗攻特垠煞王、因其庇護呂后之故、八年、呂后殂、趙佗寇湖南、孝文帝遣使南越、諭以先人坟墓在中國、並約世世封藩、佗遂入貢稱臣、自此不侵不叛、各守疆土、趙佗享國七十一年、漢武五年卒、孫趙滹卽位、閩越王侵之、卽今之福建、中國以閩越嘗寇擾浙江、發兵助南越、湖廣王勸之、武帝不聽、大舉伐閩越王、其弟執而獻之、卒以疆土隸中國、事載安南史、史有云、越民

長高卽牂柯郡之對音

魯布德楊波卽路博德楊僕

薙髮文身、皮肉剌字、輕舉無信、勢孱弱、不究藝工、地多深林、蛇蟠虎踞、霪雨不止、溽暑逼人、染病卽死、孝武帝既勝之後、据有夜郎野夷之地、在雲南東北兩境、貴州之西、漢武帝二年、攻得廣南廣西雲尼麗江之地、立黔越諸郡、卽此時也、今之嘉定叙州兩府、亦爲省中之地、長高一省、括有雲南之東南、貴州之西、一股、直抵臨安城南、麗本一省在西、夷州一省從大理至瀓江爲止、未幾南越一國亦爲所得、漢元鼎六年七年之間、中國分道伐越南、魯布德楊波兩將入其都、焚其市、俘其王歸、合境降服、隸爲九部、交趾曲靖飛南諸部仍歸

昌武卽蒼梧
浩布卽合浦
左野卽珠厓

安酋管轄南越之界統分六省、曰南海、卽今廣東屬、曰昌武、卽廣西之賀州、曰猺侖辰州屬、曰浩布卽廣東之廉州、曰僐耳卽海南之瓊州、曰左野卽海南之儋州、楊特璟創立之國、此其大略、根特璟之支族、惟桑登一國至今尚存、孝武帝開拓疆土不止於此、雲南西南一隅、昔爲滇邦所據、邦境直控南甯、循滇池湖濱而止、時臣服於麥麻國、別有一國曰勞青、元封三年、漢將江昌悉拔之、止留滇邦一酋、改名其部曰猓㑩、滇中勞青之南、尚有百越各種遷居此地、麥蔴一國、疑卽西藏之一種、東埔治西之歸斯蒙自高斯三種、還須考察、元

飛南浩布當即雲南合浦

眉崙即麋泠今越南之湄南江似即麋泠之轉變耳

始元年、交趾南境之越裳、遣使貢白雉於中國、建武十五年、安南有姊妹兩人、一名騰妲、一名妮、（應即徵側徵貳）謀得南越一股別爲一邦、交趾飛南浩布曲靖、雲集響應、據地以叛、騰妲稱后於眉崙、漢將馬援討平之、馬援於中國交趾交界處立一銅柱誌其功蹟、自是至唐、安南雖有叛者、總爲中國所轄、建初元年、漢帝開拓西邊、得永昌大理鶴慶姚州諸郡、漢之末年、中國分爲三國、蜀漢止存陝西四川益州各境、後主將益州政事交於諸葛亮、亮承先主遺命、都於雲南、伐楊盖、盖不能敵、失其地、乞師於吳侯、吳侯據中國南方、都於南京、時孟

湘閣即牂柯對音成固今雲南廣西州蜀漢時置興古郡此非漢中也

漢安帝一句有誤

楨州漢楪榆縣唐爲昆州地蒙氏爲趙川瞼夷語瞼爲州也蕁改趙郡又爲趙

獲亦叛、勢甚危急、率兵討之、孟獲率番酋抗拒、亮擒之、孟獲訴云、非戰之罪、誤中計耳、諸葛亮縱之、連戰七次皆敗、自知力不能敵、誓不再叛、臣服漢帝、漢帝以地一股交之管轄、益州一省、遂取名景甯、分作兩股、一曰湘閣、(即牂牁)一曰成固、(成固即漢中之縣、即興古郡故治律高廢縣在今曲靖府馬龍州)時漢安帝建光四年事也、据中國記載云、此方全是茂林、深不可入、自是之後、始得開墾、建造房屋、養蠶做絲、居民分邦甚多、習俗各異、邦名以種爲別、諸葛亮之名、至今尚震雲南、迄今趙州東南有一銕柱、敬事諸葛亮之遺跡、中國拓西南一隅蠻夷之地、悉歸典屬、土

州段氏時曰天水郡至元中改爲趙州屬大理路明屬大理府

南剛當是南交叉止字似當作趾

番遁入深山、匿不敢出、蒙古遺種自知不敵、遠引他方、建別部、歐洲年表三百年當中國唐紀、南掌各邦始立、先有推斯一種、至此墾田、恆聽命於土人、据南掌人云、杭當夢郞三部、昔皆平原、中一巨湖、野番居之、湖濱有七邦、斐顏爲酋、轄有野民五十萬、克綫當夢倫克綫生克綫杭南剛之東、皆有推斯、服於止番、爲其多且強也、阿來維王子、卽克綫杭邦主、共生四子、名之曰解思族強、我恥受命焉、爾其奈何、次子果猛曰、願撥部兵五百爲父王洒之、王以五百兵授之、果猛率兵往斐顏、解思酋長厚撫之、給屋與居、果猛遂飭野番築一城、

名克綫山斐顏與之修好、屢往謁之、一日推斯酋長招斐顏飲、備酒三種、一香醪、一易醉之酒、一毒酒、飲甫畢、閉城殺斐顏及其隨人、收其土地、阿來維王遣其餘三子轄夢稽夢森夢亨所稱央地從此更名那央那者禾田也、南掌呼禾田曰那、事載於夢央塔史、中國收南掌各地、另有專書、語同安南史、上古時、南掌之地本汪洋一湖、馬哈勞瑟至、汲去湖水種一樹、樹中有人、未幾中國周發王有三子、各立一邦、曰克綫杭、曰克綫當、曰夢倫杭亦名阿當、名西夢倫、名楊號曰三道、譯即三分之意、今道斯所居之高原、即其故地、原在杭當夢

雨當是魚今奉節古魚復縣又卽春秋之魚國也富必是涪今四川涪州戰國爲楚之黔中郡

倫之間、余等路過見之三邦之界、於此分劃、當開國之際、杭王稱爲呈意法、至今土酋尚取之華人名其地曰直理府、周發王、卽周之武王、開創周朝、封兩國於四川邊境、曰雨曰富、自武王之子至歐州年表二百年、先後共二十五王、曰阿貢曰道琅曰道冷曰道虢曰道靄曰道孟姜餘不及錄、余等至此始知有二十五世湄江繞有一谷、谷南之南掌人其說較詳、云斐頓造天地之後、有三王、一曰冷森、一曰磴開一曰康亢始建城邑、斐頓命邑民守法、毋瀆神明、邑民違之、斐頓怒降霆雨淹沒居民、民懼禱之、斐頓旋遣根伯琅管轄居民、幷

遣天上大匠裴畢支賜以財帛、根伯琅建東京之夢頓城、有子七人、曰根琅根法琅根蘇松根賽芳根環根勞貢根雪穹、長子建蒙沙城、次子建蒙化城、又名亨沙佛低、三子建蒙交城、南掌人呼安南爲交、卽此交也、四子建夢祥城、卽夢央、又名克綫美、五子建夢本城、又名夢耶爹、卽暹羅、六子建夢方城、一名夢賽責、七子建夢亢城、亦名夢本、根琅下囊呼之谷、攻敗野番番酋名笑、卽名其子曰根笑、後爲夢笑之王、根笑傳五十世、如根掃根宋根鐃琅裴琅之類、裴琅心險、戰於夢東阜、三覆夢笑、夢笑之都名郎撥拉彭、後改文湘、自是史蹟

無訛、年月可証、然五十四王之名、尙難攷訂、以臆度之、根伯琅及其嗣子、應在唐武后久視年間、中國與拉龐史之事、猶在後兩史之中、記安南南掌之由來、甚覺明簡、中國印度之各邦、歴代改國不改名、是以根伯琅所轄之地、若何界限、難以考核、邦貝爾當所說之帮國、大約卽在夢方佔伊拉烏低谷北一段、後在明宏治年間、爲緬甸所呑、都邑遷徙、地名亦變、沿革不一、是以杭美之間國主、俱不可考、七邑爭盟、卒以根賽芳爲盟主、拉龐及克綫美兩史所言、萬蘇代阜一名帶加者、卽根賽芳也、根之一義、大約克綫當民種之名、至今有

一種曰根斯蒙化爲根法琅所建、攷之中國史、疑卽南交之唐貞元年間、南交轄有雲南一大股、至今南掌呼雲南爲蒙化、先後攷堆斯一種、當卽陳宣帝太建七年間建有拉龎國時之民也、建國二年、享特拉婆里王之女柬埔治王之妻瑞麥登拉龎王位、享特拉婆里文湘古名、卽夢笑之京、根伯琅長子所建、瑞麥之後、至元成宗大德四年、登王位者相繼四十五人、由是觀之、則根笑至斐琅五十世、亦已相去不遠、按中國史記云、佛說傳至越裳地卽老撾、其實卽享特拉婆里之古名、大約佛說之至中國印度、卽佛說入中國時也、事在

卽舊唐書之驃國

漢新莽時、時柬埔治國尚崇喇嘛之教、其全境佛教、俱從享特拉婆里傳入、隨開皇二十年、柬埔治始尚佛教、克綫美亦然、先入克綫美、繼至南掌之克綫生阿來維兩國、據胡斯叨夫云、國朝康熙三十九年間、暹羅柬埔治兩國之僧、還須至文湘讀書、服其官職、則佛家古蹟以此湄江一谷爲最、除南交一國、中國已有記載外、杭當夢倫三國、至元大德四年無從攷據、海爾琬先生所撰志云、歐洲年表一千年、中國五代之後漢時、西南邊疆有一國名縹都、於楊青卽直理府、城內廟宇一百所、民種甚繁、有二百九十八種、俱尚佛教、縹之屬

邑九國界東西三百溜、每十里縹國建邦之事、載於夢央塔史、南掌南拓之事、載於柬埔治史盎高爾廟左右之歸斯、大約與夢倫北歸斯同種、格梅拉大疑即斐顏之國、所述夢法斯國主事、皆無攷、暹羅與南掌史中、有言南掌王比道格者、曾轄杭美中間之地、王居克綫生城、厥後城毀時、造暹羅年表之法魯昂築桑噶羅城於湄南江之東支、以扼柬埔治之鋒、法魯昂之子名法耶蘇削辣創造火炮、保守都城、克綫生王攻之、雖有克綫美王法拉馬乏低助之、蘇削辣敗降、以女妻之、比道格開拓疆土、收法魯昂之全地、築比章奴老格城在

方輿紀要引南詔記、六詔者、一曰蒙舍詔、二曰浪穹詔、三曰鄧賧詔、四曰施浪詔、五曰摩些詔、六曰蒙巂詔、永徽四年蒙舍會細農羅入朝、上元元年子羅炎晟立、太極元年子晟羅皮立、唐封爲臺登郡王、開元二十六年子皮羅閣立、以破洱河蠻功

桑噶羅城之南、愈拓愈遠、封其子爲勞法婆里王、詎阿耶爹不遠、別封一子爲克綫海王、後繼克綫生之位、自此暹羅南掌兩國、歷七世兵爭不息、據中國史記云、唐武后時、南掌（即唐時六詔）建六邦於雲南、其中至大者曰夢恕（即蒙舍詔案蒙舍攻城在今蒙化廳北十里）王名西奴老、（即細農羅之對音）會朝於唐高宗、事在唐高宗中宗之間、西奴老傳勞靑（勞靑即羅炎晟之對音）勞靑傳靑勞比、（即晟羅皮）靑勞比傳比老高、（即皮羅閣）凡四世、比老高又收滇中南掌部五邑、遂爲南交國之始、（此南交乃南詔對音）開元二十六年、賂四川總督王攸、（即劍南節度王昱）得封藩王、年號貴義、建都堆好籤（好籤似即今鶴慶州之對音）

乃賂劍南節度王昱求合六詔爲一昱爲請於朝許之賜姓名蒙歸義册爲雲南王天寶八載子閣羅鳳立始叛唐取夷州三十二進陷嶲州稱臣吐蕃僭國號曰大蒙天寶十載劍南節度使鮮于仲通將兵討南詔分道出戎嶲州進次曲靖大敗其地遂悉沒於蠻夷摩星卽異牟尋也

音 今大理府之南，尚有其都城遺蹟，天寶七年，比老高卒，子高老卽位，卽閣羅鳳 天寶九年，四川總督索賂煩重，遂動干戈，奪雲南府等三十二邑，中國遣大將辛牛昌唐伐之，此鮮于仲通之對音 高老以八萬人拒敵，失利求和，中國不許，囚其使，高老集兵再戰，敗官軍於趙州之西，今州屬大理府 結好東藏王都芳，閣羅鳳稱臣吐蕃此都芳二字卽吐蕃對音 立一石碑誌其與中國戰事，在今大理府左近，後中國屢討不利，天寶十四年，高老又入寇，與大將李密對壘，此天寶十三載伐雲南之李宓 密兵望風潰，大歷十四年，高老卒，子夷摩星從華師讀書，見四川總督魏高數敗都芳，卽吐蕃 遂背東

魏高卽韋皐之對音是時爲西川節度使譯者解爲四川總督故法人依文稱之

貞元十年異牟尋請改國號南詔

異牟尋之子曰尋閤勸尋閤勸之子曰勸龍晟勸利晟相繼立

藏之盟、臣服中國、貞元八年、助中國率兵侵藏、四年、得藏中十五邑、唐德宗封爲南交王、（南詔之對音）授以國印、慰勞之、滇昌山下、至今有夷摩星廟蹟、當初在此廟內、中國使左昭雪會盟夷摩星誓服於此、夷摩星傳孫高穌、孫高穌傳昆浪欽、孫高穌卒於永貞四年、昆浪欽暴虐荒淫、爲宮中近臣所弒、元和十年、弟昆理卽位、初、四川總督魏高治民有度、軍法森嚴、南方各國、以次平定、諭飭南交王子及國中紳士至重慶讀書受化、魏高恩威並濟、蠻夷率服、後人遠不及之、永貞元年、魏高死、南邦來讀書漸少、教化莫及、而中國兵卒、頻騷擾南

交邊境、南交王芳猶興兵寇蜀、當年王卒、子休郎卽位、未見頒封、且以他故寇四川、咸通三年入安南、安將鶱西逐退之、次年、中國撤助安之軍、休郎乘虛圍東京之交州、鶱西堅守兩月、驅一旅出城逆戰、寡不敵衆、退至江濱、無船可渡、俱赴水死、誓不降、東京全省陷、咸通五年、寇中國越州、江景榮擊退之、復擾雲南、咸通七年、華將高邊克交州、屢與南交王戰、王與中國盟、暫息兵端、咸通十年、休郎遣使至中國、登平守將與王有隙、要殺之、南交王遂寇四川、掠嘉定雅州諸郡、咸通十一年正月、進次成都、二月間、中國擊退之、十日後、商衛

勸利晟之子曰晟豐祐豐祐死子祐龍立此芳猶卽豐祐休郞卽祐龍之對音

高邊卽高駢

此四川總督亦西川節度

此廣東卽南漢之劉龑劉鋹

率援兵至休郎解圍去官兵弗退乾符元年又寇四川圍雅州中國遣高駢迎之追至大駝江築堡自固高駢陞四川總督覘知南交王喜僧遣僧庚辛至南交立約時乾符四年事也南交王覲臣恒賓踞高坐見僧至肅然起立遂與訂約約雖立猶不稱臣中和元年子發立始稱臣於中國唐僖宗賜發爲駙馬光啓元年卒子興化卽位迨唐之衰也各國皆叛南交雲南之事罕載中史南交王娶廣東女爲后時廣東自立亦不受中國節制自蒙古入中國雲南分立數邦不服管轄宋理宗寶祐元年忽必烈汗以兵收雲南各邦其在大理

方輿紀要麗江軍民府隋屬嶲州唐沒於蠻爲越析詔宋時麽些蠻居此蒙古忽必烈降摩菘進取大理即其道也摩菘一名摩沙即摩些之譌也

烏梁浩三字即兀良哈對音堆即台此即兀良哈台四字對音

府之一邦、即南交王後也、忽必烈初克一邦、濱金沙江、國名摩蘇孟、（與麽些對音）大約即摩蘇之種、在今麗江維西之間、元季始建麗江邑、建邦大理府之王、（段氏前後凡二十二傳歷三百五十年段氏雖滅元人復設大理路軍民總管府以段氏子孫世守其職）未遺一矢、拱手出降、元帝嘉之、復其故物、使居藩職以入貢、都芳之地、（即吐蕃）猶未收服、藏將勳塔朶英達理與韃靼將烏梁浩堆相持不下、烏梁浩堆既勝之後、即以藏兵爲前鋒、收比孟烏孟古孟各鄰邦、並下勞勞阿伯兩國、事在明嘉靖三十四年、其邦國人民種類甚多、難以縷述、居瀾滄江東埔治江以及湄江、自緯線二十四度至三

十度之間、元大德年間、成宗依臣渾朵所奏、興兵收八百媳婦國、劉青統師無功、勒徵雲南人民捐餉繁重、猓西土酋都子之妻瑞產舉兵起衅、苗子勞子以及通經庚毋四種民、雲集響應、忽必烈罕之子時爲雲南總督、協助劉青剿之、征緬甸之兵、回至景子之地、遇戰殺傷無數、以蒙古將却瓦爾平之、景子部落甚多、却瓦爾戰敗、劉青與渠魁商浪子戰亦敗、殲其精兵、失去軍械無數、元以雲南四川湖廣兵會剿之、劉固濟爲帥、尤蘇堆別統一軍、而賊勢愈盛、烏生烏邙（即今之昭通）東川猛武定烏周北安各地人民皆附瑞產商浪子以叛、劉

固濟於大德七年開仗殺賊、再戰於墨德城、女賊瑞產被擒、梟其首、商浪子爲姪所賣、獻於元營、兩魁既誅、滇地即平、劉靑以延誤軍機拿問正法、元至大二年、八百媳婦國糾直理番寇擾中國邊疆、以將宋其盧討之、宋其盧貪賊之賂、怠弛三軍、反爲賊敗、元仁宗即位、八百媳婦國以及直理遣使貢象、稱臣中國、瑞產之亂、附之者、雲北境如武定昭通東川之民、頑梗不化、種類各異、欲別其種、須以地名稱之、石屏者稱爲石屏族、東川者稱爲東川族、雖與中國人雜居、反側異常、朝廷亦知其性、寬猛相濟、隨時變通、有數處以土司自治、如

東川府東界貴州威遠西界四川甯遠南界尋甸州北界昭通府

臺都者元大都之對音也

阿迷州等處是也、抗元兵之景子、八百媳婦國、大小直理、地位何在、容易辨明、景子居中國永昌、明季遷此、與加金新吾同種、前所論之麥麻國、大約於此一股內、猶可攷其舊跡、八百媳婦、大小直理、皆爲堆斯之邦、夢央克綫杭夢拉即斯茅悉是都城、從教士阿迷奥所撰書中可究南掌民種、書中載中國地名甚繁、百夷呼八百國爲夢央、景子呼八百爲橫昌、呼大理爲光古、呼南甸爲夢利、呼雲南爲夢直、呼北京曰臺都、呼南京曰南臺、中國人所稱老撾、百夷與八百呼之爲夢撾、此處查得琅生又名文湘國之故名、宜理卽夢埒、一名夢勞、

小腆紀年云李定國卒於孟臘卽夢拉對音然則卽南掌

此種地名、彼此稍變、南掌呼思茅爲夢拉、尙未辨明、余嘗從普洱起程、特摘一節中國史記云、元時思茅屬直理、大約其邊境直抵東京江東支所灌之谷、從景東來之一河、中國人呼爲把邊者、大約由八百之音而名之、由是觀之、中國呼克綫美夢拉兩地中之堆斯、統稱爲八百、阿迷奧書云、八百之民、曾服文湘東埔治兩國教化、百夷言語雖同八百、間習藏地文字、又云中國所稱之百夷、其民自稱爲流堆、元江邑建於元季、余等到時、地皆爲百夷所居、名曰夢松、夢耶距夢松不遠、亦爲百夷所居、自元至元二十九年起、據克綫杭史記

載直理國進貢中國、其物甚詳、金鐃一副、金花六朵、銀鐃一副、銀花六朵、鐃各重六低加、（分量名暹羅南掌俱有之暹羅低加重五格蘭南掌低加重十三格蘭有六）坭金燭一枝、計重兩斤、綢四尺、鹽二十塊、馬一匹、價値六杭、（南掌呼兩爲杭）另給納貢華官銀六杭、元仁宗元祐六年、元朝雖有雲南之地、因民難治、擬設土司治之、未果、明宗至順年復叛、勢甚猖獗、蒙古將基希伐之、此後元人始得全有其地、明初雲南最後征服、洪武初年、遣傅友德率兵三十萬攻之、此時雲南全省爲巴恰羅爾米所轄、達里那爲元帥、遇傅友德之副帥耶游沐英於曲靖、戰敗、巴恰羅爾米聞兵敗、率

首相及妻孥自投於湖未幾、明兵入城、禁止焚掠、安堵如故、次年、傅友德討烏商東川孟布之叛民、大肆殺戮、將其地併入四川、洪武十六年、雲南全省平定、永樂八年、雲南廣西兩酋長一名金登、一名鄚紀龍乘中國新收東川之勢、吞蝕南境、金登自號爲帝、至永樂十二年、殺其酋長三人、方得平定、明英宗正統三年、景子復叛、擾亂雲南西境、有土人名史勤、自稱福法、自立爲雲南王、屢敗官兵、其後漸衰、至正統十三年、逃至緬甸、及知緬王欲縛送於明、遂自刎、自是西南悉平、而雲南全省甘心誠服、明季四方兵起、雲省亦亂、至　國朝

蒙古當作孟古

順治十五年、封吳三桂於此、權勢甚重、布置甚妥、頗得民心、康熙十一年、吳三桂叛、四川貴州湖廣俱叛、至康熙十八年、三桂死、漸次平定、至今民尚感念吳三桂不忘、省城東北小山之頂、迄今有吳王廟、此廟宗桷俱用銅鑄、雖屢經兵荒、莫取損毀、於此見華人不忘舊德焉、乾隆四十年、華人攻貴州大山、及雲南四川間金沙江之蠻子苗子、是時苗子分立兩國、曰大金川、曰小金川、大金川以絡烏完爲都、奉掃囊（一名蘇爾）文爲主、小金川以買奴爲都、奉商高方爲主、阿桂討平此兩地、迄今此等野性之民、乘回匪擾亂、又群起殺掠、以致蒙古

奔山之間、大江兩岸、行旅難通、叉攷中國印度之堆斯、當斐阿耶第五十世爲王時、夢笑曾敗三次、斐阿琨暴虐國人逐之立庚方爲王、庚方子比緋蒸於父妾庚方逐之比緋與子發昂逃於柬埔治、及發昂年壯、柬埔治王斐耶噶打拉以女妻之、發昂旋至南掌、據古史所述、亦豪傑也、得搗噶米阿王子之助、自稱王、率兵攻其祖庚方、庚方敗死、國人奉發昂爲琅生王、稱爲斐阿耶杜尼西沙荅那告爾那烏荅治克綫唐克綫當等地、建國囊甘之北、距今之文湘不遠、事在元至正九年至十三年之間、當發昂建國時、與鄰國紛爭、明洪武六

年、文湘國中興、勢甚強、据史記所載、是時有酋長三萬人、洪武七年、發昂歿、嗣世者稱爲斐阿桑聖得持來布緋那苔氏、子六人、一子娶暹羅王女、一子娶克綫美王女、桑聖得死於永樂十四年、次子琅庚宕嗣立、二年而死、其妹淫暴、國內大亂、自是文湘爭立者衆、俱不永年、羣臣謀除王妹而立桑聖得之幼子緥彪、明宣得十年、爲琅生之王、都於克綫庚屢與安南人爭戰、旋讓位於子當庚、仍徙都於克綫唐克綫當、明憲宗成化十五年、至二十二年、素阿那發拉爲王、成化二十二年至孝宗宏治九年、琅桑甘爲王、而治郞艮潑拉彭、宏治九

年至十四年、刀雙方爲王、十五歲而死、其母舅綳彪之子斐兇拉拉嗣立、至武宗正德十六年、稱爲法布氏煞娶東埔治王女、強幹有爲、奪地甚多、南自康潑布遞北至北緯二十一度、俱歸管轄、時東京內亂、以兵討平之、遂併克綫美以爲都、羣臣舉其子肖瓦拉瀆商爲琅生王、建廟於文湘、遂以爲都、其嗣王建廟甚多、以爭勝、有一王娶暹羅王女、文湘境內爭戰不息、以致中國印度之東半島、受擾無已、世宗嘉靖三十七年、伴古王攻得克綫美、遂掠南掌、南掌人合攻東埔治深入內地、事在穆宗隆慶元年、中國印度北境堆斯各邦、皆爲

伴古卽祕古亦卽不果亦卽半果

件古王管轄、是時南掌邊境爭擾不休、堆念之族甚衆、立邦於克綫當以避暹羅之暴虐、時暹羅人方與克綫美搆兵、分立於斐迮淖老以及阿耶爹左近、件古王強盛不久、與暹羅王那來阿瓦王尼永明達拉屢戰屢敗、此二王分其件古之地不均而爭、以南掌北境爲戰場、那來欲收復萬歷二十年緬甸所取夢南爭斐兩堆斯之邦、會同克綫美克綫生兩邦人攻之、那來戰死、尼永明達拉拓其疆土、直抵文湘、擒獲南掌人甚多、時件古遭兵燹三十年、居民稀少、遂以所獲南掌俘囚散布其地、未幾俘囚叛歸復國、明思宗崇禎元年、克綫

美復自立爲國、二年後屬於佇古、荷蘭游歷人胡思叨夫教士雷利亞假宿文湘國宮內、所撰游歷日記、載事無訛、可想見南掌一國、當初曾覇南方、拓地甚大、嗣於國朝順治九年及康熙十年、南掌之內亂蜂起、國勢漸衰、郎潑拉彭遂分立自爲一邦、大兵之後、繼以凶年、疫癘流行、民生失所、有遷至南方者、柬埔治弱不自振、遂作強賓壓主之謀、康熙五十一年、建排沙格邑、時阿郎巴方與緬甸不受佇古覊縻、數歷戰陣、得地甚多、恒以南掌爲戰塲、乾隆二十五年至五十四年、是地痲瘋毒症徧行境內、乾隆二十七年、緬人掠之、乾隆四

十二年、暹人又掠之、毀排沙格阿到伯文湘各邑、湘王法布低沙避奔南境、安人亦思分其地、乾隆五十六年、文湘稍振、東京發兵攻之、克其地、殺其王法布低沙、北境堆斯各邦、久苦內亂、議降附暹緬兩國、夢南與郎潑拉彭互相搆兵、連年不解、乾隆二十八年、克綫美甫得自立、又逼於阿琅伯之子、乾隆三十九年、王本尼斯班乞師暹羅、逐緬人、自此夢南拉岡拉方克綫美皆隸曼谷（暹京）藩部、而南掌之東南兩邦、復謀自立、排沙格遂建烏龎邑、文湘國賴安之助、復其故物、轄江之左岸、直抵葛馬拉地、排沙格王法維賽平江左野番之亂、

收復全地、直抵阿到伯地、由是南掌之邦、明服曼谷、陰懷異志、曼谷亦無如之何、蓋深恐安南勁敵、直擣柬埔治谷、而暹地各邦、亦思乘間竊據、時勢難兼顧耳、時北境堆斯、不堪緬人之虐、嘉慶八年、克綫當夢央等邦、主私結服暹之克綫美拉方拉岡、以諷暹人、暹人因約之曰、若能甘心服曼谷之治、遷徙來暹、固可裂地分居、如欲逐去當地緬人、亦許助之以兵、名正言順、懷遠招携、於是克綫當王偕其四弟、夢央王率南掌之民、敗走緬人、相率至克綫生服於暹羅、詎暹人詐而無信、遷掌人於克綫美拉方拉岡夢紼夢南五邑、火熱水深、

拘束尤苦、惟當王幼弟遁歸故國、重延克綫當一脈、今之克綫當王、即其長子也、暹人以文湘猶在、不得展其席捲之勢、蓄志已久、道光五年、湘王筱阿努遣使納貢於暹王覲見返國、暹之邊關守將、勒詐無狀、重榷掌人商稅、筱阿努訴之曼谷不得直、遂以兵伐其邊將、暹人已早料及此、待其蠢動、遂起傾國之師伐文湘鄰邦克綫美拉方拉岡夢南夢紼五處、雖止十五萬居民、而募得義兵足有一萬九千人、各相戒嚴、擁保疆土、筱阿努義激克綫美共扶南掌舊業、而美之君臣、畏暹之強、躊躇不能決、仍服曼谷之命、大事遂去、暹羅既滅

文湘、苛虐掌人尤甚、美民悔之無及、暹將克利亞米到彼、精明強幹、魚肉一方、至今談其姓氏、掌人猶惶悚戰栗、怨痛入骨、所留茅屋庇身、猶且縱火焚之、所擄俘囚饑渴狼藉、大半俱死於途中、生者遷之暹地、爲奴於紳老之家、道光十年、古司拉夫探路至曼谷、曾見南掌酋領降虜曼谷閉之城外江岸一廟、徒存性命而已、囚湘王於木籠之中、未幾卽死、其子雖逃、追至一廟、及之、見勢危急、踰屋而下、暹人恐湘民之復叛也、遷布各境、以江右之民實之、中有西乏之那封種、遂建夢囊開邑、暹人心猶未饜、思收堆斯各種大掠北境、時湄江左

岸夢方之主馬哈賽與克綫當王猜忌日甚、勢不兩立、馬哈
賽乞援暹羅、以攻克綫當、暹人垂涎已久、應聲卽至、三次起
兵、初次三千人、二次萬人、三次三萬人、咸豐四年、大兵齊集、
遣兵部尙書克老買郞爲征當兵馬大元帥、西歷正月、暹兵
次夢南、進次克綫海、分作二路、一路命堯梅亞統之、直搗克
綫當、一路克老買郞自統之、取道巴來奧夢央夢游、匝繞克
綫當之邊境、正余等所過之地也、時當民禾田正熟、見敵人
至、恐爲其有也、盡焚其稻而奔、暹兵所至、一無所得、旣至窮
山窄谷、以兵塞隘、極力搏戰、莫不以一當百、克老買郞見牛

象不足、向克綫杭之羅斯索粮草運物人等一路艱難阻梗、西四月二十六日、進薄克綫當城下、守城者緬兵三千、掌兵七千、鄰郡番兵又六千、暹人以田雞炮轟之、番兵輕捷閃身避之、炮皆不中、環攻二十一日、無隙可乘、忽大雨傾注、暹兵忙迫無計、象牛大半皆瘟死、西五月十七日、克老買郎解圍走、番兵尾而逐之、狹谷隘口橫截剪殺、退至巴來奥新掠潑兩地、暹兵大半皆餓死、軍械粮食拋棄無算、悉爲當人所有、中有歐洲兩輪車一輛、係克老買郎所乘、特總辦目覩此車藏於當王宮內、又田雞炮一尊、係是英製、別有兵器無數、初

中國與緬甸虎視克綫杭各向杭王索子以爲信迨故王死始得還其世子以膺王位道光二十六年王孝豐之弟久質於阿瓦得烏伯拉亞之稱而治夢方鹽井夢方主馬哈賽以此不能和協然猶戮力同心助孝豐攻其表弟孝淳庚及侯補稀桑邦耨主之華官孝淳庚初稍得利卒爲孝豐所敗咸豐元年烏伯拉亞與馬哈賽因同至曼谷請師伐克綫當返至國中旋卽不協迨暹人既敗馬哈賽知事不濟遂自募兵練軍與孝豐兄弟相爭攻得夢亨手刃烏伯拉亞於城下毀克綫杭邑復向夢直進發孝豐以兵迎之未及布陣馬哈賽

身中二鎗、兵遂大潰、死於夢烘、餘黨奔萛潑拉彭、同治二年、雲南回匪南侵克綫杭境、遊騎二百五十八人、孝豐王懼、餽物於大理回酋、旋中國官遣使杭王約彼助戰、王身側跕一回、官又勸降大理回王、孝豐沈思良久不能決、棄位而奔、卒爲護送回軍所殺、事在同治三年、國中無主、合境騷動、罔斯八百人復乘機掠克綫杭邊境、同治五年八月、緬人以雲督攻回、勢難兼顧、封王斯地、按舊例、克綫杭王向由雲督建封、王係故王孝豐之子、其母乃夢狼民婦、羅斯藐視之、王幼時曾服僧衣、度日菴內、緬王着夢南克綫當阿瓦、各遣官兩員、并

發緬兵一百五十名護送至杭、二月後、中國差吳大老爺高大老爺、帶兵二百五十人至克綫杭、聽幼王發誓、將就了事、亦不深加詰責、由是觀之、余等過克綫杭時、正值軍務交爭、起程時又聞根斯與緬人將戰、而克綫杭王與駐杭緬使布蘇格以款待探路法員之事、互相爭詰、布蘇格似嫌王過於殷勤、因募方斯之衆攙雜於緬甸護勇中、杭王不悅、以兵圍布蘇格宅、及其衆、遣使至阿瓦訴布蘇格之非、請就杭地正法、或拿問至阿瓦、緬王以杭王之訴、遂正布蘇格之罪、事雖不涉探員、中一款甚大、言杭王所徵之稅、黃金七扯、白銀一

扯、押解阿瓦布蘇格遣弟率兵刧之途中、當杭之亂也、居民避難於當地、至是當王不肯放回、每人須捐銀以貸、少或三堆、多或二扯、而杭民言月之初一後、若不放行、須與當人有事、是以杭當兩王亦不相睦、總之天下之亂、無過於中國印度。其民望治甚殷。思得明君次第舉行、以作久遠之計。若歐洲之中。果有一國為之安撫。望風抒款。易如反掌。至於南掌之民、性馴而敏、若為之分畫疆域、整頓商務、不難丕變、如謂暹人之虐。可以久馭斯民、總無此理。即潑拉彭將為一大都會、自好之民、必當爭赴其所、以避殘虐之君、然則拯之於水

法國欲以暴易暴耶則法國之亡更速耳

火之中。措之於衽席之上。使之蒸蒸歸化。商賈輻湊。非我法國而誰之任歟。

作此書時正法人最披猖之日其時拿破崙未與普國交仗方存幷呑八荒之心此書已成而法遂爲普魯士所挫固知成敗亦有天也豈力征經營所能得哉

總論法國拓地機宜

余等久羈遠地、事無鉅細、無不親爲調度、以顧國家大局、法國朝廷、亦望余成功以漸臻強盛、惟創議之時、廷臣頗視爲要務、及游探而回、又聚議紛紛、未必尅期興辦、余初不解、細揣其故、蓋余等法人自幼讀書時、眼界不寬、專論歐洲記載、知歐洲之土俗民情、間或搜羅馬古史以備叅攷、其餘概不厝目、二十餘歲初得功名之人、則知希臘之氏耳小城、地志及里古爾之律例、若詢以孔子佛氏、已茫然不解、至於蒙古王之兼吞各國、則更不信矣、若令詳論地理、則法國境內、亦

西人之用心拓地初亦欲自近及遠既而勢均力敵無可如何始爲遠取之術耳

嘉慶五年間

乾隆二十五年至三十五年

未及深究、余等宣力國家、冒死游探、親歷探記、衆人反嗤爲夢囈、殊堪扼腕太息、抑思外邦富饒之地極多。取携艮便。不啻百寶之羅列舍外。鄰人日事經營。朝採精華。夕窺門徑。而我仍扃戶守貧。豈知致富之術之不待遠求耶。憶一千八百初年、法國擾亂、未得遠通鄰國、宜其囿於見聞、當拿破崙之末年、水師屢敗、陸路斷截民間學問、不能與他國印證、及英人立商埔於東方國勢日振、法人仍自恃美富甲於天下、紛紛爭位、舍遠謀而求近利、若告以鄰國之可圖。無不恥笑之者。一千七百六七十年間、派往各國之領事、無不敷衍了事。

遇有可開拓處、既不盡心搜探。遇有極艱難處。亦不耐心補救。遠遜於英國之力求強盛。且任事者輕議紛更、以爲能事。問誰和衷共濟、以助國家蒸蒸日上乎。憶昔法人潑來庖司巴勒道曾撰一書、名曰新法蘭西述薩生來之英國人既据南洋各島、而復入亞細亞之內地、勇往直前、永無懈怠、我國若不力謀出路以與抗衡、勢將漸弱、然巴勒道仍囿於歐洲、而未慮及印度及中國之地、卒聽英人旦夕經營、不啻拱手而讓、若循此以往、株守一隅、勢將似阿非利加土人之漸滅漸盡耳、凡聞論歐洲以東之人、無不視爲野番、聽之生厭、抑

知東方多被化之國、地土富饒、人民強幹、豈可棄之如遺耶、論民性則東方之工作更勤、亦遠勝於坐談之輩、我國既不置產於天下富庶之區、又不通貨於天下衝要之路、何不思天下之地、盡人可有。唯在深謀遠慮之人捷足先得耳。今我法國經營東方、自當以安南藩部為中權扼要之地、在安南都城許愛所定之約、許我法國行權於中國印度之海濱、並將聰穎調良之民、授之於法國、此民既屬法轄、彼此均有裨益、蓋安南人作事耐勞、易成藩部。與中國人相似。一千八百初年、法國始有柬埔治河口之洲、今已開耕甚熟、為南陽富

饒之地、我法人方少墾荒之民、得此安南民頗有裨益、昔安南王若郎失此柬埔治一隅之地、深爲可惜、暹羅人乘安南之虛、攻得南掌全地、當法人調處其間、庇護柬埔治國內地、另開商賈之路、使安南有所出路、其時暹羅亦有吞併柬埔治之勢、然法之執政、初甚奮志、旋卽懈忽、所以與暹國定約之時、讓暹國有權、而未及保護日後之疆土、予於此書、曾論暹國輕視條約、而占據柬埔境內之盎告爾白吝綳兩省、且極力慫恿法人、若大湖之岸、歸一國專轄、豈不與商務大有利益、無奈法人草率從事、讓人得地、恐必爲日後兵連禍結

之基、我法之與中國印度交涉政事、本不屑爭風化之優劣、只有細心行事、永保疆土而已、從前慣派未諳土民情性之人爲駐安總督及東方公使、自今速宜改此覆轍、凡此等官員須隨機應變、不可稍有拘執、俾勁敵之國部中、每辦一交涉之事、不可以河東眞話河西作爲假話也此係法國諺語言不可二三其說也暹羅人之虐待屬部、書中已屢次述明、其曼谷都中重賦苛徭、屬部亦無不怨恨、不似中朝之待安南但收貢獻而已、法人之抑制暹羅藩服安南、不但法國有益、且大有造於此處人民也、如將湄江谷中、開通商路、以補水路之難通、勸令

法人一意經營南洋不知內備遂疏乃有普國之敗螳螂捕蟬不知黃雀之在其後也

所屬之柬埔治王、將邊境關隘、盡行裁撤、以與暹羅暢通貿易、並與暹羅立議、毋許虐待屬民、不似英人之但知通商、而絕不保護其屬民、且無論中國人安南人、凡來墾我屬地者、我法人皆極力護之、排沙格阿刀卜二地、氣候溫和、凡西國人俱喜僦居於此。自有我法人而中國人安南人俱得通商於暹羅、暹羅將漸失其利權、居住泗巴芬河塢之安南人、亦均受我庇救而自謀生計、不復受人抑制、令暹國將巴荅綳昂告爾二省、仍還柬埔治國、令柬國將更北之摩爾潑來當里羅卜兩省、償還暹國、因巴昂兩省、本係暹國誘取、未嘗明

噶爾各搭卽卡爾吉打

定和約也、如此一轉移間、可將大江左右之利權。俱歸我法屬之帥國藩部矣。由東京谷中開闢商路、以與中國南省通商、此爲法人在東方最要之事。然欲開拓邊疆、拯民水火、必改派熟悉民情疆土之員、盡心布置、設立學校、嚴爲考核、廣培人材、以供佐理、然後使我屬部爲人文淵藪、與英屬之噶爾各搭等地相埒、蓋此等幹員、可抵雄兵一軍、蓋霸功但能強制、不若文治之心悅而誠服、故我法人欲逞志於東方、惟在調度得宜、自可兵不血刃而安享其成矣、欲期中國、印度風氣日開、民免凌虐。正在此時。殆天所以啟我法人也。昔英

人之在印度一味柔緩歐洲人嘗羣笑之然印度實有二千萬人心服英人英人在印度恩信久孚實成不拔之基我法人不肯效英人坐使安南藩部迄無佐理之臣誠服之衆而但作逋逃之藪何不思之甚耶苟法人派幹員於安南如美國之派領事於日本雖一時不見功效而日後可成基業在該員專務得民在國家亦宜酬美勞績則日起有功開拓漸廣法人於此定可建一大國法國之藝工商務往往費盡心力難求出路苟能建國東方何患工商之利不能駕英國而上之耶中國之地雖規矩嚴明衣服端莊普境皆同西人亦

曾羨爲自古被化之國、然偏信拘泥。相習成風。每遇無益之事。必高自位置以壯觀瞻。其士人恪守二三千年之成說。以爲尊無二上、視中國以外皆蠢愚野番。及近年習見西人、方信文教之邦、不獨中國、卽歐洲人於數百年前、稱中國爲天國、疑爲天下最強、覲見必行跪禮、西人聞之、無不畏懾。及明之中葉、海道漸通、西人之商於南洋者、又疑中國人甚蠢、農工水利、全未講求、爭戰無息、民不聊生、厥後漸知中國之農工藝術。實開西國之先。迨國初西人競讀中國記載。更知中國實爲自古大國。規制詳備。於是爭效中國治平之法。無如

西國賢士、妬人勝己。遂謂中國治法未必確實。學問亦多勦襲。若染其習。必失之大而無用。於是輕視中國、幾與土番相等、道光二十年、中國始信英人軍械之利、此三百年間、西人極力精進、迥非中國所及、而中國因循苟且、不求進益、徒事虛文、是以凡有交涉、每慮中國之無信、卒至通商各口、華洋隔絕、情誼難通、但有商人往來、而學問教化永不能相資得益、西人雖僦居日久、輒思回國、然嘗見中國律法、本情為治、貴賤一例、至公無私、二千年前、西國草昧未開時、中國已專講節用愛人之道、厥後歐洲內亂紛爭、正中國安享太平講

求富強之日、惜督率之者不得其人、故雖有才智之士、不能稍求進境、歐洲人嘗論中國氣候溫和、便於耕作、田疇區別、各有所宜、物產儘可敷用、西人於耕種之法得之較遲、其餘土番、間知耕種、各守律例、中國初疑普天下俱應臣服、今方知十八省內土番、且各有酋長、不歸統轄、但能驅之深山、設卡防範而已、中國之待西人、總有成見橫梗胸中、每見西人之傳教者、如刺入目、然余嘗讀中國聖教之書、西教實與聖教同源、乃中國反信釋道虛無之教、西人遂廣延好辨之士、與之論說、且于康熙朝疎通北京顯官、奉

聖祖之留心西法正慮他日子孫之受其害耳豈准其傳教之謂哉

准民信從西教、于是教士得以公然傳教、然民間恒切恨之、且鄙夷之、卒不能與聖教抗衡、且多方抑制、陰令西教不能暢行、總因許大中國、畏我西國兵船、以是中國官民、積畏生疑、皆陰忌我西國官員、昔曾崇信西人、許我立堂傳教、今則鄙薄西人、幷視教士如仇、且不但教士、凡見西人無不隱恨之矣、且與西商亦有所猜忌、西人方謂開埠通商、彼此有益、華人則視爲無足輕重、蓋因中國內地互販已能獲利。且食用之物、本足敷用。無待取資于他邦也。是以西人之設埠于此者、不得不委曲俯就、而外省官員、遂視西人爲無用、卒至

養癰成患、貽累國家、明季時、讓香港澳門等地于英葡兩國、及道光二十年、稱兵入犯之後、西人無不捨命趨利、如道光二十八年澳門之葡酋被土人殺害、卒未查辦、只有法國兵船拉索堯乃士奮勇駛入以保護西人、其香港之美英兵船、置若罔聞、仍復專心牟利、西人初次稱兵、自以爲理直氣壯、且可誇示船炮之精、豈知中國專崇文教、仍不知佩服西國、其視西人之詭計營利、心已鄙之、又見逼勒中國開鴉片之禁。而仍未饜足。遂至鄙薄厭棄。痛恨不息。是我西人亦有自取之咎。蓋西人漸懷二心、且有失信之舉、無怪中國之不肯

西洋人少此自造物有以限之若令人多豈肯以中國理大物博知難而退乎然則我之所以馭之者宜有道矣

實心相待也、以今日時勢論之、宜若何布置以臻妥善、如此極大之國。萬不能據而有之、豈卒無一日使之風氣相同、往來無忌耶、近年民風雖極文弱。而匪類誅滅、寰宇肅清、實無可乘之隙、我西人只宜以學問藝工。相與傳習。以助中興之治而已。中國之執政、及地方官員、大半科甲出身、皆敬守陳編、忌人新藝、雖早應興辦之事、仍復因循坐悞、卒至孤陋寡聞、一隅自囿、雖有人材財賦、終無所用、每建一議、羣相附和、不過先王先聖之糟粕、西人方力求進步、而彼仍恪守故步、是以富國強兵、馭遠化頑、一切政治卒不能稍展一步、昔時

西人用兵之具萬無可屏棄之理魏源所謂師其長技以制之眞不易之論也其他洋貨則黜之而已矣

凡見西國器具。輒屏棄之。近年心雖佩服、而不敢顯然改張者、只以儒家外貌久爲愚賤所欽、一旦改習西法、恐愚賤者窺破其從前之虛僞、凡科甲之士殫心竭力、窮年累月、以專務其粉飾之辭、及登仕版、已精疲力盡、毫無展布、反不如一材一技、可供國家之用也、就西人觀之、中國文字、似亦有阻人進益之故、因字數甚多、而欲達一意、必用多字、且意義甚深、某句必用某字、有一定之理、往往畢生不能卒業、且欲知世務、則十三經外、須涉獵羣書、雖無書不讀之人、仍不能將新政新藝筆之于書、卽將西國之書譯寫華文、亦無字句可

據此語則西洋不識字人亦甚多其來中土者不分男婦皆識字乃富貴之家耳

可爲痛哭流涕

達、終多隔閡之處、惟師教甚行、每有小庄、必設家塾、不識字人少。於西國。然但能誦讀、不知字義、苟欲深通字義、精習律例、必畢世專心、方能成就、亦可作官吏幕賓、爲朝野所欽服、蓋中國文字、法極妥善、用之得當、無可彼可此之疑、惟誦習貫通、殊費心力耳、中國本多智慧之人、又喜涉獵書籍、唯未講智慧之學、尚難化其偏見、不免疑忌西國之理、猶染成膠滯之病、及投以妙葯、自可立起沉疴、頓開障蔽、以與西國實心來往、如燭光之照見暗室、頓然改觀、又如西國創用印書機器、用力少而成功多矣、且中國武備不講。亦爲風氣不改。

元人幷有俄羅斯土爾其波斯阿剌伯西人又何嘗不忘怨事仇自明代定鼎西人亦乘機規復耳

之一大端。蓋中國文員嘗有堅持之力。備歷艱辛。至死不變。而武員則從古輕賤。頗不自愛。是以冒死敢諫之臣。史不絕書。而死綏之將。每代不過數人。其兵勇則選自民間。而輒欺平民。遇敵則逃潰。蓋重文輕武。相沿成習。鄰邦稱臣納貢。概用金葉表文。尊之如天。而寔無保衛同袍之誼。如元代以蒙古據有中國。將中國士庶一體相待。華人遂忘怨事仇。不想收回故物。漸致武備廢弛。豪氣消沮。人人競爲自便之圖。而公忠輕利之心。漸滅殆盡。倘日後熟悉西國風敎。羣思效法。獲益良多。其同仇敵愾保守疆土之心。油然以生。漸覺昔時

西人所以百人一心者因趨中國之利故也由西國風俗視之又何嘗不百人百心乎

不覺二字殊可惡

百人百心今日百人一心自握利權而不受他人拘束不至如今之民心紛散財物棄遺徒供不肖官吏之中飽矣蓋中國能布置得宜早與西國相埒因中國人民知識靈敏謀事果斷一旦有艮吏創率定見瘡痍立起前曾試用西國之葯醫治有效。指西兵助勦粵匪事倘有恒心以治未病自可長治久安近年西人在中國所設學館洵可造就人材闢去自古虛無之說務求篤寔以創新法俾坦然與西國交往可以公私互益名利兩全我歐洲各國與之交涉亦務須持以公平合以制度俾中國人漸染不覺和衷共濟我法國尤宜助其早開風

以前文議論觀之安得謂無英俄大志所謂將叛者其辭慙眞欲蓋彌彰矣

氣守局外之分以望其常有自立之權不受北俄南英之侵逼則我法人亦交相利益東方商務可倍蓰其利矣無如法人與中國交涉恒次于英將東方利權讓英人居先而但求拊和通商余以爲自今宜急爲變通我法人在東方既無英俄大志則宜維持調護其間苟調停得當則前年北京之戰不至隨聲拊和而今日中國待我法人必較他國更爲親密聞法之駐日本公使斷制明敏每遇日本與他國有事全賴公使調停願此後派選公使必擇此等人員勿蹈從前覆轍爲公使者亦必立定己見勿被利誘有言必行有許必與一

憑公理、以踏寔地、興東方未興之利、除東方未除之弊、如此則法人在東方者、行見羣相敬服、獨享尊榮、法國執政、其盍三復余言而早思變計哉、

東埔治以北探路記卷九

目錄

遠印度各部落經緯度 經度皆以法都巴犂起初度

克拉抵東經一百〇三度四十一分三十秒北緯十二度二十八分右爲麻能肥大倫海勞三人於一千八百六十六年七月十一日測定與一千八百六十七年之遠印度圖相符探路所備儀器定向儀一畫度儀一天平儀一測遠鏡一紀時儀二

桑袍爾東經一百〇三度三十八分三十八秒北緯十二度十八分右測於該處衙署中緯度係推行星所定未甚準且緯度有一分之差者經度必差一杪鐘又十分杪之三

桑袍爾之北六十五度五十二分三十秒有小山名曰囊時獨堪周覽天平測天文者多在其上

斯登吞東經一百〇三度三十四分十五秒北緯十三度三十分十四秒　右測於小澳港口左岸其地距大江及啞多蒲江約二迷盧時表至此差失殊甚緣舟中跛盪震動風信氣候淆其伸縮故也故於十一月由排沙格潛心測算斯登吞之經度復於斯登吞反測排沙格之子午線其二處相距非遙天氣既同舟行亦穩卽其兩端而測算之惟此法爲最眞也其緯度係七月二十二日測太陰高弧

與十一月初九日兩測太陽高弧和折所定其差當不逾十秒

康東經一百〇三度三十一分北緯十三度五十八分〇二秒

右測於島之西北向近城之禮拜堂求經度如前例以排沙格與江口兩處互測而緯度則十一月初六日疊測太陽高弧所定

康格東經一百〇三度二十五分三十七秒半北緯十四度〇六分十二秒

右測於江畔禮拜堂距官署一百尺經緯測求如前例
康格北偏西六十二度十九分有山曰蒲漢崗天文館在
焉
南偏西二十度十五分有崇山曰肥阿西止於棠麗勒波
部
南偏西十八度十九分四十杪爲肥阿山之中央
南偏西十五度四十二分四十杪爲肥阿山之東界
南偏西十四度十八分爲肥阿山之後西結頂之處
又南偏西七十一度三十分二十杪有崇山尖凸當肥阿山

之西北

南偏西三十五度〇五分有峯介前二山之間

排沙格東經一百〇三度二十七分三十秒北緯十四度五十四分二十秒

右測於王府隔岸相對之禮拜堂按自去斯登呑之後時表不行及抵排沙格頗費時日修理茲試用以測太陽與太陰行星等距測二十五次太陽偏東與太陰之距和折而得東經化時應六點五十三分四十四秒

又測十九次太陽偏西和折得東經化時六點五十三分

五十九秒

又測十次太陽東西距行星和折而得六點五十三分四十七秒以右四數和折之應六點五十三分五十秒所差經度之時不逾六秒約僅一迷盧半前之斯登吞康康格耶潑拉彭應依此更正

須唐瀑東經一百〇三度二十三分三十秒北緯十五度二十分二十秒

右測於西岸樹得島之西南田中求經緯度以重測太陽之躔距與所歷之時刻紀時儀時表均自排沙格較對修

整甚爲靈準

排沙格北向江口之壩岸北緯十五度○一分五秒

右測於江之右岸爲屢測太陽高弧所定其岸灣處曰蒲佛郎寬五六百尺繞於江口

沙羅山尖峯東經一百○三度二十四分三十七秒北緯十五度○四分三十秒

此處緯度按前節之數所約定計緯差一分者經差二秒鐘十分秒之九又於十二月二十七日用則遠機於本處山頂測各大峯之距弧以算其角度如左

段解山合南偏西二十六度〇十九秒

巴豚山合南偏西四十三度十六分五十四秒

狼山合南偏西五十九度十八分四十四秒

肥山合南偏西十九度〇九分四十九秒此處係山後面極南之頂

羅山合南偏西三十四度十分〇四十四秒仝

以上諸峯似從排沙格西向連脈而來

沙羅山用風雨表測算具高於江面計二百五十一法尺

棚烘雖東經一百〇三度十五分〇七秒半北緯十五度十六分十五秒

右測於江岸之禪寺按太陽躔距所定自離排沙格後經四日時表毫無差錯緯度亦於是日屢測太陽高弧所定

須滿之第一滿來經一百〇三度〇三分二十二秒半北緯十五度十八分二十秒

右測於江左之島東相對爲湍南爲排沙格與烏棒二處之交界測法如前節

烏棒東經一百〇二度二十八分十五秒北緯十五度十四分

右測於城北曠野望台之上其地距滿江右約四分迷盧

之三此時鐘表較之在排沙格略隨天氣而伸其緯度係
測太陽高弧所定
測算烏棒至盎高爾
按測定地面方位有以經緯度求其偏較緯較者有以偏
緯較求其經緯者設如甲乙二處知其經緯度求偏較緯
較用式如左

第一式

天=|乙丁甲×乙餘弦×午正弦²秒

第二式

地=(乙丁甲)×午正弦²丁三×乙餘弦×正切(甲⊥午正弦一八)（乙丁甲）／正弦²／地

第二式之末位其數甚微去之較簡如

第三式

地=(乙丁甲)×午正弦²丁三(乙丁甲)(餘弦×甲正切

右式所命

天爲所求甲乙之偏較

地爲所求甲乙之緯較

甲爲甲處之緯度

乙爲乙處之緯度

甲爲甲處之經度

乙爲乙處之緯度

午爲子午線之半徑　地爲扁圜故子午線非圜環其半徑亦非如圜環之半徑也錄式于左

午爲平行環之半徑　錄式于左

$對數午二對數子\perp對數(一\cdot丁\,丑^{三})\perp三寅\times\frac{二}{丑^{二}\times正弦^{二}卯}\times\left(一\perp\frac{二}{丑二\times正弦二卯}\right)$

$對數午二對數子\perp寅\times\frac{二}{丑^{二}正弦^{二}卯}\times\left(一\perp丑^{二}\times\frac{二}{正弦二卯}\right)$

子應六三七七一一六 法尺 即赤道之半徑也

$丑^{二}$應〇〇〇六五四六六 丑係地球隨圓式定心中心之距與其長軸之半比

寅應〇四三四二九四五 此爲定率

卯爲甲乙二處緯度之和折 亦名中緯

其以偏較緯較求經緯度者用表如左

第四式

$$\text{乙}=\text{甲}\pm\frac{\text{午正弦亼}}{\text{天}}\times\overline{\text{餘弦乙}}$$

第五式

$$\text{乙}=\text{甲}\pm\frac{\text{午正弦亼}}{\text{地}}\left[\frac{\text{二}}{\text{正弦亼}}\times\left(\frac{\text{午正弦亼}}{\text{天}}\right)\times\text{正切}\left(\text{甲}\pm\frac{\text{午丑弦亼}}{\text{地}}\right)\right.$$

式中所命各代字仝於前式天地爲知己之數其置

加減兩記號者以經有或東或西緯有或南或北也

自烏棒至盎高爾以時表一向盤一步地求得偏較一〇〇一二二法尺緯較二〇九八九二法尺按一千八百六十七年遠印度圖中盎高爾係東經一百〇一度三十二分三十秒北十緯三度十八分〇九秒依第一三兩式推之得偏較一〇一五二二法尺緯較二一三六〇一法尺較之步地所求者數有不符此無他行程稍緩耳嗣即略加更正當無差失以下絲沙格等五處經緯之度皆以步行所求之偏緯較按第四五式所推得也其差當不逾一杪尖步測之要部向須定步武須準否則旋行旋差步既

不準則式中天地二位皆錯何從求其得數也

絲沙格東經一百〇一度五十七分北緯十五度〇三分

過扛東經一百〇一度五十分北緯十四度三十八分

桑茄東經一百〇一度三十一分北緯十四度三十一分

數杏東經一百〇一度〇六分北緯十四度四十七分

冲貢東經一百〇一度十三分北緯十三度五十二分

盎高爾禪寺塔心東經一百〇一度三十三分三十五秒北

緯十三度十九分四十五秒

右用測遠機測於以下各峯之頂

博格峯東經一百〇一度四十五分十五秒北緯十三度二十三分四十六秒

確郎峯東經一百〇一度三十分四十五秒北緯十三度十四分〇三秒

古冷峰東經一百〇一度五十一分五十四秒北緯十三度二十五分四十九秒

右諸峰部位見一千八百六十七年遠印度輿圖

格馬拉東經一百〇二度四十八分七秒半北緯十六度〇三分〇三秒

右特拉巴爾脫測於城外極東界之江岸經度係用排沙格較準之時表所定緯度係測三次太陽之衆高弧所定

旁沒格東經一百〇二度十八分三十秒北緯十六度三十二分十八秒

右特拉巴爾脫測於城之極北界近許挨沒格江之港口經度用時表所定緯度係兩測太陽高弧所定

拉扛東經一百〇二度二十分四十秒北緯十七度二十三分十四秒

右特拉巴爾脫測於城之極南界經度係時表所定緯度

疊測太陽高弧所見

北農北緯十六度五十六分〇一秒

右測於本處江岸碑砝之上以太陽高弧測定

胡磴東經一百〇二度十分〇三十秒北緯十七度三十四分十秒

右測於漢般港口河岸之相對禮拜堂經度係時表所定緯度係屢測太陽高弧所定

薩尼布犁東經一百度〇一分北緯十七度四十分

右測禮拜堂介於松江與本處江流之處自三月十四以

後太陽之躔度稍有不同測遠機之天平難測其高弧故不能照常例定其緯度祇能測其躔距並合所過之時刻以算之而已

旁畢塞東經一百度三十九分北緯十八度〇一分

右測於江岸禮拜堂其地距漢亮港岸約八百尺時表尚準用以測經度緯度係屢測太陰高弧所定

農開東經一百度二十一分北緯十七度五十五分

右測於江畔禮拜堂其地距衙署約千尺緯度係測太陽之躔距並合所過之時刻所定時表至此覺有微差

克線岡北緯十七度五十四分係測土星之高弧所定適途其會恰好借定也

拔克來東經九十九度十分北緯十八度十二分二十六秒

右緯度係測太陰高弧所定自囊解以來行船最險時表差甚此次經度似爲圖中之最未準處

郎撥拉彭東經九十九度四十五分北緯十九度五十四分二十秒

右測於城中西南小山上緯度係測三次太陰高弧所定經度係測六次太陽偏西與太陰之距所定按此經度必

過小緣測算時未及測其東向之距祇用三角法循城測之而已是處山峯四面圍繞且難定其準點故當此測而天文家之長技皆無所施矣此時時表行滿一週所差漸已復舊似尚可用因於斯城較準子午線之位以備後此測度之用

拔克本東經九十八度四十四分三十秒北緯十九度五十三分

右測於近南本江處接江灘之上緯度係測土星之高弧所定經度係用時表所定卽在郎潑拉彭所較準者

克線坤東經九十八度〇三分北緯二十度十七分

右測於江畔禮拜堂經度用時表所定緯度係測二次太陽之躔距並合所過之時刻所定

塘壇之湍北緯二十度三十四分二十秒

右測太陰高弧於江之右岸所定

陵東經九十七度四十五分北緯二十度四十三分二十秒

右測於城之極南界緯度係兩測太陽躔距所定經度係測太陽偏東與太陽之距所定斯測殊爲未準緣時表携帶所過之處盡皆險路自克線坤以來未及考其差失故

也

巴樓東經九十七度五十九分北緯二十度四十八分

右測於城中禪寺緯度係兩測太陽之躔距並合其所過時刻所定時表自過險搖動之後總覺有差其自陵至此時日又近不及細驗其準測時反以常用之時表對之

新掠潑東經九十八度十一分三十秒北緯二十度五十七分

右測於城中禪寺兩測太陽之躔距並合所過時刻定如前例

巴删東經九十八度〇五分三十秒北緯二十一度七分三

十秒
右測於城中禪寺緯度係兩測太陽之躔距並合其所過時刻所定經度係在蒙楊所定以其隔此未遠故也
猛榮東經九十八度〇三十秒北緯二十一度十一分十秒
右測於城内禮拜堂經度係八次測太陽偏西與太陰之躔距所定時表即藉此核準緯度係測太陰高弧所定
猛滸東經九十八度十四分北緯二十一度二十二分
右測於囊螺右岸之禮拜堂以二次太陽之躔距所定
龍東經九十八度二十二分北緯二十一度三十五分二十

杪

右測於南安江左近石橋之禮拜堂緯度係測太陽之高弧所定經度係測五次太陽之東西與太陰之距所定當自夢楊卽測太陽之東西二向與太陰之距用以正時表之差復將所正之時表於本處之子午線上以測所易之經度和折而得六點三十三分十三杪原得經度和折應六點三十三分四十三杪以前二數和折實得本處經度六點三十三分二十八杪其夢楊夢搖巴損三處之經度皆因之以核定

克線杭東經九十八度二十八分北緯二十二度〇十八秒

右測於新城南蛙青廊寺中緯度係兩測太陽高弧和折所定經度係用最準之時表所定麻格來奧曾於本處測得東經一百度三十九分北緯二十一度五十八分克狠維亦亦測得東經九十八度十九分此經度似乎過小然緯度甚準盖麻格來奥所測處在舊城距今所測處約南二迷盧

克線㬍北緯二十二度二十八分十五秒

右測於城中禪寺以太陽之高弧所定

盤北緯二十二度三十分二十五秒

右測於城之中央所定如前

囊桑果北緯二十二度三十三分四十秒

右測於城之中央所定如前

思茅唐赤東經九十八度四十三分北緯二十二度四十七分十八秒

右測於南門外南西南角之廣晏崗寺距城八百尺緯度係測太陽之高弧所定經度係用對準之時表所定

普洱府東經九十八度四十七分北緯二十三度〇三分二

十六秒

右測於城北廣成崗寺所定如前斯城一名比阿按耶教會所繪之圖係東經九十八度五十分北緯二十三度〇二分

通關東經九十九度十分北緯二十三度十七分五十四秒

右測於城中禪寺所定如前

元江州東經九十九度四十七分三十秒北緯二十三度三十六分十秒

右測於地神寺測三次太陽高弧與時表並太陰太陽相

距所定此處經教士肥海得利與旁如何於左近處測算
謂東經九十九度四十九分五十秒北緯二十三度三十
六分計差經度尚爲非鉅雖客路匆忙畧定梗概遠不如
詳測之精然已足覘教會測驗之謬矣蓋三角法之用雖
儀器加精推法加詳未能必準偶有直測緯度藉以正誤
者尚可惟緯度之測祇能按例循求偏以日月食求之則
所差必遠斯行自雲南邊界爲前輿圖所未詳及者以至
中國者內地等處皆經測驗會有一地而測數法者惟三
角法爲殿而教會執與三角相仿之舊例焉能合用其所

測者如偏東於北京子午線者度皆過鉅偏西者過狹按雲南在法都巴黎東第九十九子午線之上而教會所測之差鉅逾半度而西向自必過狹卽此觀之其法之不可用者可見外此數處爲斯行所測定者未卽遽指教會之誤出自公論者始行删正

壩岡北緯二十三度二十三分二十秒

右測於東京江近澳以太陽高弧所定

龍眼操北緯二十三度二十八分十秒

右測於城外半里許南偏西五十五度之處測定如前

臨安府東經一百度二十八分北緯二十三度三十七分五十秒

右測於城外五夫子祠中用時表並測二次太陽高弧及太陰太陽相距所定教會置斯城於東經一百度四十四分三十秒北緯二十三度三十七分十二秒按斯處距延江當不出五十五分之經度也

石屏洲東經一百度十一分北緯二十三度四十四分二十四秒

右測於土金剛寺用太陽高弧並在蘭安對準之時表所

定

通海縣東經一百度二十四分三十秒北緯二十四度〇八分三十秒

右測於廣聖建祠用時表並太陽高弧及太陰太陽之距所定

龍天灣北緯二十四度二十分五十六秒

右測太陽高弧所定

江川縣東經一百度二十五分二十秒北緯二十四度二十六分四十八秒

右測於城中總會之處以時表並太陽高弧及太陰太陽相距所定

土埃北緯二十四度四十六分四十五秒

右測太陽高弧所定

雲南府東經一百度十六分北緯二十五度〇四分十九秒

右測於城中大貢院中用時表並兩測太陽高弧及太陰太陽相距所測定教會置斯城於東經一百度三十一分四十秒北緯二十五度〇六分

永解北緯二十五度二十六分五十七秒

右測太陽高弧所定

扛村北緯二十五度四十五分

右測法如前

東川府東經一百度四十二分北緯二十六度二十五分三十四秒

右測於城東北禪寺以時表並太陽高弧測定又以太陰太陽相距重驗於達梨教會置斯城於東經一百〇一度五分三十九秒北緯二十六度二十分五十六秒緯度所差甚遠惜未能就城中重測也

蒙哥東經一百度三十分北緯二十六度三十三分五十二秒

右測於城中會館以太陽高弧並太陰西向與太陽相距所定

會理州東經九十九度五十分北緯二十六度三十八分五十七秒

右測於城中近官署之會館用太陽高弧並時表在夢古所對準者測定教會置斯城於東經一百度三十六分〇五秒北緯二十六度三十三分三十六秒其數顯差似乎

易州城之坐向矣

紅卜苴東經九十九度三十六分北緯二十六度三十三分〇二秒

右測於城中書院以太陽高弧並時表所定

馬善東經九十九度十五分北緯二十六度三十五分三十八秒

都翠渚北緯二十六度〇七分三十六秒

右以測遠機求太陽高弧測定

大理府東經九十八度〇八分北緯二十五度四十三分

右測於城市南官廨中以太陽躔距測定教會置斯城於東經九十八度〇一分五十秒北緯二十五度四十四分二十四秒

解查地北緯二十六度〇一分

右測於城之中央以太陽高弧測定是日氣候未淸

那達堤北緯二十六度〇九分

右測法如前

降州渚東經九十九度二十四分北緯二十六度二十分〇二秒

右測太陽高弧並太陰東向與太陽相距所定

叙州府東經一百〇二度二十三分三十秒北緯二十八度四十七分三十秒

右測於城之中央緯度以太陽躔距並合所過時刻所定經度係三次測太陽偏東與太陰相距所定教會置斯城於東經一百〇二度二十五分三十八秒北緯二十八度三十八分二十四秒緯度之差如見可見三角法之劣也帶船官伯拉斯士棠與亞賀士密策全測謂應東經一百〇二度三十四分三十六秒北緯二十八度四十六分三

十五秒其測驗之處則在城外江岸之南其緯度與此行所測者比較可謂至近而經度之差不可謂非鉅蓋此點本應稍東然不如是之甚所以然者記太陰太陽之距時非一手故也

輿圖例目

一此圖係按法國游歷官未到前之舊圖參以新得之見識而更定之界道係遵輿圖路引所繪其中測驗周至者惟英法水師人員爲最暹羅灣一帶爲帶船官海查爾齒所測東京灣一帶爲泊蘆蛙所測摩鹿加半島西邊一帶爲水師副將伯蘆改所測

一中國圖說係以雍正十三年耶蘇教友所刻者詳加核校并正其自造圖之後距今風俗國政之變者帶船官伯拉基士棠于咸豐十一年自藍江核至平山縣同治八年水

師參將伯樂克自西江卽廣東江桉至矣州

一越南輿圖爲達樂伯爾所著幷法國地壙總監工麻能肥大倫海勞在東埔治所較正

一緬甸輿圖爲帶船官依雲祿于咸豐八年所著

一暹羅南掌各圖係道光十七年麻格來學所著道光十九年海查爾俊所增咸豐五年巴爾克所定

一西藏輿圖係採耶蘇教會所著經安維祿所定者幷帶船官蒙古麥來於同治四年在喜馬來雅拉薩二處所造本治之圖而集之尙餘西藏港道並喜馬來雅南向之港岸

未竣姑置之以待來者

一圖說有宜仍者如中國安南均係教會所著其名目字義悉係辣定無關緊要且已成俗故悉仍其舊

總圖備考

此圖尺寸倍于舊圖係會集法人游歷記繪路程所撰復經重頒路引便于各路再行探攷并嚴核精察知有最宜更正者爲麻好一路緣歷記繪之稿或漏或錯無從推究惟有細譯英人記游書中路程方位之編以補之然亦不能保其無錯卽此行所考測者驗之可知此非意度見也

總局有通事能通暹羅語者曰塞敢者曾入農開以至旁高克所歷約三分之二皆麻好至東埔治江一帶之路程因核出此番所撰麻好圖中之一誤蓋囊螺派之城在南向界于克綫岡拔克來之間而圖誤置于其對向也

東埔治一帶路程如梗乃底京巴士梯航三處久經英京倫敦地圖輿部公報錄佈以求評議嗣在大湖之北始加採集

在越南法國屬地之北界于東埔治江之西與越南大江之東者是爲圖中一最未準之區也嗣於總局之外得一

小圖自水師所來爲法國教士亞爾奴者久居廹郞所撰是圖於總篇已有之處故就其錯以證其餘之善斯爲大病近有戰船副管駕新著斯地考畧錄之似可補前此之未備凡圖說內命名切字皆仍其土音

第一分圖備攷

界于桑袍爾至斯登呑江流一帶久已有心精測以求實迹然到時水勢漲漫島嶼全沒望峯莫辨祇能圖摹貌似應行更正者尚多也潮漲江左灘石半沒爲礁舟行如入叢林深淺難測又羣島枕流廣狹無從踏度江之右可駕

小筏由斯登吞抵桑袍爾約行十二點鐘似稍明晰然湧急未能量測且非俄頃所能了事始俟深秋水減潮平量以捷法然亦須數月之工方能定準也

康格湍圖易於準定雖遠測不錯蓋其流之左鄰巴風之瀑者堪爲望點之處甚多隨測之均可也

第二分圖備攷

此圖測驗之所界于一帶江岸之間步步按驗無疑或錯均以排沙格之子午綫處循向推測盖其地爲圖之總樞也所病者自須唐瀑以下無向可以正測惟餘拉克來火

山一帶為拉克來總兵所測自須唐至須康之路程可考而沙哈坊亞哆北二要處尚有微差至命名既仍其舊偶有舊所未有者乃權撰以補之如拉克來山係該處名山於火山之西北結形如乳昔竟無名自不得不為之撰補也自斯圖以下尺寸皆四倍于舊圖

第三分圖備考

此圖測驗于大湖之北與須滿之南此二處所接連者即游歷柬埔治過扛數杏桑茄沖貢各府所經過之路至游歷各府屬所測算之部位均詳于前矣惟盎高爾之東一

帶悉仿拉克來總兵所記之舊稿圖繪然尚須探考蓋此事非身親測驗傳聞畧見終虞未確也且拉克山崪然屹立到彼測驗無須別具祇用一小定向儀足矣

第四分圖備考

此圖係特拉巴爾脫由拔克滿至胡磴一帶江岸所測定者江右界程係拉克來總兵所詳測自江右至旁沒格則茲行所測復經採撫外人游歷見聞會而集之以定也斯圖之山卽係特拉婆爾脫所繪沿江而行自拉扛至胡磴見其山勢如一幅畫圖張于柬埔治江之左岸

第五分圖備攷

此圖係繪江岸其在農開南向所定之部位間有通事塞敢所報者圖中山界爲特拉巴爾脫所繪半採于胡磴界圖內半係路上所測也

第六分圖備考

此圖於江流之外尚有採著伊沙爾究論麥南江岸之說并游採人員之議論已詳於首卷者又書伯爾路程小紀亦有詳及山圖係特拉巴爾脫所繪江河形勢亦并摹入

第七分圖備考

南掌西藏一帶之測驗爲未聞之艱游歷到時適逢雨水節令不惟測驗爲難儀器收藏亦覺煩厭圖中部位克綫東即江騰乃麻克來粵參酌拉克來總兵測距猛榮之部位所定應東經九十八度十九分北緯二十一度二十七分四十八秒猛榮之部位當教會繪夢連圖時謂應東經九十七度二十六分北緯二十二度十九分二十秒寔乃東經九十七度三十分北緯二十二度十九分二十秒也孫輝渚教會謂應東經九十八度四十二分五十秒北緯二十二度十二分惟此址無從查攷想係南掌之土語抑

或即雲南圖中近河之七里村府渚也此處經度最難測定緣該處土民徙居無定測驗舊址無從尋覓且土民名爲中國人民實仍愚悍之土番也

第八九九十分圖備考

此三圖于總局所測之外又採摭耶蘇教會之所測以資較對經公議將教會所測之雲南各部落與總局所測之比較臚列如左

孟定東經九十七度北緯二十三度三十七分十二秒

教會測東經九十六度五十三分五秒

郎漢關東經九十五度四十三分北緯二十三度四十一分四十秒

教會測東經九十五度三十六分三十秒

騰越鎭今名越同州東經九十六度三十二分北緯二十四度五十八分二十秒

教會測東經九十六度二十五分五十秒

龍陵東址今名晋江州東經九十七度二十三分北緯二十四度十一分三十五秒

教會測東經九十七度十六分三十秒

永昌府東經九十七度十二分北緯二十五度〇四分四十八秒

教會測東經九十七度〇五分五十五秒

蒙化廳東經九十八度十七分北緯二十五度十八分

教會測東經九十八度〇十分五秒

曲靖府東經一百〇一度十分北緯二十五度三十二分二十四秒

教會測東經一百〇一度三十分

羅平東經一百〇一度四十分北緯二十四度五十八分四

十八秒

教會測東經一百〇一度五十九分十九秒

廣南府東經一百〇二度三十分北緯二十四度〇九分三十六秒

教會測東經一百〇二度四十五分五十五秒

開化府東經一百〇一度四十六分北緯二十三度二十四分三十秒

教會測東經一百〇二度一分四十五秒

蒙自縣東經一百〇一度北緯二十三度二十四分

教會測東經一百〇一度十六分十六秒
順甯府東經九十七度五十五分北緯二十四度三十七分十二秒
教會測東經九十七度四十九分五十五秒
景東廳東經九十八度四十四分北緯二十四度三十分四十秒
教會測東經九十八度四十四分
河西縣東經一百度十五分北緯二十四度十六分十秒
教會測東經一百度二十八分五十秒

廣西州東經一百〇一度二十九分五十秒北緯二十四度三十九分三十六秒
教會測東經一百〇一度二十九分五十秒
澂江州東經一百度二十九分北緯二十四度四十一分
教會測東經一百度四十四分三十秒
楚雄府東經九十九度十三分北緯二十度〇六分
教會測東經九十九度十三分十秒
塔城關東經九十七度二十八分北緯二十七度三十二分
教會測東經九十七度二十八分

麗江府東經九十九度〇七分二十秒北緯二十六度五十一分三十六秒

教會測東經九十九度〇七分二十秒

永甯土府東經九十八度二十七分十秒北緯二十七度四十八分二十八秒

教會測東經九十八度二十七分十秒

漾濞鎭東經九十八度四十分北緯二十五度四十二分二十秒

教會測東經九十八度三十九分十秒

姚州東經九十九度北緯二十五度三十二分二十秒

教會測東經九十九度〇九分五十秒

武定州東經一百度十七分北緯二十五度三十二分四十四秒

教會測東經一百度三十三分三十秒以上北緯皆與原定仝

昭通府即今名孟都府東經一百度〇五分北緯二十七度二十六分

教會測東經一百〇一度二十六分三十秒北緯二十七度二十分二十四秒

鎮雄州東經一百〇二度二十五分北緯二十七度二十分

教會測東經一百〇二度三十二分十五杪北緯二十七度十八分

橋欄州東經九十七度三十分北緯二十六度九十七分

教會測東經九十七度二十九分三十杪北緯二十六度三十二分

麻胡府教會所定今無此府

其在第八圖之路程自蒲縹至石屏爲特拉婆爾脫所定散郎之銅礦爲書伯爾所定山圖亦特拉巴爾脫所繪并

測淸江之湖于該湖之南界

第十圖自老鴉灘至叙州府在途中所測殊屬未準前此測驗所記之稿亦已遺失祗得于湖東與叙州府二處所定之經度幷教會之所定者叅酌用之而已

平山縣在藍江之末於咸豐十一年爲帶船官伯拉基士棠所識圖中近叙州府之向者是也

香港往海口輪船約三日

海口往海防輪船約一日

由海防走小河到東京小輪船約三日

由東京搭小船往老街內河船約一月老街地名即保勝

由老街往蠻耗內河約十天

蠻耗由山路至臨完約七天

臨完往雲南省約八天

雲南往大理府約十二天

廉州府城距北海六十里旱路平夷半日可到北海對海有

一孤島名惠州墩爲中國海界惠州墩再往西南海島名亞婆環又名亞婆洲爲南安海界廉州府屬之欽州與越南毘連約計欽州城至越南河內省即東京不過數日之程此聞說未身歷皆係陸路

柬埔洽以北探路記卷十

目錄

考驗氣候日記表

探路人員初起程時所用儀器未全不足以資考驗其帥剛所備者衹有分度不全之盤底風雨針一架與水銀寒暑針數架而已尙有游歷考驗所需之儀器已請於法國而未能應給迨游柬埔新都之後接到機器風雨表一架其分度尙全後此考驗多用之自旋法時以水銀風雨針核較之知向所考記者未謬今於游歷日記內彙月編表以便按考各地之氣候表中所載寒暑氣候均用百度之寒暑表及法尺釐數之風雨表

以下諸表、自一千八百六十六年七月初六日、至六十八年六月初九日止、同治五年丙寅、至同治七年戊辰、歷二十有三月、於緯綫十九度之間、分南南掌北南掌雲南平原藍江岸爲四氣候、

按編表悉仿西法、惟易橫爲直、考驗橫書於額、日子順書於旁、閱時橫稽考驗、順察日子、如第一表中十三日、在克拉抵、上午八點鐘、寒暑表二十七度、風雨表高法尺七百五十二釐十二點鐘時、寒暑表三十度、晚五點鐘時、寒暑表三十度、

又如十八日在桑袍爾道中、晨二點鐘、寒暑表二十三度、

上午八點鐘、寒暑表二十四度、十二點鐘、寒暑表二十五度半、下午三點鐘、寒暑表二十六度、晚五點鐘、寒暑表二十五度、及至風向風力天氣評驗各項、皆隨格而下、空格者、皆因有故而缺、表中度數祇書數目、以期簡晰、

西歷一千八百六十六年七月 同治五年

日	地方	寒暑表並風雨表數 晨二點	上午八點	午十二點	下午三點	晚五點
初六	奔山 東埔 新都					
初七 初八	道中克拉抵		此次在第二十七號戰船考測是日儀器尚未開裝			
初十 十二						
十三	同		二七度 七五二釐	三〇	三一	三〇
十四	道中桑袍爾		二四	二七	二九	三〇
十五			二四	二六	三〇	二八
十六	道中		二六	三〇五	三一	三〇
十七	同		二五	二七	三〇	二八
十八	同	三	二四	二五五	二六	二五
十九	同		二四	二八	二八五	二六
二十	同		二六	二九	二九	二八

風向	風質	天氣	評驗
西南	小涼風	朗甚雲輕	雨期已過自六月初一起江河漸漲至六月初十止流入吳塘大湖
同	天變時生和風	大雨雹將雨時爽甚	
同	小涼風	微朗狂雨數點	
同	和風	雲	
同	天變時風不定	陰至上午十一點下午雲	自十點鐘離克拉抵風雨表於行動之際想必無濕缺而不記
同	小涼風	輕雲	
同	同	朗甚下午陰	至此離桑袍爾東北二度三十五分
同	風不定	陰雨至午後開朗	
西西南	風和而不定	風大雨傾注至上午三點後陰而盡日	
南西南	好風	陰雨	
西西南	小涼風	天氣向晴日中小變數次	

西歷一千八百六十六年七月

日	地方	寒暑表並風雨表數 上午八點	上午九點	十二點	下午三點	晚五點
二十一	桑袍爾道斯登吞中	二六度		二九	三〇	二八
二十二		二四 七五〇[illegible]		二八八 七五〇	三〇 七四一	二八 七五一
二十三	同	二五 七五〇		二八 七五〇	二九 七五一	二八 七五〇
二十四	同			二八 七五三	二七 七五二	二四五 七五〇
二十五	同		二五五 七五〇五	二七 七五一	二五 七五〇	二四 七五〇
二十六	同		二五 七五〇	二五五 七五〇	二七 七四九	二七 七四九
二十七	同		二五 七四九	二九 七四九	三〇 七四九	二九五 七四九
二十八	同		二六 七四八五	二八五 七四九	二六 七四九	二五 七四九五
二十九	同		二六 七四八五	二八五 七四九	二六 七四九	二五 七四九五
三十	同		二六 七四八	二八 七四八	二九 七四九	二四 七四八
三十一	同		二五 七四八	二九 七四九	二九五 七四九	二七 七四八

風向	風質	天氣	評驗
西	小涼風	陰午後朗	是日下午二點鐘至斯登吞
西南	風和而不定	夜十二點風雨至四點開朗	
南西南	小涼風不定	微朗雲挾疎雨	阿拓普江當此二日漲高二尺法尺以下同
同	同	雨	
同	同	雨午間稍歇少時	又漲
同	同	雨下午稍開	晚退三寸
同	同	陰旋霽	潮退
同	同	午間小雨晚霽晴	江水復漲四寸
同	同	雨	江水又漲
南	和風	雨晚間稍霽	江漲至此似乎極矣
西西南	不定風	狂雨數點夜半復雨	

西歷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八月

日	地方	上午九點 寒暑表	上午九點 風雨表	十二點 寒暑表	十二點 風雨表	下午三點 寒暑表	下午三點 風雨表	晚五點 寒暑表	晚五點 風雨表
初一	斯登吞	二五度	七四八釐		七四八		七四九	二七五	七四八
初二	同		七五〇	二九五	七五〇	三〇	七〇五	二八五	七五〇
初三	同		七五〇	二九五	七五〇	三〇	七五〇	二七五	七五〇
初四	同	二五度	七四八釐	二六	七五一	三〇	七五〇	二七五	七五〇
初五	同	二七	七五一	二七	七五二	二八	七五一	二六	七五一
初六	同	二七	七五〇	二八	七五〇	二八	七五〇	二七	七五〇
初七	同	二五	七四九	三〇	七四九	三四	七四九	三	七四九
初八	同	二五	七四九	二七	七五〇	二七	七五〇	二五	七五〇
初九	同	二六	七四八	二七五	七四八	二五	七四七	二五	七四七
初十	同	二五	七四七	二四	七四七	二五	七四七	二五	七四七
十一	同	二六	七四七	二六	七四七	二八	七四七	二七	七四七

寒暑表並風雨表數

風向	風力	天氣	評驗
西南	小涼風	陰雨	河水不漲亦不退
南	同	午後開霽	
東南	和風	稍霽下午小變	
同	小涼風	晴雲	河水退三寸
西	好風	天變下午三點大雨	
同	小涼風	午候開霽晚復陰雨	自八月初六至念六止係特拉巴爾脫測驗
同	和風	午後始見太陽晚間風雨	
西西南	同	雨日中開霽數次	
西	小涼風	同	河水漲一尺八寸
西南晚轉	同	大雨傾注晚漸止又大變	河水又漲四寸
無定向	不定	陰狂雨數點	同

西歷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八月

日	地方	寒暑表並風雨表數 上午九點		十二點		下午三點		晚五點	
十二	斯登吞	二五度	七四八釐	二七	七四八	二七	七四七	二六五	七四七
十三	同	二四	七四八	二六五	七四八	二七	七四八	二七五	七四八
十四	道中	二五	七四九	二九五		二七五		二七	
十五	同	二五	七四九	二八		三〇		三一	
十六	同	二四		三〇		三〇五		三一五	
十七	同	二七五		三〇五		三一五		三〇	
十八	康島	二七五	七四八	三〇	七四八	三〇	七四八	二八五	七四七
十九	同	二五	七四六	二七	七四六	二九五	七四五	三〇	七四五
二十	同	二四五	七四七	二六	七四六	二九	七四五	二五	七四四
二十一	同	二五	七四五	二六五	七四五	二九	七四四	二七五	七四四
二十二	同	二五五	七四五	二七	七四四	二八	七四四	二六	七四四

風向	風力	天氣	評驗
無定向	不定	晨霧少時雨盡日	河水退四寸法尺
西	最無定	早晨雨止晚又雨	上午十點離斯登吞
同	同	晨晴午後驟變	
靜		晴朗	
西	微風	同	
西西南	輕風	朗甚晚間小變	是晚四點鐘抵康島
西	不定	朗至下午二點小變	
同	同	陰雨時下時止	江流退
同	小涼風	晨霧天變下午忽陰忽開	
同	同	稍霽下午驟雨數次	
同	和風	天驟雨晚間大雨傾注	

西歷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八月

日	地方	寒暑表並風雨表數 上午九點 寒暑表	上午九點 風雨表	十二點 寒暑表	十二點 風雨表	下午三點 寒暑表	下午三點 風雨表	晚五點 寒暑表	晚五點 風雨表
二十三	康島	二五五	七四五	二七	七四五	二九	七四五	三十	七四五
二十四	同	二五	七四五	二七	七四五	二七	七四五	二四	七四四
二十五	道中	二五五	七四五	二九	七四五	二五		二六	
二十六	同	二七		三〇		二八		二九	七四七
二十七	康格	二八五	七四八	三〇五	七四八	三〇五	七四八	二九五	七四八
二十八	同	二七五	七四六	二九五	七四五	三〇	七四五	二八	七四五
二十九	同	二七	七四五	二八五	七四五	二七五	七四五	二八	七四五
三十	同	二六	七四五	二七五	七四六	二八五	七四五	二八五	七四五
三十一	同	二五	七四五	二七	七四五	二八	七四五	二七	七四五

風向	風力	天氣	評驗
西	小涼風	清朗早晨大霧	江流始漲
同	微風	天變雨	
東	最無定	上午霽午後天從東二變雨繼至	
靜		頗晴夜半小雨	是晚四點鐘抵康格
西	小涼風	晴甚雲輕	江流微漲
同	不定	天變數次晚天際大雨	
西北	同	陰	
西	最無定向	陰霧細雨不停	
東東北	小涼風		

西歷一千八百六十六年九月

日	地方	上午九點 寒暑表	上午九點 風雨表	十二點 寒暑表	十二點 風雨表	下午三點 寒暑表	下午三點 風雨表	晚五點 寒暑表	晚五點 風雨表
初一	康格	二六度	七四五釐	二七	七四五	二八五	七四五	二七	七四五
初二	同	二五	七四五	二七五	七四五	二六	七四五	二七	七四五
初三	同	二五	七四六	二七	七四六	二七五	七四六	二七	七四六
初四	同	二七	七四七	二九五	七四七	三〇五	七四七	二八五	七四六
初五	同	二七	七四七	二八	七四七	二五五	七四七	二四五	七四七
初六	道中	二六	七四九	二六五	七四九	二九	七四八	二七	七四八
初七	同	二七	七四九	二六	七四九	二四	七四八	二七	七四九
初八	同	二六	七四六	二六五	七四五	二九	七四五	二八	七四五
初九	同	二四五	七四六	二六五	七四六	二五	七四六	二五五	七四六
初十	同	二六	七四五	二六	七四五	二七	七四五	二七	七四四
十一	排沙格	二六	七四四	二七	七四四	二六	七四四	二七	七四四

風向	風力	天氣	評驗
東東北	小涼風	陰霧下午四點雨	是處距康格東北二度三十八分
東	和風	同雨較多	
東南	同	雨較大	江水漲流且急
西晚轉東南	不定	晨稍霽晚雨復至	
東南	小涼風	陰雨自晨三點至晚七點	
東北晚轉西又西南	同	稍霽日中變數次	十二點鐘去康格三點復泊
西	同	陰向午小雨	
同	同	陰雨下午晴	
同	最不定	天大變晚大雨傾注	
東	同	天從東向起大變午後二點一開	
靜晚生東西	小涼風	陰小雨時至晚間天變自東南	九點半抵排沙格

西歷一千八百六十六年九月

日	地方	寒暑表並風雨表數 上午九點	十二點	下午三點	晚五點
十二	排沙格	二六度 七四三釐	二七 七四三	二八 七四三	二七 七四二
十三	同	二五 七四四	二七 七四四	二五 七四四	二六 七四四
十四	同	二五 七四四	二七 七四四	二五 七四四	二六 七四四
十五	同	二五 七四四	二五五 七四四	二五 七四三	二五五 七四三
十六	同	二四五 七四五	二四五 七四五	二五五 七四三	二五五 七四三
十七	同	二四 七四六	二四五 七四五	二五五 七四五	二六 七四三
十八	同	二四 七四五	二六 七四五	二六 七四五	二七 七四五五
十九	同	二四 七四六五	二七五 七四六	二六 七四六	二六 七四六
二十	同	二五 七四七	二七 七四六	二八 七四六	二七 七四五
二十一	同	二六 七四五	二七 七四五	二八 七四五	二八 七四五
二十二	同	二六五 七四五	二七五 七四五	二八五 七四五	二八 七四五

風向	風力	天氣	評驗
晨南西南晚轉南東南	和風夜冷	陰下午雨夜半大風	
南東南	不定	雨連緜不息	
東南	和風	同	
南東南	小涼風	同	
南東南晚轉西	好風向晚甚	上午十點雨止二點日出晚十點復雨	是處距排沙格東北二十三度八分
東南	小涼風	雨十點止陰	
東往東北	小涼風迴從山壁	陰雨晨五點止天陰晚八點復雨	江水漲滿
南東南	同	雨連緜夜不息半稍清	
東南	小涼風	稍霽東南際大風雨	
東北轉北	同	晨雨有小涼風自北至天朗從東向開	江水驟退
東北	同	晴雲午後一點鐘時小變	

西歷一千八百六十六年九月

日	地方	寒暑表並風雨表數 上午九點	十二點	下午三點	下午五點
二十三	排沙格	二六度 七四五釐	二八 七四四五	二七 七四四五	二六 七四四五
二十四	同	二五 七四四五	二七 七四五	二八 七四五	二七 七四五
二十五	同	二六 七四五	二八 七四五	二七 七四四	二六 七四四
二十六	同	二六 七四五	二七 七四四五	二七五 七四四五	二六 七四四
二十七	同	二五五 七四四	二八 七四四	二七 七四四	二七五 七四四
二十八	同	二六五 七四四	二八五 七四三五	三〇 七四三五	二九 七四三五
二十九	同	二六五 七四四	二八 七四四	三〇 七四四	二八 七四四
三十	同	二七 七四五	二九 七四五	三〇 七四四	三〇 七四三

風向	風力	天氣	評驗
東北晚東南	小涼風	陰天大變小雨	
東東北晚轉東南	同	早晨雲密夜半陰雨	
晨東北晚東南	同	早晨靄下午陰夜間雨	
同	同	同	
東北	和風	晴雲二點時天大變不雨	
北東北	同	晴甚天際清朗夜陰雨	
同	微風	同	
東北	同	晴甚晚東向雲二點雨	

西歷一千八百八十六年十月

日	地方	寒暑表並風雨表數 上午九點		十二點		下午三點		晚五點		
初一	排沙格	二五五度	七四五釐	二七	七四四	二八	七四四	二六	七四四	
初二	同	二五五	七四六	二七五	七四六	二九	七四五	二九	七四四五	
初三	同	二六	七四七	二八	七四七	二九	七四七五	二七五	七四六	
初四	同	二七	七四八	三〇	七四七	三〇	七四七	二九	七四六	
初五	同	二六	七四八五	二六	七四八	二九	七四八	二八	七四七	
初六	同	二七	七四八	二八	七四八	二八	七四七五	二七	七四七	
初七	同	二七	七四七	二八五	七四七	二九	七四七	二六	七四六	
初八	同	二六	七四七五	二七五	七四七五	二八	七四七	二六	七四七	
初九	同	二七	七四七五	二八	七四七五	二七	七四七	二六	七四七	
初十	同	二五	七四五	二八	七四五	二七	七四四	二六	七四四	
十一	同	二七	七四六	二九	七四六	二九五	七四七	二九八	七四七	

風向	風力	天氣	評驗
東北 尚有未定	不定	陰雨 午後晴雲	
早東北 晚東南	和風	上午雨 下午晴	
東北	和風 夜靜	天變 上午雨	
東 晚向北 東北	和風 不定	上午陰 午後晴 天際風雨	
南東東	同	上午稍晴 下午陰雨達旦	三點時變晷表二十九度與在康尼海島中驗須唐瀑時同
東東南 又轉北	同	同	
東東北 全轉東北	同	天氣同 晚六點東北風雨	
東 尚有未定	和風	晴 晚雨自東向	
東 晚過東北	小涼風	陰 上午霧 下午小雨	
東北 轉北	和風	晴雲 下午三點陰東北天際變	
東	同	晴雲 晚天際大雨 十點風雨自東至	

西歷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十月

日	地方	寒暑表並風雨表數 上午九點		十二點		下午三點		晚五點	
十二	排沙格	二七度	七四七釐	二九	七四六五	二七	七四六	二七五	七四五五
十三	同	二七	七四七五	二八	七四八	二七	七四五	二七	七四五
十四	同	二六五	七四七	二八	七四六	二八五	七四六	二八	七四五
十五	同	二七	七四七	二九	七四六五	二九五	七四五	二四五	七四五
十六	同	二五	七四八	二八	七四七	三〇二	七四七	三〇二	七四六
十七	同	二六	七四八	二八五	七四七	二九	七四七	二八	七四七
十八	同	二六五	七四七	二九	七四七	二七五	七四七	二六	七四六
十九	同	二五	七四六	二七	七四五	二八	七四四	二六	七四四
二十	同	二四五	七四五	二八	七四五	二八	七四四	二六	七四四
二十一	同	一九	七四五	二四	七四五	二七	七四四	二六	七四四
二十二	同	二三	七四四	二五	七四四	二六五	七四三	二六	七四三

風向	風力	天氣	評驗
東北	小涼風	晴下午二點變	
東北晚轉南	和風	二點時大風雨自東至風轉南陰雨	
東轉東北	小涼風	晴甚微雲	自九月二十起江水退五尺八寸
同	不定	晴四點大風起自東北	
東北	小涼風	晴甚雲輕	
北東北	和風	晴雲晚間大變	
北	好風迴自山壁	晴晚間小雨	
北西北	微風	陰	
東東北夜轉北		晴雲	
同		晴早晚寒甚	
東北	微風	晚微陰	

西歷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十月 日	地方	寒暑表並風雨表數 上午九點		十二點		下午三點		晚五點	
二十三	排沙格	二五度	七四六釐	二五	七四六	二六五	七四五	二六	七四四
二十四	同	二三	七四六	二六	七四六	二七	七四五	二六五	七四五
二十五	同	二三五	七四七	二七	七四八	二八	七四七	二七五	七四六
二十六	同	二五	七四八	二七	七四七五	二八五	七四七	二八	七四六
二十七	同	二四	七四七	二七	七四七	二九	七四六	二八	七四六
二十八	同	二五	七四六	二七	七四五	二七五	七四四五	二七	七四三五
二十九	同	二五	七四七	二七五	七四六五	二八	七四四五	二七五	七四四五
三十	同	二六五	七四七	二七五	七四七	二九	七四七	二八	七四七
三十一	同	二七	七四七	三〇	七四七	三〇	七四六五	二八	七四五

風向	風力	天氣	評驗
靜		晴甚天際微有蒸氣	
同		同	
南	微風	同	
西南	同	同	
東晚轉南	小涼風	晚陰疏雨	
北西北	和風迴自山壁	陰四點時小雨	
東東南	和風	雲	
東	小涼風	晨二點至四點大雨是日晴	
同	微風	晨四點風是日晴甚	

西歷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十一月

日	地方	寒暑表並風雨表數 上午九點		十二點		下午三點		晚五點	
初一	排沙格	二六五度	七四八釐	二八五	七四七	二八五	七四六	二八	七四五
初二	同	二七	七四八	二八五	七四七	二八五	七四六	二七五	七四五
初三	同	二七	七四七五	二八	七四七五	二八	七四七	二六五	七四七
初四	同	二七	七四七五	二七五	七四七五	二七五	七四七五	二六	七四七
初五	同	二六	七四七五	二七	七四七	二七五	七四六五	二七五	七四六
初六	同	二六	七四七五	二七五	七四七	二八	七四七	二七五	七四七
初七	同	二六	七四七五	二七	七四七五	二八五	七四六五	二九	七四七五
初八	同	二五五	七四七五	二七五	七四七	二八	七四七	二九	七四七
初九	同	二五	七四七	二八五	七四七	二八五	七四七	二六	七四七
初十	同	二五	七四八五	二七五	七四八五	二六	七四八五	二六	七四八五
十一	同	二三	七四八五	二五	七四八五	二六五	七四八五	二六	七四八五

風向	風力	天氣	評驗
東東北	小涼風	早晨雨是日晴	自初一至二十三係特拉巴爾脫在排沙格所記
東	同	晴甚雲輕	
北	和風迴自山壁	北風陰所致	
北西北又西北	同	陰稍朗	
北西北	小涼風夜冷	晴甚	同日十二點驗於康格應二十九度
西北	和風	同	同日十二點驗於康格應二十八度下午三點半應二十九度半
同	小涼風下午四點發冷	同	
同	小涼風不定	下午陰疏雨	斯登吞下午三點半應三十一度
上午靜午後生西北	和風不定	下午四點天變自東北入夜霽	斯登吞十二點應二十九度半三點半應三十一度
西北	夜有冷氣	半陰旋霽	斯登吞十二點應二十七度半四點應二十八度
下午西北	和風	上午風靜而霽下午陰	

西歷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十一月

日	地方	寒暑表並風雨表數									
				上午九點		十二點		下五三點		晚五點	
十二	排沙格	一七晨	七四八五 蠡	二三	七四八五	二五	七四八五	二五五	七四八	二六	七四八
十三	同	一七	七四九五	二一五	七四九五	二五	七四九五	二六	七四九五	二五五	七四九五
十四	同	一六	七四九五	二一五	七四九五	二五	七四九五	二六	七四九五	二五五	七四九五
十五	同	一六	七四九五	二三	七四九五	二五	七四九五	二七五	七四九五	二六五	七四九五
十六	同	晨六點 六	七四九五	二〇五	七四九五	二六	七五〇	二八	七五〇	二六	七四九五
十七	同	一六	七四九五	二五	七五〇	二七五	七五〇	二一五	七五〇	二八	七五〇
十八	同	一七		二一	七四九五	二四	七四九五	二七	七四九五	二五	七四九五
十九	同	晨五點 一六	七四九五	二〇五	七四九五	二四五	七四九五	二六五	七四九五	二六五	七四九五
二十	同	一六	七四九五	二一	七四九五	二四	七四九五	二五五	七四九五	二六	七四九五
二十一	同			二三	七四九五	二五	七四九五	二六	七四九五	二五五	七四九五
二十二	同			二三	七四九五	二六	七四九	二六	七四八	二五五	七四九五

風向	風力	天氣	評驗
西北	好風	晴甚夜間風靜	夜間寒甚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日拉克來驗沙恰坊即薩拉凡晨六點天氣應十二度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北西北	小涼風	午後輕雲蔽天	
同	同	晴甚天清入夜風靜	
西北	輕風	同	
北西北	同	小午陰	
同	同	下午陰入夜風靜天霽	

西歷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十一月

日	地方	晨六點	上午九點	十二點	下午三點	晚五點
		寒暑表並風雨表數				
二十三	排沙格		二三五 / 七四八五	二六五 / 七四八五	二七五 / 七四八	二八 / 七四九五
二十四	同		二三 / 七四七	二六五 / 七四七	二七五 / 七四六	二六八 / 七四六
二十五	同	一八 / 七四七	二二 / 七四八	二五 / 七四八	二五五 / 七四七	
二十六	同		二二 / 七四六五	二五 / 七四六	二六五 / 七四六	二四五 / 七四六
二十七	同		二二 / 七四六	二六 / 七四五	二六五 / 七四五	二五 / 七四四
二十八	同		二二 / 七四八	二五三 / 七四七五	二五五 / 七四七	二四 / 七四六
二十九	同		二二 / 七四九	二五 / 七四八	二七 / 七四七	二五五 / 七四七
三十	同		二二 / 七四八	二六 / 七四七	二八 / 七四六五	二六 / 七四六

風向	風力	天氣	評驗
西北	輕風	晴甚夜間風靜天陰	
西西北	同	早晨晴雲晚東南陰疏雨	
靜		晴甚	
西北	小涼風日中冷甚風利	晨霽午後陰	
同	好風迴自山壁	陰晨九點小雨卽霽	
同	和風夜間更緩	頗晴雲夜一點小雨	
同	晚間和風	晴甚午後陰	
北	和風	晴甚雲輕	

西歷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十一月

日	地方	寒暑表並風雨表數				
			上午九點	十二點	下午三點	晚五點
初一	排沙格		二三五 / 七四九	二五 / 七四	二六 / 七四九	二五 / 七四八五
初二	同		二三五 / 七四九	二五 / 七四九	二七 / 七四九	二六八 / 七四九
初三	同	晨七點半 二三度 / 七四八五釐	二三五 / 七四九	二七 / 七四八五	二八五 / 七四六	二七 / 七四六
初四	同	二二 / 七四八	二三 / 七四八五	二九 / 七四九	二六 / 七四八五	二五 / 七四八五
初五	同		二〇 / 七四八五	二四 / 七四八五	二五 / 七四八五	二五 / 七四八五
初六	同		二〇 / 七四九	二四 / 七四八五	二四五 / 七四八五	二五 / 七四八五
初七	同	晨六點 一五二 / 七四八	二九五 / 七四八	二四 / 七四八	二六五 / 七四八	二六八 / 七四八
初八	同		二三三 / 七四八五	二四 / 七四八五	二五 / 七四八五	二四五 / 七四八五
初九	同	上午八點 二〇五 / 七四八五	二一五 / 七四八五	二四二 / 七四九	二六五 / 七四八五	二五二 / 七四八五
初十	同	晨七點半 二〇 / 七五〇	二一 / 七五〇	二四八 / 七四九五	二六 / 七四九	二六四 / 七四九
十一	同	二〇五 / 七四九五	二一五 / 七五〇五	二五 / 七四九五	二七一 / 七四九五	二六 / 七四九五

風向	風力	天氣	評驗
東北	小涼風	晴雲	江水自九月二十日起退八尺八寸
東東北	晚間小涼風	晴甚輕雲	
東北下午西北	上午靜下午和風	晴甚早晨天清晚陰六點時有疎雨	
北東北	小涼風	晴甚天無片雲	
北	同	晴甚輕雲	
北東北	同	同	
東北	輕風	同	
北東北	和風	下午陰疎雨	
東南轉西南	小涼風	陰清和	
東晚轉西北	同	晴甚輕雲	
北東北	日中和風	晴甚	

西歷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十二月

日	地方	晨六點 寒暑表	晨六點 風雨表	上午九點 寒暑表	上午九點 風雨表	十二點 寒暑表	十二點 風雨表	下午三點 寒暑表	下午三點 風雨表	晚五點 寒暑表	晚五點 風雨表
十二	排沙格	一五慶	七五〇釐	一九五	七五〇五	二三五	七四九五	二五	七四九	二四	七四九
十三	同	一四	七四九五	一九	七四九五	二三	七四九五	二三	七四八	二三	七四八
十四	同			一九五	七四九	二三八	七四八	二四	七四八	二四	七四八
十五	同			一九	七四九五	二四五	七四九	二六五	七四九	二五五	七四九
十六	同			一九	七五一五	二三	七五〇五	二五	七五〇	二五	七五〇
十七	同			二三	七五二	二四五	七五一五	二五	七五〇	二四	七五〇
十八	同			一八五	七五三	二三五	七五二	二三五	七五一	二三五	七五〇
十九	同	上午六點 二四	七五三	一八五	七五二	二三五	七五一	二三	七五〇	二四五	七五〇
二十	同	上午八點 一七五	七五二	一八五	七五二	二一	七五二	二三	七五〇	二四	七五〇
二十一	同			一八五	七五二	二二	七五二	二三五	七五〇	二五	七四九
二十二	同			一八五	七五二	二二	七五〇	二四五	七四九	二四八	七四九

風向	風力	天氣	評驗
北東北	日中和風	晚陰	
靜		陰上下薄霧	
北東北	輕風	同	
東北	小涼風	晴甚雲輕	
同	同	同	
西北	好風	晴雲	
同	同	同	
東	小涼風	晴甚雲輕	
北	同	晴甚	
同	輕風	晴甚天際薄霧	
同	同	同	

西歷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十二月

日	地方	寒暑表並風雨表數				
二十三	排沙格		上午九點 二二 七五一	十二點 二四五 七五〇	下午三點 二五 七四九五	晚五點 二五二 七四九五
二十四	同	上午八點 二二度 七五一釐	上午十點 二三 七五二	二六 七四九五	二七 七四九	二七 七四九五
二十五	道中	二〇 七五一		二五	二四五	
二十六	同	上午八點 一七	上午九點 二〇	二四 七五〇	二五	
二十七	胡沙羅	上午五點三刻 二三 七四九五	上午七點半 一九五 七二七六	上午九點 二〇五 七五二	下午二點 二四 七四九	
二十八	道中	上午六點 一七	上午十點 二〇 七五一	十二點 二四 七五〇五	下午二點 二四	四午四點 二三
二十九	烘雖	二三 七四八五	上午九點 二三 七五二五	二三 七四八五		下午五點 二三 七四七
三十	道中	二二 七四八		二二五	下午三點 二三 七四七五	二二五 七四八
三十一	同	一五		二八	下午二點 二五	

風向	風力	天氣	評驗
北東北轉東北	小涼風	晴甚雲	
西北	同	晴甚	
同	同	晴甚雲輕	午後一點鐘離排沙格
北西北	小涼風夜冷	晴甚雲	三點至瓦雖
北	輕風	晴甚晨有薄霧	是日晨七點半在沙羅山頂攷驗餘月均在江岸
東東北	小涼風	晴陰	
靜		晴甚雲輕	八點三刻抵朋烘雖
西西北	小涼風	同	晨七點鐘離朋烘雖下午四點半抵拔克滿
靜		晴甚天清	

西歷一千八百六十七年正月 同治六年

日	地方	寒暑表並風雨表數 上午六點	十一點	十二點	上午三點	晚五點
初一	向烏棒道中	一三五	二四五 七五二	二七五 七五〇	二八 七五一	
初二	同	一七 七五一五	上午九點 二四 七五二	二六八 七五一	二七 七五〇	
初三	畢滿	一六 七五〇五	二二五 七五二	一點 二七五	二四五 七五〇	
初四	同	一六三		十二點 二六	二四五	二
初五	道中	一七 七五三	上午十點 二三 七五三	二六 七五	二點 二七	二三 七五一
初六	同	晨五點三刻 一三 七四九	上午九點 一九 七五二		三點 二八 七五〇	二七 七五〇
初七	烏棒	上午六點 一七		二五 七五〇	二四 七四九五	二三 七五〇
初八	同	一四五 七四九	一六 七五〇	二三 七四九		二四 七四九
初九	同	一一五 七四九	上午八點 一四五 七四八	二四 七四九	上午十點 二〇五 七五〇	二三五 七四七
初十	同	一三五	上午十點 二〇 七五〇	二四 七四八五	下午四點 二六三 七五〇五	
十一	同	一三五 七四九五	三 七五〇五	二四 七五〇	二六 七四八五	

風向	風力	天氣	評驗
靜		晴甚日上時有薄霧	
西北	小涼風	同	
北西北	和風	晴甚雲	一點時抵畢滿
同	小涼風夜間迴風生寒	同	
同	和風	同	上午十一點半離畢滿
靜		同	
東北	和風	同	晨七點抵烏棒
同	同	晴甚天無片雲	
上午靜午後有和風東北來		同	
上午靜午後有小涼風自北至		同	初十至十四係特拉巴爾脫測驗十四後係拉克來測驗
同	同	同	

西歷一千八百六十七年正月

日	地方	寒暑表並風雨表數 上午七點		上午十點		十二點		下午四點		晚五點	
十二	烏棒	一三五度	七三九[illegible]	二一	七四九	二五	七四八	二九五	七四七		
十三	同	上午六點 一五五	七四八	二一	七四九	二七	七四八				
十四	同	一五	七四八	二二	七四八五	二六	七四三五	三〇五	七四八五		
十五	同							下午三點 三三	七四八	二五	七四八
十六	同	一六五	七四五五	二六五	七四五	二八	七四五	三一	七四五五	二四	七四五五
十七	同	一六五	七四七	二一	七四八	二八	七四八	三〇五	七四七	二六	七四七
十八	同	一三	七四八	一九	七五〇	二一	七五〇	二六	七四九	二五	七四九
十九	同	一四	七四八	一九	七四九	二〇	七四九				
二十	道中										
二十一	同										
二十二	同										

風向	風力	天氣	評驗
午有谷風自南來餘靜		晴甚天無片雲	
靜		同	
同	和風	同	
同	同	太陽上落時均有薄霧	
晚至夜間北東北	和風	晴甚天清	
北東北	好風迴自山壁	同	
靜		同	
同	同	同	自下午二點離烏棒由陸行至安那所有測驗之寒暑表風雨表各器均藏車中不能取用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西歷一千八百六十七年正月

日	地方	上午六點 寒暑表	上午六點 風雨表	上午十點 寒暑表	上午十點 風雨表	十二點 寒暑表	十二點 風雨表	下午三點 寒暑表	下午三點 風雨表	晚五點 寒暑表	晚五點 風雨表
寒暑表並風雨表數											
二十三	烏棒道中										
二十四	安鄉	一三度	七四六釐	二八五	七四六	三〇	七四六	二八	七四六		
二十五	同	一七	七四六	二四	七四六	二八	七四六	二九	七四六		
二十六	同	一六	七四八	二四	七四七	二八	七四七	二九	七四八		
二十七	道中										
二十八	同										
二十九	同										
三十	同										
三十一	格馬拉			二七	七四八	二九	七四七	三〇	七四七	二九	七四七

風向	風力	天氣	評驗
靜	好風迴自山壁	晴甚天清	
同	同	同	
北東北	和風迴自山壁	晴甚雲	
同	同	同	
同	好風	晴旋陰	上午七點半離安那赴格馬拉
同	小涼風	晴雲	
同	同	晴天淨	
同	小輕風	同	晚四點抵格馬拉
北	夜間小涼風	同	

西歷一千八百六十七年二月

日	地方	寒暑表並風雨表數 上午六點	上午十點	十二點	下午三點	晚五點
初一	格馬拉	一五度 七四六釐	二三 七四七	二七 七四七	二七 七四七	二五 七四七
初二	同	一五 七四六	二三 七四六	二九 七四六	三一 七四六	二八 七四六
初三	同	一五五 七四六	二四 七四七五	三一 七四七五	三三 七四七四	二九 七四七五
初四	同	一五五 七四六	二五 七四六	三〇 七四六	三一 七四六	二九 七四六
初五	同	一七 七四六	二四 七四六	二九 七四五五	三一 七四六	二九 七四六
初六	同	一五五 七四六	二五 七四六	二九 七四五五	下午四點 三〇 七四五五	
初七	同	一五 七四五五	二四 七四五五	二九 七四五五	下午三點 三一 七四五五	二七 七四五五
初八	同	一五			三	
初九	同	一五 七四五五	三三 七四六	三一 七四六	三三 七四六	二八 七四六
初十	同	一五 七四六	二五 七四六	三一 七四六	三五 七四六五	二九 七四六五
十一	同	一五 七四六	二八 七四六	三一 七四六	三六 七四六	三〇 七四六

風向	風力	天氣	評驗
北	小涼風	晴甚入夜	二月係特拉巴爾脫測驗
同	同	同	
北轉東北	輕風	上午夜間風靜	
東北	下午好風	晴甚	
北	下午小涼風	晴甚上午夜間風靜	
同	下午和風	同	
東北	同	同	
同	輕風	同	
同	同	同	
靜		晴甚無雲	
同	同	同	

西歷一千八百六十七年二月

日	地方	寒暑表風雨表數 上午六點	上午十點	十二點	下午三點	晚五點
十二	格馬拉	一八度 七四七釐	二三 七四七	二七 七四七	二七 七四七	二五 七四七
十三	道中					
十四	同					
十五	同					
十六	考沒格					三一五 七四三
十七	同	二二五 七四三	上午九點 二五 七四三	二八 七四三	三一五 七四三	二九五 七四三
十八	同	二二 七四四	上午十點 二四五 七四五	二九 七四三五	三二五 七四四	二八 七四四
十九	同	一七 七四六	二一 七四六	二二 七四六	三二五 七四六	三二 七四六
二十	同	一六 七四六	二〇 七四六	二五 七四六	二五五 七四六	二二 七四六
二十一	道中					
二十二	同					

風向	風力	天氣	評驗
靜	輕風	晴甚無雲	
北	下午輕風	同	上午八點鐘離格馬拉
同	同	晴甚薄霧	
同	同	晴上午薄霧	
北	下午風輕	晴甚輕霧籠日	下午二點半抵旁没格
同	同	上午陰霧疏雨晚晴甚	
同	晚好風	晴甚上午陰霧風靜	
同	同	同	
同	風甚不定自山壁迴來其力甚勁	陰稍和	
北轉東北	同	同	上午九點半離旁没格
同	同	晴雲	晚四點抵北農

西歷一千八百六十七年二月

日	地方	寒暑表並風雨表數 上午六點	上午十點	十二點	下午三點	下午五點	晚
二十三	北農	一五度 七四六釐	二三 七四六	二六 七四六	二八 七四六	二五 七四六	
二十四	道中						
二十五	拉扛						晚四點 二八 七五〇
二十六	同	一七 七四六	二五 七四六	二八 七四六	三〇 七四六		晚五點 二八五 七四五
二十七	同	一六五 七四六	二三 七四六	二五 七四六	二九 七四六	二八 七四六	
二十八	同	一七 七四六	二二 七四六	二三 七四六	二二五 七四六	二三 七四六	

卷十

風向	風力	天氣	評驗
北往北東北	下午和風迴自出壁	晴入夜風靜	
日中自東北轉北西北晚間復轉東北	小涼風晚十點鐘冷甚	晴雲	上午七點離北農
東北至東東北	好風	晴甚夜間上午風靜	下午一點抵拉扛
東東北	下午小涼風	晴甚雲輕	
東北	同	晚陰霧夜十點疏雨	
同	同	陰小雨時下時止遠際風雨	

西歷一千八百六十七年三月

日	地方	寒暑表並風雨表數 上午六點	上午十點	十二點	下午三點	晚五點
初一	拉扛	二三度 七四五五舊				二八 七四五五
初二	同	一九 七四六	二五 七四六	三〇 七四六	二五五 七四六	二三 七四六
初三	同	二〇 七四六五	二七 七四六	三一 七四六	三四五 七四六	三三五 七四六
初四	同	一七五 七四六	二五 七四六	二九 七四六	二九五 七四六	二八 七四六
初五	道中					
初六	同					
初七	胡磴	二三 七四六	二八 七四六	三〇 七四六	三一 七四六	二九 七四六
初八	同	二一 七四五五	二五 七四五五	二九 七四五五	三二 七四五五	二九 七四五五
初九	同	二〇 七四六	二六 七四六	三〇 七四六	三一 七四六	二八 七四六
初十	同	二三 七四五五	二九 七四三	二一 七四四	二六 七四四	二六 七四四
十一	同	二一 七四四五	二三 七四五	二八 七四六	二九 七四四五	二六 七四五

風向	風力	天氣	評驗
東北	微風	陰霧	特拉巴爾脫涧驗至初十止
東轉東南	輕風	上午濃霧而風靜是日晴甚	
同	下午輕風	晴甚微霧	
東南	下午小涼風	午間霧散	
同	晚間和風	晴甚	十二點離拉扛
同	晚間風停	晴甚	下午二點半抵胡磴
靜		下午濃霧天變大風	
南東南	晚間小涼風	薄霧籠日入晚疏雨暴風	
東南	同	晴薄霧	
南	三點時暴雨大作	上午霧南風自二點至三點午大雨雹晚間風靜乃晴	自二點天變時寒暑表竟高至三十二度迨二點三刻始返二十六度
同	小涼風不定	陰天驟暴風午後雨	

西歷一千八百六十七年三月

日	地方	寒暑表並風雨表數									
		上午六點		上午九點		十二點		下午三點		晚五點	
十二	胡磴			二五五庭	七四七七蠶	二七	七四六五	二八	七四五	二四五	七四五五
十三	薩尼布犂					二五五	七四五	六五	七四四	二八	七四二
十四	同	二〇	七四三	上午十點 二五五	七四五	三一	七四五	三三	七四三	三三	七四二
十五	同	三三	七四三	二九	七四四	三一	七四五	三三	七四三	三三	七四〇五
十六	道中			上午八點 二四	七四二						
十七	同										
十八	同										
十九	同										
二十	同										
二十一	同										
二十二	同										

風向	風力	天氣	評驗
西北	小涼風不定	晴上午雲西北變晚四點鐘	
東南	小涼風	陰霧下午天開	上午六點半離胡碰至十點半抵薩尼布拏
西	晚輕風	晴甚微有蒸氣	
西西南	同	晴甚雲	
西	小涼風	晴甚雲晚間暴風從西南來	
同	同	同	天氣最高
西轉北西北	和風不定	晨二點半暴風自西南起下午晴甚	
北西北	和風	陰雨自九點至十二點	
西北轉北東北	和風最不定	上午雨下午晴	天氣驟然冷甚
同	同	同	
西南	和風	晴雲	

西歷一千八百六十七年三月

日	地方	寒暑表並風雨表數 上午六點	上午十點	十二點	下午三點	晚五點
二十三	薩尼布犁向旁畢塞道中					
二十四	旁畢塞			三〇 七四一	三四 七四〇	三五五 七三九
二十五	同	二四度 七三九蔭	二七五 七四一	三〇 七四〇	三五五 三七九	三五五 七三八五
二十六	道中	三				
二十七	農開	二		三〇 七四三	三一五 七四二	二二五 七四二
二十八	同	二四二 七四二	二五 七四四	二八五 七四三	三〇二 七四一五	三〇五 七四〇五
二十九	同	二二 七四一五	二六 七四四	二九五 七四一	三三八 七四〇	
三十	同	二四二 七四三	二三八 七四三五	二七 七四二	三一 七四〇五	三一五 七三八五
三十一	同	二四 七四二	二五 七四三	二三五 七四一五	二八 七三八五	一七 七三〇五

風向	風力	天氣	評驗
南轉西南	輕風	晴甚天際陰	
同	同	同	十二點抵旁畢塞
同	同	同	晨三點寒暑表二十四度風雨表七百三十九釐
西北轉西南	小涼風	同晚間暴風從西南起即是處山壁迴風	上午七點離旁畢塞
北東北	和風	晴雲	上午十一點一刻抵塞解
西北	同	晴甚雲	
北西北	小涼風	同	
同	冷風	陰九點半小雨下午晴	
西北	同	陰暴風午雨	

西歷一千八百六十七年四月

日	地方	寒暑表並風雨表數				
		晨六點	上午八點	十二點		
初一	自農開向文湘道中		二二五 七四三			
初二	文湘				下午二點 三三五 七四〇	晚五點半 三〇 七三九
初三	同	三三度 七四〇釐	上午十點 二六 七四一		下午三點 三三 七四〇	晚五點 三〇 七三九
初四	道中					
初五	同					
初六	同					
初七	同					
初八	同			二七五 七四〇五	三〇五 七四〇	
初九	同	二二五 七四三	二四 七四三			
初十	同					
十一	同					

風向	風力	天氣	評驗
西北	和風	晨四點時暴風是日晴甚	上午八點半離霧解
西南	午後和風	上午晴甚風幾靜下午三點時大風雨自西南向至	夜一點抵文湘
西南不定	同	午後天變雨少風甚	
同	小涼風最不定	上午晴午後風夜半狂熱	
南	小涼風	上午陰霧而熱下午和	
上午西北	和風	上午自八點至十點大風雨自西南至下午晴	初九日上午八點所記天氣盪數係用水銀風雨針至此偶然折壞以後所用測驗者乃一機器風雨表與前水銀風雨表所較約有三釐之差
西西北	小涼風	陰和入夜開朗	
東北	同	陰和	
同	和風	上午陰薄霧入夜晴	
同	小涼風	晴甚雲	
同最無定	同	是晚霧疏雨	

西歷一千八百六十七年四月

日	地方	寒暑表並風雨表數				
十二	文湘道中					
		晨六點	上午九點	十二點	下午三點	下午五點
十三	克線岡	三三度	三六	二八	二九	二九五
十四	道					
十五	同					
十六						

風向	風力	天氣	評驗
西南	小涼風	陰雨	夜二點抵克線岡
將靜		陰午後開霽	
東東北	小涼風	霧早晨霧甚午後小雨	晨七點一刻離克線岡
方向均最無定		和雲	
天變時東北後轉西南	和風	上午晴午後一點至五點雨入夜風	是日天氣最高

茲增河干一帶氣候、以補前此所考驗者、按斯土氣候、等於下安南當雨水之期、則陰晴驟變、颶風時作、率皆西西南與南西南二向、晴則烈日酷熱、雨則片晌傾注、罕有逾數點鐘者、雨期既過、氣候頓異、霧則漫然迷空、雨則纏綿連日、風皆東與東北也、計氣候之正者、無逾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在南南掌推測之時、同治五年故不得執他處尋常氣候、爲九月秋晴以概之也、其時令較之下安南尚早、因太陽傾南較速故也、當晴暘之時、晨皆微霧、天氣乾燥、天平常濛、三月之後、二向信風爭起、交迫逆氣、雨雹間所時有、三月初十日在胡磴之

日記、卽其一證、然其所及、不能逾十七半之緯度三十二之寒暑表二百尺之高於海面也、遞年熱候常在四五月之間、實出人意表、蓋當七八月雨水之期、潮溼蒸空、日熱被濛、爍地無力、至春盡後一二月、天清風定、熱氣始升、而爲蒸雲釀雨之候故也、此際惟一陣大風、可降寒暑表六七度、河干山勢連亘、風摵之爲迴風而無定向、其約於山河之勢而行者、皆北與西北間、或東北等風、卽排沙格之信風也、常日風力、皆猛於午後、殺於夜間、其風信爲風雨針常例所難定、蓋在其南向當東風南風而降、西風與風恬則升而定、在旁沒格

者反是、南北風升而定、東北風乃降也、日間之寒暑度、大率晨八九點為升極之候、午後四五點為降極之候也、其升降在柬埔治之內者、所差甚微、在南南掌者則異、如烏棒旁沒格文湘一帶平原之內、熱之甚者、升至三十五六度、在其南者、無此熱度、惟在斯登吞、曾升至三十四度、當為河干之極熱也、在旁沒格之西、沙漠曠平、信風生熱、升度因之亦甚、至排沙格斯登吞二處、鄰近崇山、谷風迴旋時生寒氣、度反因降也、大率皆自二十度而至十八度、畧與安南同、惟地當第十五度同緯者、降至十度十一度、此祇論柬埔治及至此緯

綫之大江一帶者如是、其在山上者、降自必甚、不同此例也、在排沙格時、適迴風挾溼山峯濛霧、盡日始散、驗是處常日之寒暑度、當晴和之候、自上午六點至下午三點、爲升之時、餘則皆降也、

西歷一千八百六十七年四月

日	地方	寒暑表並風雨表數				
十七	拔克來	下午六點 二十三度 七三四釐	上午十一點 二一五 七三三五	十二點 三四五 七三三五	下午點半 二五二 七三三五	下午三點半 二二 七三二
十八	同	上午六點 二一 七三四五	上午十點 二六 七三六二	三二 七三五七	下午三點 二五 七三三二	下午四點 三五五 七三二五
十九	道中					
二十	同					
二十一	同					
二十二	同				下午四點 七三〇	七三二五
二十三	同					
二十四	同					
二十五	同					
二十六	同					
二十七	同					

風向	風力	天氣	評驗
下午東北	和風	下午霧雨日中晴甚下午二點半至四點大風雨自東北至	上午十點鐘抵拔克來
西南不定	小涼風	上午陰九點後晴甚	夜十二點鐘寒暑表二十四度風雨表七百三十三釐
同	同	晴甚早晨大霧	上午十點鐘離拔克來
下午東北	和風迴風	同	
北東北	小涼風	晴風	
北下午二點時轉南	上午小涼風晚迴風勁甚	晴至二點晚五點暴風雨雹大雨傾注	雹大如櫻桃狀如卵
北	小涼風	晨陰雨晚晴	
北西北	同	同	
日中北夜間南	輕風	晴雲日上時有霧	
南最不定	同	晨雨南向大風日中霧	
南西南	小涼風	晴甚	

西歷一千八百六十七年四月

日	地方	寒暑表並風雨表數				
		上午六點	上午十點	十二點	下午三點	下午四點
二十八	拔克來道中					
二十九	耶潑拉彭				三四 七二三發	
三十	同	二三 七二四	二八六 七二六八	三三 七二五	三五 七二四	三三 七二四五

風向	風力	天氣	評驗
南西南稍易		晴風	十二點抵郎發拉彭
將靜		晴雲	
同		晴風	

西歷一千八百六十七年五月

日	地方	寒暑表並風雨表數				
初一	郎潑拉彭	上午六點 二三度 七三四五釐	上午十點 二五五 七三六	十二點 二九五 七三五	下午三點 三四 七三四二	
初二	同	上午七點 二四 七三四五	一九 七三六	三三 七三四五	三六 七三三二	晚六點半 三三 七三三
初三	同	二三五 七三四五	三〇 七三五六	三三五 七三四三	三一 七三三五	
初四	同		二五 七三四五	一九 七三三二	三三 七三三一	三三二 七三[illegible]五
初五	同	二四 七三五	一七五 七三三五	三二 七三三	三一五 七三一	三三 七二〇七
初六	同		二八五 七三三五	三二 七三三	下午四點 三三五 七三〇四	晚六點 二六 七二〇二
初七	同	晨六點半 二二二 七二一	二四五 七三三	一七六 七三二八	下午三點 三一 七三一	晚五點半 一八 七二〇
初八	同	晨六點 二三 七二一	二六 七三二六	三〇 七三二	三三二 七二〇九	晚五點三刻 二八 七一九六
初九	同	二二 七二一	二七三 七三三六	三二 七三三	三五 七三二六	晚六點 三三 七二一
初十	同				三六二 七三三五	三四 七三三二
十一	同		三〇 七三六	三四 七三五	三六八 七三三二	晚六點 三〇五 七二〇五

風向	風力	天氣	評驗
西西北	和風	變間或晴甚	此候凡天變皆大風
西	小涼風	晴甚日上時有霧	
同	小涼風不定	上午晴下午三點大風雨	
東轉東北	小涼風	晴雲	
晨東下午西西南	小涼風夜冷	晴雲下午大風	
西西南	好風	雲下午三點五點十二點天變三次	
同	和風	晴雲夜二點大風疏雨	
下午西西南	同	晴端雲	四點時風雨表低極寒暑表升至三十四度
同	好風	同	
南	小涼風	晴甚微雲	
下午西西南	同	同	

西歷一千八百六十七年五月

日	地方	寒暑表並風雨表數				
		晨六點	上午十點	十二點	下午三點	晚六點
十二	耶潑拉彭		二六 七三三七	二九 七三四	三二 七三三五	三〇五 七三〇五
十三	同	[illegible]	二八 七三四二	三二 七三四	三五 七三三五	三一 七三一三
十四	同		二八二 七三四五	三三 七三四	三一五 七三一五	下午點半 三三 七三〇五
十五	同		二八 七三四五	三二 七三三七	二八 七三一六	二六 七三三三
十六	同		二五 七三〇二	二七五 七三三五	二八 七三二	
十七	同	晨五點半 二三五 七三三	二七 七三三八	二八五 七三三三	三五 七三二	三三 七三〇八
十八	同		上午十一點 三一 七三三五	三三 七三三一	三三 七三一	二九 七三〇五
十九	同		上午十點 二八九 七三三九	三一八 七三三五	三四 七三〇五	三三五 七三〇
二十	同		七 七三三五	三〇五 七三三三	三一 七三二	晚五點半 二八五 七三一二
二十一	同	晨七點 二五 七三三五	二九 七三四五	三一五 七三四五	三四八 七三三一	晚六點 三一 七三三一
二十二	同		二八五 七三四	三一 七三二八	三四五 七三二	三三 七三一

風向	風力	天氣	評驗
下午西南	小涼風	上午陰黑下午開霽	
下午西	和風	晴甚雲輕三點風	
同	同	同	
西西南	同	上午晴下午變大風雨	
西	輕風	陰雨狂雨數陣天乃稍霽	
同	同	濃霧蒸成小雨夜半晴甚	
西南	好風	晴甚晚五點陰小雨	
西西南	和風	晴雲午後疏雨	
同	小涼風	陰雨	
下午同	和風	陰和下午四點開霽	
西西南	同	晴雲	

西歷一千八百六十七年五月

日	地方	寒暑表並風雨表數				
		上午八點	上午十點	十二點	下午三點	晚五點
二十三	郎發拉彭		二七 七二三	三二二 七二三五	三三五 七二〇七	二六二 七一九八
二十四	同	上午八點 二四九度 七二三釐	二六五 七三三	二七 七三三七	二五 七二二	
二十五	道中					
二十六	同					
二十七	同					
二十八	同					
二十九	同					
三十	拔克本	上午十點 三三 七一九八	十一點 七二〇一	三三九 七二〇	三五六 七一八四	三四 七一四二
三十一	道中					

風向	風力	天氣	評驗
西西南	和風	晴甚雲晨夜三點俱天變	晨八點離耶潑拉彭
西北	好風	陰霧午後雨	
西南	和風	晴甚雲夜一點天變	
同	同	陰和晚開霧夜間南向朗甚	三十日上午十一點風雨表七百二十釐為升極其上午六點七百一十六釐為低極
同	小涼風夜冷	晴微雲	
同	下午小涼風迴自山壁	晴甚晨薄霧	
西西南	同	同	
同	小涼風	同	上午九點抵拔克本
下午西西南	同	晴甚夜間西西南向還際大風	上午七點半離拔克本

西歷一千八百六十七年六月

日	地方	寒暑表並風雨表數				
初一	拔克本向克線坤道中					
初二	同					
初三	同					
初四	同					
初五	克線坤		上午十點 二六五 七一七一		上午三點 三〇五 七一五	晚五點半 二六 七一四五
初六	同	晨五點半 三三一 七一五六	十點三刻 二七八 七一七三	十二點 二八八 七一六七	下午三點半 三〇九 七一五一	晚五點 二三三 七一四五
初七	同	上午六點 二二六 七一六	上午九點 二五六 七一八	二八八 七一七九	下午二點半 三一 七一六	晚五點半 三〇 七一五
初八	同	三三五 七一五七	二九 七一七六	上午十點半 三〇二 七一八	三三 七一五七	晚六點 二九 七一五一
初九	同	二四 七一六七	上午七點半 二四八 七一七七			
初十	同		上午九點 二四八 七一九四	十二點 二八 七一九四		晚四點 二五八 七一六七
十一	同	二三三 七一八九	二六五 七二〇三	二九三 七二〇		二八六 七一六八

風向	風力	天氣	評驗
西西南	小涼風	晴甚上午霧晚間西南向朗甚	
上午八點後東	同	上午大雨傾注八點後晴午過天稍變	
北西北	和風	天變夜間大風	
北東北	小涼風	陰雨晚六點半西向暴風雨至至十二點一點後晴	
西	和風最不定	陰暴風帶雨開霽數次	上午八點抵克祿坤初五日四點風雨表最高之處寒暑表亦高至三十一度
西轉西西北	小涼風	陰晚四點起大風雨	
東東北	同	晴雲	初七八兩日寒暑爲本月最升之度
東	同	晴甚日上時有霧	
西	好風	陰風雨時至	
上下東東北	旁午小涼風	同	
東東北轉東南	小涼風夜一點後靜	晴甚上午陰霧十二點天東南變	風雨表與寒暑表相去甚遠

西歷一千八百六十七年六月

日	地方	寒暑表並風雨表數				
十二	克線坤	上午六點 二三六度 七一八釐	上午九點 二八二 七一九六	十二點 三三四 七一九五		晚五點 二八八 七一六六
十三	同	上午六點半 二五 七一八	上午十點 三一 七二〇	三二一 七一九五	下午三點 三三五 七一七	二九二 七一六
十四	道中					
十五	同					
十六	同					
十七	同					
十八	東河滿禮拜堂				三二五	
十九	同	上午七點 七一〇	上午十點 七一一	七一〇五		七〇八五
二十	同	上午七點半 七一二五	七一三			七一三
二十一	道中					
二十二	陵		上午九點半 七一四五	七一四	七一三	下午六點半 七一二

風向	風力	天氣	評驗
東東北轉東南	小涼風	上午晴甚自下午一點起天從東南變陰	十點時風雨
東	小涼風夜冷	朗甚雲	
東晚四點轉北	小涼風	朗甚雲晚四點天變	夜一點鐘離兌線坤
東	同	晴雲	
將靜		晴甚雲輕夜間南西南朗甚	
南	和風	陰風至午止晚開霽	晚宿緯二十度三十四分之處
南轉西南	小涼風	同	上午十點捺東河滿近岸之禮拜堂
西北晚轉西南	和風	陰晚風雨	
西西南	好風	陰半晨雨	
同	小涼風	陰雨自晨四點至上午十點	
同	同	陰雨	晚三點江水漲高三尺

西歷一千八百六十七年六月

日	地方	寒暑表並風雨表數				
二十三	陵	上午七點半 七一二二蠢	上午九點 七一三三	十二點 七一三三	下午三點 七一一六 二一七	下午五點半 七一〇七 二一五
二十四	同	上午六點三刻 七一二二 二一四度	上午十點 七一三二 二一六	七一三三 二一五六	七一一九 二一七八	下午六點一刻 七一一五 二一五二
二十五	同	上午六點 七一四 二一三五	七一二五	七一五七 二一八九	七一四一 二三〇五	下午五點 七一三七 二一九八
二十六	同	七一四六 二一三五	七一六 二一八八	七一五五 二一八八	七一三六 二三五	七一三一 二三五
二十七	同	七一二五 二一四五	七一三五 二一九二	七一三三 二三一八	七一二二 二三一六	七〇九五 二三〇六
二十八	同	上午七點 七〇九五 二一四	七一〇六 二一八五	七一一 二三	七一〇八 二一四	下午五點一刻 七〇七三 二一六
二十九	同	七一〇九 二一四	七一二五 二一七三	七一一 二一九八	七一〇 二三一八	
三十	同					

風向	風力	天氣	評驗
南轉西南	輕風	同日中開霽數次	
同	同	同	
東	同	晴	上午九點寒暑表二十五度風雨表七百一十五釐有二
東東南晚西	晚小涼風	晴甚上午薄霧	上午六點寒暑表三十度風雨表七百一十二釐七
南晚過西西南	小涼風	同夜間微風	一點鐘時寒暑表升極至三十三度
西南不定	同	朗甚雲晚三點時天從西向大變	十一點時風雨表盡處至七百一十一釐一
同	同	晴甚晨霧雨餘甚霽	
南西南	同	同	臨行時測驗儀器收入行裝矣

西歷一千八百六十七年七月

日	地方	寒暑表並風雨表數				
初一	自陵向巴樓道中					
初二	道中					
初三	巴樓		下午十點 二六五度 七一三六釐	十二點 二八 七一三五	下午三點 二七五 七一二	晚五點 二六 七一一五
初四	同	二三三 七一三	二四三 七一五	二五五 七一四八		二七 七一三
初五	同	上午七點 二四 七一三九	二四六 七一五五		二四五 七一四	
初六	同	上午六點 二三 七一四				
初七	同		二四 七一五		七一三	
初八	道中					
初九	新掠潑					下午四點 二五 七〇九
初十	同	二四 七一〇	七一一三	二八三 七一〇九	下午二點半 二九 七〇九五	下午五點 七〇八四
十一	同		二七 七一一	二九		二四二 七〇八一

風向	風力	天氣	評驗
西南	小涼風	上午陰雨下午晴雲	上午八點離陵
同	同	陰四點與夜十點均雨	夜一點抵巴樓
南西南	同	陰夜四點雨	
西	同	雨至晚五點始止夜半稍晴	
西西北	同	雨	
西不定	同	同	
西西南	和風	陰午間微霽	
西	小涼風	向午稍晴上午與夜間均雨	上午七點離巴樓
東不定	輕風	同	上午十一點抵新掠撥
西	小涼風	晨雨是日晴雲	天文館高於江流十尺
西西南	同	上午晴下午陰二點半至四點半天變暴風大作	

西歷一千八百六十七年七月

日	地方	寒暑表並風雨表數 上午六點	上午十點	十二點	下午二點	下午五點
十二	新掠潑	二九度 七〇三釐	二五三 七二五		三〇 七〇九三	二九 七〇八
十三	同	上午五點半 二三五 七〇九	二六八 七一二		三〇四 七〇七九	
十四	同	上午六點半 二四八 七〇七七	二七 七〇八四	二八二 七〇八一		二六六 七〇六一
十五	同				下午四點半 七〇五九	
十六	同					
十七	同	二三五 七〇九	二五五 七一〇二		二五八 七〇八九	二七八 七〇八一
十八	同	二三三 七〇九二	二五六 七〇一五		二五八 七〇九八	二五 七〇八一
十九	同	二三九 七〇八二	二五三 七〇九三		下午三點 二八三 七〇七二	二八二 七〇六五
二十	同	上午七點 二三六 七〇七五	二六八 七〇八五		三〇二 七〇三三	二八六 七〇五四
二十一	同	二四四 七〇七五		三〇二 七〇八	二八 七〇六六	二八二 七〇六二
二十二	同				下午二點 三〇一 七〇八	

風向	風力	天氣	評驗
上午東東北下午西	小涼風	向午稍晴上午雨	
西西南	和風	晴和雲甚	
南	同	晚陰六點後雨	
晚東南	小涼風	雨至晚四點半止天稍淨	
西晚五點轉南	同	上午雨向午開霽晚五點天從南變復雨	
西	同	陰雨	
西南	同	同	
西西南	同	雲開自上午十點起晴	江水漲至去年最高之處
西南	同	雨自早晨三點至五點止是日頗晴	
同	同	日中稍霽二點半時天變頗速	
同	和風	雨自早晨一點至四點上後晴雲	

西歷一千八百六十七年七月

日	地方	寒暑表並風雨表數				
二十三	新掠溵向朔榮道中					
二十四	朔榮				下午四點半 二六五 七〇四四	
二十五	同		上午十點 二五三 七〇七	十二點 二五八 七〇六七		晚五點 二四八 七〇五一
二十六	同					
二十七	同	上午七點半 二三八 七〇六六	二三九 七〇七	二四八 七〇七	下午二點 二五六 七〇六	二四八 七〇五四
二十八	同	二三八 七〇七五	二四八 七〇八		二四九 七〇六五	二六 七〇五九
二十九	同	二三四 七〇七六	二六 七〇九一		二七一 七〇七九	二六五 七〇六六
三十	同		上午九點半 二五四 七〇九一		二五八 七〇八	二五三 七〇七五
三十一	道中					

風向	風力	天氣	評驗
西南	小涼風	雨自早晨四點至六點止日中晴	十點離新掠潑
同	同	天變乍陰乍晴	下午一點抵朔榮
將靜	靜	雨不息	
西南	小涼風	同	
南西南	和風	十二點雨止陰	
同	同	雨至晚三點止	
西南	同	陰雨以陣止	
靜	同	陰雨	
西南	小涼風	同午後天開霽數次	十二點離朔榮

西歷一千八百六十七年八月

日	地方	寒暑表並風雨表數 晨五點半	上午九點半	十二點	上午四點	晚五點半
初一	巴刪				二七五 六九九五	
初二	同	二二度 七〇一五釐		二九二 七〇三	下午二點 三〇二 七〇二	二五二 七〇〇
初三	同		二五五 七〇二七		下午三點 三〇五 七〇〇六	晚五點 二九五 六九九五
初四	同		二六五 七〇二六		下午二點 二九 七〇二	晚五點半 二六八 六九九八
初五	同		二五五 七〇一六		下午三點 二六六 六九九五	晚六點 二四六 六九九二
初六	同		二五七 七〇〇七			
初七	道中					
初八	猛榮				下午二點半 三〇 六九六	晚五點 六九五二
初九	同		上午九點半 二五 六九八一			二五二 六九五三
初十	同	晨六點半 二三五 六九五八	二四 六九六四	二四四 六九五六	下午三點 二三 六九四三	二三二 六九三七
十一	同	二三五 六九四九	二四八 六九五六		下午一點 三 六九四四	二四五 六九三五

風向	風力	天氣	評驗
西南	和風不定	稍霽午間小變	上午一點鐘抵巴刪
西	和風	同	
同	將靜	朗甚輕雲	
西西南	小涼風	朗甚濃雲	
同不定	小涼風不定	陰和午間小變晚暴風自東北至	
同	同	晴和雲上午九點小雨晚陰天風從東北至	
同	同	朗甚午後三點天驟變大風雨	上午八點離巴刪一點抵猛榮
南	好風	天變暴風自東南至	
西	和風不定	陰天變大風雨繼至	
同	同	同	
同	同	上午雨止下午二點後復雨	

西歷一千八百六十七年八月

日	地方	寒暑表並風雨表數				
十二	猛榮		上午九點半 二三五 六九六八			晚四點半 二三 六九六八
十三	同			十二點 二四三 六九九八	下午三點 二七五 六九八五	
十四	同		上午十點 六九九三		二八 六九六二	晚五點 二七 六九五三
十五	同		二六 六九七二		二九 六九五	二四 六九四五
十六	同		上午九點半 二五 六九七六	二六八 六九七四	下午三點半 二九 六九五七	晚五點半 二八 六九五四
十七	同		二三八 六九七六	二七 六九六七		二四五 六九五五
十八	同		二五 六九八一	二六四 六九七六		晚五點 二五 六九六一
十九	同	上午七點 二三五 六九七五	二四八 六九八四		二四三 六九七三	二三三 六九六一
二十	同		二四五 六九八一	二七一 六九七九	二七 六九六	
二十一	同	二三 六九七六	二五 六九八四	二八 六九八一	三〇 六九六四	二八五 六九六一
二十二	同		二六 六九九四	二八 六九八六	二九八 六九六九	

評驗	天氣	風力	風向
	雨不息	小涼風	西南至西
	下午稍晴	同	下午東北
	晴和雲午後一點天小變雨至	同	西
	同晚大風雨	小涼風最不定	西北最無定
	上午雨下午晴	同	同
	日中稍晴夜間大風雨	同	南不定
	雨不息	同	東南
	同日中天開一二次	同	同
	陰午間大雨二三次	和風最不定	晚西北
	稍晴雲小雨一二次	好風	西北晚過西南
	早晨雨日中稍晴	同	西西南

西歷一千八百六十七年八月

日	地方	寒暑表並風雨表數				
		晨	上午	十二點	下午	晚
二十三	猛榮				下午一點半 二五度 六九七釐	
二十四	同		上午九點半 二三五 六九九四		下午三點 二三七 六九七六	晚五點半 二三八 六九七七
二十五	同	晨六點半 二二 六九八七	二五 七〇〇一			
二十六	同		上午九點 二六五 六九九五	十二點 二九五 六九八	三〇五 六九七五	晚五點 三〇 六九七
二十七	同	晨七點 二五五 六九七	上午九點半 二五五 六九八七		下午三點半 三二 六九五五	晚五點半 二九五 六九五一
二十八	同		二六 六九八一		下午三點 三二五 六九六	二八 六九五五
二十九	同		二五五 六九八九		二七六 六九五五	二七 六九五二
三十	同		二九 六九七五		下午三點半 二九 六九四四	二五八 六九四
三十一	同		二四 六九六四		下午三點 二八八 六九四二	二八 七九三七

風向	風力	天氣	評驗
西西南	和風	陰霧微雨時下時止	
將靜		雨至下午四點止	
東北	小涼風	晴甚	
同	同	晴雲	
南東南	同	晴甚早晨霧	
同晚過東北	同	上午小雨日中晴復陰晚大風	
北東北	同	早晚雨日中晴	
同	同	雨至上午九點止晴甚	
東北	同夜冷甚	晴和晚大風自西北至	

西歷一千八百六十七年九月

日	地方	寒暑表並風雨表數				
		晨六點半	上午九點半	十二點	下午三點	上午五點半
初一	猛榮		二四二 六九六七蓋		二九五 六九六三	二八 六九六
初二	同	二三五 六九八			二七五 六九七一	二七 六九六七
初三	同				二七一 六九七五	晚五點 二七 六九七
初四	同				二五 六九七四	晚五點半 二五五 六九七一
初五	同			上午十點 二三八 七〇〇一	下午三點半 二四八 六九七五	二五二 六九七九
初六	同	上午九點 二四三 七〇〇九		十二點 二五八 七〇〇	下午三點 二七八 六九八四	二六五 六九七九
初七	同	上午七點 二三 六九九		下午四點 二九四 六九六七	二八三 六九七	下午七點 二五七 六九七一
初八	道中	上午六點 二三三 六九七四				
初九	同					
初十	猛遊				二五五 七〇三三	晚五點 二五五 七〇二一
十一	同	二六 七〇二		十二點 二八五 七〇六七	下午三點半 二七八 七〇四〇	晚五點半 二六八 七〇三五

風向	風力	天氣	評驗
早晨西北至西十點後東南	小涼風	上午天變雨晚至夜間晴甚	
東南	同	晴甚雲	
東北至東轉東東南東南	同	自夜半起大雨至午下午漸晴	
	同	同	
同	同	同	
東不定	同	晴雲上午十點半天變雨	
南至南西南	同	晴早晨霧	
南西南	同	晴甚雲輕	上午九點離棠
西南	同	同	晚八點抵猛遊
靜		陰雨	猛遊之河水盈見其高
北轉東北	小涼風	天氣漸漸向晴	

西歷一千八百六十七年九月

日	地方	寒暑表並風雨表數				
十二	猛遊				下午三點半 三〇八 七〇三三	晚五點 二八五 七〇二五
十三	同	下午六點半 二三度 七〇二六釐			下午三點 二八 七〇〇三	二六七 七〇〇
十四	同				二八八 七〇〇八	二七三 七〇〇五
十五	同	上午六點 二三八 七〇二一	上午九點半 二六三 七〇三五		二四八 七〇〇六	下午六點 二五八 七〇一
十六	同		二六五 七〇四五			
十七	同		二七 七〇五五		三一八 七〇二五	晚四點半 五一五 七〇一九
十八	道中					
十九	同					
二十	龍		二六五 六九三九			晚五點 六九二五
二十一	同	上午八點 二六 六九四	二七 六九四七			晚五點半 六九二
二十二	同		六九五三			夜四點半 六九二九

風向	風力	天氣	評驗
北東北	小涼風	晴甚	河水立見其退
東北	同	雨滂沱盡日	
同	同	半陰黑雲數處	
同	和風不定	陰黑	
晚過西南	小涼風	下午四點時開朗	
東北	同	晴甚雲輕	
同	同	晴甚午間小變	上午八點離猛遊
北東北	同	晴甚雲輕	下午四點抵龍
東北晚轉南	同	上午雨日中變夜半晴	
南東南最不定	和風	日未上時雨日中靄下午四點時西南天變	
靜		濃霧至午始消晴甚東向開朗	

西歷一千八百六十七年九月

日	地方	寒暑表並風雨表數					
二十三	龍		上午九點半 六[illegible]		晚五點 二九 六九二五	晚四點半 六九二四
二十四	同		六九四四			晚五點 六九二四
二十五	同		上午十點 二八 六九三八			
二十六	同		六九四六	十二點 二八 六九四		
二十七	道中					
二十八	同					
二十九	同					
三十	克綠杭		上午九點半 七〇三八	下午三點半 二六五 七〇〇六	下午四點半 二五五 七〇〇五	下午五點半 七〇〇四

風向	風力	天氣	評驗
上午東北下午北東北	小涼風	東北大風狂雨傾注至上午七點止晴	河水淹襄庚
靜		晴微陰	
北東北	小涼風	晴甚雲輕早晨霧	
東東北	同	同	
同	同	同	上午七點離龍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晚四點半抵寛線杭
同	同	同	

西歷一千八百六十七年十月

日	地方	寒暑表並風雨表數 晨五點半	上午九點半	十二點	下午三點	下午五點半
初一	克線杭	一六八度 七〇五[illegible]	一八五 七〇三三	二一 七〇一五	二五 七〇〇八	六九九四
初二	同	晨六點 二八 七〇二	一九 七〇三八	二三五 七〇三	二六 七〇一	二五八 七〇〇八
初三	同	晨五點半 二二 七〇三三	三三六 七〇五一	二四八 七〇四	二六二 七〇二	三三 七〇一八
初四	同				下午三點半 二五三 七〇一五	
初五	同					
初六	同	上午七點 三三 七〇三五	二四五 七〇四二		下午三點 二三 七〇二三	
初七	道中					
初八	同				下午二點 六八七	
初九	同				下午三點 六四七	
初十	同				下午四點 六四二	
十一	同					

風向	風力	天氣	評驗
東東北	小涼風	晴甚雲輕早晨薄霧	／
同	同	同夜間南向清朗	
南東南	和風	日未上時大風雨是日晴	
西南	同	晴雲早晨霧	
同	同	同晚五點天變大風雨	
東南	好風	陰雨	
東北	小涼風	陰霧小雨時落時止	十二點離克線杭
同	同	霧雨至上午九點消晴	風雨表如榮之商
同	同	晴甚早晨薄霧	是晚歇宿時風雨表亦如日中所記之[illegible]數
同	同	同	是晚歇宿時風雨表之高與江寒城同
同	同	同	晚三點半抵克線[illegible]

西歷一千八百六十七年十月

日	地方	寒暑表並風雨表數
十二	克綫晏盤（記作客縠耨阿浜）	上午九點半 二十二度 六十七〇二五度；十二點 六六九五
十三	（記作夢）	二十五 六四九
十四	囊桑東（記作朋濮）	二十四 六四六；下午四點半 六四三八
十五	道中	上午十點半 六四〇
十六	同	
十七	同	
十八	同	

風向	風力	天氣	評驗
東北	微風	晴甚早晨薄霧	上午七點半離克綫寰十點半抵盤
不定向	同	同	
南西南	小涼風	晴早晨霧雨以後晴	上午八點離盤十一點抵囊桑果
南	和風	大風晚雨	上午七點半離囊桑東風雨表之高與在武莫城同數
同	同	晨二點至五點暴風狂雨傾注旋霽	
同	小涼風	天變雨盡日	
東	同	晴甚雲	晚四點鐘抵思茅

考之上表、足見風向隨地而易、江干一帶障於北南掌者爲甚、如克線坤當六月時東北之風尙然、當令郎潑拉彭於四月時西西南之風不絕、故北南掌之平原年之四月十月、均有兩番風信、沿遠印度之邊界而過也、測北南掌與測南南掌之候同、其日中氣候較之夜間和折恆低三四度、測南向時無月數可考、姑設三四月爲最熱之候、故南北之較、未能恰準也、以北向較之南向、其熱遠甚、且江岸諸流、並一帶山泉、沃於石壁、均返映日光、以增炎旭、拔克來在緯之十八度、須登吞在緯之十三度半、以拔克來四月之寒暑度較之須

登吞八月之寒暑度約高二度即潑拉彭第二十度同緯離江稍遠江映所不及之處而五月時寒暑度亦至三十七度海水漲時將至三十九度麻格來奥總兵驗湄南江之西派美平河當緯十七度三十分之處寒暑度竟至四十七度八三二十一度六之間在其南者同此最熱者不過高逾一度麻好定即潑拉彭八月氣候其寒暑度升降介於三十三度八最冷者不過降二度九其例前經記及麻好復測即潑拉彭十月氣候自十四度至三十二度二爲定去江岸東西之高處可驗氣候之異者如江右克線當平原之上距江流水

面約法尺九百尺之高、麻格來奧曾驗其寒暑度之升降、自五度半至二十八度、其江左近處山峯之上、距江流水面約法尺一千三四百尺之高、距本處平原亦有七八百尺之高、每屆乾燥之候、東北風起時、其高處最冷、隨時積雪、樹木草萊皆有後凋之質、其地之風雨表、日中最升爲十一點、最降爲六點、相去亦不過三釐、指南針已用測遠機對準於郎潑拉彭指東北三度○四分、於克線坤指東北二度五十分、

西歷一千八百六十七年十月

日	地方	寒暑表並風雨表數				
十九	思茅		上午十點 六四三[illegible]度		下午三點 六四二五	
二十	同					
二十一	同	晨六點 一六五 六四〇八	上午九點 一七 六四二五	十二點 一八 六四二七	二〇 六三九四	晚五點 一九八 六四〇
二十二	同	一六三 六四〇三	上午九點半 一八 六四二九	一八六 六四三四	一九七 六四〇二	二〇 六四〇八
二十三	同	一六 六四二	一七五 六四四三	一八 六四三四	一九六 六四二二	晚五點半 一九二 六四一九
二十四	同	一四五 六四二六	一六五 六四四五		一八二 六四二二	晚五點 一八五 六四二
二十五	同	一五 六四二	上午十點 一六五 六四四	一八 六四三四	一八九 六四二七	晚五點半 一八五 六四二五
二十六	同	一五 六四二六	上午九點半 一七五 六四三三	一八二 六四二		
二十七	同		一六九 六四三二			晚四點半 一九二 六四〇一
二十八	同	一六九 六四〇七	一六八 六四二八			
二十九	同				下午三點半 一九 六四〇八	晚六點 一四五 六四〇三

風向	風力	天氣	評驗
南	小涼風	晴雲上午十點天變雨	
西南	同	晴	
早西北晚西南	小涼風轉和風	上午雨晚晴和	
東	小涼風	晴雲	
東	輕風	同	
東晚轉南	同	向午天陰	
南	同	晴晚二點小雨	
東	同	晴甚雲輕	
同	同	晴雲濃	
南	小涼風	晴陰	
同	同	同下午一點疏雨	

西歷一千八百六十七年十月

日	地方	寒暑表並風雨表數
三十	自思茅向	晚六點 六三六釐
三十一	同	

風向	風力	天氣	評驗
南不定	小涼風	晴甚雲	上午九點離思茅風雨表即停泊時所記也
同	同	同	

西歷一千八百六十七年十一月

日	地方	寒暑表並風雨表數				
初一	普洱					下午四點半 三 六三八二
初二	同	晨六點 一三五 六三八叁		上午十點 一八 六四一五	十二點 二〇 六四二	下午三點 三 六三九二
初三	同	一七五 六四〇		一九 六四一九	一九一 六四〇八	二一 六三八九
初四	道中				六二四七	晚六點 六四七
初五	同					六七七
初六	道關					下午二點半 二〇 六二五五
初七	同	晨六點半 一五 六二五八		上午九點半 一五七 六二六二	一六 六二五九	晚三點半 一八 六二五五
初八	道中				下午一點 六八九五	六七二五
初九	同					
初十	他郎	晨六點 一四 六四二		一五 六四三五		一七六 六四〇五
十一	同	一四 六四二		上午十點 一四一 六四三		下午四點 一三五 六四〇三

風向	風力	天氣	評驗
東南	輕風	晴甚雲	上午十一點抵普洱
南東南	小涼風	陰上午十點小雨	上午九點寒暑表十五度風雨表六百四十釐三
南	同	同	下五四點寒暑表十五度一風雨表六百三十八釐五
西南	同	同	本日風雨表釐數其一記於道中之高處其一記於莫黑卽晚間停宿之處也
北東北	同	晴甚雲	
西南	同	同	風雨表釐數記於把邊江
西西南	同	同	下午一點鐘抵通關
西南	和風	同	上午七點半離通關風雨表釐數其一記於布庫江其一記於昌路平
東北	同	同	
南不定	輕風	陰晚五點小雨	下午二點鐘抵他郎
南轉南東	小涼風	陰霧雨	

西歷一千八百六十七年十一月

日	地方	寒暑表並風雨表數				
十二	他郎	晨六點 一三度 六四二燕	上午十點 一三一 六四三四		下午四點 一三九 六四〇六	
十三	同	一三 六四三三	一四 六四三六	十二點 一五 六四三一	下午三點半 一五八 六四一九	
十四	同					
十五	同	晨六點半 一三六 六四〇八	一四 六四一五		下午三點 一四五 六三七一	
十六	道中				晚四點半 六二五三	
十七	劒梭		上午九點 八五 六二五五		晚三點半 七三 六二五二	
十八	道中	晨五點半 五八 六二五三			下午一點半 九 六四一五	
十九	同	四二			下午二點 六二四一	
二十	同	六			一六 七一七五	
二十一	元江	一二 七二一五	上午九點半 一三 七三三	一五 七二一	晚三點半 一七 七一七七	
二十二	同	一二五 七二二	一五 七二四	一六 七二二五	一七五 七一八七	

風向	風力	天氣	評驗
南轉南東	小涼風	陰霧雨	
西南	和風	陰和	
南不定	小涼風	陰雨	
同	同	陰晚晴霽	
同	同	陰雨	上午十點半離他郎風雨表盤數係於劍梭所記
南東南轉東北	同	雨	
東北	稍和風	稍晴	上午八點離劍梭下午一點歇息風雨表盤數係於他郎所記
北轉北東北	同	稍晴雲	
北	小涼風	晴甚雲輕	上午十一點抵桑瓜之元江岸
微風將靜		晴甚	
東東南	輕風	晴雲	

西歷一千八百六十七年十一月

日	地方	寒暑表並風雨表數				
二十三	元江					下午二點半 一七五 七二〇三
二十四	同	晨五點半 一三五度 七二五釐	上午九點 一四 七二六			晚四點 一七六 七二二二
二十五	同	上午七點 一二 七二三九	一四 七二四五		下午三點 一七五 七一八七	一七六 七一八五
二十六	道中					
二十七	同			十二點 二〇 七三四		
二十八	同		上午十一點半 七二九五			晚四點半 一四 六二四三
二十九	同	晨六點半 二 六二三	五八八			一〇 五九八七
三十	同	一三 六〇一			十二點 一四 六〇三五	一五 六二六五

風向	風力	天氣	評驗
南轉南東南	和風	晴雲	
靜		晴甚	
南轉南東南	小涼風	晴甚雲輕	
東南	和風	同	二十六日上午十一點離元江
西不定	小涼風	晴早晨霧	二十七日十二點風雨表驗數係在元江下流之巴江所記
同	同	同	二十八上午十一點風雨表驗數一在江岸所記一在平原之高頂所記
同	同	同	二十九晨六點半風雨表驗數係在經過之城中所記又其一係晚間歇息處所記
靜		同	三十日晚四點半風雨表之驗數係在耶岱城所記

西歷一千八百六十七年十二月

日	地方	寒暑表並風雨表數				
初一	自江向臨安道中	晨六點半 七五度 六三〇二釐	上午九點半	十二點	下午三點	
初二	臨安	晨六點 八五 六四二五	六四二五			
初三	同		六四二五	一〇三 六四〇八	一三五	
初四	同	晨六點半 六五 六四〇	上午九點 一〇二 六三七一		一三八 六三三六	
初五	同	九 六三五六	上午九點半 一〇二 六三七一		一三八 六三三六	
初六	同	九五 六三四八	上午九點 一〇一 六三六一			下午三點半 一四 六三〇六
初七	同	一〇八 六三三六	一二二 六三四五			六三〇一
初八	同		上午十點 一二五 六三六三	下午二點 一二二 六三一八	一四 六三三	
初九	道中					
初十	石屏	上午七點 一〇 六三六三	上午九點半 一一五 六三九三	十二點 一二 六三一八	下午點半 一三五 六三五九	
十一	道中				下午三點 一三 六三六九	

風向	風力	天氣	評驗
東北	輕風	晴和	風雨表釐數係在郎岱所記是晚二點抵臨江
南轉南東南	同	晴甚	
同	同	同	五點時風雨表最降至六百三十八釐
靜		晴甚天際籠霧	
南	和風	晴甚	
南轉西南	同	同	
南	好風	同	
同	同	同	
東北	和風	晴雲	上午八點半離臨安下午五點半抵石屏
西南	小涼風	同	
南轉南西南	同	雲甚	上午九點離石屏風雨表釐數係晚歇息時所記

西歷一千八百六十七年十二月

日	地方	寒暑表並風雨表數				
十二	石屏向通海道中		上午九點半 六〇三		下午三點	下午四點 一〇 六一三七
十三	同	上午七點 六五 六一二七			一四 六三一八	
十四	同	上午六點半 四 六二三四			一一 六一二七	
十五	通海	上午七點 五 六二二六	上午十點 七五 六二五二		下午二點 九五 六二三三	一〇 六一三五
十六	道中		上午十點			〇九 六一四
十七	同	晨六點半 四 六一二三		十二點 七 六二一六		五 六二〇九
十八	江川	一 六一八一	上午九點 四 六二〇九	六 六一八八		六 六二〇九
十九	同	晨六點 一 六一八八	上午十點 五 六二〇二			
二十	道中	晨六點半 二 六二九五		五八一		晚四點半 八 五九四二
二十一	同					晚四點 三 六〇〇一
二十二	同			三 六〇二		

風向	風力	天氣	評驗
東北	小涼風	陰和	上午九點半風雨表蠡數係在道中最高之頂所記其餘係各日上午七點並晚間歇息時所記
同	同	和雲	
東東北	同	晴早晨濃霧	十三日下午三點之風雨表蠡數係歇息時所記
東轉東南	同	上午十一點天雲盡日陰	十四日下午二點抵通海
東南	同		上午九點離通海風雨表蠡數係是晚歇息時並次早所記
北	同	晴甚微雲	
南	同	晴甚	
西南	同	晴甚雲	十二點時風雨表蠡數在湖口所記是晚三點抵江川
同	同	同	八點半去江川十二點時風雨表蠡數在道中最高之頂所記其四點半時風雨表蠡數都歇息時所記
西北	同	晴甚	
西西南	同晚間冷	同	

西歷一千八百六十七年十二月

日	地方	寒暑表並風雨表數 (一)	寒暑表並風雨表數 (二)	寒暑表並風雨表數 (三)	寒暑表並風雨表數 (四)
二十三	自江川向雲南道中				
二十四	雲南		上午十點 六度 六〇三四釐	十二點 七九 六〇二九	晚三點半 一〇五 六〇二九
二十五	同	晨六點半 一五 六〇〇九	四二 六〇一	七八 六〇一七	一〇八 六〇一
二十六	同	上午七點 二五 五九九五	上午九點半 四五 六〇〇一		晚三點 一一 五九九五
二十七	同	三五 五九九五	四六 六〇〇一		一二五 六〇一一
二十八	同	三五 六〇一一	上午九點 三五 六〇一一	九 六〇一一	晚四點 一二五 六〇一一
二十九	同	二五 六〇一一	四 六〇一一		晚三點半 一一 六〇一七
三十	同	晨八點 二五 六〇一一	上午十點 六 六〇一七		晚四點半 一一 六〇一一
三十一	同	晨七點 四 六〇〇九	六五 六〇一一		晚四點 一二五 五九九五

風向	風力	天氣	評驗
西	小涼風	晴甚雲輕	風雨表之盤數係在雲南大湖邊岸所記
同		同	同
西西南	下午和風	晴和甚天際輕霧	是晚一點鐘抵雲南
同	同	同	晚五點半寒暑表十度半風雨表六百〇一盤一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好風	同微雲	

西歷一千八百六十八年正月 同治七年

日	地方	寒暑表並風雨表數				
初一	雲南	晨七點 四度 六〇三二五		下午二點 一〇八 六〇〇一	晚四點 一三 六〇二一	
初二	同	晨八點 四 六〇一	上午十點 五六 六〇二		一三 六〇〇一	
初三	同	晨七點半 四 六〇一	五 六〇二		一〇八 六〇一	
初四	同	三五 六〇〇一	上午九點 四八 六〇〇八		下午三點 一〇八 五九九五	
初五	同	四八 五九七五	上午十點 七二 五九七五		下午三點半 一二 五九五五	
初六	同	晨六點半 五五 五九七五	九二 五九七五		晚五點 一三九 五九六八	
初七	同	晨七點半 六五 五九七五	上午九點 七二 五九七五	上午十一點 二五 五九五五	晚四點 一三 五九四九	
初八	道中					
初九	同				晚四點半 一二八 五九四九	
初十	同			下午一點半 五五 五九八二		
十一	同			十二點 一〇 五九九五	晚四點 一三二 五九八八	

風向	風力	天氣	評驗
西西南	好風	晴甚微雲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西南轉西西南	最好風	雲頗密	
同	同	晴	
同	同	同	
東北	小涼風	晚間天陰	上午十一點離雲南
上午西南下午東北	上午和風	向午雲開晚東北風起天又陰	風雨表盤數係於陽陵所記
東東北	小涼風	陰冷下午雲開數次	風雨表盤數係於九解所記
南晚轉西南	和風	上午雲甚下午晴	風雨表盤數係於陽解所記

西歷一千八百六十八年正月

日	地方	寒暑表並風雨表數				
十二	雲南向扛村道中				晚五點 二三 五九四二	
十三	同			十二點 一〇 六〇五六		
十四	扛村		上午十一點 七五 六〇五六	一三 六〇四二		下午三點半 一四二 六〇一七
十五	道中				三 五五二	
十六	同	晨六點半 五五〇七			晚四點半 一二 五五八六	
十七	同	三 五五七三		五三二九	晚四點 一三五 五六六八	
十八	同					
十九	東川		八 五八一七		一〇 五七九八	
二十	同				九 五七八五	
二十一	同	上午七點半 五 五八一	六 五八三三	八 五八一	一〇 五七九二	
二十二	同		七五 五七九二			一五 五七七三

風向	風力	天氣	評驗
南西南	和風	晴早晨薄霧	
同	山壁迴風	同	風雨表蠡數係於江村所記
南轉南西南	同	同	
西南不定	和風漸緩	晴甚微雲	是日五點與次早五點之風雨表蠡數係於得昌東所記
南西南	和風	同	
西南	和風迴自山壁	晴甚	是日十二點風雨表蠡數係在路腰過峽之處所記
同	同	同	是晚六點抵東川
同	同	同	
西南轉西西南	冷風	晴甚雲	
南西南	和風迴自山壁	晴	
同		同	

西歷一千八百六十八年正月

日	地方	寒暑表並風雨表數				
二十三	東川	上午七點半 六度 五七八五[illegible]		十二點 九二 五七八五	下午四點 一二 五七七九	
二十四	同	五五 五八一	上午十點 六五 五八一七			下午五點 一〇四 五七九二
二十五	同	上午八點 四七 五七八五	上午十點半 六 五七九二			下午四點半 一一 五七七三
二十六	同	上午七點半 三八 五八〇四	四 五八二九	下午三點半 七 五七九二		
二十七	同	上午六點半 二 五八〇四	上午十點 四 五八〇四		一〇 五七七九	
二十八	同		五二 五七八五	下午三點 一〇 五七七三		
二十九	同	上午七點半 四二 五八一				
三十	道中				一五 五九三六	
三十一	大理					下午五點 二〇 六六五九

風向	風力	天氣	評驗
南西南	和風迴自山壁	晴	
上午靜下午西南	小涼風	晴雲日上時濃霧	
西南	和風	晴甚微雲	
靜		早晨陰雲十點開晴甚	
午後南西南	和風	同	
南西南	同	晴甚	
上午靜十一點後南西南		晴甚早晨霧	
西南	和風	晴甚	上午十一點半離川東
同	同	同	風雨表蠡數係在沙金岸崇哥地方所記

西歷一千八百六十八年二月

日	地方	寒暑表並風雨表數				
初一	自東川向大理道中	上午八點半 一六度 六〇三三釐			下午三點 一四 六〇三三	
初二	同		上午九點半 五五八六		下午五點 一六 六〇四二	
初三	同			十二點 五三四二		晚九點 一三八 六二三六
初四	同				八八 六〇四二	
初五	同	上午六點 六 六〇四二			一三 六〇二一	
初六	會理	上午七點 三五 六〇二一	上午十點 五 六〇三五		下午四點 一四七 六〇四二	
初七	道中					下午四點半 一五 五九〇八
初八	同					下午六點 二五 六四一五
初九	紅卜苴	上午八點半 一四 六四三二	上午九點半 一五 六四三四	一七五 六四二五	一九 六四〇四	
初十	同	上午七點 二五 六四九六				一八 六三八七
十一	同	二 六四二二		一七 六四三六		

風向	風力	天氣	評驗
西南轉西西南	和風	雲密二點後天變天際起風	早間風雨表蠶數在蘭江水面所記晚間係於江內高處所記
同	同	晴雲	早間二點風雨表之蠶數係在於道中最高處所記其晚間係於大州所記
西南	好風	晴早間密雲	十二點風雨表之蠶數係所過雪山之上所記晚間四點係於滄州所記
同	小涼風	上午雨一點後開霽	
不定	微風	稍清和微雲蔽日下午五點微雨	約下午四五點時抵會理州
微風		晴	
西南	小和風	晴甚雲輕	約八點半時離會理州
同	同	同	下午四點抵紅卜苴
同	小和風午後晚自晚至間和風夜間生寒	下午濃雲	
同		晴雲	
微風	同	晴甚下午微雲	

西歷一千八百六十八年二月

日	地方	寒暑表並風雨表數				
十二	自紅下直向馬善道中	上午八點半 一二 六四三				下午[illegible]點 一八 六五九
十三	同			上午九點半 六六五三		下午六點 一二 六五〇七
十四	同					下午四點 一五三 六五四四
十五	馬善道中	上午八點 一二五 六五七		十二點 一二五 六五五六	下午三點半 一七 六五二九	下午五點半 一九 六五三
十六						一五 六〇六三
十七	同					下午四點半 一五 六二七
十八	同	上午八點半 六〇四九	下午一點 一五 五八三		一五五 六二八八	
十九	同					下午六點 一七 六三七
二十	同				一七 六〇四二	下午五點 一五 六〇四九
二十一	同			五八六四	下午四點 五五 五五七三	
二十二	同	三五 五三八二		下午二點半 一〇七 五九〇八		

風向	風力	天氣	評驗
微風	冷	晴甚下午微雲	十二點離紅卜直
東北	輕風	陰雨盡日入夜大風雨八點開霽	上午九點半風雨表韲數係在白水江金沙江交流處所記
西西南轉西北	微風	晴雲	下午四點抵馬善
西南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風雨表韲數係在江右山峯所記
同	同	同	下午一點風雨表韲數係在舟次所記
南西南	和風	日間天清午後微雲蔽日	
西西南	山壁迴風	早間迴風過後微雨濃雲盡日	
西南	和風	雨盡日	自二十一日起沿江而行其風雨表數均在江岸所記
同	山壁大迴風	天氣頗佳雲	上午八點半風雨表韲數係在江渚過峽之處所記

西歷一千八百六十八年二月

日	地方	寒暑表並風雨表數				
二十三	自馬善向都琴渚道中		上午十一點 二一 丟六〇七		下午四點半 一五 六三三六	
二十四	同			十二點 六 壵四七九	一三 六〇〇一	
二十五	同			九三 丟六一四		晚九點 一五 一五 六三三八
二十六	同				下午三點半 一三七 壵五一	下午五點半 四 五九二三
二十七	都琴渚道中			一三七 丟九二九		
二十八						下午三點 一七五 六〇六三
二十九	同				下午三點 六五 壵八九三	

風向	風力	天氣	評驗
上午靜下午西南	山壁迴風	天氣頗佳雲	
南轉南西南	和風	陰雨不定	午十二點風雨表釐數係自臨并賓川兩江交界之處即是晚四點到之處一點時至賓川弁橋交界之處風雨表五百四八釐九
南西南	大風	晴雲	
東南下午轉西南	小和風	晴甚微雲	下午三點半風雨表釐數係在弁橋西山所記五點抵鄧瑟渚次日上午八點離鄧瑟渚二十九下午一點抵香關即大理口
西南	小涼風	晴雲濃	
微風		晴微雲蔽日	
同	同	同	

西歷一千八百六十八年三月

日	地方	寒暑表並風雨表數				
初一	香關				下午三點 一四度 五八九三釐	
初二	道中					
初三	大理	上午八點半 一三二 五八七八		下午一點半 一六 五八六四	一七三 五八四一	下午五點 一六五 五八三五
初四	自大理至東川道中					
初五	同					一三 六二四五
初六	都尋漕			一八三 五九五五	一九一 五六九二	一八二 五九三六
初七	同	上午八點 一四五 五八九三		一六 五九三九		一五 五九二九
初八	道中					下午四點 六二三五
初九	同					
初十	同					
十一	解查地			一五 六二五九	一六 六二四八	

風向	風力	天氣	評驗
南轉西南	和風迴自山壁	陰清和	
同	好風迴自山壁	晴甚山上有雲湖西雨雪	下午四點抵大理
上午微風下午西南	涼風迴自山壁	同	
同	好風迴自山壁	同	上午六點離大理
同	同	同	五點時風雨表高度係在廣鎭坪所記
同	同	同	上午十點抵都翠清
南轉南東南	微風	陰下午二點微雨	
同	小和風	霧雨至午晚稍霽	下午三點抵弁橋
西西南轉西西北	下午好風	清和下午雲夜間冷	此間一帶之風雨表盤數核驗甚準
西轉西西北	好風	晴甚雲輕	在白驛小憩
午後南轉南西南下午南西北	和風	陰早間微雨	

西歷一千八百六十八年三月

日	地方	寒暑表並風雨表數				
十二	解查地向那達隄道中				下午二點 一七 五八七八	
十三	同					下午六點 五八四八
十四	那達隄			十二點 二〇 六〇二	下午二點半	下午四點 二一 六〇三
十五	娘笨渚			二二四 六二二六	下午三點半 二三三 六二〇九	
十六	道中		下午一點半 一六六 五七九八		下午三點 一七二 五七八五	下午六點 一五九 五七九二
十七	江洲渚		十二點 一六 五六四八	下午二點 一六五 五六二八	下午四點 一六四 五六一四	一四八 五八一四
十八	同	上午七點 九八 五〇六	上午九點半 一二八 五六一四	十二點 一五五 五六〇七	下午三點 一七 五五八六	
十九	道中	上午九點 六〇六五		六三四八	下午三點半 二八 六四六	
二十	同	上午八點半 六二三三		下午一點 六六〇八		
二十一	紅亽苴	上午七點 二〇 六三九九	二三 六四〇八	十二點 二四 六三九三	二八 六三五一	
二十二	同	二〇 六四三四	二三 六四三五		五七四七	下午四點半 二六 六三四

風向	風力	天氣	評驗
下午西不定	和風	晴甚早間風靜晚間雲輕	
同	好風	同	
同	同	同	上午十點抵那達隄
同	同	同	上午十一點抵娘茶渚
上午西北下午轉西西南	同	同	是日離大理通衢向南取道而行
同	同	清和甚雲輕	十一點到江洲渚
西南	同	同	
西不定	和風	同	是日下江洲渚三點至入窩解
同	同	同	
午後西西南	同	清和天無片雲	一點過金沙江下午五點抵紅卜苴
午後南西南	同	清和微雲蔽日	

西歷一千八百六十八年三月

日	地方	寒暑表並風雨表數				
二十三	紅卜萓向會理道中					下午四點半 二一度 五六九三釐
二十四	同		上午十點半 五六四一			
二十五	會理		上午十一點 二〇 六〇七七	十二點 二一 六〇五六	下午三點半 二一五 六〇四二	
二十六	同	上午七點 一五八 六〇四二	一九八 六〇四九		二一五 六〇四二	
二十七	道中					二五 六〇四九
二十八	同				下午二點 一七 六二三三	
二十九	同		一〇四 五四三四		|	一八六 五六七五
三十	同					下午六點 一七二 五八一
三十一	同	上午九點半 六八四四	上午十點半 二四 六六九一		二六 六六六三	下午四點 六 六六四九

風向	風力	天氣	評驗
下午西南	和風	清和雲	風雨表度數在會理州所記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上午七點半離會理風雨表度數係在利諸所所記即二月初三所過之市鎮
東北	午好風迴自山壁	陰冷下午三點微雨	
西南	和風	晴甚天無片雲天際微霧	
西西南	同	下午微雲同蔽日	上午九點過蘭江十點半抵㶒哥
西南	同	晴甚雲	

西歷一千八百六十八年四月

日	地方	寒暑表並風雨表數				
初一	蒙哥	上午八點 二三度 六七六釐		十二點 二四 六六八二	下午四點 二七 六六六五	下午六點半 二八 六六七二
初二	同	二二 六七五			二七 六六七二	
初三	道中					
初四	東川					下午五點半 一七五 五七九八
初五	同	上午六點半 七八 五八一七	上午十點 一四 五八二九	一七五 五八一七	一八 五八三三	
初六	同	上午七點 九八 五八二九	一三八 五八四八	一四二 五八三五		下午三點半 一四五 五八一七
初七	道中					
初八	同		上午九點 五六二			下午五點 一九 六〇五六
初九	同				二四二 六三五一	下午五點半 二三五 六三三七
初十	同			下午一點 五六八八	一四 五九五五	
十一	同				一四 五九二八	

風向	風力	天氣	評驗
西西南轉西	好風	晴甚雲	
西北	小涼風	同	
西西南	和風	同	上午六點半離蒙哥
同	同	同	上午十點抵東川
西不定	同	同	
北東北		上午陰近午微雨下午開朗	
微風		晴甚雲輕	上午九點離東川
上午靜下午北東北	小涼風	上午七點陰八點至十二點大風雨	上午九點風雨表釐數係在道中高處所記
北東北	同	晴傍晚陰七點後雨不歇	是日二點半抵江底卽牛欄江口
微風		陰雨不歇	十一日 下午一點風雨表釐數在江之右岸高處所記
同		同	下午二點抵昭通

西歷一千八百六十八年四月

日	地方	寒暑表並風雨表數				
十二	昭通	上午七點 一三度 五九二五釐	上午十一點 一五 五九三六	下午一點 一五 五九三六	下午四點 一八 五九二九	
十三	同		上午九點 一二 五九六二	一七 五九六八	一四五 五九四九	
十四	道中	上午六點 七五 五九八一			一四 五九六八	
十五	同					

風向	風力	天氣	評驗
西南	小涼風下午冷轉東南	晴微雲蔽日下午陰四點微雨	
北東北	小涼風	陰雨	
同	同	陰稍清和	上午八點離昭通
南西南	小和風	晴密雲	下午四點抵大關

總核以上所記風雨表數驗湖邊一帶和折高度以西連東埔冶北至金沙江南抵東京江東距廣東江二千尺爲界其湖面較瀉水之江面高逾千尺至平原之廣狹高下堪擬諸墨西哥且風向亦同故遠印度之濱年有東北信風而內地平原之風勢順而力猛者則皆西南與西西南也春之三月天清序和東北信風常川不變資其滋息生長甚於印度餘則或北或東釀雪帶雨其連壤雲南之地氣候定準或冷或和折中計之較歐羅巴和折氣候不見差異斯行所攜機器風雨表分至六百一十度止當已敷用間或有過者亦祇六

百二十五度、仿比例法推之、數尺之內、不能差一釐、此後再行加意詳覘、使其差祇及十分釐之一、并就所歴道中高處、皆以陽氣風雨表測記、以爲後日較對之助、友人得那囑將所記機器風雨表驗槖旋法時、以水銀風雨表較對、嗣卽愼密較驗、求壓氣與道中歴記機器風雨表之度數等者、較以水銀風雨表釐數、其在六百二十五度之內者、與前所云三釐之差恰符、逾於六百二十五度者、又當別論、茲特以陽氣風雨表爲準、較驗差數、自六百十度至六百二十五度、列表如左、

水銀風雨表	差
六二二四	
	七一
六一五三	
	二一五
六〇四一五	
	一一八五
五九二三	
	八一五
五八四一五	
	六二五
五七七九	
	九二
五六八一	
	一〇二
五五七九	

機器風雨表	差
六二五二五	
	一一五
六二四一	
	一六
六二三五	
	一九
六二〇六	
	一一
六一九五	
	一
六一八五	
	一五
六一七	
	一四五
六一五五五	

五四七九	一○	六一四○五	一五
五二二九五	一四九五	六一二	二○五
五二六六五	六三八	六一一	一
五二○四	六二五	六一○五	○九五

風雨表差度既無大錯其上下者祇一二釐、耳凡推所歷各地高度、以新澳門風雨表度折中爲率、準於牽止舊著之地書所云在海上者、十二月正月、則以七百六十八釐爲率、二月則七百六十七釐、三月則七百六十六釐、四月則七百六十二釐、零寒暑表曾經德士鎬彈驗於野家勞郎東埔治之

上約北緯二十九度處一千八百七十年十一月（同治九年庚午）新報中余評斯土寒燠之說在焉寒暑表在斯土其升降之度自一千八百七十年十二月至七十一年正月祇在氷綫下四度至二十八度當時風向皆南與西南有雨始轉北也風雨表用諸雲南高平原者風恬則升風來則降而東風較之西風其降爲尤甚也

西歷一千八百六十八年四月

日	地方	寒暑表並風雨表數				
十六	大關	上午六點 一三度 六四七釐	上午十點 一五五 六四七九	十二點 二〇 六四七九	下午三點 二三五 六四五七	
十七	道中				二五 六六六	
十八	同					下午三點半 二六 六七五九
十九	同					二〇五 六九六
二十	同					下午四點 二七五 七〇七四
二十一	老鴉灘	二〇五 七〇六	上午九點半 二三三 七〇八	二三五 七〇七四		
二十二	道中					
二十三	龍溪					
二十四 六	道中					
二十七	敘州					二六 七二五
二十八	同	二三 七一六				下午三點半 三〇 七一六

即金沙江

風向	風力	天氣	評驗
西南	小涼風	上午晴下午三點天變風雨	
同	同	晴雲	上午六點半離六關
東北	和風	陰六點稍開朗晚間大風雨	
同	小涼風	陰雲	
西南	輕風	晴微雲	下午一點抵老鴉
同	小涼風	清和半陰	
同	同	同	上午六點離老鴉下午五點抵龍溪
		晴早間霧雨	
北東北	小涼風	清和雲	廿四日午九點離龍溪廿六日下午六點至九點風雨是月十二點抵敘州
同	同	清和甚雲輕	
同	同	同	

西歷一千八百六十八年四月

日	地方	寒暑表並風雨表數			
二十九	敘州	上午九點半 二五八 七一八七	上午十點半 一 七一九	下午三點半 二五 七一六九	
三十	同	上午六點 二二五 七一七九	上午十點 二四六 七一九	二五 七一七七	下午八點半 二五 七一九七

風向	風力	天氣	評驗
東東北	小涼風	上午陰 向午晴 下午九點風雨	
同	同	風雨	

西歷一千八百六十八年五月

日	地方	寒暑表並風雨表數				
初一	敘州	上午六點 二三度 七二三釐	上午九點半 一九二 七二〇三		下午二點半 二二二 七二〇二	
初二	同			上午十點 一九二 七二〇三		下午四點半 一八八 七一九八
初三	同			一九 七二〇二	下午四點 一九五 七一八四	
初四	同			一九五 七二一八	下午三點半 二〇九 七二九四	
初五	同		二〇 七二八六		下午三點 二三三 七二五五	下午六點 二三 七二四四
初六	同	上午八點 二〇 七二三				下午四點半 二三三 七二〇二
初七	同		二			二四 七一九九
初八	同		二二二 七二五五			下午四點 二五 七二三
初九	下藍			二四 七二三五	十二點 七二五	二七五 七二二
初十	江道中	二四五 七二三			二七五 七二一五	下午三點 三〇三 七二〇二
十一	同	上午五點半 二五五 七一九五		二八 七二〇四		下午四點 三 七一七五

風向	風力	天氣	評驗
東北	大不定	陰雨下午風雨	
北	小涼風	同	
靜		陰	
西不定	小涼風	清和半陰	
西南	同	晴甚雲輕	
微風		清和半陰	
西西南	微	同晚間十點風雨	
西南	小涼風	稍清和雲蔽日	
東東北	上午小涼風	晴甚雲輕	十一點四十分離敘州晚六點半抵納溪縣 晚間十點寒暑表二十九度
同	小涼風	同	
靜		晴甚天無片雲	

西歷一千八百六十八年五月

日	地方	寒暑表並風雨表數
十二	江道中	上午十點 二九六五度 七三三五度
十三	同	二三 七三一
十四 十五	重慶	二〇八 七三〇九；下午六點 二一八 七二八六
十六 十七	同	二四 七三五一；下午三點半 二九 七三二
十八 十九	道中	十八上午十一點 七三八；十九十二點 二四 七三七
二十 二十一	同	廿一下午三點 三一 七三四五；廿下午四點 二八 七三四
二十二	同	三一 七三六
二十三	同	三〇 七三八八
二十四 二十五	同	廿四 三〇 七四六；廿五 二八 七四七五
二十六 二十七	同	廿七 二七 七四三六
二十八 二十九	同	廿八 二七 七四五六；廿九 二七 七四三六

風向	風力	天氣	評驗
靜		密雲午雨	
西	小涼風	陰雨晚間天變大雨	上午十一點抵重慶府
東北轉東東北	同	同	測驗之處較江流水面高四十尺許
西西南	同	晴甚雲輕	
東北	和風	十九日陰雨	十八日上午十一點風雨表[illegible]數係在重慶江江面所記下午一點行
同	微風	晴微雲蔽日西南大風	
東東北	和風	晴甚雲輕	下午八點半抵夔州府
東	同	陰大風下午疏雨	下午三點離夔州府
同	山壁迴風廿五日殺甚	晴甚廿五日半陰	廿五晚十點抵宜昌府
東南轉東東北	小涼風	清和雲	廿六下午四點半離宜昌府
西南	小涼廿九大谷	最清和雲蔽日	

西歷一千八百六十八年五六月

日	地方	寒暑表並風雨表數				
三十	道中					晚五點半 二七二 七四二五
三十一	同			下午三點半 二七五 七四三五		
六月初一	同					二五五 七四七四
初二 初三	同				初二晚六點半 二六 七四五	初三 二八五 七四四三
初四	同					晚五點 三〇 七四七
初五 初六	同			初五下午三點 三二 七四六四		
初七 初八	漢口			初七 三四 七四九		

風向	風力	天氣	評驗
南轉西南	和風迴自山壁	最清和雲蔽日	
西	小涼風自北來冷甚	晴雲	
東北轉東	小涼風	最晴輕雲	
西南轉南		最晴天無片雲天際霧	
早間東東南晚間東北		同微雲蔽日	
東不定		同	初六日上午七點抵漢口
東北不定		天氣重大風雨傾注	

藍江以下、氣候全非前則風順氣燥雨多近則氣煦風野陰晴不定其寒暑度升降偶爲黃道以內所罕有者曾在北緯二十八度之敘州驗十二日之久其風雨表升降界於七百十四與七百三十二之間相去爲十八釐巴拉期士棠亦驗七日界於七百二十七七百三十八相去爲十一釐東北風或東風則雨西南風或西風則晴寒暑度遇西風則速升東風風靜則降此藍江一帶之氣候也如此氣候在歐洲則異惟中國則然達維衣在九江一年其測驗確實據云當七八月湖北江西均東北風至海上信風則皆西南之向蓋中國

多有寒暑偏甚之處、自蒙古沙漠以下、隨地而異、皆未及探驗、茲特將身歷者記之而已、

東埔治以北探路記卷十一

目錄

遠印度左近山河形勢

西藏平原、介於喜馬來雅山之北、崑崙山之南者、五江出焉、五江者、曰怒、（即薩爾恩）曰伊拉烏抵、曰瀾滄、曰湄、曰洋子也、各源距江甚遠、同傾于東、至東經九十六度、北緯二十七八度間、越山而行、其距愈遠、分爲兩路、一入于猛加臘、一入于中國海、

喜馬來雅山之東界、近于崑崙山、江流至此、爲之一束、故二流相距、祗四十五法里、緣高山間分、不能越流、而當沖之凹窪、深至千五百法尺、或千八百法尺、近据探路人員、謂洋子

江當近東川府蒙哥之處、介于石壁間者、深至八百五十法尺、

山之介于各江者、勢廣而支多、沿江而行、近海始止、江之源于各山者亦復不少、然不及五江之著、計其江曰亞拉剛江、曰西闌江、曰得那失勒江、曰荅乃江、曰桑江、曰廣東江、得那失勒之流、漑及緬甸印度至英屬地數處、湄南江爲暹羅著名之江、荅乃江或名帥剛江、在安南法屬地界、桑瓜江源于礦土最富之山、入于東川湖、此外尚有餘支、較此尤遜者不能及也、按江之流長而廣者、無逾五江、五江夾岸地土、當發

帥岡江卽西貢江亦卽前文之西弓河

源之處、多皆草塞、種植者少、及其近海之口、則皆地腴民稠、植產富衆、爲天下冠、南洋子江口一帶、尤無與儔也、大江之在安南者、源固相近、趨流亦略仝、至入海之勢則迴然異矣、其勢有足紀也、其最曲者無如怒江、源西流東、阻十喜馬來雅山、曲行南向、繞過山脚、折向西行、會衆河、並喜馬來雅南山之瀑、仝歸剛治湖、其餘者勢尙稍順、枝分如箠、或爲山銳所分流、如鷄掌者、均由湖潺漸入于海、洋子江出西藏、勢皆東北入中國、江南舒展、受支渠之水、緩黃河之勢也山之介于怒江伊拉烏抵江瀾滄江、及介于瀾滄江湄江者

嘛喇呷卽明史之滿剌加

祇能舉其曾經游歷之處、餘不贅、緬甸猛加臘與碩大岡平原交界之處有山、其勢漸漸低降、遇亞拉剛部至泥克來入海、其脈似直達于安荅滿呢咕叭蘇門荅臘瓜哇等島、阿瓦薩魯懕中之山、係會連低廣小山而成、惟北向漸高、卽與喜馬來雅分脈處也、其介于瀾滄江湄江者、去爲西藏之界山、或尖、或凸、或員形勢之最不定也、

諸山之中有克線東城、乃緬甸之省會也、地雖高而不能周覽天平、緣海上尖峰凸起、繫連不斷、緬甸全被遮蔽、暹羅要處亦有不見也、其脈皆由本山分派、出爲兩支、一抵嘛喇呷、

爲緬甸之江界、一向巴夫班與普薩之山、而爲暹羅柬埔寨天然之界也、

江流之勢有二、其源皆從西藏中國而來、一自西向東、如洋子江等是也、一隨子午線之向、如柬埔寨江等是也、島嶼則自南如蘇門荅拉嘛喇呷台灣等溯而上之、皆從北氷洋來也、

遠印度大山、連亘相接、過暹羅嘛喇呷阿瓦亞拉剛各處、其脈皆從暹羅港馬拉荅猛加拉出爲旁伯梨定二界線、一自孟加拉港出安南直透中國、越洋子江中流達北直隸港、阿

西人以中國之大江爲藍江

摹江入阿高海出爲金剛山與高麗半島東之大山又從阿摹江之中流上至日本島一帶順島勢環抱而北也連山之腰有一節在藍江之處劃四川湖北界如冰裂紋而過之其高距江面約六百或一千英尺江之兩岸鋪灰石煤石沿東北而上不知所之又一脈之山自廣東沿東北而上劃于高麗南界自廣東之南則至海南島與瓊州諸名山爲伍喜馬來雅山之東小山蝟集斜坡連亘直趨印度海或中國海諸山環抱之中成肥泥之汙澳爲發源西藏長江之流所注也其餘湄江伊拉烏抵江湄南江薩魯思江等悉以資諸平原

之沃壤、散薩普薩巴大班各近海之山、近日潮漾漸遠、坡岸漸高、亦成沃野、許愛廣東爲下安南柬埔寨出粟之府、四山瀉水、窪地成渠、謂之天然渠、互相連絡、其深者日有數時可駛輪船、由法屬地直抵其源、法之兵旅多有行者、其潮信與江潮遞反、駛舟甚易、祇須三人、卽能駕二三十噸之小舟、趁潮而行、毫不失事、有船到此、皆抛錨渠口、俟潮上舟旋、起錨順流、亦無虞失向也、柬埔寨北之平原、不遜于南掌左近之地、惟地稍高、而天然之渠無有也、然藉印度中國各山所瀉之水、尚足灌漑、而山岡石礫、遙接安南及普薩等山、地不純

廣、故其種植不如南掌也、計其平地廣七十五里、長二百里、界山連亘、礦產極富、年七八九月、雨水當令、溪瀑盡漲、濱海皆淹、恰藉以肥地也、

自帥剛至敘州一帶搜礦紀要

西歷千八百六十六年六月初五日、自帥剛起行、凡五日均在柬埔寨三角形之內、其地江河多支源、或自安南、或自普薩或自巴大班山等處淤下之地、介于江河者、其質因河流而異、產石者居其大半、所產之石、考之地學、等于博高、安南名爲邊和石、或以砌隄、或供常用、非良質也、鐵產極少、因土人開取之法未精、故凡歐洲人通工之處、皆取易而値賤也、南本亦多產石、在柬埔隆時、于柬埔寨江岸近城之處見之、土人于近城鑿井下取、盡皆邊和石、其石祗入地三尺五寸、

此親察所見也、石之近于崗脚城邊者、率皆小塊此行驗一帶礦土、其成礦皆圍佈崗邊、雖深淺不同、而皆隨其結礦時之地勢、鉄礦皆散而不聚、或有產汙原之中者、石產惟邊和石爲最旺、用亦最廣、在盎高爾則偏地皆有石件之製、佈散境內、而石工多聚處山邊、離城甚遠、意必其地採石較便于近城之故也、湄江岸亦產此石、其礦入地低于江面、約四迷盧、阻于江流、未克親見也、尚有數處、東則安南法屬柬埔寨之邊和山、班那山、西則普薩山、巴大班等處、均產石之區也、

六月十六十七兩日、由東埔隆西南六千法尺一派岡上而行、卽搜驗烏東山、形勢出產、該山距平原高約四十法尺、由東南趨向西北、巴大班係其續脈、山上各峰、悉皆寺宇、並東埔寨前王之舊陵、山封薄土、細草小樹生焉、中盡梨石、偶爲風雨漂洒、衰草野燒、石多露見也、東埔雖之山、東北出鉄、普薩之山、以及烏東河之上、所產石類甚多、堅石、花剛石、大理石、灰石、不等、

盎高爾平原、西北界山、東界東埔雖、西界大湖、中多低濕泥原、樹林礦產均少、偶有樹林、其下多沙、細而靑者、內金石甚

多、宜有金屑、洗金者皆在城址之邊、皆當農隙之時、其金質之多少、尚未審及、想亦難多獲也、

盎高爾舊製牌像之類甚多、率皆精淨可愛、有磚製者、至今依然莊美、當天氣晦霾、尤生古意、有石琢者、亦當時同製、今已色改稜模矣、石分四色、黃藍綠紅、色皆清艷、藍綠紅三種、紋細質結、堪以磨光、然琢工間有偏喜黃石者、想必易于磨琢也、碑像之屬、皆于各寺宇中見之、其石礦開距城址尚有十法里之遙、未曾親見、自此之後、由旱路步行、重探湄江至囊本、沿江而上、距克拉抵州三十五迷盧之處、岸左有斷岩、

高十二法尺至十五法尺者、土色素白、可以製磁時、或紅者、瀉洗礦土之水也、土之質、等于江西之高嶺土、中含細碎梨石、故其色白、江邊數峰形如鞍式者、中多此質、尙有腴土一塥、高約數法尺、葢于其上、土腴木旺、大樹叢生、設異日土人搜見、有如是富土、知爲製磁之良質、自必爭相採取也、
克拉抵城之東北數處石礦、皆係灰石、以之製灰、工易而質淨、故柬埔寨王盡以石灰建囊本之宮、
湄江之流、介于克拉抵斯登呑者、挾泥而行、淤石窒流、甚爲艱險、當經過時、未能遂意詳察、適溪流高漲、形勢幾失、土人

以小舟渡行、僅能察江右之石勢、然尙有未可據憑者、流冲石轉也、一路情景、遺漏甚多、緣蜷伏小舟、莫能周覽、故祗記所見者、計檢取之石曰鮮尼脫石、露見于克拉抵地面也、曰巴來阿、畢洛生尼克、曰倭日脫精絡結成群、達江而過、曰地藏小石、曰粗石、斯登呑之下所常見也、是處之石、色藍而質硬而紋細、其礦勢由東向西、在北緯十五至二十度之處也、尙有二種沙石、質不甚著、一爲黃石、質類靑金石而脆、一爲微紅石、質粗而堅、乃粘會靑金石白石而成者、一路大石常有、似皆不出前諸石所成者、其質當爲較佳、

七月二十二日至八月十四日、在斯登吞、當湄江阿拓普江會流處之南掌土村、覘江岸一帶、江之右、地皆沃野、四面無山、祗有小崗、高逾江面十數法尺、與阿拓普江流平行、環村之東南、自安南大山遙分一脈、由江右接柬埔寨之柬埔雖等山、委蛇斜曲、樹木叢蔭、土黃沙黑、草卉繁生、山骨不露、惟崗脊間見有小石、然皆大不逾拳、斯登吞之東瀑流灌于阿拓普江者、距其入江之口、約五千法尺、一帶產石、皆倭非脫、含鶯勒礦質、並小黃石、其間墒之處、或生梨石、江之左、石崗林立、據土人云、崗之脈、係由江右連脈跨江而過、當時江流

漲沒、無從辨認也、斯登吞城之南、江之左、一崗較剛袍約高四十五法尺、出細紋灰石、

仙盤阿拓普之間、崆江之右、有山曰眉皁、譯曰竹山、近山之江曰竹江、產鉛礦、土人採煉、未能如法、故皆不淨、似爲東埔雖之鉄所雜、按此處由阿拓普江水程距法埠未遙、應宜設法採煉、足以生財也、斯登吞康洲之中、產粗石極多、水中凸起、連于坡岸、一帶皆是也、

康洲形勢、近漸變易、自東至西、泥流壅塞、急湍不通、船隻不行、窪注而成大湖、成湖之後、江面尙廣、小島星布、卽土人亦

莫能悉舉其名也、江水趨下、距二千法尺之遠、其水面高低之較、已有二十餘法尺、當急湍之處分爲八支、廣狹不一、中惟一派爲溪流、餘皆山瀑也、聚于康洲之脚、如簏之分支焉、江流壅塞之處、自近安南邊之向、漸漸汙深、迤邐向西、江流出處、則介于五崗、五崗者圍列如環、其最高者、計四五百法尺、距于江面、其四崗在江外之西、一在島中之南、崗中草木繁盛、江流到此、紋勢較深于他處、流勢始傾西向、無路可出、乃折向南、由崗之中間去也、

九月二十二三二十三二十四等日、攷驗康洲及臨江可及之

地、流之中、岸之畔、皆樓非石、梨石之質、精粗不等、中流多有之層塌甚厚、在坡邊者、質結藏土內者質精、當梨石厚結之處、有高嶺土、

江之右岸、康州之內礦質不純、或有名碩礫石者、質堅而塊大、或拉美勒質之鉀灰、名得迫礫石者、色黑而紋細、康州之山崗上所產者鮮、甚崗之南、近脚之處、產大灰石、與鉀灰多蘊土內、其厚薄層塌、莫從究驗、崗之尖頂、產石鬆脆、層分甚易、久爲風雨漂洒、化爲堅泥、色黃而膩、肥于草卉、難以加鋤也、當雨水之候、崗上螞蝗蝟集、恒宜加意、以防集吮、其餘各

崗、適阻雨未前、康州湍之下十三迷盧汙野之中、崇崗相連、由東迤西、臨江而立圓凸緊接、其高相等、大率高于江面二三十法尺、其互相接絡之脈、高僅及半、江流到此、分爲兩支、勢不甚急、周于洲外、上有市邑、地方官駐焉、康格洲距崇山約七八百尺之遙、布五峰、其四峰直連一線、一峯偏北、近于市邑、探路時在江干島上、遊歷數遍、常見有梨石、與黑中微紅之璞非石也、石硬爲合質色或白或黑間有紅點

康格洲近于市邑之峰、石廣而稜圓、約逾四十法尺、皆璞非石、上爲大塊、璞非梨石合質、間有堪爲三夾之綠沙石、其石

層厚有數法尺、瀑流中立、有此質、惟爲流水所淘、其外面之質與色俱變也、峰脚流中、有配三夾之塡土、內蘊佳石之塊、與新出之脆石者、其礦脈白而狹者、疑是高嶺土、直穿璞非石而過、內微有礦鐵質雜之、凡產梨石精與梨石、皆白梨石與珊瑚紅之梨石、隔層相間、故其礦淺紋曲也、康格山之各石受風雨能成銀光、而璞非石乃成灰色也、

排沙格會城、在湄江之右岸、屏山圍其西北、江流曲行、山阻之而返舊流、其兩岸大致相仿、惟沙石聚散爲不同耳、各山雖經搜驗、間或爲竹林刺樹所阻、未能造極也、城之西有寺

銅藍即中國所謂銅綠

曰瓦突、地廣土腴、土多棕色、于此高望、本山距江面數百法尺之處、有褐色碧沙彌砂石、色極光潔、聚梨石之粒質、粘結甚固、分層環抱山面、厚薄不等、營建多用之、風雨不能晦其色也、東北一山、高出平地約六七百法尺、其土與瓦突同、究驗時、甫行半山而瀑至、不能循石而求也、然所見之石、無異于前山、自排沙格至此、所搜求者均無大異、嗣後遵瀑逆上、見大塊沙石、中湧銅藍、現于地面、按而求之、銅礦在焉、

十一月初二至十二月初四日、搜驗介于湄江棠江內磬彤之地、自排沙格至棠江、上水一日抵薩拉凡、過棠江並阿拓

普之山嶼、下水行五日、抵阿拓普下三十迷盧之大拔、此時上崆江漸向西、過樹林之地、初四日、抵拔克堆在湄江之小支、與排沙格相對之處也、在排沙格時所見產質、並探訪江左一帶、多產鐵、鉛、錫、金、銀、鉀等礦、假令是處土人不懷猜忌、則所驗搜地學礦學、宜大有益、而耿東岩人謂金類多產於薩拉凡、薩拉凡人又謂在阿拓普、終莫能定、凡此類必以親歷者爲是、間或土人相告有可信之道者、姑誌之、以備覘驗、如在排沙格盡北之山寺、得銅錢二礦塊、謂係江右大山所產、地之相去非遙、嗣當覆驗也、

棠江右岸、故址甚多、率皆五稜石柱、間尙有立者、經水淹之處、漸就模稜、徑約三四法寸、自棠江口至小燒老一帶、並無奇異、岸坡高約十三法尺、皆黃土淤泥相雜、坡之高處、偶有紅土分鉀質甚多、河流中有碧沙彌小石、火山石碎、細者如沙、中流磊石、水退時舟行甚險、山之大支、礦產諸金並灰石、鉄礦、銀礦、銀礦爲麻好驗及餘皆新得也自小燒老陸行回棠河、復尋驗數礦、產于同南島嵎頂之下、近岸右者爲火山、產鉄屑極盛、有黑玉石穿土而出也、島中小凸叢連、火山碎塊、時見土中、或數凸圍連如環、其間汙土、甚爲宜木、其地質直至山下皆同、

棠河之瀑、廣盡河面、垂懸直下、高約十四五法尺、勢沖河流、當初下六七法尺處、注于火山流質所凝之盤石上、激而復下、始入河流、右岸之上離岸稍低、有火山石塊、長約二十法尺、闊數法尺、畧同于阿德士火山之石、河邊五角石柱、互相緊連、稜角完整、游探到此時、柱出水者七法寸有半、火山石塊上、有火山鎔質瀉凝成塊、約六法尺、周圍、其質不及火山石塊之堅密、易于加鑿、緣其迸發之時、不與火山石塊同一火穴、係由他處迸流、瀉凝石上、初形如圓角、直歷成團、故其塊面尚有圓紋也、更有一種火山迸發石質者、其堅密較甚

于前、裂縫繁雜、厚薄不等、似細小粗石、立相啣接、不易解塊也、其在河流瀑底侵水者、面皆黑亮、佈散甚廣、跟踪尋覓至逾于瀑源數百法尺、則皆沒于土中、同南島中、亦有火山源質之渣滓、近爲泥土遮滿、無從究驗矣、

自棠河瀑源、上至克淖村、一帶河流平坦、惟迫山之盡處、湍流較急、江泥較多也、介于帥廟與克淖、近于克淖村處、有瀑流、勢尚平、碧沙彌粗石、雁齒橫列、盡河之廣、河水源末相較、高約十法尺、流水傾河而下、漫雁齒瀉過、雁齒上下之水、高低殊甚、自克淖至薩拉、凡棠江曲環如弓、此行直超弦徑途

中偶見火山遺質、略同于小燒老、或火山鎔質之渣、或火山震裂所留之壑、爲火山鎔質凝成如盌、雨水恒居之、薩拉凡城爲薩拉凡部之會城、在棠河之西、或謂此處之山、富產金類、而銻爲尤盛、土人用爲葯餌、或以飾銅鐵也、

後二日、離薩拉凡、行火山殘蹟之中、初尙未覺、又一日至一崗、介于棠河崆河者、始知之、卽斜坡之下、得火山舊石、山泉之瀉于棠河者、中有火山凝質、高十二法尺至十五法尺、凝質厚約八法尺、似一氣凝成者、底襯小石、厚五法寸至一法尺、裂石層分、與排沙格等、其受熱氣蒸迫、龜裂斜方整式、形

如地板梁山之地至崆河之邊一帶火山遺質殆遍崆河之流至昆岡至大拔小石與梨石沙最多或聚會成堆水不能淹近地苗人每于水淺處淘沙揀金近復漸知藏金有一定之沙石因而擇處淘揀水殺氣燥之令日未嘗或間也其器有一木盆口斜長而底極淺所用以揀金者祇此一具凡檢得之金盛以竹筒或鵝管持售于市按此業得利甚微設暹羅官長責其輸稅必無有爲之者土人謂揀金祇就河沙無求于山土者此說未可盡信要當較土與沙所出之盛衰耳然土人深妨多慮搜求山上名質皆秘不可得

大拔之下、約數迷盧、產鉛在斯、登呑時、已見其礦塊、擬抵大拔時、自易尋覓、然土人皆深秘不淺、致起行二日、始探知前經迫近礦所也、

自大拔至拔克堆湄江口之上、火山遺質、遍佈河流、瀑流之中、亦有、惟康福阿之流、偶有璞非小石、亦火山遺踪之內也、江口有小泉曰克那、譯曰鹽河、土人於近泉處鑿淺井、汲水煎鹽、

總計一帶火山、自介于湄江與崆江、磬形內起、至棠江邊汙原之地上、所產金類多而旺、惟限于檢驗、緣所遇土人、非秘

卽悍也、山岩卓立于火山凝質者、類碧沙彌石、當抵大拔時、迫山所驗也、地之近湄江與排沙格對面者、石形如盃、絕類排沙格山石、其形式疊致無一不肖、至此土人禁爲引路、緣樹木緊連、愛護麋鹿也、

沿排沙格江上流、抵拔克滿一路、皆灰色沙石、質粗而結、間雜黃白二色靑金石之質、其在山上者、則南掌一帶皆有之、在江流中者、則或爲大水所僅沒之螺嶼石礁、當拔克滿格馬拉閒、江中沙石如壁、束流成峽、故其江面廣僅五十法尺也、棠河之上、江岸之左、浮石叢中、有古遺石精殘塊等類、

拔克滿一帶之湄江中、舟行甚險、滿江自西穿烏捲來滙、其流將近會流之處、亂石雜磊、阻滿如瀑、如是者十有餘處、計程只二十迷盧也、介于拔克滿與畢滿者石有二種、一爲江中梨質之石、色佳質堅、一爲地面列處恒有者、大小不等、角鈍、質含梨石而粗、間雜青金石質、即爲碧沙彌粘三夾值而成、當第一湍左岸上之石、質嫩易琢、挺生亂石中、不連土礦也、其亂石受水冲、窪成無數小澗、底皆小石、土人檢其色佳者、珍如寶玩、皆他處漂來之質、故自此抵烏捧求見有同者、江之岸廣野平坦、高出諸流、越平野即抵畢滿、土人云、向西

遠坦、直至滿江、東則以崇嶼爲界、湍泉所由出也、崇嶼支分有迤抵排沙格各山者、有趨北與江右岸平行者、排連林立、水流如瀾物質爲水漂者聚焉、嶼之下、平原汙坦、雨水時淹、溪流窪注成渠、勢甚平整、觀者疑爲人工時濬、其土黃中雜白泥如脈絲、沙蓋其上、厚約三法尺、烏捧之江坡卽在其下、古遺鉄泥常見土中、辨之甚悉、似非久藏土內者、緣此處均係新土、與安南汙原相似也、

烏捧鹽商極盛、皆販售柬埔寨醃魚之田、魚則漁自盎高爾湖、鹽則產于烏捧江右岸之地面、自烏捧由安那抵格馬拉、

經過之地、內有八千法尺、均鹽地、土人云、鹽地之盛、自東至西爲最、平野之介于烏捧格馬拉者、地面產質不一、有鉄泥含鉄頗富、足供本處之鍊用、提煉者有數處、大率皆在安那、或距安那東東北四千尺之地、過處亦有淺礦、產質有二、一爲屑鉄、等于邊和而含鉄較多、一爲結鉄、色較紅、結塊大如胡桃、或有稍小者、均易于研末、其礦雖淺、然無露佈于地面也、

格馬拉土紋波縐如水、上皆紫紅雜石、質嫩而微堅、層片厚薄不等、皆黃土覆其面、惟泉渠冲流之處、始露見也、石質土

地面江干皆同、爲該處有用之石、當石安那道中距格馬拉四五千法尺之處、見其石與鉄泥交界之跡、

特拉巴爾脫所帶拔克滿格馬拉一帶江岸之石、與格馬拉所產者無異、惟光亮稍遜、而結質較嫩、色皆綠、質甚悅目、

格馬拉西南十二千法尺班告江之上、近那苔村之處、青礞石土之中、產鐵、尚未採煉、漸爲泉流浸淹、其泉約七八百法尺、距于格馬拉往安那之道、凡行李往來、舟載爲便、故自格馬拉仍復買舟抵耶潑拉彭、艱險殊甚、行二日始脫險、蓋江流浩蕩、水性不常、或漫江薄流、或冲溝急湍、復以瀑泉擾亂、

混淆無度、當東港之處、更形險阻也、梨石結質、間有紅磚石、均爲該地盛產、

旁設格南四千法尺、𡽹峯叢起、迤向南西南、其最高者、不逾三百五十法尺于江面也、紅石滿其上、𡽹峯之脊皆梨石、聚白梨小石塊而成者、其碎塊大小不一、悉爲三夾埴所粘、與滿江湍中之石等、𡽹之脚地低土濕、產混鐵、連湄江邊各汙原皆有、似含鐵未富、無有採煉、故此處鐵值甚昂也、

在旁設格時、村叟惠以泉流中所拾之二螺殼、流在旁設格之東、即奴村道中、忘其名、流中殼類甚多、形式各殊、此二壳

者、亦博物院中所未有之式者也、當此探聞、限于時日、而未克親驗、甚爲追悔、且所惠之時、又在起行之後也、其地則兩岸皆黃土腴泥、上有紅石灰石、又據村叟云、旁設格之西人屬地界內有銀礦、此說疑甚、叩其寔在、自亦莫辨、因土人禁與西人親近、故未能邀驗、然是處果有銀礦、則暹羅官長必自行試探、設立礦廠也、

抵拉扛望右岸、距村落西北千八九百法尺、一帶叢山、尖峰無數、甚爲明秀、其西北至東南之峰、相隔千餘法尺、峰自腰至頂、岁巔崖懸、樹木甚少、登臨甚艱也、灰石色粽而微明、間

有通明者、蘊于地內、山原前後所均有、山脚數千法尺之外、灰石平鋪、腴土薄掩、間有黑梨石爲腴土所結成者、南河村落之邊、石洞高廣幽致、長逾三百法尺、貫于胡磴山北叢山之中、惟不逾山界也、洞中黃色石居多、無異于山上之灰石、至白石黑白間亦有之、尙有一種黑石、質嫩白紋如絲、採取最易、用亦甚廣、叢山之腰、受水冲窪、成無數小洞、廣狹不等、皆經閱歷、並無所得、惟于一小洞之口、得通明灰石、並各等石結方圓數法尺之奇形、石乳上或懸挿洞中、或聳立崖面、又有色較白于他石者、有紅石質極堅脆、紋極細雜、淡白微

絲者、由那滿抵興邦江拔克桿江一路攜帶之紅石行囊振動、稜角糢糊、莫辨其質、大槪會小石及梨石而成也、又有色稍淡而較亮者、別成一種聚質之石、紅石之外、尙有黃石、紋稍細、產亦旺、大約在于拉扛胡磴二城之間、

興邦江之支流、距江四五迷盧之處、石層曲隨山勢而截流、石壁厚約四五法尺者、有五處、水僅從石缺中過也、其石或如精或微黃、或黑黃不等、各石之左近、尙有微黃之植土石、拔克桿江口之下、常遇灰質之大石、其質等于在山者、間有數處爲微綠之色、在胡磴城曾搜鉛礦于拉扛城之西北、路

經平坦、上與邦江至秦攷起岸、望南河那滿那杭那熙各處而行、驗礦卽在距那熙三千法尺之處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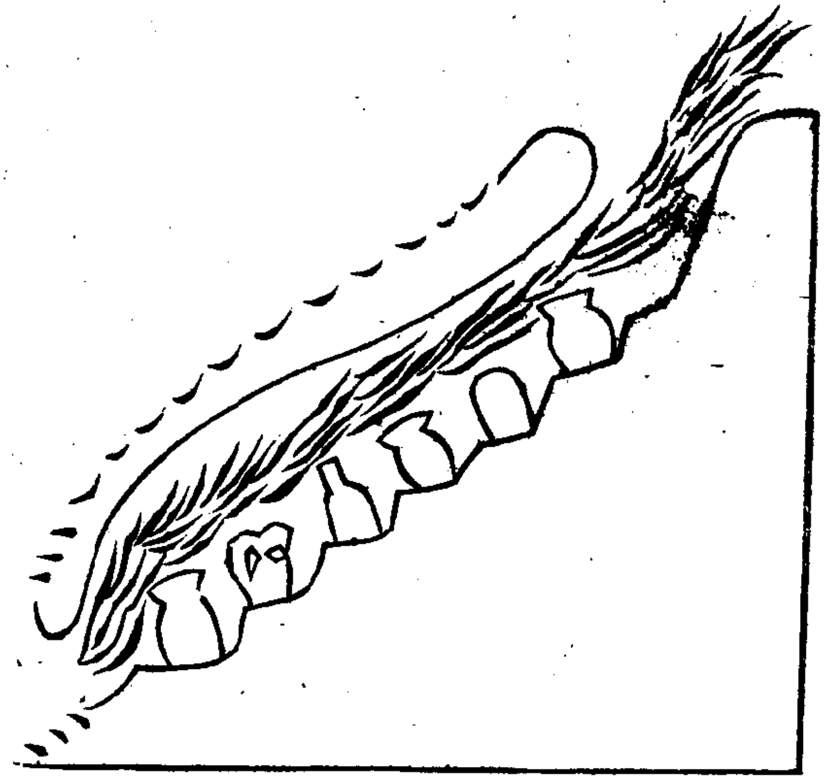
拉扛灰質石山之對向、卽安南之界也、產銅甚富、多取以鑄釜鐘、販售甚廣、其礦廠無從探訪、故未曾親及也、

囊開之下、近哈康小邑江流之中、粗沙一帶、雜以溪石、內含金沙、土人淘澆者、按此處之金沙、不及阿拓普之富、又有金絲微細、爲顯微鏡所僅見、非淘洗所能出者、宜用水銀拌而攪之、所有金質結于水銀之中、沙則依然分判、嗣以細呢裹水銀絞之、水銀之淨者穿呢流出、其粘合金質者、剩于包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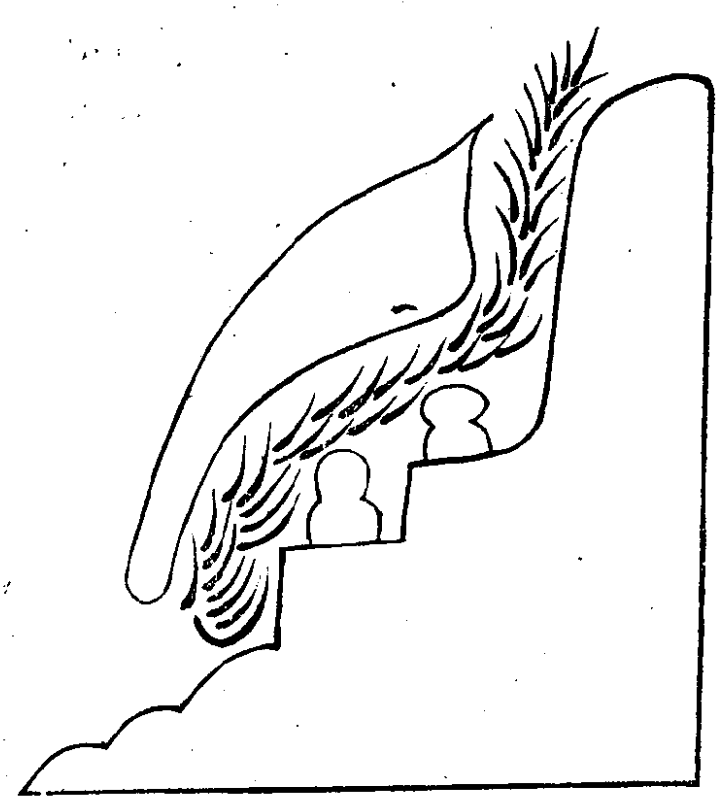
形如微沙帶紫粽之色。即可以煆金也。

江岸介于薩尼布犁與囊間之間者、村落數處、距城曾數千法尺、居民以陶磁爲業、製器工潔、土皆取諸江與平行之崗上、質等于高嶺土而微帶鉄銹紅絲、距薩尼布犁之西西北八千法尺、有村曰洪和、游覽曾到、見其製磁、大率村之婦女取土于崗、運入村中、碎而晒乾、然後舂爲細末、篩去其粗者、入溪沙少許、盛以盆、洒以水、俟其浸透、淘擾久之、使其極勻、已勻之後、取置架中、大磨盤上、以製、倘未即製、以濕布覆之、防其風乾也、其製之之法、與歐州畧同、歐州用鉄盆、或銅盆

爲之、茲乃易用木車盤、以原板橫置于上、中嵌以軸、童子轉之、製盆盂圓器于其上、板轉器成、晒乾然後入窰、陶窰式圓、中通、上如捲穹、下堦層數級、層高約半尺許、爲置磁之用、熱薪于口、通火于筒、筒在上、口在下、向相對也、火由口入、循捲穹曲行、上筒而出、堦級之土器、受火熱烘成爲磁矣、然後加綠灰各磁油于其上、特圖二窰便覽、



第一圖



第二圖

文湘城爲文湘都會之區、約五十年前、爲暹人所蹂躪、今殘迹猶存、城大足容民居四萬餘、可想見當年之盛、王宮全用磚石建造、遺址甚廣、尚有殘砌半灰、頹垣古瓦、見于階除欄角間也、近漸富庶、不減于他城、惟俗皆崇神、謂造寺足以懺過、故寺宇遍境內、有雕飾極華者、神像皆以紅銅或黃銅所鑄、非如他處神像、或石或泥或木也、神像之多、不能數計、高自一法寸起至五六法尺止、是處江邊榕樹雜木、夾岸叢生、落葉糞穢、積坡壅流、有碍舟楫、而土人不計、惟知崇奉神佛、竭誠供獻、至詢其神像鑄自何時何地、非答以天神蓋寺之

時所並鑄者、卽推以不知也、想左近當有銅礦、非在拉扛山之東近安南之處、卽係江右岸近普救之礦、近復開採者、鑄像之銅、質無純淨者、間或雜以他質、想必銻金之類、故其銅脆而色古、其鑄之之法、有以土爲內範、蓋一層厚蠟于其上、塑成神像、再敷以厚土于蠟上、爲外範、俟乾開孔于底、鎔銅灌入、蠟鎔流出、銅涌其中、

文湘之下、約數迷盧之江干、有二嶼、相距不遠、皆粗質犁石、連接岸坡、北向石層漸高、受風雨而色變、質堅而脆、當石嶼界土之處、勢極峥嶸、或高四五十法尺、或直起、或東迤、或南

斜形如輪往支開也、自文湘至郎潑拉彭十五迷盧之內、地勢向背無定、曾計五十法尺方圍之內、更二三十向坡脚不同、其土汙滑非常、石稜露見、兩層石堨中微有礦脈、伯拉期士棠有云、凡近煤礦之處、其石爲流冲現受風雨漂洗者、其色光黑、如磨擦者然、故于洋子江岸、見有此石、定其必有煤礦也、此說似爲可信、前日所歷坡脚之處、撿有此石、玆復于高賽村寺中、得見硬煤數塊、欲究礦之所在、土人推以不知、想必不遠于撿石之處也、

猛雷部產銅、鉛錫、銕、銀沙、銅、磁石、等礦、其所開取、祗銅磁二

鹽石精卽中土之水晶

礦、鉛礦採取未盛、臨江漁人私採以供飾鋼之用、銅礦之盛者、于普救猛當之南、並南掌安南等處見之、東京一帶產礦、于郎潑拉彭見之、

一千八百六十七年五月二十五日、齊集諸石、以供化學之用、苦于取携有碍行裝、故祇擇其小塊而已、卽於是日離郎潑拉彭向北而行也、

郎潑拉彭之對向、距江岸千二百法尺間之山峒、上有西士脫石、梨石、內盬石精、極通明、前此土人多取而爲釵飾、近亦不甚貴重、

五月三十一日晨五點半、遵南囊之流、向西南轉南、越小叢山、向大江之南南行、僅二點鐘、離大江又向西南、過第一重叢山之隔于旦江者、再逾第二重叢山、下抵猛需城、其山水景物清幽、冠絕諸城、統計行八點鐘、大率皆循西南、越小叢山者三、其地高于江面約千法尺有餘、一帶路中、皆紅泥粗石之山、蓋以黃土而已、惟樹林頗盛、松木森偉、惜爲近山土人開墾、間被焚棄甚多、且松木脂厚、著火則絕無留跡、雖山脊高處、亦去其半、溪流之石、等于江干、皆西士脫石、或通明之石、或粗石、或梨石不一、灰石則惟大江之口、有露見于地

面也、

六月初一日、往覘火山、土人呼爲肥山、行二點鐘、抵火洞口、大失所望、皆輕信南掌土人之虛語、其非秘而不宣、卽言過其寔、皆無足證據也、其火口有二、一大一小、相距約四五千法尺、皆在黃土嶠中、其大者、口長七八百法尺、寬約三百法尺、火焰漸向南行、近已改移數千法尺之遠、其一帶移過之口、火焰皆熄、震縫漸合、草木復舊、地爲火焰所及者、樹木皆枯、土之黃者皆轉白、下裂無數小穴、入地深不逾十法尺、互相緊接、烟氣中騰、如空谷氤氳者、然火口之邊、有小澗各穴、

騰氣如湯、聚凝澗中、爲礦水鉀水、或爲礦精、設置木片于澗中、其燼甚速、凡此驗閱、曚氣最重、不宜久住也、穴邊物質、土人採之、礦爲最多、尙有一種白灰、疑卽鉛鹽也、近處之地、浸熱而虛、足音震響、如在空山、貼地傾聽、覺地中生響、來自甚遠、偶有微風、其響更甚、火焰風送、有煤爐之味、聞數千法尺、離火口二千法尺之處、卽可顯聽其聲、聞其臭也、火口之小者、在山之西南、勢亘東北、

遊火山之後、買舟自大農抵克綫坤、距程頗遠、一路並無大石、惟有梨石礦綫、互相交錯、其厚不逾一寸、沿江而上、灰石

亦罕見、約自郎潑拉彭抵南湖、江岸山峯之上、西士脫石錯突、自此而上、漸就平削、隱入土中、故其峯頂亦漸圓秀也、克線坤之脚、與江波背向、有火山鎔質凝成之小山、徑約五六十法尺、高約十一法尺、光黑無紋、不類鎔瀉者

克線坤之上數迷盧、江中有火山鎔質所凝之地、雜色西士脫石、蓋其上、江干形勢、流之曲者、爲大沙石所間隔、流之狹者、爲崗陵絡連所收束、再上二十迷盧之處、地極膏腴、景物幽致、即前此克線笙之地、而其境址于今不同也、克線笙平原上溯二十五迷盧、沙石漸少、江流之中、皆大梨石、並粗黑

光石條。

由猛陵步頭遵流行百法尺之遠，其右岸之上，有綠石礦線，並沙孔甚多，由東迤西，直貫沙石，厚約三寸七八分，此爲遊歷中之僅見也。舟程艱險，日甚一日，自猛陵步頭上岸，驗陸地第一站離步頭約十七八千法尺之處，與江流隔一岡嶠，高五六百法尺，有西士脫石，並灰石沙等類，江脚流中，見有碧沙彌之粗石，間雜白亮石，産極旺，質不甚堅，腴土盖其上。

自猛陵循山崗之間，略遵江流之向而行，所經各城邑，最著者爲巴樓新掠潑二城，抵新掠潑，仍復登舟至朔榮，計共四

十千法尺、介于新掠瀫朔榮之間、近于新掠瀫十千法尺之處、有溫泉一股、流瀉入江、其熱約六十八度、含磺質甚厚、距岸約三百法尺、發源在近山叢石之處、

自朔榮旋往巴刪猛榮、此二城連隔腴原、原之近于猛榮者、有村曰保村、多出溫泉、泉脈小而源多、計一百五十法尺至二百法尺、方面之內、出源無數、熱度隨穴而異、自七十四度至八十二度不等、土人浴溫泉能去疥癬、爽筋骨、蓋泉含磺質故也、

九月初八日、離猛榮陸行、過緬甸接雲南、至思茅、復旋猛榮

猛龍克線亢至朔榮下湄江、一路地質無甚新異、山之高低不等、山旁腴地、有梨沙石、層塌不甚厚、上蓋西土脫石、層塌厚薄不等、最易散碎、風雨漂洒、卽化腴土、色或黃或紅、而最滑、遇雨則難于着足、其間有通明梨石、或沙綫梨石、或雜石緊粘、成爲石坡者、又見猛榮猛龍之間、南雷江之岸、有灰石精結不等、所產甚旺、質等于郎潑拉彭一帶所產者、又有花石、或黑色白紋、或微黃、或白色黑點不等、自猛龍赴克線杭所經過之各村落山寺中、見有黑磚石、土人取以刻碑、或以建寺、或以造墳、方積頗廣、所見者皆已琢成方塊、長一法尺

有半闊五法寸有半厚自五法分至八法分雖未悉採礦之所然溪流山邊時多露見者想其採取必易其色灰黑深淺皆有之在猛榮之日其酋長贈以石類數種並礦土數件皆其界內所產也各礦之中鉄爲最富其類有三一爲常鉄一爲鉀鉄一爲鉄屑成塊者末二類質硬而用廣銅礦之產有如常銅者有爲銀沙銅者銻礦錫礦鉛礦亦有金則淘于溪瀑流中所有各礦皆足供本處之採用惟銀則資于阿瓦尚有紅寶石亦甚罕其餘諸石皆產多而值賤也

自猛陵至克線杭經過之處有高原約千二三百法尺高於

海面者爲克線東中有克線東城、其酋長所駐也、在克線東各山峰上、遠望海面、見小山尖頂、星列整佈、直至天平線爲止、克線東一帶、地質畧同、地中有紅泥石、西土脫石、通明灰石等等、至山之高起者、灰石貫于紅泥石之中、尖凸不等、土人多取灰石、或花石色微灰者、爲常有、間有微綠之膩石、着手甚膩、土人取以書石板、斯地礦質溫泉多而且旺、除土人藉以浴身醫疾之外、尙有取磺者、其法以竹筒引泉遠流、泉冷磺凝、于筒邊鉄礦處處採取、然皆祇供農具之用、中有山居苗民、外於禮化、乍見驚人、然效法頗善、仿製英

同治六年

孟陽卽孟蒼

人所售亞非利亞內並遠印度等處之火石洋鎗以鉄圓條鑽孔爲之口徑甚小鑲配各件均係打鐵環用紅銅鎗床用木均係單管其製頗工染以土丹每付値銀十佛郎一千八百六十七年十月初七日越湄江至克線植入思茅爲到中華第一城邑也左岸之地較崎嶇于右岸峰多而雜深闊流泉間隔各峰泉由西士脫石瀉過漂其汙泥以壅江口之地游探所經之路艱險異常坦途絕少計山間平原惟未抵思茅之前如猛陽克線裊猛盤等處有之然亦不甚廣大也道中山上處處有灰石末及近騐大率色皆微藍質則或結堅

或如精不等、江與湄江間、皆西士脫石、色灰烏者質堅、流水不易窪穿、其餘或烏或黃或紫者、受風雨皆易變色也、一路途石、均無平整、遇雨則泥盖其上、滑如履氷、絕難舉步、游探到此、曾阻雨悶居四個月也、所產之沙石有二、其一色黃質粘而鬆、其一色微紅、質細而脆、砌造寺觀、均爲美觀、曾見有長五六法尺石柱、上刻獸形、以供中國人墓前柱表之用者、到處多有之、

思茅左近惟紅泥石灰二種爲多、地中絕無古遺殘質、惟于灰石間得破壳殘塊、形狀奇古、

思茅提煉金類之藝、惟有製鍋者、其煉未純、其製未精、然供居民之用、無須再善、其所用之銅、非境內所有、或自青龍山、或自他處不定、大率皆于雲南各廠中、就其兵燹平謐者採之、

思茅近于桑拓者、山勢漸高、袤互東西、游探頗盡、西士脫石至此漸罕、紅泥石最多、灰石亦盛、所經之地近于昔經他郎之處、故其所得較詳、

離思茅之次日、見地之介于那庫里浩本間者、鉀質、堅煤質、等礦甚旺、其礦壋盡皆直紋、因地震使然也、距此六千法尺、

即浩本之鹽地、所有礦產、詳于礦廠說內、過鹽地有城曰普洱、城邑整固、周圍皆環山腴地、山上皆灰石肥土、多植菜蔬、未到桑括之前、先經二處腴原、氣候煦和、地高約一千四百法尺、一路並無關要紀聞、祇有金礦在他郎北三千法尺、礦在山髻灰石內、

普洱地學、與前畧同、石皆灰石、紅泥石、西士脫石等、其地山高氣寒、澗多泉深、道途崎嶇、氣候變易、自莫浪抵元江、計時僅六點鐘、地之高低、僅一千法尺、一則樹草未華、時尚寒涼、一則芭蕉棗樹、結菓正熟時也、

在元江三日、閱青龍之銅山、剛抗之鐵礦、銅山距元江二千五百法尺、鉄礦近于甘莊壩、礦產皆富、惟由陸站運行、脚費重而價値昂也、

元江城在桑括步頭平原之中、昔爲湖心之處、因山雨汙流、壅爲平原、故于桑括流邊、可驗其遞層壅土紋堝、循元江而下、江流介于石壁間者、卽爲古昔湖堤處也、所產之石、爲灰石、其色烏爲白花石、其質美、爲雜色花石、其質艶、自元江至東京一帶、石之遙連不斷者、皆美質也、

由莫浪下至桑括步頭、路險而長、由對岸越行、險亦不減、惟

所經之處、形勢新異、足慰勞頓、其外向之山、坡迤漸平、在江回視、勢甚拖坦、場圃湖塘、環繞村落、居民勤厚、有城曰臨安、負郭之崗、盛產煤礦、城東五站爲蒙自、產鉛礦、採煎之盛、冠于中華、臨安之城、亦如元江、爲昔湖心之處、堤岸則被居民開鑿殆盡矣、離臨安、過石屏湖、湖徑千五百法尺、北界內、山產灰石、南界崗、崗有西土脫質、黑紫各色石、抵石屏城、城內有寺、寺內湧鉀質之泉、

由石屏取徑趨雲南、所經程途、較前平穩、自離湄江而來、所未有也、山崗無甚崢嶸、道途盡皆平坦、所產之石、以灰石包

烏質堅者爲盛山之巔、與泉之瀉于通海江州澂江雲南各湖者、中亦皆有之、至于紅泥石、西士脫石、則祗山半土內有之、通海江州澂江雲南各湖、皆較高廣于石屏澂江雲南二湖緊近、其湖面最廣處、均約五六萬法尺、江州澂江二湖、特開一港相連、港長一千七百法尺、穿崗而過、崗有梨沙等石、故二湖受水不愁過溢、溢則湖邊石罅瀉也、周湖田地、盡皆膏腴、居民藉爲恒產者甚夥、計雲南一湖、華民環聚者逾數百萬、其地前爲湖水淹沒過半、嗣濬河通洋子江、其地始廣而腴、在雲南時、遇法國教士告以雲南各礦、並四川渠所遊

及者、均登于礦廠說中、各礦之中惟煤爲甚。自麗江西藏起、至南溪近洋子江口止、計程約八九百法里。隨處時有之。自雲南至洋子江、地勢等于桑括、道途艱險、澗泉深凹、遊探到此、時值殘冬、寒風刮雪、殊形勞瘁也。雲南東川叙州等處礦產、除三種山石之外無有也。一爲灰石、或堅或精、一爲灰色西士脫石、間雜或紅或黃之紅泥石、一爲鉀鉄石、產于紅泥石西士脫石間、等于排沙格之鉀銅、其地當高原之上、則絕無水源、惟資天雨也。

自正月至四月、集所見聞、著爲紀畧、其西方一帶與多海德

所見畧全、敘州起行之後、直抵上海、除購辦糗糧之外、未嘗離舟、見聞自少、卽巴拉基士棠稻伯梨所紀、亦祗得大畧也、舟行自屏山縣、辨驗洋子江岸土色層堛、見英國人參酌巴拉基士棠所著之地學、未甚全備、

自屏山至敘州江岸一帶、皆紅泥石、色淺、灰質頗細、近敘州者則皆紫色、巴拉基士棠謂見有採泥煤於鹿渡谷中者、取法由山腰開硐下取、遇水則以筐簣之類、繫以竹纜下汲、按其地、崇山上有懸瀑、曰伯坦壩、高逾五百英尺、

自敘州府遵流行六迷盧、爲巴加所產淨煤、質美、雲南以上

案富州明沿元制設土知州一員屬雲南廣南府今仍爲土州

所不及、礦之左近、有盤石、色紫亮、是處洋子江對岸、羣崗排列、有村曰路南司、曰白沙渡、皆產煤、灰石、瀘州崇慶等處、淘金者甚多、帮伯梨所紀之外、尙有高源井、井之源發自高山其井水常洪起井上以溉田園銅礦硃砂礦等、故謂其紀有未備、巴拉基士棠謂有灰沙等石、

自富州抵萬州、江流皆介于粗質紅泥石灰石間、其石塌至東慶、皆東北西南之勢、至富州則西北地兼東北三十度、巴江底之沙、中有鐵屑銅質、其色亮或黃或白者、含有金質也、其質雖微、居民亦有淘洗者、其法以竹籃一、下立一脚、便于

搖簸、掬河中粗沙于籃中、流水簸之、俟其土淨沙判、金質略見、撿置淺底木斜盆中、再行淘淨、計一籃必五人共事、司捧沙者二人、司澆水者一人、司搖簸者一人、司撿金者一人也、自萬州抵歸州、祇記數處鹽井並煤礦、四川之邊湖北之西、江所過者約八十迷盧、灰石、西士脫石、花剛石、紅泥石等、皆有煤堨頗多、取未合法、致無大塊、且皆舂粉和泥、拌成磚塊、故其火力愈輕也、前人紀述之掛漏、寔足駭異者、如斯處江干、火山遺跡甚多、有火山鎔質凝成如柱、高約二十六七法尺、卓立流中、其火口卽在其右、均無或紀也、

歸州下數迷盧、有城曰廣渡、高下有灰石、層塌殘毀、無從辨驗、是處產礦極富、如金銀鉛等礦皆有之、紅泥石中產堅煤、距城二迷盧、所產沙石、色或灰或紫、有谷曰彌渡、斜向西北、削壁高約九百英尺、循帮伯梨所行舊徑、向山達坪、江之兩岸皆花剛石、其質或粗或嫩不等、距廣渡高約十五迷盧、近彝昌之處、江流緊束、急湍雷喧、江中多花剛石、岸上皆灰石、其層塌由北迤東、偏東南八度、岸上直削、高皆八九英尺、帮伯梨謂此處產煤礦寶石等、巴拉基士棠則謂江心多石、岸地則上腴沙多、近楊西城產灰石、江之東西江對面、石塌之

彝昌今宜昌府屬湖北

景德鎭在江西饒州府鄱陽縣設同知一員俗亦名景鎭此金鎭當作景鎭

下、有黑斑灰石云、楊子江當彝昌處兩岸、山勢連亘、至楊西城兩岸、盡粗雜石壁、彝昌之石有沙石雜灰、石質而能透水者、由漢口至武昌皆同、惟雜質之多寡各異耳、鄱陽湖之邊、皆灰石圍繞、及石之上、盡皆粗石、湖之東爲金鎭、或名金德鎭、其地多山、山產花剛石、並高嶺土、製磁甚良、過此將近南京、見有採灰石煤炭者、江之左岸、盡微黃粗石、自西西南迤向東、兼東南四十度、過南京直抵上海、

東埔治以北探路記卷十二

目錄

譯倪慎樞採銅煉銅記

礦廠考畧

安南并南掌礦說

凡所遊探之地、爲日無多、安南祗探大畧、其五金各礦、偶有無意遇見者、土人阻不許入、並無所聞採訪、以其國有禁令故也、且方言各異、尤多未便、因用通事、雖傳聞較易、究其所告之礦所、亦未能的確也、茲檢克老阜德叩老智二說以爲印證、然克老阜德之說、祗及柬埔寨、且云此處除平原之外、礦產最少、五金惟銕有之、叩老智之說、係採集見聞、編彙分紀者、據云、安南之中、產礦惟東京爲多、金銀銅銕皆有之、餘處則惟阿拉法拉之海邊山產銀、礦產最少爲柬埔寨、雖有

鉄不敷本處之用、每藉西域所至者、以上二說、不及喀坦褒德蓋雷二人所紀者探訪尤詳、謂東京之地產礦甚富、金銀鉄皆有之、礦皆在於西山、金礦距交州二站、鉄礦距六站、所有皆華人開取、溪心泉底、均有金質尚有銅鉛錫之產、故東京所出之鑼、料製均佳、近尚珍秘、不為歐州人道也、安南之內、礦產亦富、如廣義產出金、廣南產出石、富安產金銀銅等、高安南產銅者亦有數處、宜有數處產煤者、南掌產黃紅等色寶石、下安南礦產不及於高安南者、此喀坦褒德之說也、謂柬埔寨產銻灰高嶺土（即窰土）石礦大理石赭石白礬等等、

喀大班山產金、龜山之分支在大湖之東者產煤并淨鉄、湖江直上至桑瀑、其第一急流之上曰北農、產金銅煤鉄等、其稍高之處、產白金銀鉛錫黃紅等色寳石等、此蓋雷之說也、法教士巴犁格士久在暹國見聞紀載甚爲周至、據云、班大放產金、桑帮產金銅合質銻、黑鉛、砒霜、鉀銅、（鉀居銅十分之三）錫（最盛）白鉛、鉀鉄等等、且覔有各種寳石、如石精、猫兒眼黃寳石、淺紅寳石、紅寳石、藍寳石、大紅寳石等等、茲會叅三說、并以見聞所及者紀之如左、

石膏 大湖之邊巴大班山產、石膏質精如飴、

梨石　湄江右岸康急流稍下、產梨石、中含灰石、其質堅、宜於營建、其色淺紅淡黃相間、中分層隔、近底處尤佳、由湄江運至法埠、水程甚便、採取者亦多、

白礬　所到之處、見土人家中多有白礬、究莫知其所從產、似係火山溫泉左近所產、抑或來自中國者、中國產礬之處、考紀於後、

煤油　擬必南掌東京之間所產、蓋曾見其礦脈、由卑土直趨東京也、

鹽地介於湄江滿江中者、直至烏棒、皆爲鹽地、紀遊中已曾

紀及、採煎者向有定處、居民恃爲恆產、分區設界、無或侵越也、時當秋收之後、水涸地乾、坦然原野、鹵水淤積之處、凝結鹽塊、精營細碎、近村婦女檢拾、畧滌去其泥汙而貯積之、貯聚既多、水化而火煎之、即成食鹽、其化煎多在近林樹蔭之下、設長木板櫈、上置木桯、桯貯所拾鹽塊、注水攪之、水不宜過多、以恰足化鹽爲度、桯底開孔、接以竹筒、引至鍋中、鍋或粗磁或銅不等、視桯中鹽塊化盡、以量鹽針量水鹹淡、淡則加鹽、鹹則加水、然皆過淡無過鹹也、其量鹽針之製簡而準、法用土凡一枚、漆其周面、使其入水不濡、凡上嵌細木一桿、

桿上晝度數置之鹹水中、沈至若干度爲準、過沈則水淡、過浮則水鹹、水既合度、開桿底孔塞使其由竹筒淋入鍋中、火煎成鹽、每十斤爲一包、以葉裹售、其質淨色白微灰、土人云、鹽以此種爲上、然漁人偏喜安南海鹽、醃魚多用之、意必海鹽質鬆易化故也、在烏棒時、曾購鹽十斤、值銀六先士、緣其煎採甚易、且皆農隙之時、工賤而值自廉也、又土人云、克綫杬界內雲南緬甸之間、猛豐之臘江亦產鹽、

西人以紅銅爲銻

銻自安南至雲南產銻甚旺、中國界內未之或見也、南掌所掌皆銻硿合質、其最盛者二處、一在南掌內地、近薩拉凡之

處一在克線坤近處、卽暹羅南掌與緬甸南掌之邊界、自法埠沿阿拓普江而上、至南掌內地、取運最易、土人云、以銻入鐵火之易鎔、試之非寔、該處銅錢皆以銻叅鑄、其色粽紫、其質脆而劣、渠有意省銅質之美劣、非其所計也、文湘城內神像、半皆銻銅叅鑄者、

白鉛 據英人衣致埃遊紀、謂吐蘭山與許愛府二處、鉛礦極富、開取亦多、而暹羅鉛值甚賤、想亦盛產、按許愛每鉛錢六百文、衹值銀一佛郎、又土人云、東京高南亦皆產鉛、

銕 印度所產者、多含鉀質銻質之鐵、柬埔寨平原中之銕礦、

深淺不同、銻質亦間有之、採煉之法、雖礦產旺盛之處、較上於他所、然未甚精善、無足紀載、安那亦產鐵之區、其礦廠距安南東北四千法尺、近於都宜小邑、其礦質有二、一似平化石之礦者、其質旺、一結成整塊大胡桃者、皆浮佈地面、易於採取、土人之煎煉之法、盡循古制、以泥爲爐、高七法寸半、徑一法寸半、烟通爐承、亦泥爲之、風鞴之製、以竹與西歷一千八百十四年赫呀在印度所紀葉拉如抵之風鞴絕似、置於爐門、背向瀉鐵口、卽在其右、二爐并列、一人司鼓鞴、煎礦皆用木炭、合礦土置爐內、火候到、鐵鎔、卽從爐口瀉出、計每爐

祇可出鐵十斤、且棄渣過多、耗質過甚、而所提之鐵又復不淨、法甚非善也、故礦質之佳者、尚不過少獲之病、其劣者幾至徒勞無得也、麻好謂銕產於暹羅界內大湖與龜山分派之間、或柬埔寨棠麗勒波等處、煎煉皆以木炭小爐、雖有淨銕礦土、病於煎煉反成煉劣質鐵之、用有以鑄錢者、南掌部落中行之、鉀產亦有、皆土酋取之、土人云、巴大班普薩二山產鐵極旺、衣致埃云、安南東京二處多鐵礦、克老阜德云、距喀塞六站產銕、猛遊所產者皆鐵塊、離胡磴三千法尺拉扛山北界、有村曰虞耶、產銻鐵鉛合質等礦、其礦塊細碎、色紅、

自平地直至高崗皆有之、所結之處無綫、雜碎散佈而已、此各家之說、互有異同也、余於崗上未及詳探、祇見其鑿硐採礦者頗多、硐之大小不一、其最者約深二十五法尺、口徑約四五法尺、并無隧道直攻如井、硐周皆所采礦塊堆積圍以竹籬、隔分界域、積聚既多、即就村間煎煉、余撿拾各積礦塊頗多、據土人云、礦之最佳者其色紅、中有精瑩小石塊、礦老則與石塊全色、有含銻礦者、含沙石甚雜、難於分晰、鐵質最薄、人所不取、又薩拉凡鐵礦出鐵極盛、緣其采煉運載均易也、在排沙格時、曾見銻鐵各礦塊產自棠江一帶山中、土人

頑狡、莫從探究加尼山當岡來壁河流之處、鐵礦礦綫極旺、直至帮日、約長八千法尺、土人尙未之識、後此當有開採、必較旺於安南之銻礦也、猛遊酋長惠贈礦塊數枝、鐵居其半、鐵分三種、一曰白梨、一曰失得荷士、一曰窩利日士德末二種之鐵、質堅用廣、克線東山中產窩利日士德礦頗盛、衫道地土人製火鎗頗工利適用、其法先以鐵棍一根、分徑大小、遂所欲、用平鑲架上、次以堅鐵桿一枝、其圓徑稱鎗口之大小、削其一端爲刀、遇於鐵棍之頂心、其一端墊以鐵座、鑲以手輪、轉使進退、再以牛革帶一纏之四周、於銕桿之上、帶之

兩端、分繫於左右活機木板上、以四人分蹴木板、板之升降、革帶隨之、左右鐵桿、束於革帶、亦隨之旋轉、然後緩緩轉手輪、使桿漸進鑽、鐵棍成鎗孔矣、然工巨製緩、鑽入稍深、復須退出、去其鐵屑、始可再鑽、計成一鎗、長約一法尺者、須盡一月之工、

銅吐蘭山與許愛府屬富安等處產銅、此據英人衣致埃銅礦之說也、按白銅紅銅均產近帥剛廣南廣德等處、即許愛屬界也、麻好第二圖所記銅礦、謂產近鐃謙雷江、距新淖波不遠、排沙格產鉀質五金、其採煎礦廠、即近邑治、礦硐深入、

較低於江流約七百法尺、江邊山中鉀礦、礦綫浮遊山面、自東迤南、長約百五十法尺、拖至山腰、分支入地、審其形勢、當必迤亘甚遠、故隔峯土面、亦有綫迹也、斯礦採取甚易、礦浮開硐、無須深入、近江運載、可省脚費、諸皆便益也、

排沙格產鉀銅最盛、其礦山皆經前人道及、茲特詳薩拉凡一帶礦產、其最盛者、爲銅鐵銀鉛合質銻等礦、由阿拓普江採運至法埠、水程甚便、倘往採自必易易、又緬甸南掌產銅盛用廣、克綫杭產五金均盛、猛遊左近產銅銅銀合質等礦、排沙格以銅爲錠、以鐵鑄錢、代以銀幣、通交易、桑士則以銅代

銕爲農具、

黑鉛 排沙格前湄江左大山之上產含銀之鉛、凡礦塊角稜者含銀最多、麻好識之、祗以土人秘禁、無從探驗也、美畀江（即竹江）岸亦產黑鉛、距阿拓普下四迷盧、黑鉛礦與五金礦雜、嘗在拉扛盡處之虞耶村、訪其煎分鉛礦合質、其法將礦塊用木臼舂爲末、洗漂去泥、如淘金沙法、洗淨晒乾、掘地爲爐、深二法寸、徑仝之、下鋪木炭屑、置淨礦於上、復以煤屑蓋之、燃火於上、覆以烟通、如化學所常用者、再以風管或風鞴吹火使烈、火力頗猛、礦熔墜凝爐底如腕形、一爐僅得鉛少許、

當遊探到時、適土人有喪、暫停工作、故未曾親究其詳、近廠鉛氣過甚、人多感染、遇有病疾、祇皆延僧祈禱、以爲獲罪礦神、並不究心醫葯、且不預爲設法提防也、又緬甸南掌克綫東猛遊各地皆產含銀鉛礦、

銀含銀之鉛礦、即爲銀礦、土人未諳煎分、幾全暴棄、華人在東京市鉛提銀、所得之銀、以足抵價值關稅脚費耗用等項、鉛則全然贏獲也、許愛東京亦皆產銀、衣致埃云、富安產銀、克老阜德云、安南人在法克拉煎銀、又云距克拉雖十二迷廬之處、產銀、年出銀二十二萬六千六百兩、當始採時、年僅

一千六百二十五兩左右可見後此當蒸蒸日盛、馬梨呢云、苞產千二處、金銀礦廠皆有之、距葛蘇約十二站、年得銀約六千法磅、金則未知多少、當時華民在東京一帶開採者、約三千餘人、

金產於湄江一帶、金沙流注成綫、大抵在於南掌安南山界處、據婆籠德所著亞細州圖說、係採西歷一千六百餘年、窩武依埃多恩日蝦各說所云、金沙金葉、皆產於海低島、與亞墨州沙中、當時採驗甚難、又云世人以淘金之處、謂卽產金之地者悞也、蓋雨淋高山、其瀑泉自金礦瀉過、挾金末入江、

故凡有金之山、問其水流之處、尙可細認金迹、世人不究、輒謂注金之處、卽爲產金之地也、其說甚是、廊好云、巴大班西壯旁馬敢產金礦、余在盎高爾舊城、見有淘金者、其沙色灰而赤、金質無多、每人得値日不及一佛郎、大率皆當農隙無事時爲之、又聞巴大班江流中亦有金、據英人云、所見取金者、多在普薩山之後、阿拓普淘金者、皆以簸籮就江漂洗去其雜質、所剩者拾貯鵝管或羊角中、持售諸市、見者皆知爲阿拓普金粉也、在帥剛時曾友人惠贈數星、或碎或末或成金、或如粉不等、率皆未淨也、拉扛之上湄江一帶、沙厚約十

法尺、新漲紆迴、年復增高、內有金質、清和氣候、皆民居就淘洗、惟所獲頗微、文湘至克綫坤一帶、江流近城邑者、并拔克來之地、亦有淘金、而所獲較厚、因其江螺旋、金質多聚也、至其淘洗、則以簸籮貯沙、凡非金沙者、皆逐流漂揚、其剩者爲金沙、卽檢置筒內、和水銀并水攪之、金質皆鎔會水銀、雜質則判然水內、去其雜質、以密布裹水銀絞之、其渣出包外者、仍爲淨水銀、留於包中者爲金、然尚含有水銀也、當貯鍋中以火煎之、水銀升氣飛空、而金始淨、法固較精、惟水銀之耗不少、且該地無產、皆購自中國、故其值較昂於他處、居民得

金、應貢例課於其酋長、湄江邊南解上哈康之對向、亦產金、其一帶叢山之中、皆產金沙、并金銀等礦、吐蘭距城一法里之小谷、當西北二小河、彙流之處、產金沙、據依致埃云、距二河合流四十法里之山有金土、人多採云、則河流之金沙、由山瀑漂送無疑矣、尚有東京亦產金、克老阜德云、距克素十二站產金銀等礦、

泥煤 雲南陽子江邊產泥煤、隔在粗石家絲失德石中、馬上當金沙江白水江會流之處、所產泥煤與排沙格邊界下南掌等處、全在排沙格爲時無多、未曾精究、當於此地究求、即

足以類推排沙格也、因與土人溫言敦詢、承許人入探、知其泥煤之下、盡皆堅煤、且幷討驗煤礦所有之石、蓋雷云大湖之東、龜山支派、產泥煤、耶潑拉彭產堅煤、此二者雲南洋子江邊皆有之、按排沙格之煤、可藉煉薩拉凡所產鉛黑鉛鐵銻等礦、實有裨於法埠也、且煤尤爲法埠所宜寶、蓋遇有海警、南洋海上不能外運、

中國礦說

先舉雲南四川二省各礦、以其近於洋子江、易於按驗也、其一帶礦廠、左近皆有煤礦採煉甚便、且臨大江、運載亦省、至如江之南各省、如貴州湖南廣西廣東福建江西浙江等省、亦紀及之、帮伯梨於洋子江邊一帶採訪甚詳、美國亦有中國圖說、譯自

大清一統志也、

雲南礦說

中國礦產以雲南爲最、金銅銀煤等等皆有之、兵燹之地、近皆停採、茲就所見者畧舉之、

梨石 山近桑茄河邊者、產各種梨石、色或白或黃、質或粗或細者、礦有不同也、白者質爲最上、中夾微灰色、各種梨石、砌墳多用之、沅江上下、出灰石琢磨易光、以之鑲嵌、極爲淨美、其質原爲各色梨石、久受水浸、或成血漬者所聚成、

鹽 據帮伯梨云、安甯府、雲南、藍江、騰江、廣通、元謀等處、皆有鹽井、余於浩本、并巴庚近普鶯等處、見有煮鹽者、近省鹽

井曰黑井、曰琅井、曰白井、鹽價每磅約值銀十五先士、按浩本係大市鎮、距普洱不遠、鹽地極旺、其鹵水之源出於灰石精與黃色西士脫石間、淋注井窟、以竹水抽汲取間、或井深抽不能及者、則以轆轤轉汲、其鑿井之法有二、一斜一直、斜者鑿於山脚、直者鑿於山上、故直井皆深於斜井、其汲水則皆以轆轤也、斜井之深者、約九十拓、鑿井之難、常妨石阻、遇石則多棄井、鑿井之器與開煤畧同、(詳後)所汲之水盛於大磁盆、以小筒分流各鐵盆中、(鐵盆之徑約一法尺闊有較小者)置爐燃火煮之、爐數多少、視其井之衰旺、爐之製式、

長方相對排列、中夾以銕、置承於其上、并無烟筒進火之口、卽通烟之處也、火則皆松木椽木、或雜用煤炭、火力宜勻而緩、水宜合度、多就盆邊書記、以定結鹽時之淺度、余於鹵水之鹹、忘驗度數、想必隨地隨井而異也、其年產鹽數、未曾詳紀、其價每磅皆以値銀十五至二十先士止、

玉

據大武衣士云、雲南爲產玉之區、瀑流中皆有之、數士云、雲南緬甸大理西南之騰越州、皆產玉、騰越州所產者爲上、華人能辨其美劣、定其價値、帮伯梨云、翠玉產於武定一帶、翡玉產於麗江磨白山、黑玉產於永昌、

寶石 據帮伯梨云、雲南之南山、盛產各種寶石水精等等、黃紅二種寶石尤盛、又騰越產琥珀、近寶山之瑪瑙山產瑪瑙、

白鉛 據威犁亞呢云、雲南產白鉛極盛、按東川府白鉛錫、每法磅均值銀十五至二十先士、白鉛礦廠在府治東南二百五十里、平彝縣內、近礦多有泥煤、足供煎煉、據土人云、每百斤鉛內含銀一兩、即一千六百分之一、法衣登常、欲將此地所產之鉛錫、以化學按驗、求其實含銀質之數、尚未如願也、

錫東川府產錫礦廠、距府治東北十四法里、維昌地方、又府東十二法里、者賴之處、其煉淨之錫、皆傾爲長條、其價每磅價銀十五先士、

鐵鐵廠採煎最旺者、爲甘莊壩、龍朋里次之、龍朋里鐵爐之製、較精他處、爐之小者、尚逾十法尺、火用木炭、如鑄鐵法煉之、所出之鐵供係圓條、迨搥去鐵銹、成爲長方、長約四法寸、邊約一法寸、在地價値頗廉、土人多購爲農具、或爲鎗桿、或鼎釜之用、個舊江邊小壩、亦有鐵礦、浩本有小鐵廠、所煉之鐵、祇供鑄釜煎鹽之用、故其爐小、每爐祇可出

鐵二三十磅也、釜模之製、以三合土、內模外範、兩塊散分、其製粗、故其燾釜也、亦劣、鑄成之後、尙須磨鑢、方能成器、其鑄法當爐鐵鎔時、啓爐口瀉鐵、承以長柄鐵瓢、提傾模中、模須先烘以火、防其炸爆、其所用之鐵、皆收集舊殘鐵器、無用礦土者、鑄釜之外、惟農具之銕器、有鑄鑄也、

水銀 惟在思茅時、見有硃砂、詢之知從大理府來者、此外並無新聞、

銅 雲南揚子江岸、幷四川皆產銅、據大武衣士云、鑄錢之銅產自雲貴、係溪泉中所採者、名曰天生銅、按昭通府銅礦、

雖多而產不盛、其礦綫自會理州直至遂州、會理州、當雲南四川交界之處、產白銅冠絕各省、凡有遊覽之人、無不艷稱其礦與紅銅礦畧同、其質則合銀與黃銅也、西國教士在北京者、曾將會理之白銅、燒鎔鎚煉、經數十火、色白不改、因著白銅驗說一篇、與土人所論仝、其餘貴州湖北、所產之白銅、數火之後、色卽變紅、其爲人工以錫點造無疑、非天生也、故經火易鎔、而質易判、青龍廠當兵燹之前、採取極盛、廠距元江東北、約三萬法尺、由洋子江溯流而上、向北三十度、行一點半鐘、轉正北行一點鐘、折北三十

五度、行二點十五分、抵小市鎮、曰甘莊壩、其東北即礦廠也、計約行六點半鐘、途中平原山路各半、廠在山中、勢甚崢嶸、率皆灰石疊壘、有經風雨漂淋、石罅玲瓏者、硐有數處、採取皆盛、其大者、深曲約十千法尺、採取之具、祗用鐵鍬一柄、殊爲未備、未曾見其攻採、礦中石之有礙者、未知硐本無石、抑器具不足取石也、其礦雖皆在灰石之下、其跡多呈露於石間、或綫或塊、石間皆有之、線之綠甚者、其下必有大礦、又左近棄礦頗多、土人多開隧道、撿取所得無幾、率皆孺稚搜撿、零星積聚、既多、以尋常爐火煎鎔、其

爐之大者、高約二法尺、祇可容礦土十斤也、其法則以木炭屑與礦土遞層夾布爐中、其近爐承一層、佈炭較厚、燃火於下、置大風鞴、六人司之、礦鎔銅皆沈凝爐底如碗、煎銅雖尋常爐火所能用、第其如是煎法、未免棄渣過多也、據土人云、距青龍廠、東南十二千法尺之甘花壩產銅、其礦含有鐵質、然分之亦屬無難、

黑鉛　新開渚距過扛河岸六法里、產黑鉛含銀質極多、又臨安之西五站、近於東川蒙自之處、亦產銀鉛、採取極易、土人爭奪時起、以其易故也、其採者皆古愛府揚子江岸之

土人也、

銀威衣亞士云、雲南邊界、安南內地皆有銀、余格云、中國西南各省皆有之、而雲南爲最、其採煎之法、大武衣士已曾詳紀、

金江流界於雲南四川間產金、故名其江曰金沙、威衣亞士巴落瓜士余格帑伯梨巴拉基士棠數人皆著有中國說畧幷論金產、雲南現際兵燹之地產金極盛、開採亦久、窩士伯克云、近一百年、內雲南之金、有帶到秦西各國者、教士云、大理府西七站有村市曰太古廠、產金銀銅各礦、又

距四法里之地亦有之、皆未親見也近龍溪之老鴉塘支河中產金銀、該處居民、當水涸之時、撿採者約有三千人、其金銀皆在水底須先以千人抽水、水盡方能下取、計得礦三十萬磅、可得煎二十五磅之金、鐵煤之產、左近亦有之、距府之北叢山褻亘自南至東、較高於近處之山、山之下有村落、皆採取金銀礦者所聚居、按其地高逾海面一千七八百法尺、距地卽約一萬八千法尺、當北偏東之處、山半之下、直至山脚、率皆微紅之粗石為多、山脊之上、則皆堅灰石、微有通明中有粗石隔綫微紅之石、內有金質、

近鄉者多被土人鑿取、然所剩尚有、卽山之上旁南向一帶、亦有鑿取之者、其山勢側斜、最利於取礦道互於山中約有四千法尺余所以未能就辨其礦之美劣富瘠者、緣探礦土人率皆窮窶、每奢索厚貲、其難一也、且取礦器具、甚爲不備、其難二也、倘資斧富有、自無難事、按土人以金盛產、採可獲利、故專尚採金、銀所產無多、惟於取金時有遇隨取、無專工也、其金銀之產、皆散而不聚、在石之縐紋如甲者之內、或爲細絲、或爲末屑、在粗石礦綫中者較爲畧純、而銀之產、不盡在產金之處、採金者多在鄉之西邊、

礦工度地施工、或直鑿、或橫挖、或斜入、皆隨其地勢而求礦綫、礦線既遇、而後按線開硐、硐之口撑以木以防崩壓、其覔礦之法甚劣、隨地盲求、故有徒勞數月、絕無所遇者、其所採之礦、舂末漂洗、其洗法用竹籮、式如西國孩兒搖床、下套側板、板下承以木楻、置礦土於籮中、洒水搖簸、土質之輕而非金者、皆逐水漂流、瀉於楻中、漂稍淨、更以淺籮、其式如箕、徑約一法尺、置漂過淨礦於內、如前搖簸、則較輕於金質之沙石、盡皆漂去、其所剩者是爲淨金沙、乃以水銀攪化、以火煎之、始成爲金、其開礦器具、單尖鐵鎚

一、鐵鑿二、鑿長約二法寸半、所開之硐口、大者高不逾一法尺、闊不逾七法寸、緣皆堅石阻礙、未能開鑿、故祗以能容一人出入而已、硐皆堅隱、多佈木撐、皆無上陷旁崩之患、尙有撿金於山泉中者、率皆臨近居民、農隙無事、則皆聚撿、業此者約四五千人、計日可得五六十兩、合法磅二磅、値銀六百佛郎、當一千八百五十五年間、曾經兵燹蹂躪、鄰地居民礦工盡皆逃亡、邨落荒墟、半爲荆棘、計昔時月可得金千兩、年計銀十三萬佛郎也、又敘州府產金亦旺、

煤 泥煤產於淤原、藍江岸邊、開採極盛、其礦入地僅二法尺、雲南邊界、自緬甸南掌至揚子江邊一帶、皆產堅煤、雲南四川二省所出之煤質、乾煆爲枯煤、甚鬆脆、極能吮水、計每百分可吮水七十五分、所採之煤多煆枯煤、其法鑿地爲窟、約十七八法尺、立方貯煤於內、土封其上、留一孔、以乾木燃火投入、如山中燒木取𪉟之法、煆後其質之下、與塊之少者、皆沈於底、以之調水和泥成爲煤磚、其質之上、塊之大者、卽爲枯煤、近思第三那庫里浩本聞亦產堅煤、惟質下難燃、皆供烏棒煮鹽之用、其礦隔自南至北、比連

不斷、其厚僅自三法分至三十二法分止、其長則逾六千法尺、尙未盡也、開硐之法、採礦之具、與前皆同、又新興州南產堅煤泥煤、泥煤質劣、又地近楊林、距省十九法里之處、有採煅泥煤、爲枯煤者、其礦直至曲靖、約四日站程、所煅之煤、皆供左近鍊礦之用、據教士云、金沙江一帶、廣產泥煤、自敘州府至麗江、皆有、其最盛者、當金沙江、鴉礱江、會流稍下之處、按太平之煤礦、產旺而質美、距二江會流下十法里、卽教士所云也、距東川三法里、曰左卡、產乾泥煤、堅煤均旺、東川府桑府所產亦旺、其採之處、爲昭通淸

灣馬槽庫、普洱波大關等處、淵豆香關行三法里、老鴉灘旁枱希所出之煤為上品、可煅枯煤、採於紅礪石西士脫石間、尙有產於灰石間者、祗可舂末為磚、按番伯梨所著中國礦說、專言金銀鹽鐵、不及煤礦、

四省礦說

四川產礦亦旺、然五金之產、不如雲南、而煤則與相埒、茲按蘆彝所譯中國各礦、錄之如左、

重慶府產鹽井高泉井、水溢出井恒有三英尺鐵礦、江中產鋼鐵、

保甯府產銅金鐵各礦、

順慶府產鐵、

夔州府產金鹽鐵錫等礦、

龍安府產錫金銙水銀白玉、

甯遠產金銀白銅紅銅含金質者、白沙黑鉛花石鐵鹽白礬、

猺州產銅極盛、產白礬白石金、
嘉定府產銅銀鹽鐵、
潤州產金鹽硝、
景州產鐵銅鹽、
瀘州產金鹽花石、
資州產金鐵、
劍州產金銀銕鹽、
眉州產金硃砂、
州產金鹽鰜、

忠土州產金鹽、
敘永州產金硃砂水銀、
桑府廳產硝、淨如銀石、光如鑑
石鼓汛產鉛、
又據帮伯梨定各邑礦產、
鐵 成都府青神縣　資州　甯遠府　會理州　晃甯縣
鹽源縣　重慶府　順慶府距永昌東南八十里之鐵山、
和州東陽縣　忠州武山縣　永定州渠縣大竹縣
隆安府鹽甸縣　嘉定距城威遠西四十里雲縣北一百

里　降善府距城十里之古松山皆產鐵

銅自會理州至敘州江之兩岸煎銅礦廠多不勝紀、會理州所產之白銅、在中國爲最、

砒霜據教士云、夔州府產砒霜、

金江邊一帶洗金、與雲南仝、又彭安　鹽源　廣遠　巴堅　永昌　篷水　萬　大竹　平湖幷　瀘州　猺州內之淙非加遂等江皆產金、

煤炭楊子江兩岸泥煤極盛、自西藏至南京一帶皆有之、茲特舉其最者、如魯渡　敘州　巴東　夔州等處、

煤油　凡開鹽井、間遇煤油、據衣致埃云、地開深一千英尺、皆有油質、其油水面可燃、

藍江以南各省礦說

四川一帶、無人言礦、自叙州起、叉皆舟行、非購辦糧食、未曾登岸、悤忙之際、未能考驗、故江之南地各礦、皆詳集各家之說以足之、

梨石 近處各山皆產梨石、廣西淮渚縣山斯等處產白梨石、東東產淡紅黑色各梨石、此據衣致埃之說也、威衣亞士大武衣士云、白石產於近台州府之桑山寺、江西之瑞州府、

白礬 湖南廣西湖北安徽等處、皆產白礬、

石膏 威衣亞士云、廣東產石膏極淨、帮伯梨云、石膏產於杭州府、

鹻產於山谷灰石之間、湖南湖北江蘇等處皆有之、

琥珀 帮伯梨云、廣東之東莞、四川之梁山巫山泰甯大竹等縣、皆產琥珀、

土丹 帮伯梨云、廣西之泗州、甘肅之交州明州、皆產土丹、

玉 美玉皆雲南緬甸所產、

煤 中國煤礦、自西藏至南京、沿揚子江岸皆有之、大武衣士云、廣東有煤、其質劣、火力微、衣致埃云、福建之興化廣東

之潮州、浙江之新安象山、江西之奉新廣信萍鄉湖南之衡山耒陽新興湖北之歸巴東等處皆產煤、

錳鐵礦之盛到處皆有、茲特舉數處、如江西省、以及廣東之廉州潮州、福建之延平福甯福州、浙江之台州溫州、湖南湖北之武昌黃州等處、

白鉛大武衣士謂湖北產白鉛、

銅帑伯梨云廣西海瓊州、福建之延平、浙江安徽等處皆產銅、

錫產於廣西之慶遠平樂、廣東之嘉應惠州、浙江之甯波紹

水銀可以煉硃砂故謂之銀硃銀硃入火仍燒為水銀故西人以為一物

興、湖南之永州、湖北等處、

水銀 大武衣士云、水銀產於貴州、威衣亞士云、硃砂產於山西、教士在北京者云、山西硃砂井極多、其覓礦之法、祇於地面畧開淺窟、聚草木而爇之、使其地燥、倘下有硃砂、必浮星點於窟、窟邊即可深鑿得礦、又謂中國亦產水銀、第有其說、不詳其地、無從究驗也、帮伯梨謂水銀產於廣西之北流縣東十五里山中、又廣東浙江湖南安徽等處均有、

黑鉛銀 帮伯梨云、廣西廣東福建浙江湖北湖南安徽等處

皆有之、

金 中國產金、皆在洋子江之南、安徽江蘇二省、已經幫伯梨說及、其餘他省、以俟來者、

滇南礦廠說畧

凡金銀韞於山、必有以顯諸外、開礦者須體認從何處開起、與用何器具傢伙爲便、開礦之口曰礌、開出之礦、須以火分辨其爲金銀銅錫鐵鉛之質、故有礦必有爐、凡開礦須募集各處有名礦工安插、立長約、定規條、嚴其禁令、備及不虞祭祀礦神、隨俗忌諱、而後可以有恒而實收其利矣、

辨礦

凡山面有微藍色、下必有銀礦、採者卽就搜覓、設礦面有磁石與陶泥下必有銅、大抵五金韞於礦內、其迹形於面者、

謂之礦苗、老於礦者、謂山蘊金銀各礦、其苗必四佈、猶之瓜藤綿蔓根枝葉菓生長相連、覓之者須識根之從起、故或搜獲零星碎塊、小段絲脈皆枝葉也、間有稍夥亦抵菓結之類、非其本根也、且苗之新者、礦必少、苗之老者、礦自富、亦卽此理、然非久歷考者、弗能辨也、礦苗名種甚多、一曰不定苗、地瘠者有之、下無礦、間有亦衰、一曰鋪山苗、散佈山面、而無根必定無礦、一曰枯樹苗、形如枯樹、並無枝葉、下亦無礦、一曰模板苗、爲新結之苗、入土不深、開取可驗、其結礦之年代、一曰掛刀苗、節節斷續、按苗直攻、下无

有礦、然盛衰無定也、一曰大苗塊大礦富、多結於大石之下、攻採較難、須揭去石塊、方能得礦也、

礦槽

辨礦之後、繼以開採穴山而入、謂之槽、當口護以木如門、謂之攔槽、門槽上鑿如捲弓、謂之堡、槽中謂之荒、土謂之鬆荒、槽中有石曰硬甲、直攻橫攻斜攻各隨其礦苗、用鎚者在右、用鑿者在左、防捲穹之或陷也、橫木以格之謂之天篷、碍崎嶇不便工作、鋪木以平之謂之地板、鑿謂之夫、鑿土者謂之行尖、各認一區、而鑿者謂之區夫、分區定界者謂之司夫、

礦具

開礦之具、鎚鑿爲先、鎚以鐵爲之、長約七八寸、鑲以木柄、工人一手執鎚、一手執鑿、鎚大者則用一人兩手執之、執鑿者又一人、鑿長五寸、上作圓頭較大於鑿、以護手也、鑿之長者、約一尺、以供鍬石之用、所取之礦、運以麻袋、深四五尺、實礦肩負而行、硐開既深、設風櫃鼓風、以舒鬱氣、此法誠爲未善、蓋硐之深者、氣鬱尤甚、加以燃火攻工作、而鼓風不能達其奧、故礦內遇雨天則潮濕最重、遇暑天則酷悶難堪、其工人殊形艱苦、礦內陰黑、非火不見、每所設燈一盞、四五人共之、

燈以鐵爲之、容油半斤、柄長五寸、燃以綿紗、又有戽水器具、或竹或木爲之、用之以戽礦內之水、

礦質

礦之高下不等、色紫黑者謂之老鴉翎、有如火色而帶藍者爲最、每百斤可煎銅五十斤、間或最佳者、可煎至七八十斤者、謂之黃金白、然而甚罕見、洗礦煎銅、水淨爲上、水渾則銅亮、銀礦之色、以黑者爲佳、礦工謂之鹽沙、煎銀最多、更有大花小花之名、又有謂之銅假銀者、砂面黑色如銀砂、煎出爲銅、中有銀質、入火爐煎之、形如鐵、再入重煎、後以分金爐分

之、則銀判矣、謂之銀假銅者、色綠、紋如馬齒、中含銅質、過三爐火而銅亦判矣、白鉛之礦中亦含銀質、宜煎以土鍋、惟安南人有知之者、

礦爐

煎金之爐、以黃泥爲之、座長式、底開一尺、上圓高約八尺、空其中、如覆鍋、開二口、一以進火、一以納砂、爐承之下、多錐氣孔、可塞可開、以舒火燄之用、爐承最爲關繫、製須加意、或以鹽拌土爲之、煎時先以細炭入之、燒二三點鐘、再入粗炭、後然鼓鞴揚風、使火焰烘化、砂炭隨時增入、三人遞次鼓鞴、不

時看驗、勿使火炭過度、煎銅亦然、惟銅始出爐、謂之氷銅、或澆以水、或盖以泥、或淋以米泔使冷、則銅質堅、鎔銀之爐、大小有二、小者爲蝦蟆爐、以泥爲之、長三四尺、闊一尺、高一尺、圓其上、如魚脊、上開一口以納炭、下開一口以受風、置礦砂於爐中、底面俱夾以炭、再盖以砂、燃火鎔之、約一點鐘、銀之鎔者流於下、用磁鍋盛水置爐下、銀滴水中、卽凝、銀完撤爐、每次造新爐、大者謂之七星爐、有如墓者謂之墓門爐、七星爐長六尺、闊二尺、高二尺、周開七孔、上有口以進炭、炭布一層、沙盖其上、然後置礦砂於上、再盖以炭、復加以砂、下有口

曰金門、以磚爲之、火燒二點鐘、開金門以桿入探、防火候有不勻也、再閉金門、燒二點鐘、或四點鐘、銀之鎔者、皆墜於爐下、如碗形矣、斯爐用可永久、故又名萬年爐、至風櫃之製、以木爲之、形圓如枕、大者長丈二尺、須合三人之力拽之、其小者爲一人所能勝、燒火之具、有木鏟以添炭、有鐵桿以撥火、並驗火候、洗礦之用者、有耙有篩、耙以鐵爲之、廣一寸、高六尺、厚一寸、柄長六尺、篩以竹爲之、形圓大小不等、爲篩礦土之用、

供給

礦廠之最要者、曰油與米、米以造飯、油以燃燈、司事者、須先籌及費本不貲、且集數千人、朝夕供役、一旦失食、則紛然瓦解、每燈日需油半斤、供四五人之工、人衆燈多、油不宜缺、工始無間也、其次則提煉需炭、炭每爐能納礦砂萬斤者、炭稱之間、或有過者、昔有礦砂萬斤、祇需炭二三千斤者、法之善也、煉銀之爐、每六點鐘需炭六七百斤、間有每點鐘需炭二三百斤者、法有不同也、炭之乾者燃之易、爐濕者火力較烈、然不宜於煉銀、煉銀者惟木炭可用、煤類等炭、非其所宜、炭質有二、木炭鬆輕、煤炭堅重、木炭煉銀、煤炭煉銅、各有所宜、

凡用煤炭、均須入爐、先煆其去濕氣、烟氣、成爲枯煤、然後碎而用之、鹽亦要件、水用以洗砂、並以濕炭、鹽除日食之外、和泥鹽爐亦所必需也、

譯宋應星天工開物一節 係雲南通志中校出

凡銀中國所生、合浙江等八省所生、不敵雲南之半、故開礦煎銀、唯滇中可永行也、凡雲南銀礦、楚雄永昌大理爲最盛、曲靖姚安次之、鎭沅又次之、凡石山硐中有鈽砂、其上現磊然小石、微帶褐色者、分了成徑路、採者穴土十丈、或二十丈、工程不可日月計、尋見土內銀苗、然後得礁砂所在、凡礁砂藏深土如枝分派別、各人隨苗分徑橫挖而尋之、上楮橫板架頂、以防崩墜、採工篝灯、逐徑施钁、得礦方止、凡土內銀苗、或有黃色碎石、或土隙石縫有亂絲形狀、此卽去礦不遠矣、

凡成銀者曰礁、至碎者曰砂、其面分了若枝形者曰鉚、其外包環石塊曰礦、礦石大者如斗、小者如拳、爲棄置無用物、其礁砂形如煤灰、底襯石而不甚黑者、高下有數等、商民鑿穴得砂、先呈官府驗辨、然後定稅、出土以斗量、付與冶工、高者六七兩一斗、中者三四兩、最下一二兩、其礁砂放光甚者。精華洩漏。得銀偏少。凡礁砂入爐、先行揀淨淘洗、其爐土築巨堆、高五尺許、底瓷屑炭灰、每爐受礁砂二石、用栗木炭二百斤、周遭叢架、靠爐砌磚墻一朶、高闊皆丈餘、風箱安置墻背、合兩三人力帶拽、透管通風、用墻以抵炎熱、鼓鞴之人方克

安身、炭盡之時、以長鐵叉添入風火力到、礁砂鎔化成團、此時銀隱鉛中、尚未出脫、計礁砂二石、鎔出團約重百斤、冷定取出、另入分金爐、一名蝦蟆爐、內用松木炭匝圍、透一門以辨火色、其爐或施風箱、或使交箑、火熱功到、鉛沈下爲底子、其底已成陀僧、別入爐煉、又成扁擔鉛、頻以柳枝從門隙入內燃照、鉛氣淨盡。則世寶凝然成象矣。此初出銀、亦名生銀、傾定無然紋、即再經一火、當中正現一點圓星、滇人名曰茶經、逮後入銅少許、重以鉛力鎔化、然後入槽成絲、絲必傾槽而現、以四圍匝住、寶氣不橫溢走散、其楚雄所出又異、彼硐

砂鉛氣甚少、向諸郡購鉛佐煉、每礁百斤、先坐鉛二百斤於爐內、然後煽煉成團、其再入蝦蟆爐沈鉛結銀、則同法也、此世寶所生、更無別出、方書本草、無端妄想妄註、可厭之甚、大抵坤元精氣、出金之所。三百里無銀。出銀之所。三百里無金。造物之情。亦大可見。其賤役掃刷泥塵、入水漂淘而煎者、名曰淘釐錙、一日功勞、輕者所獲三分、重者倍之、其銀俱日用剪斧口中委餘、或糅底黏帶、布於衢市、或院守掃屑、棄於河沿、其中必有焉、非淺浮土面、能生此物也、凡銀爲世用、惟紅銅與鉛兩物、可雜入成僞、然當其合瑣碎而成鈑錠、去疵僞

而造精純高爐火中坩鍋足煉、撤硝少許、而銅鉛盡滯鍋底、名曰銀銹、其灰池中敲落者、名曰爐底、將銹與底同入分金內鑪塡火土甑之中、其鉛先化就低溢流、而銅與黏帶餘銀、用銙條逼就、分撥井然不紊、人工天工亦見一斑云、

譯浪穹王崧礦廠採煉篇 雲南府誌校出

太史公曰、天下熙熙、皆爲利來、天下攘攘、皆爲利往、斯言也、所指甚宏、而於礦猶切、游其地者謂之廠民、廠之大者、其人以數萬計、小者以數千計、雜流競逐、百物駢羅、意非有他、但爲利耳、無城郭以域之、無版籍以記之、其來也集於一方、其

去也散之四海、揚子雲曰、一閧之市、必立之平、況幾千萬人之所萃乎、要不過開採煎煉二端、因而百務叢生、設制度、定紀綱、寖以成俗、其事至繁碎、述之以爲博物之助、凡廠皆在山林曠邈之地、距村墟市鎭極遠、廠民穴山而入曰䃚、曰硐、卽古之坑、取礦而出、火煉爲金、卽古之冶、滇之廠、銀銅爲多、其法最詳、礦猶玉之璞、珠之蚌也、主之者名曰管事、出資本募工力治之人、無尊卑皆曰弟兄、亦曰小伙計、選山而劈鑿之謂之打䃚子、亦曰打硐、畧如採煤之法、䃚硐口不甚寬廣、必傴僂而入、慮其崩摧、撑柱以木、名曰架鑲、間二尺餘、支木

四、曰一廂、硐之遠近、以廂計、弟兄入礌硐曰下班、次第輪流、無論晝夜、視路之長短、分班之多寡、以巾束首曰套頭、挂燈於其上、以鐵爲之、柄直上、長尺餘、於末作鉤、名曰亮子、所用油鐵、約居薪米之半、其中氣候極熱、羣裸而入、入深苦悶、挖風洞以疏之、作風箱以扇之、掘深出泉、穿水竇以洩之、有泉則礦盛、金水相生也、水太多、製水車推送而出之、謂之拉籠、拉籠之人、身無寸縷、蹲泥淖中如塗附、望之似土偶、而能運動、礌硐內、雖白晝、非燈火不能明、路直則魚貫而行、謂之平推、一往一來者、側身相讓、由下而上、謂之鑽天、後人之踵、接

前人之頂、作階級以便陟降、謂之猓夷樓梯、兩人不能並肩、一身之外盡爲土石、非若秦晉之窰、可爲舍宅、釋氏所稱地獄、諒不過是、張僧繇變相、未必繪及也、礦有引綫、亦曰礦苗、亦曰礦脈、其爲臧否、老於廠者能辨之、直攻橫攻、仰攻俯攻、各因其勢、依綫攻入、一人掘土鑿石、數人負而出之、用錘者曰錘手、用鑿者曰鑿手、負土石曰背荒、名曰砂丁、土內有豆大礦子、曰肥荒、撿出尚可煎煉、硐之深下者曰深井、硐開而平者曰城門硐、硐中石圍土砂者曰天生硐、掘硐至深爲積淋浉陷曰浮硐、攻者不得出、常悶死、或數人多至數十數百、

實氣養之面如生、有突立向後人之人索飲食者、啐之則僵仆、名曰乾蠟子、死於礌硐、卽委之死所、不敢以出、礌硐內分路攻採、謂之尖子、計其數曰把、有多至數十把者、礌硐礦旺、他人丐其餘地、以攻採、謂之斯尖子、斯字之義、殆取於毛詩斧以斯之、斯者析也、或有東西異綫共渠、各攻一路、迨入而兩綫合一互爭、名曰品尖子、又有抄尖截底之弊、探知某礌硐有礦、從旁攻入預邀其礦路、謂之抄尖、或從底仰攻、上達於礦路、謂之截底、此則相爭無已、殺傷亦所不顧、既得礦而煎煉之、名曰做爐火、又曰下罩子、凡廠之初闢也、不過數十

人、裹糧結棚而棲曰火房、所重者油米、油以燃燈、米以造飯也、四方之民入廠謀生、謂之走廠、久之由寡而漸衆、開採有成效、乃白於官司、申請大府、飭官吏按驗得實、專令一官主之、稱爲廠主、聽其治、平其訟、稅其所採煉者入於金府、府以一人掌其出納、吏一人、掌管文書、胥二人、供伺候之役、游徼其不法者、巡察其漏逸者、舉其貨、罰其人、廠主所居曰官房、以七長治廠事、一曰客長、掌賓客之事、二曰課長、掌稅課之事、三曰爐頭、掌爐火之事、四曰鍋頭、掌役食之事、五曰鑲頭、掌鑲架之事、六曰硐長、掌槽硐之事、七曰炭長、掌薪炭之事、

一廠之礶硐、多者四五十、少者二三十、計其數曰口、其管事又各置司事之人工頭以督力作、監班以比較背荒之多寡、其刑有笞有縛、其笞以荊、曰條子、其縛以藤曰縶、揎兩拇懸之梁棟、其法嚴、其體肅、廠民多忌諱、石謂之硤、爲石音近於失也、土謂之荒、爲吐土音近於吐也、且又不能變金也、好謂之徹、爲好音近於耗也、夢謂之混腦子、爲夢屬虛境也、礶硐石堅、謂之硤硬、以火燒硤、謂之放爆火、礦一片謂之刷、礦長伏硤謂之擐、大礦謂之堂、土石夾雜謂之鬆荒、易攻鑿、其礦不長久、凡攻鑿宜硤硬、硬則久可獲大堂、凡礶硐畏馬血、塗

之則礦走、畏印封、封之則引苗絕、凡礦最善變、積礦盈山、未及煎煉、或化爲石、佩金器者不入礌硐、有職位者不入礌硐、不鳴金、不燃爆、不呵殿、祀西嶽金天大帝、祀礦脈龍神、謂神故僰夷、畏見冠帶吏也、廠既豐盛、構屋廬以居處、削木版爲瓦、編篾片爲墻、廠之所需、自米粟薪炭油鹽而外、凡身之所被服、口之所飲啖、室宇之所陳設、攻採煎煉之器械、祭祀宴饗之儀品、引重致遠之畜產、均當畢具、於是商賈負販、百工衆技、不遠數千里蜂屯蟻聚、以備廠民之用、而優伶戲劇、奇技淫巧、莫不風聞景附、覬覦霑溉、探丸胠篋之徒、亦伺隙而

乘之嘗有管事資本乏絕用度不支招募之衆勢將瓦解管事徘徊終日寢不成寐念及明日天曉索債者支米油柴鹽者紛沓而至何以禦之無可如何計惟一死而已輾轉之際礌硐中忽於夜半得礦司事者排闥入告管事喜出望外起而究其虛實詢其形質高低踰時更漏既盡門外馬喧人鬧廠主及在廠諸長咸臨門稱賀俄頃服食竹器錦繡羅綺珠璣珍錯各肆主者贈遺絡繹充牣階墀堆累几榻部分未畢慧僕羅列於前庭駿馬嘶鳴於外廐効慇勤譽福澤者延攬不暇當此之時其爲榮也雖華袞有所不及其爲樂也雖登

貨殖傳以鐵冶起家至二千萬五千萬誠哉其有之也

仙有所不如凡廠人獲利謂之發財發財之道有由䃒硐者有由爐火者有由貿易者有由材藝者有由工力者且有由賭博者盜竊者其繁華紛擾亞於都會之區其侈蕩驕奢過於簪纓之第嬴縢履蹻而來車牛任輦而去又或始而困瘁繼而敷腴久之復困瘁乃至逋負流離死於溝壑是故廠之廢興靡常轂擊肩摩煙火綿亘數十萬家倏爲鳥巢獸窟荆榛瓦礫塡塞溪谷然其餘礦棄材樵夫牧豎猶往往拾取之語曰勢有必至理有固然市朝則滿夕則虛求存故往亡故去其此之謂與

譯倪愼樞採銅煉銅記　雲南通志校出

鑄山爲銀、大要有二、曰攻採、曰煎煉、凡視產銀之山、欲其如堂如覆敦、博以厚、斯耐久採、採際觀山崖石穴之間、有碧色如縷或如帶、卽知其爲礦苗、亦有澗嚙山坼、礦砂偶露者、乃募丁開采、穴山而入謂之磄、亦謂之硐、淺者以丈計、深者以里計、上下曲折、靡有定址、謂之行尖、尖本器名、狀如鑿硐中所用之物、奇出謂之棚尖、土砂謂之荒、石謂之甲、碎石謂之鬆甲、堅石謂之硬甲、左右矗而立者曰墻壁、亦有隨引而攻引卽礦苗中荒旁甲幾同複壁者、覆於上者爲棚、載於下者爲

底、橫而閒者爲門、大抵礦砂結聚處必有石甲包藏之、破甲而入、堅者貴於黃綠豬藍、脆者貴於融化細膩、俗謂之黃木香、得此卽去礦不遠矣、寬大者爲堂礦、寬大而凹陷者爲塘礦、斯皆可以久采者也、若浮露者山面一斲卽得、中實無有者、爲草皮礦、稍掘卽得、亦不多者、爲雞抓礦、參差散出、如合如升、或數枚或數十枚、謂之雞窠礦、是皆不耐久採者也、又有形似雞抓、屢入屢得、入既深、乃獲成堂大礦者、是爲攡堂礦。亦取之不盡者也。礦之名目不一、其佳者有黃胖綠豆青綠墨綠、佳者爲白錫臘色、紅紫金錫臘色、深紫尤佳、火葯酥

色深黑質鬆脆、俗皆謂之徹礦、徹卽淨廠、俗淨爲徹、又有亞子礦疊疊山腹、採之如析磚墻、亦屬佳品、塩砂礦色青黑或帶黃綠則次矣、穿花綠石中夾礦、又其次矣、尤下者爲鬆綠、內外純綠、腥分極低、止可爲顏料之用、此攻採礦之大畧也、至於煉礦之法、先須辨礦一得卽可入爐、帶土石者、必捶揀淘濾礦汁、稠者、取汁稀者配之、或取白石配之、礦汁稀者、取汁稠者配之、或以黃土配之、方能分汁、謂之帶石、礦之易煉者、一火成銅、止用大爐煎燉、其爐長方高聳、外實中空下寬上窄、高一丈五尺、寬九尺、底深二尺有奇、前爲火門、架炭入

礦之路也、紅門下爲小孔、謂之金門、撤取渣㶿之竇也、後爲風口橐籥之所鼓也、每煅一爐、俗謂之扯火一個、徹礦須四十桶、用炭百鈞、次礦惟倍、加麋炭五之一、下礦三倍而差、加麋炭三之一、火候停勻晝夜一週、渣㶿質輕、自金門流出、即從金門中鈎去灰燼、銅質沈重、融於爐底、閃爍騰沸、光彩奪目、以漬米水澆之、上凝一層、拑揭而起、用松針糠覈之類、掠宕其面、淬入水中、即成紫板、或得五六餅、六七餅不等、初揭一二餅渣滓未淨、謂之毛銅、須改煎方能純淨、自三四揭後、則皆淨銅矣、其有礦經煅煉結而爲團者、礦不分汁之故也、

亦有本係美礦、而亦結爲圓者、製尖法火力不均之故也、然一火成銅之廠寥寥無幾、其餘各廠竝先須窰煆後、始以爐融、窰形如大饅首、高五六尺、小者高尺餘、以柴炭開礦、泥封其外、上留火口、鑪有將軍爐紗帽爐之分、將軍爐上尖下圓、其形如胄、紗帽爐上方下圓、形如紗帽、竝高二尋十分高之四、爲其寬之度十分寬之四、爲其厚之度、亦有高一尋者、其寬與厚亦稱之、餘全大爐、又有蟹殼爐、上圓下方、高一丈有奇、寬半之、深尺有咫、其餘亦全大爐、礦之稍易煉者、窰中煨煆二遍、中煎煉一次、揭成黑銅、再入蟹殼爐中煎煉、即成蟹

殼銅、揭淬畧如前法、其難煉者、先入大窨一次、次配靑白帶石入爐一次、煉成氷銅、再入小窨翻煆七八次、仍入大爐、始成淨銅、揭淬亦如前法、計得銅百斤、已用炭一千數百斤矣、此煎煉銅之大畧也、又有所謂銅中撤銀者、其礦堅黑如鑌鐵、俗謂之明礦、先以大窨煆煉、然後大爐煎成氷銅、再入小窨翻煉七八次、亦同前法、復入堆爐、形如椑器、首置橐籥尾置銅瓦、擠徹鉛水攙和底母撤成淨銅、擠出鉛水、入罩爐分之、罩形如龜甲、大尺餘、加火於外、亦有入窨翻煆之後、卽入將軍爐煎煉一日、銅汁流於爐內、銀汁流於窩外、復以銅入

堆爐煎成黑銅、再入蟹殼爐、揭成蟹殼銅、以銀入罩子煎成廠銀者、約計萬斤之礦、用炭八九千斤、不過得銀五六百斤、廠銀一二十兩而已、此其煎煉稍有不同者、以其礦本不同、而礦中所出者亦不仝也、煎煉又必擇水火深山寒浚之水、不可以淘洗礦砂、惟瀦蓄和平者可用、淬揭以清泉、則銅色黯淡、惟用米泔則其色紅活、此湯丹廠之所由名也、窰中之火、宜於輪囷薪木、稍開以炭、取其火力之耐久也、鑪中惟可用炭、松炭雜木炭、取其猛而烈也、栗炭取其勻而足也、亦有因其價之昂廉不仝而酌用者、此則人事之區畫計較也、惟

煎揭蟹壳、必用松炭、取其極猛而極烈、易於擠撤渣燥、萬不可以他炭通融者也、其採取也如此、其煎煉也如此、得銅不綦難哉、

礦廠考畧

地爲產金之毋、然五金散佈不聚、難於採取、唯滇省爲五金萃結之地、採取可以永行、但須知其聚結之區、方能穴取、至辨認山中磯礦苗、而求其定向、亦自有道、

易門太守吳姓者、有說云、設如五金產地中、能自移動、則必彼此尋常易礦、如其不然、則所產者、必聚集於一處、辨礦之

法、須觀其龍、如類礦脉、則乘勢開採、遇有形跡、則當實事講求、考驗其苗之所指、且於近處採訪居民、以實其耗、凡韞礦之處、山能發光、俗謂之礦火、類天亮之色、夜間可以跡見諸寶、並可測其韞寶之區、此亦可藉之一證、

大興廠說云、求礦之要、在能採開採之區、凡在二山相向、其土隔交界之處、有泉瀉出、則礦必聚焉、跡苗穴礦而入、所遇者、或爲艸皮礦、或爲雞巢礦、或爲堂礦、或爲塘礦、不定礦色或綠或翠、或爲錫蠟色、或黑如火葯者、皆有之、大抵銅礦多含銀、銀礦亦多含銅、分之之法、先淘洗、後煎煉、分煉之法、或

用底母、或用帶石、皆不出此二質、
大寶廠說云、凡有礦之處、必有綠絲、苗夾於石磚之間、或如帶、或如絲、趨向不定、難必其礦處、或經大雨之後、露見於山面、則易得礦、凡居民商賈遇此綠跡、卽多方尋驗礦所、募集工人、設廠開採、五金之凡在礦、如瓜蔓之有根、根之深者、謂之大礦、設於山面、見有綠迹、曰三江綠者、穴深二尺許、可得草皮礦、間有苗見於石潭之上者、穴深數十尺、始得礦、而微、此爲無根之礦、俗又謂之雞巢礦也、礦之淨者、曰徹礦、大堆者、曰堂礦、在隔水之下者、曰塘礦、有礦曰松綠者、其色表裏

皆綠、設置之水中、愈顯愈翠、此爲無用之礦、祗可爲顏料之用、有礦曰錫蠟者、其色如蠟、又曰白錫蠟、其礦碎而質重、曰火葯酥者、其色黑、質鬆而輕、此礦最貴、有礦含銀銅各半者、曰銅扯銀、又曰銀扯銅、此礦須先洗去土沙、而後火分之、卽得曰底母者、卽鉛質、以爲提銀於銅之用、曰帶石者、以合於礦、謂之分汁、易於提煉也、近來大寶廠覓得礦、其色黃而紫者、內含二質、其價値貴不可量、欲提煉其礦、須用本礦近處之泥石、以爲帶石、

凡礦苗見於石潭之上、或綠或翠色者、開採之礦曰明礦、或

開稍深而得礦少者、即所謂之草皮礦、須另開別處、方能得眞礦、若得雞巢礦之跡、則再攻一日或半日之路、必得新礦、然易盡間有因此而得多礦者、謂之擺塘礦、凡廠工先開得礦者、必抽其所得中之一二分酬之、

凡礦開既久而遇墻壁直攻而過之、恒得大礦、頂斜如瓦、底平如版、或三堵、或五堵、即所謂堂礦也、每遇斯礦邊、最堅而難攻、中甚鬆軟、此係礦脈合聚之區、結礦如堂也、頂窄底闊者、亦爲塘礦、質與前礦無異、惟形與色有稍別也、礦色有黑綠、有墨綠、間有全黑者、又有豆靑絲穿花綠、大亞子者、遇豆

青綠墨綠礦、多含別質、又有名亞子礦者、始無論何礦開遇疊磊石墻者、攻破之、則見錫蠟、白錫蠟、或油錫蠟、或紫金錫蠟、皆爲佳質、如遇火葯酥、反爲低品、

凡遇礦色或純綠、或黯綠而帶黑者、曰大花明礦、則知其有含銀、若銀礦之含鉛者、然且易於分煉、其法與銀中提銅、仝歷火則銀浮於面、參之以底母、則銀判、再以銀鉛合質、提之乃得淨銀、大抵平常銅礦、有銀者千斤之礦、可提銀三四斤、

凡礦含數質者、設礦爲堅質、如砂石之類、則稍難分煉、設爲軟質、如泥土之類、分煉甚易、銀礦則參以底母、銅礦則參以

帶石、至於錫礦、金礦、祗用一洗、卽可分判、凡銅礦最富者、爲豆綠之色、或夾黃拌綠之色、如其色爲紫金錫蠟、則不貴、其黃胖綠之礦、每含穿花色之礦、提煉須用帶石、

近南安州之香樹坡廠、有說云、五金生於山之有墻有瓦、如胎䨥於腹之有衣涵其中者、曰堂穴、而口者曰門、開至二三十尺、遇綠墨石、或細砂或䆛化埴土、卽爲礦苗、如攻破堅石之後、仍得草皮礦者、須直攻以前、必得眞礦、凡欲得眞礦、須攻至數十尺、或至數千尺、務攻透最堅之石、若近礦墻、須加意攻之、見寶石、或黃綠赭藍者、謂之黃木香硐、內形如瓦、如

版者、則去礦不遠矣、

香樹坡礦、有紫金紅綠錫蠟深絲綠二質、提煉業有定法、如爲徹礦更佳、先以火煆驗其質、色亮則配以黃土、色濃則配以帶石、礄質薄而含砂石、曰穿花豆者次之、須提煉數次、方可參以白石煎煉也、

凡定提煉之法頗難、須常驗劣之合用、火力勻稱方可、不然則能還生、復須再煉、近定提銅之法、造大小各爐、能合次第容配礦炭之數、造爐須算準煎煉何色之銅礦若干斤、用炭若干、照數造之爐、始合用、

白羊廠說云、煉礦火力有三、隨其爐之異、曰窰、曰大爐、曰蟹殼爐、礦先於窰中翻煉二次、乃入大爐、大爐有二、曰將軍爐、頂尖底圓、曰紗帽爐、頂方底圓、高十五尺、闊五七尺、底深三尺、每爐可容礦二十桶、(每桶約六十斤)煎煉須用松木炭千餘斤、煎一周時、成爲黑銅、再入蟹殼爐一次、可成淨銅矣、蟹殼爐者、圓其頂、方其底、高八九尺、闊四五尺、深一尺、可容黑銅四十斤、煤炭五十斤、煉成、則銅流下入爐底、底置水一窩、以凝之、煉黑銅爲蟹殼銅、約剩十分之一、

者囊廠說云、該廠用大爐、曰將軍櫃、高七尺、闊四尺五寸、金

門一尺七寸、爐底鍋深二尺、風箱置爐後、高於金門三寸、爐有二大者、闊五尺、高四尺、底深稱之、小者高闊各五寸、深四尺、礦先入大爐煎煉、每萬斤之礦、須用煤炭四百斤、礦而後加青白帶石、再行翻煉、每礦七千八九百斤、煉出冰銅一千六七百斤、又入小爐、翻煉七八次、又耗約二百斤、再煉至末、可剩淨銅六七百斤、煎煉始末、凡十次、須煤一千四五百斤、可出淨銅百斤、

各廠煎煉爐製各有不同、惟提銀以鉛、或於銀中提銅、如香樹坡廠之法、到處不易也、香樹坡廠煉銀之法、就地上以上

築爐闊九寸、頂稍殺、高十五尺、底深二尺、下向開爐門以入礦土、煤炭、前向開金門、後向置風箱、設礦、係上質、每爐入礦四十担、用煤三千斤、中質則入礦七八十担、用煤三千五六百斤、下質則入礦一百担、用煤四千斤、一日之後、可以成銅、如火力過熱、或過微、則銅不成色、而成團矣、別廠則不同、按次第爐火翻煉、銅流凝於水、凡九次、曰九冰、九炒、亦有祇煎煉二次者、係用松木炭、火力較勻故也、銅鎔沈於爐底、自金門流出、澆以洗米泔浸於水中、使冷乃成紫版銅、須翻煉六七次、如尚未淨、而含別質者、謂之毛銅、須復行煎煉也、

或問煉礦、惟松炭梨炭爲佳、從來煉礦者、皆不能逃此二炭、別木之炭、皆不可用者、何故、且有礦之山近處、樹木易盡、皆須購自遠方、其運載之費甚鉅、似須轉運礦土、以就產煤產木之所、均之運也、擇其費省者就之、豈不便乎、蓋有不然者、譬如大功廠、爲礦產最富之區、其礦非梨炭之火力、不可以煎煉松炭已爲過微、不能一火而成、須緩緩煉之、所可取者、易於分質也、至欲省費運礦、以就產木產煤之所、則須由岸路運行、且須能通運銅之路方可、況洗礦亦大要事、煉礦之地需水、產煤產木之地、未必皆有合用之水、如大功廠、係用

麗江之山煤、設運礦以就之、不但距運銅之路甚遠、而亦難於取水、蓋煤與木所盛產之區、皆大山之頂也、其地氣最冷、持煉尤艱、故無如運炭以就礦之爲愈也、惟須酌量其應用之數、以運就之、始不至虛糜耳、

香樹坡廠說云、梨炭與松炭、雖木質相和、而實有顯異、梨炭燄活、松炭烟多、然蟹殼爐必不可少、以其煎銅色最活故也、該廠恒運其銅、於省局、見其銅皆侶一火而成者、蓋所用之炭、係梨木松木二炭合用之也、斯木前此每百斤值錢二百二三十文、現今每百斤、值至二百文、緣近處木盡、其所來者、

途遠費鉅、後此則蟹殼銅、將不能煉矣、現尚取至賤之燒質、以合松炭、用之無已、亦將圖移礦土、以就產木之區也、所可圖者、以松炭惟煉蟹殼銅、為不可缺、其餘煎煉可以不用也、

或問金係本有、抑或水中所生者、舉凡有脈之富礦、多為水所窪居、須僱工以治之、其法分二班、一班鑽山以出之、一班開渠以疏之、如此者須開若干河道以通水、應如何採取礦質、

香樹坡廠說云、水能生金、亦能養金、無水則火剋之、故礦中水愈多則金愈富、金富水愈難治、通水渠道、要相定礦勢開

之、設礦在山之中腰、或稍高之處、則易於濬渠使流於山下、若礦在山下、則須設法以抽之、抽水之器、用竹筒、取其節之較長者爲佳、其器有用至三十餘架者、當水未吸上時、多有礦質塡塞筒口不能出者、須日日創行新法、糜費之鉅、不可測度、香樹坡廠近日不能獲利、卽是故也、

東埔治以北探路記卷十三

目錄

鉛廠

鐵廠

遠印度各部民種

蒙古種

黑種

遠印度阿爾福羅土番

中國南土澳洲土番

高加索種類黑人

雲南銅礦

雲南銅礦、較他礦盛、其賦稅較銀礦爲多、金鉛錫鐵各礦所不及、故紀礦先及銅礦、餘礦次之、

雲南産礦、以銅爲最、銅局以省會爲總、粤東西湖南北幷貴州各省、皆就採辦、其例課、每銅出礦百斤、官抽一斤、謂之抽課、又每四斤抽一兩以供雜耗、謂之通商、商販出口、關吏復征之、計出礦銅百斤、出口寔祇七十五斤十四兩也、倘欲得寔銅百斤、許折值以銀代課、其三項課銀、惟抽課者盡數解部、餘供本省公需、至廠務則道員督辦、府直隸州經管同通

以下專管、

雲南府各銅廠

萬寶廠 廠在易門縣西北五十里、舊名雜栗樹今爲萬寶山易門知縣專管礦脈、亙遠逾數十里、乾隆三十七年開採、四十三年、定年額銅三十萬斤、遇閏加額二萬五千斤、每百斤抽課十斤、通商十斤、銅價每百斤、定銀六兩九錢八分七厘、現每年採銅二十七萬一千五百斤、

大美廠 廠在羅次縣北三十里、礦脈原於冷水口、廣陰朝壁二山、乾隆二十八年、開採四十四年、定年額銅二萬四千

斤、遇閏加額一萬五千斤、每百斤定價銀六兩九錢八分七厘、近日漸旺、年採三萬二千四百斤、

武定州屬各銅礦

獅子尾廠 廠在祿勸縣北二百餘里、元寶山卽獅子山近金沙江形如獅子、廠在其下、當獅尾之處、東川府知府經管、明時開採旋卽封閉、乾隆三十七年復開、四十三年、定年額銅二千四百斤、四十五年、增額銅三千六百斤、遇閏加額二千九百斤、只納抽課通商二款、銅價仝上、現每年解部銅、實應五千四百斤、

大寶廠在武定西一百二十里、武定直隸州經管、乾隆三十年開採、四十三年、定年額銅七千二百斤、遇閏加額八百斤、銅價每百斤、定銀六兩、近每年採銅八千六百斤、其稅課隣近新開之地廠、獅子廠、馬鞍山等廠勻科

東川府屬各礦

湯丹廠在東川府西北一百六十里、巧家廳境內山、綿亘七十餘里、產銅冠絕各廠、明時已有開採者、獲銅無考、乾隆間開採甚旺、四十四年、定年額銅三百一十六萬斤、嘉慶七年、改額二百三十萬斤、遇閏加額十九萬一千六百六

十九斤應納三項課釐每百斤定價銀七兩四錢五分二厘近解京銅二百零八萬一千四百九十九斤十五兩六錢九龍箐廠在其西南乾隆十六年開採聚寶廠在其西十八年開採觀音山廠二十三年開採裕深廠四十七年開採皆屬湯丹

碌碌廠在會澤縣西一百六十里廠近高山氣候極寒夏尚着棉冬皆雨雪舊屬四川雍正四年改隸東川府開採乾隆四十三年定年額銅一百二十四萬零八十斤四十五年改額八十二萬三千九百九十二斤嘉慶七年定額六

十二萬斤、遇閏加額五萬一千六百六十六斤現解京銅實應五十六萬一千一百斤、龍寶、興隆、多寶等廠均屬焉、

大水溝廠在巧家廳西南雍正四年開採獲銅不等乾隆四十三年定年額銅五十一萬二千二百二十二斤、嘉慶七年定額四十八萬斤、遇閏加三萬三千三百三十斤、現解京銅應三十六萬一千九百九十斤十五兩、

大風嶺廠在巧家廳西近於金沙江、其地春多颶風、乾隆十五年開採、獲銅不等、四十三年、定年額銅八萬斤、近解京銅七萬二斤、大寨、杉木箐二廠屬焉、

茂蘢廠在巧家廳西北近金沙江、氣候甚熱、乾隆三十三年開採、四十三年、定年額銅二十八萬斤、遇閏加額二萬三千三百三十斤、現解京銅二十五萬三千三百九十五斤十五兩六錢、以上四廠稅課價値、仝於湯丹廠、

紫牛坡廠在巧家廳境內、乾隆四十五年開採、四十六年、定年額銅三萬三千斤、遇閏加額二千七百五十斤、課釐仝於湯丹銅價每百斤、定銀六兩九錢八分七厘、近解京銅二萬九千七百斤、

昭通府屬銅廠

人老山廠在大關廳西北四百九十里、乾隆十七年開採、四十三年、定年額銅四千二百斤、遇閏加額三百五十斤、每百斤定價銀六兩、近解京銅應三千七百八十斤、

箭竹塘廠在大關廳西北二百三十里、地名丁木樹又名八里樹礦脉遙長約六七里、大關同知經管、乾隆十九年開採、四十三年、定年額銅四千二百斤、遇閏加額三百五十五斤、每百斤定價銀六兩、近解京銅應三千七百八十斤、

樂馬廠在魯甸廳境內、魯甸通判專管、銅夾銀氣、乾隆四十三年、定年額銅三萬六千斤、嘉慶十三年改定額銅二萬

六千斤、遇閏加額八百三十三斤、每百斤定價銀六兩、現解京銅應九千斤、

梅子沱廠在永善縣境內昭通府經管、皆收買金沙廠夾銅銀礦、來此煎煉、乾隆四十三年、定年額銅四萬斤、遇閏加額一千六十六斤、每百斤定價銀六兩九錢八分七釐、近解京銅應一萬八千斤、

長發坡廠在鎮雄州西北、地名戈魁、東有林口紅岩五墩坡響水白木壩阿塔林、南有花橋發鹿河山羊拉巴大魚井、北有木衝溝二道林銅廠溝麻姑箐巴茅坡等地、長發坡

其總名也、乾隆四十三年、定年額銅一萬三千斤、遇閏加額一千零八十三斤、每百斤價銀六兩、近解京銅應一萬一千七百斤、

小宕廠在永善縣北四百餘里、細沙溪邊、永善縣經管、乾隆二十五年開採、四十三年定年、額銅二萬二千斤、遇閏加額一千八百三十三斤、每百斤定價銀六兩九錢八分七厘、近解京銅應一萬九千八百斤、

澂江府屬銅廠

鳳凰坡廠距路南州六十里、乾隆六年開採、四十三年、定年

額銅一萬零二千斤、遇閏加額銅一千斤、每百斤定價銀六兩、近解京銅一萬零八百斤、

紅石岩廠在路南州東六十里碁卜山下、舊名龍寶廠、乾隆六年開採、四十三年、定年額銅一萬二千斤、遇閏加額銅一千斤、每百斤定價銀六兩、課銅現應一萬零八百斤、

紅坡廠在路南州東十五里、乾隆二十五年開採、大興廠距城三十里、乾隆二十三年開採、發古廠在發古山、一名梍桿山、乾隆三十七年開採、以上三廠乾隆四十三年、定年額銅各四萬八千斤、遇閏加額銅四千斤、每百斤定價銀

六兩九錢八分七厘、近約解京銅各四萬三千二百斤、

曲靖府屬銅廠

雙龍廠在尋甸北九十五里、距府城二百四十五里、乾隆四十六年開採、四十八年、定年額銅一萬三千五百斤、遇閏加額銅一千一百二十五斤、通商銅每百斤、抽二十斤、官買餘銅七十斤、每百斤定價銀六兩九錢八分七厘、近解京銅應一萬零八百斤、

順寧府屬銅廠

甯台廠在順甯縣東北五百二十里、廠舊衰微、惟礦脈水法

均佳、嗣漸旺盛、乾隆四十六年、定年額銅二百九十萬斤、遇閏加額二十四萬斤、內應紫板銅九十萬斤、每百斤、定價銀五兩一錢五分二厘、蟹殼銅二百萬斤、每百斤、定價銀六兩八錢九分七厘、近解京銅二百九十萬斤、本省公需銅五十八萬九千五十七斤七兩、

永北廳屬銅廠

得寶坪廠在永北南瀾滄、湖北近東山稅關、永北直隸同知經管、乾隆五十八年開採、嘉慶三年、定年額銅一百二十萬斤、道光十四年、改年辦銅六十萬斤、後改至三十萬斤、

遇閏加額銅二千五百斤、只納抽課通商二款每百斤定價銀六兩九錢八分七厘近解京銅二十七萬斤、

大理府屬銅廠

白羊廠在雲龍州西北二百七十里白羊山下舊係銀礦、夾有銅氣、近成銅廠、乾隆三十五年開採、四十三年、定年額銅十萬八十斤、遇閏加九千斤、每百斤定價銀六兩、近採銅九萬七千二百斤、供本省公需、

大功廠在雲龍州大功山、山形如椅、近於象山寺、小竹山對面、礦脉散廣、乾隆四十二年、定年額銅四十萬斤、遇閏加

額銅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三斤、每百斤定價銀六兩九錢八分七厘、解京銅斤、應三十六萬一千九百九十九斤十五兩七錢、鄰有新開各廠、在羅伊山者、曰滇廠、在孟龍山者、曰孟龍廠、曰虎道坪廠、曰沙河廠、

楚雄府屬銅廠

寨子箐廠在南安州東北三百餘里、衆山圍拱、乾隆三十六年開採、四十三年、定年額銅一萬一千二百斤、遇閏加額銅九百三十三斤、近供本省銅局、年應一萬零八十斤、

馬龍廠在南安州西南二百五十里、舊本銀廠、雍正七年開

採、乾隆四十三年定年額銅四萬四千斤、遇閏加額銅三百六十六斤、每百斤定價銀六兩、現運本省銅局、年應三千九百六十斤、

香樹坡廠在南安州東南二百十五里、原名鳳凰廠者、在廠之面山、康熙間始移今處所採未盛、因閉、乾隆九年復行開採、易門縣經管、四十八年定年額銅七千二百斤、遇閏加額銅六百斤、納抽課通商二款、每百斤定價銀六兩、乾隆五十二年、定年額銅十萬斤、每百斤定價銀六兩九錢八分七厘、近解京銅十萬零五百斤、本省銅局二萬四千

二百四十斤零九兩六錢、

秀春廠亦名安鳳渚在定遠縣南一百三十里、艨艦江所過之山定遠縣經管、乾隆四十六年開採、五十年、定年額銅四千五百斤、遇閏加額銅三百七十五斤、抽課之外、通商每百斤抽二十斤、價銀每百斤、定價六兩九錢八分七釐、本省銅局、年應三千六百斤、

麗江府屬銅廠

廻龍廠在麗江縣西三百餘里之麗江山、乾隆三十八年開採、四十五年、定年額銅七萬斤、遇閏加額銅五千八百三

十三斤、納抽課通商二款、年解京銅二萬斤、紫板銅每百斤定價銀六兩、蟹殼銅每百斤定價銀六兩九錢八分七厘、近撥本省銅局、應六萬三千斤、其在西南一百五十里、爲札廠、東南一百二十里、爲來龍廠、均屬焉、

臨安府屬銅廠

義都廠在臨安府西一百五十里、距雲南府易門縣西南一百里、蒼龍大山中易門縣經管、乾隆一十三年開採四十三年、定年額銅八萬斤、遇閏加六千六百六十六斤、納三款課厘、礦劣銅低、每百斤定價銀六兩九錢八分七厘、初

開採時、年得銅一百五六十萬斤、後漸衰微、近解本省局銅、年應七萬二千斤、

金釵廠在蒙自縣西南九十里、康熙四十四年開採、乾隆四十三年、定年額銅九十萬斤、遇閏加七萬斤、應納三款課厘所採之銅、夾雜黑鉛色黯、每百斤祇值四兩六錢、黑鉛中夾銀氣、每百斤應抽小課銀一錢、年解京銅四十萬斤、

綠礦銅廠係官廠在甯州北、嘉慶十一年開採、十三年、定年額銅一萬二千斤、遇閏加額銅一千斤、通商每百斤抽二十斤、每百斤除抽課通商二款、實銅七十斤、每百斤定價

銀六兩九錢八分七厘、近解本省局銅九千七百斤、

青州廠在元江東北七十里、礦脈直至青坪山、康熙年間開採、乾隆四十三年、定年額銅六萬斤、遇閏加五十斤、每百斤定價銀六兩、近解本省局銅五萬四千斤、

按册載各廠年解京銅七百六十四萬五千六百五十斤、供各省採辦銅一百七十萬零七百十斤、餘銅九百三十四萬六千三百七十斤、統計詳數解京銅、應七百六十四萬五千六百五十九斤十三兩九錢、各省採辦銅、應一百二十三萬九千三百五十八斤零六錢、雲南之銅廠、可謂盛矣、

雲南銀礦

臨安府屬銀廠

模黑廠在建水縣治內、建水縣經管、乾隆七年開採、每兩抽課一錢五分、雜耗三分、年計征課五十兩、

個舊廠在蒙自縣南當雲南之邊界、蒙自縣經管、康熙四十六年開採、課稅仝上年征課銀二千三百零六兩、

東川府屬銀廠

棉華地廠在個舊廠西北近金沙江、鄰於四川、乾隆五十九年開採、課稅同前年繳銀五千一百零六兩、

金牛廠在會澤縣西南、會澤縣經管、乾隆六十年開採、課稅仝前、年征課銀二百八十九兩、

昭通府屬銀廠

樂馬廠在魯甸廳西八十里、魯甸通判經管、乾隆七年開採、課稅仝前、年徵課銀六千三百五十三兩、

金沙廠在永善西南金沙江邊、樂馬廠之北、永善縣經管、乾隆七年開採、課稅仝前、年繳課銀一千一百九十九兩、

銅廠坡廠在鎮雄州西三百餘里、近於長發坡介于封閉銀銅鐵各廠之間、鎮雄知州經管、乾隆五十九年、前開採、課

稅同前，年徵課銀一千一百一十九兩、

廻龍廠在府治西，近於瀾滄江，乾隆四十一年開採，課例仝前，年征課銀三千八百九十四兩、

古學廠即安南古廠在中甸東南，乾隆十六年復採，年徵課銀二千五百二十二兩、

永昌府屬銀廠

三道溝廠在永平縣內，永平縣經管，乾隆七年開採，每百斤硃砂抽課十斤，年徵課銀四十兩、

順甯府屬銀廠

湧金廠在順甯縣西南、順甯縣經管、乾隆四十六年開採、課例與模黑廠仝、年徵課銀五百六十兩、

楚雄府屬銀廠

永盛廠在楚雄縣南、乾隆四十六年開採、每礦三分、官抽其一、年計折價、徵銀二百十七兩、尚有新開盛龍廠、課例每百兩抽一錢八分、并歸永盛廠、

土革喇廠南安州西、南安州官辦、康熙四十四年開採、年徵課銀二十兩

石羊廠在南安州西南、安州經管、每百兩抽正課一錢、雜課

一錢、年計徵課五兩餘、

馬龍廠在南安之西、近於楚雄、康熙十六年開採、每礦一石、抽課二斗二升、每礦十箕抽課二箕二合、估價折銀年計徵銀五百一十六兩、

嘉慶十六年、統計以上十五廠、共徵課銀二萬四千一百一十四兩三錢、

大理府屬銀廠

白羊廠在雲龍州、雲龍州知州經管、乾隆三十八年開採、每銀一兩抽課一錢五分、雜耗三分、

沅江州屬銀廠

大和廠在新平縣西南、新平經管、嘉慶十七年間開採、課例

與白羊廠仝、

東川府屬銀廠

角麟廠在會澤縣東、會澤縣經管、乾隆十六年開採、課例仝

上、

順寧府屬銀廠

悉宜廠在耿馬土司、乾隆四十八年開採、年徵課銀八百兩、

遇閏加六十六兩、

新開各銀廠

東升廠在永北廳永北同知經管、道光十一年開採、每兩抽課一錢三分五厘、道光二十六年并入得寶坪廠、

礦山廠在永北廳東、角麐廠西、近東昌府、東昌府經管、嘉慶二十四年開採、每值錢一千文、抽課一百八十文、折銀解部、道光十五年并入棉花地廠、

大模廠在沅江州之新平縣、新平縣經管、道光十二年開採、每兩抽課一錢五分、雜耗三分、道光十五年并入大和廠、

青龍廠在鎮沅州、鎮沅同知經管、道光十七年開採、每兩抽

一錢叁分五厘、

白馬廠在麗江鶴慶州、鶴慶知州經管、嘉慶二十年開採、每兩抽課一錢四分四厘、

新興廠在開府文山縣、文山知縣經管、道光二十一年開採、每兩抽課一錢、

漢新廠在楚雄府南安縣威遠知州經管、道光二十三年開採、每兩抽課一錢五分、雜耗三分、

以上七廠所徵課銀皆以補別廠所不足者

金礦

金自三代以來所共寶抽金課自元朝始責雲南省每年納金一百八十錠每錠値銀五十兩明時採買貢金一千兩値銀八千兩迨後金價漸昂增銀一千兩嗣復加至三千兩計此時金價十一倍於銀雲南金課年約七十兩金後降至二十八兩近統金錫鐵鉛諸課所增亦屬無幾

麻姑廠在開化府文山縣西南開化知府經管雍正八年開採每金牀一張月課納金一錢叁分年徵金十兩一分正遇閏加九錢一分

金沙江廠在永北西南江邊近於石屏州永北同知經管康

熙二十四年開採、每金牀一張、月納課金一錢、年徵課金七兩二錢六分、遇閏不加、

麻康廠在中甸中甸廳同知經管、乾隆四十九年開採、年徵課金一十一兩二錢、遇閏加五錢、

黃草壩廠在騰越州西、大興江在其西、騰越廳同知經管、嘉慶五年開採、金有三色、首色者每兩抽課一錢五分、次色、每兩抽課八分、三色每兩抽課四分、年共徵金三錢九分五厘三毫、遇閏加課金三分二厘九毫、

以上四廠、嘉慶十五年、統計共納課金二十八兩八錢六

分五釐三毫、遇閏加一兩四錢六分二釐九毫、解歸戶部、

個舊廠在蒙自縣、蒙自知縣經管、康熙三十六年開採、每百斤抽課十斤、每百斤定價銀四兩零三分六釐一毫、年額錫價銀四千兩、各商販錫出滇、每九十九斤爲一塊、每二十四塊爲一合、每合抽課稅銀四兩五錢、抽軍餉銀三兩五錢七分八釐、年計二項稅銀應三千一百八十六兩、

鉛廠

鉛礦有四所採之鉛、色白者曰倭鉛、煉倭鉛用土爐如缸、周圍皆以木燃火、礦貯土鍋之內煉之、黑鉛則以銀爐煉之、每

百斤均抽正課十五斤、雜耗五斤、通商十斤、皆沽價折銀、通商項白鉛每百斤折銀一兩八錢二分至二兩、黑鉛則一兩二錢八分至二兩正、其餘每百斤皆折銀一兩四錢五分至一兩六錢八分四釐、此爲年例定價也、

塊澤廠
卑浙廠

卑浙在羅平州、塊澤在平彝縣、均係平彝縣知縣經管、雍正七年開採、年額辦省局倭鉛二十一萬九千七百六十九斤、抽正課鉛折銀三百九十九兩九錢八分、餘課一百九十九兩九錢二厘、平餘銀六十七兩八錢八分六釐、通商銀一百三十五兩七錢七分二厘、關稅銀六十七

兩八錢八分六厘、遇閏省局加鉛一萬九千一百一十四斤、各課照加、又辦省局黑鉛三萬三千四百一十五觔、正餘課銀六十四兩五錢、

者海廠在會澤近於銀煤二礦、會澤知縣經管、乾隆二年開採、因裁東川鐵局、者海廠暫閉、嘉慶八年因建水普馬廠礦盡、者海廠復開、年辦省局白鉛二十一萬九千七百六十九斤、課例同前、每百斤定價二兩、嘉慶二十二年辦白鉛十五萬六千九百七十七斤、遇閏加一萬三千八十斤、

阿那多廠在會澤縣、會澤知縣經管、年辦東川府局、黑鉛一

萬一千九百三十三斤，每百斤抽課十斤，遇閏加辦九百九十四斤，官價與白鉛等。

妥妥廠在尋甸州，尋甸知州經管，乾隆十三年開採，年辦本省黑鉛叁萬三千四百一十五斤，每百斤定價二兩一錢，遇閏加辦二千斤。

鐵廠

雲南鐵礦共十四所，年徵課銀二百八十一兩五錢三分六厘，遇閏年徵二百九十六兩一錢五分八厘，石羊廠南安州知州經管，鵝赶廠鎮南知州經管，三山廠陸涼知州經管，

紅路口廠馬龍知州經管、龍明廠石屛知州經管、小水廠路南知州經管、河底廠鶴慶知州經管、礄靑沙子永定三廠均騰越同知經管、濫泥箐廠礄嘉州判經管、椒子壩廠大關同知經管、老吾山廠易門縣經管、猛烈廠威遠同知經管。

遠印度各部民種

遊探所經之地、民種各異、其風化之善者爲蒙古種、其色黃、又曰黃種、在於遠印度間者、率皆畧似、其情性語言、則皆隨地而異、卽如安南柬埔南掌等部、肌色較濃者、亦關乎地土、非天成另外於黃種也、故暹羅緬甸等部、亦有畧差、至於各部土番、則種類迥異、愚智不等、或臣服遠印度、或自主者、大率皆在山麓間、按其種類之易別者、在遠印度南地者、與澳洲種仝、北土者與高加索同、玆按遊歷程次、紀其種別如左、以便等閱、

遠印度半島東南之安南種、
柬埔寨介於安南法埠與南掌間之柬埔種、
湄江岸中央之南掌種、
湄南江岸之暹羅種、
怒江介於伊拉烏抵夾岸間之緬甸種、
中國之華民、
以上均爲蒙古種、其色黃、名爲黃種、
遠印度南土居民、與中國南界之土番悉皆黑種、
中國南界天山內之土番、皆爲粽色種、

蒙古種

安南安南北地居民、爲蒙古種之最醜者、身中、體橫、項短、肩削、力弱皮粗、頭則項平角展、後凸額覆、面則顴高鼻平、目小唇厚、下唇外向、鼻孔撐張、睫皮鈍厚、鼻邊深凹、猙獰殊甚、肌色黃暗、甚於中國南掌而淸於柬埔寨、其皮膜之粗厚、則爲遠印度各部之最、下部支骨、男則膝蓋外向、女則腿骨駢連、故其行動獨異於遠印度各部民、每一步則全體隨之旋動、以其腿無轉輪、兩足如運旋規也、是以舉右足則左踵如環心、右足旋步如弧形、舉左足亦如之、其脛骨拘彎者、亦行動

堯時已有南交之名卽交趾也安得云未通交趾乎謬甚

致然也安南民種之易識別者、在於足之拇趾、其與次趾分距甚開、斜向入內、男女皆然、爲遠印度各部所不同、近現安南民種、多混他類、欲辦淨者、以趾驗之、皆不差失、排沙格山內之土番、雲南之土酋、足趾與安南似、當是其分裔也、當其耶蘇降生前二千二百八十五年、卽洪水橫流後六十三年之時、中國已識有交趾之國、且交趾之名、卽謂其趾之異、中國史載如是、余按其時、中國尚未通交趾、何以能識、且四千餘年來而足趾依然不變、均足異也、此行所紀安南民種、祇舉北地大概、緣近日居民、多非土著、卽如下安南居民、盡皆

東京產也、大率南安之民居於北地者、恒壯於南、誠以南皆平原、北多山嶺、力食不同、强弱因異、且南原民種混亂殊異、故其肌色較淡、俗漸向化也、安南中高顴平鼻削肩彎脛之種、爲黃種中之別類、亞細州之北、與蒙古間、均間有之、在遠印度各部中、則惟安南部如是、然多與雲南遠印度他部等種混、故無從驗其淨晰、勢不得不卽北地之土著而論、以其較之雲南流寓、尤易識別故也、其婦女全體、未曾詳紀、茲畧足之、大率與男人同、惟胸較前突、手善搖擺也、

柬埔寨

柬埔寨居民、不惟較安南人爲壯、卽在遠印度各部

之中亦堪稱最其人身方肩闊筋粗骨壯脛直顋隆如卵目平準尖鼻孔撐張遜於南安人顴亦稍殺膝骨向外亦差體氣精神均冠於各部肌色較黃按蒙古種之色緬甸種爲暗次即柬埔寨也隣境嘛喇呷之種略與相類

南掌　南掌民居在遠印度各部中爲秀原與暹羅種全派故最相類其形格近於柬埔寨惟肩畧窄力稍殺色微白其情性與中國差似人亦聰穎目度微斜額高面方鼻正準直偶有如其所塑之神像者且準直顴微則面如棗形故有誤謂爲歐洲種者凡蒙古種以及遠印度各部民人頭額以上頂

皆較長於白種、獨南掌人不同、蓋非淨種、混有白種故也、然此本難考驗、惟以幼孩覘之、最易識別、倘以醫學詳究、當知其異、故斯民爲遠印度各部之最近於白種者、雲南近界、斯種爲多、男女質類皆同、女之體格性力、與男人較、等於歐洲男女之較、故南掌之女人、其聰頴不遜男人、爲遠印度各部所不及、婦女之乳、小於歐州婦女、而善生育、

暹羅　暹羅居民、與南掌最相類、其不同者、惟頭頂較長耳、其肉紋稍細、爲緬甸印度所不及、

緬甸不果　緬甸不果二處、爲遊探所未及、而亦紀其民種者、

蓋在遠印度時、途遇行旅一隊、皆緬丕二處之人、第未悉其爲商賈耶、抑其國王所差派者、因得略叙其種異焉、按二處之人、最爲相似、其異於他部者、丕果之人、純爲蒙古種、其身材畧勝於遠印度各部高者居多、其肌色黃濃、似於印度、緣其境內黑番雜處、種色愈混愈濃也、其目末小、第視之恍若較圓緊於暹羅南掌各居民、鼻平小、顴微腮弱、脣薄口小、體格性力、與各部民等、緬甸居民、較強於南掌、氣力亦壯、餘與丕果同、

黑種

遠印度之土番、性馴俗善、支派分衍、散處各方、其性俗雖不盡同、亦無甚變、其分派聚處者、立長安揷、井井有條、非別種土番所能及、所居皆擇山林茂翳之處、安守方隅、不尙爭鬥、其畊作亦較他番勝、昔人謂被南掌人驅廹不容、竄處山中、斯言未可作據也、寔緣山樹焚灰、以之壅土、倍腴於平原、易於耕種、故其視平原非所樂處也、其耕種之法、衹用一斧斫伐山木、列晒使乾、聚而火之、使其成灰、散佈周面、經雨之後、以木棍一根、鑿地撒粟、所種之處、沿邊環鑿淺溝、蓄洩雨水、初年之收、得粟甚豐、平地腴田之所不及、二年稍次、間或三

年之收、仍有甚旺者、因其地有大樹、焚後積灰較多也、三年之後、地漸近瘠、曠使萌蘖、約十年草卉樹林、輙復翳穢、再行焚種如前、斯法行之和煖均匀之地爲最宜、過熱者生長反拙也、此不特土番如是、卽安南南掌柬埔等處山民、種於山中者亦同、惟地不及其腴、收不及其盛、特可久種耳、其餘多草少樹之原、非近於江河之口者、皆不及山麓之腴、且樹既無多、焚灰不足以肥地、勢必藉工壅肥、其難較甚、此足見土番之樂處山林、不易去藉之故、其農無牲畜耒耜溝洫之繁、雖其植法未善、然懶者無論、其勤者亦皆足衣食也、所用之

斧、樵薪農士所皆需、雖未甚適用、尚係解識鎚鐵之後始有、前此幷斧亦皆缺乏也、其所種者、爲印度麥、爲瓜、爲歐州瓜、爲煙、爲棉、爲中國蔴、所衣者皆蔴爲之、佈種入土、約費三月之工、然亦不甚勞頓、過後則毫無所事、日在醉鄉、其酒或米酒、或菓酒、皆有、又數月、種植漸長、壅肥頗勤、繼即挾弩射獵、山林之中、鹿麋甚多、所用之斧、亦携自隨、或以斫薪、或斷取山中可食之根類以療饑、斯時宿粮將罄、饑色漸形、又復數時、秋收將穫、青黃不接、皆聚蛙虫等類以爲食、饑不聊生、爭奪輒起、間或盜他部之餘粮者、論其風化、固爲下等、然較勝

於此時之澳大利亞甘守下風者、且其人均非絕劣、其安揷立長、頗有制度、惟苦不自覺、愁不自憐、惜乎其愚也、所著無衣、同於遠印度之南以幅布寬逾雙掌長足周身者圍之、不能紀年歲、計數目、所紀者祇能自一至十、不識珍寶、其種之始也、與安南柬埔寨南掌等民仝時、而各民待之別具一心、等同輿隸、

遠印度阿爾福羅土番

土番之名有二類、一隨各方土音之名、如安南名之曰麻衣、柬埔人名之曰北囊、南掌人名之曰解思、中國名之曰猓猓

此所云阿爾福羅卽阿非利三字之對音以爲是阿非利加洲人之種類以其色黑故也

斯、其實皆阿爾福羅種也、一隨其分派而異其名、然支衍繁庶、名號紊雜、未能晰紀、特缺之、阿爾福羅種、居澳洲者甚多、與澳洲各島土番不同、茲紀之以免淆混、其人身中面紫而淸、尙未及黑、較淡於印度等番、腦盖上尖、額低而展、髮際圓如環、鬚純黑、耳大而帖、耳柱粗、雖不釘孔亦同、面平稍差於蒙古種、面下削、紋直而現、鼻較印度種爲大、孔亦較展、目深而平、與蒙古反、目骨高起、眉猙近目而彎、顴無甚凸、畧如黃種、筋現骨露、口大唇厚、腮骨直、牙床大、大牙左右各四、與他種同、惟澳洲種大牙偶有左右各五者、鬚微虬、較蒙古種爲

早出、由上唇連兩腮、身上多毛、聲厲醜、其俗以口大者爲美、餘與他類同、女人亦皆畧似、身稍圓、乳微大、貌靈性、均遜黃種、事男人謹、著衣較多於男、蔽其胸、與安南女人異、遠印度南地諸島土番、與此畧同、惟體較窄長、四肢亦長、而股尤甚、身方、筋隱、厚髀碩腹、所食米少、雜菓居多、日食必倍常人、始足充腹、化液少、下濁多、故體瘦而腹碩、飲食致然也、南掌待如奴婢之土番、所飲食之物、較爲補益、其在南地者、安土馴良、隣近居民、都無交涉、在北地者、性類相同、然多遷徙近復稍改舊習、常見其在內地與他類者交來南邊之土番、目

角亦漸斜、不似舊時平橫、目皮與黃種者無異、聰穎巧思、亦漸日有、南掌之上克彌、東部中之突斯卒皆體橫背闊股粗、據拉克來訪聞突斯種行當與緬甸邊界混其風化、近已遠勝他種土番云云、其飲食亦劣、等於南邊各島土番、其種植艱、收穫少、偶產棉有售諸雲南者、其崇神立像、等於安南人澳洲種土番、近與高加索種土番雜亂、漸失舊狀、自印度之北至緬甸及中國皆有之、突斯原與仝支、性似較類、歸斯之在東埔寨山中者、與其差異、因歸斯非原自澳洲也、諸種土番、近皆知治山煅鐵之法、其所處之山有鐵礦者、悉皆開取、

惟未探閱、想其法必未周、拉克來論其鍊鐵之法、並土風之變、似有過許者、南掌上之土番、目細而斜者、雜中國民種也、腦益平者、雜南掌民種也、其音洪其力強者、雜高加索土番種也、然種類雖雜、色終不改、其所以致雜之由、皆緣等處居民、偶有入其地內居住者、然其夥衆盡皆能辨、遇有被雜之種、轉使勻派各處、期其廣佈之意、澳洲人之視土番、無他處之視阿爾福羅之卑、其詳無暇闡述、特拉巴脫爾來自澳洲者、圖各種之形、頗費苦心、繪亦逼肖、足以較驗異同、欲求周至、嘗於千八百二十九年、梨順紀遊詳說中求之、內有土番

身體詳論、阿爾福羅方言辨音、備供考試之用者皆有之、茲祇能舉其關要也、土番有遷於澳洲者、由遠印度駕獨木舟、望澳洲直駛印度下之嘛喇呷島、并與澳洲接脈星佈之各小島、海洋間隔、竟能越流直抵澳洲之南、緣須時遠印度土番庶衍、加以黃種廹處、故不得不遷、卽澳洲各島之土番、當時之闢地而處者、亦復不少、或在島中、或在海濱、聚類羣居、茲數百年來、漸就衰零矣、

中國南土澳洲土番

南掌之土番、體格本偉、在中國之南者尤甚、雲南四川貴州

等處土番、不下四十支派、與安南西藏滿州中國各居人不同、分爲二類、其色黃者、謂之白猓猓斯、其或黑或淡者、謂之黑猓猓斯、亦謂之黑番、即雲南昔時之土著也、中分二種、一爲澳洲種、即前之所論、一爲高加索蠻子苗子理蘇斯等番、佈居各省者、初不外是、自黃道內天氣平和之山谷、以至極冷之山巔、皆有之、居於平和之山谷者、自爲習慣、其在寒山之巔者、亦不畏冷、然遊食無定處、平和山谷之間、中國緬甸幷雜處之人亦有居之、山之巔者、則維高加索種居之、熱地幷山邊潮濕之地、反非所習也、其種植之宜、因地而異、居於

谷者、植穀籐芋棉等、居於山者、除麻麥香麥草菓萬壽菓外、其和平地氣所宜者、皆不生長、華人之在雲南邊界者、色必漸濃、黑人之處冷地者、色漸淡、此足見色皆因地而異、故土番之居寒山者、色近漸淡、微有黃意也、中國闢土增疆、祇及於平和山谷、宜於畊植氣候者、其畏瘴疾愁暑病之地、皆棄與土番、所繪祇有遠印度南土澳洲種土番一圖、其居中國者、未曾繪及、然即圖而與印度之北者較、已大懸殊、遠印度之北、蠻氣體格、均已漸改、差似蒙古種、目之皮蓋亦似黃種、昔時驗其同於高加索安南等種土番也、居中國者、體格之

偉、緣居山林所致、其心性則因鄰於風化之民、幾有百年、漸移其習、其種植率皆盡年勤作、等於中國安南等處、居民態度日進、膽識日壯、故雖素居白種之地、與各類土番伍、亦非所憚、與黃人交接甚和、與高加索雖有往來、然未許其擅入山界、華人迫處其地、故其向化移風、非他處土番之所敢望、

高加索種類黑人

中國南垂之高加索、卽黑猓猓斯之一種、皆係山居、其體格不惟與歐州印度之土番不同、卽其男女服著、亦與遠印度等番迥異、前卽墾地利之波海蒙種、惟墨守舊習、略知耕種

耳、其人力強膊闊、男女體格皆同、步履合度、雙股整直、其色不及印度之黑、與澳洲淨種土番不相上下、面圓紋直、額高而平、鬚虬而黑、較蒙古種爲甚、上連兩腮、目平廣、眉秀準直、顴平、鼻大小稱、口合度、間或過小者、脣微厚、腮得中、齒整頷微廣、喉下角度幾至整角、蒙古種者皆純角、其女人較美於遠印度、氣力等於男人、鄰右女人皆遜之、所居之山高約二三千法尺、中國人憚之、種類繁庶、不相關蠻、每山自成一部、多少不等、自雲南至蒙古一帶、各山皆有、統計誠屬不少、斯種見之紀載者、皆云爲白黃二種、糅亂而成、其說實爲臆度、

按近山居人與其叅亂者、竟成爲黑猓猓斯矣、

柬埔治以北探路記卷十四

目錄

論遠印度種植土性

法人舒裴者、地學最精、其於草木土性、辨之甚悉、欲究其詳、當就叩之、茲特就遠印度塲圃種植之異者言之、自知所見不廣、聊為將來驗種植異同者之證、當不無小補、其餘深入地塥、無關種植扼要者、姑缺焉、

遠印度種植之法、與歐州不同、其地江河廣闊、介於江河之間者、盡皆沃野、山則與歐州相埒、在北者山居四分地之三、平野祇居其一、其為溪泉山瀑、錯綜圍繞者、約二十餘處、方各不逾數法里、設繪之圖中、大不盈點、而其中尚有小湖無

數、尤無從登繪也、其在湄江岸淤下之地有二、一近江口之處、間於衆山之中者多沃野、一呑於石山之中、山產花剛石、西士脫石、瀑泉流注者、亦頗不瘠、山之下小山森立、名目繁雜、土音聱牙、不勝譯紀、種植之地、分爲四等、一爲腴地、皆腴土沙泥、偶雜鉀灰山石、一爲小山之坪、皆沙石中夾腴土、多寡不等、一爲山地、皆花剛石、西士脫石之塊、其地夾土甚少、種植尙須選擇、一爲淤泥之地、皆在山腰崗邊泉流所注之處、其肥不亞於腴壤、所有種植之地、率皆不逾此四者、其餘熱帶江坡、土亦肥厚、如湄江邊一帶、支河最多、其岸坡之廣

皆有八法尺至十法尺者年有六月水退則以種菜菓之類、柬埔寨南掌亦仝多種菜烟之類、斯地所謂腴土者亦有異於歐州乃數百里之中、莫尋片石、雖偶有小塊、亦山中所遺落非地之固有也、即灰石爲土中素所固有之質、亦且罕見、此足見其種植之無難、至荆棘荒種之地、惟山間小坪偶有、其餘皆未之見也、且其種植之地、燥者少、溼者居多、雨水甚常、亢旱絕少、故開渠派水之事、亦所罕有、地之最腴者、無逾湄江港口之處、溯而上之、則有等差、故以排沙格之地爲最、潮水所及、其地較腴、次則柬埔寨土雖素肥、緣較高於諸流

之面、潮水不到、腴質不增、所以不及排沙格也、又次則南掌之下、地亦未瘠、惟山嶺較多、佔地較廣也、南掌之北中國之南爲下、其地全然山嶺、雖有腴地、祗餘山之邊、江之岸矣、遠印度土色亦與歐州有異、黑泥甚少、凡泥黑之地謂之燒質之澤、因草木漬化、地面結成泥塊、其質如煤、中國寒冷高山之處、並山間低處平原皆有之、層塥頗厚、取可代薪、而地最瘠、種植不旺、其在南邊者則不然、氣候炎熱、生長迅速、地之腴質、有樹木不能盡者、集凝於土而色黑、此亦惟潮溼當風之地爲然、產銕之地、土多紅色、遇紅土中有銕沙者、以之鍊

鐵頗富、

種植氣候

法人加尼者、記遠印度氣候最詳、採聞甚廣、欲知其詳、觀其所記而已、茲特專舉其要者、遠印度天氣祗分二候、不似歐州之有四時也、一爲高燥之候、卽歐州之冬令、一爲潮溼之候、卽歐州之夏令、計每年之中、自十月至四月爲高燥之候、餘皆潮溼之候也。當高燥時、雨水不絕、草木停萌、雨令初過、地內回溼、地面乾燥、故遍地裂縫、無從耕種、惟餘沙地與叢林之下、稍生細草、樹之大者、與草木根之深者、僅能華實、寒

暑表際此反降、其降度北甚於南、在安南早晨四點鐘、寒暑表二十度、南南掌十一度北南掌與中國交界之處、乃至冰鎔線與冬天同、雖寒暑迥殊、轉易設法、種植當溫和之候、則種宜溫之穀、高燥之候、則種宜冷之穀、安南天氣和勻、當不宜種穀之時、皆種菜菓、至湄江一帶腴地、樹藝年皆兩收、江坡窪注之水、足以灌漑、其餘他處種植、皆擇低溼之地、或近山泉、遇旱時便於取水者方可也、尚有山峽小田、燥濕二候俱能蕃息、水旱皆所不災、耕之者尚少、將來當必有闢而墾之也、卽如山脚稍高之處、衹用濬渠派水地盡膏腴、且開渠

亦非難事、一勞永逸、而土人弗計也、蓋不濬渠所以豐歉全繫諸天、濬渠則人力操其半、而業農之法愈精耳、中國皆然、安南數處、近亦倣行、將來必盛、南掌以上之地、現亦開渠引水近山之處、已成千頃良田、過此盡可以隨地皆然也、昇水之器、亦未曾見、遠印度爲水法周密樹木茂盛之地、較之埃及各國良甚、若用火機昇水、木炭皆其土產、田頃雖廣、無不瞬息灌溉也、即不用火機、以轆餅轉輪等具、使牛轉之、雖高燥之地、旱何有哉、在南南掌之南、東埔寨並安南叢林之處、耕種多苦無水、向使以此法行之、當不慮其歉也、其爲地本

枯槁或漏水之地、或地高於活泉、汲水無益、不得任其天然者、無論矣、餘皆肥地而低於山泉者、如排沙格安南等處、若純用此法、所費無幾、富庶日盛、果何樂而不爲耶、探路時滿懷勸行此法、奈創始頗難、且試造尙需時日、而其地土人皆慣墨守舊規、以創行新法爲難事、固無暇及此、當俟有志者行之耳、道中曾有數處土人、詢以澆田之法、至烏棒時曾與其官長言及、在南掌時亦有詢問水法者、因是處肥田不收者甚多、皆緣穀將熟需水時、而天恒旱故也、戽水之法、不必處處皆行、熱帶之地、雨水無關緊要。天氣寒熱、所差不遠、土

多迴潤溯濕居多。高燥絕少、隨時皆可耕種、並生長華寔最速、歐州亦偶有斯地、皆無須藉水也、至埴地則不同、潤難於乾、乾難使潤、非水不爲功、且生長華實甚緩、即江坡一帶亦然、或有樹木至五六月時始華者、較之熱帶之地、差遲一季、必擇樹木之性和煖合於地宜者、方可應候、此不特遠印度南北之差、即在中國內地、種植氣候亦屬不同也、湄江坡岸一帶、天氣愈北愈異、北南掌之地多山、山頂與平原天氣相差甚遠、大抵平原和煖、山頂較寒、相去在十九度至三十六度之間、排沙格之處、寒暑和折約二十八度、種宜溫和之樹

木生長之速、華實之盛蓋倍於歐州、第歐州能設法種宜熱之樹木、而斯地不能種冷地之樹木也、南掌地冷之處、寒暑約十八度、冬天江岸水退、可種西國菜蔬、天氣最溫和者、爲北南掌中國之間、冬天尚種溫和之菜菓、山夾平原之處、則種甘梨芭蕉、以及諸宜溫之種、山腰則種粟、尚有宜溫之樹菓間之、至山頂則皆宜冷之種、如橡木松木樺木等等、土番之處則種梨李胡桃蘿蔔等等、多皆豐茂、又善植中國之樹木、冬天則種麥、油子菜蘿蔔罌粟等等、夏天則種黍麥、麻、御米、蕃薯等、不特種植之盛、卽家畜山禽、亦甚繁多、游覽至此、

非一日所能遍及、設從大文之論、則何以山頂之種植者、不可以植于平原、而平原之所植者、不能以植于山上也、故土番樂居其地、而不羨平野之膏腴、凡有樹木植於高處而不蕃者、渠則移植稍低、皆森然茂盛、前此土番、亦曾遷居於山下、因氣候不服、乃復歸其故處日光、西國謂日光能生長萬類凡日光所不到之處草木皆不蕃息凡熱候之地日夜光氣終年相似、故時令雖易、而萬物生長遲速、無甚差異、至或陰或雨之天、則萬物祇能生葉而難華寔、卽溫和之地、樹木感光亦同、故樹蔭之下、花草不盛、歐州曾有試植菜菓於樹陰之處、皆不暢茂、而知種物皆

以向日爲佳、縱烈日炎蒸、較勝於樹陰之蒙蔽也、

雪　過北緯十八度、約二千法尺高山之頂、早晚尋常積雪、中國近西藏之山亦然、其餘各處偶有、非如全年不斷也、

雹　大抵地之近南者皆有雹、據土人云、雹粗而驟、屋宇俱傷、北緯二十二度之處、曾一次大雹、損壞樹木屋廬牲口良多、幸皆於農隙之候、不傷禾稼、

冰　雨令昔南掌高山之頂多結冰、寒暑表祗降至冰鎔線下一二度、冰已堅結矣、草木於每日早晨皆憔悴、至九點時日出凍鎔、始復鮮秀、天氣至下午轉煖、夜復大冷、故凡菜菓、

晚間皆以乾草蔽之、如此天氣、爲歐州所未見、故其草木生長、亦遜西國、

耕種農具

遠印度耕種之地有三、曰水田、曰溼地、曰燥地、水田最多、溼地次之、燥地又次之、水田者、水注土軟、犂之甚易、一犂之後、即可播種、收成豐足、爲遠印度諸田之冠、溼地者、初亦甚堅、須待雨水過後一二月、方可下犂、所植之物、多宜深種、故耕之者多用水牛、以其力猛犂深也、自帥岡至中國南界、凡有濕地、多種落花生、甘蔗、木棉、豆、靑蔴、香麥、罌粟、麥、御米等等、

間有數種可以淺種者、祇用黃牛淺犂、以其工省也、燥地者多在山頂高原之處、亦須雨水注足之後、方能耕種、所種者、香麥、蘿蔔、蕃薯、油子菜等等、其耕植既多費力費器、秋收反遜、故耕者寥寥、湄江坡岸之田、須待六七月雨水過後、方能耕種、遠印度北邊之田、雖無待雨水、然戽水亦屬費力、其法用手車一具、二人轉之、僅能戽水高一法尺有奇、用力既多、灌溉復少、惟可於無需多水之處用之耳、蓋彼不知用便捷之法也、遠印度耕者皆涉水至膝、地之寒者、兩脛皆有龜紋、然北邊受寒之苦、差強於南邊之受熱也、耕田多用黃牛、中

國牛隻缺乏、偶用驢馬、耕種之法、較之西國爲易、農無費事、即做器亦皆可用、緣土鬆無石故也、犂耙之外、尚有用曲式鋏鋤者、田邊牛犂所不到者、藉此鬆土、農夫之窮乏之不能畜牛犂者、皆以此犂自耕、新墾之田樹根草蔓多者、惟此鋤爲合用、江坡不廣之田、亦此鋤爲宜、又或以三齒鍤開土、入地可深二法寸、當高燥氣候、地土乾結、此鍤甚爲便用、其餘所用之農具、爲數無多、且皆式省製易、如犂耙鋤鐮等器、大率與中國同風、簸惟中國與柬埔寨有之、其製與歐州仝、車則遠印度所恒有、皆二牲口駕之、駕水牛者用載重物、駕黃牛

者載人、多山之處甚少、平地則多、安南柬埔寨中、尚有運轂之車、特用四方木片圍釘而已、戽水器具、惟中國有之、遠印度中或有中國人耕植者用之、

畜產

遠印度所產之畜、水牛、黃牛、猪、驢、騾、象、山羊、草羊、雞、孔雀、鵝、鴨、白鴿、兎、犬、蜜蜂、鷓鴣等等、其地不產羚羊、土人極敬牛、不食牛乳、牛死方取其皮、土番則食之、土番尚有造羊乳膏者、味最美、土人畜馬者甚少、惟富家偶有、或商賈用以載物、驢騾產中國、安南亦有、多市與西國人、柬埔寨安南多猪、南掌

之牛、較佳於他處、因他處皆以草代薪、牛缺喂食也、其餘細小家禽、不具贅論、

牧塲

遠印度牧塲、分為四類、一為高原、湄江岸居多、安南有之、一為崗上、並南邊沙漠之地、柬埔寨南掌皆有之、草細而肥、一在山中、北南掌溫和之地有之、草粗而長、遠印度牧塲雖皆未盡善、然而草菜生長甚速、刈之易萌、凡牧塲時須芟剔去其枯敗者、約二三年全行鋤墾一次、草始暢盛、濕地之草、生長較速、每四十日可刈一次、地燥者則須六十日、如欲草嫩、

早刈之亦可、惟斯地所刈之草、經雨之後、受日則腐、故刈後須以蓬葉遮蓋、無使雨日浸及也、凡溫和之地、牧畜較易於歐州、蓋喂畜健壯、以備春芸者、冬令之時也、而歐州地寒草枯、求芻不易、溫和之地、田皆青草、放牛於田、較之引牧他處草地、工省良多、迨草盡牛肥、正當春耕之候、實事半而功倍也、總之牧塲之宜畜者、柬埔寨平原爲最、山塲次之、牧之多少、隨地之廣狹、近柬埔法埠牧塲頗盛、將來必定繁息、土人喂牧得宜、得利較厚、佳者之牛、不市屠食、留爲孳息、北邊牧塲、近日幾廢無用、蓋其地皆山石、土堅耕難、牧牛無益也、

壅肥

糞田之厚薄、隨其民居、亦隨其氣候、中國民庶、故糞田多、南掌民少、故糞田亦少、南邊氣候、生長較速於北邊、可亦無庸多糞、然亦可以多糞增其收成、故糞之厚薄、隨其民居也、至北地定不能以多糞而冀收成如南邊者、則氣候限之也、遠印度糞肥之法、與西國相似、惟西國不用人畜之糞、而遠印度則全用之、與中國畧同、中國尙有用草灰者、湄江一帶則惟栽烟葉與種花者用肥、餘皆無有、安南居民繁庶、故用肥多、華人耕於帥岡者不少、其所壅肥、皆草灰合牛馬之糞、如

栽烟則每於根際挖土作孔壅肥於下、安南種菜恒於園中鑿坑、以人畜之糞調水蓄之、待其腐化、以之糞菜、其辦料之厚薄與西國化學之理符合、據云、獸骨與犬矢最厚、其中含鏻光質甚多、雀糞次之、馬騾草羊山羊象各糞又次之、豕糞爲下、歐州人亦云、

水

耕種用水、分爲三等、一雨水、次泉水、次溪河、雨水澆漑草木爲最益、緣天氣中分爲養炭二質、雨水挾炭氣而行、其中更有小蟲、皆能滋生草卉、湄江之南、年中雨水足供耕種、北邊

則不及之、且其田多與江水平、或有較低於江水者、故皆用江水爲便、湄江岸一帶稍有泉水、然皆雨水所注、非深谷山泉也、南掌田中有鹵泉、因地中有盬精結聚、偶遇鹹甚之處、禾稼不能生長、安南數處之田、皆其故也、井水與泉水相類、南掌中國有含盬灰盬精質之井水、人有取之者、江河之水隨天氣地土而異、蓋天氣燥時、山泉皆涸、則水濁不利於田、潮溼之時多雨水、則潤田稍利、至雨水盛時、雖爲江河盡皆雨水、且有漂溢肥地之汙泥雜滙而來者、以之潤田、較爲利益、開塢蓄水之法、南邊無之、北邊最多、以石爲堤、以木爲閘、

其製頗工、易於泒水、南邊雖高原處偶有、亦無堤閘、其製甚劣、

五穀

遠印度之地宜稻、其所產之稻、盛於宜麥之地所產之麥也、稻爲亞細州最要之粮食、沿湄江一帶見有六種、內三種產於樹木溼地、二種產於城外江坡大澤之際、一種產於北南掌山上、其種法各有不同、均非該處本產、皆從他處移種者、近則種收日盛、粒色自紫黑至白淡黃、加紅淡、紅金黃、皆有之、其粒式大小相去不遠、然亦可辨、其米質有二、一爲白、一

爲粘、白者當未煑時色甚光潔、粘者既煑後始光潔、中國人安南人歐州人喜食白者、土番與南掌人喜食粘者、以爲味甘、且可釀酒、並作粉餅點心等件、種亦易、惟須擇地之生長迅速者爲宜、想此種脂膏甚厚、以之釀燒酒必美、其耕種之法有三、一爲水田種法、一爲溼地種法、一爲燥候於江河坡岸種法、其種於水田者、易於他處、其地較廣、當畫區疊壘壘高約三法寸至六法寸、倘地係新墾者、以鋤開之、便於去草蔓樹根也、地經久種者、則以犂省工也、區中開濬渠道、或三或四、以通水區、周作總渠以受水、其製甚工、土人以泥壅渠

間、可開可塞、便於流水、蓄水地之汙下者、則有長流之水、無患其涸、地之稍高者、則當截水使止、慮其不足、其佈種之法、與歐洲種麥種菜均屬不同、法先於近庄田邊開一小區、壅肥其土、以種播之、既苗之後、則拔以佈於田、插苗之候、北早於南、中國較之遠印度南邊、有兩月之差、約自三月初旬至五月下旬、皆南北插苗之始候、遲早皆隨地氣穀種而異、禾秀時最患雨水、雨水注則不實、遠印度南邊、自十一月至正月、皆收成之候、其餘收穫諸法、與中國無異、種樹林溼地之田、即如南掌土番種山田之法、自帥岡至中國皆有之柬埔

寨南掌最多、種亦得法、於山中叢樹之間以火焚之、其灰盖於山面、乃用鋤開小窟、土番則用竹棍揷孔每窟種以數粟、復以土盖之如是雖地底有石亦無防碍、窟相距之遠近、與播穀之多寡、皆隨其田之肥瘠、大抵首年則肥、次年稍减、三年則瘦、故三年之後、多曠而不耕、俟其樹木復生、如法焚種也、種山田者、必待經雨之後、方能播種、播種之後、時値雨令、雨水周密、生長迅速、凡稻禾本爲水草、生長喜水、獨此可種於山上、殊可謂奇、種者均無難事、惟防禽鳥啄食、或鳴鑼以驅之、或空懸籐條、藉風振响以警之、此種山麓之法也、種坡岸之田爲

遠印度人之長技、土人耕者、並無器具、而手種之、且近溪河並收漁利、惟種後以水浸一二法寸爲度、倘水不能勻、過深則苗敗、過淺則根涸、故收不及他田、惟柬埔大湖一帶爲稍佳、南掌亦有之、而耕種皆不及安南、收成亦最不定、故一穗或百四五十粟者、或有不及三十粟者、而佳者間至二百粟、

土耳其麥

種土耳其麥、與種粟同、各半島中最多、近中國界山上亦有、皆地之冷瘦不宜種稻者種之、南邊甚少、皆供喂畜、內山多種、人畜俱食、且以釀酒、其生長之速、年可四收、種之高低大

小、與其粒色、均皆不一、色自白至紫黑紅黃淺紅皆有之、色黃者居多、歐洲亦有、生長遲速、隨種而異、潮溼之候、則種田中、與種粟等、乾燥之候、則種河坡、遇水田則燥溼二候均可、每當稻穗兼收、則以此代穀、種後祇須一雨、卽可全收、土人種法、亦先焚草木而後開窟、每窟播種四五粒、以土掩之、相距約五法寸、貪多收者則播種多、均或反歉、其壅肥皆不能如中國之厚、然地雖瘦而生長亦速、距播種四五十日、卽可收穫且隨地皆宜、南邊或有種于園者、或芟鋤荆榛之地而種者、均無不收、南掌柬埔則多焚樹林種之、其枝葉甚繁、收

者祇稷其穗、鋪於竹蓆之上、晒乾打落其粒、恒以磨粉作餅食之、

麥

中國南半之地多種麥、當北緯二十度千二百法尺高原之上、冬天時與歐州氣候相倣、皆可種麥、北南掌冬天之候、尤宜、近中國南界處、冬令雨水甚多、麥田惟於瀉水之地爲宜、中國內地冬天、氣候極燥、種法與西國畧仝、生長較速、春夏所種者皆成枝葉而不華實、種麥不甚費事、惟於播種時、稍行整頓田地、播種皆十月十二月之候、遲早隨地之所宜、田

無溝洫者、種後任其自長、有溝洫則時時灌漑、自華至實祇須灌漑五六次、其收穫之時、較早於西國、南邊數處二月即熟、北邊有至五六月者、其麥大抵皆以磨粉、遠印度磨粉、皆用人工、中國有用水磨者、所出之粉較細、

香麥

香麥殼黑者、皆種于中國約二千法尺高原之上、其地冷而燥、不宜別穀、惟香麥、蕃薯、蘿蔔等爲宜、皆煖候播種、與種麥不同、收穫皆在八九月之候、其麥去殼精結、須先以水浸之、方能磨粉、皆以造餅、內山之人以爲粮食、稿以喂畜、甚肥健、

西國亦全、

御米黑麥

御米惟北南掌與雲南種之、其地於米麥香麥等皆不宜也、當北緯十八度至二十二度之間千二百法尺至千五百法尺高原之上、其氣候最爲不定、江坡之下、有宜溫之草木、山上則全皆宜寒之植也、黑麥居亞細州北邊之半皆有之、其種易於辨認、株粗花細、實小而棱者、皆是也、山坡之上多種之、八月播種、九月華、十一二月實、實後易落、故收穫不待其全熟、其餘與麥同、土人之貧者、皆以作餅爲粮、御米則皆喂

鳥、或以釀酒、

小黍

中國邊界山上最多、恒以釀酒、其大小粗色不一、有紅紫淡黑者、幹高不逾四法寸、多與御米同種、山稍低於種米之地者爲宜、性喜稍煖也、種法、地先耘淨、以鋤開窟、每窟多者播種五粒、少者二粒、窟相距約二三法寸、八月播種、十一二月收穫、其黍可作佳釀、

亞非州小米

遠印度甚多、分爲四種、中三種、收寔爲粮、一種取榦作糖、種

者北甚於南、南邊多以飼鳥、北邊多以釀酒、所產多中國人收其稿代薪、種時耘田開窟、每窟播種三粒爲度、窟相距約二法寸、種後無費工力、至十一二月收、

巴迷巴伊二小米

此二種遠印度甚多、南邊皆以飼鳥、北邊以爲粮食、或以釀酒、皆雨候播種、燥候收成、

樹木類

棉

棉爲遠印度組織之要件、所有穿着衣被等件、皆需之、故其

植多織者亦盛、南北之種各殊、植法相仝、南者產多而質劣、北者產遜而質佳、紫花者南北皆不貴重、南方所產一種樹、高四法尺有餘、華甚少、過高無力故也、土人恒植數株於園邊、以代藩籬、華時取棉供織、斯種倘移冷地、其榦變脆、一年即萎、遠印度植棉、均未得法、佈種過密、入土過淺、棉雖草榦之樹、可經五年、土人未諳、故一年即行芟棄、殊爲可惜、中國雲南種棉、初年收盛、次三年稍遜、其工甚勤、時常鬆土、去其殘根、柬埔寨安南皆用犂鋤鬆土、南掌密林之中、則焚草木壅肥、柬埔島中土番之地、棉樹高僅一法尺有半、市上最良

之棉、卽其所產也、棉始華時、多在潮溼之候、或有防雨淋、待雨令過後始植者、無如所植者多不花、雖有亦稀、種法芸地鑿窟、種用子、以手撒之、每窟約三五粒、窟相距約三五法寸、凡種棉之法、當首次收花之後、卽採去其邊瓣、恐二次力薄、使其花統歸一瓣也、土人不諳此法、故二次常有不華者、雖有亦微、下安南山岡中土番所居之處、地極肥腴、常種棉於粟豆田中、中國沿海一帶、當棉始華時、卽種豆於其下、以棉樹爲豆棚、籐旋於其上、迨豆旺時、棉已全收矣、中國棉花、年可三收、末次所收甚少、收棉之法、宜當棉始華時、卽以人工

入林取之、每二三日一次、遠印度人則待其花俱齊發、始行收取、偶爲雨淋風飄、着塵生汚、成爲低品矣、抽棉之法、去其殼、以二木棍並排、一爲呆定者、一爲輪動者、置棉於其上以轉之、棍轉則棉從棍夾而下、子落一邊、此法費工鉅而爲功少、棉之多者、不足以供用也、北南掌人則於輪棍上添一助力輪、不用手轉、張板以脚踏之、法爲較善、彈棉之法、遠印度置棉花於籮、以弓張弦、彈其弦於棉花上、棉受震自鬆、中國亦然、惟其弓較巨、張以牛筋銅線、使震力勁、而所彈之棉、較爲匀細、易於紡績、

亞美利加棉樹

湄江一帶冷地皆有、種于近村者居多、葉稀榦橫、產甚而質劣、不可紡績、祇供被褥之用、子可搾油、燃燈不亮、

旁巴棉

遠印度溫和之地有之、其種有五、中二種頗佳、一於南掌土番之中與中國南界俱見之、一於安南見之、餘三種皆未見及、其華白與淺紅者、二色皆不堪以紡織、祇供被褥之用、收成在五六月、子熟時易落、收法須密、

苧

遠印度次棉而利於組織者莫如苧、皆種於北南掌當北緯十八度至二十一度之間、原非該處土產、前此無之、惟宜於地土、故生長極易、近日旺盛、然種植不勤、尚未盡其地利也、按其苧有三種、葉底榦處微有銀白之色者爲一種、榦全銀白葉豐厚者爲一種、二者皆所常有、又葉榦近紫色者爲罕有之一種、均皆心小皮厚、較之野苧艮甚、凡天氣煖而潮濕、土腴而墑厚者之地、植之皆宜、溪河岸邊近水之處、間亦有植者、其分株之法、或截根分植、或撒子萌芽、截根分植者、惟五六月雨令爲宜、過此則皆撒子也、撒子之地、宜腴宜糞、下

種之後、上蓋以薦、以防禽鳥、萌蘖迅速、一月之內、時須灌溉、萌芽既長、即可分植、分植之法、鋤平園土、每根植距二法寸許爲度、根下壅肥、如無雨水、亦須灌溉、成林之後、初年收苧粗而少、次三年則漸旺、如植法勤、年可三收、凡遞年首季所收、皆爲粗質、餘則精細之質、可以供織也、其培護之法、首季收成、即當鋤地、耘草壅肥、肥宜流質糞水之類、中國人所習用者、刈苧之法、將刀於近根處剞之、短者五法寸、長者十八法寸、惟精其技者爲能多得、蓋苧包檞之外重剞後、用小刀于根首挖開、可以容指而後扯之、扯起尚須去其淨皮所得

之縷、方爲淨苧、節次頗多、肯竅須解也、安南南掌用以打線、中國用以織布、其質劣於絲而良於麻、

麻

中國所產之麻、葉稜窄而尖、麻葉率皆七稜、而遠印度所產者、祇有五稜、南掌溫和之山種之、如種烟之法、惟五六年則種變、蓋麻樹畏煖、煖則樹矮葉捲、稜多味臭、失其原性也、又須從北邊購種復種、南掌皆於十一月燥候種之、正月收之、無須壅肥、生長甚蕃、樹高至三法尺有餘、收其榦、浸於水中、數十日方易扯抽、歐州亦仝此法、中國人用以打線、內山土

人無棉與苧、皆以織布、其所結之子、或以飼鳥、或以榨油、

菜麻

菜麻者、歐州人名之曰王塔、柬埔南掌皆種之、下安南氣候最宜、而土人多種苧、因菜質粗、所織不堪製衣、以其價甚廉、故尙有用之者、種不拘時候、地無關肥瘦、皆可生長、兩閱月卽收、株高約一法尺有奇、株細如鵝管、收成之法、全株拔起晒乾、舂以木槌、使綿卽可供用、種收皆不費事、價之所以廉也、其用以打線造繩者居多、遠印度南、麻有二種、與此相類、多植諸田邊、屋角、無甚用處、又有宜于溫地三種者、植近民

居、質粗或爲掃帚、或打粗繩之用、又有爲農家打纜所常用之種者、皆植於道旁屋角、高三法尺、產盛質粗、生長迅易、冬前種之、燥候收之、收成之法、與中國仝、

波羅麻

波羅麻質細、織布爲上品、而遠印度無織者、

芭蕉

遠印度無以芭蕉織布者、北南掌產最盛、左近一帶山中亦多、

桑樹固不能織、以之飼蠶、較之諸種組織之樹爲冠、遠印度之土最宜桑、有三種、一爲矮種者、遠印度所產也、自安南至北南掌、一帶最盛、高約四法尺、葉之稀稠大小不等、其枝葉縱橫之種者安南偶有之、緣不善修剪也、種桑並無難事、惟修剪枯枝偶或壅肥去草而已、種於濕地、年可採二三次、欲其樹旺、勿使過高、以人高爲度、亦便於採葉、根際開水溝時常灌溉、如是則二年可採五次、分植之法、或插枝、或種子俱可、插桑之法與插柳同、剪枝約三法寸爲度、須插入地中二法寸、遠印度插法過淺而密、密則葉不旺、淺則根易涸故惟

近水多活也、所飼之蠶、較小於煖地、而全年不斷、兩月一收、西國亦屢試之、蠶甫至半途、多皆出子、未能抵中國也、飼蠶小心爲上、然得法者甚少、故至今遠印度所出之絲、尙未精佳也、又中國雲南他郎地方、產上蠶絲、頗細、

榨油樹類

遠印度榨油之樹甚少、南則波羅蜜、芝蔴、落花生等、北則油子菜、萬壽菓、萆蔴等、惟其榨油之法、尙未盡善、其法先以油子或杵、或磨使爲細末、如糊然、後裹以布、置木槽上、槽底鑿錐小孔、以木棍爲擔機壓之、使油從小孔淋下、遇如萆蔴等

類質膩者天氣稍凍、則油粘而不下、須以火烘之、更有不能椿磨者、入水熬之、取其浮油、凡榨油之渣滓、或以肥田、或以喂畜、

波羅蜜樹

遠印度南邊所產榨油之樹、惟波羅蜜爲最、所種之地、有廣計數千法尺者、產於北南掌者質佳、遠印度中央中國雲南等處皆有之、安南植者、惟耑供榨油之用、其木皮葉菓之有用者、皆棄而不講、各處植法不同、每株相間、以二三法尺爲度、種皆腴地、開渠通水、種以子、初時須加遮護、以防鳥獸踐

啄、七年之後始華、方可收利、歷六七十年不衰、年可兩收、皆在高燥之候、樹有數種、葉色菓形、樹榦長短、均皆不同、有專爲取油者、有以供食者、供食之樹、菓旺汁多、味甘、榨油者味澁、汁少、二者華實之候相仝、榨油時以刀挖去其殼、椿菓肉而榨之、質最膩、當天氣至二十四度時、油已粘厚矣、

落花生

落花生、自帥岡至中國一帶皆有、率不及亞非州所產者、潮溼之候種之、高燥之候收之、地之愈瘠者其生愈旺、地之肥者所生反少、種須開渠水、收成多皆婦女、鋤籐翻土、旭日之

下、粒粒細檢、辛苦殊甚、粒小者供食、大者爲榨油燃燈之用、收時卽去其殼、赶速榨之、稍延則油乾矣

芝蔴

芝蔴有黑白二種、自帥岡至中國一帶、皆有、移種他國、無不茂盛、且一經移種、則綿生不衰、種亦甚易、惟其子甚少、土人榨油皆不得法、故所耗者多、油爲食料、子以造餅、均皆香甚、潮溼之候種之、或另田特種、或夾種於山麓稻田中、其生最旺、種于山田者、播種稍遲於稻、自三月至七月、均可、卽種於稻隙間、種法掘田中淺窟、以數子置之、多寡隨地之所宜、生

長極速、九月收穫、特不可待其旣熟、恐苞開子落也、收皆連榦刈之、鋪蓆上晒乾、則苞開子出矣、寬廣沙漠之地、尤爲宜種、計遠印度出油最富之種者、芝蔴其一也、其移植別處之盛、想無不同、

萆蔴

萆蔴、種宜濕地、榦高逾三法尺、遠印度中有二種、最著者、其一葉豐而色紫、其一葉小而色綠、間有小異數種、大抵皆種於山坡江岸崢嶸多石、不宜樹萩之地、種後時時刪去其邊榦、使其子旺、十月十一月收成、子先去殼、或焙熱研榨、或入

水熬取浮油、

桐

遠印度之北產有三種、所出之油與別種不同、中一種、中國日本皆有、冬天播種於山腰之上、生長頗速、須五六年始能華實、四五月華、十一二月實、收貯之後、以水注之、使其壳脫、榨油亦如常法、其油合礬與密陀僧煑之、則質乾粘、以油器具最佳、或以艌船、或製油帋、雨水不透、

旁古

遠印度寒帶處皆有、種以子、產最盛、四五月華實、每菓含三

四子、其油賦、祇供油器之用、

油菜

油菜產於中國、其油供食、燃燈亦亮、

亞墨州種油樹

自帥岡至中國南界、以及日本國皆有之、遠印度多植於籬邊、五六月華、九月收子、大如胡桃、殼三重、採後晒乾、敲以木棍、殼卽脫、油毒、祇可燃燈、

珀那油子菜

遠印度所產、與歐州相仝、中國南界、北南掌高山之上多種

之、種無特地、恒與他種雜、或夾于麥田之中、十月十一月種子、五月收油、宜于燃燈、合中國油則凝、可以製燭、

格蒙油樹

亞細州奧大利州冷地皆有、安南最多、大抵皆在鹵水他樹所不生之地、子堅而色紅、出油極多、種之易萌、四五月華、十月十一月實、收時皆俟其子熟蒂落、以簍就地拾之、落於水者不沈、皆以小船收之、

白欖菓樹

折枝插之甚易、凡樹當風則長遲、而斯樹尤盛、藍江東京江

之一帶山腰皆有之園植與野產不甚差異中國南邊腴地亦種之

印度種油樹

樹矮自帥䦨至中國皆有土人常植以代籬插枝易活五六月花十一二月實收時貯於溼地其殼自脫水煑榨油

向日葵

遠印度園圃之中向日葵最多子如豆亦可食其油以製鐘表之用爲良

茶產中國

蠟產中國、雲南之北、四川之西南、

染色樹類

遠印度多染色之樹、如藍紅等色、皆取諸樹、或樹所生之蟲、

膏蠟紅

色不在樹而在樹所產之蟲、蟲與呀闌蟲相似、樹多產南掌叢林中、柬埔安南均有、飼蟲者擇樹佈種、當收蟲時、以稻草編籠、擇蟲之尤者收藏籠中、置諸日光之下、是爲留種、旬日之後、蟲皆放子、子放則附於籠草、乃拆籠置草於樹、是爲佈種、凡飼蟲、計二三年大如指、皆於枝邊叢葉開作窠、至秋天將放子時、皆蟄伏窠中、釀膏於窠、雨令則止、收法連枝伐取、

置太陽中晒殺之、其葉底所結色黑者、是爲蟲糞、浮於面者爲膏、卽紅色也、每樹可出膏約二十五法磅有奇、北南掌有野產者、膏少色淡、

藍靛草

安南東埔南南掌北南掌中國皆善植之、安南皆植於沙地小山間、自東埔寨至中國、皆植江坡上、植於沙地小山者、須犂鬆其地、耘去草蔓、而後佈種、種以五月至八月、收以十一月至正月、植於江坡者不用耘犂、十月十一月種之、三四月收之、年收一度、如植於腴田之中、年可二三收、印度皆然、收

時刈其草貯於桯內、以水浸之、經二三日葉敗色鎔於水、然後撒之以灰、則澄於底、凝成漿塊、是爲藍漿、工人市之、復行提淨、始可染色、

呂挨革

是亦染藍之草、生於樹陰濕地之處、自郞潑拉彭至中國皆頗盛、分植之法、于冬天剪其榦、約二法寸許、置水中浸三四日、卽能生根、而復植之、北南掌於雨季之前、植諸樹陰之下、稍長後拔起栽勻、每根相距約四五法寸、三四月之後收之、東京之地、產檳榔最多、其樹陰之下、皆種此草、且於地面開

渠派水、故其色較濃、

亞美利加種紅花

遠印度寒帶之地有之、隨地可種、安南一帶、多植於籬邊、生長滋盛、花如玫瑰色、結子甚多、十月十一月收、收時採置日光晒之則子熟、子面一層卽爲紅花、取之染色、毫不費工、或有用以染蠟、

印度黃花

自北南掌至中國、均有、多植澗邊、種以十月十一月、收以十二月至二月、收之之法、於清晨太陽未升之候、以刀挖開其

苞、取花置布袋中、榨去其汁、入醋浸之數日之後、腐化如黃泥、置陰處、待其稍乾、捏成小塊售之、染工以爲染紅之用、或合鉛粉而爲胭脂、或以染紙、或以染僧衣、惟色甚易退、凡染紅者皆需黃色

蘇木

自帥岡至中國一帶近村之處多有之、樹宜深栽腴地、否則枝瘦苞白皮厚、可取者甚少也、種皆以子、約十年可一收、收時惟伐其枝、勿傷其本、留以再發也、

印度礬花紅

其用在根遠印度偶有下安南頗多、安南人種之於沙地每根相距三四法寸、間處開渠以通水年耘草二次、二年可一收、收之候在十月十一月間、取其根洗淨截爲小段、長數法分售諸染工、其用不特染色、並可入藥、南掌與暹羅女人遇有宴會、皆以生根遍擦身上、令其色淸、雖爲黃色、亦甚鮮媚也、

紅根

種與西國所產者稍異、長自六法分至十二法分不定、大逾鵝管茸周其皮、秋候收、雲南四川近西藏之山上皆有、取之

晒乾、或以染布、或以染燭、染布祇須入水熬汁、置布浸之、俟其色透、以鹻水漂之、

巴呂紅

種爲籐本、葉豐肥、亞細州人食之、等於園蔬、子可染色、春候種於籬邊乾地、其生長甚旺、亦有移植於江坡河岸者、

麻闌搭金紅

遠印度寒帶之處、產三種、矮種者二、爲其地之原產、其一種較大、非其原產、係他處所移植者、子碩如瓶、菓味酸、種者不多、根心皆有金紅之色、土人或取以染物、

加麻喇紅

遠印度產有六種、皆與加麻喇相似、其實非也、惟安南一種、卽歐州人之所謂加麻喇者、菓皮甚多、剝之卽爲紅料、印度人用之、安南人尙不知也、

亞非利加籐

遠印度南多蔓於叢林、大樹上根株粗如大指、質鬆易於透水、中有黃汁、染綢最佳、

珊波羅膏黃

遠印度產有七種、皆可染色、安南內地所產之一種、柬埔安

南皆用之、以枝葉熬汁、所染之色、較之以子染者更鮮、

加克喇金黃

樹小子肥、其形五稜、長式遠印度園中多有之、花盛開、十月收子、晒乾染色、

鐵青

自帥岡至中國之北皆有而不貴重、花與子合皂礬、均可染青、

出糖樹類

遠印度產造糖之種有四、糖樜一種、糖樹二種、糖米一種、

樜

自帥岡及中國內地、至北緯三十二度之處皆有之、種宜於溼地最低之處、較高於海面無幾者爲上、遠印度中、樜有二種、一爲供食者、節高而肥、株粗而潤、汁味淸甘、一爲造糖者、株瘦而纖、汁味亦遜、其種植造糖之法、與中國全、惟安南用三輪木研、與中國稍異、

糖樹

自帥剛至中國邊界皆有、以子淺種於土面、不費工力、自能蕃長、惟種後須二十年方能開花、樹約高四五法尺、取法當十二月至三月開花之候、於天晚時以刀砍樹枝、用竹筒繫砍痕處盛之、乳流筒內、次早日未升時收之、取所盛之乳以煎糖、其地樹稅極重、每株年納稅五十生、約銅錢百文

洗粉薯類

凡諸薯類、遠印度大概有之、或自生者、或種植者、舉所知之種類如左、

芋

芋爲藷類之宜於熱地者、遠印度各處皆有、種植無多、生長甚旺、雨季種之於沙地者居多、柬埔寨南掌燥候皆種之於江坡之際、所以遲至燥候始種者、因先種粟而多一秋也、別處亦有效之、然不能如此二處之得法、種後六個月收成、葉之嫩者可代園蔬、種多不同、或葉如桃式、或葉生五稜、或葉色淡、或葉色濃而近紫、所結之藷、有大小、有美劣、大抵大者較劣、恆以喂畜、其味甘、粉多者供人食、安南所種、與上數種不同、收成亦少、

藷

藷類有十四五種、大抵皆產於遠印度山麓之地、自帥剛至中國內地所產、又是二種、種雖不同、皆於三月時佈種、或種近村園地、或種山麓、種法與地瓜署同、

亞非州種藷

自湄江邊至北緯二十五度之地、產有二種、種葉五稜者味甘、皆冬前種于園邊、無費工力、種須二年始收、遠印度人皆以洗粉敷用之、人畜無食者、

嘛耶達藷

遠印度東埔寨種之、約十八個月收成、亦以洗粉、

絲加菓

自帥岡至中國界皆有、南掌洲中最多、皆種于沙地、高約十法尺、根深歷年最久、可至二三百年者、種皆以子、收成在五六月、菓可炙而食、洗粉最易、粉當微炒食之、

遠印度水菓

水菓也、或種于池中、或種于澤畔、種法以子撒水中卽生、花白、籐粗如臂、長數法尺、乳多粉厚、收皆秋候、子味類胡桃、東埔寨產極多、販售外埠、籐莢可食、

塔落薯

柬埔寨近盎高爾之處有之、收在九月十月、薯大如拳、味辛、煑食味平、

脫拉比薯

遠印度自北緯十四度起、至中國之北、皆有、生長最易、與前種葉有稍異、餘皆仝、

溼地薯

遠印度多種于澤中、或溼地、七月收成、菓類胡桃、式稍長、土人多生食之、

園蔬

南掌柬埔寨種菜之法甚劣、無所足記、卽安南中國亦未盡善、惟負郭者種爲合法、不亞歐州、誠有足取也、其蔬園左近開坎、積糞穢於中、久之化如泥水、以此糞土故勻、歐州人師之、其菜或子種、或枝折者、或隨其天時地利而異者、壅糞亦各不同、且有特配備植佳蔬之糞者、歐州皆植佳蔬於溼地、而安南則植於筐簍中、筐簍四隅立脚、脚高離地約一法尺、其益有二、一當寒冷之時、溼氣不減、一則蟲擾素所難堪者、此獨可免、蓋植於地者、蟲每蝟集、去之已煩、而既去之後、隔宿復集、植於筐簍者、祇須置水脚周、蟲無從緣、且安南之地、

蟲生甚夥、植筐簍誠爲上策、至其在南不愁乾燥、在北不畏寒冷、又筐簍之餘益也、遠印度水、較歐州洪大溼地居多、蔬園皆就水地、其最上者爲近坡水燥時及之鬆地、安南邊界湖堤之地、水亦時燥、土人多鋤爲蔬園、或有種於近鹹水之地者、鹹水殺菜、派水宜愼、或濬渠或鑿井以供澆漑種之時令、各有不同、在寒帶之地、皆當潮溼氣候、當溫和之地、畏風摧折、反喜高燥氣候、南地亦仝、皆派水易無虞旱也、其宜燥之菜、自爲高燥氣候所種、如雲南四川山上皆然、其法與歐洲夏令種菜相同、種皆向陽之處、尙不及歐洲種於樹蔭之

盛、南地播子種菜、均在冬間、不費勞苦、溫和之地不然、種後須時調護、且稍有不宜土者、皆不能種也、

包包菜、遠印度南地有之、原自歐州人移來、種甚費事、中國雲南四川亦有、皆原於歐州、而質稍變、種於寒帶之地、不花不實、

蘿蔔菜、帥剛有之、亦歐州所移者、性喜燥、寒帶之地亦不花實、

蘿蔔、遠印度向無種者、歐州人移種於帥剛、性不喜寒、

白菜、遠印度北地有之、種以子、株肥、葉周其邊、爲其地最尚

之菜種雖不同、亞細州南界皆有之、

北京菜、遠印度土番多種之、菜有數種、葉各不同、不花不實、南地雖冬令不生、

喀桑、遠印度有之、皆歐人所種、在南地樹蔭下者菜肥、惟須早暮澆水、較種水中者更佳、種如合法、月可一收、惟在遠印度之地不花不實、皆折枝、

小蘿蔔、歐州人種於遠印度南、中國人種於其北、產原歐州不花不實、於遠印度地氣最宜、惟冬種稍艱、

瓜種有不同、遠印度有之、皆種於柬埔寨南掌幷土番山林

中等處、或種於園、或種於叢林稻田中者爲多、日須漑水、燥令則長緩、

甜瓜稍甜、餘全瓜、

冬瓜、遠印度冬令多種之、瓜有數種之異、沙彌菓大、形長色綠、熟後菓面粉起、種近籬邊、遠印度皆有之、不甚貴重、

瓠、遠印度有之、種於寒天、菓或有食者、大牽多供瓢碗之用、式各不同、

西瓜、遠印度皆以雨水時種諸沙地、南方產者汁多而甜、香

味不及北地、

麻郎、自帥岡至中國界皆有之、種宜高燥之候、日須澆水、南地味劣、不堪入口、北南掌以上者佳、

蚘菓、菓圓形長、遠印度皆有之、種近村籬邊、土人頗重之、溯地巴鴉湖菓、纍結未熟、卽堪採食、皮苦、遠印度南地園中有三種、未盛、

御豆、種類頗多、遠印度有之、豆形不一、殼甚美、皆雙重、可打油、可作食料、可作牛乳餅、入水浸二十四點鐘、磨爲漿、入鹽煮之、卽爲牛乳餅、質味皆同、藁以喂牛、牛食之多乳、遠印度

南地皆粒食之、或鮮食者、價值賤、

巴拉華豆、豆長二三法寸、旁有四翅、遠印度南地有之、種未
盛、

鴉蘆比士、自帥岡至藍江皆有之、種於籬邊、南地所種者可
歷六年、大如樹、種有不同、其葉色皆有異、

刀豆、豆大、不甚貴重、遠印度南地有專種之者、潮濕時種於
籬邊、

豆、歐州所種之二種爲最、寒帶高燥之地、皆所不宜種、變甚
多、皆遜歐州、

黃花豆、花黃、遠印度南地有之、潮溼氣候、結實甚旺、
豆冬天種、種以子、實旺、遠印度寒帶之地多有之、
小豆、南邊高燥之地其生難、北邊潮溼之地其生旺、種類多、
難於識別、
罰依窩樹小花紅、菜可鮮食、柬埔寨安南南掌等處皆植供
賞玩、
盎告落豆、樹小、植於寒帶之地園中、
茄自帥剛至中國皆有之、其生旺、天氣雖殊、其生不異、菓結
光潔、植南地者皆蔓根生株、

鬻都土仝於茄、遠印度有之、冬天植、宜常澆水、南地燥候、產者甚佳、

番茄、歐州人移植遠印度南地、土人近亦有種者、皆在江邊、遠印度北地如北南掌、久已有種、蔓根分株者結實小多食傷人、

紫莧菜、遠印度北地皆中國人所植、以供蔬食、南則帥剛爲歐州人所植、近寒帶稍溫之處、其生旺、

紅蘿蔔、遠印度南地并燥候之處、植之甚難、間或開花、終不結實、雲南所產甚旺、根長逾一法尺、徑四五法分、肉圓味

甘、嚼之無渣、株葉蔓延遍地、種有數類、皆易識別、

菩皮埃、安南人當冬令植之、蔓延遍地、土人惡之、野生者尤旺、

巴崢蘆、有二種、遠印度籬邊多植之、葉可鮮食、

巴絲杭士、安南樹蔭中植之、葉稀味淡、根苦、入藥品、北南掌燥候所植者、葉厚、形如耳、味濃、

水裏菜、遠印度寒帶之處、唯水中有之、種皆以子、冬天播子水面、枝葉初萌時甚艷、微有香味、或植於池、或於城壕、

爬草、種仝上、葉始萌者可鮮食、

五色菜、菜有數種、遠印度皆種之、色艷、宜於潮濕天氣、

苦菜、產自歐州、夏日冬雨、生皆暢盛、結菓光潔、爲歐州人所移種、植於安南者收其根、植於中國者收其葉、皆入藥品、

茅菜類、野生、苦菜安南有之、菓結甚劣、

勒籌、植於安南者生長易、結子速、惟樹甚枯槁、子不圓整、

龍鬚菜、歐州人於安南熱地中種之、結子光潔、冬天種、種須入地一法寸有半、種後兩月卽實、子可食、

青皮菜、寒帶之地園中有之、冬天植、葉香、根結如薯、色黃、土人掘食之、

波梨菜、遠印度寒帶之地有之、冬天植、性喜溼地、

鴉苦菜、遠印度南掌有之、種於水淹溼地、

羌黃花、南掌有之、根香遜於羌、冬天植、性喜陰溼、

羌、植法時令仝上、多作糖菓食之、

生椒類有三四種、遠印度并土番皆有之、冬天植於城壕江邊、蔓株甚旺、

加孩衣杭、仝草黃連、安南園中有之、高燥時令種、可鮮食、子或入葯品、或作麪食、

草黃連、不花不子、南邊并高燥之地皆不宜、聞中國產者甚

旺、未曾見及、
草阿神、安南有之、不旺、
飛奴產本溫和之地、遠印度有之、當寒帶之地其生旺、
芹菜、味濃、無毒、產本溫和之地、遠印度南地水濱產極旺、多種諸向陽之處、
鋪梨巴拉、北南掌池邊或濕地皆有之、幹嫩、葉煮食之、
蒜、自赤道至帥剛皆有、冬天植、遠印度中熱地甚旺、土人喜食、產原亞細州內地、漸移近赤帶、

東埔治以北探路記卷十五

目錄

山林

遠印度中國樹木、率多戕毀、或燒灰壅肥以供種植、或斫伐清道以便畋獵、間或無故亦戕者、此風誠爲殘忍、年計安南所戕之樹、必去其所生之半、山中樹林、戕毀尤甚、與寒地愛護林材相反、雖未必遽卽濯濯、而喬木老樹、均皆無有、且縱火焚林事屬凶險、烈炬一焚、燎原莫遏、離村較遠者祇傷草木、其近者間間或蔓及民居、長如是、雖有天氣地宜、終無大材出也、地之腴者、尙有完樹、地之瘠者、率皆咸陽餘燼、焦殘不堪入目、因其季皆焚林一次、收灰壅地、木稍萌長、卽遭秦

劫、其荆棘不畏炎烈、反依然暢生、柬埔寨南掌居民較稀、戕毀稍差、去海較遠、種植較易、且地土與中國安南亦略異也、中國樹木、關係尤甚、地廣產缺、水漂風刮、所及之處甚多、林木之山、被雨水瀉峽甚多、地皆漸瘠、非復昔時肥腴、樹木似宜加意也、遠印度樹分二類、一則叢生山中、疏密不定、一則挺生原地、卑株獨茁、下皆潔地、山林之木、較原地者多、其質之壯者、皆在山崗、因冬雨不浸、根深樹茂、與在原地、水或注其根、潮或漲其地者相反、二類之樹、易於識別、一則枝幹繁、一則枝葉整、非關於土性之肥瘠也、

木質

遠印度所產木質、全於熱地等、分五百種、約二百餘皆供營造之材、近江路者、販運易評植、驗質亦便

植木

楢木爲造船之上材、質輕性勁、品類北南掌當北緯十八九度間所產之靑剛樹、西自暹羅至印度、東自緬甸至東京、南至八百法尺之山皆產之、此足證盧海呵所記謂產於北緯十度下安南柬埔寨接壤之處者、未足據也、茲復詳加採詢、信知廹近赤道、斷無斯木。特紀之以免後來之誤。盖渠之所

記、大抵爲道路傳聞、未經親行閱歷也、果如所論、則楢木爲赤道之宜植、他地定必不宜、應皆無產、茲何以植多產旺若此也、北南掌墳邊寺外、楢木皆盛、始特一二株爲人所移植者、嗣卽年年自增、近已不下數百株、質木暢茂、無須調護、無加戕害、生長自旺、間或塲師偶植、多方溉養者、反不暢盛、克線坤平原中亦產楢木、其源已久、前此居民稠密、五十年前、暹羅緬甸南掌爭之、其楢木密林。自平原直抵城邑。暢茂非常。任其自然。均無調護。其最盛者、爲北緯十九度低溼沙泥之地、似最宜木之處、不惟楢木、諸樹皆宜、誠遠勝於遠印度

北邊多山之地也、蓋楢木不喜高地。故雖低崗之上。間或有之。亦不茂盛。分種以子、子圍抱勾刺質重、偶爲大風吹揚山畔、即自萌生、苟不爲人畜踐踏、皆可成林、沙嶼溪邊多旺、如怒江伊拉烏抵江湄南江各岸、久已森盛、凡在諸江之際、雖近赤道間能生長、惟不暢旺矣、如安南等處鬆濕沙泥之地、皆爲宜木、然所見者不過叅生他樹中也、玆將所見聞楢木性質生長之大槩、集而紀之、凡木之初萌、無不蕃滋之理、若不加摧毀、自能漸成茂林、生長最速、一年之後、高或五法分至十五法分、自此之後、年長愈速、不數年則往盈尺、三十年

則繁枝如蓋、六十年或百年則成大材、惟在熱地者、祇宜五六十年、若至百年則樹老心空矣、宜無待其過久、徑約七八法寸時、卽宜取之供用、表裏始皆盡善也、樹之修偉、相去不遠、最高不逾二十五法尺、根幹首尾、圍徑畧等、形如圓柱、其在沙泥肥地、則生長尤壯、卽有一二較瘠者、亦強如他樹也、茲復驗地之稍高者、苟土含微沙、亦爲宜植、以其燥候不乾、亦不減於潮溼之地故也、第又聞高原之處、係鄉人手種、尙未確查其實、或爲近地飛子自長、抑爲土人植以供玩也、在遠印度寒帶之處、尙有八種、皆鋸爲片。其柔勁非常。可作舢

板小船之用。

產膏樹類

解衣多

遠印度自安南之南界至北緯二十二度、樹有八種、在南地者產旺、大如青剛樹、厄特樹、（亦曰青剛樹）歐州栗樹等、木質密色紅多、劈板販售、或製小舟、或製獨木舟、木之長者逾三十法尺、皆能出膏、土人取供漆器、當十二月、樹始孕花之時、脂澤充溢、爲採膏之候、至七八月而止、各地皆同、採法或異、安南採法最密、掘地深約一法尺、斜削樹幹、由上而下、漸漸斜入、使其膏下注、便於盛接也、其削幹之深淺、隨樹之大小、樹小

者自樹全徑六分之一起、斜至半徑三分之二止、大者稍深、既削之後、年年及時收膏、歷五六年、削口漸滿、乃另行新削、或削背向、或削較高、東埔寨南掌採法甚劣、間有一採之後、樹即槀萎者、其法削口深入過樹之半、惟以不致傾折爲度、以火炙其上、鎔廹樹膏、使其盡注削處、其採膏數倍較多、每三四日即收一次、遇雨則盡封其口、妨雨水注入、而膏不淨、大率斯樹植十五年、即可收膏、可歷百年、膏盡而樹萎、每樹歲收膏二三十法斤、每法斤値銀五十生、每樹年應納稅一佛郎、樹經採膏者以之製器較良、

解衣沙阿

遠印度自南邊、至北南掌北緯二十一度止、樹有五種、內二種、材小不堪大用、其三種樹大用廣、質輕性勁、歷久次於楢木而勝於解衣多等樹、三種之中、產於南地者有二、株數無幾、其一種產於山中、株林繁盛、然亦無至大者、南掌之內、排沙格近江之上下、皆有採膏者、膏白質佳、惟所收不廣、

解衣欝

樹有二種、自下安南至南掌一帶、臨江水掩不及之腴地皆有之、樹皆高偉、曾見已伐之木、長逾三十法尺、整直如桅、色

白或微黃、或淺綠、質重朽爛、易於解衣、多安南人製棺皆用之、產膏少、

梭海衣鴉

樹有七種、遠印度南邊、與北南掌北緯二十度皆有之、多長於疏林瘦地、其中惟解衣加登克、解衣登鴉衣二種生息爲旺、產於安南柬埔寨南掌等處、解衣鴉察克大等、靑剛樹產膏極旺、年可收二三十法磅、收皆四月高燥之候、膏之色黃者、質劣、多供艌舟之用、

解衣猓道

樹有三種、安南柬埔南掌樹林中皆有之、木質尙有用、而不甚貴重、緣朽爛甚易、故無大材、

伐蒂海衣鴉

北南掌北緯二十一度有之、生於青剛樹栗樹林中、爲產膏樹類之最近溫和天氣之質者、

製具樹類

紅木

木色紅、製器整潔、自南掌至安南下皆有之、長於江邊、冬水少浸之腴地、柬埔寨因採運甚便、人多採伐、故大材者少、

解衣垂

柬埔寨南掌偶有之、安南甚少、徑大一法尺有半、初劈色白、久則黑如烏木、質極堅、以之製具爲耐久、故糖磨均以斯木爲之、

解衣蒿

安南柬埔寨南南掌、樹林皆有之、木質朽爛極難、色白久則黑而美、製嵌鑲細具、獨脚杌桌皆斯木爲之、

達卑只鴉

樹有三四種、自帥岡至北南掌樹林皆有之、質美材小、色或

紅、或紫、

解衣荅克

樹有三種、產處仝上、木色紅黑、絲脉絡多、作小具之用、

鴉驢卑只鴉

樹有十二種、散見遠印度各處、性宜溫和、氣候質間有頗佳者、

卑德荷鶴

柬埔寨安南南掌疎林中有之、產不旺、木色微紅、

尙有數種、質遜用少、缺而不紀、

各種雜木

解衣武倚鴉

木色紅、質硬、朽爛極難、自帥剛至北南掌、皆有之、產不旺、

解衣猛

此亦烏木之類、柬埔寨安南皆曾見之、

解衣抵

此亦烏木之類、散見遠印度各地者、有二十五種、產柬埔寨者有二三種、

解衣擇士

遠印度各地共約二十餘種、在南地者樹小、北者樹大、然總不及西國之靑剛樹、

栗樹

計七種、遠印度山自北緯二十七度起、至中國內地皆有之、樹之大者或用以營造、

杉木

北南掌中國皆有之、種有二類、可供營造、

解衣磅郎

遠印度樹有二種、自下安南至北南掌樹林中皆有之、木色

或紅或淡、樹有絕大者、

開衣白題

遠印度南疎林中皆有之、樹不甚大、質脆無甚大用、

塗鴉磅加

木質微脆、樹偉產北南掌江邊平原中、

解衣加某

樹偉質重易朽、安南柬埔寨北南掌常有之、

榆蘆毋

質美產少、下安南南掌有之、

土坡泥鴉

遠印度自北南掌至中國產五種、質頗貴重、

解衣棠松類

爲松類、特出之樹、盎高爾舊城邊、平原中亘延一百五十法里、皆有之樹、不甚偉、不能備造舩桅、祇足爲器具之用、尙有二種、松類中國、山中有之、

解衣持兒理兒

樹有十五種、產於帥剛、中國南界之間、樹偉用廣、惟易朽爛

解衣寒母

濕地產皆極旺、如熱地江河邊、沿水半浸及之地皆宜、樹不甚偉、木用頗廣、

塞脫拉

自安南之南、至中國界、東京江邊有之、產不旺、木色紅、質輕多供器具之用、

枝克拉絲鴉

南北南掌皆有之、樹有三種、用仝塞脫拉、

桑多孩衣窮

樹能紮葉、南地有之、樹偉質頗佳、

檀木

味香、樹有數種、和地亦有產、

解衣遜

木紅質脆用作器具、自安南至北南掌疎林中皆有之、

解衣解衣

木紅質重、樹偉產於遠印度、北緯九度至十五度間樹林中、

脫拉坤

木色白質、中等產於北南掌、近江溼地、

漆樹

雲南敘州府有之、樹高不逾四法尺、居民鑿樹取漆、約在六月、漆氣傷皮、故取者必蒙面裹手、

解衣加窩

樹不甚偉、木不貴重、產於遠印度北緯九度至十七度間、江邊濕地或平原冬水所及之處、類有七種、

解衣脫鴉衣

樹不甚偉、極難朽爛、安南柬埔寨皆有、居人以製園林木欄、以防虎豹、

解衣郎密克

樹小木色淸紅、產於遠印度南疎林中、多作印板箱筐之用、

渣驢渣

樹有五種、遠印度至中國界、藍江邊山上皆有之、樹不甚偉、產不甚旺、木質近劣、

士巴多置亞

樹有三種、遠印度溫和之地皆有之、木質頗佳、

克拉多克士郎

樹有六種、安南柬埔寨南掌樹林有之、內二種樹偉木佳節紋精緻、

亞落女

樹有三種、北南掌濕地中有之木爲居民所要用、

貝毒呂

南掌之北、中國之西、產二種木、供營建、

高姑拿

產於安南北南掌、疎林冬水所及之地、木質中等、

解衣加絲亞

產安南東埔寨南掌山中、質滑樹大、居民用製車輪大逾法尺一尺七寸、牛者祇用單塊木爲之、

解衣索

樹有三種、遠印度溫和之地有之、木色白質、重營建、間有用者、另有五種、爲營建所常用、

嬉德那加

產遠印度南安南極多、柬埔寨南掌甚罕、亦有用於營建者、

窩摸地烘

自安南之南、至北南掌皆有之、樹有六種、中一種絕類巴拉打樹、

士克兒巴拉

樹有二種、一質結、一質鬆、南掌樹林皆有之、樹矮木頗佳、

埃犁窩加

樹頗偉、木易朽、產遠印度南半、共九種、木用頗廣、

士枯德呢亞

柬埔寨北南掌山上有之、木質頗佳、

德他郎德拉

樹有數種、遠印度溫和之地皆有之、材之大小不等、或用營建、或造器具、

飛居斯

木有卅種大小不等、率皆色白質輕而脆、祇供爨火、遠印度各地皆有、

桑樹

種原中國、子爲河水漂流、到處蕃長、自柬埔至北南掌皆有之、居民皆以製紙、

加薯亞拿

安南人植者、或用其木、或供賞玩、或用其皮燒灰、以擦銅、然居民徧喜靑剛樹皮之屑、

解衣桑麻

遠印度樹有二種、一產於安南、一產於南掌、木色皆微黃、質頗輕、多劈板用、

波俞忌埃拉

遠印度一帶、鹹水所及之地皆有之、樹偉木似合用、

解衣桃杭

遠印度各地所見者、不下十五種木宜營建、

解衣武杭

自帥剛至北南掌疎林水淹半及之地、皆有之、樹粗而短、木色勻質頗堅、匠人有用之、或劈作板、

柳

自北南掌至中國內地、樹有十一種、木可供用、間或以築長河土堤之用、與歐州同、

菓類

植菓唯中國安南爲中窾、故菓林之盛隨地皆有。然植法終遜歐州、樹之修矮、菓之盛衰、均無定例、子種者居多、壓枝者有之、插榦者亦有之、修樹刪枝、遠印度之北中國等處有之、在其南者、不唯燥地此法未長、卽溼地亦所不講、遠印度尤爲宜菓之地、故菓樹幾盡六合之所有、間有他地所產非其土宜者、亦可以求略與相宜之處、以移植之、

芒菓

遠印度叢林中、野產者多、下安南間或有之、與園植絕類、非

體認其葉與菓、每多混識也、野產較園植者葉稜細、菓小而蒂平、色深黃多紅點、味濃如松香、宜於薄涼之地、故東京所植者間或不寔、雖實亦劣、下安南鹹地濕地多有之、結實盛而種不一、葉侶而菓異、多售諸南掌、種之佳者爲壓枝之種、其法引枝就地、以泥壅之、日溉以水、閱五六箇月、泥壅處生根、然後斷之、移植他處、大率春二三月花、夏五六月實、

褒窩巴菓

春華、夏實、佳者極甜、劣者味苦、種宜腴地、江坡汙泥濕地爲上、南掌排沙格烏棒園中有植之者、樹之茂秀、葉之艷色

之翠爲亞細州菓樹之冠、歐州人所未見也、菓較芒菓略小、形圓長蒂平、底削核單、肉厚皮色黃、有紋如絲、

蒙姑菓

種原於馬喇呷移植、僅六十餘年、帥剛之拉天山舊植之株尚存、性喜陰濕、安南中惟汙下之原、與帥剛江之上流有之、菓佳、葉色如金、三四月花、七八月實、薄涼之地結實旺、當北十九度之欲沙馬爾、欲求其結實之劣者、亦絕不可得、安南人皆夾植於波羅密樹林中、初植之一二年萎者恒多、閱三四年根始深固無虞、折夭植者、唯以擇土爲要、土宜則毫無

費事枝無用删地無用糞、聽其華實耳、帥剛近日結實雖豔、而菓値尙昂

巴米衣菓

産原於亞美州、樹質等於鴉加欲、性喜燥植于乾地、則實美遠印度寒帶之處皆有之、近村多單樹獨植者、種不易活、樹不暢茂、子仁有油、三月花、六七月實、種類稍別、無甚大異、唯葉或大小也、菓之色香、時有或異色、或紅或淺、香或美或淡、皆隨其土性、卽其花實之遲速、亦復隨地之距赤帶遠近也、

加杭菓

葉形五稜、花紅、味酸、多蜜浸食之、近蒂尤酸、宜去之、性喜煖、爲熱帶之地所宜蓺、遠印度之南北緯二十度處有之、植易而產多、

饅頭樹

遠印度植者寥寥、種原自馬喇呷、其地熱候不甚嚴酷、雨水有節、故年可數收、若天氣無定、半年大雨之後、繼以亢旱之地、非其所宜、故植皆多萎、而年僅一收、安南土人尚欲廣求種植、殊不察其地之不宜也、

日沙棊菜

產原自絲郎遠印度、植亦旺、蔓佈極易、葉大如斗、肉紋如絲、
味劣檘多、黃乳而粗、子大如指、冬花春實、土煮食之、自熱地
至北南掌皆有、以安南產者爲最、所結之菓、與絲郎相伯仲、
性喜沙燥之地、植之實旺、植於水浸汙泥之地、結實雖遜、然
亦不衰、遠印度尙有一種、葉圓如拳、亦非生食者、

巴拉糜菓

菓形如蛋、大如胡桃、纍結樹末、樹不甚偉、爲產膏樹類之一、
歐州所未有也、遠印度山中自帥剛至中國邊界皆有之、或
長於叢林中、性喜陰濕、種植甚易、春正二月花、夏六七月實、

花有雌雄、按蒂可驗、實抱堅殼、肉裹薄衣、熟則殼裂、菓見或四枚六枚不等、味酸、和衣嚼之反甜、土人多以釀酒、菓色隨種類而異、或黃或深黃、或深紫不等、質之美劣無甚大異、

鋪美加菓

產原亞美州、類有數種、大致畧同、宜寒帶之地、喜日熱向陽則寔佳、隨地可植、[illegible]或自行蔓根生株者、遠印度之地植之、略難種、不更變、雖久經移植他土者、菓亦如舊、植于濕地者、四五月始花、七月至九月實、

牛心菓

卽前種之一、遠印度所植較前種爲多、中國邊界寒帶下多有之菓大而紅、皆單枚獨結、多長於涼地向陽之處、植較前種爲難、味亦較遜、花寔亦較早、大率花於二月、寔於五月也、

加窩椶菓

亦爲鋪美加菓之一類、爲遠印度地土之最宜、較諸上二種爲下品、遠印度近植較多、下安南皆有之菓大色綠、多刺味、如牛乳、花寔時候、等於鋪美加、

打仁菓

遠印度雖無專植、而下安南有處頗多、北緯廿七度以內、隨

地皆宜，卽鹹地亦非所病，樹壯，歷年較他樹爲久，實旺，多運售諸帥，雖遷植他土，種無少變，尚有一種，葉秀花艷，菓佳大異於前種者，下安南中亦偶有之，

荔枝

北緯廿度至卅度所產者，味多酸，北南掌東京熱地霧地皆有之，種類甚繁，菓之肉皮紋刺香色，多有不同，或鮮食，或乾食者，

巽克來菓

菓大如李，連結纍纍，恍如荔枝，皮色淡黃而硬，肉黃而甜，正

二月花、六七月實、遠印度中、唯柬埔寨南南掌有之、

□□□□

產原亞美州、性喜煖、自赤道至北緯廿五度止、皆有之、地熱者、其實旺、菓之美、以中國之南、南掌之北所產者爲最、五六月花、九十月實、其形或圓或微長、遠印度所有者、不下十餘種、曾仝植學生馬彈鵶士加浦隆三人攷訾、而此時未能驗別也、且其形或倡於圓、或近於微長、未悉判屬何種、鄙意當以肉色之紅白者分之、中有一種最易判別者、緣其樹較小於他種也、

抵窩卑菓

遠印度中有廿五種之抵窩卑、種各不同、葉或大小、菓寔亦異、分爲二類、其一植於安南者、菓味甚劣、土人弗貴之、其一日本人呼爲加基、譯曰魚面、甚爲貴重、斯類爲地中海所宜植之一、氣候變易、地土不同、皆不爲害、故植於峰者等于山下、唯開花隨天氣爲遲速、故或五月或七月也、花時卽加調護、直至菓熟、約九月至十一月時、寒飄忽起、則皮明肉黃紅、而菓熟矣、土人無生食者、多晒乾爲糧、

欲沙馬拉菓

產原桑島、遠印度寒帶之地皆有之、菓形如梨、質鬆而味平、花紅如玫瑰、四五月花、六七月實、

欲沙無俞菓

此菓卽欲沙馬拉菓之類、葉小花白、菓圓大如胡桃、味仝玫瑰、而香濃過之、甚爲貴重、柬埔寨邊甚多、北南掌遍有之、其餘他處未見有植者、南掌人或植園中、或植山下江邊、地瘠者、香味淡、

荷朶朶菓

菓形如櫻桃、色紅紫、味甜、香花絕艷、均供瓶玩、土人多採之、

樹小而秀、生於遠印度南瘠地叢林中、

沙泥鴉菓

菓大如拳、色綠味酸、土人喜之、花或四月六月開、菓八九月熟、小呂宋島中有之、下安南皆植諸園中、鹹水溪邊一帶多有之、

石榴

產原阿耳及耳、自帥剛至中國北皆有之、種分二類、其一花紅而鮮、葉翠而深、菓皮或紅、或如玫瑰色、其一花淡黃、葉淡綠、菓白、花有幷蒂者、祇供瓶玩、五六月花開、冬間寔熟、

橘

自帥剛至中國內地北緯卅五度皆有之、地中海之氣候爲最宜、故中國所植、多近山麓、必其熱候稍和、雨水有節之地、然其菓雖佳、終遜於阿耳及耳之產、緣其植近山麓、夏常濛霧也、遠印度桔分三類、其一曰桔菓不甚佳、熱氣過甚、菓無全熟也、故其皮皆青綠、雖黃終未能周遍、其香味遜於歐州所產、植其南土者則幾等道旁之棄、其一菓小於他類、西人名曰中國官菓、形扁頂凹、皮薄無疤、此種之植於南土者、雖熟味多酸、北地者佳、其一安南人名曰東埔寨人菓品較上

性喜煖、菓圓稍大、皮綠而厚、蒂固肉豐、酸味全無、中國亦有一種略仝於此、結菓相等、唯皮緊粘、味稍遜、隨地氣爲美劣也、遠印度之南、桔林多在低濕坡岸之地、開渠溝以通水、園芭蕉以蔭日、在其北者無此調護、祇須擇地之和者、或在山谷、或在山腰山脚、而濕地坡岸、反避不植也、種皆以子、安南當下種之時、皆在潮濕氣候、樹或生蟲傷菓、安南人則引螞蟻穴于根榦、能殺桔蟲、故樹有蟻穴者、菓無傷落也、

柚

菓大者幾如斗、小者亦逾於桔、肉或白、或淺紅、或紅不等、種

以子菓有大小者、皮之厚薄也、肉皆略等、菓爲中品、其劣不堪食之種不少、中國皆有之、樹甚茂秀、遠印度各地皆有、南土較多、植諸濕地則實旺、故遠印度所植、多在江邊坡岸、卽鹹地亦宜、菓未全熟者、絕不可食、

柚

菓形圓而微長、大逾雙拳、七八月花、十一二月實、遠印度南土植者甚少、北地甚多、皆在北南掌一帶低濕之地、或積雨汙泥中、土人或拌糖、或切片食之、

金桔

歐州種者、中國北地有之、遠印度所產不同、菓小色綠、味酸可口、樹高約一二法尺、植無難、近村處多有之、燥令花冬日實、

馬麻羅桔

菓仝於桔而小、味淡皮薄、如葡萄、毛周其上、堪入葯品、專治痢疾、花香艷、葉蒼翠、多植供玩、自帥剛至北南掌、皆有之、種者甚少、蔓根分株者居多、鹹地中亦堪種植、

啡羅埃菓

菓圓多刺、大如地瓜、品不甚貴、花香、自帥剛至南皆有之、種

者少、蔓根分株者多、郵居周匝多有之、東埔寨一種與此不同、樹較大、葉大倍之、花聚開如盤、正月花、七月實、

抬華抬葉

樹小多刺、爲桔柚之類、葉紅而小、頗可口、將熟時甚艷、花香清微、植供玩賞、遠印度寒帶之地有之、

胡呵泥士樹

產原亞美州寒帶燥地中、性最忌赤帶狂雨、西藏中植之、南掌中同類者有廿種、其一高不逾一法尺、歷時不逾十年者、初以爲中國寒帶之地產植應多、詎大不然、斯登吞園中曾

有一株、被風摧折、根朽已爛、驗之係屬雄樹、素曾開花、未悉其結實與否、

笳刻菓無花菓

二菓遠印度皆有之、

巴卑汙喻菓

亞美州人、移植於遠印度寒帶之地、當北緯廿二度、山高一千尺處、其樹旺、其菓佳、近郵處蔓株甚多、始種之時、當加調護、過後聽其自長、地愈寒、則菓愈大、植三年始花、歷十四五年、常被大風摧折、側枝旁挺、復漸萌長、

梨呵呢

產原亞美州、花艷、菓頗貴品、遠印度甚爲罕有、北南掌 斯顛 澤 城內園中有之、緬人曾將販植印度英屬地、其生暢茂、近尙擬廣販亞美州種各菓往植、信知宜于其地也、

芭蕉

北南掌東埔寨幷南南掌土番山中皆有之、北南掌北緯十八至廿二度處爲最盛、自山之半直至山尖、萬株蔓列、盡皆此樹、惟其菓筋雜子多、味澁、幾不可食也、樹有數種、隨地而變、中國南邊山中與排沙格兩處皆葉小而削、形如刀鞘、長

不逾一法尺、北南掌天氣潮濕多霧、葉長幾及二法尺、大率皆冬令開花、燥令結實、

波羅樹

產自亞美州、遠印度除土番地界之外、皆植於寒帶之地、菓之大小、色之變易、俱有不同、北南掌中國南界、皆植諸園中蔭處、遠印度南地、則任其曝日、鄉村周近多有之、冬令則有植諸樹蔭者、其植甚易、無須耘草壅土、隔年一收、其菓甚旺、味則南遜於北、菓生密葉中、或嫩枝上、採時連其枝葉、枝葉棄于土上者、旋卽生根、

楊梅

或謂中國安南二處、均有楊梅、中國則雲南四川北緯廿六度、高山中有之、安南則未之見、想雖有之亦不旺、斯種不得與印度種混、北南掌下所植、皆係印度種楊梅、味淡、土人謂食之多病、曾累試無驗、然此言未必盡皆河漢、想必一種花黃者、能病人也、

埃裏鵝菓

遠印度中有三種、菓皆可食、土人重之、其一種南南掌一帶所有者、菓大如李、色黃、形長多汁、微酸味頗佳、皆植近郵樹

邊籐蔓於樹、長約廿法尺、十一二月花、三四月寔、

斯特居菓

樹秀遠印度有之、多植近郇、類胡桃、或鮮食、或乾食、

斯特巴拉菓

同上種菓可打油

胡拉查鴉菓

菓圓大如李、色紫黑、核仁五稜、味與菓同、樹多刺、如野李、植十年始寔、自遠印度至寒帶皆有之、

絲加菓

樹爲產膏之類、遠印度安南皆有之、然無耑植之者、蔓根分株甚易、三四月開花、菓小五稜多肉、熟時皮有白粉、味酸、村童食之、歐州取以代醋、

梨

菓大如胡桃、肉老味淡、樹高僅三法尺、根邊卽有分櫱、不類梨樹、且莫定其何種、據帥剛花園總辦卑埃云、當北緯廿一度山高一千八百尺上、亦有此樹、下至一千二百尺尚有、他處所植、或葉較大而佳者、想必種植合法也、北南掌高山溫和之處有之、南掌近村亦有、產於中國高原者味佳、遠印度

遊探所及之處、佳者絕少、土人近亦插榦分株、倣歐州之法、

蒿額菓

此樹非遠印度之土產、或來自歐州、或來自亞細州之卤、北南掌北緯廿一度土番山中有之、其地高約一千二百法尺、所結之菓較勝於法國、尙有一種北地江岸有之、樹較大於前種、菓形長大如地瓜、味皆清淡、葉與花隨種而異、生長遲速亦殊、皆易於折、枝根堅植於叢石中、較爲暢盛、

桃

桃、中國產也、南至遠印度帥剛尙有、惟至此皆華而不寔、

李

遠印度菓、有六七種、皆不及雲南之佳、其一種北南掌北緯廿一度至中國皆有者、菓次雲南、

櫻桃

產於雲南之北、四川之南、樹小不及歐州、菓佳、色淡紅、味酸甜、

葡萄

菓分七種、遠印度皆有之、或味劣而酸、或味稍甜、或菓紅而大、北南掌山上所植、皆稍甜之種、然地近番界、土番焚林時、

多被殃及、菓紅而大者、謂之常種、植者多皆釀酒、味極醇、雲南四川地氣等於法國、而葡萄菓樹終遜、

胡桃

自北緯廿一度起、山中多植者、產旺、菓遜歐州、中國西南植者專而久、似應較好、

圓栗子

菓有二種、中國南界高山中皆植之、樹矮高不逾一法尺、菓並歐州、土人植者甚少、想必樹小收歉故也、

栗子

菓有十七種、遠印度北皆有之、性喜燥、所植皆在北緯廿四度高二千法尺山坪上、樹等歐州、畧矮、菓遜、無折枝調護故也、

棗

菓分數種、形或圓或長、色或紅或黃、大或如櫻桃、或如胡桃者、北緯廿一度上皆有之、所植皆在千五百法尺高山中、地之宜者、應在廿五卅度間、故其所植皆山下多石之地、樹盛菓旺、味較甜、

葯品

草木足登葯品者、遠印度爲盛、惟其採用不精、或無功用者視同良品、其有功用者反棄而無採、欲藉訪聞以驗誠爲難事、曾經駁正其說之過與品之淆者、非只一端、且本草一書、除中國外、求其能合於醫道者無有、而其葯品之繁、除盡人共識常葯之外、非專業者不能辨、欲就詢問、非久住斯地、嫻習方言、躬親試驗者不能、故茲所紀、祇舉其所常識者、

大風子

樹有二種、產於南地安南柬埔者高逾三十法尺、自安南至

南掌所產者樹小、皆長於疎林中、非居民特種也、菓核入葯品、菓熟後則核毒甚、

榆巴斯

產於遠印度南土番地界、樹膏入葯品、膏如乳、毒猛、土番用敷矢末中人罕不死者。

苦草

草非遠印度所產、土人多植諸園中、或植門前、用治婦科之常病、

蒂高老亞

樹小而茂、花藍而艷、長於北南掌瀑流之邊、蘆海窩、謂能治瘧疾、詢諸土人、訖無知者、按天下治瘧之藥、無出金雞哪之右、

高老棠

子入藥品、爲瀉藥、湄江邊園中有之、似專爲藥用而植之也、該處中國人藥舖、以子打油用之、或作瀉藥、或入婦科、

加西亞

菓入藥品、亦爲瀉藥、產原南掌居民、間有特植者、

大黃

產於北緯二十七度麗江山上、山高逾五千法尺、隣於西藏、或謂愈北者葉愈大根愈壯、未知然否、

士抵拉克斯

樹脂入藥、產於北緯十九度、暹羅東京北南交界處、當春令樹華劃榦、取脂之時也、

亞落士多呢亞

樹皮入藥能化食、遠印度南近村有之、

邁粒驢加

菓入藥品、下安南及柬埔寨鹹水之地皆有之、樹之大小種

之不同、多隨其土、并歷年之久暫、土人間或楂油入藥者、

樟樹

樟樹中國極盛、然游歷所經雲南四川一帶、皆未曾見、想係天氣過燥、不宜於樹也、

加達嫫母

菓入藥品類、有四種、長於柬埔寨者、菓連生如稻穗、毛周其上、毛色灰墨、其餘三種、北南掌及中國南界有之、皆產于山林樹蔭下、

右所紀祇撮要記略、至於遠印度醫草精詳推驗、尚需

時日嗣仝碑埃在暹羅設藥圃廣收東京一帶並中國南各藥草、計所得不下八千種、中有六千種係仝碑埃所親收者後當登載廣覽、